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拾肆册目録

歷代神仙通紀五十卷·之四 〔清〕宋在衡輯 一
立命編四卷首一卷附一卷格言纂要一卷 〔清〕徐陶璋等輯 五二一
列子八卷 〔明〕朱得之通義 七一五

〔清〕宋在衡輯

歷代神仙通紀
五十卷・之四

清鈔本

志第四十冊

金丹歌　還丹歌
青龍歌　白虎歌
橐籥歌　樂道歌
茅蘆得意歌　斂歌
恬謾勞歌　村醜歌
嘆不識性命歌　青天歌
九轉丹證歌　煉藥真歌
斬三尸歌　金丹歌
贈馬處士歌　金丹火候秘訣歌
悟真歌　黃芽歌
證道歌　判惑歌
神丹歌　石橋歌
山寶室歌　大道歌
空歌　休歇歌
橐籥歌　清通菴歌
指迷歌　九曲櫂歌

又櫂歌　龍沙八百地仙姓名歌
先天吟　度世吟
逍遙吟　自在吟
泅海吟　仙游吟
原道歌　骷髏歌
落魄歌　了道歌
大道歌　張三丰玄歌
靈源大道歌　石鼓歌
童謠歌
送張煉師歌　鐵笛一

金丹歌　高象先

東海髙先真作佐一箇了心無比大塞破乾坤造
化爐融出陰陽生死海雄武權握天地機上蒼不許
自身苛閑談王霸渾多事錚錯不露將誰知憶昔
余年十四五明經早欲干明主壯心不伏低時才遂
弄將毫業詞賦々成齷齪翻自鄙篆刻雕蟲安足
貴旋操洪筆落宏詞將應大中天子詔前年攘
臂來京華曼倩飛書方自薦酒酣覽鏡照容
姿鬢髮漸安髮法變捨鑑附膺　自語倏忽
流寄足慕金體益抛方正科玉　上應神仙舉
神仙舉業竟何以萬卷無師問深旨何殊乘艦
泛閬尾南北東西渺無際八月十五天清明閉闔思
道心冥冥兀然四大生虛白一覺一靈升太清太清
四顧何漫々水晶宮殿水相攢巍々隻闕橫雲端
玉陴金篆生廣寒廣寒宮裡有平道倒景未升
天未嬈絳鳳紫鸞棲碧林白鹿黃猿睡瑶艸以
指扣關身未已有吏開閣問行止遽報高先字象先
思真不覺飛魂至仙官得旨忻忻入有頃渡童

飛

出相揖玉宸有命召先生霞帔飄々玉趾急雙童
引去黃金砌絳節霓旌森羽衛雉扇渡開見粹
容再拜鞠躬俟天意玉宸謂我凡間子已矣修真
肯如此急徵仙籍問仙名仙官答云有名字舉世何
人識河車子當西去求西華西華夫人掌樞紐便
當指與真丹砂仍命渡童為前導縹々緲々淩
雲霞百萬里兮何咫尺倏然已抵金天涯朱鬣半
出扶桑東輕雲夾之光曈曚百花橋引如長虹
抓楹欞檻皆虹龍琳琅琪樹何青忽天風四

神僊通紀

觸聲玲瓏琳璆寶殿森其中渡童指曰西華
宮々中揪伏何昭晰有女年方十六七鬟髮縝紛
垂暮雲素容輕淡凝春雪渡童前宣玉宸旨
送到象先髙處士已題仙籍有仙名夫人為指長
生理天人受命雙童去揖坐從容與仙語萬卷仙
經傳世間不遇真人安得悟夫人為我張華筵珊
瑚玳瑁寒相鮮紛羽駕兮飛雲軿召雙童兮謁
採鸞群仙集兮祥雲聚天樂鏗鏘聲四舉湧溽
金猊帶露傾婆娑丹鳳和雲舞素容潜溢兮

朱顏駝馱酬交錯兮歡何多夫人顧我兮歌短歌
聖賢莫若丘與軻借問丘軻今何在空留塚墓高
嗟峨前豪後傑同一轍溺名濤兮沉利波甘隨
石火忍燈去莫肯栖心追大羅紅塵此日任吾子
擺落浮雲如脫屣問来虔奉玉宸言為君析理
長生事君不見古皇問道崆峒室雖得宏綱未
全悉回頭蜀國訪峩嵋天真皇人與真一真一
之道何所云莫若先敲戊己門戊己門中有金水
金水便是黃芽根黃芽根為萬物母々々得子

兮為鼎丹日魂月華交感時一[illegible]沉珠自飛
明珠飛到崑崙上子若求之憑罔象得之歸来
入絳宮絳宮薰蒸肌膚紅肌膚紅兮鬢髮黑北
斗由玆落死籍大哉九十日成功彷彿喬山有遺迹
又不聞叔通從事魏伯陽相將𥬇入無何鄉准連山
作叅同契留為萬古丹中王首為乾坤易門戶乾
道男兮坤道女世人不識真陰陽茫々天下尋龍
虎日為離月為坎日月為易相吞啗金烏死玉
兔生萬物生因天地感天地氤氲男女媾四象五

行憑輻輳晝夜屯蒙法自然烏用孜孜看火候
採有時取有日採兮取兮須慎密勿使驪龍驚
覺来天真喪去明珠失萬一留心契上清上清非
道胡能升眼前有路不知處造空伏死徒冥々返
睛內視為團空臍下強名太乙宫先想神爐
峙平內次存真火炎其中常當半夜子時起
採日月華投鼎裡妄將津液號金精嗽下丹田
作神水自云冲妙符希夷脫胎十月生嬰兒勞心
疲思良可歎徃々容色先人衰右　小金石為還

砂中抽汞丹取鉛團作一斤安土釜炎々九火相
烹煎其中方色各歸一依稀亦有黃芽出似是
而非迷殺人徃々餌之成錮疾或斷鹽或斷骨或
陽兮孤棲為陰兮寡宿或向隅兮坐忘遺照
或滴迹兮深山窮谷或餌便溺為九還或煉桑
灰為六丹或陰採陽陽採陰精氣衝泥丸何
事千岐并萬里埋沒真詮無覔處群仙拍手𥬇
方歸人間四大脫然悟々来默々心自知騰々兀
兀都無機信哉端坐磐陀石始覺奇之又怪之

嘗聞古仙有奇語深山不是修真所許磋常尋
偃月爐遊遍雄都并會府二年出處當京國
求個同人求不得歷遍英才與儁才未嘗失
口談玄玄寂有客通衢人忽忽叟睛激電如驚
鶻渾渾行當群小間鷄中一鶴孤突兀迥邐
潛隨後潛視神骨雖奇容色悴此必高才
下位人揖坐從容詢姓氏答我江陵王者孫
祖先世歷荊南君旋屬建隆真主出忻然納土
稱藩臣我昔年少心膽雄文場一戰魁群公

豈思一射矢前望武陵曾薦阿房宮踪跡回茲
沉下吏九品公袞青萃地折腰趨入謁刺史堦下一
拜不如死早是徒勞顧漂蕩那堪枉被相誣罔由
賴漢昭明霍光得全首領歸南陽旋辱天王霈
恩涅一命遥催尉西洛自嗟薄命非貴人退歸南
海怡天真負郭良田幾百頃禾黍離離墮雲額王
祖輸外有餘儲足養拙康懶情性去歲驚聞王
御史曾把文章奏天子向來已決麋鹿心不顧
絲綸重及此卧龍諸葛徒握奇今日升平何所

施拂衣安得修仙子九天高約雲為梯獨步長
堦方自適喜辱先生問塵跡各當携手登酒樓
酒酣高歌豁胸臆武陟洪鍾百餘列速飲連傾不
得歇立當潑向沃焦山大江須枯海須竭坐中
逼我一千言龍門浩浩傾詞源勢決崐崘塞渤
海聲撼天關搖地闔數百言兮何磊落因龍擊
斷黃金索霹靂一聲涇水湄雲中推下馬
頭電數百言兮何高奇虛籟寒生瓊樹枝
誰將宋玉倚天劍秋空截斷淒虹霓數百

言兮何清苦霜猿叫月月當午霸陵衰柳
怯秋風金谷殘花愁暮雨數百言兮何達觀
萬象強名聲一斷大哉真覺覺來心一切聖
賢拂如電雄哉樸凸歌中豪賓之末敢呈吾
曹正當群士急賤槌紙價恐增朝夕高奇君
手有摘仙筆奇君身有謫仙骨吾呈封爵
安得麋蛟龍不是池中物我有赤龍天上訣
有口人間未曾說奇君雄負天仙才不惜天機為
君泄庸兒莫笑作虛狂為君一躍大羅月

還丹歌

爾朱先生

欲究丹砂訣幽玄無處尋不離鉛與汞無出水中金金欲制時須得水水遇土兮終不起但知火候不參差自得還丹微妙理人世分明知有死剛只留心戀朱紫豈知光景片時間將為人生長似此何不回心師至道免逐年光虛自老臨樽只覺醉醺酣對鏡不知漸枯槁二郎二郎聽我語仙鄉咫尺無寒暑與君說盡只如斯莫戀驕奢不肯去感君恩義言方苦火急迴心求出路吟成數句贈君詞不覺便成今與古

青龍歌

天來子

天來本是清閑客幼讀儒書崇仕節不困宿世有仙緣爭得真師傳妙訣話無多臨行付我壺中歌ゝ中不說常人語教集神仙不死科藥一味無根無始先天氣敷與陳旨有丹書悟真篇與叅同契叅同契說仙方後漢真人魏伯陽托易立言明大道藥留為萬古丹中王日月精天地髓包括金丹玄妙理言微文淡道幽深不遇真傳難擬議悟真篇分明說長生不死天仙訣紫陽祖師憫將來為他更把天機泄人已老烏空啼ゝ過北邙山更西沁園春曲傷心處下手速修猶大遲要修行求大道莫認三峰招業報三千六百盡旁門除却金丹皆要造揚大道播玄風振作西南一代宗若問仙翁真的派原來自號紫陽翁昔仙翁遭配譴邂逅杏林傳釋免毗陵嗣後付泥丸玉蟾耜祖名既建嘆塵世鏡中花人生能有百年華要復本來真面目五行無處覓根芽須趁早莫待自身鉛汞少一年過了一年

稀水流花落人空老人已老要修行何須持戒
與看經但毋揀擇除憎愛平等施心道自亨
要修行甘忍辱唾面自乾無報復我若虧人
禍自延人還虧我翻成福求大道體剛金患难憂
慮勿動心富貴貧窮天已定失無得有任浮沉要
修行有功課學道先須學打坐若還枯坐又徒
然盡餅充飢終受餓學大道置丹房室要深
明地要良地若不良神不守縱饒真種也虧傷
要修丹須結友同志三人互相守若無同志一

般人大藥難成金汞走學大道要知音丹頭須
用水中金若非積行并陰德走遍天涯没處尋
要修行待時至得遇師傳毋造次深藏切
莫向人誇恐惹殃魔妨大事學大道要家門
全藉温和養至真土得厚時丹得厚但言憂
道不憂貧若憂貧難辦道丹道成時都不要
五湖四海任遨遊自有行厨供禄料學修道混俗處
不在拋家棄妻女四時衣飯要人供尤忌朝昏避
寒暑丹成後可出家洞府名山閱歲華露宿

風飡遊海島雲鞋月杖翫天涯要修行休惹債酒色
財氣誰不愛常人愛著損精神我若愛時無障
礙我愛酒有仙友不用方升并曲手雪山一味好
醍醐傾入葫蘆頻到口我愛色與人别不向洞房
深處歇煙花堆裏隱神仙靈山會上尋迦葉我愛
財有道來不買佳人美貌才買箇嬰兒并姹女終
朝清淨坐丹臺我愛氣有威勢不似項王爭霸
位東洋海底斬蛟龍西華山頭除虎兕龍能吟
虎能嘯捉虎擒龍有關竅恐君不信問觀音

龍女獻珠明道妙龜能飛蛇能舞隱在北方
號真武陰陽混作水火精仙聖降歸為道祖
性之根命之蒂同出異名分兩類合歸一處結
成丹還為元始先天氣命之蒂性之根元始巍
巍太上尊取來煉作長生藥一粒教君性命存
日之精月之華隱在西南离坎家捉来鎖在乾
坤鳥翡翠雲生罩紫霞月之華日之精玉兎
金兎兩曜明西去東来無定向二弦合處大丹
生陽神魂陰神魄魂魄相藏互室宅要尋

䰟魄到乾坤仍向坎離翻日月神陰魄陽神䰟識者
先從戊已門戊已門中有真土須憑玄牝立其根水
鄉鉛只一味不是精神不是氣元來即是性命根
隱在先天心坎内君不見上天途修丹無障要
陰扶請覲晋代旌陽令拔宅飛升豈世無又不見
蓬萊路三千行滿乘雲去昔日唐朝呂洞賓
至今猶在尋人度

白虎歌

天來子

欲撈北海波心月先縛南山嶺上雲若也有人知此

神僊通紀

意便堪飛烏見元君半輪月照西江上一箇烏飛北
海頭月落烏飛尋不見廣寒宫内倒騎牛玄牝之門
鎮日開中間一竅混靈臺無關無鎖無人守日月
東西自往來鉛鼎光生影射簾江山白雪落纖々瑶
池宴罷歸來晚偷得蟠桃一顆甜採藥要明天上月
修丹須識水中金月無庚氣金無水縱有真鉛枉用
心不死谷中親下種無根樹上自開花結成一顆混
淪果吞入丹田似火霞人生七十古來稀卦氣將終
莫可追下手速修猶大晚無常臨限悔來遲富貴貧

窮命有無修行辦道暗乘除人生不作神仙侶枉做
男兒大丈夫道祖玄天聖誥文分明龍虎是全真誰
知一日青山夢六合中藏萬古春巍々大道本無情
一氣纔分萬化生同出異名為道本異名同出是丹
名白玉城頭運玉液黄金鼎内生金蓮一時火足丹
成易十月霜飛藥要堅山頭虎嘯風生處海底龍吟
浪起時虎嘯龍吟交戰罷風恬浪静産嬰兒青龍
跨火翔朱雀玄武飢吞白虎金顛倒坎离由戊已抽
添須藉丙和壬半斤真汞半斤鉛正值中秋月上弦

神僊通紀

若遇子初須急採如逢望遠不堪言視之不見未為
盲聽爾無兮乃謂聾若解見他如見已聽如不聽是
真聰玉兎東沉翻作熱金烏西出返生凉自知顛倒玄
中刻莫較人前短共長顛生倒々生顛生個嬰兒没姓
名要識嬰兒誰氏子先天先地混元精奇器生成果
奇妙包含萬象合天機星辰日月随機轉倒過乾坤
也不知上德無為無所為下德為之有以為若要道
生居上德須從下德造根基偏見休誇廣究參未明
根本莫高談真本真根乾坤是識得方知道不難

槖籥歌　蕭紫虛

乾坤槖籥鼓有數離坎刀圭採有時鉛龍升兮
汞虎降龜蛇上下兩相持天上日頭地下轉海底
嬋娟天上飛乾坤日月本不運皆因斗柄轉其機
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止片時虎龍戰罷三
田靜拾取玄珠種在泥黃婆媒合入中宮嬰兒
姹女相追隨年中用月日用時刻裡工夫妙更奇
暗約斗牛共歡會天機深遠少人知進火烹煎
天地髓開爐沐浴霞迸輝九轉七返在片餉

真氣薰蒸達四肢温養嬰兒惟藉母守城野
戰要防危一時八刻一周天十二時辰準一年
始於復卦終于剝朝屯暮蒙有先後春夏秋
冬依次第煉至坤宮始凝堅不須究易行卦
氣身中自有一坤乾天地日月若交會打破
空虛只一拳宇宙造化在吾手向上天機不
妄傳惟人至尊而至貴可煉金液大還丹
還丹口訣無多字煉就移身入洞天

樂道歌　蕭紫虛

捨妄歸真隱市鄽煉鉛烹汞結還丹時人不慕長
生道聲色縈心一夢間了真子惟樂道奇哉妙在
回心早浮名浮利總虛華世間惟有修真好說修
真人最多窮通表裡無一箇因到丹山遇至人一
言與我都決破得訣歸來試煉看龍爭虎鬭半
時間雲收雨散萬籟寂徹夜風雨撼萬山關地
詠茅築神室閉關絕俗及腥羶兀坐茅爐惟守
一王爐養火不曾閑從今踏破生死户翻身跳出
鬼門關崐崘頂上堪來往時引元神去又還惟舉

道煉金丹五氣調元玉洞寬拍手哄吹無孔笛
翫弄玄珠九曲灣鉛龍汞虎交媾時一霎火歇
飛燒天調燮火工宜仔細剛柔文武莫縱意朝暮
屯蒙有君臣知足常足歸本位前行須短後須長
春夏秋冬依次序二十八宿歸一爐水火要分前
後隊復臨二卦宜温養壯觀沐浴須迴避還返
工夫入坤宮煉得堅凝成一塊這般手段出作家
試問時人會不會了真子惟樂道奇哉妙在回
心早垢面蓬頭任所宜寂寞無人相聒惱渴飲金

發與玉漿飢飡交梨併大棗兩輪日月任東西仰
窺造化工夫巧西邊兌金位屬酉東邊震木位屬卯
靈臺皎潔無人修玄壇寂靜無人掃煉精化氣氣
化神大都神氣精為寶金木自然交會併水怕濫
兮火怕燥如龍養珠常自顧如雞養卵常自抱金
液還丹在眼前迷者多而悟者少有日人夜煉來飡
味勝醍醐真箇好問我目下用工夫不離頂門真
一竅出自虛無縹緲間先天先地為大道學人得
悟大還丹于此歌中細尋討我若分毫誤學人萬劫

風刀當受考

茅蘆得意歌

蕭紫虛

茅蘆七尺高橫過九尺濶清閑一主人怕客來惱聒
飢則浂飯三五匙困則和衣睡一歇為愛此清閑萬
事都擺脫夜夜曲江頭掬水美明月西脚翻來拗乾
手定息凝神入氣穴瓔漿醞就從天降流遍舌端甘
似蜜九盃飲罷又九盃清復濃兮時自啜這境界甚
奇絕醉抱楊妃共懽悦自家身裡有夫妻子母同形
活潑潑如龍養珠心不忘如鷄抱卵氣不絕猶如寒

蟬吸曉風又如老蚌含秋月醉裡高歌唱一聲虛空
粉碎秋毫末真得意少人知恍恍惚惚却如癡仰觀
造化工夫妙日還東出月還西捉得日魂并水魄一
浮一沉珠自飛默運乾坤一否泰屯蒙抽添運用
機金木自然解交併相生相尅有幽微臨爐施
條莫縱意神水沐浴要防危大都一年十二月
木液金精忌兎飛十月脫胎吞入腹九轉工夫在
一時莫將火候為兒嬉須共神仙仔細推逐中若
也差毫髮汞走鉛飛不交結學人于此善推詳

七七從來四十八天地之間不逃數此是玄玄真口
訣銀河若也會牛斗密密固爐勿輕泄下手不教
神鬼見烹煉玉爐成白雪水銀原是黑龜肝朱
砂乃是赤鳳血有文有武有剛柔進退往來細分
別温養嬰兒并野戰刻裡工夫須口說真得意
少人知茅蘆野僻人迹稀垢面蓬頭惟樂道如
魚飲水自家知雲間獨酌逡巡酒松下閑吟無
韻詩五嶽秋高飛白鳳九泉春暖養烏龜自已
陽神皆踴躍從他陰鬼暗愁悲元精每運無窮

斆玉液常飡不暫離我家活計工夫別未與常人話此規少人知真得意自得天機常似醉々弹一曲無弦琴々裡聲々教仔細勉賢能休貪鄙火急尋師思覓玄旨今生若不悟修真未必來生得恁地回頭認取紫金丹煉來便是神仙位

鍛歌　　蕭紫虛

兩枝慧鍛埋真土出匣吼哮驚風雨修丹若無此器械學者千人萬人誤惟有小心得鍛訣用之精英動千古知時飛入太霄間分明尋得陰陽路捉

住玉兎不敢行爐內丹砂方定所審其老嫩辨浮沉進退往來分賓主一霎火燄燄燒天煆煉玄精妙難覩唬々雖則聲悲若終是依々戀慈母若能制伏火龍兒却去北方尋水虎龍見虎互盤旋恍々惚々結成團河車搬入崑崙頂鎖居土釜勿抽關息々綿々無間斷抱元守一要精專瓔珞醞就從天降馥馥甘甜遍舌端煉之餌之入五內只此號曰大還丹宿疾普消神氣爽四肢和暢身康安從來真火生于水不會調勻莫強鑽玉爐火候須消息火怕寒兮水怕乾若得仙師真鍛訣下手修煉夫何難懸崖鉄壁掛殘雪玉匣藏處老龍蟠華池神水磨瑩淨知時提挈自揮弾若愚有錯須急報外道邪魔喪膽寒破鴻濛鑿混沌自從來時無缺損專心定慧不須忙左右用之在款々此歌寄語遊鍛人着意推窮可為準

悟謾勞歌　　通玄子李真人

悟謾勞悟謾勞悟來甘分毀醻糟首陽山色枉含恨汨水波翻空怒濤十大功成誅首劒一場拒諫剖心刀古人未識逢斯害何事今人識又遭明可現暗可韜知難不退亦愚曹焚尸吞炭三思短擲瓢埋輪一着高我華庸夫痴且拙紆青拖紫騁英豪速宜決斷收三寶莫待遷延白二毛夢中省物外逃輕裘羅帶換麻袍瘦筇七尺敲龍杖藾線三尋縛虎縧布袖拂開無事路草鞋踏破有

神僊通紀

情牢長明宮裡栽金粟生氣園中種玉膏鵝化鳳鯉變鼇修真志氣抹雲高聲騰絳闕能鳴道渾似仙禽唳九皐

村醜歌　見悟真集　　李真人

二儀高厚為奇耦萬物生成從此有萬物之中貴者人人身幾個能貴守昨朝自嘆我今生無辱無榮謝天佑也曾聚散結英豪不被飢寒事箕帚而今老矣舊形骸深恨旁人笑村醜如聾似瞽半痴呆跛足弓腰緘利口等閒不敢向人開吐出忠言

盍知友革池斡轉八瓊漿澆灌無根樹不朽別人忙亂有中無我咱活計無中有或黃夜或白晝坐臥住行忘體究寂然澄定不時聞斡動天輪運机臼地氣騰天雨驟漲溢江河充宇宙龟隨蛇引覓爭馳虎嘯龍吟競交媾重樓棟宇玉崢嶸京山穴窟靈風吼乘此風升迳太空遠徹天門衝撞透香雲馥馥捧蟾光瑞靄霏霏昂星斗修行莫道不艱難徒恁知他恐為謬到還未到誓須到就還未就終要就發弘誓願蓺心香香與仙師

神僊通紀

共長久

嘆不識性命歌　　李真人

修行不識真空性膠漆盆中磨垢鏡用盡工夫磨更磨到頭難得圓明瑩真空性真空性無色無聲難視聽隱顯虛空空彿空尋之不見呼之應修真不識真元命摘葉尋枝強鬪爭空見苗生秀不實失養元精果難證真元命真元命太極分形為本柄萬物無為造化中功塑造化能成聖只修命不修性恰是烏金飾頑磬打碎

頑形空落空終身未免沉空靜只修性不修命水火不交如墮魮命不全兮性不真頑空〻亦遊陰境修之性修之命出既時來迷時病性命両全玄又玄一超遠離輪廻徑

青天歌　長春真人丘處機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旺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户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黒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是以長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虚空體自真自然現出家〻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振華夷驚起東方王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遊巡別轉一般樂也非笙兮也非角三尺雲璈十二徽歷刦年中混元斲玉韻琅〻絶鄭音輕青徧貫達人心我從一得鬼神輔入地上天超古今縱横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閑唱壺中白雪歌静調世外陽春曲我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弦得来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

九轉丹證歌　丘處機

丹轉一兮冥冥海底昇紅日祥雲烟霧遍三千種出玄珠如黍粒○丹轉二炎〻朱雀燒天地霞光入鼎虎龍蟠一粒黄芽如大齒○丹轉三三才混象結成丹形容斫塊隨人意天賀人生已造端○丹轉四蓮壺靈户常開閉靜中暗轉法長輪無限靈光照真宇○丹轉五靈真擢日修仙所重〻道氣添光明為吾增長神明主○丹轉六晝夜河車馳聖軸靈泉直上崑崙頂一軸明月瑶池浴○丹轉七無為光裡藏靈質四時道烝真官形千神降福来神室○丹轉八煉得丹心如滿月同行同望又同眠雖在塵中人不識○丹轉九聖功完滿胎仙就已證虚無自在身此後不須行火候

神僊通紀

煉藥指真歌　果齋王慶升

上品藥材何物是產在塵凡無遠邇強名玄牝汞和鉛精氣與神而已矣煉精者煉元精非婬妖所感之精男不婬女不妖匪學三峰黃谷術內裡明來會性情虛空無塵生妙質煉氣者煉元氣非口鼻呼吸之氣鼻不呼口不吸翕天橐地停徐息巽風離火昂中烹直使身安命方立煉神者煉元神非心意念慮之神心不念意不慮念慮無非憂憶處忘憂絕憶靜存神精氣且騰天谷去精氣神藥最

親以此修丹尚未真修丹只要乾坤髓乾坤水即坎離仁坎离仁人不識萬論千書徒自覓天涯海角有仙師仙師混迹塵凡客塵凡客隱至人戛葛冬裘如古民榮辱窮通都不管冥冥懷抱蘊精淳冥冥懷抱蘊精淳妙道天機肯妄陳行滿三千功八百豈愁提身不諄諄

不用斬三尸歌　王果齋

勸君不用斬三尸但絕貪嗔與妖痴六慾天中居內院精勤十月養嬰兒十月脫胎吞入口穿筋

徑

洞骨能飛走等閑達元始天壽比天長同地久天長地久無盡時遷質移形人不知星辰隕伏龍蛇起一箇乾坤不動絲堪歎時人見太別清高盡向無邊說求生得死比比然倚草投胎稱寂滅此個機關古聖傳仲尼三度韋編絕乾道坤而已矣在於上下求之焉乾坤之道非他物只道杳冥并恍惚真精象物暗相逆結在黃宮成糊塗糊塗成形更白華功勞全仗紫河車紫河車是何形色井底泥中一紫蛇

金丹鉛汞歌　王果齋

古今學道制還丹誤認黃芽汞與鉛別向水銀徵至藥豈知平地不生蓮由來異類難相感須向根求始得源一陰一陽坎离主日魂月魄分龍虎世上咸聞著此書名誰向其中辨藏否左旋來卯見木精自巽抵乾至陰土朱砂水銀俱是陰二女同處非琴瑟剛柔情性詎為匹燕雀鸞鳳非同林金銀作偶非山澤又須金銀竟誰識火之居木水處金鉛汞分明是此得汞非水銀鉛非黑太陰在南太

陽北含陽之汞受金炁然後為砂畜方位處陰之
鉛結金體乃能生汞彰其白陰中有陽水生金陽
中有陰砂汞是天資二物相配成真汞真鉛真
水名子為母子更含孕修持須得兩弦平經說三
乘本從一人體三田亦還一為金於西肇生坎為
火於南亦藏坎為木於東產在北金火未分變由
北水一金四謂之戊火二木三謂之巳戊巳合成處
正中陰陽數足方具美可憐三五并為一黃白紫
光交橫出九旬俱勝號還丹便可長生駐容貌若

使十月脫胞胎神伏鬼驚萬事畢出世雖獨指遊
壺升天可以當白日河車華池莫外求八石四黃
難可儔豺狼穿伏驊騮阜荆棘奚同松桂秋鴞
中更有虛無號非世金銀自然造達士如修此偈
成丹霄紫府不難到君臣夫婦皆相承三人同志
終得朋衆流畢竟朝滄海暗室須資點慧燈春風
一夜開桃花李寶馬香車攜綠螳輕肥繡綺榮繁華
豈信爐中有神水韶華美景留不得百歲為翁能
有幾青鬢須成綠瞬息間朱顏落日平生已和耆

愛錢不肯用王戎鑽李畏人共何似淮南真藥成
雞犬相隨入仙洞世人皆為刀錐長煉雌黜銅為
丹惕那知神藥田天力一九高步朝玉皇莫迷莫
悞窮恍惚靈丹不用人間物金水能全造化功永
壽蟾烏遞明沒玄元括象甚分明自是迷人心
兀兀若能頓悟一真宗悟了潛修莫愴悴還丹
還丹歸本元不歸本元非還丹疊石無因能教
浪積水何曾作得仙求魚不得結截江網安得紅
腮滿玉盤為勸巖棲并市隱莫拋甘美味辛酸

贈馬處士歌　　牛頰先生

馬處士馬處士数年前向湓浦相逢正是三春時節携手走紅塵尋遍廬山洞穴百花鬪艶香林泉萬朶峰巒如黛潺〻只聞禽鳥聲啾〻不見劉市閙聒〻擂酒兩葫蘆遇個溪邊歌黃金斸嫩精紫土拣新蕨旋敲石火烹時折松花蘂連飲七八鍾不覺兩耳熱恍然慧性通希夷石上狂歌呼快活十步五步打一攧〻倒便睡歇睡覺都来一餉間樵人却道已經数個月盤砣石

神僊通紀

上再開罇濕透肺腸神爽恍玉霄丹漢的有期諂利沽名何足說道却此言與君相别〻君後入閣皂訪清虛登紫閣遊郁木壺中真境自逍遥塵世流光任推促時人笑我謾落魄晦迹韜光我自樂衣掛緑蓑笠編青蒻手中挈個大鉄杓覓錢沽酒混五濁驀然走到麻姑山下建昌軍裡酒楼上見四個漢子人〻衣衫破弊個〻仙骨有異長嘯高吟似醉非醉我問個捧劒者小童言道鍾離處士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四人與我道近前来道我天骨奇偉真神仙数十年搜尋賢士未得如是便傳我金丹之秘向我道杳〻冥〻其中有精恍〻惚〻其中有物物非常物精非常精天得之清地得之寧人得之靈萬物得之生但抱元守一挫銳解紛手持七星劒廻天關而轉地軸會陰陽而合乾坤開坎離之門户放龍虎之相吞入戊巳之變化俟功滿而丹成此乃工夫之靈寳人中之珠珍妙中之妙尊中之尊秘而慎之行而在勤馬處士

神僊通紀

馬處士此個法術是人有分只為識昧人昏世路沉墜貴耳賤目知者又能有幾個不是妄想存神便是漱津咽唾不是導引勞形便是閉息枯坐不是咽納外風便是休粮忍餓或即外燒鉛汞或即陰丹淫陏或噇飯了亂說虛空自是罪人却言因果番語胡言便云持課論甚佛法禪機傳甚祖師達麽形不煉兮神不存夢幻虛華皆然過人〻盡道已往西方元来化作一堆灰大馬處士馬處士向恍惚求取物杳冥中求取精形神洞達與道合真惟君與我

金丹火候秘訣歌

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天甚著明前三五兮後三五五六三十復還生生兮滅兮周十二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互相推遷萬象爻銖都在此水銀一味潘為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為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

悟真歌

覺中覺了悟中悟一點靈光無遮護放開烈焰照娑婆法界縱横獨顯露這些消息至幽微木人逢

指白雲歸此個玄関口難説目前見得便忘歸不是葛藤老婆舌端的慈悲真妙訣一輪明月杖頭挑一爐紅焰盛春雪我本無修大覺仙有緣悟得祖師傳歸來一曲無人應翠竹黄花體自然盡堂一炷沉烟細空漠文殊問病意漕溪月朗風自清金蓮開遍祇園地横擔虎杖便歸來雪閉寒山路不開瀟洒此時誰會得知音惟有杖数梅自從認得長安道不愛閑花并野草夜深枝上子規啼壺中樓前春正好到家自在樂無為觸處頭々顯聖儀不是大悲千手眼玉人拈出古摩尼將何法寶明此物杳々冥々及恍惚衆生不識這如來三世諸佛獅子窟真閑真樂向誰誇盡是鷦鷯井底蛙一曲空琴彈罷處青山仍舊鎖烟霞

黄芽歌

黄芽鉛汞造陰殼含陽花世人煉至藥錯認鉛黄花黄花是死物那得到仙家黄芽非外藥内象最精華若到黄芽地黄金徒衆誇問道有何言分明向君説莫認雜鉛花金公大難別

神僊通紀

鉛本是金公金公得鉛發學者誇金公金公却成拙流珠為姹女見大自然飛忽見金公到相憐一處歸同行又同坐終日掩柴扉又被陰陽化隨君變所依二性皆歸土三花氣不為行到紫陽宮共變黄華雖立看月應易年終色紫輝化盡黄芽了仙人見者稀此汞名真汞焉能迸辟飛堪笑大還丹世人為妙徹不得真師訣千金徒爾為

證道歌　命

何言金木水火土留神保安是龍虎學者不識五

行精強認他人為父母血象水兮肉象土氣象木兮
骨象虎不死之道在離宮會得五行身有主五行
乃是水銀親殊質不堪為伴侶水銀有類是金公
及見金公不認祖不得至人傳此言苦已劳形誤辛
苦

判惑歌　上陽子觀吾陳致虛著

上陽子聞道遲四十衛陽始遇師從來不信長生說
一得師言便釋疑絶低頭摸鼻孔方信神仙有真種乃
覺從來萬事非不是這般真骨董這骨董大奧
妙妙在常有觀其竅此竅分明在眼前下士聞之即
大笑我得来不敢秘欲對知音論同異近来世上
幾個人空自談天又說地諸旁門是邪徑翠虛吟
中備舉盡除却先天一點真分外多端總非正大
道易不堪論只将竅妙定乾坤奈緣失却中心路

傍指三千六百門有数息有閉息手中錯指也無
迹或煉三王及四神或煉五金并八石要半夏用茯
木搜盡藥中諸草木幾多因此促其生人參尚有
殺人毒純陽道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知還
丹本質無覩餌金石何太愚欲調息坐觀鼻似春
沼魚百亟蟄其妙無窮在甚處到老無成何所益
捉一處存金光認是金丹也不妨自已故知行不得
但将此術教他始體天地望日月二氣吸歸玄牝穴
按摩伸屈恣吐呑朝暮噓呵復嚥津以土圭定時

刻将謂似是而非實會自教性有通時且須观想
以意識動尾閭摵夾脊呑他稠唾及精溺一生受用
大陽丹專採女人天癸喫煉秋石聚小便溺便多處
是他緣便把此方為秘寶若無財賄不相傳入淫
房大懊惱俟候精行專補腦如斯謬戾要長生
七祖九玄難作保食穢悲吸乳溲試看兩臉會紅
否更将男女相會合呑他精血作丹頭惜性命全
元炁一吸玉户中精水老来毫末也無功却恐壽光
黄谷子頂門響腹中鳴此即龍吟虎嘯聲熊伸鳥

引空劳力龜縮鶴舒何足徵保命訣用靈柯陰陽二
丹轉太訛存縮吸抽閉五事如今此術不勝多傳達
磨說歸空觀物知胎語不同生死定年次日月臨時
更定五心中八段錦十號頌都在無名指上用驀地
浮雲遮日月大限到来宜穩重度天魔陰魔絕
又號天關搬美法甲子中霄見子時運氣七抽放在
舌指天竺胎息經謂能處世與留形不知古德無多
語但要人從正路行恣飲酒却持齋或斷烟大不
烧柴前生不佈種口祿却向此生空打睡頑打坐

只無為守個空屋舊藩籬早晚不充衣又冷這般
受苦早回思持數珠專念佛見他葷酒欲嘔逆
一心只要向西方管甚東今與南北多法術遍祈
禱有時看經直到老貪嗔愛慾不能離安得此
生延壽考見行者切莫用積取方来業債重若遇
真師急拜拔或者一言便射中未開者不須傳多
少傍門亂性天若要玄中端的處唯當熟記悟真
篇行脚葷號禪和大機大用口頭過只爭勝負閑
言語不向臺山勘老婆禪僧家去鬚髮佛将此

相令人察或行或隊不低頭見性明心無幾衲
明眼人見性者升堂故將佛祖罵棒喝指頭机
最深如今把作尋常話聰明的談性理横言
強辯唯他是性與天道有誰明顏子坐忘曾
子唯讀大學講中庸不偏不倚朱文公正心
誠意求章句誠意元非章句中須七星明正
一玄牝之門那箇識五千餘言道德經止得
一兮萬事畢居山林稱道士不知大道是何
事金丹名也不曾聞況要教他明生死雲水

客號全真却為朝昏且救身祖師留下刀圭說知者
如今有幾人正陽子指迷歌此道分明事不多但願
人人都解悟奈緣福薄執迷何浮生事水上波人
身已得莫虛過有緣遭遇明師指誰謂無由上大
羅

神丹歌

羅公遠真人

世人不識丹有神試喫狼毒不害人持知世上有善
惡何不將身近善隣女媧煉得五常氣變化成形
補天地三十六萬世間知七十二石列其位天得一
而能長地得一而方久金得大而轉精木成炭而不
朽故知唯煉唯精大還如何不成凝我神定我心志
精可以成黃金河車本向鉛中取姹女還須汞裡尋
傍思之物援周彰太一出水八公量淮南調鼎彭祖
嘗得道同歸不死鄉固濟精研須緘密一文一武

莫疎失釜下唯鋪綠海鹽爐中少用搏桑日紫
烟碧焰噴人香赫奕魚鱗透日光須同魏伯雲
中去莫學姮娥月裡藏酆都落名天府記地下陰
官大怖畏兵刃水火不能忤何但虫蛇兼虎兕亭亭
金骨皆堅牢蔚蔚綠身遍綠毛從觀東海幾廻
變數度曾偷王母桃乘龍駕鶴傾城市驅策雷
公使神鬼七日應歸緱氏山千年少別遼東水道是
易亦大難青龍白虎自相蟠陰車濕陽車乾夫妻
相對卦中安四方未住需顏色五箇王侯盡罷官

石橋歌　紫陽張真人

吾家本住石橋北山鎖水關森古木橋下澗水徹崐崙山下有泉香馥郁吾歸山內實堪誇徧地勻栽不謝花山北穴中藏猛虎出窟哮吼生風霞山南潭底隱蛟龍騰雲降雨山濛濛二獸相逢鬪一場玄珠隱伏是禎祥景堪羨吾暗喜自斟自酌醺醺醉醉彈一曲無弦琴琴裡聲聲教仔細可煞醉後沒人知昏昏默默恰如痴仰觀造化工夫妙日還西出月東歸天是地地是天反覆陰

陽合自然識得五形顛倒處指日升霞歸洞天黃金屋白玉椽玉女金童日侍前南辰北斗分明布森羅萬象現無邊無晝夜要綿綿聚散周天火候全若問金丹端的處尋師指破水中鉛木生火金生水水火須分前後隊要辨浮沉識主賓鉛銀砂汞方交會有剛柔莫逸知意足常足歸位本萬神齊和太平年恁時國富民歡喜此個事好推理同道之人知此義後來一輩學修真只說存養并行氣在眼前堪容

易得服之人妙難比先且去病更延年用火烹煎變陽體學道人去思已休問旁門小法制只知目下哄得人不覺自身暗憔悴勸後學須猛棄莫徒拋家住他地妙道不離自家身豈在千山并萬水莫因循自貪鄙火急尋師覓玄旨在生若不學修行未知來生甚胎裡既有心要終始人生大事惟生死皇天若負道心人令我三塗為下鬼

岷山寶室歌　岷山子崔玄真

岷山寶室九山居日月縈迴洞底虛為有真人常鎮此玉蚪盤結氣展舒曾遊海嶠崐近客遠控龍斛亦操牘煉得精華九轉成中有白銀相糺積月中玉兔坎中陽外柔形容內有剛二象雄雌同一體還如金向水中藏金水相合是魂魄三才變異誠難測倏然龍虎兩交并化得龍兒在杳冥狀似凝酥黃芽雪亦如玄圃玉華結本非世上起機心元是真人留秘訣留秘訣不參差先山石室

有丹砂至道之人依此法飛取青龍作一家季魂周
天成氣質重與水銀相固密似子還婚小女兒蘇
張下說情難失相傳此物是黃芽重重金鼎貯
金華制成雄黃偃藥砂六一緘封須秘密莫教
神室有纖瑕火候初從一陽起乾坤兩卦成終
始文經武緯啓靈機一法先王傳秘旨蟾蜍天上
盡還生丹鼎開時見道情每度恢奇別起象璘
瑞紅紫狀難名却取金合雄作匱世光流畫赤龍
飛燒金學道岷山子親得真人受玄旨玄旨唯

神僊通紀

論汞與鉛修得黃芽身不死煉丹煉志煉精
神不營名利顯清芬逃名遠去塵埃外棲託
空閑契上真莫學人褒囂薄士役役終身愛利
名雖然有意慕椿年未免將身在朝市

大道歌

盧靖天師　共四首

道不遠在身中物則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氣
住氣歸元海壽無窮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
留一物物在身中神不清耗散精神損筋骨神馭
氣氣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術則易知道難悟既
然悟得不專行所以千人萬人學畢竟中無一二
成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還
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

虛空歌

虛空蕩蕩無邊岸日月東西互賓餞東賓西餞幾
時休生死場中如掣電本來真性同虛空光明朗
耀無昏蒙偶因一念落形體為他生死迷西東堪
嘆世人全不覺死即哀兮生即樂不知生是死根
由只喜東升怕西落東升西落理當然休將情識
相牽纏不信但看日與月朝昏上下常周天生非
來兮死非去無有相因隨所寓六道輪迴浪著忙
真人止在虛空住真人住處無室廬鄰風伴月
同清虛莫謂靈光只些子包羅法界無遺餘法

界包羅大無外密入纖塵小無內飢寒哭禍不能加物物頭頭歸主宰一堆塵土百年形如舟泛水憑人行忽朝舟壞人登岸枯木無主從沉傾沉傾臭腐莫回顧萬水千江幾番渡這回到岸好焚舟不須更說波濤苦有緣不舟居居舟終不虞昨夜風雷撼山嶽空虛不動常如如識得真空方不昧古往今來鎮長在掀翻世界露全身盡度衆生超苦海真空消息非頑空縱橫變化無終窮聽我一聲空裏曲鐵蛇飛上崑崙峯

休歇歌

休休休歇歇歇休休歇歇無分別千般要妙萬般玄只是教人各休歇既能休復能歇一切情緣皆斷絕飢飡渴飲困時眠萬死千生沒交涉古聖賢及明哲一性綿綿周浩劫光明相炤合真空休歇之餘更無別地獄種作冤業六識熾然如大熱立我爭人昧休歇甘受碎身并拔舌休與歇真口訣無愚無智無工拙從上師真只恁修不遇知心誰肯泄休非休歇非歇大用現前無扭揑主張元化絕形蹤囊括虛空超起滅亦無休亦無歇歇〻休休皆強說欲知真歇與真休一輪皎潔中秋月

槖籥歌

休言大道無為作須向房中明槖籥過時不動片時間紫霧紅光亂灼灼青龍喜白虎惡赤蛇纏定烏龜殼縱然過得尾閭關又被曹溪路隔著兩條直上泥丸田決言上有三清閣〻下分明有玉池內有長生不死藥依時下手採將來服了蓬萊受快樂

靖通庵歌

吾結草庵山之中旁人笑我名靖通都來方寸間田地大包世界同虛空我庵非通亦非靖玲瓏八面無形影盈虛消息任天機庵內主人都不省有時風雪三冬天山前盡日無人烟頑空墨黑晝如夜庵中光耀長周圓有時風雷平地起山沉江湧流雲氣龍吟虎嘯萬形喧庵內情緣無止起環庵松竹連天青冬不悴兮春不榮人來謗笑庵中若徹骨貧來徹骨清清貧生理十分好翻憶朱門多餓殍君能認得自家

珠終身豈羨他人寶庵似身兮主似心欲明庵主須叅尋驢胎馬腹河砂夢那知鐵鑛藏精金高著眼睛速下手只今覓取無中有言窮理絕妄緣空無毛獅子撩天吼庵前大廈皆蘧廬知音有幾同庵居若非捩斷懸崖手誰解伊邊認得渠間中有樂無人識靜處工夫閒裏得自然妙用自然真向上神仙皆此出浮生短景甚悠悠一切庵壞便須休溥勸吾門諸學者不昧此庵須早修

指迷歌

天地覆載我此身消不得　藏經堆萬卷無緣誦不得　父母養育恩情深報不得　王法却如爐犯了饒不得　人人願百歲個個定不得　忤逆不孝順親朋勸不得　家家欲富貴勉強求不得　切莫結成冤累世解不得　終日苦忙忙要閒閒不得　自作還自受兒女顧不得　鬚髮白了時要黑黑不得　冤家相撞着有路躲不得　道理十分明說得行不得　百年限到頭前緣脫不得

金寶積如山命盡拿不得　有日無常到死也替不得　衣服滿千箱臨終穿不得　骨肉正團圓欲留留不得　兒女哭啼啼有耳聽不得　善事不肯為有錢捨不得　相識多少人有眼認不得　自恨不早脩如今悔不得　心中千般事一一說不得　空手見閻君有口辨不得　四大冷如冰手足動不得　閻王鐵面皮王侯饒不得　咽喉二寸氣斷了接不得　思量與悔遲要歸歸不得　氣斷不多時容顏看不得　家園田地多

村裏安不得　未曾過幾日與氣開不得　一口
木棺材人人少不得　靈前好供養鬼魔吃不得
死後土一坵埋葬免不得　子孫去上塋荒丘
認不得　紙錢化為灰有物買不得

九曲櫂歌　朱文公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
絕處櫂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
消息萬壑千岩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作陽
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幾何年桑田海水今
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岩岩花垂露碧氍毹金鷄叫罷無
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
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茆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岩
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七曲移舟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卻憐昨夜峰
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岩下水縈洄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覔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又櫂歌　　白玉蟾

三十六峰真奇絕一溪九曲碧漣漪白雲遮眼不知處誰道神仙在武夷

幔亭峰下泛仙船洞口瓊花鎖翠烟一自魏王歸絳闕至今哀怨嶺頭猿

山下于今幾代孫當時簫鼓寂無聞丹爐早又生春草玉女峰前空白雲

仙舟停棹架岩頭黃鶴冲天幾度秋滿洞桃花人不見一溪春水爲誰流

萬頃秋水漾碧空滿潭秋水瑩青銅金鷄叫落山頭月漠漠寒烟颯颯風

仙掌峰前仙子家客來活水煮新茶主人遙指青烟裏瀑布懸岩剪雪花

寂寂秋烟鎖碧彎往年此地有禪關水神移入龍宫去一夜風雷吼萬山

幾點沙鷗泛碧流蘆花兩岸暮雲愁鼓樓岩下一聲笛驚落梧桐飛起秋

山市晴嵐天打圍一村鷄犬正斜暉稻田高下如碁局幾點鴉飛與鷺飛

送張錬師歸武當歌　　　范德機

張君瀛洲人來作武當客始来武當時秖着謝公屐
弟子百數輩稍〻来服役誅茅立萬柱空中現金碧
辛苦三十年夜卧不側席以之律鬼神故衣如短墨
元年踰冬旱朱火燒四國野谷方焦熬六月纔旬赤
朝廷亦不愛犧牲與圭璧徧巫覡僊史歌舞無消息
君時侍詔来公卿初不識一朝傳天語問以救旱策
君云臣鄙愚造化非所測陰陽有開闔此實習者責
公卿復致辭物生孔今棘已勅京兆尹取足輸粟帛
此如觧倒懸祀事惟所擇君聞猶固讓心實内憂惕
飛章白玉闕瀝膽殫悃愊臣寔材淺尠臣寔學道塞
臣有一寸心願賦后皇德后皇本愛民〻今旱為厄
或者罪有由皇亦重聞釋祈謝各有方呪禁各有式
上堂列明水下堂考金石夜分請命既昧爽大施設
為壇東市門經紀法靈冊庭中玄武旗飄〻墨漆黑
君臨一揮手怒髮上霄直指揮東方龍卷水東海側
指揮西方龍卷水畧西極北南暨中央各以方率職
某日某甲子漏下五十刻我在壇上伺不得忤區畫
豐隆與飛廉偪缺與辟歷汝將汝風馭汝道汝雷掣
汝雲馮仍滈汝雨必三尺汝不從誓言不畏上帝勅
至期果響應動盪七日澤常時人所難君若不以力
公卿奏天子是必有褒錫可以寵號名可以蕃服褐
君曰天子聖卿從誠所格臣敢貪天功疏在歸計迫
昨得山中書至自清溪宅向来百弟子避歸在朝夕
瞰斯冬序半霜下木葉積明當課斬伐結構西岩壁
山田晚報熟芝朮及採摘獮猿長如人夜〻盜柿栗
隄防苟不豫六氣盡蝨賊公家事既已私事容棄擲
方知用世士遺世等糠粃所過如虛空焉知去留迹
我持一瓢酒欲以贈遠色歲暮不見君悵望空中翮

鐵杵歌

武當屹立天柱峯衆山朶〻金芙蓉超然大頂出天
造形焉究與霄漢通粵從上古有玄帝夙知此境非
人世辭親淨樂國中王逮即武當山丁地就中修道
四十載道未成時心欲怠上天眷帝有玄功默降神
靈来與會化為老姥貌龍鍾手持鐵杵磨澗空帝見
問之何所用姥言治此作針縫帝曰杵堅不易造答

云在用工夫到豁然慧性與天通遂感神語還修道不數年間道竟成天垂法駕来相迎飄然直上彩雲去騎龍向日昇天行昇天有道大無息蕩滌邪魔位北極惟留一許在兹山神物護遮迷形迹我皇御極真天授海宇清寧感神佑勅諭元勛貴戚來舊時宮闕今新構元勳貴戚遵上旨朝夕經綸勤不已指揮工匠各論能列觀諸宮同日起諸宮列觀森開張丹碧炫耀金輝煌葛壁儲靈齊出色十嵗獻秀蔚增壹色大開金殿青霄裏壯觀仙都從此始帝降無時儼在兹鑒觀聖敬中心喜中心喜之將若何圓光屢應祥瑞多萬年神杵一朝見六丁捧出山之阿天生此物超凡質形類非金亦非石圓缺不改舊時容奇異猶從太古色貴戚從此是仙工再三拜進登九重聖王臨軒垂一覽彩然清燦霽重瞳古来賢君皆不得惟皇聖敬能昭格四海懽聲共沸騰歌頌並作光前烈小臣葵藿朝太陽幸逢治世歌虞唐但願帝心常簡在皇圖鞏固與天長

龍沙八百地仙姓名歌　黃周星

昔旌陽許真君于東晉寧康二年昇天遺讖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内當出弟子八百人皆成地仙所謂龍沙會聚庚申歲也今已踰期矣余于壬子春得交茗溪陸子芳辰而陸子先於庚戌歲邀請乩仙叩八百地仙姓名乩題一詩云八百功成尋共由周天星宿可誠求九洲煙水無人識不比庸庸一世流隨書七百九十八字錯雜無文（始于道鍾贖秀建還濟 終于翩留末趍欽妙朗）陸子再叩之仍書五字云尋共由可也陸子未解其義至甲寅冬偶為余言余笑曰共由豈非黃字乎及出原本相示則書中已預藏余名號蓋仙師欲余編輯成文耳遂遵旨纂為七言長歌一章其數不足八百者乩云北闕碑上原少二字因其中王趙兩君已登仙籍故不復編入云

道法昭明聖德昌祖師上相尊純陽源遠流深嗣接弘持正教盛名揚栽培啓導純先覺務從一室通遐荒大並坤穹司位育家如經緯織文章貞元環轉

匡雅化週而復始理之常遥沂混沌歷億兆誕分品
質毓賢良孔孟儒宗鮮對峙玄圖竺範參圭璋于中
奇人著異蹟烜灼載籍斯輝光束心錸魄守淳靜服
煞吞液迎吉祥矜拔侗癡眼窮子拯援溥濡擴津梁
功行果圓即冲舉昇霄迅馭撫魁罡紅霓焕燿雷霆
響朱霞白鶴偕騰翔是時游賞殊得志迴首瘦骨獨
委蛻皈依肅潔拜宸旒授職奚慕君王貴裔坊卓奕
寔恢隆琪樹瑶芭森釆瑞金階墉柱拱芝蘭璜臺璦
楼凭宷桂梅嶼椒磴跨藤橋楓樟橙柑穿奮醫右閏

神僊通紀

爽閟東軒京秀童嬋妾擁珠翡羽衣拂體嫌縞縑亰
鱗捧醴甞珍餌擎盃給燭揮絲絃緱嶺笙簧翻新製
握筆須吏洒露雯鄭重春容標妙詰沈潛豊郁蓋咸
宜謨訓詔誥雯頌倡立徹秘與證曇禪返本除垢增
芬味超脫陳緣亘古存性命雙修煉淨慧開来寂漠
悟養生思入浩杳感虛靈想見伏羲創易像舜敷政
治在璣衡飛熊應夢商緒失齊桓九合継連横秦韓
趙魏震毅烈苔班堆土埋碓英末世次降彌忍黷槿
蹤蜎迹懶論評賡徽庡顡精粗備審察還能習物

情菘葑岑巒屺岵峽洞麓岍磧激濤澄株葉榰枒
芽萼潤蓮蒲蓼荻荷苓菁雀翦鴛栖鸝鶬翢闉
馬駕輦駘嘶鳴璪瑾琳琅鎮玩弄琉球瑚璉瑩琤
玲趁舫秉榿凭柁棹匠執椎斧農鋤耕利氣鋒鋸當
處錞梯架碪鐙鏡鐸鈴燓陶罌罋寘輔弼綉褓彩
綬侍賔卿攀弦貯印聆鐘鼓投壺瀝勺甘醺醒運際
承平誠錫祐芳辰美景熈春晝觧拘釋結省訟端
進爵移封誇綺繡宰憲駐巡董用威儀属欽慎徽
猷奏扶植採拮録真才鎔鑄吹吁輙造就忠孝聿

神僊通紀

興雍睦諧仁智敦凝皆樂壽築棲市隱任飄脩晨
楊穩卧雲歸岫招飲徐呼爾汝交禱祝青松叢蔭茂
宄竟謙和獲永年敬謹篤慥勝譏攉林居蘊積知抱
負怡悅登臨續詠聯庵闈趺坐目照頂課函卜筮
動杓躔濯沐素練恒嵜注内産盈殖泰基填期顧
納息補皓髩護蒔孫枝根蒂堅惠懷晉度量固
巨蒢歛信順福攸全余也學識悵踈拙憶昔单
提祈了决茲遵御敕益欣遊據實効工寧巧設寸
錦片王總收羅留取佳誥尋仙訣其餘義意未合

藏雷雩鈖錄榷亲枋縣兀年貝甦溗絜另丁暹
鼎拜彿徉伊胡演集成韻句建康野臣黄笑蒼

右歌成於乩前有朱衣孔公德玄降壇傳法旨
云黄子真奇才也文皇觀是文甚為雀躍贊歎不
已他日修文虛席待之今當奉旨陞擢云云　㑥
桂殿傳傳宣曹公性癡再降云黄子文氣清秀
心胸錦繡筆底生花思致如長江流水可称奇才
百千之字編輯成文者頗有但仙名成文而不野
思在乎仙家氣象後日必是紅林半酣間人也

此八百字許黄子等刋刻頒行
此八百字頒示於六年之前而笑蒼子編次于三
日之内蓋仙預知笑蒼之才了此有餘故宜文皇
覽之再三歎賞不置也嘗观集字成文自古有之
獨難其纍若貫珠爛如織錦字字精確不容增減
朗誦終篇但覺一氣呵成宛然無縫天衣絕不見
襞積之痕豈非天工人巧手且題為仙題詩即為
仙詩而篇中疊出警句洞抉玄詮一以為柏梁詠
一以為黄庭經復令人應接不暇玩味無窮直當作

一卷異書讀可耳夫編次揗屬笑蒼長技而校讐
點勘之勞凡歷十数丹鉛而後成人但知其才之
奇不可及而不知其念之誠心之細尤為不可
及也嘻難言哉

道弟陸之玑評

神僊通紀

先天吟　見磻溪集

空山靜夜微雲作淡月踈星寒氣錯忽見長庚耀太虛迥觀北斗潛寥廓乾坤舒慘即時改宇宙紛綸何所託必有機関默動搖憑虛反覆相酬酢大哉無極玄元道何者不蒙靈應點化三光轉碧空滋榮萬物開花蕚騰今跨古未嘗壞歷險衝艱殊不弱浩浩洪流自激揚紛紛大化誰斟酌混元一氣首興變無上至尊唯獨惡踏碎虛空出杳冥擘開混沌生揮霍陰陽升降作門戶日月縱

橫為鎖鑰暑往寒來晝夜分時通運塞興衰各既而上立乾坤紐復乃下鳴師範鐸建德隨方料物宜因時設教從人樂三皇五帝皆宗祖六道四生咸唯諾至聖文才尚發蒙猶能道德何其博

度世吟

山深路僻行人少盡日幽巖聽啼鳥無客相陪皓月中有時獨立青雲表雲表孤吟百邪遠天涯一覽群山小調高風急韻悠颺清絕步虛神縹緲憶昔重陽泛天角清吟欲序乾坤樸釣授扶風人不知測量大海余先覺入神妙致應難辨出俗玄談非所學逍觀今日道崢嶸始得他年功卓犖首及東牟演仁孝未能化俗開籠罩五會軒軒立五名寧海金蓮登州玉華萊州平等文登七寶福山三光三州哀哀崇三教出神入夢人驚駭擲蓋投冠予計較師居東海乃猶龍馬入西秦還變豹丹陽孔道隆於陝右也大定己丑夏四月余與丹陽等數人從重陽師自文登如寧海時過龍泉日氣稍熾師令余等

前己執傘在後距半里許余忽迴顧見傘騰空而起余急返走問之云搏扶搖而上不知其然而然初傘起東北望之冉冉墜於沙間指其方而覓之了無所也時余法眷餘陽子王公隱于東海隅之查山山到文登一百一十里文登到傘起處又七十里傘起乃辰時及晡墮傘陽公菴前柄內鋑陽子道號往陽之馬鋑字篇韻本本寧海范明叔家借用者范後知往取之而弗肯予投冠者初師之登城北觀海頭上竹皮冠忽墮水漂去已而復還餘音竹

逍遙吟

十洲三島兮巨海之中瓊樓絳闕兮參差半空松陰
密鎖兮無畏日紈扇不揺兮有清風流金熱佩
玉真仙未嘗說水晶宮殿開寳座星辰列碧虛
懸象逸樓臺清淨化身非骨血本來身自通
神談笑忽驚天上人

自在吟

瑶臺閬苑兮碧漢之中祥雲瑞炁兮盈盈滿
空群仙出没兮灑清雨萬化開圻兮動香風炎
蒸熱那裏人家不曾說煙汉洞府開門倚星河

神僊通紀

列九天時復會嘉賓萬里不須乘汗血物外身
自清神誰羨登樓揺扇人

望海吟

余觀天下形勢壯觀自潼關以東淮水以北
無出登州因作望海吟用紀其實

蓬萊僻東隅壯觀天下絕地隣仙聖域山枕魚
龍穴憑高望羲和目極猶未徹蒼蒼天水迴泛
泛雲霞泄長風起波濤萬里卷霜雪憑凌登島
嶼混濟失立埵有時靈氣和變化非常別森

羅無限景欲辨難措舌大哉百谷王沉沉洞清徹隨
時潮有信歷代旱無竭人間須畝池是處廣開列
比之鯨波大狀若蛙井劣望評洋不見端瀰天自嚴
潔衆流莫渾濁萬古超生滅

仙遊吟

閬苑紅塵外瑶臺碧漢間洞中仙不老雲外客長
閑赤鳳吟丹穴紅花吠藥欄青衣傳詔下白鶴
送書還宴赴瓊林會詩裁羽客班浩歌金母殿
長嘯玉龜山果結三千歲樓高十二環穆王何

神僊通紀

日到方朔幾時攀姑射肌猶潔僊成兒更殺
飛瓊投月窟弄玉驂華鸞命駕遊三島摶
風過百蠻周旋窺海嶽奮御上天關蕩蕩空無
極滔滔興未闌恢然超法界不復戀人寰

回陽冲虛真人原道歌　推篷寤語

原此道難形容妙淵默體虛空有象有形皆不是茫茫蕩蕩又不中一氣闢開何物色造成天地賴渠功輕而清者為陽故濁而重者凝陰濃號曰後天成氣質于中造化却無窮目前通辯理無常往來寒暑還相同或曰道或曰理弗解名從何處生生於天地不知始聖人立教指人心物物一從心上起原此心又難比無實象無定體放之沖滿大虛空收來藏入微塵裡清淨靈明粹冲和善惡巧拙知能否未

著物時本湛然散在六識迷依倚七情一出破元真千思萬慮從斯起聖人教之返其思還如父母未生時混混沌沌如聾啞模々糊々似呆癡此心此道如能此從他生死自為之萬物凋時伊不凋天地已處伊不已學道人聽其説心與道本無別以道視心心即道以心體道心猶切欲得此心會此道丈夫之志須剛烈殺人慧劍快如風累世冤親情斷絶十二時中工不休豎起眉毛眼出血寂然之際半晌間始覺有物光瑩潔圓明些子若黍珠輝今擢古無休歇得此能超太極先人中號作真英傑輪迴從此不相干方是長生玄妙訣嬰兒姹女總閑言虎龍烏兔皆比設藥物火候與河車添油沐浴空饒舌三千功八百行古聖丹經宜重敬道德陰符語義真莫教偏執專為命

附純陽詩一首

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有人問我修行法只種心田養此生

骷髏歌

骷髏骷髏顏貌醜只爲生前戀花酒巧笑輕肥取意歡血肉肌膚漸衰朽漸衰朽尚貪求貪財漏觀不成收愛慾無涯身有限至今今日作骷髏作骷髏爾聽取七寶人身非易做須明性命似懸絲等閑莫逐人情去故將模樣畫呈伊看伊今日悟不悟

落魄歌

我落魄我落魄渾身紙布爲衣著擺手行來

萬事忘且喜一身空索索飢時覓困時睡元初本住清涼地慧劒輝輝奪日光無限邪魔皆遠離樂真閑成真趣邪逕荒涼我不去真靈剔正漸分明超然走上煙霞路得真修應了徹實即得時無可說水晶宮殿鎮安閑勘破春花與秋月

又落魄歌

我落魄我落魄衲布衣御常恁着信意飄飄物外遊到處空空無倚托或居山或城郭不會書符弃貨藥飢即巡門覓一錢飽來萬事齊拈却處閑閑無用作人情細細須除削龍虎嬰姹總不能默默醍醐常酌不做善不生惡坐卧去來空索索一片清閑冷淡心從他四大任淪落絕閑機無忖度不望乘雲與跨鶴逍遥自在趣貧閑贏得隨緣恁安樂

達磨祖師了道歌

我本西域僧粧作粗穢漢脫却偏袒衣髮不用刀斷身披毛褐單耳掛玉環串偶遇大金仙授我如來旨混俗且和光徃來麗春院花街柳巷眠對境忘情念謹候月華生三日庚方現山頭藥苗新白虎首口口乜配口青龍兩家相吞噉二候採摩尼滿室金光燦將來吞入腹遍體流香汗四候別神功三家相串貫卯酉沐浴時住火停符劍慮險更防危獨坐無爲伴十月行火符次第休錯亂火計六百篇朝屯暮蒙換

如此工夫足嬰兒自出現蘆芽穿中膝鵲巢頂上現九年面壁完體化純陽健歸奏我如來直至皇覺殿奉詔馭雲飛方了出家願

重陽祖師大道歌

大道不遠在身中物則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氣住炁歸元海壽無窮欲得身中神不出莫向靈臺著一物：在心中神不不清耗散真精損筋骨神御炁：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術則易知道難遇假饒遇了不專行所以千人萬人學畢竟終無一二成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並暮：自然赤子結真胎

辭世歌　曇陽大師

二十年來厭塵士呼我泥蛇爲我舞我欲乘之歸去來去時還識來時路憑君笑我道人愚不會談天說龍虎君知泥返是何物君知白雲是誰主我還是我君是誰一隻蝴蝶空栩栩

贊

頭贊

張三峯玄歌

道情非是等閒情既得玄微不可輕先把事情齊放
下聽我次弟歌去情未煉還丹先煉性未脩大藥先
脩心々静自然丹信至性清然後藥苗生々々雷聲隱
々震虛清雷光爍處尋真種風信來時覓本根豈曰
風雷并電爍許多境象盡排陳若還到此休驚怕穩
把元神守洞門身心寂然俱不動如貓捕捕鼠之如
鷹許多境象須非外一點紅光是至真這些々一點春
意足其間々若有明牕塵一點本是先天藥遠似蒲桃

神僊通紀

近似金至此全然宜謹慎忽毫起念喪天真待他一
點自歸伏身中造化四時春一片白雲香一陣一番
雨過一番新終日綿々如醉酒悠々只守洞中春身
中陰氣都剝盡變成純陽不壞金殼同氣絕如小死
打成一片號金真至此姓名列仙籍都宜人世積功
深一朝上帝元黨詔純陽出現了真靈斯言莫與非
人說泄漏天機招禍愆此中句々通玄理此真々外
更無真錦囊什襲珍藏密他日行功可印心三峯若
有虛華誑惑拗陰山永不生

靈源大道歌

曹文逸姑著

我為諸君說端的命蔕從來在真息照體長生空
不空靈鑑涵天容萬物太極布妙人得一得一善
持謹勿失宮室虛閑神自居靈府煎熬枯血液一
悲一喜一思慮一縱一勞形蠹斃朝傷暮損迷不
知喪亂精神無所據細細消磨漸々衰用竭元和
神乃去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不然萌芽
脆嫩須含蓄根識昏迷易變遷蹉跎不解去荊棘
未聞美稼出荒田九年功滿火候足應物無心神

神僊通紀

化速無心心即是真心動靜兩忘為離欲神是性
兮氣是命神不外馳氣自定本來二物更誰親失
卻將何為本柄混合為一復忘一可與元化同出
沒透金貫石不為難坐脫立亡猶倏忽此道易知
不易行行忘所行道乃畢莫將閉息為真務數息
按圖俱未是比來放下外塵勞內有縈心兩何異
但看嬰兒處胎時豈解有心潛筭計專氣致柔神
久留往來真息自悠々綿延迤邐歸元命不汲靈
泉常自流三萬六千為大功陰陽節候在其中蒸

踈關脉變筋骨處〻光明無不通三彭走出陰尸
宅萬國來朝赤帝宮借問真人何處來從前元只
在靈臺昔年雲霧深遮蔽今日相逢道眼開此非
一朝與一夕是我本真不是術歲寒堅確如金石
戰退陰魔加慧力皆由虛淡復精專使是華胥清
靜國初將何事立根基到無為處無不為念中境
象須除撥夢裡精神牢執持不動不靜為大要不
方不圓為至道元和內煉即成真呼吸外求終未
了元氣不能神不安蟲木無根枝葉乾休論涕唾

神僊通紀

與精血孛本源總一般此物何曾有定位隨時
變化因心意在體感熱即為汗在眼感悲即為淚
在腎感念即為精在鼻感風即為涕縱橫流轉潤
一身到頭不出於神水神水難言識者稀資生一
切由真氣但知恬淡無思慮齋戒寧心節言語一
味醍醐甘露漿飢渴消除見真素他時功滿自逍
遙初日煉氣實勤苦勤苦之中又不勤閑閑秖要
養元神奈何心使閑不得到此纔擒全在人我今
苦中苦更苦木食草衣孤單又靜心知大道不能行

名迹與身為大病比如閑處用工夫爭似泰然修
大定形神雖曰兩難全了命未能先了性不去奔
名與逐利絕了人情總無事決烈在人何住滯在
我更教誰制御掀天聲價又何如倚馬文章非足
貴榮華不食總無心積玉堆金復何濟工巧文章
與詞賦多能礙却修行路恰如薄霧與輕烟閑傍
落花隨柳絮縹緲幽闇天地間到了不能成雨露
名與身兮竟孰親半生歲月大因循比來修煉賴
神氣神氣不安空辛苦可憐一箇好基址金殿玉

神僊通紀

堂無主人細想得主人長久住置在虛閑無用處無
中妙有執持難解養嬰兒須藉母緘藏俊辯黜聰
明收卷精神作愚魯堅心一志任前程大道於人
終不負

女仙張麗英石鼓歌 并序　雲笈七籤

金精山記云漢時張芒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綺扇如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領兵自來娉女時年十五聞芮來乃登此山仰卧披髮覆于石鼓之下人謂之死芒妻及芮使人往視忽見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得所留歌一首在石鼓之上歌曰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奪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自歌自[illegible]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暫來期[illegible]運往即乘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神僊通紀

至今石鼓一處黑色直下狀女垂髮時人號為張女髮

漢初童謠歌 并序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于路中一兒歌曰　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曰焉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言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

神仙樂府補亡八首　卓人月

玉鑪三澗雪 王方平登真多山命童子歌

騎黃麟兮冠遠遊天公玉戲兮鴻雪瀌瀌米可以丹砂兮雪可以銀鏐彼狡獪兮吾所羞偶來人世兮烟塵相糾仰真茶兮潑我喉烹之玉鑪兮華如綠錢之浮顧兮此兮以與肉多氣少之髑髏勝於爛腸之酒兮不可以勸酬采藥畢兮歸休望東海其漸淺兮如手中之一甌

舞山香 李陶子咏落花詩云謝時乎光帽一曲舞山香自言西王母筵上見此舞[illegible]終帽花皆落去又天寶中寧王常試冒俾紅槿花舞山香一曲終而花不落蓋以頭項不動為難也二說可疑以俟識者

神僊通紀

來日苦短短紅顏如舜華朝開暮隨落不如生仙家仙家能不老所貴知幾早及花未落須摘之安置帽上不可遲安置帽上還復憲一動搖時花落去清修未因天難住

廣陵散 亦名太平引嵇康得之月華亭異人者韓皋曰叔夜作此以刺晉託之鬼神耳

悲廣陵實維古揚州之濱瑤琨篠簜不復輸王庭歟

草夭厥木喬國家喬木則已凋落葉蕭蕭西風始高
金代火令君微臣驕商絃慢與宮同調天運苟如此
勞心徒忉忉

錢塘破陣樂 洞庭君宴柳毅時奏

一怒洪水興再怒五山裂三怒涇陽之子甘何食大
聲發天地拆玉柱牽金鎖掣朱其鱗血其舌身如何
莫知尺千雷萬霆交霰雪雲烟沸涌宮殿岌辰發靈
虛已至彼國午戰未還申奏帝闕殺人六億傷稼八
百憂然歟予為忤賓客剛腸所激胡能折吶吁剛腸
所激胡能下

神僊通紀

貴主還宮樂 同上

牧羊少女淚如珠巾袖無光臉不舒兩鬢亂鬟有所
須為起禹驚君子至含羞細舉肝腸事夫壻無情舅
姑棄心目斷盡天涯涯洞庭尺書煩寄將願為親戚
永不忘寄聞此言氣血動恨無毛羽秉亂縱但慮水
深不能控語君有術君勿疑往逢社橋三擊之武夫
出波當導而再拜解書敬相付忽搗兩工不知處如
言遂達深宮訴老父旁皇叔父嗔舉兵立誅薄倖人

嬌花一枝重放春祥風卿雲擁幢節前韶數部真融
洩笑語紅粧千萬列中有一人鳴珮璨自然蛾眉妖
且閒若喜若悲香霧間須臾扶入千金主凝碧張筵
深謝汝不然已作涇陵土

霓裳羽衣 廣寒宮舞曲

蘇摩蘸摩七寶殿中居左有吳質右望舒玉夫人不
妬嫉結璘純孤盡飛入天孫機杼班新式素練裁衣
寬不窄八九陳鸞鶯二六鳴鳳凰流風迴雪空中翔
善哉士人莊子術變化五濁下界盡作琉璃色

神僊通紀

殿上傳語三三莫閑邊樓儘閑今夕羅家一小兒嘗
與孔昇真人橋上來 蘇摩月神純狐嫦娥孔昇真人 唐玄宗

紫雲迴 明皇夢十仙子所授

青者蟲白者喪黑者水黃者豐赤者兵與荒紫兮紫
兮仙之祥如車如馬如困倉美人秉之澹徜徉帝遣
來授聖唐正始音隸太常

紅窓影 崔涯奴冥授鸚女云 是舍人元稹撰詞

月弄影使人靜日弄影使人醒精精翼翼汝太俗恨
不借羿弓射汝車脫輻漫漫長夜歡娛足 頻遊日神 舉杯相屬

夢江南詞十一首　　呂祖

淮南法淮南法秋石最堪誇位應乾坤白露節象
移寅卯載河車子午結朝霞
王陽術王陽術得秘是黃芽萬𣑽初生將此類黃
鍾應律始歸家十月定君誇
黃帝術黃帝術玄妙美金花玉液初凝紅粉見乾
坤覆載暗交加龍虎變成砂
長生術長生術玄要補泥丸彭祖得之年八百世
人因此輕[illegible]詐是識陰丹
陰丹訣唯[illegible]夫三五合玄圖二八應機堪[illegible]進玉球
回首免榮枯顏貌勝凡妹
長生術長生術初九秘潛龍慎勿從高宜作客丹田
流注氣交通耆老反嬰童
脩身客修身客莫誤入迷津氣術金丹傳在世象
天象地象人身不用問東隣
還丹訣還丹訣九九最幽玄三姓本同一體內要燒
靈藥切尋鉛尋得是神儒
長生藥長生藥不用問他人八卦九宮看掌上五
行四象在人身明了自通神
學道客學道客脩養莫遲遲光景斯須如夢裡
還丹粟粒變金姿死去莫回歸
治生客治生客審細察微言百歲夢中看即過勸
君脩煉保尊年不久是神仙

沁園春四首

昨日南京今朝天岳倏焉忽焉指洞庭為酒渴時
浩飲君山作枕醉後高眠談笑自如往來無礙半
是風狂半　隨身在有一襟風月兩袖雲田
人間放浪　又排辦東華第二筵把[illegible]砍住
栽吾琪樹天河放淺種我金蓮槌碎玉京踢翻蓬
島稽首虛皇玉案前無難事信功成八百行滿
三千　其一
火宅牵纏夜去明來早晚無休奈今日不知明日
事波波刼刼有甚來由人世風燈草頭珠露我
見傷心眼淚流不堅久似石中迸火水上漚浮
休休閙早回頭把往日風流一筆勾但麄衣淡飯
隨緣度日任人笑我我又何求限到頭來不論

貧富着甚干忙日夜憂勤年少把家園弃了

海上来遊 其二

詩曲文章任汝空留数千萬篇奈日推一日月推一月今年不了又待来年有限光陰無涯火院只恐蹉跎老却賢貪癡漢望成家學道兩事雙全　凡夫只戀塵緣又誰信壺中別有天這道本無情不親富貴不踈貧賤只要心堅不在勞神不須苦行息慮忘機合自然長生事待明公放〻[illegible]祖傳 其三

七返還[illegible]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功夫猶鬪危

猶鬪危元作牛手危玉蟾訣亦云妙在尾箕斗牛女正為一陽初動之位今或作猶鬪危恐非是

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個烏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辯水源清濁水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难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蓮萊路待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其四

步虛詞

吳筠

衆仙仰靈範肅駕朝神宗金景相照曜逶迤昇太空七玄已高飛火鍊生朱宮餘慶逮天壤平和王道融八威清遊氛十絕舞祥風使我躋陽原其來自陰功逍遙太霞上真鑒靡不通

逸轡登紫清乘光邁奔電閶闔隔三天俯視猶可見王闕摽敞朗瓊林鬱蔥蒨自非挺金骨焉得謁鳳顧真朋何森〻合景恣遊宴良會忘淹留千齡纔一眄

三宮發[illegible]儀紛然馭飆𣡽上於空青[illegible]神儀[illegible]令我洞[illegible]致安心叶太虛靜寥〻竟何日

玄中有至樂澹泊終無為但與正真友飄〻從遨嬉稟化凝正氣鍊形為真仙忘心符元宗返本叶自然帝一集絳宮流光出丹玄無英與桃君朗詠長生篇六府煥明霞百關羅紫煙飈車涉寥廓靡〻乘景遷不覺雲路遠斯須遊萬天

扶桑誕初景羽蓋凌晨霞倏欻造西城嬉遊金母家碧津湛洪源灼爍敷荷花煌〻青琳宮粲〻列玉華真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俯矜區中士夭濁良可嗟

瓊臺劫為仍孤暎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繞
羽景泛明霞升降何縹緲鸞鳳吐雅音棲翔絳林標
玉虛無晝夜靈景何皎皎一覩太上京方知衆天小
灼灼青華林靈風振瓊柯三元無冬春一氣清且和
廻首迩結璘傾眸親曜羅谿茲制六天流鈴威百魔
緜緜慶不極誰謂椿齡多
高清無修靡遇物生華光至樂非簫歌玉音自玲琅
或登明真臺宴此羽景堂杳靄結寶雲霏微散靈香
天人誠　　可量

神

爰從大
皇尊勝我八日
二入天門
既登玉晨庭肅肅仰紫軒敢問龍漢末如何闢乾坤
怡然輟雲璈告我布微言幸聞至精理方見造化原
二氣播萬有化机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出陶鈞
寥寥升太漠所遇皆清真瑩瑩含元氣和同自相親
絳樹結丹寶紫霞流碧津頓以保童嬰未能超形神

步虛詞二首　　　　　　　　　　眞人張洪集
皇矣修真教飄飄出世門先師開戶牖歸馬勳
乾坤陋宣廻仙觀高名軋帝閽雲朋霞友會
朝禮太虛尊
寶炷飛雲篆華燈簇夜光星河初煥爛鍾磬
肯悠颺醮主虔嘉會虔心禱上蒼諸仙來顧盼
接引下虛皇

神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illegible]）

既而將訴（[illegible]）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illegible]）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于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自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

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為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擊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為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illegible]）

怒步（[illegible]）（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于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

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
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於此
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于
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
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玄珠閣與
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
君龍也龍以水為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
人以火為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
各異太陽道士精于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

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
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
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
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
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
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
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
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書于毅毅許之今
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

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詬
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
又哀吒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
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
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
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
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
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
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于此故錢

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坼地裂宮
殿擺簸雲煙沸騰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
鱗火鬣項掣金鎖鏁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
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
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
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
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
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
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

綃縠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淚
如絲須臾紅雲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
宮中君笑謂縠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
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縠飲食又
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
縠曰此錢塘也縠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縠
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
遠冤不然者是為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諭心
縠撝退辭謝府仰唯唯然後乃告兄曰向者辰發靈

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
告上帝帝知冤而宥其失前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
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貴客愧惕慚懼不
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
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
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
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
塘復再拜坐定遂宿縠于凝光殿明日又宴縠于凝
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

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
破陣樂旌鋋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
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于其右中有一女前
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婉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
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
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
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
神鼠聖薄社依墻雷霆一擊兮其孰敢當荷貞人信
義長兮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

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
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
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家如初永
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縠
縠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
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
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
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
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復出紅

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毅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耶愚有衷曲一陳于公為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為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姻所重不幸見辱于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

神僊通紀

為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嶽泄其憤怒復見斷金鏁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

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猖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乖間也其夕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

神僊通紀

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復有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于是復循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莫如遂娶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

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
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壻以配焉又何
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為豪族法用
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
入戶視其妻深覺類于龍女而艷逸豐狀則又過之
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
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于
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耶毅曰夙非
姻好何以為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

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
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
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
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欲復馳白於君
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迫張韓繼卒君卜居
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為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
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
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
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伺君愛子以託賤質

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
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
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于君君固不許
君乃誠將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
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
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
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
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為志寧有殺其壻而納
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為志尚寧有屈於

己而伏于心者耶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酬酢紛
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依
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
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為惑矣從此以往
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
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為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
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為妄也毅
嘉之曰吾不知國容乃復為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
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

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
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
人靡不驚服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
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
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為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
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于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
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綵
船自山馳來迎問于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
候耳嘏省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

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
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于砌
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毛髮已黃嘏笑曰兄為神仙
弟為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
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
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于人世殆四紀
嘏亦不知其所在

吾聞

古鏡記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
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
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
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
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
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
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
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

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黃帝鑄
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
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紀攸遠圖書寂寞
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
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怏王室如燬
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于後庶
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
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
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

府君

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税駕將白云不敢
住度因白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
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来
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
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
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
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間為下
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
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

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
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
本老狸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
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
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
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
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
有
適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
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

為匣鏡又為置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謔此婢頃大
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
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
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嘆大業八年四月
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
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
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
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怪歎未已俄而光彩
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

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
獲一銅劒長四尺劒連于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
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
此劒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
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
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
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
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劒橫其
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納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

劒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侯撫劒嘆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

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論蘇公蓍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

謂勣

曰

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長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墻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

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于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

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
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于縣門外仍
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
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
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
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
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鏡入其家使龍
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
来相照光陰所及如氷着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

晩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
遍巡百姓其夜鏡如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
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来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
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曰我即鏡精也名曰紫
珍嘗有德於君家故来相託為我謝王君百姓有罪
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
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記之至後月病果漸愈
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城棄官歸又將
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

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
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
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
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
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
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
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
蹤烟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
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

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勣辭兄之後
先遊嵩山太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
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
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濶白鬚長黒而矬
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
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
精怪引手潛後開匣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
矬者化為龜胡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人身俱殞龜
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

王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
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
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
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
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
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觜尖
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勣謂
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刃而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
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

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
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
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矣乃
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
暗雲覆水黑風洶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
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遠息須臾
之間達濟天塹躋躡山趣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
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
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

聞西閭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
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
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
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
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
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復會稽過異
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
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言是旌陽七代孫有
况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

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秘藏療之無效勣故人
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
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遂設榻
為主禮勣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日
日晦即靚粧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
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
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
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
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拄

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窓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

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內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

崔玄微傳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木反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僮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目時春季夜闌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輙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

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座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

紅顔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
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
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
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
明夜又来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
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来言
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
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
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

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旛上圖日
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
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
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
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
至此日立旛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
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顔色衣
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
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

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
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
十許人

雷民傳

唐羅州之南二百里至雷州為海康郡雷之南瀕大海郡盖因多雷而名焉其聲恒如在簷宇上雷之北高亦多雷聲如在尋常之外其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餚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輙至南中有木名曰椑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為椑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響應牙門將陳義傳云義即雷之諸孫昔陳氏因雷雨晝冥庭中得大卵覆之數月卵破有嬰兒出焉自後日有雷扣擊戶庭入其室中就于兒

所似若乳哺者歲餘兒能食乃不復至遂以為己子義即卵中兒也又云嘗有雷民畜畋犬其耳十二每將獵必笞犬以耳動為獲數未嘗五動一日諸耳畢動既獵不復逐獸至海傍測中嘷鳴郡人視之得十二大卵以歸置于室中後忽風雨若出自室既霽就視卵破而遺甲存焉後郡人分其卵甲歲時祀奠至今以獲得遺甲為豪族或陰冥雲霧之夕郡人呼為雷耕曉視野中果有墾跡有是乃為嘉祥又時有雷火發於野中每雨霽得黑石或圓或方號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為利人或有疾即掃虛室設酒食鼓吹旛盖迎雷於數十里外即歸屠牛彘以祭因置其門鄰里不敢輙入有誤犯者為唐突大不敬出猪牛以謝之又送之如初禮又云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淩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室頻為天火所災雖逃去輙如故父母遂擯出乃依山結廬以自處災復隨之因穴崖而居災方止或云其刀尚存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

首鱗身也

洞簫記

徐鏊字朝揖長洲人家東城下為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廛闬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鮮庫以堂東小廂為之卧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三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枕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着方空紗袍袖廣數二尺若世所畫宮粧之状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色略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揷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弘敞鏊股栗不知所為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鏊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逍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鏊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鏊將寢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殽若几席柂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向坐顧盼左右光彩煒如如也使侍女喚鏊鏊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捧玉盃進酒酒味醇烈異常而殽極精腆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鏊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夙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絁綿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後親酌勸鏊促坐歡笑辭致温婉鏊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得簫聲知君興到非淺妾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鏊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鏊不能按也且笑曰舂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簫生在應不修為徐郎作奴逡巡越明夕又至飲酒閑侍女報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回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裀籍窮極瑰麗非復鏊向時所眠也鏊心念我試詐趺入地覌其何為念方起榻下已遍鋪錦褥殆無隙

地美人解衣獨着紅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
而流丹浹籍宛轉嬌怯難勝鳌于斯時情志飛
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
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匜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鳌
曰感時追遲偎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
好當後無間卿舉一念身即却來但憂卿此心
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
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為秘密而已遂去鳌悦
然自失徘徊凝盼者久之晝出人覺其衣上香酷冽

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隳發美人輒來
來則攜酒相與歡宴頻〻向鳌語天上事及諸仙
人變化其言奇妙非世所聞鳌心欲質問其居止
所向而相見輒訥于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荅曰卿
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自是吾從九江來
閩蘇杭名郡多勝景故尔暫游此世中處〻是吾
家耳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
右惴〻跪拜惟謹使事鳌必如事己一人以湯進
微偃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鳌時有所須應

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旁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
人袖出數百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為委曲多
方致之鳌有佳布數端或翦六尺藏焉鳌方勤覓美
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於
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
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
視而已鳌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
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為
卿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鳌

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鳌曰癡奴妄言
世事有妖如我者乎鳌嘗以事出微疾病邸中美
人歘來坐于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
不覺也數戒鳌曰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而鳌
不能忍口時復宣洩傳聞浸廣或潜相窺伺美
人始愠會鳌母聞其事使召鳌歸謀為鳌妻以
絕之鳌不能為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
復相從遂絕不復來鳌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
一月望後一日　鳌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

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
同行曰夫人召鏊隨之出胥門履水而渡到大第院
墻裡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
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可高八
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臥焉絲繡朱碧上下
煥映小青衣遙見鏊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
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
不知幾輩更迭從窓隙看鏊亦有舊識相呼者微
言罵者俄聞佩聲泠然香烟如雲堂內遞相報云
夫人來老人牽鏊使跪窺簾中有大金地爐燃獸
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筯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
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鏊數之
曰卿大負心昔語卿云何而輙背之今日相見愧未
因欷歔泣下曰與卿本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姬左右
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箇兒即無義使當殺卻何
復云云頷指群卒以大杖擊鏊至八十鏊呼曰夫人
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
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
疇昔今貫卿死鏊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人仍
送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臥不能起又五
六夕復見美人來將鏊責之如前語云卿自無福非
關身事既去創即差後語胥門踪跡其境杳不
可得竟莫測為何等人也

漢關壯繆侯祖墓碑記

林　璐

生為忠孝歿為明神其理同也然神與人異人有所為神莫能禦孔子曰人能弘道是也至於神雖靈爽在天舉生平所欲為而未能再起而補之江流石陣嶺上南枝聊以寓其精誠不泯之意斯已矣漢關壯繆侯死忠祠廟遍天下莫敢指為淫祠侯生於蒲祖父世系不可考然墳墓之在條麓者歲有祀康熙戊午昌平士人于昌讀書於解州塔廟塔廟者里人傳為侯故居也昌晝寢夢侯呼授易碑二大字寤而起

見殿西方濬井得巨磚有文磚已碎昌亟合而讀之即侯父奉祀厥考主中紀死生甲子并兩世字諱因徙循求墓道悉合昌白於州守王君朱旦愬然曰旦丁酉宿涿州逆旅夢侯揖迎酌以巨觥曰煩椽筆敘生平迄今二十有二年始符前夢乃自為碑樹侯祖墓傍分守使者張大本銘焉謹按王君所記侯祖諱審字問之號曰石磐漢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梁常平村寶池里五甲絕意進取以春秋訓子數十年至桓帝永壽三年丁酉卒壽六十八侯父諱毅字道遠廬墓終喪歸已為桓帝延熹二歲明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産侯於故里侯長讀父遺書不輟博通淹貫娶婦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次年詣郡陳時事不報仗義擊殺豪右呂熊等七人吏捕侯急　婦抱平匿母家以免其大畧如此余獨怪王君既為碑而磚刻全文不録且　并生卒年歲亦失之其為里人所誌無疑也嗚呼忠義大節也侯世讀左氏春秋討賊之義先武侯而伸而卒以身

死國歷千五百年惓惓焉悼祖父墳墓之失傳不憚夢中告語以求白於世孝思不忘鬼神尚然然後知鬼神之有求於人甚於人之有求於鬼神也俗傳誕辰并以考正辛酉元正十日盥沐記之

鹽橋廣福廟碑記

林璐

里社三蔣侯之祠於鹽橋也蓋自南宋昉也古曰惠濟橋宋時鹽船待榷橋畔亦曰鹽橋去橋不數武為興德坊相傳侯里居於此侯諱崇仁里人呼為蔣七郎出家資糴穀平價以救貧者弟崇義崇信承兄志踵而行之比其卒也里人即其家立廟祀焉淳熙間京尹韓彥質將徙建他所侯忽憑老兵言願徙橋南遂跨橋立廟今所稱祖廟者侯故祠也別於新廟後人因以名其巷云度宗咸淳三年京尹潛說友請於

神僊通紀

朝賜額曰廣額福詔封崇仁為孚順侯崇義為孚惠侯崇信為孚佑侯嗚呼均是人也歿而為神封侯廟食意必有瑰意畸行足以驚世駭俗及今跡侯生平止效常平良法以米穀濟鄉里淺見寡聞者必疑其不副廟祀望以余考元胡長孺云宋趙忠惠公尹臨安計會城見口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又籍北關天宗水門米船入四千石乃為平糴倉二十八廒於鹽橋北糴湖秀蘇常州米歲六十萬石悉以賤價糴為竟尹去十三年民忘凶歲且夫臨安當南渡時宗廟百

請

官之創立仕宦集於斯商賈百工集於斯禁廂軍校扈蹕移家作奸游食者寓於斯仰給近州其奧易匱獨是在官平糴十三年不為不久一布衣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即或出入不能如在官之多而被其澤者非其祖父即其子孫時相告語今且歷年五百而諺語獨樂傳之嗚呼南渡陵園誰憐麥飯而侯之廟食不知閱幾興廢猶至今存也天之報施善人亦遠矣哉或曰秀州有神祠日吳方往蒞事或曰南渡時世居蔣村人即以神姓名村然祖父子孫宋尚書省

神僊通紀

劄子耆老申呈甚詳先是嘉靖四十年里人周通政請為文勒石康熙十二年廟災越七年庚申廣福廟落成里人林璐復為之記

重脩海廟記

周如砥

萊之西北十八里有海廟以祀東海之神唐宋以來
天子所爲署御名以致虔專信臣而崇敬者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益欽厥典特以時加葺理命之有司
蓋二百年來守土之臣罔不祇若嘉靖而上諸鐫勒
之文可考也由嘉靖辛丑迄今已亥又六十年于此
矣日就頹圮蔑　潔而其歲汞新龍公適視郡事
廼郡城廟宇兩圮相會公曰夫城吾所守所保障也
祠廟之祀事　高皇帝之命寔式臨之兩者之重則
均抑季梁[illegible]不云乎先成民而後致力乎神于是
越明年城完而盧氏劉侯適以最調自沂水來視
掖事則首奉龍公祇命崇祀之意以其事請于前
守道盛公繼又請于攝道事徐公遂聞于中丞黄
公直指使趙公詢謀僉同繕脩事始維時龍公之于
營造已再不啻熟路之輕車劉侯之于任事方銳復
如發鉶之新刃貫出版築之餘疆努之末勢似訓人
同捐助之心順風之疾呼咸應于是騷除頹規愳
與儔構單抑振而穹窿黯黮潤而來藻畫棟雲
𦉢周櫨星列可謂金紫熠燿儼天一之興都珠貝熒
煌允水中之靈府矣而地嚴氣肅堂明廟清能令憑
依之者洋洋來赴對越之者䖍䖍改觀斯亦足以逹
馨香于渤澥而昭盛典于皇王者也計所脩自正殿
而下堂寢齋廳扉門坊表凡一百二十圼楹有竒其
主祀助祀日御史臺以及藩臬郡邑凡有事于此者
咸有止舍其犧牲之供所具俎豆之所收藏以至庖
丁羽客之所棲息咸有室廬爲楹八十有竒而儲
胥環峙甬道繚繞危臺中聳新柯外翳匪盤嚮導
島嶼之勝則威豨等扶桑之竒其吏張鑾置可謂
曰勞其鳩工飭材可謂曰費而時才四月金取諸施
者才二千有五百金則以劉侯之所爲龍公從事者
其任人得而省試勤以故爲力寡而效就衆也予惟
海自有廟以至于今不知凡幾成虧於兹盛矣廼海
之神與閒闢俱罕有真得其情狀者亦宜及兹一
考鏡之竊嘗讀正德中熊直指尚弼之刻曰祠之
所祀者龍也意頗不謂然朕猶以爲儕俗之論未足
爲恠及覩韓昌黎南海神廟碑既以冊尊王爵爲

惟

有唐盛典其述祀也又謂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
鯨鯢鮑鮑來享飲食此蓋惑于秦人海神可見以大
魚爲候之說與夫世名天吳海若二水獸爲海神之
說審若是也是物非神不得封之曰王且物必不能
與人相感格必不能去水爲陸以享飲食于廟又廟
非所以處水族也果若所神宮鼉長魚鰐羅後先
則惟有居之洞窟重淵之底龍宮蛟室之間其祭之
爲是如鎬池之投璧　何至延玄蔡以
山藻娛洞鱗以英韶飽爰居以芻豢乎　意凡物之
大者其真宰必靈海之爲物也鴻濛鴻濛浮天而
載地想其太乙之所蘊蓄元氣之所萃聚靈爽潛
含精英默運神莫神於此矣故曰神也者妙萬物
而爲言者也魚龍蓄育神之所爲非魚龍即神也
明矣然則其廟貌之也如世俗所稱海神見于周武
王之世師尚父因而廟之歟不然在禮四瀆視諸侯
諸侯之禮加於四瀆不以加於海此以見海之大不
敢用臣禮之也然四瀆既禮之如諸侯則其廟
而貌之不得不如人鬼禮貫幽明神歆族類氣故

協應同故感通貌之如人鬼者人之所起敬神之所
依而禮之所載也是以我朝之于海祀盡革其封
爵獨從其廟制禮則然矣龍公先民後神其究畢
理迹其所撫盻循守倡令和亦既察于民之故情
勤恤其隱豈其忽鬼神之情狀焉予聊因劉侯之
請而以斯言質之也敬爲之銘
銘曰
禹告東漸虞望斯崇帝命守府敬共而封神脉八
極會歸寰鄉谷日于出配天稱滄氣溟其霖波風
重譯百嘉載蕃烝萌攸籍餉帆貨船兼利公私
鍾英儲俊王國是資德之廣矣清寧作類廟制
罔嚴公曰予愧僉曰王事大夫獨賢大夫有祿疇
其本然惟民從義應如鼓桴徼神之以惠德有孚
惠公之德報之於神詘克舉贏故用兆新奐奐創
見二百年來　高皇之命廞惟欽哉我公至正邁豆
靜嘉神之錫福穰其無涯島氛盡息年穀永豐
神歆人悅世戴公功靡構弗傾弗覩蟻穴我銘斯
石以諗來[illegible]哲

新修東海廣德王碑文　賈黃中宋人

惟堯之聖就如日望如雲而下民罹洪水之患惟禹
之德聲為律身為度而盡力有濬川之勞無利無
窮流惠斯大然而究其本末論乎委苟疏鑿不德於
朝宗渟蓄非由於善下則堯欲濟難虞舜知人之明
禹無成功徒施焦思之苦夫成二聖之丕績冠乎古
今解萬方之倒懸免其飢溺滿而不溢大無不包
則其惟　東海廣德王乎若乃驗五行之用習坎
推先紀四瀆之序東方稱首太昊是都於析木大帝
寔館於扶桑限蠻夷以分疆興雲雨而成歲其麗
也盡天之覆助玄化以贍私其深也載地如舟使含
生而共濟統元氣以資始擅洪名而不居滌蕩日月
之精推斥陰陽之候物惟錯以稱富潤作鹹而興
利龍門導其九曲吸為安流鼇峯聳其八柱鏁
為巨鎮禍謡如響驗山豈足以加威福善必誠航
葦皆期於利涉是故毛毳之制異其章以著明
疊水之潔法其左以定位信夫太極無之以生萬物
資之以成九州因之以平百谷賴之以傾至若不以
汙濁分別見其仁也不以寒暑增損全乎義也卑以
為體合乎禮也深而無際包乎智也潮必以時著采
信也如是則象止可以目覩神莫而智知三王之際
已嚴祀典萬世而下率修舊章德若非馨罔有昭
答祭或如在必聞感惟品彙之盛衰繫時風之隆
替允屬昌運遐光令猷應天廣運聖文神武
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覆載群生照臨下土飛龍
正在天之位丹鳳效來儀之資負斧扆以朝諸侯
登紫壇而欸太一執玉帛者萬國防風無後至
之誅舞干羽于兩階有苗悛不恭之罪九流式叙七
德用成化洽雍熙美溢圖史然後較步驟之優劣
論禮秩之等夷聲教所通人神具舉東萊之地海
祠在焉歲月滋深規模非壯豈稱集靈之所從括
偏下之譏蓋累朝以來中夏多故垣墉雖達誠與
於祠牲牢雖設或乖於掩豆噫太平之難遇既如彼
褻瀆之成弊又如此惟大聖以有作眷皇明而燭幽
經父之圖自我為如於是大匠傾式百二獻能暗叶
占星豈煩無弁不資民力盖示於豐財無奪農時

袞冕

誠彰於恍使長廊千柱以環布虛殿中央而崛起窓
牖迴合其寒暑金碧含吐其精熒晃尊南面
之儀羽衛圖永遠之制節內外以嚴闌鍵寬武
而闢軒庭固久極物表之瓌奇盡人間之壯麗且黃
金為闕止是虛談紫貝開宮何嘗目覩於是視史
冊而致命徹候當祭而為獻肅肅廟貌雍雍禮
容牢醴載陳而 光靈拜賜以來格斯蓋答既於

以下闕文

岳武穆逸事　齊東埜語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餱粮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其所為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

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㒟嘗命道荊襄究洛祇謁草萊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㒟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程金烱塵四起軍聲囂然于是失色南奔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自己軍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矣蓋㒟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㒟極辨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特感恩蓋親見其

用兵神速故耳朝臣并論傒自為宗室不應交結將帥目指為飛党遂罷宗司與祠去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飛鳳駕約至汴京作上元帥飛聳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于是魏公慊之終身

萬安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辛未訖工纍址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百六十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寶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執其事盧實王錫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太守莆陽蔡襄為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由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神僊通紀

萬安橋未建舊設海渡渡人每歲遇颶風大作或水怪為祟沉舟被溺而死者無筭宋大中間其年月日濟渡者滿載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有聲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少息舟人皆免于溺既渡舟人細詢同渡者之姓一舟皆無止有一婦之夫乃蔡姓也時婦方娠已數月矣舟人亏異之往而白其母其母感衆人之言亦以為異即發願禱于天曰吾今懷娠乃生子官果至學士必造輿梁以免病渡之若也後生子即忠定公

裒以狀元及第後出守泉州追憶前日得免覆舟之難促公創建此橋者至于再三公私計海之深極千丈若欲築址絫石將從何處着力違命者踰年夫人復督責不已一日忽命工房吏寫文一道申報海神公亦勉承母命自以為迂誕而不經也乃命皂隸投文海濱隸畏溺死衆皆受責無一肯從命者有一風皂隸出而倡言曰吾願賫文以往既至即就酒肆痛飲〻畢酣睡于海崖潮至有死而已睡及半日而始醒〻後退潮起視之則文書已易封矣封上無他書止一封字乃返而呈于公公拆而閱之内一醋字在焉翰墨如新舉郡莫之識也公夜卧轉展思之方悟其意曰醋字以酉配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泥沙壅塞者丈餘潮之不至者聮以八日遂創建此橋又時有讖曰若要此橋成如是狀元生則公之默承天祐感通神明者蓋有自也

吾苕慎山泉先生常令漳浦會泉州士大夫之口談及父老相傳真非妄誕故附録其事

神僊通紀

靈濟二真君

初徐温生二子長知證次知諤温事吳楊行密温有知誥代楊氏有國復姓李改名昪是為南唐封知證為江王知諤為諤王嘗帥師靖道閩人德之立祠于閩之鰲峰累著靈應然温公通鑑書知諤為南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卒謚懷而知證無考蓋皆没而為神者唐宋賜祠額曰靈濟人　國朝有道士曾辰孫者善扶鸞二神降之　太祖皇帝遣禱往〻有應嘗有疾叩神降鸞書藥味如其法服之有其效辰孫亦大被寵賚詔建宮加額遂封知證為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護國庇民洪恩真君封知諤為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輔國佑民洪恩真君王爵如故仍勅禮部新鰲峰祠宇給灑掃五家有司春秋致祭御製碑文系以詩有曰天産英靈為世傑出入幽明猶一睍生著勳勞保甌粤没為明神崇偉烈嘗遣禮部尚書往鰲峰易其真衣謂之掛顛大勞費後乃改太常寺官

靈濟宮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無風風聲日無日色中有碧瓦黃甍時脊時角者靈濟宮永樂十五年 文皇帝有疾夢二真人授藥疾頓瘳乃 勅建宮祀封王闕金人金闕真人封其配曰仙妃十六年改封真君成化二十二年改封上帝像機胎木體被衣首機其項手几髑肘足機髖膝撼之動巍巍取福州原像也歲元旦日短至及真人誕辰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朔望日宮道士行禮歲四孟更

祭告晃袞服平時冠巾袍旋私衵襪繫履綦服服各以其時福州先有靈濟宮自永樂十五年例每六年遣博士賷袍服往祭告萬曆四年奏罷 命本省藩司祭告具袍服其北京靈濟宮禮如初萬曆二十二年大學士王錫爵病 上特發帑五十兩 命靈濟宮道觀白昭忻建醮三日夜錫爵上疏謝病尋愈相傳二真人徐姓知證知諤名五代時義祖徐溫子也按南唐書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仕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姓李名昪吳丞相徐溫養子晉天福二年稱帝國號唐子璟嗣璟子煜降宋封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山改魏王元宗嗣位内宴王起舞拜跪為壽王亦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知諤義祖第六子初封饒王進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好珍异物所蓄不可計嘗曰人年七十為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期卒如其言二王皆不至閩及燕亦不聞雅意道術其沒也則為明神

顯靈宮

永樂中道士周思得行靈官法知禍福先　文皇帝數試之無爽也至招弭除袚神鬼示彪逆時雨禬裁兵遠辠疾維影響乃命祀王靈官神于宮城西世傳靈官藤像　文皇獲之東海崇禮朝夕對如賓客所戰必載及金河川舁不可動就禮而秘問之曰上帝有界止此也成化初靈應愈著　勅所司拓其宇曰大德顯靈宮大建彌羅閣以祀上帝嘉靖初徙于閣左建昊極通明殿以祀淨德王寶月光后東輔薩君殿曰昭德西弼王帥殿曰保真西殿二柏有异枝去幹委地其臂若手枝幹膚連處望止絲髮視地柏無恙交枝接葉乃倍焉觀者手約枝葉乃得入觀日所穿射深深涔涔如夜月紛紛都人云王帥盖薩君第子乃像對相望也百年前夜雨霹靂曉見柏垂當門為屏知神意隱蔽遂仍弗殊而柏不更枯

朝天宮

太祖高皇帝於治城舊址建朝天宮奉　上帝時維洪武十有七年　宣宗章皇帝倣南京式建宮皇城西北靚深亢爽百物咸具建三清殿以奉上清太清玉清建通明殿以奉　上帝建普濟景德總制寶藏佑聖靖應崇真文昌玄應九殿以奉諸神東西建具服殿以備臨幸于是兩京兩朝天宮宮成於宣德八年閏八月戊午是夕景星見西北方西北方天門也御製詩文勒碑紀詩曰巍巍太極至道宗元始一炁開鴻濛上玄清都九天重匀陳環御紫微宮帝居玉清天之中主宰炁機權化工妙運闔闢无終窮仁存發育萬彙同居高視聽聰明且聰顒矜下土氓蚩蚩簡命有德兼君師有克敷仁訓以治惠溥中夏暨四夷恒申錫之祥與祺國家受命式九圍三聖昭事肅以祇溥海内外躋雍熙駢見疊出承蕃釐予嗣大寶御兆民好生惓惓體帝仁靡間遐邇視惟均秉恪夙夜堅忱恂一心綏懷高旻都城乾位宮宇新精潔事事居明神既

落歘夕瑞雲臻景星煌煌燭天門惟天至仁錫嘉
祥予諒菲薄曷克當所篤虔志祈穹蒼七廟在
天綏明靈 聖母萬壽長樂康鞏固社稷寧家邦
時和歲稔民物亨二儀奠位七政明一統八表皆升
平爰 詔正旦冬至聖節百官習儀宮中先是習
儀慶壽寺靈濟宮也 憲宗純皇帝承太祖
宣宗朝天之心于成化十七年六月重脩御製詩文
勒碑紀事詩曰元氣鴻濛帝所居三清景界神
所都星辰環拱天之樞風雷鼓盪天之隅龜蛇蟠
結昭靈符文昌道化彌玄虛諸祖通神如可呼諸
真應妙无時无矜憐萬姓本來愚長養萬物同
洪爐睠茲玄教匪妄傳古今崇事殊精虔琳宮
玉宇在在然金身寶像霞光連麒麟不斷梵龍涎
膽瓶高捧璚葩鮮春祈秋報清鐙前朝瞻夕禮幡
幢遶禁城西北名朝天重簷巨棟三千間創自我
祖宣皇時朕今承繼載新之煇煌不減先成規神祇
下上鸞鳳隨百官預于茲肄儀羽士日于茲祝釐祝
我 祖廟明靈綏祝我 慈闈樂耆頤祝我 皇

圖民物熙千秋萬歲無窮期天啓六年六月二十
夜朝天宮灾有異狀無火而延十三殿齊火不以次
第及燼不移刻无所存遺後天師府旁近道民房屋
不燹不焦罔所殃累天師府有趙孟頫張天師像贊
碑大道歌碑虞集黃籙大醮碑宮之址元舊也府
設道錄司主天下之道教

藏神

張懋謙 著

鄭端簡公之父文學也年五十值文宗歲試倦而欲息偶遇日者托為推算日者云公目下正交運考必冠軍食餼他日借重醴堂且有好子好孫成公應試果高等隨食餼七十外出貢選雲南某學司訓行至中途天色已暮風雨驟來不着旅店見路傍有空屋遂趨避托宿焉夜半忽有神現身語曰予藏神也為汝守此金錢久矣取以交公公曰果吾分內物乎今赴任恐犯懷璧之罪可仍煩守至予歸時取之否神欣然諾之公因記其數而去抵任年餘見直指有浙江鄉試録公往請曰某有二子應試敢斗胆求浙録借閱直指問曰何名答曰鄭曉鄭某直指即拱手賀曰恭喜令郎鄭曉已發解矣直指因曰貴學以高年托寄萬里外今且有令嗣高發不如早還鄉里為便即送勘合為公足力公辭任至原旅寓處藏神出而以前物付之公視前數少四百餘金公詰之神曰公任中所得非即此中物乎公唯唯謝別而行

莊柳神

今有挾預知術者或云耳報法或云莊柳神盖莊柳神即所謂張萬回之類近有　鄉者名稱老人者細民也為人誠實有星術人以預知　聞名者素與老人交厚一日至老人家老人留之同宿飲之至醉翊日乃朔旦老人欲入城府供役事半夜起無燭不能覔網巾誤持術人之巾戴焉至半路忽耳邊有款款語云不要往縣裡去點卯也去必打十五言之再三老人察其聲聲從頭上巾內出老人雖疑惑竟不以

神僊通紀

為然卒往至縣門誤觸倒縣門外之鹿角損折已甚且與縣尹強辨乃為縣尹痛責十五歸至半路耳邊又有語云我好言教你不要去你不聽我言老人曰爾何物乃說話又曰我是莊柳神在網巾邊內安劄因此術人無信我行不欲隨之矣我今欲隨汝汝不要還他網巾便了我若從汝汝則一生受用不盡老人惑其言將從之但至家日色甚高術人已酒醒而起正尋覔網巾不見大肆喧鬧老人欲不還其巾且因其喧嚷之甚又念與交厚乃脫下還之

護堤侯　見博學彙書之未集

吾邑有神曰張六五相公凡江湖河海並著靈異于
邑祀禱之甚虔紹興府中浙江省中迤邐而達于燕
都莫不蘭貌崇煥香火輻輳士民奔趨恍惚有驗竊
陟降之感焉省志云神諱亮府志云神名夏皆未之
詳考者也按邑志載王多吉集張氏先塋碑記云吳
越王時刑部尚書張亮歿後一儁護堤侯十一稅院
襲為長山海神則前行六五者即指十一言也是神
乃亮之裔而非即亮也予嘗取神之子孫藏有宋時
勅書雖絹素塵朽而字畫昭然可讀神果名六五而
非亮亦非夏也夏則宋時已有祠祀勅封豈與六五
相公為一人哉宋葉祐翁四朝見聞錄云張自封廟
號昭即景祐中張夏出為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
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十二
里以防江潮之患既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曆中廟于
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
侯改封安濟公併贈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
興二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李宋考之初無神怪之事

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阨
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爾所感夢
繼是修江者始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其野人之
語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
便工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為此身不存而憑虛怨
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意當何如是尚得生
名之智殁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
下至東青門正昭侯所築今顧諉之錢王則尤謬矣
清波雜志云錢塘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為
之水至即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
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
嘉其功封寧江侯　楓窗小牘云杭州江隄築自梁
開平四年八月時錢氏始霸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
門之外潮水衝齧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之潮水
為避擊西陵遂以竹籠石植之水閭之數歲輒復壞
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漕臣陳堯佐議畏
水為岸實土薪以捍之或言非便命發運使李溥按
視十月壬戌溥請如錢氏舊制立木積石以捍潮波

從之其後踰年堤不成卒用新土天聖四年二月
辛酉符御史方謹言請修江隄（岸）二斗門慶曆六年漕
臣杜杞築錢塘堤起官浦至沙陘以捍風濤浙江石
塘朔于錢氏景祐中工部侍郎張夏為轉運使置捍
江兵採石修塘人為立祠紹興二十年修石堤二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書林大鼐言潮為浜
患其來已久捍禦之策見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
潮與洲門怒號激烈千霆萬鼓民以不寧宜顓置一
司究利病而後興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帥臣
沈夏修石堤成增石塘凡九十四丈　按張之子孫
所藏勅書二道稱神為六五太尉一為理宗淳祐十
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神為顯應侯其言有爾生有
奇操學精行誠發廩以活飢餓出力以濟婚喪族黨
歸德閭里稱仁常言死當廟食民之不忘相與尸祝
之水旱疾厲禱祠如響江潮為患遣祠水滸隄岸以
固等語一為度宗咸淳四年十月八日封神為護隄
侯其言有頃潮嚙汀岸槩縣官金錢畚土籠石以捍
之包淩民田廢其昄祀越人惟神之求鳩役始為就

緒討臣立石記功以浙據農而宜祿貿而利涉朝以
英濟稱舊矣陰陽之運江海之態無窮爾能闔闢其
閒遂民之願非英姿義概弘以用物能然耶等語然
則神之德行勳績載于二勅中者皆當時之實錄世
俗所傳怪怪奇奇之事頗屬無稽

祭祀海神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也萬曆
四十三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
第六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四年）三
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
秘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坐
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
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
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宣和癸
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俱溺独路
所乘神降于檣竟無恙使還奏聞特賜廟號曰順
濟紹興己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遯其年
疫大作掘坎涌泉飲者輙蘇淳封昭應崇福云乾道
己丑都巡檢使姜特立以妃默佑捕及有功疏聞于
朝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戊午調舟師平
大奚寇神在空中以霧障之賊為晝昏而我師晴明
如故以此賊無脫者開禧丙寅虜迫淮甸忽半漢旌
旌雲集望之則妃廟號也賊披靡解圍景定辛酉巨
寇泊祠下禱神不允群肆暴慢醉卧廊廡間神縱火
焚之各自躝跊而斃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衛英烈
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國朝永
樂間內官鄭和有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祠宇已
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
祭歲以為常冊使奉命島外亦明禋惟謹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〇以上三神皆舶
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為司香不他事
事舶主每曉起率衆頂禮每舶中有驚險則神必現
靈以警衆火光一點飛出舶上衆悉叩頭至火光更
飛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為驗或舟
將不免則火光必颺去不肯歸
都公者相傳為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于南亭
門後為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
舟中至舶歸遙送之去
靈山石佛頭舟過者必放綵船和歌以祈神貺

步虛詞　　吳筠

衆仙仰靈範肅駕朝神宗金景相照耀逶迤昇太空
七玄已高飛火煉生朱宮餘慶逮天壤平和王道融
八威清遊氛十絕舞祥風使我齊陽原其來自陰功
逍遙太霞上真鑒靡不通

又

逆轡登紫清乘光邁奔電閶風隔三天俛視猶可見
玉闕標嶔朗瓊林鬱葱倩自非挺金骨焉得諧夙願
真明何森〻合景恣遊宴良會忘淹留千齡纔一眄

又

三宮發明景朗照同鬱儀紛然馭飈歘上徐空青𧿹
令我洞金色後天曜瓊姿心叶太虛靜寥〻竟何思
玄中有至樂澹泊終無為但與真正友飄〻從遨嬉

又

稟化凝正炁鍊形為真仙忘心符玄宗返本叶自然
帝一集絳宮流光出丹玄無英與桃君朗咏長生篇
六府煥明霞百関羅紫烟飈車涉寥廓靡〻乘景遷
不覺雲路遠斯須遊萬天

又

扶桑誕初景羽蓋凌晨霞倏忽造西域嬉遊金母家
碧津湛洪源灼爍敷荷花煌〻青琳宮粲〻列玉華
真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俯矜區中士夭濁良可嗟

又

瓊臺劫為伊孤唉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遶
羽景泛明霞升降何縹緲鸞鳳吐雅音棲翔絳林杪
玉虛無晝夜靈景何皎〻一覩太上京方知衆天小

又

灼〻青華林靈風振瓊柯三元無冬春一氣清且和
迴首迺結璘傾眸親曜羅谿𢇲制六天流鈴威百魔
緜〻慶不極誰謂椿齡多

又

高清無侈靡遇物生華光至樂非簫歌玉音自玲琅
或登明真臺宴此羽景堂杳靄結寶雲霏微散靈香
天人誠多暇歡泰不可量

又

爰從太微上肆覲虛皇尊騰我八景輿威遲入天門

既登玉晨庭肅肅仰紫軒敢問龍漢末如何闢乾坤
怡然覩雲璈告我布微言幸聞至精理方見造化原

又

二氣布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探其端乃能出陶鈞
寥寥升太漢所遇皆清真瑩瑩含元和氣同自相親
絳樹結丹實紫霞流碧津願以保嬰未用超形神

道士步虛詞　庾信

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要妙思玄絕虛無養谷神
丹丘乘翠鳳玄圃馭班麟移梨付苑吏種杏乞山人

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

又

東明九芝蓋北燭五雲車飄颻入倒景出沒上烟霞
春泉下玉霤青鳥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
上元應送酒來在蔡經家

又

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名五香紛紫府千燈照赤城
鳳林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璜三舌響春鍾九乳鳴
絳河應遠別黃鵠來相迎

又

北閣臨玄水南宮坐絳雲龍泥印玉篆大火鍊真文
上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又

地鏡階基遠天窗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為迥林
鶴巢堪鍊石蜂房得煮金漢武多嬌慢淮南不小
逢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

又

麟洲一海闊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

經飡林慮李舊食綏山桃成丹須竹節刻髓用蘆刀
無妨隱士去即是賢逃

衆仙步虛詞

飄飄上雲路黯黯入長霄星宮日遠去光陰劫數遙
仰德金顏隱傾想佇神飈願得映霞軿焚香稽首朝

又

玄風轉飛蓋紫氣汎仙車浮空不待駕倏忽升虛無
排徊哀下界顧盼慜群諸三元真化畢儵然入太虛

又

萬氣浮天上千光合太微霄閒望華蓋虛裏眄霞衣
真像入雲路圓曜逐風飛得頓三元會金容秉運歸

又

吉光騰紫氣霄路逆丹天幡颭香風轉蓋動起浮烟
道中還復道玄中已復玄真光不識際大道竟無形
法輪常自轉布音不可聽空間待三寶虛中開洞經
七变遊魂返萬氣駐頹齡

又

香風飄羽蓋遊氣轉飈車泠々上雲路窈々入長虛
顧愍埃塵子應運演靈書妙果諧今日冥契自然符

又　朱真淡

瑤壇深處磬聲徹羽客朝元午夜歸杳々三山青鳥
過翩々雙寫彩雲飛島間月色明珠樹洞裏丹光透
玉扉劍佩幾回翔碧落天風吹冷六銖衣

又

彩雲琪樹共氤氳七色斑々駕鶴群玉佩冷搖滄海
月霓裳晴帶絳霄雲碧桃花綻春方永金鼎丹成火
自然清夜朝元向天闕空歌聲在始清間

沁園春修煉　白玉蟾

要做神僊煉丹工夫譬之似閑但姹女汞龍金公御
虎玉爐火熾土釜灰寒鉛裏藏銀砂中取汞神水華
池上下間三田中有一條徑路直透泥丸一聲雷
震崑山真橐籥飛衝夾脊關見白雪漫天黃芽滿地
龜蛇纏繞烏赤撤翻自古乾坤這些離坎九轉烹煎
結大還丹就未飛昇上闕且在人寰

水調歌頭修煉

土釜溫溫火橐籥動春雷三田升降一條徑路屬靈
臺自有真龍真虎和合天然鉛汞赤子結真胎水裏
捉明月心地覺花開　一轉功三十日九旬來抽添
氣候煉成日血換骷髏四象五行聚會只在一方凝
結方寸絕纖埃人上泥九上歸路入蓬萊

又

一箇奇男子萬象落心胸學書學劍兩般都没箇成
功要去披緇學佛首下一拳輕快打破太虛空末後
生華髮再拜王清翁　二十年空錯過只飄蓬這回
歸去武夷山下第三峰住我舊時庵子碗水把柴升

米活火煮教儂笑指歸時路弱水海之東

又自述

苦苦誰知苦難難也是難尋思訪道不知行過幾重山喫盡風傈雨僁那見霜凝雪凍飢了又添寒滿眼無人問何處叩玄關　好姻緣傳口訣煉金丹街頭巷尾無言暗地自生歡雖是蓬頭垢面今已九旬來地尚且是童顏未下飛昇詔且受這清閑

又

天下雲遊客烹味偶相投暫時相聚忽然雲散水空流飽飫閑中風月又愛浙間山水杖履且逍遙太上包中下只得箇無憂　是和非名與利一時休自家醒了不成得恁地埋頭任是南州北郡不問大張小李過此便相留且喫隨緣飯莫作俗人愁

又

未遇明師者日夜苦憂驚及乎遇了得些口訣又忘情可惜蹉跎過了不念精衰氣竭碌碌度平生何不回頭看下手採來烹　天下人知得者不能行可憐埋沒如何恁地不惺惺只見口頭說着方寸都無些了只管看丹經地獄門開了急急辦前程

又

堪笑壓中客總都是迷流寃家纏縛筭來不是你風流不辭去尋活路只是擔枷負鎖不肯放教休三萬六千日受盡百年憂　得人身休蹉過急須修烏飛兎走剎那又是死臨頭只這眼前快樂難免無常兩字何似出塵因煉就金丹去萬劫自逍遙

念奴嬌詠雪

廣寒宮裏散天花點點空中飛絮是處樓臺皆似玉半夜風聲不住萬里鹽城千家珠瓦無認蓬萊處但呼童且去探梅花攀那樹　岳籚未敢掀開獅兒初捏就見佳人偷覷溪畔漁翁簑又重幾點沙鷗無語竹折庭前松僵路畔滿目都如許問要晴更待積痕消須無雨

滿庭芳修煉

鴉用乾坤藥須烏兎恁時方煉金丹水中虎吼火裏龍赤播况是兌鉛震汞自元谷上至泥丸些兒事坎離復姤返老作童顏　五行全四象不調停火候間

斷如開六天罡所指玉出崑山不動纖毫雲雨頃刻
霞直透三關黄庭内一陽來復丹就片時間

又

兩種汞鉛黄婆感合如如真虎真龍周年造化戲挂
片時中爐裏温温種子玄珠象氣透三宫金木處煉
成赤水白血自流通 無中胎已兆見龜蛇烏兎恍
惚相逢但坎離既濟復姤交融了得真空命脉天地
裏萬物春風陰陽外天然夫婦一點便成功

酹江月冬至與胡胎僊

因前斗柄運周天頓悟神僊妙訣一點真陽生坎位
點却離宫之缺造物無聲水中起火妙在虚危穴今
年冬至梅花依舊凝雪 先聖此日閉關不通往來
皆為群生設物物含生育意正在子初亥末自古乾
坤這些離坎日日無休歇如今識金烏飛入蟾窟

步虚詞三十四首　　夏言

萬壽節設醮朝天宫五首應制

元和凝正氣紫庭降 聖人握符寧億兆萬化歸
陶鈞清秋萬寶成會此繞電辰焚香集衆僊騎鸞
駿麒麟升壇演靈範御接成 帝真虎書飛三天
直達太微宸玉名注金籙坐閲千億春

至人御大寶清心符元宗吐詞諧瓊文作念與天
通絳節朝羽衣法筵敞琳宫延首三素雲明景發
太空玉音振琅琅如在虚無中九玄鑒明德 慈
壽衍無窮八極滅游氛萬域邀祥風

皇心契冲漠寅禮道極尊修誠籍淨侶陳詞叩天
闇玉帝登金堂萬神羅紫垣重玄鑒精意錫羡開
洪源夜瞻北斗樞星虹耀乾坤東海濯朝陽靈景
何紛紛子孫慶千億率土諧顧言

乘天御羣龍無為體玄默翼翼對上帝三精享明
德至化合元和王道敷正直兩暘助年登田野茂
稼穡八風日以宣出入忘帝力 皇帝億萬歲普
天同壽域鏗鋐振雲門懽樂靡終極

稽首叩丹靈飛神淩九霞空音發要眇真精凝玉
華出入無始門遨遊太清家二神見元英五內耀
金砂罡風歘以開顥氣不得遮大羅小有天流鈴
咸萬邪顱 帝普玄覩布護無津涯
恭和 御製鍾粹宮成奉安玄真二首
金宮啟中禁玉牓揭嘉辰祥光藹靈覩精意禮明
神壽祉介 慈母徧祚膺 聖人大哉馨香德允
矣格高旻
中天騰瑞氣北斗會元辰絳節紛朝 帝金鐘靜
集神精靈通海嶽福履協天人彩婺輝南極前星
耀紫旻
萬壽節醮壇七首
寶笈開三洞琅書秘九玄飛符朝 上帝執檢御
羣仙白日含珠景丹天凝紫烟餐霞有靈訣未許
世人傳
珠幘拖琳帔文襦曳玉璫冥心躡靈景稽首覲虛
皇貝闕青雲氣霞宮紫石光未須生羽翼聊復得
翱翔

玄圃紛朝采丹丘耿夜光僊都淩縹緲天路入微
茫映日青華室流雲紫翠房應知握元氣沖舉自
無方
一氣超無始三靈合太清谷神元混沌天籟自分
明採藥蓬萊近排空羽翮輕如聞王子晉緱嶺夜
吹笙
紫府龍泥印丹臺鳳篆文羽衣飄素雪芝蓋結彤
雲玉洞香花散璇空妙樂聞 至人觀內景真氣
自氤氳
明月夜迢迢天風鶴背高空香萬靈集雲馭百神
朝絳闕星辰麗瑤臺烟霧饒三山山下水清淺不
通潮
聖主躬玄默生民仰泰熙玉符貞 帝曆金籙介
皇釐堯舜真堪並松喬端可期萬年長御宇王
道自布夷
聖壽醮筵一十首
玉律調元氣金扉啟瑞氛九微朝絳節八會演玄
文瓊圃三花樹瑤空五色雲霓旌將羽葆飛舞自

繽紛
華渚流虹日樞星繞電辰普天歸善頌一本報明
禋宮樹飄僊馭天花散帝宸碧壇新月色揚影共
千春
玉露清秋節金波朗月光虛皇靈壽杖真宰洞玄
章蝦錫三元慶祥占萬壽康飄飖瞻 二聖按轡
白雲鄉
精意通三寶齋心禮上穹逍遙 二聖駕陟降五
雲中蘭室追懷日華胥憶繞虹尚資清淨理報答
彝叙功
精感天顏喜靈徠日馭飛諸真森侍衛率土共瞻
依聖化超三五仁風式九圍從茲歷千祀王道日
巍巍
五緯纏東井繁星拱北辰萬方朝玉帛列辟奉宗
禋五百河清會三千嶽降神共承精白意一德契
玄真
東帝長生籙西池宴喜筵七真飛桂蓋五鳳下芝
田樂合鈞天奏歌宣太上篇玉芝餐沆瀣自可致
延年
妙想存元覺靈心格至誠一神開混闢萬有荷生
成寥廓翔金闕游行戲紫清天衢諒無礙由此達
長生
日晃映芙蓉霄衣拂霧濃萬和超禹會三祝頌堯
封孝理隆先祀玄心契道宗欲知靈貺錫 聖壽
擬喬松
五王分蘭席千官捧桂筵冕旒朝日月殿陛接八
天白鶴盤香篆青鸞下彩烟諸真何以頌侍奏紫
芝篇

聖節祝壽一十首

長生臺殿曙絳氣藹氤氳天樂含風度宮桃醉日
昕萬年編帝曆四海祝堯雲大德參元化旁流至
治芬
祥雲籠鳳闕瑞靄湧龍池顧上堯封祝賡歌天保
詩皇圖今有象寶契屬無為歲歲瑤池樂霞漿汎
玉卮
紫樞占繞電華渚應流虹出震乘時泰當離翊運

隆　至人扶大化景命集王躬式睹呈祥旦霞光
被絳宮
河清元有兆　聖壽永隆昌嗣服朝萬國重明熙、
八方御筵陳鎬宴壽酒捧卮觴鶴吹來歌曲鸞驂
列舞行
稽首玉壇上祥光鬱嵯峨龍飛沾雨露虎變沛江
河帝德凝宸極皇風靜海波遙瞻　萬壽闢紛藹
五雲多
蓬瀛水清淺僊衆覩歲華西桃已成實東棗復如
爪尋真衆妙門謁帝太清家真人藻元氣神光凌
紫霞
緘誠啟祕祝封檢叩真玄顧錫千秋日長為萬姓
天祥風生桂闕喜氣藹蘭烟為念劬勞日　皇情
倍愴然
僊盃擎湛露空樂下鈞天九霞開壽域萬舞戴熙、
年婆娑五老桂羅列八公筵顧奉咸英曲長歌黼
扆前
濟々皇階泰熙々景運嘉恭憑元始力永祚帝王

家珠旆盤香霧瑤壇映彩霞晴空九萬里歎々散
天花
日月清都麗宮壇壽籙開祥雲三極殿僊露萬年
盃玉燭調千曆金甌奠九垓前星森北極光景麗
三台

步虛詞七首　　許景樊

天花一朶錦屏西路入藍橋匹馬嘶珍重仙郎留玉
杵桂香烱月合刀圭

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新過漢帝家窓下偶逢方朔
笑别来琪樹六開花

一春閒伴玉真遊倏忽西風已報秋仙子不歸花落
盡滿天烟霧月當樓

皂伯常乘白鹿遊相攜還上五雲樓丹經推案藥推
鼎何事仙郎霜滿頭

廣寒宮裏玉爲梁銀燭金屏夜正長欄外桂花凉露
溼步虛聲裡五雲香

乘鸞夜下蓬莱島閒輾麟車踏瑤艸海風吹上碧桃
花玉盤滿摘安期棗

九霞裙襯六銖衣鶴背乘風紫府歸瑤海月明銀漢
落玉簫聲徹彩雲飛

又　　元

閬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聲
急萬里風吹鶴背高

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欲聲滿玉京見說人間少新
異緑章封事謝昇平

又　　王恭

緑章封事奏瑤京侍女如花弄玉笙夜半朝回人上
鶴九天環佩月中明

又　　陸深

風雪滿山深翠微暗塵不上芰荷衣夜来拄杖成龍
去斜倚青藤送落暉

芙蓉花下石闌干茅屋空山生早寒養得一雙朱頂
鶴有時騎向碧雲端

又　　袁九淑女

天上春難老人間日易曛指揮青鳥使親近碧霞君
冠偃蛾眉月衣飄華岳雲往来靈仗擁仙樂夜深聞

步虛詞　陳羽

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
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

樓殿層〻阿母家崑崙山頂駐紅霞笙歌出見
穆天子相引笑看琪樹花

又　劉禹錫

阿母種桃雲海際花落子成三千歲海風吹
折最繁枝跪捧瓊獻天帝

華表千年一鶴歸凝丹爲鼎雪爲衣星〻仙
語人聽盡卻向五雲翻翅飛

又　白居易

欲上瀛洲臨別時贈君十首步虛詞天仙若愛
應相問可道江州司馬詩

花紙瑤緘松墨字把將天上共誰開試呈王母
如堪唱發遣雙成更取來

又　蘇郁

十二樓藏玉堞中鳳凰雙宿碧芙蓉流霞淺
酌誰同醉今夜笙歌第幾重

步虛詞　司空圖

阿母親教學步虛三元長遣下蓬壺雲韶韻
俗停瑤瑟鸞鶴飛低拂寶爐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朱熹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熹之所作也熹既為太守張侯栻紀其新宫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于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為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渺冀州兮何有眷茲土兮淹留

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氏兮不窮以爰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

潔尊兮肥俎九歌兮韶舞嗟莫報兮皇之祐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灕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皇之歸兮何許

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繽紛俯故宫兮一睨越宇宙兮無憐

無憐兮奈何七政協兮群生嘉信玄功兮不宰循彷彿兮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寄武夷朱元晦　　袁樞

丹砂九轉世莫傳羽人婀娜飛朝天淒然風露洗塵世星斗一天隨轉旋空餘丹竈在岩谷夜夜紅光騰霧烟天遣紫陽弭絳節點石成玉公須專朝來金鎖開洞府丹火已灰當復然雖龍坎虎玄又玄不須人間詢謫仙黃熊咆哮青兕舞争欲砥礪嚴管鞭岩頭風高捲衣袂嘶断玉龍雲滿川怡然上池漱瓊液鼓枻下濯丹溪泉雲閒雙鶴尚未下招隱為我歌長篇

答袁樞

此山名自西京傳丹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鶴時降集麾笑磨鎧空回旋我來適此秋景晏青風葉赤搖寒煙九還七返不易得千岩萬壑渠能專同遊幸有二三子天畀此適非徒然梁郎季子山澤臞傳伯爰盘瀛洲仙相逢相得要强附却悵馬勝勞長鞭黃華未知白雪句畫舸且共清泠川回船罷酒且歎息百歲誰復來通泉盈盡有数豈終極為君出此窮愁篇

蘇幕遮　紹興間　韓仙姑

不憂貧不戀富大悟之人開着波羅鋪內有真如無價寶欲識真如正照善提路貪愛心須除去清淨法身直是堪憑據忍辱波羅為妙藥服了一圓萬病都新愈

望江南　清源真君

金主亮每舉事必決于箕仙後將南牧令童男女二人待箕旁得詞云

經擧意玄象照離宮坎女離男金水火幾多鐵騎漫英雄最苦是雲中（　）遼東鶴驚起老蒼龍四海九州霑惠澤狠煙影裡美清風堪作主人公亮覽之不悅問鉄騎漫英雄是誰耶乃書亮字亮大怒復問汝是誰又書清源真君四字蓋灌口神王也

夔州羅氏園　無名道士

知君行樂似神仙歌舞相隨四十年方外容來嗟不遇洞房深鎖百花天

卜算子　孫仙姑

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常飲醍醐酒妙藥都來頃刻間九轉金丹就

請雨詞　陶隱居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窮尋下民之命粒食為本農工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燋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求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顧哀憫黔首霈垂靈渥呵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鵠之詠復興于今共伸至誠稽顙情詞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詣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傳天師與弟青詞　虛靖天師

昔三天之後父往而子來今諸籙之師兄辭而弟受當小臣之披戴祈太極以鑒知將儲福於微躬實難忘於天賜臣無任

神僊通紀

漁父詞一十八首　呂祖

閉目藏真神思凝杳冥中衷見吾宗無邉畔迥朦朧玄景觀来覺盡空入定大道從来屬自然空堂寂坐守機關三田寶鎮長存赤帝分明坐廣寒初九日月交加曉夜奔崑崙頂上定乾坤真鏡裏實堪論皺〻紅霞曉寂門玄用恍惚擒来得自然偷他造化在其間神鼎內火烹煎盡歷陰陽結成丹神效卯酉門中作用時赤龍時蘸玉清池雲薄〻雨微〻看取妖容露雪肌沐

神僊通紀

浴子午常飱日月精玄關門戶啓還扃長如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延壽會合都從戊巳家金鉛水汞莫須誇只此物結丹砂反覆陰陽色轉華瑞鼎位立三才屬五行陰陽合處便相生龍飛踴虎狂獰吐箇神珠各戰爭活得四象分明八卦周乾坤男女論繆綢交會處更嬌羞轉覺情深玉體柔燦爛運本還元于此尋周流金鼎虎龍吟身不老俗難侵貌返童顏骨變金鍊質還返

初成立變童瑞蓮開處色輝紅金鼎內迥朦朧換骨添筋處〻通神異那箇仙經述此方參同大易顯陰陽須窮取莫顛狂會者名高道自昌知路九轉功成畫数乾開爐撥鼎見金丹湌餌了別塵寰足躡青雲突上天朝帝舉世人生何所依不求自己更求誰絕嗜慾斷貪痴莫把神明暗裡欺方契理學道初從此處修斷除貪愛別嬌柔長守靜處深幽服炁湌霞飽即休自無憂貪貴貪榮逐利名追遊醉後

神僊通紀

戀懽情年不求代君驚一報身終那裡生作甚物萬刧千生得箇人須知先世種来因速覺悟出迷津莫使輪回受苦辛疾瞥地閉目尋真〻自歸玄珠一顆出輝〻終日翫莫拋離免使閻王遣使追常自在

一枝花　張三丰

行持造化工下手調元氣自從師傳後獨自守無為金液常提元氣歸真位遙三關過尾閭推河車運上泥丸撞崑崙發振如雷甘泉香生甜如蜜入華池化作金液逍遥飲甘露自降下重樓十二堦梯牢封固護守堅持原來是精氣神三般兒歸根復命原來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攢簇玄中玄有不死的還丹妙中妙有接命的根基誰不行誰不會誰不做都只在採取先天竅路上迷怎

神僊通紀

敢胡為俺也向花叢中敲竹鼓琴心似木從今參透真消息忘物忘形子前午後可為持卯酉之中沐浴時講甚麼生死輪迴說甚麼姹女嬰兒都只在採取鴻濛未判一粒黍米

又

心如出水蓮意似雲中電昨宵困小事誤入麗春院時時降意馬刻刻鎖心猿晝夜不眠煉已工無間閉三寶內守銀房擒五賊外觀上院令彼我如如穩穩使陰陽倒倒顛顛退群魔怒提

起鋒芒劔敢採他出墻花兒朶朶鮮新掛起我娘生鉄面我教他也無些兒動轉嬌妖態十指纖引不動我意馬心猿俺是個試金石兒高低便見俺是個鉄饅頭下口難飡俺是個清淨海一塵不染俺是個夜明珠空裡長懸道堅志遠幼年間長把身心煉絕名利不去貪捉三尸鼎中煎我的心堅我學的造化無人見愁則愁功不成名不就空把時光轉愁則愁日月如梭趲少年有一日撥轉天關騰空在半天那時節總把

神僊通紀

冷淡家風道教闡

又

先明天地機次把陰陽配有天先有母無母亦無天此是道教根源把週天從頭數將乾坤顛倒安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提起我身中無刃鋒芒劍怕只怕急水灘頭難住船感只感黃婆勾引候只候少女開蓮此事難言五千日近堅心筭三十時辰暗裡蟠我將龍頭直竪他把月窟空懸顯神通向猛火裡栽蓮

施臣手在逆水上撐舡不羨他美麗嬌花只待他甘
露生泉攻神州破赤縣捉住金精仔細牽送入丹
田防危慮險除雜念沐浴自然面壁九年纔做箇
閬苑蓬萊物外仙

又

因求天道玄走盡天涯遍別父母妻兒棄家産
田園萬般辛苦衣破鞋穿師難面愁則愁六七
十年光陰短入嵩南感得六龍親口傳命玄出山
覓侶求鉛訪遍明賢都是詭計設奸竊盜貪

我要求個出世細緣幸遇着伏義踈財沈萬
山又奈他力薄難全我只得把爐火烹煎九轉
完向麗春院採藥行符經五載入武當面壁出
神又九年縊個的朝命宣欲待要不覷君王面又
恐怕胡尚書性命難全駕雲直上長朝殿官
家見喜悅龍顏我本要與你口口相傳恐違
了一
玉皇命言我只得駕鶴騰空上九天

一枝花 補遺　　張三丰

覓個人天涯不見捏怔徒迷蒙千萬有一等把清齋
去蒲團上打坐有一等用房中術去採戰各執着事
一端混元關竅又不知在那邊無為着相盡都是虛
門面怎遇得霞友雲朋也且和光混俗過幾年合先
天是神仙親口傳神仙神仙只在花裡眠
訪明師殷勤無限開玄門魚龍難辨一個說補
上元一個說安下元一個說丹田是正理一個說兩
眉端為天機現是這等亂做胡為也怎能勾白

日飛昇上九天
鍊黍米難尋仙伴訣丹本終須愁嘆怎遇得張
程二友馬陸公同修煉王真人幸遇傳鄧郁之也曾
向楚南薛道光逃禪還俗劉浪子了道在麗春院
分明道在風光也守在清貧徒枉然
學道人聽我諦勸切莫要盲修瞎煉須把抱陰負陽
內外來分辨同類者是何物件順則成人逆則成仙
大丹須考詳脫離塵世間俺把天機泄盡指引人登
仙岸再休提清淨無為也得還丹纔了緣

無根樹詞 計二十四首　　張三丰

無根樹花正黄色正中央戊巳鄉東家女西舍郎配作夫妻入洞房黄婆勸飲醍醐酒一日掀開醉一場這仙方返魂漿起死回生是藥王

無根樹花正明月魄天心逼日魂金烏髓玉兎精二物將来一處烹陽火陰符分子午沐浴加臨卯酉門守黄庭養谷神男子懷胎笑殺人

無根樹花正竒月裏栽培片餉時拿雲手步月梯採取先天第一枝飲酒帯花神思爽笑殺仙

翁醉似泥托心知謹護持時恐爐中火候飛

無根樹花正香鉛鼎温温寳現光金橋上望曲江月裡分明見太陽吞服烏肝并兎髓換盡塵埃旧肚腸利名場恩愛鄉再不回頭為尓忙

無根樹花正嬌天應星兮地應潮屠龍劍縛虎絛運轉魁罡斡斗標煅煉一爐真日月掃盡三千六百條步月宵任逍遥罪垢凢塵一筆消

無根樹花正圓結果收圓滋味全如朱橘似弾丸守護隄防莫放閑學些草木收頭法復命歸

根返本源選靈地結道菴會合先天了大還

無根樹花正紅摘盡紅花一樹空空為色色即空識破真空在色中了了真空色相法相法常存不落空號圓通稱大雄九祖超昇上九重

無根樹花正高海浪滔天月弄潮銀河路透九霄槎影横空泊斗梢摩着織女支機石踏遍牛郎鵲駕橋入仙曹膽氣豪侵得瑶池王母桃

無根樹花正無無無像無形難畫圖無名姓却聽呼擒入三田造化爐運起周天三昧火煅煉真空返太虚

謁仙都受天圖總是男兒大丈夫

無根樹花正幽貪恋榮華誰肯休浮生事若海舟蕩去飄来不自由無岸無邊難泊繋常在魚龍險處遊肯回頭是岸頭莫待風波壞了舟

無根樹花正危樹老將新接嫩枝梅寄椰桑接梨傳與修真作樣児自古神仙栽接法人老原来有醫藥訪明師問方児下手修行猶太遲

無根樹花正孤借問陰陽得類無無雄卵怎抱雛背了陰陽造化炉女子無夫終是寡男子無妻是曠夫

嘆迷徒太模糊靜坐孤修氣轉枯
無根樹花正偏離了陰陽道不全金隔木汞隔鉛
陽寡陰孤各一邊世上陰陽男女配生子生孫代
代傳順爲凡逆爲仙只在中間顛倒顛
無根樹花正淒龍虎登壇戰一場鉛投汞陰配陽法
相玄珠無價價此是家園真種子返老還童壽命長
上天堂極樂方免得輪廻見閻王
無根樹花正開偃月炉中摘下來添延壽減病災
好結良朋備法財從此可成天上寶一任群迷笑

我呆勸賢才少賣乖不遇名師莫強猜
無樹根花正多遍地開時隔愛河難扳折怎奈何
步步行行龍虎寨採得黃芽歸洞去紫府題名永
不磨笑呵呵白雲窩准備天梯上大羅
無根樹花正飛謝了重開又定期鉛花現癸盡時
依舊西園花滿枝對月殘紅妝抬了旋逐朝陽補衲
衣這玄微世罕知須共神仙仔細推
無根樹花正亨說起無根似有根三才竅二五精天
地交時萬物生日月交時寒暑順男女交時孕

自成甚分明泄與君只恐相逢認不真
無根樹花正佳月月開明說月華金精旺耀眼花莫
要離中錯揀瓜八石五金皆是假萬草千方總是差
玉蝦蟆金老鴉揀得真的是作家
無根樹花正鮮符火相煎汞與鉛臨炉際境現前
採取須憑渡筏船匠手高強牢把舵一任洪波海
底翻過三關透泥丸蚤把通身九竅穿
無根樹花正新產在坤方坤是人摘花帶採花心花
蕊層層艷麗春時人不達花中理一訣天机值萬金

借花名作花身句句敲文說得真
無根樹花正濃認取真鉛正祖宗精氣神一鼎烹
轉女成男老變童欲向西園牽白虎先向東家伏
青龍類相同好用功內藥通時外藥通
無根樹花正清花酒神仙古到今脂花地酒肉林不
斷暈腥不犯淫犯淫喪失長生寶酒肉穿腸佛在
心打開門說與君無花無酒道不成
無根樹花正繁美貌嬌容賽粉團防猿馬劣更
須掛起娘生鐵面顏提着青龍真寶劍摘盡墻

頭頭鮮趣風帆滿載還怎肯空行到寶山

神僊通紀

天元大道　　呂祖

黃鶯兒

煉炁養神

道妙本通玄把乾坤顛倒顛這般文象無人見握地討天水火滂煎至誠便見原来面目綿綿一言燎然便是悟真篇

踵息神氣

近手是真功火動吹炭自紅不加床踵成何用安居至中休教露風防危露險直莊重要嚴封乾坤鼎融終日氣冲冲

進火退符

燈火要長明會添抽光自增函融陽炁陰符靜神和炁精看看煉成一靈真性超塵境這功程運隨斗柄畢竟可長生

澆灌黃芽

種在土泥中輔乾坤雨露功湧泉淡動陰雲重三関氣冲鵲橋路通甘霖灌溉根萌動道藥無竅黃芽出土直透太玄宮

攢煉庚甲

元氣絪黃庭下工夫煉甲庚降龍伏虎神初定攢簇五行六陽鼎烹這番修性還修命自通靈象花開盛點出萬年燈

神御黃庭

鄞鄂已修全請元神入洞天中黃宮是長生殿璇璣妙玄神復命關幻軀從此無殘患自調元七返九還正是煉金丹

採取祖炁

祖炁是真鉛號先天補後天〻根月窟分明見太白太玄體用自然將鉛採汞同爐煉產金蓮天從人願總是大羅仙

藥成還丹

白雪產虛無煉還丹入太初抽添運用烹烏兔天地鼎爐日月火符百千功滿通玄豁出迷途形神俱妙仙府似皇都

超神欝羅

萬劫離塵魔自超神〻上欝羅神仙果是凡人做工夫裏磨成了正果蟠桃宴列仙班坐笑呵〻桑田滄海更變待如何

玄元妙道

陰陽爐鼎

鼎器法玄機論師恩天也低只教俺採先天炁何嘗按提無非坎離隱機妙用番天地最稀奇真精真炁煉作夜明珠

鑄劍降龍

患幻怕無常採陰中氣補陽乾坤鼎內懸法象鑄得劍剛掣同電光龍吟虎嘯消魔障用隄防擒歸溫養乾道自玄黃

隱機玄妙

鼎內制天硫使黃河水逆流五丁開鑿三關透鵲橋(牽轉白牛)路陡防危慮險休　漏下重樓坎離交姹情性要溫柔、、、、

真鉛造化

金鼎產金鉛採將來把汞乾天機運轉如飛電玄元又玄卦爻倒顛天關地軸周流轉汞和鉛神功煆煉

化作紫金丹

採取妙用

金鼎玉爐中奪陰陽造化工果然鉛氣能乾汞猶如
渴龍吸得海空番天倒地常撥弄有神通這般妙用
亘古幾人同

神功運用

要上欝羅臺把鴻濛竅鑿開乾坤卦象番成泰真鉛
採来玄関裏埋嬰兒姹女能恩愛謾安排自由自在
雄裏會懷胎

抽添火候

造化法神爐合陰陽太極圖後天氣用先天補璇璣
火符金井吸枯壺無上面旋龍虎是真酥擒歸土釜
溫養要工夫

溫養子珠

道在妙中尋這玄關要認真隱機妙用明玄牝龍蟠
虎吟金浮木沉工夫到此邪魔盡氣歸根虛中得此
總會出陽神

道妙超靈

道理最幽微要真常性不迷陰陽壺內藏天地龍隨
虎歸斡旋化機乾坤二氣多生意煉仙機這些真趣
世上少人知

人元至道

元始祖炁

混沌一乾坤這陰陽未尚分乾元初動總成巽玄関
氣存生天地根藥苗新長黃芽嫩透天門金花鋪襯
光彩絢崑崙

道宗元化

至道自超靈看金花燦玉英無枝無葉無根柄猜自（是）
水晶又首々經圓團々像含珠蚌本無名至靈至聖
得了自長生

藥生時候

道遇至人傳說將来玄妙玄藥生自有金光（花）見指天
邉月圓認前弦後弦採来搬運河車轉會靈元火功
周遍默々煉還丹

乾坤法象

水底結蟠桃看山頭長藥苗五千四十歸黃道形體

不交刀圭欲了這般總是超靈妙樂滔〻師恩難報
提我上雲霄

採取先天

金鼎有胎元藥苗生月正圓丹從土〻二中間見神仙
秘傳超靈妙玄採来慢着工夫煉要精顚卦爻番遍
平步上青天

藥入黄房

造物没文章止玄中包箇黄如雞抱卵温〻養孚轉
柔剛天根放光五行四大都成象這元陽懷胎模樣
真氣守黄房

温養工夫

火候不虚傳坎離抽卯酉添乇蒙卦象多番遍靈源
氣旋總成大還須索濟世行方便九陽顛駈雷掣電
騎鶴去朝天

道體純全

元炁已鍾靈返還功超上乘百千火候完功行三花
聚頂元陽化生煉虚入道成真聖列三清放彌六合
天地肇遐齡

形神超化

至道趣無邊這壺中别有天分朝總稱男兒頎神仙
分緣做甚麼狀元桑田滄海由他變自安然蓬莱閬
苑恁我醉薫、

地元正道

天地至化

真土煉真形稟坤元化象成順成天道涵真性靈根
氣生孕化五行元来造物為司命火道明煉凡入聖
乾道始元亨

陰陽化象

真炁是真鉛這神鍾天地先一泓神水華池見光涵
太玄青龍混纏三家畢竟重相見這真元火功鏖戰
道化作先天

胎元生化

真木是元神本青龍一化身元從白虎胎中孕煉得
性純成元化根靈神超脱由玄牝養天真乾坤默運
火候要調匀

五行元化

真水是真陽坎中間六弌藏火烹𩆍出先天象半是
粉霜半是紫檬黄裳元吉能傳當按宮商凝真合象
造化賴丕章
　煉精化氣
真火有神功顕重明麗正中亀蛇龍虎由擒縱煉得
陽紅陰符退空周流爻象分輕重好加工抽添運用
妙造理無窮
　煉氣化神
體象混元毬包乾坤在裏頭亀蛇龍虎般ゝ有真汞
是硫真鉛配偶火功神搆分馳驟按時抽金丹成就
性命得双修
　煉神化虚
混沌一蓬壺至中懸太極圖虚無一穴道玄路暗合
火符默運轆轤仙機妙用如神助大規模乾坤量度
造化本于吾
　煉虚入道
正道是天元藥苗生象帝先日䰟月魄同烹煉陽爐
妙玄火功自然幾番超脱形神變要周全還丹九轉
凡骨點成仙
　與道合真
造化運靈根這些兒天地春生ゝ化ゝ無窮盡也養
得身也濟得人自由自在無拘禁脱風塵無求不順
難報俺師恩
　窮原元化
什麽是先天怎麽樣陽妙玄怎麽便是金花見怎麽
樣月圓怎麽樣採鉛怎麽養火能靈变怎麽畨怎麽烹煉怎麽
樣抽添
道理甚分明止陰陽造化生金鉛産在咸先陽調和
性情鑄得靈劍渴龍吸盡陀漫井到黄庭汞鉛配定
文火諼薰蒸
處ゝ有𧄼桃樹剛ゝ數尺高枝頭月白金花耀結成
火棗甜如蜜糕這般正是長生藥把靈苗採来服了
歷劫火難燒
萬籟寂無聲覰壺中一片氷七情不動天機静一陽
復生海月自明圑ゝ只在軒轅鏡到三更至誠守定
霹靂也休驚

錯認水中金是盲師訣未真功夫枉自消磨盡幸遇至人指天地根乾陽生化坤陰順(孕)這元神成言乎艮奎壁裏安身

道止用真鉛得明師親授傳神仙只把真鉛煉太白太玄主天地先這般幾是真公案細鑽研真知灼見端的地中元

真土煉成膏這中間産藥苗抽鉛畨汞添顛倒澆淋幾遭再烹再熬這般正是靈源道謾煎熬仙家與好還好點紅芽

真土制何難要超靈用過關温温文火勤抽換水自怕乾火又怕寒藥靈滿將金光絢妙難言三畨四轉無限没粮田

真土養丹砂汞和鉛是一家至人傳授無虚話玄龜配蛇有甚麽他火功煉就嬰兒姹産黄芽脱胎神化受用福無涯

真土是虚名水和金配合成火功妙用神魂定金精轉烹陽炁自靈虚無中要知情性按丹經龍從火出虎向水中生

真土有誰知這玄中理最微超靈道妙偏容易周天火機青娥退皮形神都做了先天炁號硫砞重栽重接造化與天齊

真土制真鉛得鉛室(枯)汞自乾汞乾須用工夫煉鉛抽汞添先天後天三回九轉神光見龍虎旋形隨神变超脱了福無邊

浪淘沙

造化妙無窮静裡加功五行攢簇在坤宫抽添火候勤勤煉休坐頑空

煉炁養元陽守定中黄自然元吉保黄裳天根月窟閑来往那怕無常

静裏下功夫鉛汞同爐抽添陽火退陰符既用九時還用六斯道不孤

道妙本無他專煉丹砂無根樹下美金花湧泉氣轉三関透澆灌黄芽

養性自修真擺脱塵根自家培土種元辰(神)地雷雨漑黄芽出花發陽春

庚甲煉歸宗按九還功從教白虎會青龍五行四象

攢簇金鼎運化神通

神自御黄庭文火薰蒸元来真性自通靈乾金煉作
純陽體方可長生
煉藥按周天火候抽添功夫到此自方圓百尺竿頭
歸宿地返本還元
鼎内結靈胎祖炁歸来六陽火候養嬰孩功完行滿
形神化自在蓬莱
鑄劍有神功伏虎降龍靈光直透九陽峰三尸斬盡
群魔退跳出樊籠
鼎内採先天教外别傳渴龍吸得海枯乾正如手取
囊中物妙有真詮
道妙本玄微取坎填離算来第一有便宜四時鼎内
畨文象奪盡天機
造化運乾坤擺動天根靈源一氣轉崑崙恩師授我
青靈道不是傍門
真元鼎中藏自有圓光天關地軸會陰陽五行體象
中間運道法堂〻
砂汞與銀鉛四象完全爐中煅煉出先天抽添温養
形神化道合自然
雄裏會懷雌結箇嬰兒抽添運用六陽時這般提倡
超靈道感謝師恩
人性本圓明皆可長生玄關一竅是前程這條徑路
無人走只幹功名
天地本吾廬未是安居看来萬事總成虛百年枉作
千年計此道何如
鼎内有乾坤精氣相吞金光一道透天門問誰坐在長
長殿元始天尊、
父母未生前自有元天、華池神水是金鉛要知生死
成終理妙在心傳
十四月将圓光照西川金花發見有真鉛採来一粒
靈丹藥正是先天
妙裏採真鉛訣是仙傳将来温養在丹田乾坤鼎内
長生火產孕金孕
大藥入黄房煉紫金霜文〻火養要隄防心猿意馬
牽牢拴住同守玄陽
大藥煉還丹神復玄關屯蒙卦象按時畨刀圭入口

生羽翰脱屣何難
神化脱塵囂自在逍遥群仙會我赴蟠桃從今跨得
青鸞去刼火難燒
至道本無名我得長生乾坤鼎内虎龍精有人問我
真消息元始元清
富貴似浮漚烈中火求勞神苦體半途休神仙自有
長生路誰肯同遊
天地未生前自有真鉛〻中一炁是先天人能得此
玄明道除是天緣
採藥煉丹砂内採黄芽分明一種美金花全憑水火
功夫妙終是仙家
造化按陰陽配定玄黄乾坤二炁自包藏混沌爐中
火武火煉得純剛
一箇混沌毬誰識根由真鉛真汞自丹頭百千功滿
成靈藥無了無休
壺裏大機關是九還丹時人只當等閒看藥成勝掛
黄金印拜將登壇
神輔運天機妙理玄微這些不是那般顛世間多少
人搬美誰見誰知
煉藥妙神功金鼎通紅三文三武合玄宗煉得鉛枯
能乾汞造化無窮
九轉大功成藥性通靈能吞一粒便超升自從得此
長生道遁世逃名

沽美酒

天元大道

養元神虛無中煉氣精定浮沉原來是坎離情踵息
胎元造化生退陰符陽火增開三關氣貫中明貫中
明煉庚甲相應這元神自御黄庭祖炁要歸根復命
還丹要文火薰蒸我呵只是箇修行至誠常清常靜
靈形神妙畢竟要完功行自然超凡入聖

玄元妙道

玄元妙畢竟要配陰陽乾坤鼎須索要有精光太乙
爐中鑄劍剛斬群魔龍虎降斡旋功運轉天罡轉天
罡從漕溪逆上展隱機妙用行藏地軸會天関文象
真鉛要送入黄房我呵只是個火候功夫自調停當
強這靈丹能養得嬰兒壯直到蓬莱方丈

人元至道

超靈道端的是妙玄元師教俺這等樣採先天指與
天邊月缺圓金花見藥味全採將来正配乾元配乾
元鉛汞重相見當卦象火候抽添黃庭内乾坤運轉
金鼎有虎龍蟠遍我呵只是個心虔意專文烹武煎
仙這功程直待要形神变方稱了俺心願

地元正道

煉金丹真箇的道玄微分明是火候裏奪天機真土
真鉛造化基二物交四象齊虛無中自產圓珠ゝゝ
ゝ是先天一炁養成了白雪黃芽點化了汞乾容易
這便是取坎填離我呵只是個沐浴抽添陰陽匹配
奇這還丹吞一粒飛升去管教壽同天地

乾坤體用

都說是銀鉛裏採先天這樣般怎煉得九還丹龍虎
經中金火篇總是秘訣真傳真土内會採真鉛採真
鉛用工夫煅煉ゝ得鉛枯汞自乾汞乾時三家相見
產嬰兒姹女完全我呵只是個栽接機関火功周遍
天這無窮造化多靈变有什麼盡頭公案

乾坤化象

無盡頭的事業多端有神通奪盡了陰陽的造化功
正道超靈是本宗事不與世情同煉鉛氣金鼎通紅
鼎通紅是神功妙用這般樣勝會奇巧思入風雲变
態中總是個閒世豪雄我呵看五伯三公都做黃梁
一夢儂勸世人再休要胡亂弄只煉鉛枯乾汞

乾坤生意

這真鉛決不是那凡鉛一炁中自然的有先天化象
包函二土間得真傳採不難全憑火裏會、、連會栽
蓮有金花發見把金花煉作純乾砂與汞　陰神变
文武火按候抽添我呵指這條逕路通玄與人方便
緣這壺裏乾坤大似天看来却無邊無岸

乾坤正化

大還丹必須要認鉛真認不真枉自家費精神識得
生天產地根總知鉛汞前身體象乾元變化新变化
新領坤陰承孕自金精全氣全神得道的嚴加詳慎
輕泄了必犯天嗔我哦呵曾自家鐵杵磨針ゝ功修進
今總知大寒後有陽春生意却無窮無盡

耍孩兒

煉金丹養炁精守玄關攢五行浮沉內境消、並性地
雷震動山頭雨澆灌黃芽漸長成青龍白虎都降定
進陽火抽鉛添汞功行滿一已飛升

又

論陰陽造化基養元神入太虛超靈須採先天炁得
来大藥歸金鼎火候抽添莫亂為防危牢把玄關閉
養就了黃芽白雪點化了蛇作龍飛

又

俺仙家煉大丹住山林隱市廛幾曾肯與 、兒大
家柏手呵、笑自覺心田海樣寬裝做一個痴呆漢
受用些布衣草帽甚說麼紫綬金冠

又

離塵緣樂考槃這幽閒勝做官清風明月常為伴絕
勝遠宦羈韁鎖待漏金門五夜寒他不如俺無牽絆
醉酣、黎床穩睡管什麼紅日三竿

雁兒落

功名心都棄擲勢利的再休說拜一個賢聖師求一
個長生訣顯什麼豪傑把精神耗竭、清平時節賞
風花雪月高潔再不與世俗相接明哲養 神纔成
功業
戴蟬冠衣錦衣坐臥時擁虛器繡屏前十二釵列鼎
食垂綢睡乘駿馬雕輿有前擁後隨展兵韜微妙使
王侯尊貴知幾功未成身先退便宜受青靈教道通
天地
俺受了青靈道真箇是通玄竅微識靈源始炁清運陰
陽水火交採先天至寶守玄關一竅將水 、日調把
五行顛倒熟陶直煉得形神俱妙逍遙白 青臺候
天書宣召
煉真經自養元水中金地、
開三關運轉復元神命旋底天陽氣蒸黃芽澆灌
他出湧泉開三關運轉復元神命旋煉庚甲自然採
先天大還抽添運陰陽火候全功圓跨青鸞去赴蟠
桃宴
太元山是俺家洞天中如圖畫玄關守長明月四時
開不謝花石屋鑽烟霞掃雪夜烹茶潛演、、裝卦松
毬火養砂黃芽黍米珠價值千金價奮醉將來睡

在蟠桃樹下

行香

天元大道

靜裏修真內境淳沉煉真氣頤養元神深深踵息符
火調勻卻要開關要運用要歸根　龍虎風雲祖炁
氤氳黃庭內自在安身之業大象瑞靄陽春這般造
化形神妙脫風塵

地元正道

鉛汞銀砂日月精華混元毬神炁交加瑩　日食運
轉河車也變紫粉變白雪變黃芽　龍虎　乃采
雲靄要抽添火候無差功成九轉總是仙家但可服
食無量福不須誇

人元至道

道妙幽玄口口相傳乾坤鼎龍虎蟠旋見輪明月光
照西川卻是金花是真炁是先天　產此真鉛二土
中間採將來配我乾元養在太極火候抽添卻也超
化也成聖也成仙

玄元妙道

鼎號寶光天地包藏藥苗生元吉黃芽
補元陽但要採取有妙用有吉方　藥入
金霜文武文須要隄防抽鉛添汞煉得神
滿自靈化壽無疆

古天元正典終

道門霞想集目録　四十二

橫潭張有道紀纂八

卷一　御製

詔誥勅諭

後周武帝通道觀詔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詔

元太祖賜丘真人詔

明太祖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明太祖賜真人張宇初誥

明英宗賜張三丰誥

唐太宗斷賣佛道像勅

唐睿宗賜司馬承禎置觀勅

洪武聖諭孫碧雲 附洪武景泰令

高皇帝諭神樂觀勅

高皇帝命道士祭嶽鎮海瀆勅

神樂觀提點勅

神樂觀知觀勅

諭真人張宇初勅

肅皇帝欽降護勅　賜真人張彥頨免朝勅

肅皇帝龍飛殿祭告上帝文

祭山川社稷文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

書

漢武武與嚴子陵書

梁武帝答陶隱居書 四通

文皇帝請真人張三丰書

序

宋真帝道教靈驗記序

高皇帝道德經序　永樂皇帝御製洪恩靈濟真君序

神宗御製聖母孔雀明王尊經序

章皇帝勸善要言序

論

三教論
甘露論
七曜天體循環論
鬼神有無論
記
紫霄宮神像記
太和宮神像記
傳
周顛仙傳
紀
紀夢

頌
欽天記頌
贊
宋仁宗真武贊
明太祖張天師二十代贊
問
問佛仙
問天地鬼神
碑
衡山峋嶁峰神禹碑
文皇帝太和山碑
文皇帝真武廟碑　玄帝廟碑記
肅皇帝太和山玄武殿紀成碑
肅皇帝太素宮碑

銘

周武帝二教鐘銘

制詞

元朝加封制詞八道

表

宋真宗謝東封表

宋真宗謝降天書表

賦

宋仁宗尊道賦

詩歌

仙人 以下明太祖

神樂觀道士

群僊古詩 附周顛仙詩 又附天眼尊者詩

赤脚僧詩

文皇帝賜孫碧雲詩

仁宗蟾宇歌

漢高祖禮諸神詔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可作祭統

漢武帝修山川祠詔

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文如河岳

封欒大詔

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石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漢昭帝修祀詔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後周武帝通道觀詔

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流源愈遠淳漓朴散形氣斯乖遂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勝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傜役妄為剃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户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綱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兹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靜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甍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鄽邸鄰迩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宋高宗皇帝加封申真人誥命

勑衡州衡陽縣雲阜山仁惠廟曰雲大仙昔楚人祀雲中君而舍之於壽宮龍駕帝服見乎歌詠今衡陽之阜有能以雲氣致嘉雨驅旱癘載在彛典稱為列仙邦人德之揭虔于廟嗚呼豈昔之所謂靈皇皇而飈遠舉者耶褒厥異功錫之沖號益孚善應以澤斯民可特封妙寂真人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神僊通紀

宋宣和封誥

朕膺琅霄之景命握龍漢之寶符蓋將敷暢靈音恢隆道化闡微言於至教薦休命於列真蓬萊都水監陶隱居振迹榮羅濯精華闕神交無累迹雖相於山中誠感夙通賦已仙於海上顧德名之莫擬豈妙應之敢忘尚都顯號之榮永介涵生之祉可特封宗元翊教真人

已卯五月元太祖在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
持手詔致聘十二月至棲霞隐所詔文云
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
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
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
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
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内為一統非朕之行有
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護承至尊南連
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
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
猶俱有闕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
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度政而三
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
洽聞探賾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
人之雅操久棲岩谷藏身隐形闡祖宗之遺化坐
致有道之士雲集僊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
知先生猶隐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
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柰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
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
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僊步不
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
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
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
于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
豈違衆生之願哉故兹詔示惟宜知悉見丘真人文集

起

太祖高皇帝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人神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人神之際名正言順于禮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真人張宇初誥文

朕聞上古之君天下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所以道萌著由爾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升太虛冐廓落之剛風吞宇宙之浩氣以是利濟群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之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敷上下精神愈靈今前真人既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府命爾為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爾其慎哉欽哉

皇明英宗皇帝賜張三丰誥

奉

天承運

皇帝誥曰朕惟仙風道骨得

天地之真元秘典靈文奪陰陽之正氣顧長生久視之術成超凡入聖之功曠世一逢奇蹤罕見

爾　真仙張三丰芳姿穎異雅志孤高存想專精錬修堅定得仙籙之實訣餌金烏之靈膏是以名隸丹臺神遊玄圃去來倏忽豈但烟霞之棲隱顯渺茫秘同造化之妙茲特贈爾為通微顯化真人賜之誥命以示褒崇於戲銳形不老永為物外逍遥抱道絶倫益賜寰中之景慕尚期指要式惠來英

天順三年四月十二日

斷賣佛道像勅　唐太宗

勅旨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許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已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賣鬻其見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衆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勅到後十日内使盡

唐睿宗皇帝賜司馬承禎置觀勅

勅台州始豊縣界天台山廢桐栢宮基一所自吳赤烏二年曽僊翁已來至於國初學道壇宇連接者十餘所如聞始豊縣人毀壞壇場砍伐松竹耕種及作墳墓於此觸犯家口死亡不敢居住於是出賣宜令州縣准地畝數酬價仍置一小觀還其舊額更於當州取道士三五人選擇精進行業者并聽將侍者供養仍命州縣與司馬煉師相知于天台山中辟封内四十里為禽獸草木長生之福庭禁斷採捕者

景雲二年十月七日

皇明聖諭

高皇帝召孫碧雲賜顧問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高皇帝因虔遣奉御張伍等齎捧　勅道士孫碧雲赴　闕下季冬日謁　帝於　奉天門賜坐與語甚悅命居朝天宮遣官賜衣十一日至右順門　帝命就席爾今道成否對曰臣今已得道未曽成道　帝又問三教之說其優劣何如對曰予道言之則無優劣之辯教雖分三道乃一也若推其亘古今歷代以來　聖帝明皇皆在中原大國南面垂衣而理世咸稱為尊者豈不為優乎其四海八方化外偏邦小國共入會同而咸來朝賀北面頓首三呼再拜面稱為微臣豈不為劣乎而宣聖孔子陳三綱之禮設五帝之教萬代則之而歷代崇奉豈不為優乎而太上訓道德無為修身治國之玄理演清淨太朴正己正人之聖化上古明君咸為準則而稱為善治豈不為優乎而釋迦文佛出自西極而教流東土談檢身治心真實之微言說過去未來不盡之因果皆

遵而守之則超出十地豈不優乎只此三教之説
途雖殊而歸乃同也慮雖百而致乃一也本無優
劣之辯　帝大悅乙亥年正旦大會奉天殿初四
日宣至奉天門　帝曰朕而今宣爾來問道古者
帝王就而問道朕今坐朝問道是太上的教而東
向而道揚將大道說與朕臣碧雲對曰臣本草芥
微臣何業　聖主育養之恩雖不能造乎至道今
既宣問臣敢不悉心以對十四日宣至武英殿與
語論道自辰至申　帝謂之曰雖時代不同朕便
是軒轅爾便是廣成子臣碧雲叩首而謝閏月十
五日宣至右順門與語甚悅十七日宣至右順門
帝曰朕想爾久在山中處靜今在朝悞了辦道命
爾回山賜賚甚厚臣叩首畢敢領受辭謝而回十
八日大宴於奉天殿賜以御膳珍菓遣內臣送行

歷朝聖諭

洪武五年令　給僧道度牒僧錄道錄司造周知
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
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為偽冒六年令　各府
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處其徒擇有戒行者領
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二十八
年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還俗
二十四年令　凡各府州縣寺觀俱存寬大可容
衆者一所併居之不許雜處于外違者治以重罪
永樂六年令　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併
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為民
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
民種田
景泰三年令　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
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高皇帝御製諭神樂觀勅

開基守業必勤政爲先趍事赴功非信誠必責傳
不云乎國之大業在祀與戎曩古哲王謹斯二事
而　上帝皇祇悅賜天下安和生民康泰朕起寒
微而君宇內法古之道依時以奉　上下神祇其
於祀神之道若或不潔則非爲生民以祈福而保
己命也昔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祭于社稷
之神然後興師當祭之時畢則有受脤之禮其受
之時必思祥〻乎在其上而穆〻然或左而或右
委心敬慎而受之則祥故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
滅所以成肅公受脤之時起慢神不恭之貌因伐
秦而卒是以知敬者必有動作禮義之則以定命
也於斯祀神之道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
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朕觀古人之敬神
也若是其驗禍福亦若是斯可謂無神而不信乎
可謂侫神而祈福乎二者皆不可惟敬之以禮而
已朕設神樂觀備樂以享　上下神祇所以撥錢
糧若干以供樂生非倣前代帝王求長生之法而
施之然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心清淨脫離幻
化速疾去來使無艱阻是其機也於戲昔殷周之
父老何存漢唐之耆宿安在果長生之道乎朕設
神樂觀以備樂碑之於觀以示後世其觀主不潔
樂生不精贍生不足以此觀之不但君不勤於祀
事其朝臣觀主必也亦然若君勤于祀事朝臣觀
主無一體之敬則國有常憲故茲勒石想宜知悉

命道士祭岳鎮海瀆勅

爾諸效仙人等律己修身道法清虛之玄去貪嗔
絕妄想一精英以步昂霄爲斯清淨特命奉神於
嶽鎮海瀆爾其滌潔乃心供犧牲祝帛於神座汝
往欽哉

神樂觀提點勅

朕設　神樂觀備五音奉　上下神祇其勅居觀
者皆慕仙之士其仙之教也或云始廣成子流傳
至漢曰道士凡此者多孤處雲居棲巖屋樹是則
宜其修也晨昏用心以去玄覽審道仰觀俯察以

滌宿世之寃愆措今生之善行俄而有知則倏然
忽然躡雲衢而神遊八極往無不達交無不接如
此者安得不與　神通故有飛神謁　帝直謂入
詞者斯可謂修之至也今見修道士某雖未若此
其志已處清虛持命職格神卽五音都提點正一
仙官領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勑施行諭往欽
此

神樂觀知觀勅

朕聞軒轅時崆峒有修者其敎獨善其身而已故
之者往往遠至漢天師張陵道致神倏忽飛符役
斂轉斗移星其斡旋造化人莫知其然今之道士
祖而效之雖未若是人皆清淨斯可職而奉神彼
得樂於修鍊者也神樂觀已命正官掌領觀事尚
缺分理者部諸樂生以聽陳擧今見修道士某可
授清淨五音領神樂觀事爾中書吏部如勅施行
使往欽哉

諭正一嗣敎眞人張宇初

書秘訣與在繼傳不息也其運玄玄之眞而樞萬
精
靈如影響則用已之精神以契符訣之妙則繼傳
不息之道豈不倏哉而感應也歟否若是雖善秘
書精指訣雖萬千之熟亦何應哉且爾祖至今繼
世名世者以其禦災捍患也爾正幼年當愼修節
潔精魂思與神通有時則當用之際神必爾赴故
茲勅諭

肅皇帝欽降護勅

勅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朕惟玄元之教其來尚矣肆我　祖宗朝以來所在崇奉有隆無替齊雲山寔惟　真武棲神之所近該正一嗣教懷玄抱真養素守默無葆光履和致虛沖靜承先弘化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彥頨奏稱齊雲山肇自宋初　真武化身百鳥啣泥塑立神像顯應于昭嘗經水火迅雷烈風崖石屋宇崩摧神像不動迄今數百餘年金容如始凡歸難加四方士民遇蝗災旱澇徼福求嗣有禱即應朕嘗專遣真人詣山禱祈儲嗣果獲靈應但祠宇年久卑陋傾頹未加修理今將本觀原納該府香錢特與除免以備本山常年修理之費覲賜名曰玄天太素宮特降護持凡一應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敢有不遵勅旨肆行欺毀攪擾侵損作踐者必治以重罪不宥故諭

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

真人張彥頨勅　弇山堂別集

嘉靖十七年　皇帝勅諭正一嗣教大真人張彥頨朕惟我　皇祖之制天下大小衙門官員凡三歲一朝覲卿亦在與焉重其教也今年又當其期朕念卿晚年方得一子幼在襁褓或難遠離特遣行人黃如桂往諭今次特暫免卿一來俾卿得專守視見朕保重爾嗣之意卿其欽承之哉故諭

按免朝傳奉一旨足矣今至屢勅諭遣行人稱卿而恤其子幼即勳戚宰輔所不能及也亦異矣

華山之神封金天王懿號冊文

冊金天王順聖帝華山之神能興雲致雨而西方爲最貴矣軒轅黃帝遊焉以會神明虞舜望焉以覲群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植事靈神未嘗有怠也其神祉休明災淫慝亦未嘗絶也神之祠在黃神谷口漢興光初遷於官道北建立宮殿庭祀事牲器視三公之禮焉

神僊通紀

唐先天三年

肅皇帝龍飛殿祭告上帝文

嗣天子臣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曰臣昨于仲春之既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日已至此舊藩之承天府仰戴　洪造庇蔭微資道踰二千里之餘有若一日師從邁萬數之衆事爲　二親慶茲孝念庸伸幸感　帝慈加祐仰承鑒賜俯竭謝忱謹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恭伸臣下情曷勝祇忭之至謹奏

肅皇帝祭國社稷文

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興國〻社之神　興國〻稷之神曰惟　神昔宰斯國粒此民命發祥啟佑功德厚焉朕躬有事　顯陵適臨舊邸以牲帛庶品之儀躬修報祀于神尚祈明靈輔贊邦家福我兆庶謹告

祭山川壇文

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純德山之神　南瀆大河之神　國內名山大川之神承天府城隍之神曰惟　神奠鎮南邦鍾靈粹祉贊啟功深宜申報祭茲朕事　陵寢之重駐蹕舊國爰用躬修雅奠　神其格斯以歆予誠福我黎庶謹告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　高皇帝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為統紀之名以玄為心法之援於斯三字凡世人者奚啻其根洪武十年有司奏朕北平萬壽宮急缺住持朕命朝天宮提點於群道中擇起者使往焚修焉明日提點將至住持者朕謂曰爾姓名對何曰臣螻蟻之稱楊宗玄是也朕觀斯人玉棱銀海相應頷下道鬚如線其于壽也不為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春之夭桃色若紅杏初芳必文梨火棗之嘗吞霞瀣之久服非若此安能如是故敕往而興教必稱職焉因為之說汝往欽哉

與嚴子陵書　　漢光武

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氷辟之瘡痏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也望

又與江南守臣

昔許由高箕潁之節惟彼陶唐無相知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恡一見其令所在官司物色之以悉朕意

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辯疑

梁武帝答陶隱居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反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又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横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竝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

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
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
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盡甲子無論於篇紙老
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
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
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務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
謂無欲也

又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可未知悉可否
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字相
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
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于毫紙且
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反

又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
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迹少學鍾的可知
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
人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文皇帝請張三丰書

皇帝敬書奉　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
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
虔請　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
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
夜不忘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
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
奉書

永樂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遣龍虎山上清宫混成
院道士吳伯理拜請

隋煬帝為徐則沒後下書

徐則詣揚州晉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王下書送還天台定葬時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比至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踦石梁去不知所之須臾柩至方知其靈化

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椁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隋煬帝召徐則書

則東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資松朮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

夫道得眾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〻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蔑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隋煬帝事實

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隋書經籍志）

煬帝因幸晉陽遂祭恒岳其禮頗採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命道士女官數十人於壝中設醮十年幸東都過祀華岳築場廟側事乃不經蓋非有司之定禮（隋書禮志）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序　男三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真宗啟迪来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為之理每因清宴輙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為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絶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縣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為来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唐明皇御製妙經品序　

朕聞寥廓之際眞宰存焉溟涬之初聖人利見其教善貸而不有其道日用而惟新則黎乎雲篆仙書秘乎瑶篇玉簡非握圖授籙之后不能行其教非棲眞宅玄之士不能窺其文明眞有科　太上留誠為務度人歸依大道是者眞元聖主上方開化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居一氣化均之天九清自然之國翠華關庭紫眞太宮液升千光雲殿登七珍寶座俯視蒼生崇獻或畧於是　天尊

宣揚教範命眞仙之衆傳經化人誦之者履天尊之域行之者遊太上之鄉故洞玄靈寶太上天關經云上方玉虛明皇天尊見輕清之形儀依蒼穹之冠履運春夏秋冬之動植主君臣父子之枯榮統三界仙凡修短禍福增減是以圖立形儀欲世民歸命信禮而求長生仍可敬之伏聞稱讚上方天尊懺文欽哉至聖至眞五境出三羅之界無顛無頂八方朝七寶之宮統黄上之天元鎮中央之地極威光奕奕神德巍巍精叩感通至誠善應如人禮念恭信則見存獲福香花供養則已往生天普願歸依同成道果

神僊通紀

唐明皇御製序

朕聞冥鄉之際真宰存焉溟涬之初聖人利見其
教善貸而不有其道日用而惟新則煥乎雲篆
仙書祕乎瑤篇玉簡非握圖授籙之后不能行
其教非棲真宅玄之士不能窺其文明真有科
太上留誠為務度人歸依大道是者真元聖主上方
開化無極太上靈寶天尊居一氣化均之天九清自
然之國羣華閬庭紫真宮掖升千光雲殿登七
珍寶座俯視蒼生崇猷式略於是

天尊宣揚教範命真仙之衆傳經化人誦之者復
天尊之域行之者遊太上之鄉故洞玄靈寶太上天
闕經云上方玉虛明皇天尊見輕清之形儀衣
蒼穹之冠履運春夏秋冬之動植主君臣父子之
枯榮統三界仙凡脩短禍福增減是以圖立形儀
欲世民歸命信禮而求長生仍可教之伏聞稱讚上
方天尊儼文欽哉至聖至真五擣出三羅之界無顛
無頂八方朝之寶之宮統黃上之天元鎮中央之地
極咸光爽爽神德巍巍精叩感通至誠善應如
人禮念恭信則見存獲福香花供養則已往生天普
願歸依同成道果

唐玄宗御製序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位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物形焉精氣相射則神明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花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按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傑豎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列華陽之谷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産藍田之玉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瓔珠焉

聖母孔雀明王尊經御製經序

朕聞真常之道恒載于經典圖書默培泰運肇啓基隆功非膚淺哉詳觀　皇帝陰符老氏道德莊子南華諸經幷河圖洛書典謨等訓毋非法天道以教人闡玄微而衛國者也恭惟　孔雀明王尊經　佛號孔雀明王尊　道稱寳月光皇后二門上乘玄理邃深姑不述其所自閱斯經功利益福惠無邊爲　玉帝之天母賁萬靈之至尊和天安地保國佑民觸種〻之愆瑕起源源之福祉幽明胥濟水陸僉皈何可讚其涯涘耶邇惟聖母升遐朕方思慕之未已覩斯經寳誠玉帝吝　天母之洪恩而宣　皇經之品與也於戲盛哉俾朕疑於報之恍即可以答　聖母之劬勞措倉生於衽席抑本經之扶蘊也是以命工重刊經板印造一藏請送　神京禋祀處所及天下名山洞天福地等處庶令道衆朝夕誒演諷誦以揚竅妙以昭純貺歟若夫增薔筭于籛鏗徽厤徽于履癸調和玉燭鼎固金湯頤與普天率土

同濟仁壽之鄉共樂昇平之世深有契于
尊經之玄妙于是為序
大明萬曆丙辰孟春之吉

真宗皇帝御製道教靈驗記序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
象宮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祠所以
達精懇驗徵應之非一明肸蠁之無差誠覺悟於
蒼黔而彰宣於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
祉福之咸臻務齋盟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羣生
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
要其指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
開卷以斯存異永流傳俾列方版庶資訓範克暢
淳風直叙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真宗皇帝御製先天紀叙

蓋聞幽通造化是謂神功胥泊範圍斯云聖迹若
乃六合無外億世相因仰之若日星遵之若繩墨
上賓之御默贊於
高旻長發之祥隆興于王緒故當適追
盛烈昭示群倫廣五典之闕疑為六經之首冠者
也思文
聖祖肇初生民時屬洪荒政方朴略儲精曾宙下

撫於八紘應運中央茂宣於三統先覺以化庶彙
總己以御衆靈涿鹿觀兵濟人而定難梁峯紀號奉
天而告成順拜峒山所以尊乎冲妙軒轝治谷所
以登乎
紫清俗畏其神民習其數九國承於世杞三代繼
於大宗宜乎竹帛之文紀丕功而圖畫車書之域
御遺迹而咸周豈止唐堯之協和萬邦姬文之本
支百世庖犧之始畫八卦高辛之正是五行者哉
顧以眇躬紹慈
寶歷元符之降實荷於鴻仁
真馭之臨獲聞于諄誨知開先之有自懷積累之
無疆由是寶綫以奉徽稱棟宇以新原廟夙夜之
意靡捨於歸尊鄉士之心彌思乎順美樞密使檢
校太尉同平章事王欽若樞机協贊文史博通仰
錫羨於元都徇追崇於涼德覃精紬素盡銓魯壁
之編卒勵鉛黃感正晉河之誤以至琅函瓊蘊竹
簡芸籤遠訪名山近觀蔵室群分類聚索隱造微
纘集成書益無乎遺論封章来上尤見乎資忠庶

諧永世之期求乃冠篇之作虔恭紹祚思
祖德之垂鴻惇史揚輝表孫謀之繼志雖有慙于
麗藻益聊叙乎徽音式製佳名用標緗袠題曰先
天紀冀夫恢隆世表玉顯天宗龍門補藝之言常
傳其實錄闕里升堂之士莫得而措辭云尔

宋仁宗御製翊聖應感儲慶保德傳序　陛一
蓋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不昭神道所以
協贊考載籍之攸記同今古而同符矧復吾宗
在于戰國基緒方始精感冥契或山祇而見形或
帝所而叶夢其來已久斯謂不誣乃有接三統而
開基將隆景業冠百神而儲祐茂顯明徵奠係梅
之名區現龜玉之奧主見之於
翊聖應感儲慶保德眞君矣
太祖肇膺元歷觀德而無言太宗祇紹睿圖
順期而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謄序

西昇經序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道德人
所固有也昧者常失之周衰之末民迷日久世道交
喪爰有博大眞人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著書二篇言
道德之意以覺天下後世之學者復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混元之力也聖人之愛人終無已猶慮未
足以盡妙又爲關尹言道之要列爲三十九章目
曰西昇經觀其辭旨激切勸戒諄複以得一爲
要妙以飛昇爲餘事其意蓋使天下後世徑趨
神僊通紀
妙本逍遙自得之場故也善救之功於此可見朕
萬機之暇遊神太清於道德之旨毋著意爲既
取二篇爲之訓解於是書不可無述也以意逆志聊
爲之說昔吳筠嘗云深於道者無如五千言其餘
徒費紙札爾是書蓋與五千言相爲表裏不得
不盡心焉政和御製序

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伐元統宵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閱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覩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覓巍條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觀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摸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卻乃虛而不實非著象于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徵遂于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為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非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為之序

御製靈寶天尊説洪恩靈濟真君妙經序

朕惟道之為教闡鴻濛虚玄之秘具無極自然之妙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上以陰翊皇度下以利濟群品功德之大不可名言有若

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玄冲虚妙感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江王九天王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高明弘静冲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饒王萃靈鍾秀天挺人豪寛

神僊通紀

惠慈祥仁民愛物忠君孝親崇信三寶篤志好善精勤不二功成行滿遂感天封昭錫徽號序列仙品弼亮化機出幽入明禦災捍患驅沴致祥敷佑下土利濟群生乃者弘闡靈貺翊衛朕躬扶持保庇載底平寧已而示以符藥廣施寰宇期在使人蠲除疾疢蕃育子孫大德深恩同於天地

朕感神之惠夙夜弗忘萬幾之暇因閲

靈寶天尊説洪恩靈濟真君妙經顯微玄奥神化莫測方便利益拔濟曠劫誠燭幽之日月而濟海之舟航也乃以鋟梓用廣流傳以報神休善信之士果能洗滌懺悔崇信三寶盡忠盡孝行仁行義弘發誓願受持諷誦則身家吉慶命運亨通子孫蕃衍消災度厄增福延壽延及九祖咸獲超躋苟或訾毁輕慢凌忽三寶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能敬信奉持則身罹惡業門戶衰替子孫微弱壽年夭促累及九祖永墮淪冥歷觀已往具有明徵於戲吉凶善惡皆由心造為善獲福為惡受殃此自然之理故曰積善之家必有

神僊通紀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則觀於此者可不知所勉哉可不知所勉哉

永樂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御製勸善要言序

勸善要言一書乃順治十二年
世祖章皇帝博採羣書之要自六經子史以及百家
之言凡有當於勸戒者彙成一編冠以
玉音頒行天下伏讀
御製序文所以化天下之爲善而勸天下之改過者
諄諄惟恐弗至斯古帝王善與人同之意不是過也
感應篇中要語皆已選入編內而又
命內院詞臣翻譯感應篇引經徵事刋刻頒布可以

神傳通紀

知
聖心之樂善不倦如此凡屬臣民尤不可不惕然自
警矣故敬梓斯序於此書之首焉
朕惟
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
其或有不善者皆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污習至不
能守其初心遂悖乎天矣因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
以
天上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
得已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
也從來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
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
或不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勉爲先人之立身
爲善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爲一編名曰勸善要
言語不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欲使賢
愚同喻小大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體之於身
省之於心善者則益當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

神傳通紀

其或無知而誤染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
以免災戾庶幾不負
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
人民其敬勉之哉
順治十二年正月吉日序

三教論

高皇帝 後仝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于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黄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為虛無實為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禅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為前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為教之名稱無瑕疵況於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于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為帝與之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悞國病民特敕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蓋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寶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欒巴之噀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厘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為訓世若崇尚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沓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於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甘露論

古今通言世有禎祥妖孽其禎祥以應兆人妖孽不善當之雖聖人愚夫愚婦莫不同心一志好禎而惡妖然嘉禎之心固篤為善之心不厚是以妖禎反常者有之如其道者有之昔春秋孔子覩麟而絕筆舜得鳳凰來儀天下安近代有元將末而

河水清至正年間甘露降靜思禎祥妖孼可不令人日夜憂惶所以憂惶者正為鬼神之機人莫可測若以必妖而必禎其禍福兩忘者有之若以禎而非我之兆或福漸臻若以妖之為害必逼其身肯日新其已其禍消矣故前代忠臣碩士若有妖魅之作必致君宵衣旰食以回天意若見禎祥之見急奏恐兆他人非天恩于已也特以警省務在四海咸安誠為良法也即今洪武八年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詣齋宮祀上帝於圜丘當日省視壇塲道經松下忽見森松極杪露凝水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初將以為晨露未消倏蜜蜂文雜致吾忽然而省此必天垂甘露矣試採而啖之入口甘如餳糖誠然天恩下墜未審禎耶何因而何人矣特詔諸臣從行者共採而食之更勑儒臣以歌詠其來去後不兩時人各以詩文來獻符禎稱祥者比比皆然事屬無憂豈不賴以忘危乎朕所以闢祥而憂覩禎而患以其近日以來雞鳴半夜爭逆之氣不數日見于晨申況土木之工並作不得已而為之此皆上帝之所惡惟恐不答心驚晝夜如履薄冰豈敢以甘露之降禎祥以為必然者也

七曜天體循環論

洪武十年春既暇與翰林諸儒遊於殿庭暮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運行之道內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人皆以蔡氏言為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為天所棄也有若是之云朕夫讀詩書不知蔡氏若此諸儒忽然論斯吾將謂之罕矣及至諸儒將尚書之註一一細為分解吾方知蔡氏之謬也朕特謂諸儒曰非也斯說甚謬吾觀蔡氏之為人也不過惟能文而已夫文章之說凡通儒賢智者必格物而致知然後以物事而成章其非通儒賢智者或以奇以巧雖物事可書其的而為文不順則棄物事以奇巧而成者有之或者心不奇功其性僻而迂意在著所聽聞以為然著成文者有之吾聽諸儒言蔡氏之論甚以為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

著

朕猶因事而罵之時令取蔡氏所註尚書試目之見其序文理條暢於內之說皆諸書古先哲人之見話於蔡氏自新之言頗少然非聰明不能若此而類成獨蔡氏能之可謂當時過庸愚者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纏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〻〻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己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益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〻〻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鄭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建也次以理日當継之不及天一度末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著而為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

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〻〻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穹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益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既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為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度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分之定數也其日

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為斯而着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剏傳黃鄒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敕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因為之論

鬼神有無論

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於星月有時似人白晝誠有麃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傍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於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䰟升於天魄降於地夫䰟也者氣也既違高窮遂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䰟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為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為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之道必有為而為夫何故蓋為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為壯而夭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蓋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略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千皆有為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鏖戰世無遊䰟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乖沴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獨於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仰君而已死無所依者惟寃是恨以至于今死者既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為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為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非云無鬼神將無

畏於天地不血食於祖宗是何人哉今見忽顯忽
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即禍將不遠矣其於千態
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純皇帝紫霄宮神像記 憲宗 成化

朕聞自開天以來即有此山自元始以來即有此
神神乃北極玄天上帝真武是已山乃太嶽太和
是神非茲山無以為棲真之所山非茲神無以傳
靈勝之名是故歷代搆造殿宇欽崇之不朽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宇惟神默相靈明赫奕肯于
南京建廟奉祀之矣 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惟
神陰佑厥蹟誕著特於茲山大造宮祠及於北京
復行宮奉祀之矣 英考睿皇帝光復大位惟神
屢現奇應亦既命官函香奠幣致敬尤篤朕繼紹
大統十有五年仰思 先志敢不祗承翊家國乂
安夷夏懷服無為之治於斯為盛豈不有賴於神
之翊贊而能爾耶昭答之典在所必行肆命工為
像往安于太玄紫霄宮聖像一從官像四皆範銅
為之而鍍以金水火神二亦銅體金飾而各類其
像供器香爐瓶盂鍾磬總十一事既堅既完載鮮
載潔特遣太監陳喜送詣宮所奉安永享四方之
香火永壯世人之觀瞻夫神分身降世變化無窮

恍惚翕張出無入有禦災捍患濟物度人數出禎
祥祚我家國繼自今顧丕揚神道斡運化機俾上
而　聖母福壽無窮于以昭朕之孝下而儲嗣繁
衍未艾于以昭朕之仁閫清吉于以昭朕治内之
嚴臣僚效忠于以昭朕使臣之禮黔黎於變于以
昭朕之化夷狄來王于以昭朕之威以迄四時行
百穀登群生遂化工成庶乎神有感必應而朕虔
奉之誠亦不虚矣雖然朕之所望庇于神者豈止
一時如是而哉謹為文刻碑以彰神功于不朽云

太和宮神像記

宮在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和山天柱峰之上乃我
皇高祖太宗文皇帝𠢕建以奉　北極玄天上帝
真武之神之所也神向於此修真得道神功威烈
最為顯著以故歷世往往建祠崇奉之不替方我
文祖肅清内難之初神每陰護顯相用寧邦家是
以　文祖感焉乃即神肇蹟之地弘構宮殿以為
崇奉之所而又於絶頂治銅為殿飾以黃金其崇
奉之萬古未有也曁朕嗣統君臨億兆十年于茲
固由我　祖宗德澤流衍　皇考　聖母教育所
致然亦豈不陰有賴於神靈之賛祐歟茲欲昭答
神貺無以表誠乃命工範金為像二堂安於太
嶽太和宮者真武聖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為之而
間飾以金神帥十皆銅為之而鍍以金又為飾金
雕鏤重簷木殿覆焉安于玄天玉虚宮者真武聖
像一從官像四皆銀為而金鍍之俱琢白石為之
座焉二堂水火以銀以銅各從其像珠漆棹金供
卓各一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
有二總三十八事銅提爐二石磬一銅鐘一綺羅
銷金旛幢傘并雜色旛總百十有八特遣中官太
監陳喜廖恭韋憚劉斌右少監李本奉御藍富送
詣宮所設齋奉安永為瞻仰惟神陟降往來益著
靈貺儲祥錫福祐我國家俾朕上奉　慈闈萬年
下延嗣胤千億内而宮壼協吉外而邦國平寧近
而黎庶又安遠而蠻貊賓服凡厥有生無不成遂
庶有以副朕崇奉之誠見神響應之妙也因紀以
文用垂示於久遠云

御製周顛僊傳　高皇帝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于市户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称偽漢陳友諒者師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于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為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襟中似手討物以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蝨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孃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孃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為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煆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周遭以火煆之烟消火滅之後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煆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

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初之至寺遥見顛
者來迓步趍無類容無飢色是其異也因盛殽饈
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僧曰令顛者清齋一
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于室朕每二
日一問ゝ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
朕親往以閑之諸軍將士聞之争取酒殽以供之
大飽弗納所飲食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
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
遑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
你打破個桶做一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
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逄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
你充軍便充軍又閙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
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
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
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
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
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
擊之急趍朕之馬前摇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

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帯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
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
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牵以舟泊岸泝流而上不
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
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
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
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
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
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
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雖
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
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
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
且未敢且縱你行遂糗粮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
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㨿江
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
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
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

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初至我處敲言
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
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
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丙午
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
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
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
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
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
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
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
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
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
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其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
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
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
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
內啣一醆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甘亐與初服在未時

間至點燈時周身內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
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菖蒲香盞底
有丹砂沈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在天
池寺去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
詩往視之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
頃一披草衣者入其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
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
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
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
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
命錄之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
人詣匡廬召至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
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巧但說事耳國之休
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附錄

紀夢　高皇帝

昔當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潁蘄黃民皆為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東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污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產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師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逡巡不進唯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太山若以胡師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為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為元虞繫絳以殺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于是禱於伽藍祝曰

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絳赤熾殺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珓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珓投之於地其珓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神不為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珓予備糗以往以珓擲於地其珓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求陽珓以逃之珓落仍陰之更祝神以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珓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珓不陰不陽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珓陰之以珓投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為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為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師首之作為之既久甚非

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
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為鎮撫當年冬彭趙僭
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人内率
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
率練之六月取横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
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
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
孰丙申入建業集兵十萬堅守江左秣馬厲兵後
三年癸兵四征又三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
壯士精弱半之七十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
明年戊申正月即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已月日
忽夢居寒微暇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
燕大小數不可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鵓鵠之
狀又少近比鳥之狀忽然自鳥中突一仙鶴著徐
翅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畧少將近忽不
知鶴之所在惟有青旛數行但見旛去旛首浮空
而行不見持旛者亦不見其竿旛過少頃西北天
上有一木為朱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
黃絕四扯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門列金剛一體無
二極目視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轉西以
左向南不見二立士却見列坐幞頭抹額者數人
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若道家
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修髯人世罕見畧少回
顧於我仍在西北余尚萼寒微中天神既去急歸
告于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得罪故歸告于
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寒微之時
便問昨來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趍之行
未久逢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裹視
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也内一道士隨敔此何物
也又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
之忽然冠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劍々上皆
如牙齒之狀持教我行不數十步間東南逢逢一
皁衣禿袖者來露首及兩肱二股首項一竄兩耳
怒目而西北往予再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川
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衣青衣而立
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即位於南郊永即位之先雲

沒市鄉當祭及即位之時香霧〻凝天而下露地
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

肅皇帝御製欽天記頌

昨嘉靖九禩冬十一月履長之日是惟辛卯一陽之始朕祗奉　皇天率遵　祖制躬率群臣百執事詣　圜丘欽行大報禮仰荷　皇天垂鑒俯賜降歆是夕珠星煒爍而祥光與炬燎相輝和氣氤氳而瑞色其蒼欄並煥大樂既終大禮告備朕翹首瞻戴天恩曷勝慶忭方匝月之期天垂甘露于我皇考棲神之地　玄宮之上守者于正月下旬奏獻至京朕薦之　祖考呈之　兩宮分于勳輔講學等諸臣既命宗伯具儀備誠卜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祗謝　帝眖于圜丘十日告于　世廟春卿復請群臣詞賀朕惟大報崇典明王之制朕不避群感庸竭赤誠庶幾仰答眷休千萬〻之一乃荷洪仁降玆寶瑞朕弗類感戴　乾元拜承　帝眖忻躍之餘用述短章以彰天澤頌曰　予質也昧上荷簡在答眖無由銘心忻戴予性也愚上荷眷殊報德無由罔敢自娛庚寅仲冬典禮肅雖惟日長至戒誓肅恭大報　皇天寔〻永微虔獻以馨

齋薦以蒼瑄禮嚴禋燎樂備黃鍾頓首誠惶仰瞻
帝容 帝錫洪仁俯鑒微忱露垂上瑞福敷下
民神功惟 祖超今邁古遺我小孫受天之祐玄
德惟 考潛升穹昊延于小子荷天之保 寶露
降祥湛湛瀼瀼綴若珠玉味潤甘香注之瑤斝稽
首而遂薦于 祖考滋我禾稼承以金觥色溢精
瓊呈于 慈闈增算延生浩浩蒼穹錫我年豐朕
拜稽首祗竭愚衷蕩蕩昊慈元樞不息斡運四時
惟帝之力曰雨曰暘亶賴穹蒼嘉貺聊朕家國平
康稼穡盈滕有年用登兆民其綏五福是徵感恩
昌已敢爾迄修夙夜勉修以拜帝祉爰諏衆猷咨
圜丘誠恐誠惶懼惟弗周曁告我 親以祈以
陳聞于 上帝福我下民誠既以輸愧貿爾迓朝
夕惕然上酬 眷命

瞻

宋仁宗嘉祐二年正月真武贊

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有煒興益之
宗保合大用香火瞻敬五福攸同

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賛　高皇帝

驅風疾霆機斡萬靈亶惟神智使濁而清道常無隱滿腹仙經鹿奔虎乗儵然上升　第一代

步舞飛盂至妙而樞握符而決神駕羊車周旋玉京萬里須坎離是會深淵躍魚　第二代

載承載闡松底爐烟天桃洞藥實〻三千白鶴翅空巖下鹿眠九霄環珮大棗千年　第三代

繼符繼經上徹天庭永張斯教轉斗移星朝遊北海蒼梧暮迎一祖師志鹿車是乘　第四代

袖劍而趍光射斗墟萬靈咸聽神步天衢斬妖縛邪與師無殊禦災捍患氣吐而舒　第五代

鉛汞成砂烟結紫霞洞裡乾坤春意桃花不善人師不已而誇壺中日月更何以加　第六代

撫鹿蒼松羽扇登峰道合無為繼師而封不善而善塞有神功知常守黑樂道從容　第七代

如不尚俗爰居茅屋白鶴一隻猶騎麋鹿月下星奔使黄而緑道氣常存歲〻辟穀　第八代

醉眠松底白雲籠衣似酩酊醒從入幽微至神有設鶴翅劍飛群妖斂跡巨怪悉夷　第九代

洞花繞緑春松翠微高臥白雲仙茅為衣呼泉叱咤役劍神飛無上至真可以為奇　第十代

演黄梁幻運鍾離機驅雲以從致雷電飛萬壑松聲丹光夜宜鶴鸞飄然烟霞是儀　第十一代

道德齊名鞭雷策霆按劍瞋目妖氣不生神遊八極上至天京宜哉宿緣物外常明　第十二代

九轉靈鉛砂汞當先茅飛去處妖魅倒懸神樞怒目下察黄泉仰觀三界浩氣如烟　第十三代

朝降崇顛酤入市廛過飲弗醉暮歸紫烟山雲松掃洞銅千年和光同塵玄之又玄　第十四代

淶園善紀梘國昭然同此幻化千古尚傳師能善已乃達於仙虛靈不昧道氣常全　第十五代

繼傳十六人皆辟穀日食黄精貌態異俗歲月以來亦復如復牛背西風蒼山一曲　第十六代

至危而全難去而天乃知爾僊乃知爾賢流派十七道氣凌煙孰謂其顛孰謂有緣　第十七代

飛符有驗始祖有傳至於斯世　八延丹光上

升斗氣愈鮮精神徘徊常在三天　第十八代
嵐光敵山丹氣雜然飛符檄鬼無敢不前孰謂爾
靈孰謂爾玄掛冠解衣樂道便便　第十九代
冠山衣雲道氣常淳汾子有機鑪內猶渾盤中數
着黑白星奔無上至妙丹田厚坤　第二十代

問佛仙　高皇帝

佛仙有無誠如黑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
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之今丈聞之相傳數千年一
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凶頑
是化良善郭從仙乃務思凌烟霞而躡昴霄會王
母于天京釋乃歛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
劫而昇兜率志斯二事者道盈菴而僧滿寺以百
人為數九十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陸沉其一傍曰
鬼神不洩機仙有屍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沉
迷失者耶為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滅者此
豈佛仙有無之驗哉洪武八年見二教中英俊群
然博才者衆特以二敕諭之敕以捨彼而從事傑
乎捨事而從彼志乎聰愚者必皆兩圖諭由己而
敕不專信乎諭爾僧道傳以陳之
朕觀如來修行雖苦之至但六載而道成其妙覺
之靈則有千百億化劫之者莫知至微或得之者
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繼之或幻而或
真神通盛劫之者亦莫知源何夫子之立教彝倫

攸叙效之者可以探其趣誠如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問天地鬼神

天地變異鬼神顯寂若此之機可得而聞乎果能陳其本末則當言天地變異其態何如鬼神顯寂其狀何若於斯變異顯寂由何而生因何而静故敕問之

衡山岣嶁峰神禹碑文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按禹治水登祭衡山刻碑岣嶁峰皆蝌蚪文或云在雲密峰圖經云峰下有禹治水碑下有壇流水縈之宋嘉定中蜀士因樵人引至見之紙蹋七十七字刻於夔州觀中久之亡矣是時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致旁書刻三字今行於世

按崔融云於鏤大禹顯允文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愈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碑凡七十二字

告謝昊天上帝册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
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
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
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
皇靈不歆是用大儆啟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
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
懷誘衷悔禍勳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
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
責其何辭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
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萁憑禋燎式
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湯賓尹曰至敬無文禋祀上帝配以祖考宜如
此質朴直叙方有矩矱

文皇帝御製太嶽太和山碑文

蓋聞大而無迹之謂聖充周無窮妙不可測之謂
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陰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
驂日馭月鼓風駕霆倏而為雨忽而為雲禦災捍
患驅沴致祥調運四時橐籥萬彙陶鑄群品以成
化工者若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是已按道書
神本先天始炁五靈玄老大陰天一之化生而神
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潛心念道志契大虛乃入
武當山修真內鍊心一志凝遂感玉清元君授以
無極上道功滿道備乘龍天飛歸根復位顯名億
劫與天地悠久日月齊并武當舊名太和謂非玄
武不足以當之故名曰武當蟠踞八百餘里高列
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峰
之最高曰天柱境之最勝曰紫霄南巖上出游氣
下臨絕壑跨洞天之清虛凌福地之深窅南巖皆
有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
抵山趾有真慶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末悉毀
於兵燹荆榛瓦礫瘞而不舉天啟我國家隆盛之

黄金一作金泥

基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
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内難神輔相左右
風行霆擊其蹟甚著曁即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
炫耀至若榔梅再實歲功屢成嘉生騈臻灼有異
徵朕夙夜祗念罔以報神之休仰惟　皇妣劬勞
恩深昊天罔極以盡其報惟武當神之攸棲肅命
臣工即五龍之東數十里勝地焉剏建玄天玉虛
宮於紫霄南巖五龍剏建太玄紫霄宮大聖南巖
宮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之頂冶銅為殿飾以黃
金範神之像享祀無極神宮仙館煥然維新經營
之始至于告成之日神屢顯像祥光燭霄山峰騰
輝草木增色靈氣聚散變化無狀衆目咸覩懸拜
嘖嘖榔梅垂實加前數倍九地啓秘金杵躍出陰
陽著精玄質流潤靈異紛員莫能殫紀神之嚮應
有如此者遂命道士為提點主領各宮餙嚴祀事
昭答神貺上資薦揚　皇考太祖高皇帝　皇妣
孝慈高皇后在天之靈下為天下臣庶祈迓繁祉
雖然神之浮游混沌變化無方此感彼應無往不

之然非此無以達朕之誠與夫天下虔敬之心也
況山川沖和之氣融結於斯與神相為表裏神之
俠降往來飄颻揮霍顧瞻舊遊豈不徘徊於斯乎
則是宮觀之建有不可無謹為文刻山中以彰神
功永永無窮焉
永樂十六年　月　日
楚紀所刻與前文稍異故附錄於後（無極以下另寫起）
上以啟薦　皇考　妣在天之靈下以為海内臣
庶迓休祉也已史南曰禮有天下者祭百神凡山
川丘陵出雲雨見怪物能禦大災扞大患者則祀
之是故舜之巡狩也省方覲岳考禮輯瑞而帝績
用熙武王之巡狩也墮山喬嶽震疊式序而王功
時邁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人所以通幽
明之故贊化育之神者淵乎其微矣　高皇登海
嶽之神以秩舜典即舜之禋于六宗徧于羣臣
遺意也　皇祖崇太和之祀以報昊極即武王之
既右烈祖亦右文母遺意也視夫封禪泰山金泥
玉檢登眺嵩嶽祈神祀仙者不侔矣或者又曰御
岳之祀古禮也泰和何居曰予聞之故老云泰和
自陝之漢中蜀之重夔山勢蜿蜒聚于鄖西楚子
所為封鄖公者以其地重故也且南支為金北支為襄荊襄古用武
之地也天下無事則琳宮瓊宇祝釐錫羡海内多故則出入貞士
燭微慎防茲則　成祖[illegible]謀燕翼之微意也是故徵諸　高皇[illegible]

文皇帝御製真武廟碑

朕惟凡有功德於國者無間於幽冥必有酬報之典天人之際理一無二惟　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其有功德於我　國家者大矣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乘運龍飛平定天下雖文武之臣克協謀佐實神有以相之肆朕肅靖內難雖文武不二心之臣既附後先奔走禦侮而神之陰翊默賛掌握樞機斡運洪化擊電鞭霆風驅雲駛陟降左右流動揮霍濯々洋々繽々紛々翕歘恍惚尤顯著神用天休莫能紀極今夫臣僚之功擬厥上下凡近易見故報之亦易若夫神之宏功偉烈行乎天地統乎陰陽充周普徧幽深玄遠窮乎莫測浩乎難窮而報之為實難不有為永久之圖則亦無以稱朕之心焉嘗以武當山神之修真凝道超舉升化之地已命創建宮觀永々祀神上以資薦皇考　皇妣在天之靈下為天下生民祈豊年綏福展自經始至于吉成之日神顯靈應嘉生屢臻異觀殊覯千態萬狀言難盡述筆莫殫紀雖有善巧者亦莫形容其彷彿也稽諸載籍曠乎前聞夫以神之昭貺于朕者又若此抑朕復何以為神之報哉其不尤難矣乎顧惟北京天下之都會乃神嘗翊相予於艱難之地其可無廟宇為神攸棲與臣民祝祈倚庇之所遂差吉創建崇殿修廡締構維新亢爽高明規模弘邃神靈感孚來遊來止星麾飈馭飄颻旖旋儼然視瞻歲時蠲潔以虔祀事庶幾朝夕神保無斁雖然神之佑相於朕者固不係乎報不報而朕心之拳々不已者故無所用其至惟盡其誠而已然則神之為貺亦豈啻此而止覆而為雲澤而為雨鼓之為雷霆明之為日月驅袄殄沴無水旱札瘥以生夫萬物者其陰庇于吾民又豈有窮乎于是為文以記之并系以詩曰

先天始氣五靈君玄老太陰實化成察微知遠生神靈修真內鍊心志寧潛郛太虛感玉清功滿道備乘龍行歸根復位以顯名天地悠久日月并神昭功德翊我明手握化機佐運興武當巍秀何崢嶸琳宮仙館敞瑤瓊用報神貺表孝精神歆嘉錫

備休徵翼〻寢廟建北京入徵既兮神𢥞惝晨鐘
暮鼓鼓鏗鍧神之来兮風泠〻駕飛龍兮驅流星
飄翠蓋兮驕霓旌八鸞九鳳先後迎倏而来兮忽
而升劍光吐納陰陽精焱為電兮擊為霆陶鑄萬
彙無留停祥風甘雨宣和平高冝黍兮下宜秔秫
祆蕩札厲物亨清酤進兮肴核馨報萬祀兮庶一
誠

永樂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憲宗皇帝玄帝廟碑記

廟在汝寧府城東北隅廼朕為弟崇王創建以祗
事　北極玄天上帝真武之神之所也王始啟行
就封　聖母皇太后及朕軫念弗釋于懷特遣監
臣高遠諳役營立神祠雕鏤神像遴選道士有戒
行者五六人晨夕焚修于内以祈神佑俾王安享
封爵無或艱用仰副我　聖母仁慈與朕友愛之
心也遂受命而往即謀及工部藩郡諸臣庀材鳩
工諏日興作其制中為正殿以事神像東西為兩
廊殿之南構重門重門之外又甃磚門凡鍾鼓幢
幡供獻之具及接衆庖湢庫庾之所罔不完美制
度軒豁丹青絢麗足為一方敬仰遂以八月十五
日畢工悉具始末馳奏請文紀石用示將來惟神
掌握樞機斡旋造化驂日馭月鼓風鞭雷禦災捍
患驅沴致祥以陰佑人世故世之祗事者未有不
致其嚮應獲其靈貺也以　聖母與朕仁慈友愛
之誠發于天性建祠崇奉之若此神其有不昭降
往來飄颻揮霍鎮盼於此以陰佑王國俾身其康

疆子孫逢吉爰及境内時和歲稔民安物阜以彰
昇我國家於無窮乎紀事為後來之徵并繫以詩
曰於皇玄帝天乙化成心契太虚道傳玉清斡旋
大造掌握洪鈞廼驂日月廼駕風霆廼祛菑祟廼
錫休徵人或祈激貺無不臻緬懐威烈匪言悉名
詔營寢廟用妥靈明神無顧盻時倏降臨廼眷王
國民物咸亨廼佑王躬壽祉並增篤生賢胤封爵
繼承維藩維垣佐理昇平何千萬齡

世宗肅皇帝御製重修太嶽太和山玄武殿
紀成之碑
朕惟太嶽太和山廼北極玄天上帝修真顯化
成道之所帝以天一之精降靈人世感召天神
授無極上道成丹上昇歸祠之位璵基受冊功德
巍巍莫可殫述歷代崇封罔不闢神栖嚴祀事肆
我成祖文皇帝惟帝陰翊皇度赫有顯徵特
勅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等率領官員軍夫
人匠二十餘萬建宮觀凡三十三處天柱峰冶銅
為殿黄金餙之範金為像置設精嚴落成勅名為
太岳太和山其地之形勝與神之靈蹟宮宇之
宏壯載於成祖御製碑文可考也朕皇考封
藩郢邸實當太和靈脉蜿蜒之勝歲時崇祀惟謹
肆朕入承大統以來仰荷垂佑洊錫麻祥秪念
帝功報稱莫罄深慮歲久宮殿圮壞宜加修餙爰
發內帑申命部臣往督其役以嘉靖壬子年六月
肇工於凡宮殿門廡齋堂精以妥靈而供祀者悉
鼎新之仍揭以坊額曰治世玄岳經營之始即表

真光顯現瑞氣氤氳變化不一豈　帝昭靈貺以
嘉啓于誠故所應若斯之偉異歟大工告成部臣
具奏請朕文勒碑用垂永久惟書有之類于　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岳鎮海瀆在
祀典有常秩奉安有常宇維此大岳特起中土峰
嶺峻拔亘天關而盤地維信為仙聖所都而　帝
護國翊運威靈顯彰致　祖宗建丕丕業既而定
都幽燕位應玄冥是以掃犁腥膻廓清華夏惟
神陰助風行霆擊天戈所臨無往弗蹟二百年來
民安國阜蜿隆三五雖或一二氣數不齊邊疆小
警旋即殄遂至如庚戌內之大奸每即褫殛豈尋
常山之神能出雲雨捍患災一節之功所可並者
歟此神宇之修嚴不可少懈也書曰鬼神無恒享
于克誠朕仰法　祖宗祗若明祀神之佑之庶其
益加隆盛薰蒸和氣覆育群生　宗社靈長山河
鞏固則神其永永無疆惟朕躬亦荷無疆惟慶矣
是用勒文于碑與天地而同其悠久矣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肅皇帝御製齋雲山玄天太素宮碑

真武聖殿相傳自宋寶慶中建而　真像則百鳥
嘲泥所塑成者迨今數百餘年金容如始遐邇人
民凡有禱祈必皈赴焉朕於嘉靖壬辰因正一時
嗣教真人張彥頨奏令道眾詣山建醮祈嗣果獲
靈應自是設官焚修而祠宇卑隘傾頹不稱崇奉
至意爰命巡按御史庀工程材遣高士陳善道錦
衣衛千戶何杲往董厥役以嘉靖丙辰八月啓工
修建　真武正殿并左右配殿添設供器鐘鼓樓
等項復創建　三清殿一區規制宏麗儀物備飾
更題曰玄天太素宮惟此山高五百仞盤繞百餘
里上應斗宿俯瞰大江峰巒秀峙巖洞幽奇允為
東南之福地神仙一洞天也至是宮成金鋪玉映
始足以妥　神明而增勝槩矣御史奏請朕文勒
碑以示永久朕惟　帝以天一之精炳靈降世感
召元君授以無極大道丹成沖舉受冊瑤臺主鎮
北方輔化制運普我　太祖　成祖開基創業之
時帝赫著神靈翊成丕績乃主廟南都建宇太嶽

敍禮秩祀前後並隆及朕纘承大統復荷帝宣靈昌衍彰彰若是玄功聖德莫罄報稱比歲常發帑銀修飾太嶽太和山宮殿門廡揭坊額曰治世玄嶽夫神無往而不在則禮義無往而不備朕謹效法祖宗隨在祇若明祀於茲宮之修建固敢緩焉惟帝鑒享克誠保佑朕躬昌延皇祚俾歲稔時和內安外靖佳祥駢集教法興隆則帝之福德益衍於無窮而朕實永有賴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九日

二教鐘銘 并序

周武帝

天和五年歲次攝提五月丙寅造鐘一口冶昆吾之石練若溪之銅郢匠鴻鑪化茲神器雖時屬雕實而調諧夷則故春秋外傳曰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弘宣兩教同歸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宮九地遙徹洞玄三千大千遠聞邊際銀閣瓊供延法侶而尋聲金闕降真候仙冠而聽響式傳萬古迺勸銘云實際遐曠通玄洞微化緣得業造理因機靈圖降彩慧日垂暉金河霧集銀澗雲飛其一九霄仙籙五嶽真文智煙遐照禪林遠薰金鼓入夢瓊鐘徹雲音調冬立響召秋分其二二教並興雙鑾同振遠赴天霜遙虧地鎮陝河浮影漢溪傳韻聽響弘法聞聲起信其三般若無底重玄有門長開久暗永拔沉昏不求正覺莫會天尊唯金智海先度黎元其四

元朝加封諸祖勅文

元始祖皇帝褒封制詞

皇帝聖旨曰大道開明可致無為之化至真在宥近成不宰之功朕以祖宗獲承基構若稽貽代雅慕玄風自東華垂教之餘至重陽開化之始真真不昧代代相承有感遂通無遠弗屆雖前代累承於褒贈在朕心猶慊於追崇乃命儒臣進加徽號惟東華已稱帝君但贈紫府少陽字正陽純陽海蟾重陽宜錫真君之名丹陽已下七真俱號真人載在方冊傳之萬世噫漢世之張道陵唐朝之葉法善俱錫天師之號永為道紀之榮當代不聞異辭後來立為定制朕之所慕或庶幾焉

東華教主可贈東華紫府少陽帝君

正陽鍾離真人可贈正陽開悟傳道真君

純陽呂真人可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重陽王真人可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

海蟾劉真人可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丹陽先生馬鈺可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

長真先生譚處端可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

長生先生劉處玄可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

長春先生丘處機可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玉陽先生王處一可贈玉陽体玄廣度真人

廣寧先生郝大通可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

清靜散人孫不二可贈清靜淵真順德真人

宜令掌教光先體道誠明真人張志敬執行准此

至元六年正月日

武宗皇帝加封制詞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三玄教由天所畀茲統攝乎群靈五百年名世者生始恢揚于正紀昔東華帝君太晨宮祚綿綿而莫知其始終烝混混而莫窮其涯涘離形離兆有自而然為福為祥不言而喻傳之太上是曰全真守其一處其和應不求不恃絳格琅虬之上下龜圖麟篆之周旋法之著兮可存於浩劫後之承者迭出于高真惟古之實師有今之明素能仁能勇至孝至貞所守彌堅不待歲寒而後見所言必應其於事會則周知及身之遲

已申報本之誠愈切温綸特降顯號循加於戲神
人和而王道平遐不謂矣教化行而治功立永言
保之可加贈東華紫府輔元立極大帝君主者施
行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聞太上教闡全真法天地
之常經司陰陽之大順始自東華之變現訖於開
元之垂緣由漢及唐必曠世而至人出以金繼宋
際熙朝而玄統彰煥其衆妙之門鎮以無名之朴
或得意忘象涵泳於靈樞或驂星馭龍飛遊於紫
極不可聞不可見雖與造物者為徒條然往條然
來亦曰隨時而示應故載傳於後裔猗叶贊于元
功盍殊級之循加俾宗風之永紹除始祖東華帝
君別議旌崇餘仰主者一例施行
正陽開悟傳道鍾離真君可加贈正陽開悟傳道
垂教帝君
純陽演正警化呂真君可加贈純陽演正警化孚
佑帝君
海蟾明悟弘道劉真君可加贈海蟾明悟弘道純
佑帝君
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可加贈重陽全真開化輔
極帝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人
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天造草昧惟君子以經綸聖
運隆昌亦至人之扶衛昔皇祖肇基於朔土有真
僊應現於東隅行無畦畛而天下之事靡不知學
有淵源而天下之書靡不究所急者拯民于溝阱
所先者鋤道之榛荊律身之戒雖嚴及物之功則
溥述之綸之疊降躡雲歸以來從率英賢凡十八
人言宗社非一二事心冥神契猶軒轅之師廣成
辭簡義深若漢文之禮河上既成功於諸夏俾主
教於長春其以肖以續者得其真故曰希曰夷而
永其壽翊我延洪之祚為今持正之師再振玄門
彼此皆一時也爰頒渙渥後先豈二理哉宜進號
以追崇尚傳規于不朽其長春演道主教真人立

處機可加贈長春全德神化明應真君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佑于一德天惟顯思作者七
人道之行也如衆樞之運元造如玑衡之契靈儀
誰之子象帝先盡老氏關尹之妙無不為將自化
行東萊西陜之間或遁跡于塵區或棲身于環堵
追際皇元之興運親承聖祖之眷知嘉猷敷陳允
矣濟時具玄機冲寂超乎與天為徒莫不窮師友
之淵源咸已詣齋晨之閫域闡乃宗規之旧繫予
藩邸之賓弘才儒學以相丞景貺靈祺之荐格其
加顯級以賁貞風除主立長春別示旌崇餘仰主
者一例施行
丹陽抱一無為真人馬鈺加贈丹陽抱一無為普
化真君
長真雲水蘊德真人譚處端加贈長真凝神玄靜
蘊德真君
長生輔化明德真人劉處玄加贈長生輔化宗玄
明德真君

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處一加贈玉陽體玄廣慈
普度真君
廣寧通太古真人郝大通加贈廣寧通玄妙極太
古真君
清靜淵貞順德真人孫不二加贈清靜淵貞玄虛
順化元君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
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賢有言盡忠於君致孝於
親歸誠于天敷惠于下有才以濟其用有學以裕
於人秩可列於仙階道可弘于當世清和妙道廣
化真人尹志平襟神洞廓丰格高嚴褐衣為山澤
之癯非謂之悴衮服為廟堂相非謂之通泛然應物
以無方捷若循机而有永入長春之室教仍主於
長春全靈極之真象充符於靈極亦真規於四遠
膺禮眷于三朝粤有嗣師載恢玄躅其頒異数以
進嘉稱於戲弱水蓬萊歸渡不煩於舟楫吉雲飆

景方羊㦸駐於旌麾可加贈清和妙用廣化崇教
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道德正宗屢傳於賢喬儒玄
最學間出于熈宸教典長春冠冕登瀛之列而躬
荷膺睿眷綱維寧極之規宜進秩以宗承示輸誠
于景嚮真常上德宣教真人李志常清文映世高
行絶人摛述作之華于禬禳之表廓神明之蓰于
視聽之間璞不雕鏤行不匡畢幹以淳粹含以虛
無繩繩兮其可名哉皜皜乎不可尚已號其顯畀
制則特頒以為全真奕葉之光以慰賢師畢章之
請於戲科盛揚於寳笈千仭而継太晨君㝎崣結
于春華再傳而得誠明子可加贈真常妙𢒰顯文
弘濟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無為之宗是謂之道至公之
器莫重于名蓋景範清彝為人所慕而華軒鰲冕
匪異之全跡已著於生平禮㝎頒于眷渥通遵玄弘
教技雲真人宋德方玄機蚤悟秘學窮探渠亞其
心不以纖私自洩澂鴻其化不以小善自矜德全
而才不形量廓而物無礙侶儷居而馭真伯咸稱
席上之珍乘鯤忽而歷崐崙動𢒰環中之數𢒰從
所請庸會其元於戲歲計而功有餘疇継庚桑之
偉躅神凝而物不癘尚徼姑射之豊年可加贈玄
都至道崇文明化大真人主者施行
至大三年二月日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書㝎真逕至治有開奕世之規箕
潁外臣允契登瀛之選蓋天之生才不盡其用道
之傳叙在得其人粤昔長春遭逢聖祖逆𦆆遠頒
于東土飆輪旋𢒰於西征或後或先在左在右確
然其志凌氷霜而游太清炳乎為文挺圭璋而弘
正紀玄功叶立師業益光崇茲緑字之章𢒰我宋
潘之舊於戲祥麟儀鳳升乎能機見之絲境叢霄
殊渥不一書止靈存可駐顯號其承除尹清和宋
披雲李真常别議旌崇餘仰主者一列施行
趙道堅贈中真翊教主𢒰真人

缺兩葉
志遠

宋道安贈元明普照崇德真人
夏志誠贈無為抱道素德真人
王志明贈明照神資道葆光真人
孫志堅贈明誠體妙虛寂真人
于志可贈誠純復朴沖寂真人
張志素贈應緣扶教崇道真人
鄭志修贈通微復靜沖應真人
鞠志圓贈保真素朴靜應真人
孟志穩贈重玄廣德沖用真人
張志遠贈體元抱德沖悟真人
何志清贈虛明淵靜守一真人
楊志靜贈洞虛得一玄通真人
潘德沖贈通玄妙道沖和真人
尹志平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
李志常贈真常上帝宣教真人
宋德方贈通玄弘教披云真人
李清常贈尹清和宋披云真人
右付玄門演道大宗師掌教凝和持正明素真

人苗道一收執准此
至大三年二月日
維昔祖師長春丘真君抱道懷德深隱東
萊太祖皇帝聞風聘召遠赴雪山禮遇優隆玄
風大振迨世祖皇帝混一宇內尤加崇敬五祖
七真咸錫徽號武宗皇帝褒以帝君真君之封
十八大師普贈真人可謂千古盛事矣雖崆峒
問道河上談經豈能專美於往昔哉臣志玄主
逢盛世濫忝冠裳頃年侍教主開玄大宗師孫
真人于京師之大長春宮得覩列聖誥書謹錄
鋟梓以示四方使見聞之有悉知聖朝重道之
美意云
泰定元年正月望日賜紫教門高士澄虛湛寂
洞照法師臣劉志玄稽首頓拜書卷末

宋真宗御製謝東封禮畢表　官四

臣名言近者寶籙儲祥岱宗展禮荷洪休之載洽俾茂典以無違臣誠感誠幸頓首頓首伏念臣嗣守成基撫臨寓縣內循寡薄莫庇烝黎徒惕厲以自勤何施德教顧治平而僅致實繫明靈屬祕檢之下臨因輿民之上請爰登喬嶽用答元符薦蒼璧而奠黃琮精誠雖竭賓百神而來萬國沖眇皈懃敢期雲起於圜封尚虞雨至於中阪今則泥金告畢瘞玉言終盛

禮成宣殊禎顯應六騶初祉免迷駕於襄城七莘來歸克受釐於宣室非高明之眷佑豈福祉之誕膺唯當勵翼君臨憂勤子育庶阜安於品物用昭報於穹昊臣無任祗畏戰汗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言

宋真宗御製謝降天書表　官四

臣名言臣嗣守慶基獲膺駿命當上春之旭旦受大帝之祥符靈覭荐臻丹衷增惕臣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猥以涼薄寅奉宗祧幸一紀于茲荷庶邦咸乂撫綏黎獻祗畏窮玄慮政之未孚懼德之弗類常加勵翼罔敢怠遑豈謂蒼昊儲祥高真降鑒爰因獻歲之始特垂祕籙之文諭以十世之延長誨以為治之清靜周旋戒勗俯伏震驚臣敢不上奉神休恭膺純錫虔守大中之道用康

率土之民益誓精勤少酬覆露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表稱謝以
聞臣名誠感誠慶頓首頓首謹行言

宋仁宗皇帝尊道賦

三教之內惟道至尊上不朝於天子下不謁於公卿避凡籠而隱跡脫俗網以修真傲林泉兮絕名絕利樂巖谷兮忘辱忘榮頂星冠而爍日披布揭以長春或髽頭而跣足或了髻以包巾摘仙花而砌笠折野草以鋪茵吸甘泉而漱齒咲松柏以延齡歌之鼓掌舞罷眠雲伴山谷則盃茶款話遊水飲則樽酒論文笑奢華之濁富樂自在之清貧豈一毫之罣礙無半點之牽縈或三〻而參玄訪道或兩〻以詰古談今詰古談今兮嘆前賢之興廢參玄訪道兮理自己之玄真任寒暑之更變盡烏兔之逡巡蒼顏返少白髮還青携簞瓢而入廛化飯採百藥以臨世濟人解安人而利物或起死以廻生修仙者骨之胚秀造道者神之最靈判吉凶斡旋星象定禍福參勘人倫闡道法揚太上之正教施符籙除人世之袄氛降邪魔於掌上布罡氣於雷門扣天闕真仙具備擊地户萬神咸聽頤真默坐靜室存神奪天地之秀氣採日月之華精運陰陽以煉性按水火以胎凝二八陰消兮若恍若惚九三陽長兮如杳如冥遵四時而採取養九轉以丹成跨青鸞便衝紫府騎白鶴直謁玉京參滿天之秀氣求妙道之殷勤比儒教兮官高職顯富貴浮雲比釋教兮寂滅為樂豈脫凡塵朕覩三教惟道至尊

唐明皇御批并詩

勅得所進明照寶鑑等合兩曜之暉稟八卦之象足使光延仁壽影滅豐城佩服多情慙成四韻

寶照含天地神鑑合陰陽日月麗光景星斗裁文章寫鑑表容質佩服為身防從茲一賞翫永德保齡長

神僊通紀

唐玄宗贈天師薛季昌棄官入道歸衡山詩序

錬師初解簪裾栖心衡嶽及登道錄慨然來茲願歸舊居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忽遇靈藥志人時來城闕也乃賦詩一首寵行云爾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申金闕要頻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嶺虛猶期傳祕籙來往候仙輿

後封天師

神僊通紀

高皇帝御製詩

仙人

仙人鶴背幾經秋神出塵寰宇宙游鐵笛横吹天地外肯將精氣渾茫儔

神樂觀道士

聞說仙人豈等閑年年辟穀煉金丹虚心盡却玄中覽特從絃歌謁帝壇

群僊古詩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僊弟子巖為屋鍊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竹

附周顛僊人詩

初見 聖主合天基一時風來一時凝逐片俱來籍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和定齋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顔喜大興佛法當此時

附天眼尊者詩

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凝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難不肯醫非非相處方出定金輪積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寧閑一智聲如雷

高皇帝御製赤脚僧詩

跣足慇懃事有秋若空巔際孰為儔從消累世冤魂斷幻脱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僊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

成祖文皇帝賜虚玄子孫碧雲詩

太華山高九千仞幽人學道巢其巔雲邊一臥知幾年懸崖鐵鎖常攀緣世間萬物無所累飢食滄芝渴飲泉鍊就還丹握化權三關透徹玄中玄高奔日月呼紫煙絳宮瑶闕長周旋五華靈芽植丹田明珠一點方寸圓左挹神公右白元夜開明堂相與言窈冥恍惚合自然飄飄直上大羅天時人欲見不可得三峰下俯飛鴻翼丹丘羽人常往還洪崖赤松舊相識只今邂逅契心期青瞳綠髮煙霞姿福地洞天遊欲遍逍遥下土騎乱螭若遇真仙張有道為言仲侯長相思

仁宗皇帝蟠宇歌

太初灝〻氣杳冥混沌肇判分清寧輕清懸像濁
成形二儀坎乾萬彙生孰綱維是道乃經二五之
精妙合凝叅為三才人至靈箇中孰能尤粹精瀟
然物外離塵纓若人賦稟淑且清早歲學道棲岩
坰葆和修真久乃成盧室生白斯其徵皓如鑑䰢
涵晶明放之六合彌光瑩歛之方寸何虧盈抗志
雲霞豈慕名和光時俗匪躭榮道積厥躬蔵乃宏
奉祀大岳昭虔誠祝釐祚國召嘉禎景星煌〻泰
階平醴泉泠〻甘露馨有時飛舄來瑤京校讐玄
文司權衡琳滈金薤昭日星献納承
恩道譽增玄門光顯揚休聲顧言功行如月恒玗
看躡雲登蓬瀛玗看躡雲登蓬瀛

道門霞想集目録　四十三冊

橫潭張有道編次

御製

祀典

漢熙烈皇帝祭告天地神祇文

隋高祖祠南郊板文

唐德宗告謝昊天上帝册文

南唐御帖

宋嘉熙投送金龍玉簡制章

宋真宗封祀玉牒文

祝文

高皇帝中都告天地祝文

高皇帝即位告祭上帝文

朝日祝文　夕月祝文

周天星辰祝文

祭西嶽華山西鎮呉山文

祭大河文
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文
祭北鎮醫無閭山文
奉迎社稷祝文
奉安社稷祝文
合祭天地文
祭岷山天女洮水諸神文
祭城隍蔣廟文
祭嶽鎮海瀆鍾山大江旗纛文
龍江祭太歲諸神文
禱雨咨京都城隍文
祭鍾山神文
祭真人張正常文
祭天眼尊者周顛僊人徐道人赤脚僧文
祀南嶽文
睿皇帝遣祭衡岳文
景皇帝遣祭衡岳文
純皇帝遣祭衡岳文

四年又祭衡岳文
六年又祭衡岳文
十二年又祭衡岳文
肅皇帝遣祭衡岳文
十七年又祭衡岳文
莊皇帝遣祭衡岳文
高皇帝祭岱山高文
夢遊西岳文
辯訟風伯文
諭風伯文
歷代加封真武諸文
宋真宗 嘉祐 寧宗 理宗
元成宗 仁宗 泰定
文皇帝遣祭玄岳文
再遣祭玄岳文
勅虛玄子孫碧雲
同日又勅虛玄子孫碧雲

勅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
欽降示諭官民工役人等
勅真人張宇清
永樂十七年勅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
附御史晉大山奏疏
勅工部右侍郎陸杰
仁宗即位祭真武文
宣宗即位祭真武文
英宗即位祭真武文
景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英宗復即位祭真武文
憲宗即位祭真武文
孝宗即位祭真武文
武宗即位祭真武文
世宗即位祭真武文

附録
欽降像器
蠲免征差 佃户附
勅護山場
勅留香錢
勅提督藩臣

祀典

勅真人李得晟

青詞

勅真人張彥頨

青詞

皇帝醮文

聖母青詞

勅太素宫提點汪曦和

勅太素宫提點朱宗相

又勅

天師張國祥奉旨醮文

勅真人張彥頨

又勅

勅道録司吳紹隆

勅道録司李用濂

勅高士陳善道

勅錦衣衛千户何景

諭國公徐延德

諭錦衣衛千户傅霖貴

諭天師張國祥

樂章

武帝郊祀歌

光武廟登歌詩

貞觀樂章

建隆郊祀歌

皇明樂章　又御製　又樂歌

恒岳祀典　　王家屏

中國之嶽五而恒岳向在吏方故籍飛來石以文其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内而祀典未獲正不惟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臺下臨撫一方百神受職往年歲旱禱雨于嶽廟祝史朝至甘澍夕零兩歲之間再禱再應雖臺下精誠之所格乎而神之靈爽亦甚烜赫矣竊以為嶽祀之復非臺下心孚其神而合德者未易舉也第此典在前雲中撫臺胡順菴嘗具疏請時申瑤老在政府于谷老為宗伯順菴未及與議議未定而疏入諸老以為非急務也狃故而報罷今誠獲藉臺下之重修復曠典當與懷棘衡湘兩公酌有定議然後合而白之執政典禮者無異詞乃可連章請也臺下以為然否

漢光武皇帝告天地羣神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昭烈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僇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受齊禪告天文　梁武帝

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氓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奸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普天惴惴將墜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崩顙匡救無術卧薪待燃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挂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銜膽誓衆覆鋭屠堅建立人主克翦禍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群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菲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鑒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

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祇惕敬循元辰恭茲大禮升壇登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於我有梁惟明靈是饗

仁壽元年祠南郊板文

維仁壽元年歲次作噩文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璇璣運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群福撫臨率土安養兆人顧惟虛薄德化未暢夙夜憂懼不敢荒怠天地靈祇降錫休瑞鏡發區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極蒙授龜圖遷都定鼎醴泉出地平陳之歲龍引舟師省俗巡方展禮東岳盲者得視瘖者得言復有躄人忽然能步自開皇已來日近北極行於上道晷度延長天啟太平獸見一角改元仁壽楊樹生松石魚彰合符之徵玉龜顯永昌之慶山圖石瑞前後繼出皆載臣姓名褒紀國祚經典諸緯爰及玉龜文字義理遞相符會宮城之內及在山谷石變為玉不可勝數桃區一嶺盡是琉璃黃銀出於神山碧玉生於瑞巘多楊山響三稱國興連雲山聲萬年臨國野蠶降天仍注池沼神鹿入苑頻賜引導騶虞見質遊麟在野鹿角生於楊樹龍湫出於荊谷慶雲發彩壽星垂耀宮殿樓閣咸出靈芝山澤川原多生寶物威香散

馥零露凝甘敦煌鳥山黑石變弘祿巖嶺石華迭
興玄狐玄貉白兎白狼赤雀蒼烏野蠶天豆嘉禾
合穗珍木連理神瑞休徵洪恩景福降賜無疆不
可具紀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靈矜愍蒼生寧靜
海內故錫茲嘉慶咸使安樂豈臣微誠所能上感
虔心奉謝敬薦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祀于昊天
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

告謝昊天上帝冊 陸宣公文集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
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
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
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
皇靈不歆是用大儆啟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
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
懷誘衷悔禍勦兇惡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
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
責其何辭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
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
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南唐御帖

敕建州武夷山昇真玄化洞天武夷觀可改賜會仙為額仍令所司日下准備木植別擇高爽清淨去處剏新粧造殿依降去式格務要簡朴其山方圓一百二十里與本觀護蔭並禁樵採張捕違者所司按法施行

寶大九年二月　日

附國朝祀典

每歲八月十五日崇安縣官先日具牲醴萬年宮宿齋致祭於漢祀亭其文曰

維神屹南紀贊化效靈由漢迄今祀典有常尚饗

投送金龍玉簡制章

維大宋嘉熙元年歲次丁酉某月朔日嗣天子臣

伏為保延國祚恭祈嗣續敬齋香信祗建沖科命道士二十一員於建寧府武夷山昇真玄化洞天沖佑觀啟建靈寶道場一晝二夜滿散設醮三百六十分位告盟天地誕集嘉祥謹依舊式詣武夷山昇真玄化洞投送金龍玉簡欽望至聖至真鑒此丹悃乞為騰奏九天臣使伏以元儲虛位未開熊夢之祥邉閫分屯尚調虎符之戍內欲隆於國本外思靖於兵氛仰惟祖宗積累之艱深切朝夕繼承之懼是用肆類上帝徧禱名山願垂覆燾之仁宏賜扶持之力得男而應震索茂延百世之期偃武而致泰平坐底四方之治保基圖於鞏固措民物於敉寧祗迓靈休依大造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言

金龍投入洞內玉簡尚存本宮

封祀玉牒文

宋真宗

維大宋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有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啟運大同維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粤維冲人丕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勞聽政一紀于茲四隩來暨玄貺殊尤禎符章示儲慶發祥清淨可致時和年豐群生咸遂爰荷顧懷敢忘繼志僉議大封聿伸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玄率禮祗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乘其亘昌永保純錫

中都告祭天地祝文

高皇帝

曰昔者元政不綱英雄並起民不堪命苦殃不可禁荷蒙　昊天上帝后土皇帝祇憫世民之艱苦授命於臣賜以文武人多良能八年以來除民禍殃臣蒙　上帝后土之恩文武之能非臣善為當大軍初渡大江之時臣每聽儒言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姦頑既聽斯言懷之不忘忽爾上帝后土授命於甲臣自洪武初平定中原臣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及其至彼民生凋敝水陸轉運艱辛恐勞民之至甚遂議群臣人皆曰古鍾離可因此兩更郡名今為鳳陽於此建都土木之工既興役重傷人當該有司疊生姦弊愈覺尤甚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然今功將完成戴罪謹告惟　上帝后土鑒之

即位告祭文

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　帝

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戡定采石
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也先袁州歐祥江州
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荆州
姜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豊劉福通贛州
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
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
宣益都老保等處狂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周迴二
萬里廣諸臣下皆曰恐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
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　皇祇是用吳二年
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
皇祇簡在　帝心尚饗

朝日祝文

混混之初兩儀無象神光未著及穹壤既立神
光運行照臨下土萬象昭明形影俱分四時序
而天地位民物蒙恩凡有國者咸修祀禮今當仲
春式遵古典致禮以祀謹以玉帛牲齊用伸祭告
尚饗

夕月祝文

鍾陰之精配陽之徳歷代相承祭以秋夕今也時
已秋分特備牲醴祭奠伏惟神鑒尚饗

周天星辰祝文

布列周天各司舍度光燭於下人所瞻仰今季秋
之時穹碧澄清萬象煇〻朕遵古典躬伸禮祭神
其鑒之尚饗

祭西嶽華山西鎮呉山文

維神磅礴西土為是方之嶽鎮古昔帝王必知神
有所司故載在祀典為民祈福今予統中國兼撫
四夷前著為剎罕腦兒伯顏密邇中國屢撫不服
告神用討已行絶滅自陝西迤北民無兵禍之憂
但方今河州東南西南吐蕃川蔵等洮州三副使
頼素子雖以子入侍於心將欲抗拒朕心有所不
安特告神知命將率兵前行進討惟神鑒之

祭大河文

維神蜿蜒東注故稱大河古昔帝王

餘文並與西嶽同

遣功臣等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文

荷 上天 后土之眷命蒙 神之效靈以致平群雄息禍亂君主黔黎於華夏統撫蠻夷於今十年中國康寧然於 神之祀若以上古之君言之則君為民而禱載有春祈秋報之禮於斯之祀有望 神而祭者有狩於所在而燎瘞者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于玆國為新造民為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 神也特遣開國功臣某道士某以如予行奉犧牲祝帛于祠下以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詣祠致祭惟 神鑒之尚饗

遣功臣等祭北鎮醫無閭山文

荷 上天 后土之眷命（此下文與五岳四鎮同）今予自建國以來十年于玆每望祭 神于京師未遂詣祠而祀予當親至近郊而望祀柰國為新造民為初安是不得親臨所在而祀 神也特遣開國功臣某道士某以如予行奉犧牲祝帛於近郊設壇以報效靈自今以後歲以仲秋遣官代祭惟 神鑒之尚饗

奉迎社稷祝文

曩者建國之初立 神壇于此其宮殿城垣一切完備後因工匠厭鎮百端于心弗寧復命工興造宮室亦已完備於 社稷之思想必有厭故將 神壇建於午門之右工既完成理合奉迎安祭謹告 神其鑒之尚饗

奉安社稷祝文

古人之祀神也載之於書其議禮紛然莫可知其的前代 神壇兩居共一壝而處於理非宜以古人言之 大社五土之神 大稷五穀之神五土發生也五穀因之而茂焉當一壇而祭理應特選今月初一日奉 二神於此合壇共祀以 仁祖淳皇帝配 神作主永為後世法 神其鑒之尚饗

合祭天地文

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祀以南北之郊（御諱）周旋九年以來見古人之意固誠於禮未為然也且人君者 父天 母地其仰瞻覆載無不恩也反其祀也則有南北之壇終不會祀以人事度之為

子之道致　父母異處安為孝乎今也大壇旣建
未完朝堂新造已備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
今已後每歲合祀於春時永為定禮以　皇考仁
祖淳皇帝配神惟　上帝　皇祇鑒之尚饗

祭岷山天女洮水諸神文

神鍾靈秀機莫人知然而福善禍淫以教人聰明
正直之為也朕命將指揮聶緯等率兵守禦是方
是方乃神所居之處兵旣臨此就命聶緯等代朕
會神以祀神其無私尚饗

祭城隍蔣廟文

朕起寒微荷　上天后土眷顧百神效靈君主中
國曩者平強暴息禍亂每賴戰騎以長驅通來禍
亂已平必備多騎以禦侮所以設太僕寺統群牧
監繁馬於郊今年選馬四千有三百上槽俄生疾
流傳甚為朕患且朕立京於是方專陽道而治生
民也神靈是方專陰道而察不德也朕有所為不
德不吉今馬有疾故告神知神其有知祐我群牧
尚饗

祭嶽鎮海瀆鍾山大江旗纛文

曩者兵爭已久老幼艱辛少壯奔逼苦哉甚矣當
是時賢愚思治感動昊穹于是　上帝好生授民
以福命予平禍亂育蒸黎予無已能多賴　百神
效靈今者禍亂已平十有一年矣惟西戎有密邇
邊陲者洮州戎寇肆侮年年未曾出師問罪今特
命西平侯沐英僉都督藍玉王弼等率兵進討兵
行會　神以告神其鑒知尚饗

龍江祭太歲諸神文

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
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為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
舜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崇山而固
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遣
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進取散茅等洞安慶
侯仇成充征南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茅
其遣將發兵必欲推堅撫順以靜西南兵行專特
昭告神其鑒之尚饗

禱雨咨京都城隍文

天久不雨時將過矣實予之罪首夏亢陽本欲禱
於 上帝 后土慮恐煩聽以致因循至今良民
失望皆有憂心予不敢徑達 上帝 后土於今
月十一日親告于鍾山之神望神轉達于 上帝
后土惟京都城隍之神先期與報至日祝焉

禱雨有應謝鍾山神祭文

天久不雨蒸民懷憂予將告神而未施乃先城隍
必城隍善予所云故告旱之辭未訴神其我知即
日大雨時行今來詣山而謝神神正無私祐我蒸
民謹謝

祭真人張正常文

繼出世法統仙度人禦災捍患機幹萬靈飛符伏
劍轉斗移星雷神聽令妖魅潛形道先斯時貌正
精英何乘鸞之去急挫法印于上清今遣人奠以
牲醴爾其有知尚饗

祭天眼尊者周顛僊人徐道人赤脚僧文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離塵外色相而離之以存
一靈斯若是歷萬刧於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隱
於廬嶽獨為朕知而濟朕雖然朕終不佞於利濟
之思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
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翫閱人情猝然
禮至者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
諸祠又遣使至廬岳之下禱于廬岳之神方以禮
進禮不過謝而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
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
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歟

高皇帝御製祀南岳文

衡之為岳磅礴中國之南厼窮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帝王若天時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之神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封號歷代相因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我當奉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于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南岳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之

睿皇帝遣翰林院侍讀周敘祭衡岳文

予奉天育民媿涼於德致兹久旱災及群生夙夜省躬中心惓切神司方岳憂憫諒同雨農以時宜任其責特兹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惠時乃神休

景泰帝遣尚寶司卿宋禮祭衡岳文

粤兹南土衡岳為宗民初奠安厥功允茂予嗣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永佑邦家

純皇帝遣中書舍人解慎祭衡岳文

惟神毓秀鍾靈永奠南土奠安民物萬世永賴兹予嗣承大統敢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

四年遣祭衡岳文

比歲以來多方災沴雨暘不時我民用瘁民之瘁矣予曷為懷神矜予民忍降以災德澤崇深孰與禆佯祈贊化機普天之休責躬修行予敢弗篤庶幾與神同作民福

六年遣祭衡岳文

去冬臘月七日申時武昌漢陽荊岳等府地震永惟坤道宜静動必有由顧余眇躬及兹臣庶政理乖缺致此咎徵内省弗寧交修敢後惟爾有神作鎮一方民所仰賴特遣香帛用伸虔告

十三年遣祭衡岳文

國家欽奉明神聿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

庚乃近歲以來天時不順地道未寧或雷電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于衷罔知攸措特具香帛遣官祭告

肅皇帝十一年遣祭衡岳文

惟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罔敢少懈顧儲宮未立恒切於懐茲者特具牲帛醴齋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余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禩於無窮而神亦享福於有永矣

十七年遣祭衡岳文

比歲常命官禱嗣于神昨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錫元儲亦神所賛佑者茲用致謝神尚鑒歆而永惟默祐焉

莊皇帝遣太常寺少卿王凝祭衡岳文

惟神受命昊帝永表南方布氣宣和民物允賴茲余嗣纘丕圖謹用祭告神其歆鑒以保定我隆慶億萬年之基 湖廣總志

高皇帝御製岱山高文

岱山高兮不知其幾千萬仞根盤齊魯兮亦不知其幾千萬里影照東海兮巍然而柱天益於民庶兮興雲吐霧神龍出乎其間降祥則甘露垂於松柏佳歲則滂沱遍於厚坤冬則寒風時出巘壑雜然而有聲百川林藪森然而如雷坤之所載世之山首岱山也至如暘谷之東昧谷之西日昇月騰之處人莫知其端吾其年狩於東方或登峰頂時聞天聲萬籟岱山之高也哉柱天之勢其可云乎哉而風生萬壑雲起諸巒隱隱雷動百川倏忽電掣萬里長虹此岱山之神至也至則威靈百備神之造化如此少時風靜雲收電斂雷息又百川之清泰其岱山尤其高哉其蒼松也始天地而生倚丹崖而長松之所以長千尋不比丹崖所以高萬仞何量蓋由太古之歲月以至如今蒼松掃丹崖而每皆不秀丹崖映蒼松而五色文煇猿啼雲樹之杪鶴舞日觀之東鵾鷄盤旋乎深谷雖扶搖不可得而昇峰於戲登太山而小天下越大海而即

江湖信哉

夢遊西岳文

猗西岳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遥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昇峰頂略少俯視見群巒疊嶂拱護週廻蒼松森々然遠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狐野鳥黃猿狡兎略不見其蹤蹟然潔淨蕩々乎巒峰吾將週遊岳頂忽白鶴之來雙鶯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々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愼哉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華之高柱天之勢如此于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擧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戱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辯韓愈訟風伯文

吾觀韓愈訟風伯之文知其爲人也似乎欠博觀明道理格物致知猶未審其精且天地不威怒々則風雲雷霆是也夫風德天地之命萬物生殺出焉春則播萌夏則長養秋乃結實冬則斂藏非風不可至如時君不道天欲垂象以責之則風受役矣乃張天地之威飛滄溟勃上下揚毫厘於天外振嶽瀆以生音從神龍駕雷電倏然忽然風之變化也赫々然雲生霧長風之威也此天地之正氣國家載在祀典凡文者可不謹乎愈以風托比奸邪故作文以譏之由此而慢神矣豈獨慢神而已哉於風之文失敬上天之禮然皆由欠博觀明道理因格物之不精所致耳今也韓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辯爲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筆之際勿使高而下低而昂當尊者尊卑者卑欽天畏地謹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爲文永無疵矣

諭風伯文

風兮風兮天地化機白日何有夜間何覓古至於今實無而有難矗難糜爾風之妙微不能使人無疑至如揣之無骨捫之無衣噫嘻忽又周旋人物

嬝娜樹枝或曰非風也乃樹菿䆫之威儀非風之
所致爾飛槁葉走黃沙動而靜靜而動高而夷險
而易窪而隆見如是之奇將為人信乎人又以為
不然爾何怒之速也捲海氣雲六合岳鎮為之音
浩浩然蕩蕩然八荒震悚民人信有風矣爾方釋
忿然之威見雍和之意其播蔚五穀如雲如浪作
薰解民之慍何藥何奇至如却氛埃清宇宙明日
月朗星辰天地位其位可不功乎今也民之感恩
且信天地清寧可不善乎吾以斯言故勅爾想宜
知悉

歷代御製

宋真宗天禧二年七月七日加號　真武詔曰伏
以丕顯聦明聿求孚佑旌賁殊號率循舊章恭惟
真武之靈茂著陰方之位妙功不測沖用潛通尹
京邑之上腴有龜蛇之見象允升地寶迸湧泉神
自然清冷飲之甘美資中國之利澤奏耳疾以蠲
除倍慶濟時虔思報德就其勝壤建以珍祠既修
奉於威容合登隆於稱讚爰稽懿實永耀鴻禎真
武將軍宜加號曰　鎮天真武靈應祐聖真君當
體寅恭咸從布告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上元日加號　玄帝曰太上紫皇
天一真君玉虛師相玄天上帝
加封水火二將　神龜曰同德佐理至應大道顯
明武濟陰威翌聖左正侍雲騎護國保寧輔肅玄
初太一天大左將軍　聖蛇曰同德佑理至惠誠
重威慈普濟陰辯武聖右正侍雲騎護國保靜輔
肅守玄太一天大右將軍
寧宗嘉泰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崇封　真武誥曰

仰止層霄巍乎北極瞻百神之環衛有玄武之尊嚴顧像設之已崇而號名之未備肇稱縟典以介蕃釐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天之貴神國之明祀威靈在上常如對於衣冠光景動人遂莫逢於魑魅赫然祥異著于見聞在天禧時瑞表醴泉之觀若熙寧日事傳大順之城祖宗相繼禮文有加祠堂迺叙於阜陵扁牓爰新於佑聖肆朕尤嚴於祭報而神每監於禱祈載肸蠁之孚曾龐於幻冥之間福詒沖眇將垂萬世之子孫德及高深溥洽四方之黎庶誕揚盛美庸侈徽稱金闕玉京密增於神寵雲車風馬永鎮於人寰尚其宴娛適觀薦饗可特加封　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

理宗寶祐五年二月崇封　真武誥曰北極惟尊玄元謂穹崇南面雖主百神必嚴寅奉既陰受護持之貺宜顯加崇賁之儀申衍榮章用昭敬事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衍慶真君道周六合威攝萬靈鍾元黃一炁之真陰功有賴握樞離二精之妙神化無邊以茲蕩邪而辟妖莫匪救民而護國惟我朝之累聖殫至敬之一心在真廟仁廟則夫靈應而彰感通在孝皇寧皇則奉佑聖而崇福德迨予眇沖固當增衍慶之封加爾聰明亦既述均陽之讚肸蠁冥冥而默應威靈赫赫以旁昭無顧不成錫庶民之福祉何幽弗察清四海之妖氛凡同普率之間均在包含之內惟仁則所濟之博惟正則不烈之洪強賛上真難明至德尚宏道蔭永庇人寰可特封　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

元成宗大德八年三月加封詔曰　皇帝聖旨武當福地久屬職方靈應玄天宜崇封典睠言　真武昔護先朝定都人馬之宮嘗現龜蛇之瑞雖昭應已修於明祀而仙源未表於徽稱爰命太常議行褒禮謂元者善之長聖德合於一元聖則化而神元功同於三聖拯濟民生而仁周宇宙廟清世運而威暢風霆訂鴻名而既嘉宣寵光而何忝於戲天道主宰謂之帝四季永鎮於山川帝室眷命

受於天萬年永安乎宗社思皇多祉祐我無疆特
加號曰　玄天元聖仁威上帝
仁宗延祐元年九月加封聖父詔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聞越有貴神是為玄帝發祥大國學
道名山位鎮北方闢皇家之景運威加海内殄㢘
域之妖氛既昭報于純厘宜推尊於聖父元包有
極所以融一炁之胚胎慶衍真源所以綏萬年之
祉祿庸加美號用答殊休　聖父淨樂天君明真
大帝可加封啓元隆慶天君明真大帝

加封聖母詔曰　上帝眷命　皇帝聖旨昔有上
仙降生玄帝一炁難名其妙用萬方咸仰其英威
睟宇天臨顧洋洋而如狂祥光日耀信赫赫以長
存昌期既協於剖符大號宜加於鏤牒著母儀之
特盛配父道之常尊聖躬有賴於擁全慈仁永洽
於帝祚益期昌熾福祿來仍　聖母善勝天后瓊
真上仙可加封慈寧玉德天后瓊真上仙
泰定帝泰定二年十二月封火神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咸秩無文異於災旱禦轍有規一典也

惟爾火神原於道家之説式著天闕之名克相予
守土之臣傷農閔雨使年穀以順成厥靈赫然於
戲二氣良能以至誠而有感百神受職宜定功以
行封可封靈耀將軍
封水神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建用皇極以
協雨暘敬重明神而消旱暵感通一理也惟爾水
神原於道家之説昭地軸之名克相予守土之臣
傷農閔雨使年穀以順成厥靈赫然於戲靡神不
舉用追跡於先王依人而行尚睠懷於下土可封
靈濟將軍

文皇帝遣祭玄岳文

茲者命官統率軍夫修建宮宇報答神貺上資薦
揚 皇考 皇妣下為天下生靈祈福謹用祭告
神其相之

昭皇帝遣祭玄嶽文

惟神道高玄妙功運化權廣濟生靈陰翊皇度茲
予嗣位之始虔修吉祀伏惟歆格永祚邦家

章皇帝遣祭玄嶽文

惟神參贊玄化顯相邦家肇我 皇祖崇建祠宮
招答靈貺茲予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惟神昭格茂
賜靈休

毅皇帝遣祭玄岳文

今歲以來雨暘愆候田苗枯槁黎庶憂惶予心兢
惕虔致禱祈惟神矜民旋斡太和式調二氣以濟
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神亦享無窮之報

再遣祭玄嶽文

近歲以來群盜為梗生靈被害在在有之命將徂
征稍臻平定餘災未殄尚累天和水旱相仍妖祥
疊見永思厥咎良切疚心爰與群臣飭躬修政同
期昭格庸迓神休伏冀明神閔茲黎庶轉災為福
綏我邦家

文皇帝勅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
朕敬仰　真仙張三丰老師道德崇高靈化玄妙超越萬有冠絕古今願見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書求之四方積有年歲迨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真實　真仙張三丰老師修煉福地朕雖未見真仙老師然於　真仙老師鶴馭所游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欽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致心盡力以成協相之
欽此故勅
永樂十年三月初六日

同日又勅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
朕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　皇妣孝慈高皇后劬勞大恩如天如地惓惓夙夜欲報未能重惟奉
天靖難之初　北極真武玄帝顯彰聖靈始終佑助感應之妙難盡形容懷報之心孜孜未已又以天下之大生齒之繁欲為祈福于天使得咸臻康遂同樂太平朕聞武當紫霄宮五龍宮南巖宮道場皆　真武顯聖之靈境今欲重建以伸報本祈福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其體朕至懷故勅

文皇帝勅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
朕今早命爾等啟行俄有風雲雷電自西南而至其勢不徐不疾顯是神明感應之嘉兆然神明之所感者一誠而已爾等宜體朕心益加敬謹竭力用工以答　神貺不可有纖毫怠忽故勅
永樂十年七月十一日

永樂十年七月十一日欽降示諭官民工役　黃榜　皇帝諭官員軍民夫匠人等　武當天下名山是　北極真武玄天上帝修真得道顯化去處歷代都有宮觀元末被亂兵焚盡至我朝　真武闡揚靈化陰佑國家福被生民十分顯應我自奉
天靖難之初　神明顯助威靈感應至多言說不盡那時節已發誠心要就北京建立宮觀因為內難未平未曾滿得我心願及即位之初思想武當正是　真武顯化去處即欲興工創造緣得軍

民方得休息是以延緩到今而今起倩些軍民去
那裏創建宮觀報答　神恩上資薦揚　皇考
皇妣下為天下生靈祈福用工夫不多至容易不
難特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等把總提調
管工官員人等務在撫卹軍民夫匠用工之時要
愛惜他氣力體念他的勤勞關與糧食休着他受
饑寒有病着官醫每用心調治都不許生事擾害
違了的都拿將來重罪不饒軍民夫匠人等都要
聽約束不許奸懶若是肯齊心出氣力呵　神明
也護佑工程也易得完成這件事不是因人說了
纔興工也不因人說便住了工若自己從來無誠
心呵雖有人勸着件兒工夫也不去做若從來有
誠心要做呵一年竪一根柱起一條梁遞些兒積
累也務要做了恁官員軍民人等好生遵守着我
的言語勤用工不許怠惰早完成了回家休息故
諭
永樂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勅正一嗣真人張宇
清武當天下名山　真武成道靈應感化之地元
末宮觀悉燬于兵遂使羽人逸士修鍊學道者無
所依仰朕積誠于中命創建宮觀上以資薦　皇
考　皇妣在天之靈下以為天下生靈祈福俾雨
暘時若災沴不生年穀豐登家給人足今宮觀已
告成神明屢顯休應圓光煜燁五色燦爛神像昭
彰見于光內觀者數千萬人咸加嘆異已　賜名
曰　玄天玉虛宮　太玄紫霄宮　興聖五龍宮
大聖南巖宮然此名山勝境必得高人羽士以
住持看守大聖南巖宮已嘗命正一孫碧雲為住
持外其三處爾即選有道行者各二人為住持別
選至誠敬謹道士每處各五十名看守如一時選
揀不出隨爾所選得若干人就分派四處看守精
進修行興隆道教故諭
永樂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勅隆平侯張信駙馬
都尉沐昕淨樂國之東有紫雲亭乃　玄帝降生
之福地勅至即於舊址仍創紫雲亭務要弘壯堅
固以稱瞻仰其太子巖及太子坡二處各要童身
真像爾即照依長短闊狹備細畫圖進來故勅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傳奉　聖旨朕　成
祖大建　玄帝太和山福境安鎮華夷厥靈赫弈
計今百數十年必有弗堪者朕今命官奉修便行
與湖廣撫按官督同該道官詣山勘視應合修理
處所估計工費限四十日以裏回奏工部知道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欽差巡撫都御史屠
大山等題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酉時准工
部差千户兵堂齎咨到臣內閣本年二月十九日
卯時該司禮監太監王利於迎和門傳奉　聖旨
朕　成祖大建　玄帝太和山福境安鎮華夷顯
靈赫奕計今百數十年必有弗堪者朕今命官奉
修便行與湖廣撫按官督同該道官詣山勘視應
合修理處所估計工費限四十日以裏回奏工部
知道欽此又准本部咨該本部　前事奉　聖旨
是不許違悞欽此欽遵臣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
史胡宗憲議照太和山實　玄帝棲真之所安鎮
華夷其宮觀祠宇自我　成祖文皇帝翊建以來
百數十年歲月既久不無損漏惟　金殿一座在
太和山之絶頂者冶鑄堅完粧飾精巧未有損壞
自太和山宮以下頗有弗堪誠如　聖諭委宜及
時修理以光前烈臣等悉心逐一勘視罔敢遺漏
理合具奏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　上請定
奪等因奉　聖旨既勘計明白便修理着原任侍
郎陸杰提督工程寫勑與他即赴工所工部知道
欽此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　日勑原任工部右侍郎陸
杰
朕惟我　成祖大建　玄帝太和山福境安鎮華
夷顯靈赫弈計今百數十餘年宮觀祠宇等處不
無損壞若不及時修理慮恐日就傾頹其何以棲
真妥　神祝釐保國已令湖廣撫按官勘視回奏
茲據各官備將應合修理處所并估計工費等項
前來今特命爾前去提督工程爾宜查照該部題
准事理會同撫按官將應修宮觀祠宇處所會勘
明白即便興工修理合用物料於見頒去官銀及
有司動支處辦聽用其一切應行事務爾等須酌

議停當隨宜增損事完通將辨過工程用過物料
銀兩數目造册奏繳朝廷以爾素有才望特兹簡
任爾宜敬慎從事體朕崇奉 玄聖至意不可纖
毫怠忽務期工作堅固壯實用副我 皇祖功烈
萬〻年同其久遠欽哉故勅

仁宗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二月辛丑朔越十五日乙
卯 皇帝遣禮部左侍郎胡濙致祭于 北極真
武之神曰惟 神道高玄妙功運化權廣濟生靈
陰翊 皇度兹予嗣位之始虔脩告祀伏惟 歆
格永祚家邦尚享

宣宗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宣德元年歲次丙午十二月乙丑朔越十一日
乙亥 皇帝遣太常寺寺丞袁正安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神曰惟 神參贊玄化顯相邦家我
皇祖崇建祠宮昭答 靈貺兹予嗣位之初謹用
祭告惟 神昭格茂錫靈休尚享

英宗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正統元年歲次丙辰正月丁卯朔越十五日辛
巳 皇帝遣平江伯陳佐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
神曰惟 神丕顯 靈化佑我家邦祛災凝祥永
世斯賴予嗣承大統屬兹紀元之初敬用祭告用
祈洪庥尚享

景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景泰元年歲次庚午閏月月丙午朔十五日庚申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徐珵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神曰惟　神丕顯　靈化佑我家邦祛災凝祥永世斯賴予嗣承大統屬茲紀元之始敬用祭告用祈洪庥尚享

英宗皇帝復即位祭真武文

維天順元年歲次丁丑四月甲午朔越二十日癸丑　皇帝遣定西侯蔣琬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神曰惟　神玄元之化天一之尊為世造福式顯神功佑我邦家萬世永賴今予復正大位改元之初敬用祭告尚祈　鴻庇保茲太平尚享

憲宗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成化元年歲次乙酉四月丁丑朔越二十日辛丑　皇帝遣吏科左給事中沈瑤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神曰惟　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特用祭告　神其鑒佑永永無窮尚享

孝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四月甲午朔越十二日乙巳　皇帝遣陽武侯薛倫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神曰惟　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特用祭告　神其鑒佑永永無斁尚享

武宗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正德元年歲次丙寅三月辛巳朔越二十七日丁未　皇帝遣崇信伯費柱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神曰惟　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特用祭告　神其鑒祐永永無斁尚享

世宗皇帝即位祭真武文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越二十五日辛丑　皇帝遣工部右侍郎陳雍致祭于　北極真武之神曰惟　神尊居坎位玄化無方護我國家威靈顯著今予嗣承大統特用祭告　神其鑒佑永永無斁尚享

高皇帝中嶽廟告文

昔者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兵殃時予亦與群雄並驅輯兵保民　上帝默相山川受命效靈所在必克轉戰五年餘方乃兵偃民息衆樂主主之計天下太平二十八年矣今洪武乙亥四月間廣西布政司報蠻民酋長龍州趙宗壽奉議州黄世鉄不循治化負固殃民兵興之事本重既行不敢不吉所以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遂閒飢飽勞逸山嵐瘴氣染患者有之此兵行之難兵入其境良民受害荊棘生焉民驚且移未有不傷此其所以告也其所以告者但願瘴癘之方化煙嵐為清涼之氣旱殄渠魁良善安業軍士速回各得完聚以養父母是其禱也然予未敢徑告　上帝惟神鑒之為予轉達謹告

文皇帝中嶽廟告文

比者安南逆賊黎季犛反子黎蒼逞兇肆暴屢擾邊疆侵奪思明府祿州等處地方予加寛貸不肯興師問罪但遣使諭使還地黎賊巧詞支吾所還之地多非其舊還地之後復據西平州又侵寧遠州逼脅命吏与管人民劫掠資財殺擄男女邊境之民受其殘酷安南之人并被其害誅求百端老幼不寧与城之地累年遭其劫掠予數遣人告諭冀其改過而賊稔惡日甚罔有悛心予為天下主視民塗炭安忍弗救乃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志在平民豈敢用兵實出於不得已賴　皇天后土眷佑嶽鎮海瀆效靈將士奮忠鼓勇悉掃蕩其孽黨撫安其良善尚念將士暴露于外離其父母妻子山川險阻道里迢遠今天氣炎熱恐嵐瘴鬱蒸起居失調易於感疾予夙夜念此寢食弗寧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于　上帝賜以洪休潛消瘴癘早降清涼使將士安寧百疾不作特遣人致香帛牲醴詣神所祭告

章皇帝中嶽廟告文

予新嗣　祖宗大位統理下民夙夜惓惓養民為務尚祈神靈陰隲助相俾雨暘時順災沴不生百

穀用成民用康濟　國家清泰永賴神庥謹以香
幣達爭至誠惟神鑒格

憲皇帝中嶽廟告文

予奉天育民愧涼于德致茲久旱炎及群生夙夜
省躬中心惓切神司方嶽憂憫諒同而農以時亘
任其責特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豊稔
匪予之惠時乃神休　淮瀆濟瀆北海告文同

景皇帝中嶽廟告文

國以兵民為本兵民以食為天仁政所先孰加于
此方秋百穀將實重以漕運方殷而澤罕敷河流
多決兵民所望疇當副之夫朕為國子民而神為
民捍患實皆天職然有司存朕所能為豈敢畏難
於朝夕神之易舉詎可辭勞於指麾沛膏雨以作
豊年助順流而為通道顧有禱也冀無負焉
茲者農務方殷所憂旱澇豊歉所係尤切朕心神
主茲方計不異此雨暘時若其職在神尚運神機俾
從民欲民皆遂豊登之願神益彰庇利之仁專俟
感孚以慰虔禱

恭承　天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
內省政每外乖茲者雨澤不敷河流欠浹舟舡淺
滞禾稼焦萎災患由臻公私所病窮惟所自良有
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患為福實神
職當專夫有咎無福過將惟一而轉患為福功孰
與均特致懇祈幸副懸望　淮瀆濟瀆河瀆北海
告文俱同

濟瀆廟告文

天降膏而在風雲率其職地湧甘泉由嶽瀆效其
靈天地之澤施必風雨嶽瀆不得辭其責也今歲
雨暘時序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獨流不決所以
灌百川者歉焉河不由道而水決於海泰山泗濟
之源復祕南北漕運之渠日涸此雖軍民之患實
關天地之仁固朕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地
均有矜惠生民之心神可獨無奉若天地之意務
使河循古道分泒朔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望
神既有以塞其責朕亦有以賴於神神其鑒格專
候感孚　淮瀆廟告文同

純皇帝中嶽廟告文

比歲以來多方災沴雨暘不時我民用瘁民之瘁矣予曷為懷神矜于民忍降以災德澤崇深孰與神侔祈贊化機溥天之休責躬修行予敢弗篤庶幾與神同作民福謹告

國家敬奉神明聿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庇佑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欠寧或雷電失常雨暘爽候或妖孽閒作疫癘交行遠近人民頻遭飢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惕然於衷罔知攸措

惟神奠鎮一方民所恃賴覩茲災沴能不究心是用特具香幣遣官祭告尚冀體 上帝好生之德鑒予憂憫元元之意斡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禦災變禍為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

淮瀆濟瀆北海告文俱同

敬皇帝中嶽廟告文

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苗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民斡旋大造早霈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淮瀆濟瀆北海告文同

毅皇帝中嶽廟告文

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定匪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餓殍載途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勦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協應佑我家國永庇生民

近歲以來群盜為梗生靈被害在在有之命將徂征稍臻平定餘災未殄尚累天和水旱相仍妖祥疊見永思厥咎良切疚心爰與群臣飭躬修政同期昭格庸迓神庥伏冀神明憫茲黎庶轉災為福綏我家邦不勝惓惓懇禱之至 以上淮瀆濟瀆北海告文俱同

肅皇帝中嶽廟告文

朕奉 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患不作惟神是賴茲者各處旱乾大災疫癘流行變異非

常人民流離死亡者衆廷臣以吉朕心惻然惟神
廟食茲土作鎮一方見此困窮寧不矜憫用是命
官齎捧香帛特差撫臣潔齋備儀詣祠致祭為民請
命伏望明神大彰靈應潛斡化機時賜雨澤用消
凶沴變歉歲為豐年蠲貧閻為壽域庶稱朕奉
天子民之意中心懇切惟神鑒之
比者各處山崩地陷產妖隕星水旱蝗虫大災疫
癘人民流殍變異非常沴降自 天朕心憂懼惟
神司鎮茲土利及一方覩斯困窮寧不矜惻遣齎
香帛特命撫臣備儀致齋竭誠申禱伏望明彰靈
應斡旋化機時賜雨暘潛消災變豐年有望澤我
生民庶免朕從神其鑒庇
維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
以寡昧恭承 天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因
敢少懈顧儲宮未立恒切于懷茲者特具牲帛醴
齋遣官虔禱伏望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國家
綿慶祺于無窮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
比歲嘗命官禱嗣于神昨丙午孟冬之吉仰荷

望

天賜元儲亦神所賛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
永惟默佑焉
朕奉 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害不作
邇者各處地方水旱兵荒人民遭厄危亡載路災
變異常朕心憂惕惟神上奉 帝命奠濟一方諒
無矜憫爰命潔士齎捧香帛特遣撫臣備儀竭虔
詣祠致祭所冀明神大彰靈應潛斡化機俾氣序
順調雨暘時若弭解災割溥資豐泰庶同朕奉
天子民之意而神亦享祀于無窮矣 淮瀆濟瀆
北海告文俱同

南狩中嶽廟告文

惟神受 皇天命中四方立鎮極統群功崇德峙
台南幸楚地適臨中土特修祭之誠希神咸加護
佑神鑒歆之

濟瀆廟告文

惟神受 天之命統北水之宗澤潤民物古今是
賴台躬南幸道邇神源遣祭以誠惟神歆之

河瀆廟告文

惟神受 皇天之命統南水之宗濟利人物功德厚矣予將之湘楚瞻視 顯陵適當渡師謹此祭告希神加佑咸保安平

欽降像器

成化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欽降聖像共三十尊供器三副全于太和玉虛宮安奉

成化十二年正月十五日 欽降銅爵盞一百四十七箇真武經五百本分布玉虛等七宮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 欽降龍牌十三座于玉虛等宮安奉

成化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欽降聖像共十尊供器全

成化十九年九月初八日 欽降聖像一堂于五龍宮安奉供器全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欽降聖像三千四百六十軸道經七千卷

弘治七年八月初九日 欽降聖像一十九尊供器全紵絲旛三十對

弘治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欽施銀七百兩各色旛三十一對

弘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 欽施銀五千六百兩

各色旛五十四對
弘治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欽降聖像五尊供器全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欽安聖像銀三千兩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欽降聖像一堂於太和山金殿安奉
正德二年八月初三日 欽降聖像一堂於太和山安奉
嘉靖五年二月十六日 欽降聖像一堂於淨樂宮安奉供器全
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欽降旛二十八對 頂帳四十四副全

蠲免征差

永樂十五年二月十九日隆平侯張信早於奉天門奏太岳太和山附近湖廣襄陽府均州合無將郡本州該管軍民人戶與免科差分派輪流前去玄天玉虛宮等處守護山場灑掃宮觀奉 聖旨是税糧依舊着辦其餘科差都免了欽此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勅湖廣都指揮使司

朕 皇考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創建大岳太和山宮觀上以資薦 皇祖考 皇祖妣在天之靈下為四海蒼生祈迓福祉工既告完已勅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諸葛平常川用心巡視遇有損壞隨即修整朕今祇承鴻業篤念 皇考先志實欲虔奉祀事于悠久以冀利澤於無窮勅至即免爾均州一千戶所軍餘雜泛差役盡數存留在州聽叅議諸葛平及千戶朱舜提督但遇宮觀有損壞滲漏之處隨即修理溝渠路道有淤塞不通之處隨即整治務使宮觀永遠完美溝渠路道永遠通利庶稱朕心茲特以勅諭爾等其敬承之毋怠故勅

宣德元年正月十七日
勅蠲免子粒同前
成化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勅蠲免征差同前
弘治八年九月
勅蠲免子粒同前
佃户附
永樂十四年九月初三日該隆平侯張信傳奉
聖旨武當山各宮觀別無田糧供贍着户部差官
去踏勘附近閑田着法司撥徒流犯人五百名去
那裏做佃户專一耕種供贍若是本山宮觀邊廂
有百姓每的田地就見數撥與佃户每種另尋田
土撥與百姓欽此
景泰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湖廣布政使司為民情
等事奉　聖旨同前
勅護山場
成化十二年欽奉勅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
朕惟太岳太和山興聖五龍宮自然庵乃羽士棲

下

真之所上為國家祝厘下為生民祈福者也其地
東至青羊澗西至竹宮南至桃源澗北至明真庵
為菴中永業恐年久被人侵毀特賜護持凡官員
軍民諸色人等毋得欺凌侵佔以沮其教敢有不
遵朕命者論之以法其本庵道士張復心所居之
處賜名長生巖故諭
成化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欽奉勅諭官員軍民
諸色人等
朕惟太岳太和山乃　玄帝顯靈之所天下名山
也其形勝蟠踞八百餘里而中峰巑岏灘澗宮觀河
橋岦峙橫跨焉蓋以神妙莫測冲用潛通上以佑
助國家下以錫福生民故歷代迄今崇奉之有加
往者石板灘迎恩橋累被山水暴發衝損人以為
患提督太監韋貴自備資財乃於橋東創建觀宇
奉神鎮奠之數年來果獲顯應前患用弭人賴以
安朕嘉之已賜額曰迎恩盖昭神貺也至是貴又
奏乞照本山宮觀例凡有滲漏損壞一體修理仍
令道士許崇盧於內領衆焚修朕特俞允仍降勅

護持之繼今以往一應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毋得
侵毀褻瀆生事擾害敢有阻壞其教不遵朕命者
國有常憲故諭
以後護守山場
勅 凡五道俱類前勅故不悉錄
勅存留香錢
嘉靖十七年三月 日禮部為遵
勅諭請 明旨存香錢免借貸以便祀神修理預
備凶荒賑濟事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是這香錢
着存留本山備用不許有司借貸禮部知道欽此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 日
欽差提督太岳太和山內官監左少監王佐題前
事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本官覆題前事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官覆題前事俱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這香錢着照舊例行該衙門
知道欽此欽遵
隆慶二年五月初六日

欽差提督太岳太和山內官監太監柳朝謹題懇
乞 天恩復舊制隆 聖典以正紀綱以便遵
勅扶修事本年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武當山
玄聖之處是我 祖宗佑國保民之際如何這等
紊亂都着照舊行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隆慶三年三月十二日本官覆題前事本年四月
初六日奉 聖旨這香錢照舊存留本山修理等
項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
勅提督藩臣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勅湖廣布政司右叅
議諸葛平
朕創建太岳太和山宮觀上資薦揚 皇考 皇
妣二聖在天之靈下為四海蒼生祈迓福祉以敷
利澤於無窮然工作浩繁皆天下軍民辛勤勞苦
久而後成今工已告完特勅爾常川巡視遇宮觀
有滲漏處隨即修理溝渠道路有淤塞處即便整
治合用人工就於均州千戶官軍撥用務使宮觀
完美溝渠道路通利不隳前工以廣祀事於悠

又如此則 神明昭鑒使爾享無窮之福若玩法
偷安致宮觀損漏溝渠淤塞則罰及爾身将不可
悔故勅
宣德十年三月十六日 勅禮部員外吴禮及均
州千户所今命尚膳監左監丞陳楚前来與爾吴
禮一同提督均州千户所軍餘常川廵視太岳太
和山宫觀遇有滲漏損壊之處随即修理溝渠路
道有淤塞不通之處随即整治俾宫觀永遠堅固
完美及本所軍餘雜泛差役及屯田子粒照舊盡
行蠲免襄陽衛原撥官軍四百二員名俱放回操
備故諭
正統元年十一月初七日 勅行在禮部郎中邵
正昔我 皇曽祖太宗文皇帝創建太岳太和山
宫觀虔奉祀事以冀利澤於悠久我 皇祖仁宗
昭皇帝 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之日篤念 先
志特優免均州一千户所軍餘雜泛差役并勅湖
廣都司布政司将本所屯田子粒盡行除免凡遇
宫觀有滲漏損壊之處随即整治朕今嗣承大位

一遵 祖宗之心虔奉祀事弗敢少怠兹特命爾
前去與太岳太和山玄天玉虛宫提點及均州千
户所千户一同提督軍餘修理務在恭勤趍事使
宫觀永遠完美溝渠路道永遠通利庶稱朕心如
或怠慢及私役軍餘則罰及爾等不可悔矣故
勅
正統七年二月十八日叅議李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叅議樊敩
景泰五年九月十二日叅議黄順
以上三員俱同正統元年郎中邵正勅
天順四年三月十九日 勅太岳太和山提調官
右叅議李孟芳
朕念太岳太和山宫觀是 祖宗創建棲神之所
今命爾同内官奉御唐廣提督均州千户所官軍
專一照管灑掃凡遇宫觀滲漏損壊若随即修理
如新及橋梁坍塌溝渠淤塞道路毁阻随即補砌
疏通整理堅完務在廟貌森嚴道衆潔淨虔奉祀
事供養香火以祈福佑於悠久庶不負朕敬神之

意毋或不正其身縱欲圖利私役軍餘科擾下人及怠惰廢弛肆無忌憚自取罪愆朕不爾宥爾其慎之故勅

成化八年八月初八日　勅太岳太和山提調官湖廣右叅議王豫

朕念太岳太和山宮觀是　祖宗創建棲神之所今仍命爾與左監丞韋貴率同玉虛宮提點均州千戶所千戶提督軍餘專一照管灑掃凡遇宮觀滲漏損壞者隨即修治如新及橋梁坍塌溝渠淤塞道路頹毀者隨即補砌疏通整理堅完務在廟貌森嚴道衆潔淨虔奉祀事供養香火以祈福佑於悠久庶不負朕敬神之意毋或不正其身縱欲圖利無事之日仍提督正伍官軍操守城池防禦盜賊或本處并鄰近府縣草賊生發本所官軍相應調用聽鎮守總兵等官與爾等計議斟酌施行其餘一應雜泛征差運糧屯田等項一體優免爾宜恪遵朕命恭勤趁事不許怠忽廢弛及在彼生事私役科斂虐害下人自取罪愆爾其慎之慎之故勅

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五年勅文畧同不另載

弘治七年四月十九日　勅太岳太和山提調官并分守湖廣下荆南道兼管撫民布政司右叅議陳璿

朕惟太岳太和山宮觀是祖宗創建棲神之所今命爾與太監潘記率同玉虛宮提點均州千戶所千戶提督軍餘專一照管灑掃凡遇宮觀滲漏損壞者隨即修治如新及橋梁坍塌淤塞道路頹毀者隨即補砌疏通整理堅完務在廟貌森嚴道衆潔淨虔奉祀事供養香火以祈福佑於悠久庶不負朕敬神之意無事之日爾仍與記提督正伍軍官操守城池防禦盜賊或本處并鄰近府縣草賊生發本所官軍相應調用聽鎮守總兵并撫治等官與爾等計議斟酌施行其餘一應雜泛征差并運糧屯田等項一體優免今又加爾以下荆南道分守撫民之任爾不妨本職往來所屬巡視地方將一應附籍安插并陸續逃來私人民必須以時戒飭

嚴加禁約不許非為敢有擾害居民者爾即量情
懲治應拿問者依律拿問情輕者照例發落罪重
者即將正犯枷釘連妻小差人奏觧來京定發充
軍殺傷人者處以極刑若有貪暴官吏豪横軍民
人等生事欺害逃民者亦一體依律拿問究治及
凡有可以除奸革弊便民弭盜之方聽爾計議審
處或事重難以區畫具奏處置遇有妖人聚衆及
草寇生發即調所在官軍相機撲捕無致滋蔓爾
為朝廷簡用必須嚴公勤慎敬以奉神仁以撫下
務在事妥民安斯稱任使汝或因循苟且悮事慢
神殃民必罪不宥汝其欽承之毋怠故勅
自弘治十三年至隆慶五年勅文畧同不另載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勅湖廣布政司右叅
議李貴和
朕惟太岳太和山宮觀是　祖宗創建棲神之所
今命爾與差去内臣率同玉虚宮提點均州千户
所千户提督軍餘專一照管灑掃凡遇宮觀滲漏
損壊隨即修治橋梁坍塌淤塞道路頹毁隨即補

砌疏通整理堅完務在廟貌森嚴道衆潔净虔奉
祀事供奉香火以祈福祐於悠久本山香錢會同
内臣選委員役收支無事之日爾提督正伍官軍
護守城池防禦賊盜本處并鄰近府縣草寇生發
本所官軍聽總兵等官與爾計議調用一應雜泛
征差并運粮屯田等項查照舊例優免爾仍不妨
本職分守荆南道廵視所屬地方無治一應附籍
安插并陸續逃移人民如有擾害居民者爾即量
情懲治應拿問者依律拿問情輕者照例發落罪
重者即將正犯枷釘連妻小差人奏觧來京定發
充軍殺傷人者處以極刑若有貪暴官吏豪横軍
民人等生事欺害逃民者亦依律拿問究治凡有
除奸革弊便民弭盜之方聽爾計議審處事體重
大者具實奏聞處置遇有妖人聚衆為亂即便調
官軍民兵相机撲捕毋致滋蔓爾受兹任使須廉
勤公慎敬以奉神仁以撫下務在事妥民安斯為
稱職如或因循誤事慢神殃民必罪不宥爾其欽
承毋忽故勅

祀典

嘉靖壬辰五月　欽差妙應真人李得晟至齊雲山欽奉

皇帝聖旨朕以菲薄仰荷　天命君臨海宇奉守

宗祧十一年歲時若流百千世統緒至重

儲嗣未立朝夕戰懼聞齊雲山乃　北極神真之

福地敬遲誠懇禱　真靈垂鑒而錫庥備香帛之儀遣真人李得晟恭詣　神祠下取今五月初四日為始脩建　金籙祈恩求嗣繼緒保國大齋七晝夜至初十日圓滿脩設　九天監生醮禮三千六百分位端拜　玄恩賜予賢子緯　宗社於萬年世世守　宗祧而主祀保　國祚於億載代代宜君位以承　天年穀豊登百姓有樂生之慶邊疆寧謐四方無警戒之虞

青詞

予惟人君膺　宗廟社稷之託國本為先為　天地神人之主元良永賴不有資於　神化曷以企乎著昌敬竭丹忱遠祈　靈貺茲備香帛之儀遣妙應真人李得晟恭詣齊雲山　北極佑聖真君神祠下仰祈　陰佑爰謹緘詞冀　威靈之有赫助神力之無方俾予早生哲子以嗣洪基予聞仁者有後為善降祥予自繼統以來寅肅畏恭祇奉

上帝事　神尊　祖常懷翼翼之心發政施仁實望　昭昭之鑒顧茲一紀儲位尚虛雖　禋祀聞舉乎高禖而瑞應未孚於嵩祀　前星將耀椒室或遲夏心上切於　慈闈企望下厪乎臣庶予懷用懼口與心謀匪藉神休奚來繁衍爰遵道範往禱　靈祠冀回福之上通紛祺祥之下集禎符濬發弘開東震之祥錫羡有輝茂顯南離之照民安居於樂土國養徳於長寳曆無窮皇圖有永

欽降織金皂袍一領　織金繡旛一對　裝金龍牌五座　金鐘玉磬二口　真武聖像各一百五十軸　聖父母聖像三十軸　真武童真聖像二十軸　齊雲山圖一百軸　諸品道經一百部

太皇太后　織金長旛二對　嬉嬪　織金五彩織旛一對　欽賞銀八拾兩

嘉靖戊戌五月　欽差正一大真人張彥頨至齊
雲山欽奉
皇帝聖旨比朕儲祥未建嗣位久虛寤寐不遑夙
夜祗懼爰即齊雲山致禱於　北極佑聖真君仰
荷　天庥亦惟神助逦著天潢繁衍照　祖德以
彌光　帝胄熾昌承　慈闈於未艾每懷眷祐莫
罄名言謹命正一大真人張彥頨詣神祠下取今
五月二十七日為始修建　金籙酬恩錫嗣繼統
承　天大齋三晝夜爰至六月初一日圓滿修設
羅天大醮一千二百分位伏願福祿來同子孫千
億昭明有徵家室萬年綏合闡於無窮基景命之
有永　玄机默翊弘施保育之仁　神教誕敷永
被清修之化敬攄微悃上荅　洪庥
青詞
予惟　玄功顯錫欣承昭格之庥喬嶽儲精茂迓
蕃昌之祚矢愚衷於臨女介景福於多男仰戴庥
慈冐勝瞻戀茲卜良辰敬遣大真人張彥頨恭詣
齊雲山

騰

北極佑聖真君神祠下祗迓真光修陳醮禮謹奏
玉清聖境元始天尊　玉几前
上清真境靈寶天尊　玉几前
太清仙境道德天尊　玉几前
昊天至尊玉皇上帝　玉陛下
勾陳上宮天皇上帝　御前
中天星主北極大帝　御前
承天効法土皇地祇　金闕下
高上神霄九宸帝君　聖前　恭望　大道　天
慈俯垂省覽伏以聰明作后求永命于祈　天福
祿宜君用申休於主鬯神人攸暨家國永寧曩者
逝日不居尚爾前星未耀寔夥素悃瀆奏琅書詎
期福地之靈永奠室家之壺仙源錫美昭元祉於
麟祥潢派濬符衍繁禧於螽慶　慈宸慰千齡之
望周閭九有之懽藻慮有年旌　恩無地敬馳真
首祇叩　瑤扃闡道範以祈　靈尚冀冲漠之鑒
誦真詮而籲悃允垂　庇蝦之仁俾克類以克明
庶有憑而有翼

皇帝聖旨朕以眇躬君臨大寶每切敬 天之命
時傾奉 母之誠兢兢業業於兹矣倏於歲春
聖母偶致遺和遂成瘡疾躬侍湯藥寔切憂懼雖
百法療治而愈痛愈疼迨今未痊思惟求救於神
庥臻安復齋雲山乃 北極神真之福地敬瀝丹
誠上祈 玄造謹命正大真人張彥頨詣 神祠
下取六月初六日為始修建 金籙祈恩保 母
安疾永壽延禧大齋七晝夜爰至十三日圓滿修
設羅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拜叩 洪慈鑒兹愚
悃伏願 恩須玄極早除見患之災 仁降紫霄
即臻勿藥之喜轉災為福去舊從新王體尊安樂
含飴之有永 慈闈寧吉綿眉壽於無疆

聖母青詞

惟王者為天之子事必籲天人生惟母是親敢忘
報母劬夫 慈體遘疾惟深子愆多積仰叩 玄
仁俯察丹悃兹卜良辰敬遣大真人張彥頨恭詣
齋雲山
北極佑聖真君神祠下祗迓 恩光修設醮禮謹

奏
玉清聖境元始天尊 玉几下
上清真境靈寶天尊 玉几下
太清仙境道德天尊 玉几下
昊天至尊玉皇大帝 玉陛下
勾陳上宮天皇大帝 御前
中天星主北極大帝 御前
承天効法土皇地祇 金闕下
高上神霄九宸帝君 聖前 恭望 大道 天
慈俯垂省覧伏以人主之祈 天永命莫大奉
親孝子之侍膳問安謹於視疾此彝倫之要道實
天下之同情惟我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 皇太
后偶以遺和遘嬰瘡疾歷時既久災患未除雖湯
藥自侍於 慈闈而疾痛寔關乎朕體非資 神
力曷逐安痊遙憶名山實為聖境有禱必應無念
不通兹徼悃以上聞冀 天真而下覧伏願 玄
慈降祉袪宿疾之痊消 帝鑒垂仁俾 慈躬之
永泰復游長樂熙五福以駢臻安享 慈寧介千

年而不替

嘉靖丙午太素宮提點汪曦和欽奉

皇帝聖旨今秋八月十日屆朕初生之辰切念朕

纘述 皇圖導迎景貺肆韓福於朕躬迺寓承孚

丕眷謹涓本月初八之吉特遣道錄衛官齎捧香

帛儀物詣齊雲山 玄帝寶壇修建 金籙生辰

報 恩祈福永壽齋醮一筵一千二百分位伏願

天鑒神歆降祥錫慶早悟 太上之玄旨副 天

心之眷丕垂啟祐永此 皇明

欽降織金繡旛一對 道德經六百六十九函

中宮皇后織金旛一對

嘉靖己未三月初一日太素宮提點朱宗相欽奉

皇帝聖旨昨以嘉靖三十五年六月恭修 玄帝齊

雲山之宮已吉工完特俾安奉爰命勳臣齎捧香

信敬詣本山 玄天帝壇啟建 金籙安神祈祥

大齋五晝夜以三月朔日為始初五日圓滿修設

師府衆清真醮三百六十分位伏願 位鎮名山

彰大法而保邦佑國祀昭福地徵威靈而安夏攘

夷允資翊護之功克副皈崇之念禧延 宗社福

及神民

嘉靖甲子八月初九日太常寺寺丞兼玄天太素

宮提點朱宗相欽奉 聖旨八月十日朕初生辰

特命侍衛官員捧齎香帛敬詣齊雲山建醮請

恩恭迎景貺就於 玄天太素宮官道朱宗相等

自本月初九日為始至十一日圓滿修建 金籙

元甲承眷誕日祈 恩延生集慶大齋三晝夜陳

設羅天大醮一千二百分位伏願 恩佑 宗社

壽延朕躬慶及六宮休覃萬國

萬曆庚辰正月十六日嗣天師大真人張國祥欽

奉

皇帝聖旨 慈聖宣文皇太后懿旨切念嗣君荷

天洪佑繼 祖丕基撫育黎元政每修於成憲

遵承 寶曆事尤急於 皇儲仰叩 玄尊俯從

懇禱由是謹發誠心虔備彩幡詣宮懸掛特命真

人張國祥恭率官道謹以萬曆八年正月十六日

為始至十八日圓滿就於齊雲白嶽中和山 玄

天太素宫修建顲　天請佑祈嗣　皇儲莫安宫
壼保泰和家大齋三晝夜祇設　玄天列真清醮
三百六十分位伏願丹悃潛通玄尊默相靈臺早
孕庥誕嗣於儲君國本攸長俾治隆於世運風調
雨順歲稔時豊寧靜宫中太平天下
欽降織金五色寶幡肆對　欽賜香銀一百两

聖旨往歲朕嘗遣真人李得晟往齊雲山　北極
真武神祠建醮禱嗣果獲感應今命大真人張彦
𩑶往彼建醮一以謝　神一以上祈　母壽事畢
大真人還山着随去高士聶一然同話寫　勅與
他經過去處不許欺慢即便應付欽此
嘉靖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勅正一大真人張彦
𩑶嘗命真人李得晟恭詣齊雲山　北極真武神
祠建醮禱嗣果獲靈驗特命卿往彼處虔修齋醮
一以謝　神一以上祈　母壽事畢卿即還山着
随去高士聶一然回奏卿經過去處軍衛有司驛

遞等衙門即便照例應付不許欺慢留難如有不
遵　勅旨故違悞事者聽卿奏聞處治故勅
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欽奉
聖旨今秋八月十日届朕初生之辰命道録司左
演法吴紹隆錦衣衛千户齊志賫捧香帛儀物前
詣齊雲山着本宫提點汪曦和主行修建祈　天
永命大醮三晝夜有司供應欽此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欽奉
聖旨今秋八月十日届朕初生之辰命道録司左
演法李用濂錦衣衛千户畢清賫捧香帛儀物前
詣齊雲山玄天太素宫修建祈　天永命大醮三
晝夜有司供應欽此
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勅清微演教崇真
衛道高士兼三宫住持陳善道直隷徽州府齊雲
山　真武神殿年久頹圮已經巡按官查勘估計
具奏前來今命爾同錦衣衛千户何彔前去與同
太常寺〻丞兼玄天太素宫提點朱宗相督造修
葢正殿并添設配殿鐘鼓楼等項爾等宜用心督

理建造如式期於工程堅固可垂經久以稱朕崇
玄妥　聖至意其欽承之毋忽故勅
勅錦衣衛千戶何景直隸徽州府齊雲山　真武
神殿年久頹圮已經巡按官查明估計具奏前來
今命爾同清微演教崇真衛道高士兼三宮住持
陳善道與同太常寺寺丞兼玄天太素宮提點朱
宗相督造修蓋正殿并添設配殿鐘鼓樓等項爾
等宜用心督理建造如式期於工程堅固可垂經
久以稱朕崇　玄妥　聖至意其欽承之毋忽故
勅

嘉靖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欽奉
聖諭昨脩　玄帝齊雲山之宮工完命國公徐延
德行安神禮賫醮意着朱宗相奉行齋事有司供
應欽此

嘉靖四十年七月初十日欽奉
聖諭着錦衣衛千戶傅霖賫醮意詣齊雲山命朱
宗相主行修建祈　天永命大醮三晝夜欽此

萬曆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嗣漢五十代天師正一
嗣教大真人張國祥欽奉
聖諭真人還山就命他賫奉彩旛香帛前往齊雲
山禱祈　皇儲賜馳驛有司供應

武帝郊祀歌

練時日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〻靈之至慶陰〻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瑶堂衆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帝臨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〻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〻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枯槁復產迺成厥命衆庶熙〻施及天胎群生啿〻惟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西顥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偽不萌妖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得附而不驕正心翊〻

玄冥

玄冥陵陰蟄虫蓋臧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肹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鍾鼓竽笙雲舞翔〻招搖

靈旗九夷賓將

天地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縕豫為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其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琄玉鳴含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鷄神夕奄虞蓋 李孔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地徧觀是耶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紫黃其何不徠下

天馬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

此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此太初四年誅宛馬作

天門

天門開詄蕩々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音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太朱涂廣夷石為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々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々滇々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紅六幕浮大海

景星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襍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齊房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按諜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華爗爗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鴹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揚波徧臚驩騰天歌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抎嘉壇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汨臚折禊遺淫淥澤汪濊歸

朝隴首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闓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赤蛟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按漢書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時新得神馬因次為歌汲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觀黯之言則是歌宗廟亦用之矣然其辭亦多難曉云

光武廟登歌詩

於穆世廟肅容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以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一曰武德舞詩東觀漢記曰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曰大武之舞乃進武德舞歌詩詔曰如驃騎將軍議遂用之於光武廟焉

貞觀圜丘樂章

豫和

上靈睠命膺會昌盛德發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曆長

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唯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肅和

闓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圜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烟開紫營聿遵乾享式降鴻禎

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啟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作斯融

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鍾歌大呂還符寶曆祚昌年

凱安武舞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唐書樂志曰貞觀二年祖孝孫修定雅樂取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之文製十二和之樂祭天神奏豫和祭地祇奏順和祭宗廟奏永和登歌奠玉帛奏肅和皇帝行及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正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酌獻飲福酒奏壽和六年冬至祀昊天於圓丘樂章並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大曆十四年改豫和為元和以避諱也按唐初作十二和樂法天數其後增造非一皆隨時制名而休和

箏曲無傳

貞觀祭方丘樂章

順和 降神

萬物資以化文泰屬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寧具儀光王帛送舞變咸英黍稷良非貴明德信惟馨

肅和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宮肅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命無斁

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享以正有時斯良有馨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舒和

玉幣牲牷分薦享羽旄干鏚遞成容一德惟寧兩儀泰三材保合四時邕

順和 送神

陰祇協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豐惟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樂與冬至圜丘同其大和壽和凱安三章辭與圜丘同

貞觀祭太社樂章

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協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桂

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釐跡壇承風敬地潔粢登俎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群生畢遂

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極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隆景化登祥薦社啟豐年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祭太社樂迎神用順和皇帝行用太和登歌奠玉帛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酌獻飲福用壽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送神用順和順和辭同方丘太和壽和凱安詞同圜丘

貞觀祀風師樂章

迎神

太皞御氣句芒肇功蒼龍青旗爰候祥風律以和應神以感通禹祖侈鬯時惟禮崇

奠幣登歌

旨酒告潔青蘋應候禮陳瑤幣樂献金奏彈絃自昔鮮凍惟舊仰瞻盼鬯群祥來湊

迎俎酌獻

德盛昭臨迎拜巽方爰候發生式薦馨香酌醴具舉工歌再揚神歆入律恩降百祥

亞献終献

肸鄉俻玉帛陳風動物樂感神三獻終百神臻草木榮天下春

送神

微穆敷華能應節飄揚發彩宜行慶送迎靈駕神心饗既拜靈壇禮容盛氣和草木發萌芽德暢禽魚遂翔泳永望翠葢逐流雲自茲率土調春令

祀雨師樂章

迎神

陟降左右誠達幽圓作解之功樂惟有年雲軿戾止灑露飄煙惟馨展禮爰列豆籩

奠幣登歌

歲正未明禮布玄製惟樂能感與神合契陰騖離畢靈馭搖裔膏澤之慶期于稔歲

迎俎酌献

陽開幽蟄躬奉鬱鬯禮備節應震來靈降動植求聲飛沈允望時康氣茂惟神之貺

亞獻終獻

奠既備獻將終神行令瑞飛空迎乾德祈歲功乘烟燎儀從風

貞觀朝日夕月樂章

朝日肅和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如肆類王言戒吉珪奠春舒鍾歌曉溢禮云克備斯文有秩

雍和

晨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揚玄端肅事紫幄興祥福履攸假於昭允王

舒和

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宮扣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
神武載集豐功表睿文

夕月肅和

測妙為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兑禋展敬璧薦登
光金歌動映以載嘉德以流魯慶

雍和

朏晨爭舉天宗禮闢夜典恭秋陰明湛夕有醑斯
旨有牲斯碩穆穆其腓穰穰是積

舒和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鷺詞昭茂典
光前列夕曜乘功表盛明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朝日樂降神用豫和皇
帝行用太和登歌奠玉帛用肅和迎俎用雍
和酌獻飲福用壽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
舒和武舞用凱安送神用豫和其太和壽和
凱安豫和五章詞同圜丘

建隆郊祀歌

降神高安

在國南方時維就陽以祈帝祉式致民康豆籩㫕
俎金石絲簧禮行樂奏皇祚無疆

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遲陞壇肅祗其容允若于禮攸宜

奠玉幣嘉安

嘉玉制幣以通神明神不享物享于克誠

奉俎豐安

笙鏞備樂繭栗陳牲乃迎芳俎以薦高明

酌獻禧安

丹雲之爵金龍之杓挹于尊罍是曰清酌

飲福禧安

絜茲五齊酌彼六尊致誠斯至率禮彌敢以介景
福永隆後昆重熙累洽帝道攸尊

亞獻終獻正安

謂天蓋高其聽孔卑聞樂歆德介以福禧

送神高安

倐兮而來忽兮而廻雲馭杳邈天門洞門

祀皇地祇

降神靜安

至哉厚德陟配天長沈潛剛克廣大無疆資生萬

物神化含章同和八變神靈效祥

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昭祀典致享坤儀備物咸秩柔祇格思功宣敏

樹日益鴻禧時載品彙寧土攸宜

送神靜安

妙用無方倐來忽逝蠲絜寅恭式終禋瘞

按宋史樂志建隆二年二月兼太常寺竇儼

言聖宋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當易

新詞因詔儼改周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取治

世之音安以樂爲義

祭社稷

降神靜安

百穀蕃滋麗乎下土聿崇明祀垂之千古育物惟

茂粒民斯普報攸宜國章咸覩

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穆太祀功利相宣靈壇美報歷代昭然介以蕃

祚祚以豐年土爰稼穡允協民天

送神靜安

制幣儀齊正辭無愧樂以送之畢其精意

皇明樂章見史槩大事記

郊祀　洪武十三年合祀　即合祭天地之樂章

迎神　樂奏中和之曲

荷蒙　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踊躍兮備筵而祭誠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兮慶雲飛必昭々穆々兮降壇壝

奠帛　樂奏肅和之曲

天垂風露兮雨澤鮮黃壤氤氳兮氣化全民勤畎畝兮束帛鮮臣當設晏兮奉來前

進俎　樂奏凝和之曲

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俎兮再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聖靈兮皇々穆嚴兮金誅臣今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載斟兮再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康已拜手稽首兮顧享

終獻　樂奏凝和之曲文德之舞

三獻兮樂舞揚肴羞具納兮氣藹而芳祥光朗々兮上下方況日吉兮時良

徹饌　樂奏雍和之曲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怠民福留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樂奏安和之曲

旌幢燁々兮雲悝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冉々兮上下方必烝民兮永康

望燎　樂奏時和之曲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焰發兮煌々神變化兮束帛將感至恩兮無量

郊祀　嘉靖九年分祀

圜丘

迎　帝神　中和之曲

仰惟　玄造兮於皇　昊穹時當肇陽兮大禮欽崇臣惟蒲柳兮螻蟻之衷伏承眷命兮職統

群工深懷愚昧兮恐負洪德爰遵彝典兮勉竭
微忠遥瞻 天閽兮寶輦臨壇臣當稽首兮祗
迓恩隆百辟陪列兮舞拜于前萬神翊衛兮而
西以東臣俯伏迎兮敬瞻帝御顧垂歆鑒兮拜
德曷窮
奠玉帛 肅和之曲
龍輿既降兮奉禮先爰有束帛兮暨瑤瑄臣謹上
獻兮進 帝前仰祈聽納兮荷 蒼乾
進俎 凝和之曲
餴饎珍饌兮薦 上玄庖人列鼎兮致精虔臣
盍祗獻兮馨體牷願垂歆享兮民福淵
初獻 壽和之曲
禮嚴初獻兮奉觴臣將上進兮 聖皇 聖王
垂享兮穆穆臣拜首兮何以忘
亞獻 豫和之曲
禮觴再舉兮薦玉漿 帝頻歆悅兮民福昂民
生有賴兮感 上蒼臣惟鞠拜兮荷恩長
終獻 熙和之曲

三獻兮禮告成一念微衷兮露悃臣情景張樂
舞兮聲鍠鋐仰瞻 聖容兮俯賜恩泓
撤饌 雍和之曲
祀禮竣兮精意禋三獻備兮誠以申敬撤弗遲
兮肅恭寅恐多弗備兮惟賴洪仁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禋祀訖終兮百辟維張 帝垂歆鑒兮沐澤汪
洋 龍車冉冉兮寶駕旋雲靈風鼓舞兮瑞靄
清濊 洪恩浩蕩兮無以爲酬儷陳菲薦兮已
感 歆嘗香氣騰芳兮上徹 帝座仰瞻 聖
造兮賜福羣方臣同率土兮載歡載感祗迴寶
輦兮鳳嘯龍翔誠惶誠恐兮仰戀彌切願福生
民兮永錫亨昌
望燎 時和之曲
龍車寶輦兮昇帝鄉御饍非帛兮奉燎方環佩
鏗鏘兮羅壇壝炬焰特舉兮氣輝煌生民蒙福
兮 聖澤霑臣荷眷祐兮拜謝 恩光

皇天上帝上泰號儀　嘉靖十七年

迎　帝神　中和之曲

於昔洪荒之初兮混濛五行未運兮兩曜未明
其中挺立兮有無容聲　神皇出御兮始判濁
清立天立地立人兮群物生生

昇冊表　元和之曲

帝闢陰陽兮造化張　神生七政兮精華光圖屢
方載兮兆物康臣敢祗報兮拜薦　帝曰皇

奠玉帛　林和之曲

帝垂聽兮義若親子職庸兮無由申冊表荷騫兮
泰號式尊敬陳玉帛兮燕賀　洪仁

進俎　豫和之曲

大筵弘開懽聲之雷　皇神賜享臣衷消埃大
禺炮烹飾饈馨哉　帝歆兮兆民之福臣感恩
兮何如幸哉

初獻　壽和之曲

大高降恩鑒微情何以承臣愚端拜捧瑤觥堅
壽無極并

奏祝　景和之曲

帝皇立命兮肇三才中分民物兮惟天徧誒小
臣請命用光帝陪庶永配於　皇穹哉

亞獻　太和之曲

群生總總兮悉蒙始恩人物盡囿兮於　帝仁
群生荷德兮誰識所從來於惟　皇兮億兆物
之祖真

終獻　永和之曲

寶宴弘玉几憑瓊液陞樂舞翩協氣凝民物初
臣衷蹇蹇兮報無能

撤饌　咸和之曲

太奏既成微誠莫傾　皇德無京陶此群生巨
細幪幈刻小臣之感衷兮罔罄愚情實弘涵而
容納兮曲賜生成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禮祗冊薦兮　皇神垂享萬舞畢舉兮九成已
行　帝賜洪庥兮大我家慶金鳴玉振兮聲鏜
鏜群僚環佩兮響玎璫神人交賀兮贊　帝皇

寶稱　恭號兮曷有窮量永固高厚兮宰御久
常徼臣頓首叩首兮攸沐恩光
奉燎　凞和之曲
瑶簡拜書兮　恭號成奉揚　帝前兮資離明
珍幣嘉餚兮與祝誠均登巨焰兮達　玄清九
垓四表兮悉慶　洪名
方澤
迎神　中和之曲
俯瞻兮鳳輦來靈風兮拂九垓川嶽從兮後先
百辟列兮襄陪臣拜首兮逬迎顧臨享兮安哉
奠玉帛　廣和之曲
祀禮有嚴兮奉虔玉帛在笥兮來前　皇靈垂
享兮以納烝民率土兮樂豊年
進俎　咸和之曲
餚饈馨兮氣芳庖人奉俟兮和湯奉進兮　皇
祇歆慰臣稽首兮敬將
初獻　壽和之曲
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醴明潔兮馨香顧垂享
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　安和之曲
載獻兮奉觴　神顔和懿兮以嘗功隆厚載兮
配天民感德兮無量
終獻　時和之曲
三進兮玉露清百職奔繞兮佩環鳴鼍鍾鼉鼓
兮韻鏗鎗顧留福兮群生
徹饌　貞和之曲
禮告終兮徹敢違深惟一念兮誠意微　神垂
博容兮聽納恐未備兮唯慈依
送神　寧和之曲
禮成兮誠已申　駕還兮法從陳靈其列兮以
隨百辟拜兮恭寅望　神宮兮奉辭顧普福兮
烝民
望瘞　同送神
朝日
迎神　凞和之曲
仰瞻兮　大明位尊兮王宮時當仲春兮氣融

爰遵祀禮兮報功微誠兮祈　神昭鑒顧來享
兮迓神聰

奠玉帛　凝和之曲

神靈壇兮肅其恭有帛在篚兮赤琮奉　神兮
祈享以納予躬奠兮忻以顒

初獻　壽和之曲

玉帛方奠兮　神歆酒行初獻兮舞呈齊芳馨
兮犧色騂　神容悅兮鑒予情

亞獻　時和之曲

二齊升兮氣芬芳　神顏怡和兮喜將予令樂
兮具張顧垂普照兮民康

終獻　保和之曲

慇懃三獻兮告成群職在列兮周盈　神錫休
兮福民生萬世永賴兮　神功明

徹饌　安和之曲

一誠盡兮予心懌五福降兮民獲禧仰九光兮
誠已申終三獻兮徹敢遲

送神

祀禮既周兮樂舞揚　神享以納兮還青鄉予
當拜首兮奉送顧恩光兮普萬方永耀熹明兮
攸賴烝民咸仰兮恩光覩六龍兮御駕　神變
化兮鳳翥鸞翔束帛餙饈兮詣燎方祐我　皇
明兮基緖隆長

夕月

迎神　凝和之曲

神其來止有嚴其誠玉帛在篚清酤方盈奉而奠
之顧鑒微情夫祀兮云何祈佑兮群氓

亞獻　豫和之曲

二觴再斟樂舞雍雍　神歆且樂百職惟供顧
順軌兮五行祈民福兮惟　神必從

終獻　康和之曲

一誠以申三舉金觥鐘鼓鍧鍧環佩琤琤鑒予
之情願永保我生民

徹饌　安和之曲

禮樂肅具精意用申位坎居歆納茲藻蘋徹之
弗遲儀典肅陳　神其鑒之佑我生民

送神　保和之曲
禮備告終兮　神喜旋穹碧澄輝兮素華鮮
星辰從兮返　神御露氣清兮霓裳蹁躚鏘鏘
兮東帛薦之于瘞兮罔敢從予拜首兮奉送顧
永貺兮民樂豊年

雩祀　嘉靖十一年定

迎　帝神　中和之曲
於穆　上帝爰處　瑤宮咨爾黎庶覆憫曷窮
旂幢戾止委蛇雲龍霖澤斯溥萬寶有終

奠帛　肅和之曲
神之格思奠茲文纁盛樂斯舉香氣氤氳精禋
孔禋徹于　紫宸懇祈膏澤渥我嘉生

進俎
百川委潤名山出雲徯賜孔熾膏澤斯屯祈年
於　天載牲于俎神之格思報以甘雨

初獻　壽和之曲
有嚴崇祀日吉辰良酌彼罍洗椒馨苾香　玄
功溥濟時雨時暘惟　神是聽綏以多穰

亞獻　景和之曲
皇〻禋祀孔惠孔明瞻仰來歆拜首欽承有醴
維醹有酒維新雲韶侑獻肅雍和鳴　聖靈有
赫監享精誠

終獻　永和之曲
靈承無斁駿奔有容嘉玉以陳酌鬯以供禮三
再稱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彌恭　神貽景
貺佑我耕農

徹饌　凝和之曲
有赫昊曦民勞痒斯于牲于醴載舞載詩禮成
三獻敬徹不遲　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爰迪寅清昭事　顥穹仰祈甘雨惠我三農既
歆既格言歸太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望燎　太和之曲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燔燎既舉昭假精禋維帝
降康雨施雲行登我黍稌溥受厥明

雲門之曲　祭畢使道童群歌之

景龍精兮時見測鷄緯兮甯懸肆廣樂兮鏗鍧
列皇舞兮蹁躚祈方社兮不莫薦圭璧兮孔虔
需鑿雲兮六漠霈甘澍兮九玄慰我農兮既渥
錫明貺兮有年

大社稷　洪武二十六年定

迎神　廣和之曲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
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　聖來
兮祥風生欽當稽首兮告拜年豊

初獻　壽和之曲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予將
玉帛兮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豫和之曲

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　神昭格兮軍民康思
必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熙和之曲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旛予今
稽首兮忻且惶　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雍和之曲

粗陳微禮兮　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
祥普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安和之曲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
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時和之曲

捧餚饈兮詣瘞方鳴鑾率舞兮齊鑑鍔思　神
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高皇帝御製樂章

圜丘

仰惟兮 昊穹臣率百職兮迓迎叶幸來臨兮壇
中上下護衛兮景從旌幢繚繞兮四維重況聖心
兮民獲年豐 迎神
民依時兮用工感 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將兮以
奠望納兮微衷 奠帛
庖人兮列鼎設羞兮以成方俎兮載獻顧享兮以
歆 進俎
聖靈兮皇〻穆嚴兮金爵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
初獻兮捧觴 初獻
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無已拜
手稽首兮顧享 亞獻
三獻兮樂舞揚殽羞俱納兮氣靄而芳祥光朗〻
兮上方況日吉兮時良 終獻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
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徹豆
旌幢燁〻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
冉〻兮去上方可見烝民兮永康 送神
進羅列兮詣瘞方炬燄發兮煌〻神變化兮物
全於上感至恩兮無量 望燎

方丘

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烟繚繞
兮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〻靄瑞氣兮凝結樓臺
以微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兮固請
顧嘉烝民兮永懷 迎神
臣捧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祀兮
珮聲琅〻惟南薰兮觧愠映燎炎兮煌〻 奠帛
庖人兮進湯大烹牲兮氣靄而芳以微衷兮獻上
曰享矣曰康 進俎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〻兮洋〻為烝民兮永
昌鑒豐年兮耿光 初獻
雖殽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
用斟醴酒兮載觴 亞獻
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殽羞兮
未具將何報乎神功 終獻

俎豆徹兮神熙鑾輿駕兮旋歸百神奕奕兮雲衣

敬奉行兮弗敢遲 徹豆

祥風興兮攸攸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兮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 送神

毅蓋玉帛兮瘞坎中邃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成兮盡徹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高皇帝御製樂歌

大祀文并歌九章

朕聞太極之化也則天生於子地闢於丑立極既定虛其中而為寰宇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故曰世人生既多非主莫馭天生君而為民立命然鴻荒之時君天下者雖多莫知誰始今以載之於書者始伏羲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以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增減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周是也亦相繼而增減其事者秦漢以至於宋元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從其善固為萬世綱常未嘗有異此道而為人君者每聞昔君欽若昊天寅賓出日未見有怠於敬者及朕即位以來命儒臣遍歷群書自周以至於宋元皆考祀事之典既考之後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合人情及 南北二郊以及 社稷甚有

不如人情者也且不如人情者以　社稷言之古
人以　社為五土之神　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
生五穀因之以生而乃一園中各處壇而祭是土
穀不合於生：之意也當行禮之時先　社固宜
而又先奠　社之配位然後方行　稷神之禮此
果當乎以朕度之此所以不合人情者也况朕自
即位以來祀　天享　地奉　宗廟　社稷每當
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常夏之京房有云
交祀鬼神必天道之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
驟雨是為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社稷於闕右
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
奉　二神：乃我荅人事歡悅後洪武十一年命
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　大祀殿合
祀　皇天　后土當年冬十月三公入奏告工已
成朕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且古人之
祀　南北郊朕度之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　天
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　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
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

於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及祀　天地
尚實不尚華固執古而不變至今所以　天地之
享與人大異以理言之　天地反不如人享以朕
言之若以斯祀之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
而不變若人執古則有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
穴處以今言之世可行乎斯必不然也因是命太
常卿每歲祭　天地于首春正三陽交泰之時是
其宜也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
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廟三日
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
波濤而浪靜輕雲縹緲于昊穹獨露大降於天中
纖塵不動銀燭光舒而皎挺香烟裊繞而凌雲馥
饌芬芳戴燎烟昇上達于九天斯必　神之降臨
合祀之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實其事而歌詠之
歌曰

第一歌

陳樂而奏

金石絲竹之會陳兮必五音以諧同命舉枹拊鼓

而撫琴兮加寶瑟以及竽鐘磬敔嘹喨而韻窮兮
吹塤篪以管從度干羽而周旋兮文武之樂隆百
辟奔走而供獻兮期上下以來通

第二歌

駕出天門

逶騰閶闔之開闢兮飛龍前瀵而翺翔蹁躚鶴
舞鳳揚兮鸞輿冉冉而上方侍從景從周匝兮
天香馥郁而旌幢張　帝衣玄雲之衣兮彩霞
赤霓而為裳稽首仰瞻逶迤兮耳聽金玉之鏗
鏘　帝臨世而閱民兮蒙臻百福而海內康

第三歌

駕昇地户

洪龐之户闢兮擁　地祇之旌幢麒麟丹鳳之挾
車兮角端前驅以騰驤護衛森然而凛凛兮于
昭穆穆而聖皇稽首鞠躬而駕來兮惟格勤而
趍蹌為母之慈而為民兮合造化於乾陽兮率
百職以候臨兮惟菲禮而顧享

第四歌

七曜從駕

天星不息而周章兮擁旌旄而運銀潢旙幢繚繞
於太虛兮護從鑾輿而去下方惟五星日月昭曜
兮邇　帝左右而龍旂傍引領以欣覩兮威威而
衛　帝行

第五歌

嶽鎮從駕

覩旂旙之四維兮列神威而倍張嶽鎮瀆海之會
兮歆　地祇之來降陪神逶　聖而相從兮擁山
兕於幽篁飛蒼龍於儵然兮清塵瀵道而妖魅戢
翅首以候來兮聖皇為民而錫康

第六歌

瞻天望聖

民知　天地之臨豢兮老幼相將而仰　昊蒼曰
吉而時貞兮慶雲縹緲於　天堂柴燎烟焰而福
給兮盡寰宇以芬芳民歌且舞而跳躍兮俯仰乾
坤以荷　聖皇

第七歌

兆民之福

皇天 后土之既臨兮享殽羞而美椒漿思陰
陽之會合兮如臨已而穆〻洋〻躬竭衷以趍蹌
兮周旋三獻而奉觴皇〻 三聖之優游兮眷子
牧民而為王惟 天地之恩無極兮獨父母之育
相當雖欲報之何已兮但法常經而傾臧

第八歌

鑾駕回旋

氣氤氳而馥郁兮樂 聖駕之旋幢喜雲衢之朕
冉兮 天廓落而 地洪麗目遠送而俯仰兮靄〻
輿升降而達玄黃慕神降臨之盤桓兮於心煒〻
而耿光顧民之多福兮每以歲首而奠筵

第九歌

升降殽羞

升沉燎瘞而幻化兮殽羞備納而供勤昌以之而
祈穀兮民謳歌而福愈良想 天門 地户之茫
茫兮欲假之來享而難望樂大禮之既成兮必時
若而雨暘

迎神歌

薰風蕩〻兮鮮炎備朝紳兮懼恐弗虔夜沉〻兮
星辰團圞皓月輝〻兮馳天稽首頓首兮遙瞻執
知 后土兮何然 昊天 昊天 鑒蒼生兮來
筵

送神歌

諸侯趍蹌兮肅齊列如壇兮次第金石絲竹兮
方携早彷彿兮鳳凰來儀俄冉〻兮慶雲飛恭
遙瞻兮俯首低睛沉〻兮 后土降臨時 地
祇兮欣喜吾民今歲兮樂雍熙臣率百職兮羅拜
壇壝感恩兮無已惟父 天兮母 地

肅皇帝御製樂章

仰 高〻之在上兮 皇穹昺九圜之徧覆兮囿
正西東而王者出徃游衍兮必奉 天顧臣之此
行兮亶荷 帡幪 右迎神中和
於昭 帝庥臣感 恩淵〻巡省舊藩之地兮寔
止承天下情思報兮此心拳〻瓆色蒼幣兮捧叩
壇前 右初獻壽和
樂奏兮三成觴舉兮再呈 帝鑒凡微兮曰誠爾
臣頓首兮敢不嚴于此誠 右亞獻敦和
臣來茲土本之思親思親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
昌匪戴 帝之臨汝夫何因 右終獻承和
肅其具兮祀禮行備彼儀兮樂舞張退省進止兮
臣踈且狂沐含以 仁兮仁以量 右徹饌永和
王狩之之兮典有禋望於維 柴祀兮首重 上
蒼臣情罔殫兮夙夜遑〻祇伸愚悃兮允賴 恩
光逸驕兮六龍騰翔 帝垂祉兮萬世永昌 右送神感
和

神仙通紀四十四冊

天台方外志　温州府志
瘞鶴銘　楊州府志
齊雲山靈應事跡　太倉州志
武夷志茶場記　楚紀
河南省志　湖廣總志
浙江通志　嚴州府志

桐栢宫

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十二都唐景雲二年爲司馬承禎建回環有九峰玉女卧龍紫霄翠微玉泉蓮華華琳香琳玉霄是也宫當其心自福聖觀北盤折而上至洞門一望佳景豁然道書云桐栢金庭洞天即王子晉所治中有三橋一見二隱木則蘇玡琳碧泉則石髓金漿人得食之役天不老眞誥云吴有句曲之金陵越有桐柏之金庭三災不至洪波不登實不死之福鄉養眞之靈境吴赤烏二年葛玄於此煉丹故今有朝斗壇齋永嘉元年征虜將軍沈約一千餘人棄官乞爲道士居之唐睿宗景雲二年勅爲承禎置觀號桐栢方置堂時有五色雲見唐史記以爲祥禁封内四十里無得樵採五十里不許遷葬徐靈府小録煉師所居黄雲常覆其上故有黄雲堂元晨壇煉形室鳳軫臺朝眞壇龍章閣又有衆妙臺以篆隸八分三體寫道德經於巨幢置臺上故名堂下有醴泉極甘可以愈疾太和咸通間道士徐靈府葉藏質新之元稹劉處静爲記五代梁開平中改桐栢宫周廣順二年宋霄外建藏殿宋大中祥符元年改桐栢崇道觀政和六年又於後山建徽宗元命殿一如宫制庭用青色琉璃於桜溪上建二橋橋上搆會仙亭直南嶺表建洞門一座内則方丈齋堂雲堂土地堂三眞殿又有上清閣御書閣閟三朝宸翰及高宗所臨晉唐帖紹興二十二年楊和王存中重建三清殿曹開府勛建三門曹又於觀北結菴賜號冲虚宫中爲院六一曰經藏二曰三元三曰延禧四曰清虚五曰白雲六曰浴院慶朝宣賜則有宋太宗眞宗御書共五十三卷祥符中御衣四事高宗史漢事實翰墨志用高麗僧統所織成經篋二帙裹吴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一十身連金銀銅所鑄火燄臺座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身玉花八株銅三清像金銀字經二百函璧親宅昭成太子宫聖幀四十軸歷代珍襲供奉至 國朝吴元年遺火化爲丘墟惟檀香像一龕存焉洪武

中道士金靜觀提點吳惟敬相繼營建永樂十年道紀鮑了靜又加新之其間架規模崇飾艶麗去舊為遠至今且百餘年道衆嘗畫殿宇日就頹壞宮中碑刻無慮十數獨崔尚所作碑須韓擇木八分書古今珍尚今亦無存矣其後改桐柏宮當在
本朝但不知何時耳

福聖觀

在縣西北十五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巖下赤烏二年為葛玄建初號天台額乃玄飛白書王右軍評其書如鳥鵲勢騫噴吼東北連丹霞洞有仙人拍掌岩西北桃翠屏上有三井號三絶之一洩為瀑布蔽崖而下狀似垂蜺數百丈有濺珠亭觀前對靈溪觀中引瀑布縈繞廊院灌注池塘宋元嘉嘗於此剏瀑布寺東 一百五十步有柳泌使君宅號紫霄山居今皆蕪廢惟玉清行刻流水巖洪武間大水瀉出而字多不辨矣又有隱真峰蓋梁徐則所居之處唐咸通中刺史姚鵠因建老君殿得玉簡上之刻曰海水竭台山闕皇家寶祚無休歇詔付史館宋大中祥符四年改今額天聖五年遣中侍投金龍有布衣孟合附詩以進詔重新之紹興十一年置九天祠三十年楊侍郎倓妻趙以老君殿建三清殿陳古靈襄皇佑間來游瀑布命名習養有記嘉泰二年令丁大榮立碑刻習養之瀑四字於石崖上國朝初併入桐柏

玉京觀

在赤城山每歲設昇僊會選道士一人冠服劍佩儀守甚都迫暮送登山頂候天駕來迎衆至夜分果遙見天中二燈爗然有光簫鼓仙樂齊鳴須臾不見衆真以為仙去不知為白蟒怪也曇猷纔止中巖晏坐神化為猛虎數十咆哮向師既不能言又見白蟒真形呀然開口將噬師師即以錫飛入蟒口拄其齦齶不得合曰且借老僧坐地三年神始知懼皆來降伏悔罪願徙他處自此昇仙之會息矣後人於穴中見白骨成堆蓋即白蟒所噉昇僊骨也張性中遊赤城錄

啟母化石

嵩山之陽舊有啟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啟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啟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来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啟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于外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慚于化石耶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為啟母此墓何為者耶

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東走母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其事誰復得而傳之怪誕不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是也

王子僑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犍為武陽人為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僑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矣

岳武穆當稱忠武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見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

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反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覩此益知當稱光武為是

濟瀆廟石刻

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為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馬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間嘗徧攷兩漢蜀漢五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欺愚瞽而又繆塑繼安像于廟之儀門像前寘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傚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橘樹為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之事亦好奇者為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

備遺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月老卜婚

唐韋固旅次宋城見老人向月檢書因問囊中亦

繩彼云以繫夫婦足雖仇家異域此繩繫不可易君妻乃隣北陳嫗之女固見抱三歲女陋刺於稠人中傷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帖花鈿逼問曰妾郡守之猶子父卒于宋城幼時乳母抱之為賊所刺痕尚在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取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即出女帷中顧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好煩老巫為入報河伯即使吏卒抱大巫嫗并三老投之河中豹嚮河立待良久乃罷去從是以後不復敢言河伯娶婦

鞭像罹殃

魏宗室元禎封南安王孝文時以鎮北將軍為相州刺史嘗餞於華林都亭及至鄴上禎聚斂肆情嘗因大旱祈雨於群神鄴城中舊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禎疽發背而卒

愚公鑿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太行王屋二山而居以山之阻也而謀欲平之率其子弟荷擔運于渤海之尾隣之孀妻遣男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河曲知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也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嘆曰汝心之固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若何而不平智叟無以應

汲器化石

晋有彭娥宜陽縣人永嘉之亂娥父母兄弟皆為賊所害時娥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鬥賊執娥驅出溪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高數十丈

娥大呼曰我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石山忽開數丈娥即趍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碟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汲器化爲石形似鷄人因號爲石鷄山云

女媧墓移

天寶十一載六月閿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聲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〻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

丹砂化雉

宋神宗初成都李大臨知汝州時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蓰化爲雙雉鬬出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大臨識其異遂釋之

嚴光本新野人

嘗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諗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范曄失于考也

温州府志

朱孺子

朱孺子逸其名永嘉人幼師道士王玄真共末居大若巖下服菊花及餌黃精十餘年後遇西歸子於山中授以要言遂入石室嘗于溪畔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遂與玄真斸其地得杞杞根類犬煮之玄真命孺子候火凡三晝夜孺子取其汁飲之及熟玄真始取食孺子飛立前峰舉首謝玄真而去玄真獨居巖西陶山後不知所終

劉根

劉根永嘉人隱積穀山飛霞洞嘗乘赤霞至天台赤城訪紫靈君舊傳有孺子鬻糖遇一道人引之入洞見臺閣森嚴二人對奕歸家語其母母方姙亦隨子往視之至則巖壁合矣

馬自然

馬湘號自然杭之鹽官人隱于商至安固卜居西峴下每有紫霞覆其居一日與其徒王延叟煉藥於松山西巖時有雙鶴翔舞遂跨鶴上昇今丹竈

井臼存焉

張無夢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真宗召對講易謙卦上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明真宗悅賜詩寵其還山

柯可崇

柯可崇永嘉列真觀道士隱青嶂山架巖鑿石為觀迺陶貞白舊隱有煉丹井石棋枰具存可崇每造絕頂築凌霄菴以居導引辟穀猛虎馴伏其旁後得道尸解

夏元鼎

夏元鼎字宗禹永嘉人自幼嗜學博通群書屢試不第於是入庭買許一帥幙嘉定間遇閩西閫先生授以道要遂歷湖湘至南嶽祝融峰又遇赤城周真人因歷叙平生修真之要求其印證真人盡以心傳告之元鼎大悟驚喜及三鼓月上迺指示天機造化玄妙之秘將旦元鼎就枕覺而失師所在門扃如故因題詩曰崆峒訪道至湘湖萬卷詩

書看轉愚蹈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遂棄官歸隱西山真德秀贈之詩曰龍虎山前形異夢祝融頂上遇真仙觀君早辦驂鸞事莫把天機漫浪傳後再游幔亭諸峰歸無疾端坐而逝是日鄉人在閩中見之寄書歸號西城真人有崔公入藥鏡解陰符經註悟真篇講義今二十一都名夏仙里云

黄良晤

黄良晤字應伯永嘉真華觀道士精五雷法嘗飛神朝謁經日始蘇華蓋山群鵲縱横默禱皆悲鳴而去嘗大醉偃臥有求符者即顧温侯像曰汝可往至其人家患者觀藍面將而愈靈異多類此後坐化

項評

項評字惟公幼知覺靈異素好神仙術宋嘉定間嘗游華蓋岡遇異人授以修煉之法迺深契焉盡棄世事結廬於羅山之溪傍自號守虛子隱修辟穀四十餘年坐化曾飲溪水味甜語人曰甜泉淺

兵戈歇百年來聖人出亞

戴煟

戴煟號復菴永嘉人文瑞公溪之孫為臨安府知録咸淳間謝后得異疾舌出口數寸不能收佀名醫無敢應者煟應召傳以消風散立愈后大喜詢知文瑞孫妻以姪女丁丑元兵至恥事二姓遂絶意仕進一日遇異人授以赤天之秘能飛神謁帝為龍興宮道士祈禱響應延祐甲　游龍虎山至衢州府有吏抱文書捲其右俾署左判官銜下署畢索視則是歲八月回禄文也煟大驚問曰吾廬可免否吏曰可煟囑寄聲家中是日其家有人至言早在衢城見煟令家多蓄水防火家人未之信姑從其言入咸笑之未幾郡果大火惟煟家得免晚築室曰抱甕製丹施藥濟生甚衆無疾而化

周恢

周恢字復元瑞安人幼習舉子業宋末避亂青田山中絶意仕進從蔣梅莊受玄學居鳫蕩一日遇髼角道人坐場山茅舍酣歌恢前致禮弗顧是夜

宿其傍夜半見道士坐起兩目光各丈餘俄㑹為
一叟曙慨市酒酌道人道人持滿呼飲之覺神爽
體輕須臾又一道人至道人曰此沖應葛仙翁也
可拜而師之慨如言偃翁出書一帙俾慨録之仍
授密印由是飛神上下去來無礙不喫烟火食者
四十二年凡禱雨雪俱立應泰定丁卯三月索紙
筆書曰混合玄宗七十六年時來果熟撒手高眠
紫雲西地黃鶴翻天淹然而逝

何居中

何居中元豐觀道士嘗遇異人授以隱書能制魔
却祟病者不遠千里求符命立愈名聞京師大觀
四年召見宣和殿使禳京城火患治制邸妖及祈
雪於太乙宮皆有驗賜號真應先生

林任真

林任真字器之平陽人幼從劉敬塘學涉獵經史
仕宋任修職郎宋亡歸隱蓀水遂叅水南家學歷
湖海秉撫群書纂繪科典黃籙立壇在在具瞻若
昆陽益竹洞天長溪右松福地安陽崇真玄館普

度修煉之夕皆現大圓像其彩九色遐邇驚異泰
定甲子春修齋于崇真觀事畢語侍者曰御氣而
來乘化而歸吾今往矣怡然而解

周顒真

周顒真字養元閩福清人至元丙子徙居永嘉年
未弱冠遇西蜀異人授以隱書及壬遁迈閉之秘
因自號山雷子從開元觀道士蔡洐嗣靈寶法凡
玄學運用悉以易變通之元統甲戌歲旱郡請禱
顒真默運雹出袖中雷雨隨至未幾有訐其左道
捕之急顒真挺身立州橋石欄側終日捕者旁午
莫得一日命筆書曰我從空來我即空我向空歸
空自在八十五年幻化空非幻不化空不改唱銘
達大空不空一輪紅日古今同擲筆而寂世稱蘭
室先生有洞浮老人集

劉修真

劉修真號靜趣平陽人自幼通涉經史諸子百家
年二十始慕入道師事橫州盧曰二真人受東華
上道游江淮又從霞隱張真人叅全真内功爰飛

霞洞烟水之勝即蓮渚故址構屋以居水蓮萬柄週遭環繞因號蓮花博士至元己卯夏自容成洞天修齋事畢歸即沐浴更衣端坐謂弟子曰古人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慾清淨心源圓滿廣博性含萬法體絕百川生死去來了無關涉有進筆求語者曰有言未也遂安坐而寂玉筯從鼻交流至膝越三日貌如生

梅芹

梅芹永嘉人元末不樂仕韜跡黄老能驅鬼出神或盜其丘木挾符竈中盜者披髮負樹來歸以水噀之謝而去嘗自題小像曰石斛花開刼外春百城煙水漫勞神誰將秋兎毫端寫貌出山林[illegible]有身自號大歌子

賈復真

賈復真號靜觀至順壬申居温城同知雷僊倫授以雷法及天文地理秘旨庚辰郡大旱有司請復真禱雨于嶽祠應時雷雨大至洪武戊申修齋於竹園道院一日夢天樞院遣使請歸端坐而逝

顧太真

顧太真號虛白少聰敏有志入道從鹿城陳靜心學由是歷覧山川遇麻衣道人於浦城授何真人掌心雷法遂能指呼雨暘叱咤風雷洪武十九年夏旱請泰真禱於寶勝寺登壇有頃雷電交至大雨如注三日乃止二十一年夏四月赴醮金鄉既發奏得龍蛇會雞鼠則終之報語弟子曰辰年巳月酉日子時吾將化矣至期沐浴端坐書云三十六年春夢尽忝玄道學空勞碌夜半騎龍上玉虛浩歌一段無生曲書畢而逝

劉拱辰

劉拱辰子永嘉人逸其名徽宗政和間以方技至京師甚見寵幸封為純和處士名其里曰純和坊

祥瑞　以下温州府志

晉太寧元年初立永嘉郡時方建城有白鹿銜花之瑞遂名其城曰白鹿城云

宋太平興國三年縣人伐木鋸其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一木鋸爲五段每片皆有之見文獻通考

延祐七年十一月樂清立天祐構室作上梁文告天是日寅刻天晴几上霜華盡作松檜水石之狀時以爲瑞有刻文

災變

神僊通紀

紹興十年十月十七日火起望京門外飛爆延燒譙樓開元寺是年樂清東西隅大王令傳撤縣額焚諸衢乃止

二十二年六月朔初昏樂清有火如斗大從庠生趙惪雲乾井中起升至屋簷遍庭如霰縷紛飛屋北飛首銳而尾大沒入雲中竭數十里

隱逸　温州府志

晉張文君名薦字子薦永嘉人有高操隱居樂清丹霞山修煉嘗乘白鹿吹玉簫遊諸峯郡守王羲之慕其名往訪焉文君遁入山之苦竹中羲之不獲覓而去其地嘗有白鶴飛翔故號白鶴山

南唐嚴永初歷顯仕一旦避地藏衣冠於平陽前倉青華山巖穴間爲市人傭作以自給後朝使奉詔命物色求之不得於巖穴中取所藏衣冠以行邑人名其處曰嚴公巖立祠祀之

神僊通紀

方技附

宋劉拱辰子永嘉人逸其名徽宗政和間以方技至京師甚見寵幸封爲純和處士名其里曰純和坊

皇明謝廷循永嘉人善繪永樂宣德間思眷最優授錦衣衛千戶尋陞指揮宣德六年十月二十日賜御製樂靜詩云暮色動前軒重城欲閉門殘霞收赤氣新月破黃昏已覺乾坤靜都無市井喧陰陽有恒理斯與達人論族姪道寧多學永樂中嘗以賢良薦

道人林靈素永嘉人行於鄞之石柱嶴有一老翁隨其後靈素見石壁髙峭乃書云因循郄來到嶠海看波流自茲一度往何日更回畊靈素執筆老翁曰當守眞官墨跡素曰汝何神也老翁曰吾臨涯下老龍也因見眞官獨游吾境故來衛護就居巖下以助靈跡毋相忘也 見寧波府志

紹熙二年瑞安感應侯廟鼓自鳴後數日有巨寇昇鼓去先是鼓上有書云鼓響盗長鼓壞盗敗果以旬日就戮盗鼓妖云 見文獻通考

周狀元坦少孤貧一日牧牛失其牝懼撻不敢歸夜卧新棣橋下遥見火光中人馬一簇來至橋所驚曰狀元在淇下遂返

皇明卓敬瑞安人所居地名卓嶴年十三讀書寶香山中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晦冥中迷歸路遥見林外火光趨赴之乃一小院落也內有讀書聲扣其門有一童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來使吾相候敬仰視其門扁題體玄二字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前揖之翁起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童子曰翁爲誰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名每向人自稱逍遥翁又問子何名曰少孤敬疑爲隱君子也脩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院亦未聞有逍遥翁敢以爲請翁曰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

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久亦還故山耳郎君無用知也須之燎衣乾敬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郎君旣不肯留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郎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子名逸曰汝可將吾舊龍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旣不能留款敢以此爲贈敬辭曰吾書生將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爲戲翁曰第收之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郤之翁再三歎息而已敬遥窺籠中諸物悉瓏搢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敬騎牛致謝而別及抵家人

已就寢驚起問曰夜已向闌郎君安得此時猶歸耶歘具以告舉火將牛牽入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逸去室中人盡驚震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址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郎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跡歷歷尚存焉

按潘閬字逍遙大名人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後出入盧多遜門下多遜敗服僧服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閬之素行本無足觀而古廟托題寶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興憫卓公忠孝天性以殃公求生之謀乎鬼神恍惚假托類如此

玉清觀道士葉昌齡幼機警一日出行遇老叟引入巖壑中若仙洞然教以正一五雷之法遂豁悟正德末適郡大旱有薦葉善禱雨者守禮請之乃出登壇問曰欲城中雨乎守曰雨爲苗顧澍城外耳葉乃以墨筆於紙上作一圈旁亂點如雨已而擲筆空中俄見白氣上衝雷雨大作城中僅僅飛灑而甘霖洽四郊矣

嘉靖十三年夏秋永嘉大旱縣尹周公玧祈禱甚虔弗應時有抱負繫獄者稱龍母族裔孫云請母則得雨如其議迎龍母及渡江抵山川壇俱霏微雨護送有從行者負旗先導戒勿展衆望雨久不至強展旗風雨大作龍負雲起如白舞於半空嘖嘖有聲聞乞寺溫州衛治多技什惟龍母山川壇廠中婆前二燭不滅衆咸異之相傳龍母永嘉三十九都善山周氏女笄未字汲水溪邊見一卵悅之取而含諸口遂吞下不覺有娠後産一白龍遂驚死鄉人取其骸骨塑以泥藏置巖洞間遇歲旱則迎之祈雨好事者倣其像眞贋莫辨茲迎來者咸謂眞骨云此永嘉事父老傳之甚悉樂清志江氏女者訛

平陽智覺寺有鸛巢於殿脊鄰人探其卵既煑之矣僧惠永聞鸛悲鳴乃至取還置巢內已而成雛飛翔永怪之登視其巢惟見一石石旁有草永取置瓶中一日有道士過之見草曰徧尋不見乃在此即掇入

神僊通紀

樂清來斯灘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鑿
鑿爲羊羊牛來斯曰驟而驟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旣
出谷遇老姥問之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
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
道破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

樂清石門潭內有龍井相傳龍嘗爲患有金都尉奉
敕代龍斷其尾龍拍山去都尉亦溺其二妹追兄不
及亦投水中乃敕都尉爲龍王并其妹廟食潭左潭
左山上具謝鐸桃溪類稿

神僊通紀

補遺

晉劉根永嘉人隱積穀山飛霞洞嘗乘赤霞至天台
赤城訪紫靈君舊傳有孺子鬻糖遇一道人引之入
洞見臺閣森嚴二人對奕歸家語其母母方妊亦隨
子往視之至則巉壁合矣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
讀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
歷江左諸名山至永嘉安固山中棲止與梁武帝有
舊及即位書問不絕冠蓋相望給黃金硃砂等物
與之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益重之賜以
鹿皮巾屢聘不至惟畫兩牛以獻一散放水草間一着
金籠頭有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欲爲曳尾之龜
豈可致之國家有大事無不咨詢日中常數訊時號
山中宰相今猶以山相名其里以姓名其山性愛松
風每聞其響欣然而樂今眞誥巖白雲嶺皆其遺
跡卒謚貞白先生

葉後已字歸仁咸通間爲道士操行精潔居郡西〻
華洞歲旱郡守命禱而雨乾寧元年郡奏其行業

昭宗賜以紫衣書玉清觀額以寵之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永嘉人母妊二十四月忽
夜夢神人袍帶執火筆指腹曰暫借此居次日乃
生五歲不能言一日有道士踵門求見附耳語移頃
忽笑咲而語自是日記萬言吐辭成文嘗侍蘇子
瞻游瑞佛寺覽碑記數萬言過目成誦蘇大奇之
入蜀道遇眞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政和三年至京寓
東太乙宮徽宗夢跨白龍游神霄宮會靈噩騎
青牛入覺而異之命徐知常訪神霄事知常以靈

靈應上乃問視狀貌如夢中所見遂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冲虛通真達靈玄妙先生嘗侍宴太清楼下見元祐奸黨碑靈素稽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因為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乞出後因大水臨城上疏言國難將至請遷都避之蔡京見疏大怒唆塗臺劾其妖言惑聽靈素即辭歸與祠温州天慶观惟皇城張如晦棄官從之一日戒如晦曰可於扈嶼吳

官山劉地白尺見石龜蛇則瘞我瘞畢宜亟去後三鼓援筆題曰四十五年勞生浮名薄利峥嵘要識神仙舊路中秋月下三更時風清月白但聞雷聲稽首而化上見遺表詔守臣治瘞劉地果如其言甫下棺而雷電大作雲霧晦冥失其所在矣其御賜七寶數珠雷霆大角印及冠劔瘞時同瘞至靖康元年欽宗遣使取數珠將發墓俄黑風雷雨百怪雜出使者驚謝天始霽得寶珠樹間以還　按舊志録如右與宋史所載不同

徐氏姊妹號五姑六姑平陽前倉人遇一貧道人求宿以丹四丸與之人服一丸二丸藏壁中其兄歸見有毫光視之乃丹也二姑復分服之皆心風巧于途積錢建丹光觀後不知所之

木葉老人

宋元豐五年瑞鹿院僧道親於院前道上逢一老人自山而下履木葉皆無聲呼僧與語付一丸藥如彈子大曰爾可速入京師以進此藥乃萬歲藤膏熬成龍壽丹也以金椀研服可保二九之數道親未行次日又遇之仍趣其行道親如其言至都下遣閘仁宗不豫詰省言其狀執政異而不受上聞召而取之問所欲道親言老人但戒太歲本命四六慎酒樂乞濟貧民及禁天下捕龜上命中臣梁從政賷香至鴈蕩訪老人無所見八年立春上染疾太后得藥于膺思殿如前法研服之稍愈及上崩時計在位一十八年遣符二九之數

陳氏子

景宣樂清人陳氏子受業能仁寺十五歲試經得度出遊方外紹興閒歸能仁越數年又居本覺後以壽終平生喜讀莊子自為註解凡三十三卷又能究極性命道德之說年九十七雙目炯然視聽不衰及茶毗齒與袈裟皆不壞人以為得道云

李氏子

紹興末平陽獨嶼李氏子跌蕩不容於父遇一方士特以東遊不移時達樂清孝義橋下去家已三百餘里矣辭不能進方士出一小鏡使窺之恍然抵一山寺俄而如夢覺視其僧舍則已在靈岩寺矣

瘞鶴銘石刻在焦山下江水中（古今辨論列叙于左）瘞鶴銘并
序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鶴壽不知其紀
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
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兹山
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
丘著經延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玄
門去鼓華表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
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未下華亭爰
集真侶瘞爾作銘（宋資政邵亢就山下斷石考次其文闕其不可知者也）江陰
真宰丹陽外仙尉夆山徵君（此宋咸淳間所存者也○右者也如玉定本）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
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
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
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延
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
表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
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
爾作銘上皇山樵人逸少書（此府治後石刻臨本）○集古錄云

古瘞鶴銘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
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摸傳之往往祗得數字而已世
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
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
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
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
後有人同斯號者○東觀餘論云邵公亢考次銘文
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
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
多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
字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
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頗魯公
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
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
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
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
也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
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

茅山十一年乙未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有題丹陽尉山陰牢数字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趙氏金石録云集古録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古録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歸華陽真人晚歸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録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蔡子美黄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當爲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評顔柳数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惟顔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石玉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

三十二不應已自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石刻王瓚一詩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嘗親至彼觀之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爾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説姑俟識者折衷之○蔡佑雜記云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童子厚丞相不以爲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濵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兵司叅軍王瓚題名小字数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歳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童丞相可謂明鑒也又古洲馬子嚴題云予淳熙己酉歳爲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予不信然遂挐舟歷觀崖間尚餘兹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模榻予因請于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顔發卒

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併出之其文與佛榻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為寺僧所紿耳因模數本以遺故舊近現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董逌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㟙子厚所記云銘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亾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逌自書其後云文忠集古録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八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録豈又并詩繫之耶○元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銘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為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

右瘞鶴銘 觀鎮江府誌

度人經元趙孟頫小楷袁桷跋皇德祐鎮江玄妙觀道士得之土中今在丹徒縣學 仝上

朱璜

朱璜廣陵人少病毒瘕遇睢山道士阮丘曰御除腹中三尸可授以真人之業璜謝曰當為君作僕遂與藥七枚曰日服九九一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越數旬肥健心意開朗又授黃庭經使之日誦三過乃同丘入浮陽山後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至武帝末猶存

樂子長

樂子長泰州人道成白日飛昇今樂真橋乃其遺蹟當時號為樂真人梁昭明太子與邵陵王綸遊至泰州以樂長子故宅為觀

王冶

王冶泰州人隱居天目山修靈寶法煉丹存神歷宋齊梁百餘年功成行滿有雙童召冶群仙導引步虛清樂之音四比皆闢白日飛昇山有二井封鏑極密乃藏靈寶符杖履水襪隱形帽於左井梁昭明太子聞冶昇舉同邵陵王詣山致禮焉

卲道光

卲道光高郵人與其女居州西南迎仙橋井傍煉丹丹成光與女皆仙去後人名其井曰王女井橋曰通仙橋蔣之奇詩卲家女子已仙去尚有故井存通衢

李珏

李珏廣陵人以販糴為業每斗求利兩文以資父母有糴者即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珏制節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內有李珏字方言忽二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珏耳卒年百餘歲

徐守信

徐守信泰州人號神翁居天慶觀遇異人授神仙之術言吉凶禍福如影響徽宗嘗召入朝言事多驗高宗時為藩王叩以後事與之詩曰杜嫗灘頭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後高宗避金兵入海為淺所滯待晚潮後行上問此何處曰杜嫗灘也遂登岸問曰此何山曰金鰲山也因思神翁語乃屏去警蹕易衣

入臨濟寺見此詩新書于壁墨跡未乾始知翁為異人

頻筆仙

頻筆仙高郵州人少落魄江湖建炎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則止會轉運使見之問曰能飲否曰可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攜筆籃於舟中俾左右取還之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視管中必有一詩或紀其破毀歲月及人禍福姓名無不驗故以筆仙稱之年九十二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焚之人見烈焰中乘火雲飛昇而去

周恪

周恪字執禮泰州人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元祐初再舉進士不第鬱鬱不得志一日忽悟老子谷禪語取儒衣焚之自是人以為狂能前知休咎始異之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奉書臨而瞧之賜號守靜處士

甘弼

甘弼海陵人為小吏廉恪無他技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履褻語裸裎家人以為狂發語于休咎人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髮膚略不沾濕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後潛抱薪自焚于隙屋有田夫中途遇之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塋獨林原歲餘有鹽商見于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青城云

燕幻

燕幻通州人不治生產一日醉臥城南橋上忽雲霧四起與神人遇由是浪跡江湖後結菴于軍山之巔築丹臺置丹鑪藥灶于側晚至洪州無疾而逝舉棺將焚覺輕甚啟視之惟草履存焉至今名其橋曰望仙

魏景

魏景字同叟高郵人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于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劔長生之術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沖子頗解

屬文亦工詩凡陰陽煅煉醫藥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自諱其術以故世莫知焉

元先生

元先生宋熙寧間入遊興化館于鬻金賈氏會邑宰嗔其金色下先生掘地熾炭置金其中即成絶色運神術數能爲人起死一日謂賈曰吾將去能從我遊乎言訖設一葦席坐溪上泛泛然不知所往

孚惠

孚惠先生不知何許人元季自潯陽壽聖觀來游儀真時邑多疫癘先生以道術治之輒愈民甚德之因建真萬壽宮爲祠其徒雷希復傳其道法多利濟于人

柴默菴

柴默菴寓興化西城隈潭水邊踞坐朗吟曰少于施主少抄提野鶴孤雲自在飛有水有山還着我莫教塵土污霞衣吟畢昇騰而去邑人立廟以存遺址

禎祥効應 太和山志

永樂十年創建本山宮觀　欽降示諭工役黄榜揭於玉虛宮前亭中時有榮光燭天祥雲旋遶仙鶴鳴集於上工完乃止

是年九月内隆平侯張信等祭告興工是時天色晴朗忽有黑雲自西北而來覆蓋天頂隱隱中雷電交作旌幢閃動祭畢乃收

天柱峰舊有蕎林茶樹一株他土不産永樂十年隆平侯張信等創修本山嘉其異常遂欄護之不旬日間玉虛等處忽生數百餘本漸覆山谷後採其葉造以上貢

五龍宮有榔樹高真修道之時折梅寄之誓曰予若道成花開菓結後如其言以其榔身梅實人因名曰榔梅永樂修山之時連歲盛結採取以進正德間因以爲例

永樂十年督運修山木植道經武昌有一大木立於黄鶴樓前江中奔流衝激屹然不動莫知其自遂載至玉虛宮今正殿梁是也

永樂十一年湘潭縣商人劉忠等舟至光化縣洋皮灘風雨驟至須臾見一洪鍾湧出水面隱然有聲挽之不動衆皆驚異相率拜禱願載以送武當山鍾即漸移風雨亦止遂取以行置于玉虛宮焉

永樂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修理大頂銅殿圓光現內有高真皂袍披髮而坐二神侍左右二神立于前下有祥雲護之二十六日復然

永樂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紫霄宮修理福地現五色圓光中坐天真左一將執旗右一將捧劍下有白雲擁護復見龜蛇盤旋之狀

永樂十一年八月十七日綵繪大頂殿宇天真凡五現像初現黑雲擁護左右二天神侍再現披皂袍一神捧劍導前一神侍三現一神導前一神捧印侍四現一神捧劍導前一神執皂旗侍五現坐于黑雲之上左右二神侍十九日大頂殿宇竣事五色圓光內復現天真下黑雲擁護頂之光中復現一神侍從

洪熈元年祭酒胡濙奉　命代祭登山之日有仙鶴三十隻盤旋於金殿之上良久乃去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工部侍郎陸杰等奉勅重修宮觀祭告興工　金殿陰雲四合祭畢雲收日出未時初三公峰黑雲環繞內現五色霞光自南而西射至南天門未正光取雲合作雨復晴次日未時　金殿南天門前現一五色圓光十一日辰時圓光臺峰上現一五色圓光須臾乃收該提督太監王佐奏聞奉　旨奉修　玄聖廟宇興工之始圓光現瑞欽感　神貺遣官齎捧香帛前去着陸杰祭謝禮部知道欽此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初三日提督太監王佐奉旨於太和宮建醮大頂正東五色霞光貫射　金殿十五於淨樂宮建醮大殿東南五色霞光旋繞又仙鶴八隻自東南而來翺翔數刻乃去二十六日於遇真宮建醮五色霞光復現逾時方散

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初十日提督太監王佐分請欽降旛帳各宮懸掛本日至　太和宮行禮間

金殿西南祥光疊現二次良久方散

嘉靖三十　年　月　日重修宮觀宜都縣漁人夜獲巨木於江斧記甚異有司知之運送工所收用該督工侍郎陸杰奏聞

齊雲山靈應事跡

宋初真武化身百鳥啣泥塑神之像

天泉巖有碧蓮潤昔日異僧說法於此有碧桃花葉流自巖水間長竟尺因名焉

國初鑄鐵亭子抹以金既成欲置之香爐峰頂苦人力不能上一夕大風雨辰視之峰頂有亭〻至今存

萬曆甲戌三月初九日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宋公文科登雲巖禮太素宮畢至飛身崖祇有小兒墜巖而下無損傷公驚訝問其幼行孝賞米貳石

萬曆甲戌六月二十六日大旱久休寧縣知縣東莞陳嚴步禱於雲巖請法水至縣立壇祈禱申刻到壇酉大雨平地水三尺民思歌之

萬曆己丑六月初一日大旱久休寧知縣江夏丁應泰步禱於雲巖請水至崇壽觀立壇曰赤日青天旱魃如許一時何能得雨言畢少焉雲合大雨霑足

織女廟

織女廟在州南七里黄姑塘上即牽牛織女二星降處宋咸淳五年嘉定知縣朱象祖修治舊列二像建炎兵火士大夫多避地東岡有遊客經廟下題壁云商飇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邉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獨祠織女歲七夕釀錢為青苗會廟中占事頗應

天妃宮

天妃宮在城周涇橋北舊名靈慈宮元至元二十九年海道萬戶朱旭建永樂七年太監鄭和奏改額舊屬崑山清真觀今徑隷本州所屬道院六曰佑聖奉真長生靈應武聖真一惟靈應在南偶餘廢又天妃行宮在劉家港北漴漕口

按蘇州志云妃莆田人姓林氏宋元祐來祀閩元歲運漕著靈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皇慶後歲遣使賫香及金幡銀錠下平江漕運祭洪武間改封聖妃宮額曰聖妃宮永樂七年改今號并額寳幡諭祭

王芝祠

世傳至元間吕純陽寓居王芝祠人無識者去後所居墻壁唾咈皆成文故諸家題咏多及神仙

鱣怪

穿山農家兒保〻肢體無骨數歲柔不能行立談禍福頗應家因以餬一日謂母曰道士來兒死矣請厚賂祈免俄道士來禁符柳下即保〻嘔血再禁一鱣死水面大倍甞首如拳保〻死

茶場記 武夷志　　趙孟熒

武夷仙山也岩壑奇秀靈芽茁焉世稱石乳厥品不在北苑下然以地啬其產弗及貢至元十四年今浙江省平章高公興以戎事入閩越二年道出崇安有以石乳餉者公美芹思獻謀始於沖佑道士摘焙作貢越三載更以縣官涖之大德己亥公之子久住奉御以督造宸來竟事還朝越三年出為邵武路總管建邵接畛上命使就領其事是春馳驛詣焙所祗服厥職不懈益虔省委張璧克相其事明年創焙局於陳氏希賀堂之故址其地當溪山之四曲峯攢岫列盡鑑奇勝而知人相役翕然子來爰即其中作拜發殿六楹跂翼翬飛丹堊焜燿夾以兩廡製作之具陳焉而又前闢公庭外峙高閣旁搆列舍三十餘間修垣繚之規制詳稹甫踰月而事成爰自修貢以來靈草有知日入榮茂初貢僅二十斤採摘户才八十星紀再周歲有增益至是定籍茶户二百五十貢茶以斤計者視户之百與十各嬴其一焉餘傚此焙之製為龍團五千製法必得美泉而焙所土騂剛泉弗竇他而殿居兩石開迸湧瀲泓視鳳泉尤甘冽見者驚異因甃以甓亭其上而下者鑿石為龍口吐而注之也用以溲浮芽味深色蓋斯焙之建經始於是年三月己丑以四月甲子落成之時邵武路提控案牘省委張璧復與崇安縣尹孫瑀董其役而恪共貢事則建寧路總管王鼎崇安縣達魯花赤與有力焉既承差穀協恭拜稽緘題馳進闕下自是歲以為常欽惟聖朝統一區宇乾清坤夷德澤有施洽于庶類而平章公肇修底貢父作子述忠孝之美萃于一門叶氣薰蒸精忱感格於是金芽先春瑞侔朱草王漿歆地應若醴泉以山川草木之效珍見天地君臣之合德則雖器幣財貨殫禹貢風土之宜盡周官邦國之用而蕃蕪脩其休證滂流兆其禎祥蔑以尚於此矣建人士以為北苑經數百年之後此貢始出於武夷而武夷僅十餘里之間厥產并豐於北苑殊常盛事曠代奇逢宜剋石茲山永觀無斁爰示興創顛末俾孟熒受而佔簡

畢焉是用比叙大槩出以授之庶幾彰聖世無疆
之休垂明公無窮之用且使嗣是而共葳事者益
加敬而增美焉是為記

桃源隱者　　　楚紀

桃源隱者秦時人也避亂隱武陵陶靖節記曰晉太
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遂忘路之遠近忽逢
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
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
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
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今是何世不知有
漢無論魏晉此人具述皆嘆惋餘人復延至家出酒
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告太守劉歆時劉子驥聞之親
往不知其處
陶靖節詩云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
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
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

秋熟靡王稅荒路踆交通雞犬互鳴𠀤俎豆猶古法
衣冠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懽游詣草榮識節和
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
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
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
高舉尋吾契史南曰臣讀陶詩固翛然有塵外之思
及觀韓蘇大家作則又疑為寓言武陵之辨徒貽千
古之一嘅也賛曰沮溺避世孔聖所稱黃綺定儲遷
史著名云胡𥳑源乃有秦人豈仙家流將隱者淪晴

神僊通紀

節之詩實獲我心

南嶽鄧先生

南嶽鄧先生名郁字彥達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
隱居衡山洞靈臺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
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嘗合金石為
丹梁武帝建五嶽樓駐之天監十四年有青鳥降于
隱所語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吾當去矣遂無
疾而逝武帝命周捨撰傳紀之

洞庭老父

洞庭老父夷堅志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
過其傍因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廼書曰願聞
一篇可乎老人鼓枻徐去高吟一絶云八十滄浪一
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
收釣筒欲邀與之不可矣

王仕原

王仕原　宜城人藻思清遠深詮文理嘗好遊
佳山水年十八登陵山踐恒嶽咨求通玄大人過蘇
門山問道於隱者元知運入太行山採藥經王屋穿

神僊通紀

小有洞訪太白山習隱訣躡終南天寶四載徂夏詔
徵京邑討論校孟浩然詩集開國公韋滔敘曰士源
為序詞理卓絶吟誦忘疲若使逸駕與駑駘俱疲孤
桐與樵蘇共爨匪其清鑒曷識道妙遂上秘府傳芳
無窮所著有亢倉子其上篇曰金道曰用道曰政道
其中篇曰君道曰臣道曰賢道其下篇曰訓道曰農
道曰兵道凡九篇

廖融　廖凝

廖融字元素衡陽人隱衡山與任鵠凌蟾王正己相

友善皆一時名士也融有夢仙詩曰琪木扶踈係碎
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搖波影閣笙簫吸月
華翠鳳引游三島路赤龍齊駕玉雲車星移猶倚紅
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王正己贈之詩曰病起生當
秋閣迴酒醒迎對夜濤寒爐中藥熟分僧飲枕上琴
閒借客彈左諫某贈之詩曰未向漆園爲傲吏定應
明代作徵君傳家變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積
雨小舟橫別浦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爲蒼生起
休戀耕烟楚水濱融不樂進取不苟勢利乃獨眺于
山水自爲詩有曰雲穿擣藥屋雪壓釣魚船卜何卒
刺史何承矩瘗之進士鄭鉉誌其墓

神隱通紀

薛應旂桐柏山志

桐柏山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周圍九峰曰紫霄
曰翠微曰玉泉曰卧龍曰蓮花曰華琳曰玉女曰
玉霄曰華頂矗立霄漢遠近相向晉王羲之與支
道林嘗往來此山至唐則司馬承禎居焉承禎始
隱于司馬悔山睿宗召出後復隱于此金庭館在
桐柏山北又三里曰方瀛山按徐靈府小録云由
桐柏山北上一峰上有平疇間以陂池前眺蒼岑
後即雲峰也長慶中余靈府居此寶曆元年賜今
名又二里曰瓊臺山轉南三里曰雙闕山兩峯萬
仭屹然相向孫綽賦雙闕雲聳而夾道瓊臺中天
而懸居即此也有百丈潭在兩山間盤洄繞麓入
爲雲溪云九折峯在縣東北三十里孫綽賦所謂
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是也玉霄峰在縣
北三十五里産香茅號小桐柏瀑布山在縣西四
十里一名紫凝山産大葉茶有瀑布泉陸羽品爲
天下第十七水與福聖國清二瀑爲三云又五里
曰紫凝峯與瑞龍天柱香爐應澤四峯相望蒼山

左縣東四十里界乎寧海山峰凌暎桐柏其色蒼
然高揷雲漢石橋山在縣北五十里旁有方廣寺
有石橋架兩崖間龍形龜背兩澗合流橋下橋勢
峭峻過者目眩心悸孫綽賦跨穹窿之懸崖臨萬
丈之絶溟即此也寒石山在縣西北七十里有仙
人洞唐寒山拾得二僧居之旁有隱身岩貞觀中
豊干禪僧謂閭丘太守曰寒山拾得即文殊普賢
後身也閭丘往見之二人笑曰豊干饒舌那隱身
入巖中不出有巖曰明巖舊名暗巖宋顯徳中更
今名峭壁屹立其下竅穴透邃日光穿漏怪石森
然上有兩峯倒側號合掌巖西有泉敵崖而下北
至重巖盤石品峙常有光如月號石月寒山有重
巖我卜居鳥道絶人跡之詠盖謂是也東有響岩
叩之鏘然又十里曰香爐峰四望陰崖垂隥萬仞
上多栢木華頂峯在縣北六十里高萬丈周迴百
餘里東望滄海俗稱望海尖草木蕃蕪夏有積雪
誠爲别境不類塵寰王羲之遊西郡時有墨池在
焉天柱山在縣九十里南有黄水峰天姥峰在縣
西北與天台山相對孤懸天表下臨新昌嵊縣

仙釋

余聞之君子曰有死生又云有神仙事者何也豈事固可兩有耶傳曰太極立而後有陰陽陰陽判而後有晝夜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猶夫草木春生秋落必矣而木有松栢橿檀之倫百八十餘種草有芝荈萍實黃精白符竹萋戒火長生不死者以萬數仙釋於人亦何異於是乎人代綿邈不可得而詳至如國朝張三丰習通非所謂彰彰較著者耶然其言所兆非

一家聖人所以不開其事者以其無常有且明教也語云怪力亂神其微旨亦可知矣作仙釋志

宛丘先生 以下開封府

上古宛丘先生失其名居宛丘故號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已千餘歲以其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亦三百歲視之如嬰兒狀彭祖師之受其方三百

劉諷

漢劉諷潁川人景帝時仕為公車司馬事司馬季主得服日月精華之術晚歸鄉里脫形杖屨而去

鮑靚

鮑靚陳留人為南海太守嘗過塗長生授秘訣一日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又與葛洪善遂以女妻洪靚還丹陽卒葬石子岡蘇峻之亂盜發其棺無尸唯大刀一柄盜欲取之聞左右兵馬之聲刀亦有聲如雷盜驚懼乃止

上成公

上成公密縣人出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

神僊通紀

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漸高良久乃沒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李根

許昌人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已見根比買事根年已八十四而根之顏簡如年少有得根素所為書讀之其自記云以漢元封中學道於某以甲子計之已七百餘歲矣

許碏

唐許碏高陽人累舉進士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

覽五嶽名山每於懸崖峭壁處必題云許碏自峨眉山訪偃月子到處觀者莫測其意又嘗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誤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後於廬江酒樓醉且歌乃乘雲而去

張拱

宋張拱汴人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秪其肆授以棗七枚食之自是不食踰二年浸失俱絕神氣明爽日可行數百里後遊名山不知所終

郭上竈

郭上竈不知何許人天禧中以傭滌湯滌器汴州檣茶肆中一日遇呂嵓隨去天聖末如磁州謁道長官曰大數垂盡頗施一小棺乞於棺首穿一穴插通節竹於穴中以通氣明日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絕道與之依其言葬于河岸是秋水漲道往視之獲棺無尸

侯先生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慶曆間賣藥京師年四十餘無鬚眉瘤贅隱起偏肌體常半醉夜與乞者同處有馬元者盛夏隨之出閶闔門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蝦蟆元遽引退侯浴出著衣元前遽揖之侯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此後不復見

王老志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賂謝嘗遇異人與之丹食之遂狂乃棄妻子結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召至京師封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嘗畫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明年乃懇求歸至濮而死賜

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黼未遇時父為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老志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洩機也後黼敗人乃悟云

訾亘

金訾亘嘗師丹陽馬鈺長春丘處機自號守真子人稱訾亘仙翁遊歷濟南抵鄭之釣臺泰和間大雪丈餘亘不出者已十餘日人以為死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色貞祐間大兵破關陝里民恐懼亘曰無妨已而果然

寇先以下歸德府

周寇先宋人以釣魚為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鬻或自食之冠帶不去體好蒔荔枝日取葩實食焉宋景公召見之問其道不告公怒而殺之後數十年踞于宋城門鼓琴十餘日而去

墨子

墨子名翟宋人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脩道術著書十篇號曰墨子世多崇之公輸子嘗為楚造雲梯以攻宋墨子說楚王而罷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嘆

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棄流俗與赤松遊耳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山間誦書之聲夜臥有人以衣覆之墨子起曰君豈非山嶽之靈乎願誨以道教神人曰子有仙骨志且好道故來相候耳乃授以秘書墨子遂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揚偉來聘不出視其顏色嘗若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知所終

丁少微

宋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為道士隱華山潼谷嵡邇陳

陳摶所居志尚清潔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強無恙太宗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而卒

犢子以下彰德府

漢犢子鄴人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陽都沽酒家有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會犢子牽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而走人不能

追也且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後人於潘山下見其冬賣桃李云

蕭綦

蕭綦漢末脩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蕭能致鳳凰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白日沖舉

單道開

晉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繒帛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石虎時至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居臨漳昭德寺日服鎮守藥數丸其藥有松

蚕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甌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瘳目疾就瘳者皆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後至南海羅浮山中年百餘歲卒

道豊

南北朝道豊北齊時人不詳氏族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辯文宣帝往來於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嘗賜酒并蒸豚道豊即噉飲不辭帝大笑少頃駕去道豊謂弟子曰除去林頭物及發撤林見蒸豚酒俱在不似噉

神僊通紀

嚼者後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取汲之勞今去當遺以一泉乃於庵舍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至今猶存

李志方

金李志方初名孟安陽人宣宗時補為戶部令史中原多故棄官隱隆慮山坐鍊久之謁丘處機號重玄子嘗主天慶宮有鶴繞壇之異平生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接筆而逝

劉海蟾 以下衛輝府

宋劉海蟾政和間新鄉縣白鶴觀知事崔重微忽見道士謁於堂下揖之坐不語俾微嘀重微起取金相贈未入房已聞弄筆聲急回視道士失所在壁間有題字以仙書證之乃劉海蟾之筆也

尹壽子 以下懷慶府

虞尹壽子居河陽說道德經教以無為之道又傳道於彭祖一云作通玄真一經七十卷道德經千二百卷

神僊通紀

瑕丘仲

瑕丘仲甯人賣藥於甯百餘年一日地震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壞仲死里人棄仲尸於水中收其藥賣之少頃仲披裘而至里人惶懼謝罪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耳後復至甯世謂之謫仙人

毛伯道

漢毛伯道不知何許人與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同學道於王屋山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懼不敢服棄藥而歸未

出山忽見伯通遁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脈訣參方二人後亦度世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時時出民間闠有卜者在市叔期往見之卜者曰欲入天台門調三闕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為異人因叩首請其要道卜者乃授以胎中記一卷叔期拜受之後丹就而昇天

司馬承禎

唐司馬承禎字子微温人博學能文隱天臺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師事潘師正得辟穀導引之術睿宗召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帝曰理身則爾理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帝嘆曰此廣成子之言也辭歸賜以寶琴花帔後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一日忽曰東華君召我矣乃蟬蛻而化弟子葬其衣冠時年八十有九賜謚貞一先生

王太虛

王太虛不知何許人隱居王屋山洞中咸通間王屋令王玠志崇玄教棄官絕穀闢山洞有真人遂往求之入洞中見石床上有右經一軸玠再拜祝之忽一人出語之曰東極真人王太虛也此黃庭經乃吾所注者授之子當珍之言訖不見

韓湘子

韓湘子修武人愈之姪孫落魄不羈愈勉之學對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乃賦詩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

刻花之句愈曰子能奪造化耶曰試為之乃聚土於盆覆之良久花開葉上出金字一聯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且曰久之自驗後愈貶潮州途中遇雪會湘來迎詢其地乃藍關也遂足成一詩以貽之

烟蘿子

五代烟蘿子姓燕氏失其名王屋人晉天福間耕于陽臺宮之側得異參舉家食之遂拔宅上昇今有洗參池仙貓洞皆遺跡也

賀蘭

宋賀蘭號棲真不知何許人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真宗召至闕應對称旨真宗奇之賜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辭還舊居祥符三年卒時天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丘處機

元丘處機字通密山東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嘗寓居脩武縣清真觀研精玄學世祖召見每言為治在敬

天勤民長生在清心寡欲世祖然其言命左右書之時國兵殘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虜無所逃命處機使其徒持牒招之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及瀕死而得更生者無慮數萬人中州人至今頌之

尹喜 以下河南府

周尹喜周大夫為函谷關令善內學隱德脩行時人莫知之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候之果得老子老子亦奇之為著書以授後與老子俱游流沙莫知所終喜亦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

宋倫

宋倫洛陽人厲王甲辰歲凝神慕道事老聃授之上道能飄然飛步凌波涉險或化麋鹿或為鳩鴿弋獵者自不能近或為蟲癩之人與病者寢處自然疾痊宣王丁巳歲遂上昇為仙

王子喬

王子喬名晉周靈王太子生而神異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去之后復至其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

山頭至日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浮丘伯

浮丘伯姓李居嵩山脩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著相鶴經王子喬傳

祝鷄翁

祝鷄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有千餘

頭皆主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至賣鷄及子得錢千餘萬輙棄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在數百嘗止其傍云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楚人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清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鬼谷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或曰嵩高之陽城亦有鬼谷

河上公

漢河上公不知姓氏文帝時結廬河濱時帝好老子書有未解者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於是帝遂枉駕問之授老子章句二卷曰熟研此其疑自解今有河上公廟在陝州北

王興

王興陽城人常居宛谷中武帝元封二年登嵩高山見一仙人耳出頭頂下垂至肩帝因問之仙人曰聞此山有石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言訖忽失所在時興聞其言乃采服之不息后為蒲江主簿聞縣境有仙靈遂棄官隱於秋長山山下有洞穴中有千餘歲金蟾世傳見此蟾者嘗得道又有瓊花樹花開即有昇仙者興修鍊居此山者九載忽瓊花吐艷金蟾躍出遂引入洞中遇金液之丹拜而服之後果白日昇天

薊子訓

薊子訓不知何許人建安末至洛陽有神異公卿以下候之者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

去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人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

王旻

唐王旻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開元中召至京待以優禮後遣從李元積求補僊書還請歸舊山不復入城嘗與達奚侍郎友善後旻死猶杖屨詣達奚人始知其尸解云

申泰芝

申泰芝洛陽人徙居長沙嘗遊息南嶽訪神仙之文

一夕於祝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遂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人不能測

呂嵒

呂嵒字洞賓京川人號純陽子天寶末三舉進士不第游江湖間遇鍾離子授金液大丹之術年五十道始成嘗騎白鹿雨過宜陽錦屏山俱有題咏今山上煙霞亭石刻存焉

紫通玄

宋紫通玄閬卿人為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真宗

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訪無為之要上作詩賜之并賚以茶藥束帛詔脩其道院蠲其田租度弟子二人明年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詣闕以邑鶴為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坐明卒

王仔昔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秘傳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

帝曰旱禱雨遣使持紙求仔昔至則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使者懼不敢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洗赤目者依其言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

劉處玄

金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武官人大定十八年遷洛城東北雲溪洞門人為鑿洞室忽得石井衆方駭異處玄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此三生前脩煉處鑿之果然金主召問至道之要對曰寡嗜慾則身安薄賦斂則國泰金主悅勅以故寓菴為靈虛觀以居之

一日鳴鼓集衆告以去期乃曲肱而逝

陰長生 以下南陽府

漢陰長生新野人和帝后之曾祖不好榮位專務道術聞馬明生者得度世法乃求見於太和山中執役二十餘年不懈乃偕入青城山立壇歃血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丹成著書九篇白日昇天而去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綏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

世亂但當退而脩身咸不能從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歲餘精思丹道乘雲冉冉而去咸追之昇屬嶺漠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爲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王喬

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乃候其至而羅之得隻舄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有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后天下玉棺於庭前喬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自立覆葬於城東一夕土自成墳百姓爲立廟祀之吏人祈禱無不立應焉

麻衣子

晉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厭世遂入終南山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巖洞其旁神開汝鄉汝則住之可以翁神功於蒼茫麻衣往求之遇樵者遵至其所居洞中十有九年義熙間大旱居民張奭等衆請焉麻衣以無術拒之請者不輟一夕忽有少年十二人詣麻衣曰君再請當許之麻衣怪而詰之翼日雨果大至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勑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端坐而逝

陳永伯

陳永伯南陽人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合服二十八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縶其足閉密室中晝夜守之滿二十八日亦復不知所之本方曰服三十日而失其所在後人不復敢服服之者臨去必有仙官來迎之但人不見耳

景知常

宋景知常鄧州人少從趙遵禩學道顏如渥丹太宗知其名召至餞辭去嘗遇呂真人時或語唐昭宗以來事殆數百歲或祁寒浴溪或大暑偃地有書生病傯嘔酒飲之即能行所居夜神光滿室卒舉其棺甚輕開視惟衣衾有異香焉

張虛白

張虛白鄧州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

秘訣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乙宮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一日朝退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全人尤重之忽一日語人曰某年月日吾化期也至日果然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有秘術人有疾仙姑輒瞑目潛為布氣攻之俄覺腹熱如火已而鳴聲如雷雖沉痼者無不愈徽宗嘗召至東都後不知所終

任光 以下汝寧府

周任光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九十年面顔如數十歲趙簡子聘與俱歸常住柏梯山上後不知所往

費長房

漢費長房汝南人為市吏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獨長房於樓上見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長房欲求道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竹杖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以長房縊死遂從入山授以秘術及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家人謂久死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棺視之果然初桓景嘗學於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繫臂登高山飲菊酒禍可消矣景如其言舉家登高山夕還見牛羊鷄犬皆暴死焉

許遜

晉許遜汝南人博通經史尤嗜脩煉之術舉孝廉太康初為蜀旌陽縣令歲饑嘗點瓦礫為金俾民得輸

負租為符咒以治疫活數千人後得飛步斬邪之法時西安有蛟及上遼有巨蛇為民害遜皆斬之至豫章復有老蛟及其黨甚衆遜蹤跡得之斬除無遺由是水妖絶迹又遊韶陽郴衡諸郡除害尤多寧康甲戌年已一百三十六歲忽一日羽蓋幢車自天而下登車與其弟子家屬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鷄犬亦飛去

僕ㄟ先生

唐僕僕先生居舊僊居縣黄土山嘗餌杏丹乘雲往

來刺史李休光以為妖叱左右執之龍虎見於其側
先生乘之而去天寶初因以僊居名縣

應夷節

應夷節汝南人生不喜茹葷性敏慧長遊天台龍虎山師馮惟良得上清大法栖真天台之道元院日誦黃庭大洞二經為人致福數致感應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翌日解化是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就窆但空棺而已

廣成子 以下汝州

上古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汝州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尒形毋搖尒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乃授帝陰陽經帝悅乃命奏鈞天之樂至今有臺名曰鈞天

張元化

晉張元化葛玄弟子嘗寓汝州清溪觀一日召道士周元亨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既化元亨遵其命葬之後五年有汝卒戍於蜀者逢一道士於山峽間謂曰汝為我持此書與胡司馬周尊師卒歸投書二人開緘觀之乃元化親札謝二人葬之事也發塚視之惟空棺有故履存焉宋政和間封沖妙先生

張三丰

皇明張三丰遼東人或云寶鷄人洪武初往來襄鄧許穎之間嘗居汝州鍊真宮人莫之識已而去又寓汴延慶觀時大理卿王公宇為嬰兒三丰過其里見

而異之謂人曰此兒他日必貴顯後果如其言天順二年羽化於成都鶴鳴山詔封通微顯化真人

李子牟

已下湖廣方伎志

李子牟者蔡王第三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閑音律尤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髙列彩燈其時士女緣江喧闐縱觀子牟客遊荆門適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於是同遊賛成其事子牟即登楼臨軒廻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而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楼下小舟行吟而至狀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泊坐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絶髙惜其樂器常常耳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王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笛之中此爲至寳平生所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及而叟以爲常常豈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爲不然當爲一試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ミ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牟因叩頭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莫能吹即令小僮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骨耳叟付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虔恭備極叟乃授之徵奏坐客心骨冷然叟曰吾聊于志尚試爲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諧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矣 出異集記

周賢者

周賢者居虢州深山不詳其所自與相國裴炎之弟司戶相善謂司戶曰公兄爲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戮身家破宗族皆誅即令事猶未萌尚可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爲章醮可以移禍爲福矣司戶於是急還都謁兄炎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歲餘天皇崩太后漸親朝政忌害大臣炎恐搆隙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召司戶至都言餘其黄金令求賢者時賢者已移隠於華陽山中乃求得

之告以死言賢者曰往歲禍害未成故可壇致請
今不能矣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覈繫其首
於左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
司户相知久不可令君與君司禍可求百兩黃金與
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司户即亦金與賢者
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中謂司户曰
君一房免禍然急去官司户即去官移家襄陽月
餘而遘風疾數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
從而司户風疾在襄陽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

既染風疾死在朝夕何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
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犬齧其首畏為及
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元於左足下竟如
初言

盧山人

盧山人荊州人唐寶曆中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
汱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illegible]之測賈人趙元
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似)果茗詐訪
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不在所市意有
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
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念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
禍若信吾言當免君子可告之將午當有求糴
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
閉關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
避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
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
果有人狀如盧生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
因足其戶張重木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

後門與妻子迴避才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
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所以為妻乃號適
張所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門迯
避之狀理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辨其送死
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欑儭轝正當三
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以為煩乃潛逝之復
州界維舟與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
常人也陸乃謁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
曰君今年不宜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有錢一

甕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令始三歲君慎勿用一
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
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
乎乃命家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甕散
錢滿焉陸喜甚妻亦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
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
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
骨肉於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馳歸醮
而瘗焉兒女乃愈盧生道後州又常與數人閑行

神僊通紀

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
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
曰不敢不敢其侶詢之盧曰此輩盡刼賊也其異
如此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見其飲食語 常
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
能不試二十年可以解形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
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
仙之流也

張山人者

張山人者伎術之士曹王皐貶衡山時常出獵因
得群鹿十餘圍已合計必擒獲無何失之不知其
處召山人問之山人曰此是術者所隱耳遂索水
持咒力禁之少頃於水中見一道士長纔及寸負
囊拄杖躑躑而行衆人視之無不見者山人乃取一
針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見跛足而行即告王曰此
人易追止十數里遂命走馬向北逐之十餘里見一
道士跛足而行與水中見者狀貌同遂以王命邀之
道士笑而來山人曰不可責怒但以禮求請之道士

神僊通紀

至王問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見諸鹿無狀即死故
哀之所以禁隱亦不敢放今在山側耳王遣左右視
之諸鹿隱於小坡而不動王問其患足之由曰行
數里忽然患之王召山人與之相見乃舊識為其足
亦平復乃是郴州連山侯觀主即從容遣之未幾
有一客過郴州寄宿此觀繫馬於觀門糞穢頗
甚觀主見而怪之客大怒詬罵道士而去未數日
客遇山人山人謂曰君方大厄蓋有所犯觸客即說
前日所與道士爭罵之由山人曰此異人也為君致

禍却速往辭謝之不然不可脫也此爲震厄君今夕
所至當截一柏木長與身齊致所卧處以衣衾
覆之身別處一室以棗木作釘子七枚釘地依北
斗狀乃建神位身居第二星下伏當免矣客大
驚登時即回求得木等果依前法設放宿處
未至郴州于山館半夜忽大風雨雷震於前屋
須臾電光直入所止客伏於星下不敢動電入屋
數四如有搜捕之狀不得而止比明前視柏木已爲
粉矣客益懼奔謝覲王哀求生命久而方辭

客首罪而去遂求張山人厚報之也 出原化記

白皎

白皎者荆州人有法術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
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爲舟子王升所侮宗
仁力不能制至江陵具以事訴於荏位因得重笞
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泛然
失攬篙棹皆不能制舟人曰此舟已爲讐人所
害今無術以濟進不五百里歷石灘險阻艱
難一江之最計其奸心度我舟之適至必觸碎

沉溺不如先具備焉宗仁方召僕循岸以巨索
縻而縋之翌日灘船果奔駭狂觸盜從升
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宗
仁即與僕使蔭于樹下糧餼什具絶無所有囂
危辛苦憂悶備至及暝因積薪起火環之而
寢深夜忽見山獠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
刃瞻顧睢盱言語兇慢宗仁因大語曰吾今絶
粮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
吾之將死矣山獠相視遂令兩人起來未曉負

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俟回信因示舟破
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遇此難者亦
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沒溺不
已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
以延之遣召行禁宗仁因肯其請曰山獠一人
遂行明日皎至黃冠野服杖策躡屐姿狀山
野禽鳥爲伍宗仁告以窮遇之端皎曰瑣事
耳爲君召而斬之於是薙草剪木掃地爲壇而
皎立中央夜闌月映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

悄然時聞蛟引氣呼吸召王升發聲清長激響
遼絶良久山中忽有應蛟者咽絶因風始聞久
乃至蛟處則王升形覗焉蛟於是責其奸蠹數以
罪狀升求哀俯伏蛟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
日瀬血而死升號泣而去蛟告辭宗仁遂解衣以
贈蛟蛟不肯受而去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江
陵詢訪王升是其日蛟召致之夕在家染血痢
十旬而死　出異聞集

周生

神僊通紀

周生者唐太和中廬於洞庭君山時以道術濟
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途次廣陵舍佛寺中
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
吟且望有説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
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柰何周生笑
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置之懷袂子
信乎或笑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為則妄矣因
命虛一堂翳四垣不使有纖隙且告客曰我將梯
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
且伺焉忽見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
聞生呼曰某至矣客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
客請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月出寸許忽一室盡
明寒入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之乎客再拜
謝曰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
初也　出宣室志

俞叟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
在致理但薄於義在江陵有京兆呂氏子以饑

神僊通紀

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
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
苦無達無以自存親府帥王公重表丈也以親舊
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命也叟曰我亦困
者無以賙吾子之急今夕可泊於我處少展宿
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摧簷破牖置蓆於地
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叟曰吾嘗學
道於四明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王公
亡籍意殊怏怏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

洛果糧之費不亦可乎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擧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俛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魄也因誡曰吕乃汝之表姪家貧不能自給故遠来仰給汝而曾不以禮豈親親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遣之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吕無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足以遺之紫衣者又俛而揖於是以前缶合地上有頃視之已無見矣明旦叟謂吕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已召子矣及歸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

不遠見訪屬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之驛亭與宴燕遊累日贈僕馬及二百縑吕生益奇之然不敢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盧恠始以其事聞於人也　宣室志

邉岡

邉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退知星者咸謂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星反為福耳衆然之岡獨曰唯斗帝王之宮唯木星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當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来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裴字為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記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呂鄉筠

呂鄉筠洞庭賈客鄉筠常以貨植販江山雜貨逐什

一之利利外有羡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以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罇酒獨飲飲一盃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漁舟而来者漸近有一父老鬚眉皓然去就異常鄉筠置笛起立迎上舟父老維漁舟於鄉筠舟而上各問所宜父老曰聞君笛聲嘹喨曲調非凡我是以来鄉筠飲之數杯父老曰我少業笛子有性可教鄉筠素所耽味起拜願為求學父老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

天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絶小如細筆管筠復拜請
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　然其小者
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卿筠曰願聞其不可發者
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帝太乙元君或上元
夫人大合天樂而吹者若在人間吹之天動地拆日
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嶽崩裂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
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崑丘王母及諸真君等合
仙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飛砂走石翔鳥墜地百
獸腦裂五百里內幼稚振死人民僵踣不暇言其餘

也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吹之吹
的不來未知可終否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
動波濤洸瀁魚鱉跳噴卿筠及童僕恐聳讋慄
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
父遂止引滿數杯乃吟曰湘中老父讀黃老手援紫
藟生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
飲數盃謂卿筠曰明年秋與君期於此遂棹漁舟而
去隱隱漸沒於波間至明年秋卿筠十旬於君山伺
之終不復見也

田良逸

田良逸元和初南岳道士道業絶高遠近欽敬不事
浮飾而天格清峻山人見者褊吝盡去侍郎呂渭
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
不獲或邀請至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
得已迎之先生蓬髮敝衣欣然就與到郡亦終無言
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建黃籙壇場法具已陳而天
陰晦弟子請待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
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昇壇上天已開晴楊嘗

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使者以屨襪
追及於衙門即坐堦砌着襪傍無人楊再拜亦不
止之時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
臨賀尉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者
還田謂曰報汝侍郎歸無憂也未幾量移杭
州田平生未嘗干人人亦不敢逆性不多記人官
位姓名第與呂渭最深愛後郎中呂温刺衢
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温
入下床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温泣然降堦

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又蔣含弘與田良逸為莫逆交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類先事子田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後居九貞觀命弟子至縣市糴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歸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蔣聞之曰我本以符卻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焉未幾與俱蛻去出國語錄

萬玉山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輟厭棄童髮投塔山寺為僧法名道璣即具辭禮宗邑令徐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山剃數年後遊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遍遊終南峨眉武夷天台懷玉王屋五嶽之勝所至留憩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illegible]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鍤鋉不嗽林麹埴略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

水而尤聖於堅繪竹蘭清逸有韻其它譜琴擊劍蹴踘蹺蹻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詈辱之以嘗其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遽廬焉年六十始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久曰此男長成惜非貴命耳玉山獨荷一襆往明年方生子果

悉如其言玉山居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莛地當石窟者吾弟福厚其殆死矣即弃還其弟果以是日莛山之左亡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靈鶴夜且至倘余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甓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仆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譍入戶窺之方正襟趺坐呼之復不譍乃知即化矣年九十二初玉山寓蘄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書招

鶴請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
京師以其術獻之 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真人
上詢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 詔贈清
微神霄演法真人遣官莢黄墓隊玉山子朴方
以掾史授牒吏部 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
懇以疾辭省祭歸終其身不仕云贊曰昔漢賈誼
策治安書數萬言當其身一不見施用其後主父偃
僅掇其緒以干孝武書朝上而夕召幸何則時有利
不利也豈萬玉山陶仲文之謂耶然仲文業以師說

奏御即左道不肯自悖其本異乎吾儒之操戈入
室者矣王山子朴稱疾辭官終不受仲文之援亦庶
幾于度德量力者哉故併著之

百歲楊

百歲楊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云何自言姓
楊家本秦人附貫於荊州人有見之四十年前者
鬚鬢已變白今更漆黑漫童子方碧色口皆齯齒
疑落而重生者也約其年可百歲故稱百歲楊云
乃百歲楊自憶其生為天順二年計當百二十餘
歲矣問之天順年間事則又惘然不省所居莢二
姬百歲楊云吾貧不能得三姬得三姬亦不死
矣知其以御女術長生而士大夫慕長生者多

從百歲楊游而習其御女術其最尊信而師
事百歲者楊亦莫如某都御史余行部荊州
召百歲楊見之身衣皂繒短杉襆裳人中蒲伏
庭下等五十歲人耳呼之食即食呼之飲即飲與
之語輒多笑似不甚了了叩其長生術則以御女
對余曰術可受乎百歲楊曰特易易耳某都御
史者已得吾術之七其人亦可百歲也余既遣百
歲楊去頗怪其說似以口語嘆世而隸其中自有
奇秘必不輕以授人者然余去荊州歲餘所謂某

都御史死矣死時年未六十也又歲餘余過真州而荆州人有為真州小吏者問百歲楊云頃有貴人復市一姬與百歲楊御之一夕術敗目度必死明日遍謝諸素所往来者與之訣後数日果死贊曰蜀中張博士張先生與予言少時往来峨嵋山中有老人亦稱百歲楊蜀與楚道相屬疑今居荆州者即其人也張先生好談黄白事以為神仙必有余笑曰世曾見不死人耶第有遲死者耳魏之羅結唐之李元爽宋之譙定其人皆至百数十歲彼豈盡

以御女長生耶如今百歲楊者疑有天授非人力也若其術果有之能不廢其富貴之欲而坐躋彭聃之筭則秦漢間天子何不能為而有待于今之士大夫為紛紛無厭之論也作百歲楊傳

仙釋　湖廣總志

呂巖江夏有道人呂元圭為人言事多驗一日忽告曰惡人將至矣須急避之瞥然渡江去是日提點刑獄喻陟自武陵至鄂即遣使訪呂云已行但得其徒還者岑文秀詰其所得岑曰無有喻加聲色將笞之命搜其家于神堂壁中見所與岑長歌一篇言内丹事喻曰此即呂先生也其名元圭蓋拆先生二字耳衆始悟惡人之說是恐喻逼迫求之云　崔中舉進士遊岳陽謁故人李郎中寓市邸唱沁園春有

補鞋人曰此何曲也崔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為我書吾於此調撰一詞崔勉為寫其意深入至道因問其姓名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今為守谷之客崔明日見太守具言其事乃令召之至則戶閉排戶則闃不見人壁間有詩云腹内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搖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太守曰江口山口乃二口呂字谷者洞也客者賓也仙之姓名曉然恨塵緣隔不遇真仙耳　紹興中王寅祖為湖北提刑司使武

陵杜昌言家有小園花開邀王叙飲俄一道人青衣披着笠至杜延之坐酌酒大嚼微笑曰吾亦有酒當償乃挙觴勸坐客獨謂王曰君氣宇軒昂有學道資但恨世事未除耳且飲我酒即探袖取一錫瓶度可容二升酒未煖而熱味亦清醇杜異之戲言公豈吕洞賔乎道人曰君不曾見吕翁云云何也復笑曰諸君欲見之乎遂解背上着笠騰身丈餘跨一白鶴躡雲去客主悵然而散後王赴辰州守過武陵訪杜氏之子云一時同飲瓶酒者皆壽王

後亦壽

遠安民信仙佛嘗作吕純陽會淳煕中適結會一老兵至青袍麻鞋挑兩笠籠弛担踞坐索食又求酒舁以小樽一吸而盡至于再三皆然即問今日何齋會告以故曰倘吕真人来亦識之乎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曰我即識他貌結束全與此别與我絹五尺為汝寫之主人甚喜即取付客接絹不施粉墨但手中披莎俄而大吐以絹拭之主始惡之覩者皆唾罵良久納絹于空瓶揖而去及探瓶出絹仙像已成衣履穿結與客無異

雲夢龍女

宜都僧法琳於雲夢山誦經忽一女獻食琳曰苦巖前水聒我女曰易為耳辭去已而水從巖下流三里許方有聲後人建龍女祠雩輒應

洞庭女

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毀黜至此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武夫揭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

此老夫之辠使孺弱罹害頃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即寄書女也宴毅碧雲宫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娶婦敢託高義為親毅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即洞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好遂與同歸洞庭

老人歌

洞庭客吕筠卿夜泊君山忽一舟至有老人歌曰山中老人讀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

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呂異其詩就之忽不見

呂九子

澧州市民呂氏業醫有一道士館於其家館穀甚殷道士德之年餘將別以一碾一壺謝之謂之曰碾藥罷置之壺中其藥當効後其言果驗澧人呼為呂九子

武陽洞

武陽洞人偶遇異人披髮草衣毛長寸餘洞人懼而走異人曰吾地仙非山鬼也知汝至孝故相見吾

神僊通紀

久棲此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指草示之忽失所在後洞人壽百餘歲

鬻墨

朗州有人鬻墨每笏索值一緡無與者後以一笏授貧者不索值歸視之乃金也朗人聞之盡奪鬻者所有訟於刺史李翺翺詰之已而所奪者皆土翺知其異索之惟遺芒鞋一隻以獻翺不受墨者投池中化白鶴去因名其池曰白鶴

呂公洞

張舜民南遷録云江夏呂公洞前有軍巡夜逢三人衣冠甚古遺黃金數片軍携金以歸光彩煥發官覺收之則皆化為石命藏之軍資庫

僊姑洞

孝感仙姑洞相傳昔二人秉燭入行約二十餘里洞盡忽睹天日溪水橫抱有斷石橋水深不得渡隔溪茆屋駢列花木蕃盛溪邊一女汲水遥語二人曰此非塵世也渡此不復返矣二人懼遂返

桃源仙

神僊通紀

陳純至桃源愛其山水秀絶乃裹糧沿溪而行凡九日至萬仞絶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粮盡困卧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乃食之渴甚飲溪水數升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於此其夕水際樓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

意思雖佳但七月十五日夜月亦可矣玉源乃作詩
曰玉兎步虚碧氷輪碾太清靈源和曰不是月華別
都緣秋氣清桃源曰九秋今又半萬里一輪懸純曰
秋静夜方静月圓人更圓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
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
偶然耳將曉同舟而下有頃即至瑣窓朱閣非人世
所有玉源戒純慎無入南軒當不利於子純竊往焉
軒中有玉笛純取吹之忽見人物山川乃其鄉里子
呼他人為父妻呼他人為夫燕聚語笑父之不見

純嘔一郊於地化為紅鶴飛去仙來見純責曰不聽
吾戒今不能救矣莫非命也後三十年當復此來宜
內養真元外崇善行以舟送純歸

軟障

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曰如
何令生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
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則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
顏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
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真真泣曰妾南嶽
地仙也為人畫形君又見呼既不奪君志今忽疑妾
不可更住携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前飲百綵灰酒靓
其上唯添一兒子皆是畫焉

荆南僊女

王保義為荆南髙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血五歲
通黄庭等經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
是方丈仙女仙類十人中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
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百餘曲其尤者
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即當相邀

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卒

高安趙生

丐者趙生好飲酒醉輒毆罵市人人皆為之狂然與
人遇即未相識皆能道其宿疾及年生善否故或指
為有道元豐中蘇文定公謫官于筠生忽來見蘇嘗
語蘇以養生養性之說蘇異其言生言生於周甲寅
今百二十七歲家本代州名吉自臍以上骨如龜殼
自心以下骨如鋒刀兩骨植其間不合如指父之從
蘇求書往黄州謁東坡遂留之不去坡北歸從行

王興國軍知軍楊元素留之生畜一駿騾為所踶而死楊具棺瘞諸野元祐初二蘇公皆召還京師蜀僧法震來見言雲安酒家逢一丐者曰吾姓趙頃在黃州識蘇學士為我寄聲問其狀良是時興國守朱彥博之子在坐歸語其父亟發瘞視之唯一杖及兩脛骨耳

鮑仙師

有江叟者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閿鄉玉盤豆館道傍大槐下醉寢夜見一人數文曰將謂槐畔鋤麑

乃是毳邉畢卓遂獻槐曰荊山館中二郎來省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與語明至荊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荊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師令叟吹笛一氣清逸五音激越駈泉迸出別鶴行位槁葉辭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一洞龍必持水丹吞之便為水仙無類吾藥盖子有琴高之相耳叟後三年岳陽樓寺吹笛有龍化為人持丹而來

叟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　一說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白鶴山吹於紫荊臺響振林谷忽有兩女出授神藥云服此當為水仙女子盖龍女也豈即此江叟而少變其說者耶

仙人室

東水遥石室室在層巖之上南向水村人騎都到此室邉採蜜見一仙人坐石牀上見都凝睇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為仙人室

梯仙國

房洲竹山縣陰隱容家浚井千餘尺而無水工人捫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著牌曰天柱山門內兩童皓齒垂髮跣足金冠問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勑曰以禮遣之引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是何處答曰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工遂上山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人間幾十數年欲其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關鑰

赴送卿引上天門須臾雲開已在房州詢陰家云已三世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杜真人

元杜雲隱黄陂人洞庭湖廟祀也能知水面風波與人語輒驗江南湖北肅政廉訪伯顔上其事於朝至元十六年十月内勑封普惠廣化真人提調沿江諸廟事

仙桃巖

歙湯國輝宋咸淳九年因過茶溪源迷路誤入巖中遇三仙對奕問之不語後得仙姥開闢指以大路仍與仙桃九顆元大德八年郡守滿静齋遊此因名僊桃巖

三花仙

許世安為房倅元豊間有名三花仙者来自京師嘗眷三花游頗能詩世安以告蘇子瞻有詩序云郡守夏侯在京師與之相善扣以前事云至房中説之及侯守房三花曰記房中之言否既見李侯七日而尸解

鹽神

鹽水有神女謂廪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廪君不許鹽神暮輒来宿旦化為蟲群飛蔽日天地晦暝積十餘日廪君因伺射殺之

真武

祠祀志中載真武廟真武本玄武七宿避宋真宗玄朗諱改真武至今不能易曹以寧讕言長語有此宿則此宿則有此神理或然也若云其神被髮仗劍足躡龜蛇則誕矣劉三吾謂其神起于黄帝時此時無文籍不知三吾何所考俗傳為静樂國王大抵異端之流傳今以釋迦佛為錫達太子觀音為妙莊女皆不足辯也

仙籍　　湖廣總志

周○章宸號玉宇南郡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絶則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别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于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灾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雲雨雷霧能以木瓦石為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

為百千人能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擧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泥丸為馬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里又能吐氣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即墮臨淵投符召魚鱉之屬畢岸上令弟子擧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有赤光輝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ゝ在内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而去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西周人受道於老君居遠安嘗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顔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足下功名赫ゝ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後不知所終

盧侯二生

盧侯二生始皇遣盧生入海求仙藥不獲懼譴遂

與侯生謀隱入寶慶邵雲山今山有侯生跡盧仙影秦人古道煉丹井飛昇臺掃壇竹諸遺跡萬壽宮乃其故址也

戴孟

戴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棄官學道號孟盛子受法於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璫之書石精金光之符周游名山日行七百里後白日上昇落帽於武當山之上迄今呼曰落帽峰

馬明生

馬明生者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捕賊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忽遇神人以藥救之便活明生無以報之遂棄職隨仙初但欲治金瘡方耳後知有長生之道乃久隨之為負笈周遊天下勤苦歷年乃授太清神丹經三卷歸入武當山合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恒居人間不過三年輙易其處時人不知是仙人也架屋舍僕從車馬並與俗人同如此展轉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怪其不老後乃昇天白日仙去

王谷徵

王谷神即太微先生蜀青城山道士渡荊渚泛瀟湘至南嶽與皮玄躍卜庵于金母殿胎息還元數年成道

董仲永

董仲永子生而靈異數篆符鎮邪恠嘗遊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鎮之其害遂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

葉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少好道術棄官去後居武當寢息無度或卧積石倚大木雖歷四十衣服不變居常散髮亦或練巾飛步雲烟人莫之近

張楷字公超漢人隱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咽為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仙橋云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岳

賈長房好仙術既遇顧仙翁家人為憂翁乃斷二青竹度與房身齊使懸之後家人見其竹以為縊也遂

瘞之房隨翁入深山羣虎中令獨處房不恐又卧空石以朽索懸萬斤石於胸衆蛇来侵索且斷房亦不動翁曰子可教復使食糞中虫臭甚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此不成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往又為一符曰以此主人疾役鬼神房須臾歸自謂去家適旬日然已十餘歲以杖投陂中化龍而去第葛陂非房地而邑西有房山廟與化龍堰世傳長房曾寓此

黃道真武陵人晉時棄俗居高吾山修道乘白

鹿而去不知所終
羅致福黄梅人修煉於縣北鳳凰臺丹成有老人來云某龍也有病願求丹療之致福賜之丹而愈後於觀北甯洗足飛昇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號真人
趙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鷄鳴乃息姑有恤民之心假作鷄鳴羣鷄皆鳴衆乃止父覺欲撻之姑懼而逃入修姑洞修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追者不及名其橋曰望仙

神僊通紀

劉允常字道通歷陽人少英毅仕羅邑宰博覽羣書有遯世脫塵之志晉太康中表辭官詔許之遂西上武當至襄陽見一道士語之曰吾師孟盛子諭我曰若有西山欲見我者可與俱來得非君乎與偕至山忽覩先生坐于石上授以鍊神冲虛之道於是結茆于石室不數年得冲寂之妙能飛行絕壁自號曰謝羅山蓋謝羅宰之官也後仙去莫知所之

陶淡太尉侃之後少孤好仙術餌靈草辟穀研筮卜結廬長沙臨湘徙羅之坪山有一白虎二白鶴常侍左右太康二年舉家仙去
尹道全隱衡山修洞真還神之道駕鶴仙去有駕鶴亭
賣薑翁不詳其姓名賣薑衡州市三十餘里年顏貌不改嘗遇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黄白術求有德者授之翁未就廛但就壚取薑一片納口中少頃取出成黄金道士相顧驚笑自是皆不復見

神僊通紀

劉宋文廣通辰溪縣滕溪村人也廣通以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豬食其稼因舉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步許豁然明朗忽見數百姓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豬已歸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問云非射吾豬者乎文曰豬來犯僕非僕犯豬翁曰牽牛蹊人之田信為有罪而奪人之牛過矣第此豬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文進廳上見十數書生

有博士獨一榻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
對彈一弦琴五聲自備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
文飲半酣四體怡然因爾辭退翁乃遣小童送之
令壁門常開勿復令外人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
始末答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此因學道得仙
耳至洞口分愍勤自然相見未期文過所入口處
磐已朽斷初謂少頃及至出洞口時人皆云已十
二年矣文家聞其歸來乃舉村驚疑文道射豬
之故衆乃然之明日與村人復尋至穴口惟見

巨石塞之不得而入燒鑿竟不可為力焉
嚴道士不知何許人相傳宋時長沙雲陽山有
嚴道士兄弟二人兄名起弟名肅俱精於醫每
登山採藥有紫雲覆之丹成屢以濟人疾苦元嘉
初騎白鹿去莫知所往
文斤南昌人號超然子咸寧中為邵州高平令遇異
人授以丹訣棄官修真於新化縣文仙山寧康二
年仙去
胡泊汝年十四有悟宋大通間遊當陽圓臺山築

臺環列羣書獨居七十年端坐而逝
鄧郁字彥達荊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靈
基臺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
雲母屑嘗合金石為丹武帝建五嶽樓註之天監
十四年有青鳥降於隱所語弟子曰求之甚劳得
之甚逸吾當去矣遂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何侯不知何代人居九疑山中嘗遇黃衣真人引
入無為洞天歷覽仙境頃之出洞不見真人遂思念
玄學修真煉氣居近第一麓狀築臺棲息鑿九

井汲水以煉丹丹成三百餘口悉拔宅昇天今之虞
廟即其故居云
周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
氣河圖讖緯無不精微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
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
驗腰佩漆竹筒十數鄉里多罹水難得此筒者免
厄又大疫時或得藥少許塗門一家不病弟子黃
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為柱去家
五里各埋一柱公度即印封之虎即絕跡到五里輙

還有怪鳥上屋即以白公度公度為畫一符着鳥所
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
以為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説其孤苦公度為之愴
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荊山架小屋於炉火中銷鉛
以所帯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以與之告
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
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縛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
之令買錫得數百斤以藥方寸匕投之成金還之後
到太和山僊去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藝能商於江湖乾符中歲大
飢散米數萬石賑之黄巣亂避地五老峰下有厖表
道人来訪把臂入深澗忽一老人邀入山院至則丹
碧輝煥老人曰此洞天也以汝行善故許至語畢不
見道人曰爾籍名仙籙矣遂別去後德本徧遊名
山竟仙去

薛玄真者唐給事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
宦常遊名山雲水得長生之道曾於五嶺間棲
憩每謂人曰九嶷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
勝異如陽朔之峰巒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
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
胥躍跡於潛峯黄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
仙人臣輔相騫騰者逍遥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
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
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遂洞之中別開天門瓊膏滴乳
靈草秀芝豈塵目能開窺凡屣可履乎得延年之
道而游優其地信為樂哉真元末鄭餘慶謫郴州
長史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未至郴十餘里店中

駐歇與玄真相遇狀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逸詞
多稽古時與語開元麟德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
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既言皆神異問其姓氏再
三不荅懇詰之云某有志林泉久棄鄉國不欲骨肉
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於餘慶令人訪尋無
踪跡後吏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話及
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
侍棄官入道隱居終南不知所終是矣

仙釋

吳筠字貞節本華陰人通經義美文詞隱居不仕唐天寶初召至京師明皇與語自請隸道士乃入嵩山初所與明皇言皆名教世務明皇嘗問道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復問神仙冶煉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歸居餘杭天柱山著述文章凡四百五十卷禮部侍郎權德輿爲序遺蛻瘞天柱山西麓

神僊通紀

閭丘方遠其先齊人幼辯慧學於廬山道士陳玄悟又傳法籙於天台葉藏質尤好儒學詮太平經爲十三篇唐景福中始居餘杭大滌洞吳越王錢氏厚加禮遇奏請賜紫又奏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宮以居之一日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有異香滿室

葉靜有道術唐時嘗講經虛白觀忽有南海龍化一髯叟聽講罷訴云胡僧咒力甚大欲竭海竭語甚哀切靜乃書朱墨符遣門人馳往海上救之海水復還龍獲無恙初觀在原上無井汲水甚遠一夕龍於觀左穿一渠泉流不絕遂成大溪因號靜曰仙師溪名龍溪

苗龍會稽人失其名能畫龍故呼之曰苗龍後得道僊去今龍瑞宮東南一峯崛起上平如砥人號苗龍上昇臺

馬大僊唐光化間馬氏女青田縣人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傭織去家百里乞食有美不食即以箬笠浮還家薦於姑頃之復

神僊通紀

田人始知其不凡呼爲馬大僊云

羊愔唐時以明經授括蒼尉隱於括蒼山一日與青蓮觀道士飲於阮客洞酒中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見一人自云雲英邀入洞中石間有物迸出曰此青靈芝也食之得仙愔取食之自是惟飲水覺身輕日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人莫之見云

杜光庭縉雲人唐咸通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應制爲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於青城山蜀王建封爲廣成先生卒年八十五人爲以

尸解云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異人授書
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
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問何人青亦
呵問都巡怒叱從兵收之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
而都巡等人馬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報
其家往謝青乃放去青後斷穀三年仙去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玉霄峰號白雲子博學
能文尤長古篆唐武后累詔不起睿宗召問理

身之道對曰國猶身也老子言游心於淡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天下治矣又問陰陽術數
則曰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帝欲寵　固辭歸著
坐忘論年百餘歲忽謂弟子曰吾今為書重君
所召乃蟬蛻而去弟子斂空衣瘞之
葉法善字道元居松陽卯酉山之陽年十三遊名
山求煉丹辟穀道引胎息之法唐高宗玄宗朝累著
道術時高宗悉召方士化金為丹法善上言丹未
可遽就徒費財與歲月耳李邕為處州刺史以文

章翰墨名世法善求邕為其祖葉國重作墓碑文
成併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魂使書
刋畢持以示邕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玄宗嘗於
元夕詢法善四方燈火極麗處法善曰無踰廣陵帝
曰朕恨不一觀法善曰陛下欲觀不難也俄而虹橋
起殿前法善請帝步而上無回顧帝從之俄頃到
廣陵見陳設之盛爛然燈火下遊人皆驚仰快
覩競呼曰仙人見五色雲中帝大悅勑伶官奏霓
裳一曲數日廣陵果奏云開元八年辛未一載閣

棺開尸化玄宗詔贈越州都督并御制碑文
茅盈初居赤城後得道於金陵之句曲山上升為東
岳上卿司命君太元真人乃秦時仙人茅濛之玄孫
也濛字初成始皇三十一年九月白日升天偈云神
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
城繼世而往在我盈果至是盈果得道盈仲弟固
為武威太守次弟衷為江西太守聞盈得仙皆棄
官學道後固為句曲真人衷為保命地仙主司是
為三茅君

來霄不知何許人居杭州白雲菴善河圖秘籙持其法嚴甚錢忠懿王錫賚一不受廣順初謝歸乃葺菴為觀居之今栖霞宮是也

范子珉處州道士嗜酒落魄談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往訪郡守錢竽曰負公畫四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就逝將斂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詔范子珉畫其亡日也

唐子霞宋政和間學道洞霄宮嘗著大滌洞天真境錄自號混淪道人宣和元年詔主杭州洞霄宮明年盜起臨安縣官吏散走其徒亦治舟請行先生曰吾被天子命主此宮守死職也公等第去已而賊至先生正色叱之遂遇害門人程用光叩閽言狀憫其忠贈錢三十萬贈正素大師有詩文數百篇傳于世

馬湘字自然錢塘人或曰鹽官人少為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遍遊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水能令逆流每賒酒于白塔巷酒肆逐日沉湎謂主人曰我今得仙矣所逋酒價焉敢輕酧

遂出囊中藥化賣酒鐵器並為紫金宋大中祥符間卒葬於其家東園明年東川奏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杭州發其塚止存竹杖　明嘉靖三十九年余修浙志將置仙釋七月二十四日有神附鸞書曰丹陽道人馬自然煩大夫修作不可捨我也在座者皆駭之余因悟曰將欲修入志中乎曰然然然曰我不甚知公出處奈何償書曰考西湖志餘見予蹟也已而檢西湖志餘果得之盖亦異哉

李真涕宗紹興初劉延仲寓秀州常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真涕和垢穢為圓與之因目為李真涕延仲與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味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笑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一空瓶來瓶至索紙羃之少焉香醞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味泉者啓之而中空無涓滴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唐廣真江嚴州女子也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
而愈自是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徑謁何仙姑宗淳
溉中在郭家食飯次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
至海邊跨大蝦蟇渡海因隨遊名山仙人問曰
汝欲起元入聖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
有母尚在願奉終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遂與丹
一粒吞之自是不米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
佛真人
徐立之舊名炳學老子法隱於杭西湖之迴峯人呼

迴峰先生通判都官員外郎蘇爲嘗爲之曰何不
仕乎曰若時與命會可以佐天子福元元不然則
悔吝生矣曷若追冥鴻霧豹與孤雲俱爲敬其言
爲著傳迴峯今雷峰也
丁飛字翰之本濟陽人讀老莊書居錢塘龍泓
洞蓄妻子事耕稼如常人夜半山靜取琴彈矣少
睡寡言與人相接禮簡情至未嘗有罷倦之色
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
何物

李菱濟南人宋乾道中寓臨安軍營中聚學自
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林
迷徑見青衣道人劚筍菱揖之道人問所往曰
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
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然風雨晦冥失道人所
在菱呈懼伏林間少頃雨霽而出至寺門覺身
輕神逸行步如飛歸舍不復飲食其兄大猷訪
之來臨安菱聞之徑去云遊華山矣又云入蜀隱青
城山大猷後爲梓路官使人至眉訪之眉守報云數

年前聞已輕舉乘雲去今惟繪像存焉
陸永仲字維之餘杭人少與計偕入汴羣法從邀令
雜坐命道人相之道人指永仲曰秀才問以科第曰
且還山及別道人以粒丹授永仲曰緩急用之永仲
下第循汴而歸怒濤大作以丹擲之風浪恬息岸上
有呼永仲姓名者則道人也遂皤然有出家之想隱
大滌山中
朱様字彥誠鄞人初本江南士子宋靖康初逃難抵
明越之界匿石室中望巖竇數有異光因梯竹以

上得一黑匣緘鐍甚固一鉤橫其外啓之中有書
與印言役鬼治病之術鬼退棣設壇事之自是
役鬼神如反掌最異者能追魂診脉合沙鄭瓚
嘗記其事

陳明越州櫝陵鋪兵也人呼為陳院長年三十有
五時犯罪受杖遂蓬頭跣足若喪心者往來行歌
無所定止頗能知未來事間與人言祁寒烈暑皆不
畏避雪中不施一縷卧野橋上氣騰如蒸眼色正碧
好以白堊書地且讀且歌字畫類五銖錢文觀者

莫識中貴人典領櫝宮者憐其窮常遺以衣乃轉
與貧者淳熙辛丑歲不雨鄉民或叩以豐凶應曰
木災竹災魚災貧道災俄而高岡發洪山水暴至
所經竹木盡拔魚鱉掃空陳大病不食幾月瘦皮
皆凹入附骨隱隱見五臟人謂其必死俄復如初
有蜀客來道堂見之焚香作禮曰先生正為鄉里
化緣造橋安得來此衆始悟其為異人神遊在
彼云或問其年庚但云三十五後微疾而終槀葬
溪岸未幾其徒發瘞將火之空無一物矣

宋耕號雪溪先生世家浚流遷崇慶宗紹興中
為閤中令以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親往訪
焉至雪竇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欄
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欄平
果見丹竈而仙蹤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
歸

張用誠越人一名伯端字平叔嘗入成都遇真人得
金丹術歸以所得作秘訣八十一首號悟真篇已而
仙去至淳熙中其家蚤起忽有一道流踞主席而坐

叩其家事甚歷歷會其孫他出乃去人以為用誠
歸云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宗真宗召對講易謙
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無夢對曰方大有時宜
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明真宗大悅
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永嘉人母懷姙二十四
月忽夜夢神人袍帶執大筆指腹曰暫借此居及
次日乃生五歲不能言一日有道士踵門求見附耳

語移頃忽失笑而語自是日記萬言吐辭成文嘗
獨登積穀山得異書於飛霞洞縱遊東京侍蘇
子瞻遊瑞佛寺覽寺記數萬言默識無遺子瞻
大稱之入蜀遇真人趙昇得神霄大法政和三年
至京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跨白龍遊神霄宮會
靈素進上召問卿有何術對曰臣知天知人上見
狀貌如夢中所見遂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沖虛
通真達靈玄妙先生時宮禁多怪命治之有驗
一日謂素曰朕昔夢到青華帝君處言改除

神僊通紀

魔兇何也靈素因勸上除佛氏崇道教每侍宴
太清樓下見元祐奸黨碑靈素稽首上怪問之對
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
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来
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上以詩示蔡京京惶愧
乞出是年五月大水臨城靈素奏請太子登城致
拜是夕水退因上疏言國難將至請遷都避之蔡
京見疏大怒嗾全臺劾靈素妖議遷都悬惑聖德
僭改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即還逐前後所賜出國門

外上再宣復真人號不拜十一月與祠温州天慶觀

武元照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即終日不
乳及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從忽夜
夢神人告曰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世可絕食及
覺欲不食母強食之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也剖腹
滌之因授靈寶法自是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
家聚話後　其家訪之云已死矣驗其詣之日即
尸解之日在宋紹興十一年也

丁野鶴杭人也元延祐初祖徐太師法遵寺引辟穀者

神僊通紀

二十餘年道成遂羽化遺骨猶存鄉人奉其像於
吳山之陽

阮日益號鶴巖於潛人受度於里之天目玄雷山
真慶觀鶴形古貌苦志食淡徧遊湖海通性命
學長養超悟兀坐于天目山石巖中寒暑不動靜坐
四十年不出元至元間卒壽八十餘

鄧牧錢塘人能通莊列諸書下筆追古作者嘗居
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以文字請
者踵至非其人雖購之弗與元大德間無疾而逝

所著有洞霄志文藁

徐彎海塩人少有道術能牧捕邪精錢塘人杜氏女患邪彎為作法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彎一叱即成白龜後登石崎山不返兄弟往尋之見彎在山上倚樹不動遂抱下惟空殼耳盖尸解耳

莫月鼎歸安人名起炎初習舉子業三試有司不利乃著道士服更號月鼎入青城山見徐無極授五雷法用是召雷雨破鬼魅動無不驗鮭嬉笑怒罵皆若有物神徒之者元世祖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於江南得之賁賚優厚卒年六十九金華宋濂之傳

張天雨元杭州人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裔蚤從方外學風裁凝峻工書善詩謌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諸人為文字交嘗居茅山著茅山志自號句曲外史

周思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書 本朝永樂初召至京嘗扈從北征寵賚優厚宣德正統間累封崇教弘道高士

領道錄司事卒年九十二贈通靈真人

宋野雲字道寧烏程人幼習方外學 朝廷累召禱雨皆驗深悅之賜三品誥封為至高道士

韶頭集 四十六册

燕臺偎會 紫極真人

駿驥愁鞭影駑台愧驟聲松花徒有識黃葉料無情
淪落空於世參差負所生婆心渾着相障礙復相更
碩石雖知法蜉蝣未足誠寒風吹秀谷易水遶春城
筆淺龍蛇擗胸羅日月明閑雲憐旅客古鶴伴流鶯
所謂樵沙約而爲燕翼盟五陵人八百翹首是前程

燈花

不信初更焰能成一點春無香秋對月有色暫依人
結蕊徒云喜留芳未足真鐘鳴殘漏盡幻影倩誰尋

書綾賜止源

滄桑知幾變日月同吾在日月盈虛安足論獨吾壽
在滄桑外

題扇

評花不愛艷種竹爲留雲痴翌棲幽島顛山醉隱居
司詩童採藥耕玉子敲文誰織青霞錦裁成萬樹裾

長至二首

黃鶴於今幾度哉匆匆斷續幻中雷雛殘陶菊秋剛
老龍發蘇梅節又催天際飈威侵雁字人間月意弱
君才禁林此夜纔添線葭管陽和舞玉灰
生明生魄意何紮紙上風雲幻裡雷控鶴不還遠斂
會問梅未吐倩詩催甲兵百萬時操硯兕觴三千每
着才領略煙霞回首處殘山剩水幾成灰

詠雪

遥天凍鶴戰銀河飛散冰毛點碧波暢也玉龍身不
現忙哉金雀喉迷柯遨遊上島青牛老蹀躞三山紫
氣多今夜梅神能襲夢故將幽蕊撒婆娑

石枕

松風醉耳兩忘機琢得雲根筐半圓高臥不知塵世
熟醒來冷眼看花飛

竹鉢

昆食壺漿愧養愚賴伊節操暫爲盂夷齊自是清君
子酌我寒泉口囁嚅

偶題

雲烟花𧙗雨聲書況有嬋娟逞鹿蜍試問崑崙曾有
路虎狼深處野人居

流雲

不管秋山冷頻因曉雨兆幽人既不吝可以贈吾歸

新月

淺黛休為笑還期待鏡描關山情不厭領略玉人簫

金臺懷古

古人胸中有甲兵獨我胸中有丘壑運籌人皆爭萬
先奕棋我猶讓一着田子憶古黃金臺使我吟之嗞
磊落樂子英雄雖水流史入評論彌石畫許留一生
志自奇羨他雙眼認不錯旌旗蔽日劍光寒風雨迷
天浩氣薄鬚眉當日既昂藏基址于今何蕭索鐵
衣若蘚計謀灰烽烟雲霧山亂聲雀諸子問首首見無
記得宋時曾一個過屈指人間多少年荒臺花草
窺吾樂

醉仙詞

誰把銀河皆釀酒請月邀雲迷遶一天星斗霧捲朱
虹霞舒錦繡雪捲虛舟記漢陽秋樹醞棄綴丹丘
散髮徜徉黃冠倒屣花影盈頭吸百川而長鯨低
首臥六合而桀鹿溲脩風姨月姊笑我無知叟責
藥人歸多少杖頭錢問織女訪雲帝再沽他八手任
乾坤合璧日月轉丸酣眼濛濛杯掌休離手玉皇政
務苦相催去否去否

書箋八首

傲我狂之骨憐他俗者名月尋書案秀風吴壁琴清
何以松梅友而為鹿石盟煮雲調國釜吸海煉
丹鐺　天地為詩料風雲作嘯歌白猿解狂意洞冷
慢吟哦　浮詞如說夢浪語點玄機悟得生前種流
雲不敢眺　僕馬臨風興英雄委墨情詩騷天地炭
才逸古今傾　鵬隱春巢上猿棲栢穴平江郎常夢
筆王子漫吹笙　冷雲罩日窟萬壑點典新烟醉鳥
遷喬語區區道路天　梅魂兆隴斷月魄待施揮
崎嶇身未瘦懶臥聽敲扉

寒暮

萬里晴空魄正圓隔簾燈影鬪嬋娟聲聲棲鵲千年
樹點點歸烏一抹天剪剩寒光雲出岫蕩殘晚色水
生烟乘鸞此際來壇語極日乾坤一縷禪

仙況二首

抬

山骨嶙峋月茁兆伯齊休揉紫雲薇玉臺一美玄黄
韵金闕三敲太上闢道裡烟光吹九極袖中熔氣放
千輝送梅肯贈于今夢落得青霞補絳衣　萬山昭
隱片霞孤渡鯉沙前酒一壺峰揷破雲天浦色月粧
新黛水描圖爛柯堪老多棋辯滌器奚童勝酒徒三
楚六朝何所惜好來溪上伴鷓鴣

書箋二首

烟鎖金門柳春歌閙花花只吟痴蝶夢燈影醉琵琶
無心即無事無我亦無人何以挑之熟三千可問津

即事書綾

四季桃花九極春霓旌斜赴簹遊巡山聾不聴飛泉
嘯松老還招醉鶴乜足下青雲聊贈客毫端白雪暫
宜人倩君借我繫魚線釣遍蓬瀛溪水濱

為鏡源作

昨夜星何燦今朝志已誠既隨天漠漠莫以世盈盈
湛水邊宜湛明心更欲明青鸞一棒法黄鶴五雲情
悟字時時在玄機默默生花槃星月冷烏破暮雲
清醉樹連虹舞痴山傍漢横掃松風過砌啄苡雁

田瀛蝶假英雄夢霞鋪錦繡屏所懷棋局熟而況
劍鋒鳴顧予渾忘已慈航自此撑

元旦小令二首

試看冰開鎖寄語游鷗休躲鏡湖放出一天春長安
擁遍千家火昨宵爆竹換乾坤今日光陰仍瑣瑣
春原好只許春留不許老當年江樹美春狂于今美
盡春多少

初春二首

墨池香氣點春枝春閙于今可是時大塊憐余心上
月雄文發爾意中辭徐舒春煖梅花冷嘯傲玄虚世
俗痴真鮮浮生皆幻幻風聲鳥語到芳枝危　江雨
烟巒暗點春箇邀鶴過湘濱雲知微煖輕鋪色山鮮
遥寒淡發寅梅意書香頻琢劍芳情花事幾宜人自
從大藥還炉後醉遍漁桃萬樹春

春日為鏡源吟

沙嘴浮鷗不管春桃花自在任豪春多因野老鋤翻
月醉後漁竿處處津　拾得乾坤一袖裝裁成詩料
付奚囊方纔敲罷三千字遠出森羅萬象光　斗酒

安如一句詩詩如松幹酒嬌枝中山醒後人何在落
得江天無限辭

初春卽事

大塊宜人無限詩誰將桃李亂雲思自從湖上吹空
笛驚醒烟花幾萬枝　春江剪破一天雲幻入豪端
助錦文分付夭桃休浪笑几橫醉墨尚氤氳　屈指
臨風且慢思昨宵今日總無知卽鄭一覺誰先醒謝
得黃鸝哢綠枝　昨夜山須翠未妝今朝雲淡嶺深
楸閒情樵子無多伎鮮得東皇踏點頭

和鏡源韵

遊來深處水之湄尼友孫朋不見人爐火時烹崑頂
玉洞雲常鎖嶺頭椿袖龍日月宜乎滿霞補衣裳到
也新偶爾和光臙野句不堪玄鶴度楓宸

贈止源

欲將火棗贈新知檢點葫頭半是詩漫話歌声鳴楚
郢恐留文字傲皇羲應知禹子難懸榻敢笑吳家吞
佩觿湖海最淹名世夢天涯今得丈夫髭雲仍嘯咏
安劉志遺烈徒嘶破操師蠡羽時游蘭桂苑麟書慢

下鳳凰池毛生未敢希脫穎伯氏寧甘困熟炊莫碩
飛鳶驚鷹鼠漫隨野鷺含靈龜我憐醒眼難堪醉
爾鮮狂懷差勝癡林麓可容幽士膝薜蘿不碍散人
眉月魂恒與烟波近花魄難同猿鶴宜江水雲山風
究在頤伊静待可相期

書津源扇

静嘯非動闢閉吟自合仙淡煙起碧漢新雨鎖明川

示通源偈

說道如來是大雄大雄必定也空空不增不減長江
水照破須彌無相峰

元宵示璽源

蟾光吞吐淹新柳倒影杯中皆落口更惜風塵老歲
華獨曳征衫自抖擻適來又值上元宵燈影月輝遍
南畝那更東風動地來黃鸝將盻青兕吼鬧道古來
行路難鼓瑟吹竽時不偶誰能穩睡磻溪石坐看未
顏成白首世人動言求富貴我試看之十失九何爲
不效轅下駒奈彼無有好身手古来豪傑凡幾人力
取黃金印懸肘其餘何多竈下養昔日嘗豪今在否

俠㑘鄧鮮冨陶朱會有先生號烏有只今往事勿復
問道已見青〻堤上柳非緣唱和是因緣因緣應在才
人數才人可若何一葉乘風琚後玖空餘容夢遠天
涯頻有消愁詩與酒旅衣一嘯物皆空作詩一篇酒
一斗〻酒未盡詩腸枯仰面狂歌還叩缶筆鋒落處
蚪蚪飛紉光化作龍蛇走護言劉季不讀書黃石一
編名不朽讀書須讀一萬卷足跡踏翻大小酉莫學
常娥白面兒日與老蠹空相守況乃伊川師範同一
朝際會風雲有

元宵

何事春來四海融管花舊主亦遷東莊生濠上魚初
樂鄭子風前道自同天捧球冰堪啓畫燈交梅月更
相籠漢唐屈指君休笑底事韶華瞬息中

元宵次日

殘燈剩月不須敲倩得東風掃碧桃黃鳥若來言世
務教他莫上杏花梢

亦通源子

笑指乾坤鏡裡花色朦朧醉殺月魂飛處湖影西東
等閒分付與霓虹慢鮮流光逐浮虛一着空

爲璮源作

冰輪滿照破春之膽開枝頭睡鳥曾驚惜苔上臙脂
慢點燈輝長淡淡珠龍紗掩見兒童笑舞迎眉嘆白
頭扶筇窺覽交光淺花事人情醉鳥痴雲奇山勝水
一齊分付與其間一齊分付與其間收入壺天〻不
管

梅月吟

梅卿月姊淡爲粧月夜清〻梅斷腸梅拜東皇依月
舞月爺青帝共梅芳教務月護梅魂冷莫惜梅搖
月䰟長但開梅花會月浴蟾宮春鏡可留香

題柴母元君像

入洞不知年披雲坐太極小髮獻靈苗以供朝夕食
食之萬化盡非非回首扶搖六月息噫世子膽之幻否
耶昭〻慧氣駈遊蜮

題像

草衣木食洞天春古劍橫肩鍊素神一個純陽猶
自幻霜豪化作萬千人　不朝金闕不安爐冷坐烟

雲入畫圖昨夜颱風翻北斗還丹應自轉工夫

風山詩

鏡源方定水皎日在漁竿桃葉連雲濕松濤拂夢欄
翠屏千嶂疊紫誥五花攢徑寂脂痕冷山空鶴影單
金幢曾記漢銅柱不題韓漱石幽泉急停舟御柳殘
酒酣囊雪滿丹熟呂烟寒世事慚爭李人情笑佩蘭
義民辭斗粟漆吏謝微官古士形何在宵人夢豈安
拂衣天地豁行路古今難飛躍須頭角扶搖任羽翰
老岩鳴彩鳳枯竹隱青鸞日月浮鄉乾坤一轉好
千年無箇事半瞬具餘懽裁錦聯胸繡敲詩渾俗壇
華胥誰有覺可以再邯鄲

書窗

滉虗披四野泉流若長嘯鶴見麋鹿群碌碌塵埃道
芳樹幾春秋紅桃幾時節獨有老鶴兒一咏無臘月

為像賜調源並贊

敲文野客隱見莫測孤立乾坤迥超日月偶揮筆上
春雲而發和光之訣噫要存色相應塵情洞庭秋水
三千劫

書璽源扇

男兒有志傲蒼穹常把牢騷悶醉鴻萬里扶搖鶖羽
白滿腔風雅惜花紅嫣虗一哭期蟬語傍秋三廻怯
鷺逢漫欲渡江思咏月嬋娟已浴九灣澧

贈鏡源

裁霧縫雲花筆香馭風騎氣運文章藥揩苔砌鶖泉
逸鳳閣春臺引韻長心醉六經如醴郁日營四海僻
金湯軒軒獨步穰苴澤何岳嵩山達帝王

還丹與法

玉雪宜人鳳鳴清黃芽初秀月初明雲烟遠上三千
闕龍虎高閑九品經姹女多情頻醉鶴嬰兒無語怯
啼鶯醍醐既旨花休笑放浪爐頭聽汞鳴

題像

坐卧忘機斂影孤靈元一點合丹爐乾坤有象書千
卷歲月無知酒半籚唐世烟霞凝漢洞秦家桃李映
蒼梧浮生解此毫端意歸去來兮大丈夫

又

拾得月華歸欲合還丹灶慎莫使人知窈去裁詩料

傲我天然懶羞他着意痴斂爐独是伴狂醉又何
之　揮麈談天地凴虛識古今一聲長嘯後煙水滿
胸襟　獨上昂雲夫碧丹清風八極葥衣寒箇中無
限玄玄訣傳與浮生顛倒看

書綾

刀圭醉後月華生八八青龍萬里鳴姹女帯花浮寶
髻嬰兒邂逅更多情

賜通源

瓔珞蓮花法雨香漫尋三昧放毫光廣長舌上生圓
覺清淨身中作會場寶鏡欲飛西土月石幢猶撼
北臺霜勸君發透菩提路摩頂皈依我法王

坐月鳴琴

清影篩花碎蕙風應指來有情已死轉無鶴也徘徊
露冷芳音濕鴻驚玉軫哀幽然山水意誰謂泣顏回

書羅源扇

雲錦鋪花鳥度穿晴烟護樹抹遥天鶴長鳧短休為
介秦海曾經作宋田

題像

摘花帯露合還丹四季花開興不闌坐破花菌丹已
熟花花世界怯花寒　我有松風賣世人買得無黃
金三萬兩與爾一葫蘆

題石

疑虎非関虎知禪不說禪痴機凴醉墨點破九重烟

題蘭竹

一竿香雨别嬌痴窈窕群姝君子期最是珮環敲不
得故凝氤氳醉簫枝

書箋

朔風吹古島年華老行月哄漁門漢水芙蓉唐家太
液惱人過隙渾是虛舟羅浮鈿捧輕霞淡淡遥抹鶴
悠悠燕子春痕線兒花事迷於塵界賤却瀛洲青門
何處柳夫顛狂搖曳吸月沙鷗憶當年九重鳳闕今
日裡千頃丹丘任天狂地瘦無荣無辱駕翩翩鶻鳥
遨遊欲約俠伴人偕戲肯否同儔

斷橋踏雪

驢子方尋徑湖山一大千梅懷三楚節目逗六朝煙
白雪天無韵朱衣我不穿正宜歸洞去醉在斷橋前

漁舟
富春人不見欸乃度前川短棹穿波月長風破水天歌邀鷗共唱醉擁鷺同眠借問功名客曾知秋水篇
東江有感
變幻東江路滄桑吳越思水流清夜嘆花發老舊時姿臺榭千秋碣興亡幾代詩無端黃鳥説春去子知之
初春雁字
寄旅三湘客輕書一幅天痕凝蘇武淚影帶故鄉烟花事憑誰訴芳情賴爾傳排空行矗〻摸擬斷腸篇
孤山看梅
翠擁青天石一拳誰鋪雲裀玉人眠輕烟結閣棲幽士淡雪凝粧踐隱仙狂醉未料之予自咲塵根未了爾仍顛憑虛莫漫三吹笛驚落南枝那朶花
偶題丹丘之況吾子幸勿山林之笑
翩翩黃鶴棲止石幢童子在側進以壺漿前巔有桃東海有桑避秦徐福過之我堂捉麀數闋出之奚囊吟則齒溜韻則吡簧浩然長嘯相据胡床命彼瓔姝羽服艷粧低歌戛玉一曲瀟湘醍醐既旨復以流觴嬋娟在戶笑傲猖狂亂磊迷道漱石横塘嗟彼塵子將何以將翩然其來無何有鄉子其翹翥偕之翱翔顧言爾伍發我雲章
玉河新柳
鳳霧龍雲鎖碧波箇中芳線織鶯梭黃金助麗猶調粉青眼留情好佩珂為黛為腰貪雨露隨花隨草締絲蘿臨風學舞思君寵不謝東皇意若何
太液曉月
芙蓉原號玉環花徙倚春風對鏡斜露濕衣裳龍冷夢鐘沉池沼醒寒鴉清虛一點窺初日色相全空闕蛾霞偶院未央人寂寞餘光遙送到楊家
步步嬌　和疊源
夢幻茫〻花開卸亂殺滄桑月休言今古睜試看一瞬乾坤千秋吳越若那又何耶梅花冷淡人生棄
沉醉東風
望咸陽殘霞剩關惜商山流雲斷碣倩花神影漫遮線兒春棧錦屏化鶴絲鸞頰餘紅褪也狂蕩那些任羽化南牕邀醉蝶

好姐姐
莫憐漁簑曉夜曾釣盡英雄興滅誰可以忘機煉黃
芽調白雪憑大塊生枚節我昂然自決
月上海棠
何饒古秦謳趙舞生生孽惹花枝 腊 燕頷鳳雅龍奢惜
天桃紅雨輕盈況蜉蝣綠雲拋撇利名者似黃鳥春
歌杜鵑暮血
五供養
黃金羅冶紫騰々秀色箔我難此々葫芦倒控陰陽設
雲姨月妹烟霞姊好伴我三皇舊客任人老韶光遇
那此此君不見松濤驚起尾棺蛇
玉抱肚
青牛力怯怕函關夜度惟依洞月美琴樽千斝酣雲
生巔岩半林醉葉攖姝欲遣鶴迎接柳烟休管人離
別
水紅花
虛脾套子因誰設損悞這流連豪傑總然寵貴三生
結何堪卸四生週折不信羅浮舊恨何處芙蓉樹吊東

山悲太液也囉
凄聲子
丈夫能自烈世事隨蛩咽玄機好對梅花說再休題
玉簫有愿同衾穴
尾聲
大鵬既把扶搖接一任他鷦鷯暫借我且剪青輪聊
披倡
洞庭漁樂再和壺源
嬌步步嬌　磯上羊裘誰為傑自在桃花月輕舠任
近睬趂着雲片風絲烟波帆葉闌槳擊龍蛇蓼花
何處芦飛雪
沉醉東風　漢宮春笑他興滅隋堤柳催人離別攖
花也今在耶可曾開卸只落得東風週折漁竿影
斜漁歌唱此燃楚竹儘醉寒々簑夜
好姐姐　追思人生事業千萬載無休無歇又誰知
韶華瞬息間將伊撇只落得白楊月照荊棘斷碣
月上海棠　再休說桃源怕也成蛩穴看洞迷猿嘯
花落雲遮挽絲綸霓影搖搖捲波濤龍光疊々休披

冩鷗懶沙汀燕棲臺榭
五供養　幻哉夢也憶邯鄲最怯枕畔豪奢何時鮮
肜義皇蝶肯種幽蘭開綠楚效彭蠡湖天放棹伴麗
鶴忘機矣運河車更好覔龍虎金烏作猱接
玉胞肚　東山舊謝恨堂前燕去平常庭榭入公山
鶴唳寒江九嶷竹鳳鳴春月誰凴法相了些些𪇆
鉤歷盡英雄鉄
水紅花　漁村遥輿蓬瀛接好寧貼黍地黄白一声
欵乃各相恊野歌見深通道訣西岸咿呀暮影直
把孤星射兩相呼堪停泊也囉
煺聲子　洞庭春自恍輿緣誰能徹漁家骨肉由他
拙任你文章俠氣渾石畫
尾聲　王侯富貴休稱說試問金谷當年羅列
怎似那釣老煙波漁樂也

題蘭竹
素素芳乎而倚節昂乎而歸心珮乎而君子胡以旁
乎而

書津源扇

一幅青雲剪碧衣半灣紅樹映漁磯誰將玉詔飛南
洞驚醒山翁駐鶴歸

又
傲我狂哉詩一肩半痴半醉學逃禪溪橋夜見蠙珠
走冲破重雲萬里天

林泉幽况
山高不礙白雲深長嘯歸來和鳥音日暮天空開遠
磬月明松響聽遥琴苔痕雨過春漸了桃李花飛色
不禁三輔五陵誰有夢野人行樂只山林

夏
春季回文
煙含翠幕漾蓮嬌粉膩清波委色韶天附狂才奇有
賦好爭新韵和風飄

春季回文
煙輕舞月醉枝嬌小杏青芳逞露韶天抱水文雲琭
琭鶴摇江影體飃飄

秋季回文
煙籬綴影美雲嬌酒醉花寒憶昔韶天共我情餘有
樂月依霜老葉寒飄

冬季回文

煙回龍雪惜梅嬌湛湛瓊湖空色韶天倦雲幃寒月醉遠風微動嘯香飄

紅白桃花

傳粉調脂两騙春宋郎美玉隔漁人綵霞綴色嬌無力練雪描姿淡有神醉影欲凭源上月芳心莫托日邊春玄都洛鹿皆伊跡胡不莊嚴一樣新

書燕山駐雲堂

山花子　雲散天光鶴一隻歸飛洞口是堯時文人正欲咏搖辭　桃花鮮語千秋夢綠水知音四海虎野童他也會吟詩

二月望書賜止源

春事剛一半仙緣已九歸浮生須着力悟鳥夢花飛

書綫

阿誰披裘者悠然成獨笑臨流非羨魚空鈎以意釣綸微綠痕收輕煙出浮嶠閑雲惜世忙冷月隨長嘯鷗静唱漁燈鶴唳和棋調所有利名人西風度残照來去春懷未足貧驪龍抱月隱寒潭隋花秦樹當年茂開落于今已不堪

春燕來歸

曾带秋風去今尋舊主來補巢棲檻樹啣絮啄庭苔疑語朱顏老多情繡戶開年光容易換仍欲引雛回

上苑新鶯

傷哉千樹月倏爾六宮春碎語催花曉嬌歌沐寵新破烟飛紫禁浴露逹芳宸繡嶺休輕轉羅幃有太真

花朝

不顧時無月何須花有朝醉紅憐世嫩迷綠惜春嬌風雨休相急乾坤正欲韶誰釀千瓮酒落得助詩瓢

寒食

榆火憐煙冷人家春事多飛花如有意對月豈無謌韓子詩還在吳家劍敢磨北邙山下淚滴滴勝于波

抱月眠雲

曾約嫦娥來未來好鋪天錦卧瑤臺胸藏秋水光千尺掌美春江酒一杯翠黛漫憐明鏡瘦荳珠莫令彩霞猜崑崙泰岱同堪枕睡老乾坤奈我哉

書刕

聳聳碧山滴紅樹悠悠花事凝嬌露月姊風伯不識
人何故強將辭色對我青鸞訴

書箋

敲碎祥雲天鏡寬嬌山新色鮮新年東風不管春留
意猶鎖秦晴霞燕翅間

題琴韵圖

流水高山志欲酎倩將琴韵響滄洲野人獨坐閒亭
望今古烟雲一目收

賜通源偈

舍利弗舍利弗旃檀最上尋覺路不落千千四大千
洹盤六六三十六時見會會七寶臺時隱密密渡行
樹誰教控鶴老比來飛錫赶到雲深處打醒通源問
的端如來應是恒河數恒河不在見聞中圓覺聲聞
何以故

書箋

草衣木食不知年一粒龍丹始悟玄誰把居諸渡瞬
子隨人碌碌逐塵烟 塵

題畫竹

食肉休為笑恒依處士家有聲疑玉振明月上窓紗

題水仙梅石圖

傲骨傳香夢冰心映玉壺人間君莫去庾尔寄煙圖

書綾

開落花前夢真空物外情雲衣風捲碎月窮水搖清
天水流香點黛波嫦娥無那依春襄一聲款乃唱
漁歌借問秦家今若何

短歌

杏花何以惱黃鸝總為開春雨所宜徐福乘槎下東
海丹爐猶照萬年枝　青城丈人謂古今白頭野老
倚紅裙畢竟問君何所倚欲半澤秋月一天雲

降題

樵沙何以了因緣明日溪頭別一天所謂五陵人未
覺空餘舌上閱青蓮

題紫毋元君像

彩雲不散琉璃不脆螺鬟單映春山鶴髮橫拖秋水
不鮮塵情訴諧道理暫留色相寄烟雲三昧是前當
認取

書綫

風雨催春去烟霞駕我來有詩酧世曠無意弔金臺

山僧逸況

明月高藜杖清風冷衲衣竹深廬不見獨自引雲歸

仙術

終南鶴嶺多異樹直者凳天曲者環谷中有虎兕棲止風生時山鳴林吼有道者則恬然否則恍迷

瓢盆明月口吞天袖有驪龍吸紫烟喚醒崑崙憨睡虎教他蓮座聽新禪

金丹

煉丹光須煉緣不然試鷄化鳳主人猶然不得名曰丹奴

武夷鷄犬白雲鄉八卦爐烟結鳳凰水火未交天地合個中七粒九陰陽

蕉鹿吟

有境容吞隧無因觸雨機真緣良以信幻夢孰云非

橐棄尋幽趂樵雲悟樹衣寓情千萬變蛺蝶漆園兆

雖

御風曲

浮生大夢何以能醒本來面目一錯刼刼還報雖贖故當空一點應作如是觀

脚根離尺五無處不青天丈夫恒扶其志瞬息大羅前

擬秋江笛

一葉破長風波餘無狄空郊不見人野花紅欲滴朝發赤城潭暮泊鳥蹊壁烟迷黄鶴樓横玉吹寒日有調名清商音聲空涯々長歌遏蒼穹況乃行雲覷須臾笛不閙月明群動寂胡使塵心憂儻臺不可覓

月情 一字至九字

月月團圓皎潔動清飈霏銀暑低遊壺銅偷隨簷鉄纖影轉花欄輕陰移釣碣幾從窓下窺人又向枝頭閙蝸幾家私語祝心香何處悲歌愁鬢雪千年藥玉杵搗初成九秋香霓裳歌未闋畫舡簫鼓賞玩幾時休碧海青天相思無斷絶

人間暮春偶題舊像

一籃頑石煮金丹千里雄光射斗寒楊柳催人春夢覺芙蓉掩黛水天闊　今古塵機隨笑笑乾坤變態

滄

且看看個中鶴服羞軒冕醉裡漁蓑冷碧氿

書綾

倒揑天波天影肥澄澄入鏡鳥斜飛石鍾鷲破沙前
月指與浮生慢悟機

疇昔辭

疇昔之昔兮鶴徘徊我游漢水兮江之湄携鐵篴兮
雲中吹欲醉不醉兮傾霞罍狂歌不歌兮更倩誰長
嘯一聲兮天地摧一解
浮沉萬類兮終胡爲哉曰雄才兮物推移待子調羨
兮何所之相與子期兮黍離離將駕長風展天乘二解

聽雪敲竹

竦籜搖吾牖寒光助爾神有聲聽自幻無韵靜而眞
默默因風友依依擬月賓湘妃原有節故以玉爲身

書扇

慧海詩天一主人揮雲馭氣任春春脚翻世界三千
幻會見荘生夢裡津

題山水

雨絲收薄林雲衣垂太極所謂千秋游寧廿六月息

嶙峋倚天腰登臨倩筇力飛磬翀流烟冉泉濯巖色
不見坐茅漁安問張羅弋棲老耕胡麻道人飽稼穡
中有避秦源迤迤通只酉國毛女名何爲聞詩不相識
時服絳雪裳頻挽青霞織樂矣猿鶴姿娟哉鸞鳳飾
雖客則翩翩其壽已萬億峭壁蓋桃花洞口埋荊棘
家隱鸞鶴奴足發扶搖翼釀露作奇酒琢玉爲玄飡
嗟彼利名流可觀不可憶

題山川

梵林無限水天鄉歷盡煙氛到法堂色悟眞空着定
月道系微渺現毗檣層層打破雲之礙步步登開假
有光着意此圖堪靜守五陵深處有津梁

古木寒鴉

不帶昭陽日同披古樹雲笙歌人自老莫漫弔愁憔

題梅

卞和有良璞潤而何以醇我有玉人肩時伴東皇骨

書止源冊頁

泓月懸波碧瑤琴落鳳聲丹歸南嶺雪鶴到上林鳴
靜裡天原大關中性自清蜉蝣何足惜石已是三生

又

春事原開道迮花機自合緣月敲江底闊松響石中天
蘿帶拴南嶺青牛度北川顛然忘我相悟得蝶翩翩

草露

翠帶王孫路紅顏帝子春西塘疑墮淚上苑倍傷神
有意沾晴色無情潤翠茵淵懷醉富德乃尔一時新

題瀟湘八景之四

長堤煩自力倒控亂霞旌錦纜凭虛運牙檣破浪行
天空惟見影波遠不聞聲道是臨風舸滄洲日暮情

遠浦歸帆 一

二妃凝望處餘淚落寒波冷浸雲生栗詩成句帶魔
急流分漏水亂響杳魚歌欲聴金聲振騷人枕上多

瀟湘夜雨 二

䨴䨺三湘齊嶙峋半嶺烟錦霞翻晚浪杲日出遙川
竹宇層巒上茅茨古壑前巡花休怯雨雲巳破中天

山市晴嵐 三

翠微何處擊遙露映空嵐聴梵傳烏鵲聞鐘出貝雲
數聲天外落一色月中含更與松濤約凭虛以度南

烟寺晚鐘 四

題花鳥圖

天公所欲獨讓伊而清懶雖奪春機更慕壽陽宛轉
年年倚玉却為誰立節忘香止因白雪輕敲含痴亘覗
莫嘗莫嘗且聽鳥歌蝶枝

煙霞圖十二方之二

如来古 碧華峰 君子朋 氷壺友 丹丘市
錫水鄉 了了汀 棲雲壑 知止鄉 養生主
烟水隣 春知已

法法還歸定水澄澄不落空潭龍蔵會系大辯獅臺
會悟瞿雲 如来古

自隱空巒莫問春晚花暮樹四春時浮生曾有求仙
者欲到其間無一人 瀨翠流丹萬影懸山吞大地
水吞天三千年外題詩客莫破長林鎖洞煙 碧華峰 二首

却況幽然物外情五雲深處聽鶯鳴漁郎未入仙源
悞敢朧蓑衣待月明 漁村春靄

一灣新月漫移舟釣老江潭夜不收說甚吳峰山水
味野人常挹未知愁 寒江釣艇

蒼山倒控畫中看小閣依雲一鏡寬曾借浮生原碌
碌不知何處是身安 廻峰池閣

良禽擇木

廣莫春千丈忘機鳥自棲人間桃李樹一任燕鶯啼

敬亭歸棹

山聾不聽水樹靜自披雲何處羊裘艇來尋林下君

示玄源

空林皓月拂松蘿鶴外泉聲和鳥歌三十年間清靜
法九千里外有無河玄關未破神先壯紫闕初開氣
自和但得重樓蟾脫殼始知靈谷轉輕波 敬亭

示淵源

有横一劍醉斜陽笑指天低水未長甲子不言方是
覺庚申未悟始知香烟雲拂地千年藥嬰姹窺炉萬
載昌饒舌夜深題數語囑君入夢自思量

偈

見性乃真覺談禪是後天天從何所見佛即未來心

九品蓮花偈六首

挺ゝ出金池瓣瓣含玉露火裏放奇香色比菩提固
心即臺之象蓮因色是身西方無個處極樂悟虛
真 淺行樹裡泥團九品蓮中甘露頻伽不解無生
飛向恒河深處 昨夜天風吹北斗驪龍獅子一齊吼
要見蓮花何處尋蓮花却在如來口 道人慣會饒舌
要講蓮花顏色不長婆婆四部中不染青黃赤白黑
時時現世見如來柳花搖動瓔落月 菩提無樹鏡
無臺安得蓮花九品開分付通源休浪悟容塵二字
証如來
容塵二字成果彌羅八劫翻身撒手煙霞覺悟仙佛
總是春春
何處獅子作怪將我葛藤咬壞要尋佛老填還過去
未來見在
昨夜懶雲炊熟今朝痴腹生春有口無心是佛咲他
忙裡尋人
不貪不戀不惱無身無口無心從此一靈點會太虛
清靜忘形
琉璃清靜照十方皓月天花瑩且香借問主人曾打
破好將金翅舞明堂

萬叠寒烟總一虚隔簾燈影却何如此時認得空中
幻即是如來掌上珠
静虚無二法無門法裡虚〻静自元守聽月華風吼
處會看太極悟無言
琉璃為相色為身法雨天花萬卷春分付雲門休見
性石霜昨夜會當人
椿枝萬丈道家玄蓮花九品禪法門試問花飛椿老
時可曾捉得西江月
兩丸日月一團天敢與吾儕論後先笑殺元皇分正
氣安能知我未來前
黄鼠肝青蠅血肝清血静宜真潔八夕秋風到碧梧
乾坤處〻飛紅葉
黄鼠肝青蠅血莫教瑕玷崑山白駿馬輕鞭馳驟忙
丈夫何用多饒舌
黄鼠肝清蠅血當將二物倍金液任教烏兎走東西
只作烟霞供歲月
黄鼠肝青蠅血剖來點破生生劫不肯疑城了性宗
再投滄海撈明月

誰云妙相徒惺惺真言妙法蓮花經畢竟須空還有
覺朝來一刼撃木魚聲
春江漾明月問他色有無漁翁忙着釣空得逆摩蘆
急水浴月光風來林木外虎嘯怪龍吟崎嶇管不得
坐象騎獅畢竟何曾坐象披毛戴角當初不必披毛
總是靈根覺性一時外錯分毫

又

鶴長鳬短人生事業不齊蜉死蝣生世界悲歡莫測
竹葉無憂醒後中山已老黄花有約歸來上苑纔春
白雲牽去野心機丹鳳尚然饒舌青牛會來初智會慧
紫霞即便回頭鬖鬆烟中古丈夫秦之小役浮沉石
上老毛女漢也閒仙視形體之無〻知而且慢了身
心之默〻悟矣忘情孤鸞啣九極之霓洪水泛三元
之境功名富貴碌〻紅塵祖子乾坤歲月忙〻黄土
嬰兒愁塚上之絲蘿懷花問之烏雀太極有盡本願
無窮憶美玉之烟藍田日暖懐真金之色赤水風柔
倩我同人願君合道
花落水流試問當年司馬雲收雨散追思昔日巫

山守我靈臺之鏡何處幻泡之形因果前生原是今
生所作是非後世還歸斯世之為悟得玄關之奧參
通塵障之疑奔走風前酷似閻君悅子憂愁宇内究
然魔帝招牌視洶濤即可知揚帆之險欲恬退乃能
能明採藥之清孽造由來功成始去夢中占夢以堪
悲形外逃形而發笑

古鏡一輪照塵而碧新霞萬縷處世而空龍虎嘯風
雲于物外利名勞靈性于迷中眼底慧光疑于冷電
身中興訣悞也寒飈樵沙歲月也將期忠孝人天何
咫尺披亘古不聞之玄悟于今未明之化道人饒舌
蓮薏含羞世宇忘機桃香吐艷可憐幽幽不合其緣
為引沉沉以超其位燕山之度孰敢曰先陵水之因誰
勉而進諸子果能奮羽恪守吾規棄凡礎于蜉蝣了
正覺與鸞鶴將見白雲迷膝青杏羅胸忠孝既全生
死頓了誰謂頑石不可點頭枯松弗克青老耶
樹影摇青泉聲觸石中有楚士頭蓬脚赤徜徉撫
何有之鄉笑傲夢幻影之世天高尺五道滿大千總
不信誰非誰是樂烟雲未老而物我何逝更不假変
態本因遺太上之舊志看桃花還逐洛漢唐春那
丁郎鶴返餘得城百雉鴻雁唳空天千載人民莫識
最羨取河上老人合金丹而醍醐且旨具淮眼視破
其間自然終始

殘歲説婆

人事蕭蕭光陰寂寂過之不鮮去也無多今其視
昨日之不見他乃傷今之可嗟吁塵后凡固然矣

降題　南極老人

崑崙之上三株榿崑崙之下水溶溶水抱榿烟万籟寐飛雲一匝成虬庇南瞻黒点婆娑界劍光欲走迷西東拂袖欲言鴻蒙訣但見二氣包無穷

送止源　白雲老人

老人秋先生于宋然老人之未秋先生前盖居西域来自白雲而墮于華巔故名今尚則華巔不開声色即陳布衷也

半壁灯輝掩緑崗萋萋芳艸占山村東風一夜園林急綻却枝頭数点春

萌頭集

書止源冊頁

誰謂梅花清且香箇中幽夢散迴廊浮雲慎莫遮玄雪留與金童点艷粧

又

不落蒼寒色还期峭壁同墨横溪工影筆印霧頭空彷彿潜春月依稀倚碧篠看來非淡薄一抹是崆峒

洞庭秋月

葉落烟波冷明珠楚帯長孤帆收遠色万里泝流光榴宦帰玄洞沙鷗避乱檣醉翁吹鉄笛宛在水中央

贈莫子

花舫江頭艷月流謝家豪只剩滄洲文章有氣凝瑶榿天地無情任浪鷗

楚江梅雨

天也憐春色艷何故抛梅雨点清波江頭極目烟雲際一碧無分物外多

題花鳥圖　雲房老人

逸興誰堪寄多情施上春天機憑尔説漫洩與時人

萌頭集

又

誰道中山醉酒人醒來白眼看長春吸尽西江何足怪問他明月是虚真

又

庇虎關頭法法明白雲紅榿問前程東風懶懶姣無力啼破西林夢裡鶯

又

躍冶金為怪浮沉水自空甚深微妙處只在未來中

又

春老花知否花意自鮮愁緑雲衣暮槿紅雨漲源頭

又

一枝斜影傍雲開黄鳥忘機、説法回独惜有香春不管漫隨凤伯度瑶臺

像賛

一壺天地半瓢雲独伴青蒲敦敢群欲覓灵元何所淂倩毫可以贈于君

又

坦腹蒲團八百秋不教双眼覷沉浮葫芦醸就燕生酒醉老乾坤何所謀

又

坐茅意欲釣驪龍無奈江干破浪凤弱水不妨别設餌葫芦趂着酒盈豈

又

這箇老児忒煞古怪脱却塵襟何等自在爲甚麽揀取九品禅蓮又把頭顱送盖嘆我暁淂了想因塵浄六根空恐他終被波濤礙

錦江疸泊

夕陽返景入溪流瀲灔光分白露秋可是短蓬飄不淂數行同列醉芦頭

題山水　虚無上相

遥廓幽亭掩夕曛乱林揷破碧天雲世人争鮮争名利肯向谿前伴此君

鎔成公

守生養氣已僊〻此日臨壇了宿緣憶昔玄精三万吸吾神不死幾多年

南溟友人

相彼鳥矣集于木林有梅兮幽幽吾東林不逐典、香車蜿粉輕舒粧未足

嶽鷲鳴泉　青城丈人

警世真人所度弟子自何山姑而下七十八人成道從青城丈人游者居多學兩浄有遺跡世可採

声〻入耳和松濤半壁清虚鎖月腰嶽鷲無人雲不煖有龍長嘯愧天高

又

徑曲雲深别是幽回看樵子度巔丘浮塵掃去三千里帰悍林泉一疸秋

鳴夷
冰肌微露色如霜占得春容暗裏香窈窕倚苔情婉
妾不教脂粉閑餘芳

赤松子
風雨隨兮上下飛崑崙咫尺古人稀飡氷服玉當年
事今日臨鸞是也非

華峯嘯月 調寄滿江紅 丹成子
罹遠層峦携斗酒平章盈缺看嫦娥半林清影
百年明試宝鏡俄驚碧玉鈎銀蟾悞認黃金闕

葫頭集

浩歌声直透蓝珠宮雲千疊 磨不尽界亡葉嘗不
淂人離别歷春秋多少雨花霜葉三千楚姬眼前峯
十二秦人天下鉄惟道人浪放碧華峯長嘯月

法天道人
逍遥物外七千餘消長盈虛悟法如破却小雲驚落
塵蓬瀛傲我一瓊瑶

子房
古木森森蕩暮霞帰来嵐影路全賒桃溪待月宜
堪賞何必尋常覓酒家

紵嶼二字疑訛

丘長春
波若心何切舍利志不疎錦星翻貝葉字字説虛無

又
知君有遐齡况復樾瑶之由来多少歳曾記開闢時

殷蕘孤竹
商家基業一拳多徵蕨由来可嘯歌今日此君無别
語点頭太息意如何

書箋 傅六息
學道焦山表鑽研石可穿淂傳無上秘屈指九千年

葫頭集

又 葛孝先
曾留顛倒笑乾坤入淂葫芦不刼春憶昔还天不管
識誰能知我未来因

又 宮嵩
雲母為飧百世修琅邪両上崔傻遊紵嶼出入隨霞
見一笑空傳入極秋

又 洪志
青牛吾口昔曾居受淂庐山万法書可是喻来成大
藥不教寒暑瘦蟾蜍

又　　彭抗氏

永初昇兮故園空試問于今同不同宋水寒雲飛敢駐任他花雨布西東

又　　祝鷄翁

鼓吹數部落崆峒坐擁林皋聽不窮但把双輪敲野壁莫教俠氣洒秋風

了了汀

湖濱不住翠雲浮山左林空豈世儔何以人情真了了半湾新月炤汀洲

葫蘆集

江樓掛殘曛州

漁村夕炤　　張道陵

江樓掛殘曛烔舠入暮雲月鈎千丈綠湘水六桅裙鷗静鷺还宿嶋啼聚不分帰逢名利客斗酒話新聞

江天暮雪

万頃寒烟褪千林冷氣侵雲消風戛玉潮落水鳴琴花月燕香影乾坤有素心誰能升眼界別是一胸襟

平沙落雁

天空旁睇盻鴻雁集芳濱別隊屯雲陣分群聚聖倫塞書曾繫足琴韻幾沾巾沃埜君休隱滄江訪逸民

　　　　嚴子陵

道大山河固風清日月閑老人收釣後倒着紫霞冠

　　　　左慈

綸巾羽扇下瑶臺静裏飛凫月半開屈指漢關争歳〻曹瞞慄斗筲才

書綾　　鍾繇

閒吟月下花前緩步松陰竹逕一樽高卧白雲深幾曲風清偕禽來相襯

靈沼荷花　　許真君

葫蘆集

不須舌上散天花香冷艷依人坐亘涼池控浮雲千嶂外可知清静悟斯鄉

　　　　抱朴子

鮮淂塵緣幻相空湖光山色六濛〻孤亭不列繁華隊独立寒村傍晚風

　　　　岐静山人

鋤雲耕月是儂常笑殺浮生日夜忙大塊為田堪學圃任他星煥文章

　　　　羽霞

磬

極目燕臺四野春白雲黃鳥幾宜人清閒悟我桃花
懶鐵笛一声今古身

傀史

出門見大賓非鹿即琛寉相對碧黠閒道遥空基閣

氷壺友

艸木知情否塵根可以離有心能潔玉明月伴誠翁

霜碗處士陶真

三徑荒蕪塵況多好來物外啸秋波逢人慢說陶君
老醉隱閒碗陽薜蘿

養生主

吾生乃物養物生乃天養天地物我移執曰任消長
物外有灵芳勢如仙人掌香光淨清流滋味自甚賞
一食幾千年徐福嘗怀想

崆峒秋晚

何処閒瑶聲西風嶺上來古亭蹤攀韵相和過雲開

林泉色相

莫謂人無悟閒禽亦鮮樣翠紅雜與往冷眼看塵飛

拐李

彩雲何処寉初來白雪黃芽次第開遥望華陽好風
景排天長味下瑤臺

青蓮

峩嵋最上峯人不能到中有洞名紫府明妹散士
千家青蓮至宋時始偕白雲老人遊焉晴蓮捉月即東坡之
捉明月而長終也
醉唱漁歌即是禪琴雲散盡月孤眠寒潭無限魚
龍寉何事因風透碧天

又

梅冷禪機月冷天小橋流出洞中仙遠公自識三生
覺天女西方也採蓮

又

清平一曲雲衣冷金谷千秋物色多但使沉香亭畔
草好隨春燕蘸唐波

又

道裡長波月照西丹成可以試大鷄樵陽有約三三
會鳥内黃芽伴虎啼

又

遠上寒山近上雲游踪一故不堪閒崆峒最上開霞閣括得靈苗贈阿君

二月二日題雪

白龍纔翹首何以即相關鱗甲落人寰不見瑤臺舊醉月賦新句凴虛覓舊游撑腸千卷飛光射五雲秋

又

一壺天地半瓢雲獨伴青蒲孰敢群欲覓靈元何所得倩毫可以贈子君

又

一拳半捧漢臺雲獨見游鸞舞翠裙白雪生芽九鼎碧元神回合結霞文

又

龍虎爐頭月影秋丹成玉液醉金篌誰言道遠禪關靜坐守西江水逆流

為止源作

野人海上來跨鶴騰騎馬燕臺何處是龍虎深潭下來去迅不留玉女花盈把迴超三界中胡為乎原野原野空以曠歸雲清且閒千年桃李紅于錦但醉烟霞呼且看且進酒明月落潺湲莫放酒盡興闌珊檻柳龍馬自堪惜風塵道里誠艱難祇今乃識浮情苦浮情寧不傷心肝

又

烟鎖金門春晝長禁林花滿度幽香午車欲過知何日空對東風憶上陽

題畵

遠疑山影近聞香酥見明娃點素粧雪冷夢歸清興逸伊人宛在水中央

又

嫦娥不梳頭只是插眉黛不着紫霞裙又剪青雲帶

又

誰將絳雪染明珠為點歌兒樊素圖顆顆巧團鸚鵡目枝枝輕結鳳凰顱香容淡壓桃花俏芳影嬌憐月桂孤君醉紅塵妃子笑宋即安得獻珊瑚

又

一葉浮山脚漢峰插碧天松濤連䂖出驚醒醉翁眠帶雨雲剛到披簑人亦來竹林遺舊事駕葉度瑤臺

德痴

白髮返童唐自老青牛化鶴人已歸一壺濁酒未曾
乾世間變態知多少　酒老痴

花雨清谿月未秋白雲人已度蘋洲誰言萬事誰爲
善天上銀蟾已綴鉤　重陽

層巒聳碧鬭煙霞吞吐湖天色相賒若解仙緣曾久
世丹丘可以市胡麻　雲霞

秋江楓色錦相宜未挹寒霜嘯月時一夜笛聲吹雁
落浮雲飛渡萬山枝　玄關子

逸興誰知組解情半蘸紅紫閙霜輕蕭疎不讓天香
夢可以浮觥昌雨行　羽霞

笑殺青蓮古上開幾曾説法見如來龜齡八百樵沙
度烟鎖松花汙漫栽

雲霞

遠峰倒影一屛空徑曲横橋相幻同獨立倚筇人不
管此身疑入白雲中　陳希夷

白雲初覺華山老靈芽不長西陵草景星時映宋家
秋一夢歸來天地小　湘子

塵况無多謝不難山靈偷得此身安閑雲淡樹皆空
色雖盡崎嶇一目省　南宮米芾

拜石由來怪藏書酷好奇宮袍籠硯後墨跡尚淋漓

東坡崑崙蟠龍

古有觀于渺介山夜如晝警世真人與列仙嘗寧
止焉東坡自宋從華山西一真皎真人今尚在
秀骨蒼顔西若宜孤高獨占萬山姿臨虛天際忘人
我解得長生不老時

游仙詞　調寄玉蝴蝶

漫説嬌春來去他雖翻覆我也狂顛管甚殘雲而晚

天肥雨酣烟歷今古繡屏文案換乾坤玉帯瑶篇英
英事半林風月一榻山川　說道班生翻老呉宫情
薄世態其然叟恨夜郎古道收㒺两三番對夕陽碧
波紅鏡夢奈樓綠鬢朱顔到于今皃飛玉舄鶴舞丁
儫

玉蟾子

細點青螺梳鮮髮輕拖蒼蘚剖雲根

張三丰

鶴骨竄形色相如凝似醉為顔一笠霞披完天地至今
醒齗猶傳

周顛

真人自見性中真法雨酣花八極春回首靈臺何可悟
蟾光秋水一般新

報國寺松

虬龍不落刼天地與為徒碧爪拏君露蒼鱗肇帝圖
翻濤非蹻海抱月宛吞珠悟徹清涼法慚稱古大夫

又

半天寒碧入雲凝界破渾疑虛可馮一曲山青來收

笛數聲欸乃出漁燈蒲帆欲䀹風初駛桂櫂方回月
作昇普化浮屋尋退步五湖歸棹又誰曾

又

鶴鑾臨雲急霞裳拂水明春歸花事過洞口碧波清

擬七夕之前後　調寄珠簾潛月

銀河有線為儂去付與填河牽繫舊恨新歡盼殺來
朝此際倒是一年春况易于捱這宵偏急手已停梭
情猶斷縷何事心頭如織　曾記得年時今夕揷黛
修螺調脂潄臙河水氷心夢裡一般飛逸如今一刻愁
長久到明日光陰又易但願永是明晨不許又來後
日

馬丹陽

芒鞋踏破一天雲慧劍横肩星斗分九轉金丹纔結
蓝昆羅光裡起氤氳

白玉蟾

縱横順逆不須敲明月長竿透九霄醉老醍醐春木
足白雲丹鼎氣先交龍精暗與黄婆合虎血頻隨素
女潮碧海驪珠光乍耀黄庭公子下重橋

達摩

何以桃花懶而為梛葉情登臨一百八曇鳥誦空經

二妃凝望　古頭陀

不陟崔巍企而看湘水紋淚光流動處洒破一天雲

崑崙鐵壁　仝

飽得煙霞色頑空亦點頭箇中麋鹿遠靜待白雲游

濟謙衲子

靜悟無生最上巔巧施雲幻可參禪拈提敵境今宜琢飛錫重來抱月還

佛印和尚斬斷葛藤

度世恒河世倩霜毫筆寫諸趣若作葛藤偈以廣長舌為清靜意等等衆生盡無量力觀音觀音

喬木本無繞而為薜蘿牽曲曲千百尺可以縛青天吳鈎奮且吼嗚咽主人前顧得自努力安容其盤旋從茲各決絕無復生生緣

薜道光

花鳥總忘機一處好為甚麼蝴蝶女媧頑石相攪擾請大衆吞道

蓮池大和尚

貝葉經翻月曇花座吐雲廣長舌落片香氣自氤氳

無姓氏

慧業東南大地寬嵩螺半已入雲看夢魂驚破臺前蝶疑是當年出塞寒

石鏡吞波

疑是氷輪傍晚溪更看清影出芳堤魚龍變幻皆無外一任長流倒鑑齊

峭壁嬌春

不忍風塵老歲華香魂自是醉無瑕君王慢鮮參差媚徙倚空屏護絳紗

又

莫作塵緣幻相看數椽老鶴此身安棲雲眠栢留天影萬籟蕭踈一目禪

紫毋元君

雲鬟不挽月為梳半幅青霞遶玉蜍草色既堪描黛碧何須丹鳳送金書

毛女

鶴老雲空八極和春風啼鳥夕林多自從打破塵寰夢落得江干曉碧螺

麻姑

東風無主鳥悲謌集彼枯林意若何常笑有心人不鮮一春花事為誰多

雲桃夫人

搔首臨風試漫思雲鬟月下整遲遲消愁謝有長生藥何必如人覓酒卮

湘妃

擬人間之麗色何獨依于怪石蝶之來兮不語鮮春風兮鳥集

巫陽主人

倩倩春休懶還期點點生閒花知妾夢聽鳥說伊情舊跡于今岫新聲昔日箏欲留眉黛麗不許月華盈

飛瓊

輕襠搖曳六湘裙含笑春前掩練雲所謂冰肌嬿醉蝶故凝香氣暗氤氳

素妹佩玉

該依一字

麗

綠

留得形骸依土木養成慇態醉烟霞坐供遠士三千生話歸博元章一日誇

西山霽雪　調寄滿庭芳

偶度黃金之野竚于紫極之堂聆無上之玄音咏西山之霽雪第仙凡迥隔物我遙通倩公子之淋漓助辭壇之藻麗東風無主空悲弱柳之綠北海有情獨掩蟠桃之色惟嗟糜粉輕銷欝金暗剔誰謂秋波一轉可悟長生無限也矣

又

鎖石封苔點梅迷壑斷岩幽谷生光新雲舊雨凍合楚襄王王人玉山玉樹齊笑他世界清涼極目處襟懷酒落天地盡文章　晴烟凝遠嶂碧羅素質翠綺瑤粧望瓊林天然富貴無疆一任世人眼熱肯容他此子踈狂閒花神普浮大白洞洞擣玄霜

鳳棲梧調

月酣花巧枝頭小點點芳菲恍惚胭脂早望裡雲烟飛不少東風斷續生芳草　湖上浮鷗飡露飽陌頭柳眼窺黃鳥消息人情看易老等閒悟却韶華老

雲英

鬢上臙脂未點塵壺中傲我五雲身素娥不善推敲句借得清光傍主人　湘雲半幅度瀛洲到揷霞釵鏡未妝忙裡清光心不覽恐生春愕萬花羞

碧英

有力修天闕無才補世情劍光三萬煉難斬九魔精汲汲雲游水萋萋椰抱英黃龍誰伏頷信以悟前生

雲翹調　寄浣溪紗

瓊漿飲罷玉臺天帯得餘香舌上蓮紫霞扶我醉翩翩　臨風倩得詩酹渴降筆空傳道裡玄羞羞槩世一紅顏

太真

覓句尋媒酒媒之酒懐因異海棠詞得君助我裁詩膽慨移當年捧硯時

晴桃

身世誰非浪裡舟倩將好月掛江頭個人識得芒鞋近顏借長風駕爾游

敲針洗心銘

敲針淳熈中神童宋玉裔也七歲能奇文九歲游泮三月三日度瞿塘晤雲房祖師授童真內煉法七年証玉樓録士

靈臺無所垢滌之非清流瑶池有甘露一漉慧光浮嗟嗟萬慮犇于馬時而蒼穹時原野誰琢玲瓏潔玉明歸來會悟洗心銘

雪咏

紅塵碧落盡瑶臺寒樹無春花復開乍見銀河飛鶴羽還疑素女掃梅苔謾誇日月懸金鏡好把江山作玉杯但恨壺無千石酒聊將四海發新醅

盟鷗

知君浮泛藐于生浪跡沙汀泡影清楓椰半灣寒水會桃花千頃曲江頭情既然野客為朋友不可文儔認弟兄來往輕舠烟月際與伊談笑醉長鯨

伴鶴

九皐欲結吾之居倩伊渡海傳丹書隱松高卧常寂寂掠舟西去何徐徐紫芝漫啄秋纔熟青雲欲排吾

之盧浩歌策杖去南畝騷人見訪呼予

承露盤

漢武遺風日月光更餘仙掌指咸陽金莖碧影沉星
手玉液澄波浴鳳凰半樹殘雲凝紫闕一天微雨濕
霞裳當時容易長生訣曼倩無心授帝王

又

偶下無形擲還瑩有相峰穿雲尋鶴竈枕石卧鱗松

又

湖海興衰鏡詩詞天地胸千秋王子鳥記得在唐遊
梁欠斵為累莊生蝶自酣哀猿棲晚照孤鶴點晴嵐

拜石為朋

白眼看他計青州任我躭雙鱸情莫懶世事又何堪
勿以君子佩甘為屺下盟幽然爾我意恬淡足文情

春曉

夢蝶惜花回月痕猶在側鶯覺閑陰晴流鶯啼不歇

又

見相非真虎敲雲豈幻鐘點頭閑妙法静定即禪宗

蘇秦合縱圖

盡道相吞未足難豈知李子一時官不教抵掌談笑
屋妬殺秦峰不敢看

初春即事

春事胡留欲幽人興自長酒淹星宿海詩掃雪雲堂
漢室梅為錮隋家柳姓楊于今何所見花雨點瀟湘

野花幽鳥

同志忘機雨絶塵躭此風雨托閑春高飛深谷頻悲
世獨對斜陽暗笑人宛轉非關鸚鵡曲輕盈豈效若
耶顰湖山無語流年去猶伴漁樵作酒賓

菩薩蠻

依人翠鳥枝頭處為惜春情嬌欲語　巧露濕紅顏
啼痕冷淡然敲窗風索月夢蝶驚回怯一笑等浮雲
葫中天地分

莊子觀魚圖

夢電光輝法影秋佛山四大笑沉浮朝來擊碎珊瑚
樹亂落蟾光左右舟

又

舍利佛老葛藤多不見如來隱恒河一切平等以圓

敘雲花　洪度悟阿羅

春詞

人情詩債亂殺乾坤邁誰似生平舊態白雲欲去留得孤岑在借問春光總若何安排花雨搖天外

煙月隣

悄立宋郎壁雅慕姮娥羅玉粉凝香頰冰心詠鵲歌壽陽春雪足隴上曉風多三星依碧纖薄霧逸銀河

漢皋遺珮

因香而有節樂隱也無心解得江皋珮留為野客吟

素姝嬌夢

翩翩者公子胡以疑莊生有香含玉頰無意托芳情

劒奴

紅芳發處鳥飛高何事鵬摶奮九霄所謂壁裏指燕壘一聲太極任逍遙

春知已

誰惜風東味林偽獨解機冷然披色幻何必夢花兆

劒奴即曾子固也幼得訣隨帝君未嘗離

功行說

脩功立行三教中第一法門然功不可以不修行不可以不立惟行立則過自寡功修而惡自遠故曰過惡不生而功行兩立所以古先聖賢出人頭地者務在寡過去惡夫過之能寡也惡亦何從而有又曰惡念不生則善行自廷大凡有志之士欲求道之本源而歸正覺莫不從功過上着力行來惜乎叔世之人視為迂濶自墮下流或以善為仇而終身行惡或有知善不為而惡難除或以懷謀為得計或以背禮為無妨未舉心而先商利已初發意而已偽欺人誕語誕情不義猶稱有義既奸既詐虧心自謂無虧傷哉淫虐日增而天人不懼悲乎忠孝罔顧而廉耻莫修閒有小善之流外沽聲望內愧瑕疵未勉寸修先矜已善欲期實行實功難謂誰非誰是是以只記得把功過一端從新說法天之報應自固不爽第三千之約八百為期初有視之為易而不知進之為難苟能知其難而行之又不覺進之易甚要在諸子願力何如爾故積善之道有三焉有行其善而不知其為善者

聖

有行人所難能之善而弁不自以為善者有所行皆
善而不以善為善者善之善也有知其善而勉強行
之者有行其善而存其念者有舉其善心籌畫而後
行者平常之善也有圖善之美稱必行人所知之者
有小善為之大善則不能者有過不改弟行善以希
福者不善中之善者也此三者善之一念不同彼蒼
之報應有別亦各從其所修輕重而應之夫何有虛
也然人不難自奮所謂苦海無邊回頭即是彼岸果
能于不善中之善漸至於平常之善以平常之善日居
月諸一旦黽勉而進又何難不至於善之善也人苟至
於善不知善之行則渾然天理古聖賢無異乃功行
充滿之念驗抑何所求而不遂哉

為諸子言

大聖人濟世以切世之急務應時之要則如傍面一針
臨波一筏不復贅論矣故太上說五千言而辭尹喜
佛老立一指禪而歸涅槃孔子治魯三月而行此真
聖人濟世之良功也如道人婆心普願掉舌鼓唇說
法傳經敲詩繪素借世人之貪愛而度之假幻相之

好惡而化之道人之感應于衆生者亦要衆生猛悟
于道人也嗟爾衆生猶以不然以道人之婆心普願
則曰慈悲掉舌鼓唇曰妙用說法傳經曰未鮮敲詩繪
素曰不足如此終朝而世人貪愛愈增好惡更長道人
弘願無成口過自染一切婆心皆為虛誑以度世之道
人作爾儕戲謔之墨客矣於戲道人駐世千萬載悠
悠放浪何為不可但衆人生百年歲月前去幾何道
人說話未完恐衆生不能待我矣雖尋聲赴感之大
士普願垂慈之道人只可弔白楊而悲孤穴耳又有
何功于衆生衆生又有何道于悟覺將苦海之航作
江心之漏舟不慎歟道人自今默默不復與世伍欲
進道者有金玉經可悟欲解厄者有洞化經可參欲
除慾者有玄篆經可懺欲瞻依者有繪圖可禮欲聲
色者有詩字可觀欲趨避者有機言可驗道人手倦
舌乾婆心盡矣又何復與世伍耶且爾輩以流傳作
功德以誠信即皈依欲求猛悟修持熱鬧場中吃一
劑清涼散者千萬之中一不可得道人又有何面目
而稱度世耶乃今列名者雖宜七十而遵崇者不過

耶

三十四人僅可度者七子而已如七子始勤終怠則亦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故曰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欲引道機先除魔擄試之不懈始與道謀然道非真功德則不可如一念一動一𥿻一爲當以太上感應篇功過格爲則時刻登記功竣一千叩壇自有直指非復祭求若能三千善滿親度有期豈仍以隱見之間爲凡情之莫測耶如仍悠悠忽忽顧盼情常失此緣機後追莫迨學道者原不在山處世塵隱金馬方是大修行人故曰山惟靜而已

戒律

紫母元君

心乎世也相乎幻也以心見世世相也不羈幻乎何有念彼乾剛坤柔比象昭億萬之未蒙發三才之既濟陰消陽長陽長陰消相繼纏綿光陰無已其如人緣自隳莫討本來將太乙這點靈真竟認作閒浮幌子朝興暮卧迷愛萬端苦苦爲奴時時造孽雖有蓮池清淨之水也難浴自污之軀總有金爐煅煉之丹豈可濟不修之輩所以得道者寡慾寡慾者不壓守我真龍活虎不慈蝣死浮生太陰覺照聖體流和如我坤司法洪道普因憐孽海之無涯用潑慈航而少引能登彼岸先掛輕帆第人四碍閭壺尤深未悟消涼之妙曷知酷烈之危苟思進步先慎常情勉得其功助於夫子無極紫母元君而說戒曰幼慎性兮希善戒長發慈兮推恩戒知孝敬兮寡過戒存貞節兮守身戒廼安分兮知足戒無信邪兮修行戒不染不怍不怨不強甘于不足守我自然如是不更慈光永庇

示全真守斗九章

深山清靜總枯禪龍虎關頭始是緣明月照人白雪固黄芽入鼎紫霞堅默存我氣雲中劍淡悟玄風水底天遂指池臺生法相桔槔汲透井華泉

龍虎關頭靜裡爲枯禪無說却何之桔槔本是身中汲乾坎還從心内施滴滴醍醐搖玉液涓涓雨露洒金枝雖然清淨成玄訣只恐工夫下手遲

心口原因我有身無身心口總非真若云心口能成道豈說乾坤自合神明月滿前渾是舊曉風林外忽然新皮毛謝却靈根在始悟桃花鮮醉人

守斗守斗只言心口心口歸來何曾我有太虛照耀驪

龍吟吼摩尼寶球時時穿走太藥為漿元陽作酒三
五百千十一二九只此玄機倩伊分剖離得此微豈
返衰朽淺滿玄關切莫茍苗
三才五行八卦九重一元萬象百日千功離得此微失
却秘宗明明說破尚自愚蒙片言了悟始是玄通靈
臺君凝到底頑空
守其真寶絕其饒言行我工夫悟我自然寸修寸進
莫嬾莫眠依依八節靜靜四時運陰陽之氣成嬰姹
之靈莫以龍虎為他求莫以桔槔為有家
無明之始三才乃合太極之生五行乃分五行合我之活
子午時而彼感通造化之元
金丹訣經中說坐卧工夫伊已僊于今靜養要忌機拿
住西江那一月月不遠心須切伸須三五氣自接神通
萬里瞬息閒信是緣深方可得思不起念不沾時時
甲子庚申則爾能聊盡苦之修漫漫傳伊升大藥
清溪未滿月光來花裡禪機次第開只守心猿休放
鶴五雲應自聚靈臺
世之知已者明月清風是也不為榮辱而更豈效炎
涼而疎密者哉可以披古鑑代絲竹吐長虹寄短曲
舞劍則嘯猿揮羽則躍鹿襟開可以藏秋水神曠抑
何虞于興之未定足人情豈若如斯乎幽況誰共不知
焉獲于枕石眠雲午餘夜半萬籟稍寂時俯仰一覽
空潭秋水不幾盈缺盈虛而恍然兆我于烟霞物外
也耶孰謂非清風之助云

何氏心訓序　四十七冊

自古國家能建長久之業者必其積德之深貽謀之
遠而後子子孫孫以引以續有以守其法於不窮世
之思以永有家植子姓者恒示其意於訓辭以垂法
將來然其道匪易也吾惟醇德懿行有以浹洽於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而後著之話言以寫其日用行事
之實則言出而易從事核而必信推其至也可以感
神明動天地而況於一家乎君子知為善之足以教
家而惜其不恒於天下也彼離逖本實[illegible]悲焉無著者
與無訓同乃若出悖而來違薄反而厚書言惕其令
之不行也蓋訓之難言也如此何君士明著心訓二
十四篇以示子孫子得而讀之嘆曰鄉有隱君子女
何君而子不及知且何君潛脩靜養垂老而不能使
人知蓋足以徵其賢也已何君束髮至今砥節礪行
夏瞿艱瘁之心若臨淵履冰惟恐失墜故其承祖考
事父母處昆弟臨妻孥御臧獲吉凶常變可喜可愕
之事一以敬畏之心行之如執轡以御六馬無不就
羈勒者久之人已信孚桴鼓同捷君知是心也可以

篤近可以舉遠可以承祖考可以裕後昆上而質諸
古訓無不合下而驗之人情無不宜乃以其所自得
見之行事者反覆為子若孫陳之俾其敬踐繩墨以
無忝先人予觀其正心術端志向存敬畏竭忠誠等
篇一話一言皆孔孟遺教也至務實學一篇慨然負
忠孝大節非迂儒曲士所能及吁君豈一節之士耶
子是以知何君務修己之實不求知於人懷用世之
志不獲必究其用其筆之於書以俟來裔固其不言
之蘊也何氏子孫能世守訓辭增光祖武亡亡福善
之報此理之常無足恠者何氏世德豈有涯耶吾杭
風俗靡、富者日營財貨而士人惟矜寵榮終其身
不知心為何物孰能以此為訓耶何君獨醒於群酣
之中而竭力叫號欲使人人歸於覺悟豈止為一身
一家計哉吾於此有感且有媿焉不惟知媿且知敬
焉即稱之曰隱君子不為過也君恂、似不能言而
內行純備足為楷範持喪以毀瘠聞殫力搆詞壘事
春秋之祀孜、日講於士禮不輟用是前
督撫中丞鄖公令

大參朱公皆降檄褒右表其閭嗟、使吾土人人如何君何憂謡俗不近古此訓家置一帙子孫何慮不善良耶君所著有何氏家規芻蕘集而余尤亟稱是篇謂其有裨風教因為題其首簡云

萬曆乙亥仲春既望

賜進士第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

詔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前両奉

勅提督雲南廣西學政錢塘陳善撰

舉

何氏心訓序

此葉泉何君所著心訓也心學在昔聖賢論之詳矣心訓謂何盖葉泉禀質醇明究理曉鬯體驗身心之實矯正謡俗之偷遡美前修詔誡來後所為著也余受而卒讀之加繹焉其志切故其言近其慮周故其說詳於余心懔然覺竦然感動焉此何故也余之心與葉泉之心同也與天下人之心無弗同也與前乎我而為往後乎我而為來之人之心亦無弗同也葉泉乎是編以傳示其子若孫為子若孫者有不懔然覺竦然感動如余者乎故此編也為篇二十有四義各有指葉泉總歸之于心旨哉百世其將訓之矣葉泉不獨良於言實良於行君與余夙有戚誼且年齒相若自髫年隨遊迄今親其孝悌循雅忠信廉潔心慕古人等、惟恐不及余亦藉其興起磋切郎其所為訓其行事概可考見頃者其孫冠不以余不類實余舉禮焉夫冠禮吾杭人迂之久矣葉泉毅然行之三加醮字雍容堂階茲不可見其慕古之一端乎若何君者吾杭詎十一見哉顧葉泉布衣屢民耳闇然

動

自修初不祈聞於人而吾鄉黨重之士論歸之諸公觀風於吾土執事於吾土者咸亟旌之無亦所謂此心之慓然覺竦然感動者俾然耶敬亭陳公吾鄉黨之賢大夫也平生重許可乃獨於蕖泉亟稱焉曰隱君子也余菲陋何敢望陳公顧其慓然覺竦然感動之心儻亦同之余亦曰隱君子哉若人

萬曆丁丑春王正月

奉政大夫同知直隸安慶府事前

國子五經博士錢塘鄭燁謹譔

何氏心訓序

蕖泉先生作心訓廿有四條或問於昌黎生曰心可訓乎曰無以訓也心靈萬物恍惚無鄉寂焉渺焉訓歸焉有適焉為而以訓名訓由心生非訓其心也盡心者因心以著訓放心者緣訓以求心此訓之所由作也夫心一而已矣謂有人心道心之別何以故復初故也純粹以精心之初也岐而二之心之蔽也不祛其蔽不復其初於是有危微之辨以察此心主敬之功以持此心戰兢惕厲以常此心優游涵泳以養此心而未也事必告天令此心朗然而勿欺如鑑斯空令此心澄然而勿雜飄瓦虛舟令此心廓然而勿累刀劍户牖左右箴銘隨在此心皆此訓也心統性情應感而發故夫懷二人敦九族汎愛周施所以廣吾心之仁慎取舍審從違雖纖介而不苟所以充吾心之義禮以昭吾心之敬樂以導吾心之和智以運吾心之哲信以立吾心之誠引而伸之會而通之訓之為言也愈推則愈博心之為體也愈斂則愈精蕖泉先生俛而思仰而得、諸心而書諸訓也如水逆

原盈科有漸是故正心術端志向先之誠敬實學次之子職婦道諸篇又次之一言一訓一字一心觀其訓也諒其心也可以知其為人矣雖然由訓識心心即訓也以心泥訓、非心也與其臨淵而結網孰若得魚而忘筌乎故曰無以訓也此滇泉先生垂訓意也或者又曰心所同也訓所公也曷為而屬之何氏曰謙辭也滇泉先生泌水幽蹤箕山峻節不求聞達與道默成其心固曰吾訓吾子若孫云爾敢以衒諸人人於戲旨哉舉大道之公名一人之私非謙辭而何蓋觀於此而益知其言之足訓也已

萬曆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世昌黎後谿山人白珩子佩父譔

何氏心訓序

予聞司馬文正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此言播之天下傳之萬世或寫屏間或銘座右家喻戶曉三尺之童亦能記誦然而積財産為子孫計者比、皆是而積陰德於冥冥中者幾何人焉蓋陰德如耳鳴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者若迺宣揚發露或行一善事沾、自足責報於天豈陰德之謂哉故積陰德者仁慈惻隱戒慎恐懼常於隱微處做工夫雖子孫不得而知之縱使知之心源無由繼續務外遺內者多矣即如大學中庸六經語孟皆聖賢傳心之法修齊治平之本今人讀其書者視為應舉干祿之文具專習辭章以圖進取而與自己身心略無關涉士也如是他何所責哉無怪乎人倫不明教家無法風俗日偷而治道不古若也往昔吾考崇善府君承先大父樂善公之訓孝友淳篤謹厚清修臨終不立遺囑予兄弟欲求分田産皆不答唯口授一絶曰諸子乞後計匆、無所貽

一心合天理萬事任爾為目遂瞑予號泣佩服終身用之有餘今吾白髮蒼顏已迫遲暮懼其訓隨之泯沒而不能垂永久乃以平日所歷勤儉艱難忠誠孝敬之事著為心訓二十四條諄諄惻惻盡其有而告之匪特啓迪後昆抑以續前人之緒耳辭雖繁鄙不若我先君所遺天理二字渾然簡易蓋予憂深慮遠不得不詳且切焉然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句句自天理中流出非繪章琢句之比與別集所載何氏家規何氏族譜為羌稿讀書輯要同條共貫者併傳之以為後世子孫持循之則不敢謂積德有遺抑或於悖德有警訓既成召男守愚孫養蒙養正養純養粹立庭下復申諭之曰吾一生精神心力盡萃於此爾等但能敬承而世守之朝夕講讀互相啓發彼此箴規善繼善述不負我立訓之意行之果有成效仍鋟梓以廣其傳縱不能經世範俗或可以保身全家是亦不朽之陰德也　天地祖宗亦將默然祐于無窮若迺放僻邪侈怠忽違犯則明有　國憲幽有鬼神決不爾貸如以吾言為不足法有志于聖賢之學者亦當先以吾心為鑑

隆慶辛未十一月甲子錢塘何倫自序

心訓目録

正心術　端志向
存敬畏　竭忠誠
務實學　安義命
供子職　貞婦道
嚴教育　肅閨門
慎嫁娶　御臧獲
厚宗族　睦隣里
謹置作　戒爭訟
拯艱危　惜物命
處世務　立家規
明譜系　定版籍
輯經書　保終始

有

何氏心訓

正心術

錢塘何倫著

夫心者人之根本而主宰乎一身者也術者心之機括而運應乎萬事者也心有善惡術有邪正雖總名之曰心術其寔是有天理人欲之分焉故凡人之立身處事先要正其心術心術正則善念生善念生則天理明人欲淨諸惡不能作萬邪不能干所存者唯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豈復好盜詐偽逆理亂常之事哉此聖經賢傳載之悉矣非吾管窺之見所敢易言者恐子孫冥頑無知雖或讀書淪於流俗講究未明而心術先壞縱有道德仁義之說將不暇聽刀鋸斧鉞之刑將不暇顧又豈知有義利公私之辯天理人欲之分哉吾故不揣謭陋丁寧告戒首先及此夫經傳所載必求去乎利欲無一毫查滓於中方可復其天理茲固聖賢之道語上古堯舜之民則可若曰救時恐未易也今之俗家愈富者而利心愈重身愈貴者而欲火愈騰動作默語食息之間何地而非利欲病

事

已入於膏肓一旦奚能去之不但不能去而反溺於其中流蕩忘返日趨汚下豈知有高明光大之域哉吾深懼夫說愈繁而效驗愈疎風愈瀉而挽回不易迺以吾自幼制欲之良方為吾子孫一言昔者吾年十四五時即思我雖日漸長成而父母日漸衰老我若專事讀書而不能及時奉養則父母生我何為而我所學何事縱使學業有成萬一吾親不待其如抱終天之恨何若專事奉養而不能及時為學未免鹵莽粗踈動作紕繆反貽父母之憂於是晝則傭書為養夜則自觀典籍夙夜祗懼盡所當為此吾心之大本先已立矣逮後稍有知識復思積學經年既不能致君如堯舜當致臣如皐夔世既有皐夔之臣則吾君自為堯舜何必犯顏敢諫折檻牽裾而後謂之忠謂之直耶於是隨獻規勞績頻著此吾心之主意先不差矣大本既立主意不差雖有利欲曷能勝予且吾自傭書以來日與市井之流為伍東奔西逐豈得無利心居湖山之要津處繁華之勝地歌臺舞榭日所經由艷色淫聲盈眸聒耳當此時也豈得無欲心

利欲交戰於中若非自能裁制幾何而不為二者所敗其裁制之道無他焉不過以義制利以理制欲而已蓋利與害對又與義對有利則有害義勝則害自消欲與禍對又與理對有欲則有禍理勝則禍自滅人能認得分明用力於一念轉移之間即能使此心瑩靜光明泰然凝定自無纖芥之敢蔽也不然吾既處於利欲之中安能以逃于利欲之外者哉吾子孫能自反觀內省擇善而固執之常使我制利欲而不為利欲所制則心術不期正而自正矣

端志向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古之聖學未嘗不先定志向而後立功業於無窮也吾嘗觀夫射矣內志正外體直則所發之矢皆能中鵠若志向不端則神昏氣潰雖竭盡心力而不能達一矢今之學者亦猶是也又見人家造宅舍營塚墓鮮有不用子午針而辯方立向者如坐向俱對吉曜則生順死安發福綿遠蔭澤悠長萬一擇焉不精誤對凶殺其禍立至人之志向亦若此

也端則吉邪則凶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可不慎歟凡吾後世子孫自幼讀書講學先要脫去凡近以游高明勿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至十五歲時便須量度自己資質何如所作文字何如果能向上雖窮不可廢學但要先存孝親敬長致君澤民之心以成我之素志苟或資質魯鈍力量不加速為改業或學農或學醫或學買賣權為衣食之計另圖教子之方切不可假以讀書為名炫燿人之耳目誇張妄誕自誤終身譬諸遠遊者不先自揣行至中途囊橐空乏盡進退兩難悔之何及吾為童時所立之志固是所志之業則非至今尚有餘憾後之立志向者當以遠大自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如我之所為不足法也縱有直節勁氣遇事敢言不能免位卑言高之罪縱有義膽忠肝救偏補敝不能免奔趨苟賤之耻況今時移勢異動皆掣肘一語一字不可發妄必居正途而方可展其底蘊曾聞有志者事竟成不可使古人專美於前

存敬畏

古人以敬畏存乎心者不唯敬天地敬祖宗敬君親師長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自己之身與夫讀書寫字飲食服御和寒暑雨暮夜晦明不聞不睹暗室屋漏之中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敬亦莫不各有當然之畏今皆廢而不講致使吾道敬畏之學反為異端所竊士氣之喪寔由于此尚憒憒然而莫之所知吾切悼焉畧述所聞以覺未畜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顏之推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謂即此是學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蓋威儀者人之符表雖在顛沛尚不可亂況為學之際胡可簡也胡可忽也吾每于館中見人讀書寫字多有蓬首跣足短褐單裙坐立傾欹陳設散亂不但褻瀆聖經抑且自褻其體甚至三五成群拍肩執袂淫媟戲慢評論女色素無敬身之學一旦臨于禮樂之地則惰其四肢恥其儀制或坐或立或徉或起或嬉笑于俎豆之前或揮扇于儀仗之側傲人慢物妄自尊大如此態度而欲其知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

盡亦難矣或曰考取失意怨天尤人不曰學問乖僻反曰主司不明造為對聯揑成四六恣肆詆毀漫無忌憚如此氣質而欲其知戒慎恐懼修齊治平之要敦教化美風俗其可得乎殊不知異服異形之徒尚能謹飭將老佛之書或以錦囊裹以繡袱非齋沐不敢開卷非焚香不敢念誦正其衣冠嚴其瞻視雖則惑世誣民固為可鄙觀其尊經重道之誠吾儒反不能及可勝歎哉吾每日早起先焚香以拜天地祖宗然後飲食作事而身心自覺收歛此皆爾等朝夕之所目擊者但能體我此心時、存着敬畏以之事君則為忠事親則為孝持身則為廉守道則為節以之待人接物則為和氣為謙恭以之為學則底于成自然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仰不媿俯不怍何必遠慕外求

竭忠誠

忠誠二字人所難言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非得天地正氣者不能行故曾子日省其身顏子克己復禮趙清獻日所行之事夜必焚香告天司馬公教人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語始王曾正色立朝曾宗道市飲實告如岳武穆于肅愍汲黯陸贄之為人皆竭忠盡誠者也大抵忠誠之臣寧殺身以成仁而不敢偷生以誤國寧直言以獲罪而不敢諂媚以欺君故能植立綱常匡扶社稷垂功名於青史遺德澤于蒼生今之讀書習舉業者惟能撰空言而不肯踐實理所以巧偽日滋治不古若多由父兄師友教之不以其道但欲子弟進取之速令其專習綺麗時文抄記活套辭語如小學之書以為妨費工夫不使聞見遇報童生則減其歲遇考儒士則增其年百計營謀冒籍冒名而不顧多方請託破家蕩產而不辭出門先自欺矣豈能盡忠報國至誠感天凡吾子孫不拘為學事親與人貿易為人謀事務要竭力盡心不欺瞞哄騙即是爾之忠誠若教書訓蒙安詳恭敬儘其所學以告使蒙者不失其正亦是爾之忠誠至於五常百行事、各求其實何患不到聖賢地位斷不可夤緣進學納銀充吏援例出身以自取覆敗之禍設或稱有妻財或有餘蓄即當買田數十畝竭力耕種不懈

惰荒寧使寸陰是惜甘自菲薄而致孝鬼神我能孝
友勤儉我即舜禹之徒也何必僥倖功名妄希富貴
而乃自欺其心哉此吾一生未竭之忠誠著為今日
之切誠竭吾之忠誠者端有望于後人

務實學

為學之要必先有根本有頭緒有始終不事浮華不
待父兄師友督責自能勵志發奮直欲求見聖賢之
心窮究天地之理何者是孝弟忠恕何者是道德仁
義何者是法度紀綱何者是禮樂刑政何者是陰陽
消長何者是氣運盈虧何者是安危治亂何者是動
靜剛柔何者是體用何者是經權何者是知行何者
是本末一一存養省察俟其融會貫通萬理明條而
後發為文章沛然莫之能禦以之律身行己則聖賢
之道不在典籍而在我矣聖賢之道既在於我則吾
所發之文章不在程窓稿墨卷而在金櫃石室矣蓋
讀書如理亂絲要將理過清潔者貯一器未理者貯一
器今日理一段明日理一段務期徹上徹下終始一
貫無纖毫疵纇則可以為錦繡可以黼黻可以衛社
稷可以覆生靈此之謂經天緯地之文章無此力量
者但能別精粗無間斷循序漸進得一寸是一寸得
一尺是一尺積累既久終成文匹可以為繒帛可以
為衣裳可以飾體可以禦寒鬻之亦可以療飢如
為青紫可以補廢缺可以濟時艱亦不失為榮身華
國之文章若不先尋頭緒則治之不得其要察之不
得其詳紛亂錯雜愈求愈紊雖日用其力一縷一絲
終身不得其用縱有頭緒而無始終自暴自棄半途
而廢者亦猶孟母之斷織也今人急于功利惟為口
耳之習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苟簡支離以為便捷如
講通鑑則自威烈王始而上古開闢來歷堯舜禹湯
文武相傳授受及史臣鑑斷俱略之致使幼學之士
根源不明而邪正忠偽曲直是非之心迹隱微處不
能別白如讀性理止記摘題而中間理數物情性命
心學之蘊奧玄關無由測識或習一經者別經俱不
看或經書尚未講完先便學作文字義理既不浹洽
所學何由純粹在父兄則曰我能盡一年之束脩矣
我能教子弟矣在師友則曰我能完一年之功課矣

得

我能盡心力矣在子弟則曰我能作文章矣我能考科舉矣彼此因循蹉跎歲月文字雖工藝焉而已於身心何有畢竟自要尋思方為有得且書中自洒掃應對以至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事、可學惟孝與忠要出天性自然非學力精純不能得也如陸績黃香子路毛義之類人但知其懷橘扇枕負米奉檄而不知其飲食寒暑顯微出處之間無一念不在其親無一時不存其敬故稱之為孝萬世不泯今能傚其所為曰古人如此我亦要如此則謂之學久久成熟德性自然方不失為孝矣若乃心無孝親之誠陽為四子之奉及割股廬墓以釣名者又謂之詐非學也其分城死守叱賊被害斥語回天單騎見虜者平生所學所養充裕完粹一旦遇事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義勇激烈盡其分而為之凜、一節終始不渝故謂之忠若乃束手無策知自不免勉強一死以塞責或不能銷患于未形而乃捐軀於既敗眩世駭俗以沽譽者烏得謂之忠哉吾子孫但凡讀書未暇計其文章工拙先要識此等道理能自得師而以忠孝存乎心方為實學

安義命

人之欲安義命而不敢強求者先要靜觀萬物之理知萬物之理則可以守一定之分知有一定之分則富貴者滿不溢高不危不淫縱驕奢不貪暴僭竊此身常覺戰慄故能保其富貴貧賤者樂甕盎甘耒耜不媚諂求榮不卑污取辱此心常覺泰然故能安於貧賤譬諸黃鳥鶻鳩各有當止之處而不得亂其常桃夭蒹竹各有所盛之時而不得紊其序可見天生萬物各有定分非人力之所能踰越者吾少也賤頗好學而操瑟立齊門之行不能自免在他人必曰吾瑟合軒轅氏之律呂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如王之不好徒自取辱耳在我則不然每一年不得其門而入則退省一番曰吾學力未到欤義理未明欤心志未堅欤過愆未改欤性氣未平欤孝友未盡欤思之又思反之又反如是者十年形枯骨稿空、一身始曰命矣夫天也安之可也幸天地無終棄之物後雖偶耳見用亦得以展其夙抱竭其誠輸其所學事業固

不必出之於己而吾之志願已得此外復何求哉使
吾處於順徑則為王門伶人祿、終朝奔走不暇吾
子孫焉得聞此言耶使吾衣食充足則醉夢一生豈
知有困心衡慮之道而為訓耶凡我所言歷、皆有
徵驗吾子孫當親切體認先下克己工夫而後聽之
于天切不可怨尤矯拂而懷倖進之心又不可躁急
諂諛而起妄求之念勿規、于貨利之間勿屑、于
聲色之末勿以孤立無助而交結顯要勿以浪費無
節而漸開倩門勿馳騁於風流之塲勿着脚于穢污
之地仍使父子夫婦長幼之間各安於義命之正而
不失其天序天常此又人生之至貴至榮至富至樂
者也何必以積金為富而出仕為貴哉

供子職

凡為人子之道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載之甚
詳豈容復贅殊不知經所載者禮也吾所言者心也
有此心而後可以學此禮無此心則僖遊放蕩之不
暇豈知有事親之禮乎雖然有此心學此禮而不能
竭其力何足以盡子道哉大舜聖人也亦曰我竭力

以

耕田供為子職而已今人不但不能竭其力而反竭
父母之力多有安享父母之貲猶為不足甚至奪產
爭田欺陵骨肉傷敎悖禮殘虐同胞縱能竭力惟知
自奉不顧父母之養及有富足之家每遇供養喪葬
等事則與兄弟錙銖毫釐屑、計較者是誠何心哉
先君雖伯仲四人獨能任養生送死之勞吾幼承庭
訓敢不以先君之心為心而罄竭駑鈍乎於是夙夜
愍懃備嘗辛苦凡可代先君之勞而分先君之憂者
罔不畢力殫心勉強撐立如室廬器皿略有損壞即
便修葺為力亦易並不敢以兄弟同處推諉延捱而
坐致傾頹糧稅差徭亦不敢彼此分派多方措處及
時早輸姻事有未畢者協助婚配不使怨曠皆得寬
我父母之心親戚往來款留接待各致愛敬以盡父
母之歡而不敢疎慢闕禮先君有疾則躬視湯藥而
隨其坐臥起居者五月不幸至於大故吾已力盡身
窮僅存衣飾之類盡皆變鬻以襄大事凡父祖所
遺一抔一捲不敢輕廢悉為三股鬮分殯葬費復
吾自任曰此而不盡其心何所盡其心哉遂徒跣以

營塚墓不避雨雪朝往暮歸日行四十餘里縁哀毀之餘奔走勞瘁加以飢寒切身途中幾至隕絶奄、一息猶寢苫枕塊直至三虞既畢始卧側房丘木有闕寧甘受餒而捐食米買補其時若以孤貧而栽培不早即今豈得森、然如此其茂乎又恐斧斤侵尋守護脩至幸睹連年産芝足占先靈安悅歲時奠薦瞻掃之禮雖窮不廢一羮一飯務竭誠敬而已嘗遇飢饉則以米飯供母自與妻子俱食湖中野菱芡而困苦不可勝言父歿後獨力以事母者又三十年矣朝夕虔禱吾母果得高壽此皆人子分内當然之事非伐善也非施勞也但我族中有厚妻妾而薄父母傷本根而戕同氣者不絶嗣則衰微休戚所關深用感愴宗門之不幸寔我之不幸也竊念古人置義田以周宗族吾獨不能闢義路而與宗族共由乎者故出示胏腑用昭勸戒凡我何氏子孫務宜痛鑑往忒銷其忿戾之心各盡孝友之道不嬉遊放蕩竭力幹家上可以共慰祖宗在天之靈下可以各延後嗣無窮之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貞婦道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名雖主中饋事舅姑其實天經地義之相關風化綱常之所係苟不正之於始安能以保其終今人但知謹於擇配而不知自檢其身是故女有瑕玷則巷議里傳謂之失節男若荒淫則安於所習不以為非或未成婚而身先汚濁或已有子而婢妾錯綜甚至老年喪偶又復再續夫既如此婦亦何所儀型而取法哉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若不制而任其縱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吾未娶時豈無色欲之事而感動其心者即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陰陽配合要在各得其正未有天道不正而能使地道獨正者夫道先自有虧而欲使婦道無虧奚可得乎於是終身不敢有異志畢竟吾之所匹亦能以貞信為節自歸我家遭遇艱難躬操井臼備歷氷霜曾無咨嗟怨懟之聲見我甘旨菽盛不脩竭力以執女紅雖酷暑嚴寒晝夜不息吾困學十年深得其助為舉先君之殯盡脫所御簪珥支持亦無吝色澹泊自甘衣常布素毋預婚嫁喜筵冬

夏止一紗絹再無更換之服至娶子婦則曰不可不
教其初来凡歲時伏臘事親奉祭之物必使躬親整
治務令精潔以啓其誠但遇事親奉祭之禮男女三
歲以上者亦令跟隨跪拜舉觴獻酬以導其敬百凡
尊長未食者不許卑幼先食吾母稍有微恙即命子
婦孫曾問安視膳環遶於前不惟憫親之心且以教
後人之孝此皆婦道之正可為後世之法者若非先
立夫道以身帥之豈能成其内治蓋婦人未嘗學問
全節懿行者寡而悍潑淫妬者多吾後来子孫凡未
婚之前則當敬修一身法陰陽以配天地既婚之後
又當整肅矩度别内外以振家風婦道畧有不恪必
須先自承顔順志以感發其孝敬之心益加友愛和
睦以杜絶其離間之口恭謹莊嚴以去其傲慢輕浮
之態儉朴勤慎以格其僭侈懶惰之非剛方以養其
貞耿介以礪其節譬猶居官者正己率人為將者身
先士卒則庶乎夫、婦、而家道正、家而天下定
矣夫不夫而婦不婦势所必然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嚴教育

吾

聖人設教必致謹於童蒙之時而端本澄源又在婦
人孕育之際所以太任胎教生文王之明聖軻親徙
舍成孟子之大賢今之為母者既不知妊子之方又
不知蒙養之道子或能食能言反寵其罵父母毆兄
姊日買果餅肥甘恣其獨食或飾以金珠或衣以綾
錦不惟折福惹禍且使習成驕傲侈靡之性既長益
肆兇頑雖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怨
其父未必不由其母之溺於小慈養成大憝直至蕩
産傾家猶蔽護愛惜而不悟也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且世人多以為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乃朋友之道
也殊不知今之朋友引誘飄蕩者有孰肯相責以善
昔周公笞伯禽曾晳擊曾子伯禽曾子非不賢也尚
且笞擊之况乎餘者而父母不知訶責教戒可乎子
弟初有知識先要教其温凊定省之儀揖讓周旋之
節飲食不可縱其性使知稼穡之艱難服飾不可任
其情須識敝袍之不耻誘掖奬勸以開其愛親敬長
尊德樂義之心提撕警覺以去其戲嫚狡詐殘忍刻
薄之害如出就外傳嚴立課程以稽其勤惰時加督

力

察以慎其遊觀非聖賢之書不許錯雜玩視非端謹之友不許交接往來務令言不虛誑貌必端莊步履安舒衣冠整肅生女亦然但不可教其讀書寫字耳古者婦女知學則私淑其身今之婦女畧知典故不傲慢舅姑則欺淩夫子甚或寄柬傳書終非婦道止要教其裁製補縫烹飪炊爨浣濯掃除勤儉撙節之事常使其勞勿使其逸至于繡作針指猶男子文章行有餘力可習學若使先學繡作彼以縫補炊爨為粗鄙瑣屑必不肯為後來男女衣裳朝夕飲饌歲時蒸嘗豈能一一盡託于人決然藍縷不潔致取舅姑妯娌之憎非細故也仍禁其多言辯詐以養其貞靜幽閑之性庶他日適人不玷辱父母方為幸也或曰聖人教子學禮學詩一言以悉不如是之繁且勞也抑不知聖人之子默識心通趨庭之間即能領悟常人之子頑劣者多曲禮三千猶恐其簡譬播植五穀憚其繁勞不耕不耨聽其自熟可乎范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猶

肅閨門

閨門者婦女所處之門辯內外別男女遠嫌疑謹出入風化所先之地也主家者一或防閑不密則醜汚彰聞清白之聲不振而家道索矣古者女子晝不遊庭出必擁蔽其面今也遊山玩景燒香聽經出入僧房往來道路與遊人徘徊顧盼曾無赧色古者男女異長各為伯仲以示不相干雜今也異姓之人結拜甘爺甘娘而子女則為甘姊妹矣同行共列不以為嫌古者男僕非有繕修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今也多令房中走使不以為異古者男女授受不親且婦人不預外事今也使之支撑店面艷飾濃粧招接買賣親與交易不以為羞古者姑姊妹已嫁而返兄弟勿與同席今也媟狎不知有別古者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今也無故歸寧數、不計其時中閒守禮之家嚴肅閨門者固有或又牽制於強暴之婣親卒不能獨行其道此風俗之所以愈薄愈偷而古禮愈不可復矣吾當年欲一起而振刷之限于力量乃止此心至今惓、每思俗尚之美惡政治之

者

得失興焉民生之休戚繫焉吾草茅鄙說固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先人所存之家則或可以傳於後世敢不敬承而申飭之乎其則曰凡生男甚勿以課業難養寄拜他人為父母而先自亂其綱常生女則韞毓深閨自幼不許放縱及容擅出中門既長即令常習女紅庶心不外馳他日見人決知媿赧僮僕雖五六歲過繼亦不許令入卧房使知篋笥所在以為小而不禁長大不可制矣或遣餽送飲食於出嫁之女止令中堂奉其所尊切不可徑入內室與女私受賂其為饞賊不孝之人又不可使之詢問消息萬一假咬是非致構兩家之怨女既有家非大故不許歸寧無服之親不得令其吊喪送殯及行慶賀之禮親戚中有請祭掃游春者不過誇賽珠翠綺羅耳一皆謝絕吾家婦女常苦于衣飾不備雖強之亦不肯出此亦保身保家之大法也人家行得此等數事縱不能盡合于古而古禮自明縱不盡矯于時而時弊自革吾子孫涵濡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但能醇謹又復以禮自淑是亦一家之三代也吾初願如此不知後

能

人以為何如

愼嫁娶

匡衡曰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自上世以來不但國之興廢而家之盛衰實由于此今世俗之論婚姻者不過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或擇其家之富貴或察其壻之賢不肖與婦之性行何如竟不知男女未生之先而姻緣配偶天已預定之矣豈人力之所能為至於愛惜身家保全宗祀節欲省費守分循理福之在我人所當求者又無一言以及之專計財禮多寡粧奩厚薄爭奇鬪勝彼此相高或庶民之家一夫而娶三四妾一婦而更三四夫僭禮敗度淫侈無節是以吾杭之俗景物雖麗而資產易傾生齒雖繁而族屬不大亦未必不由於此者也吾嘗見嫁娶之家財禮豐盛者不倒篋傾囊則鬻田典屋徒逞一時之富頓忘異日之窮如資粧奢僭不知用盡多少心機始得成就其舅姑猶不滿意而或壻之不肖適足以驕惰其志而縱侈其心耳不三二年間花

費殆盡異様金珠錦綺悉為他人所有其女何嘗受
用分毫患之可為太息流涕及有妻妾失序晝夜紊
爭家破身亡猶貽孽患無已嗚呼天下豈無淑女以
配君子福善禍淫惟人自召之耳與其慎重選擇孰
若躬自修德之為愈也大抵議婚當以素有家法積
守禮清白之家為正其於貴賤貧富消長不一不必
拘也吾非好為立異切懼夫後昆不能似我之操守
致覆先人之敝廬故晝夜思成一家之私說以
見預防之 吾子孫當體念思勤求、佩服不為習
俗所移以保根基為急但經結親之際将此訓封送
一帙俾知吾家之所尚慕百凡禮儀各崇簡約以兩
全其家慎勿過為奢靡以踵敝風惟願孝敬雍睦夫
婦偕老以延傾嗣為幸不得多妝婢妾以為亂階萬
一天命不齊至四十無子者方納一妾如再不生育
歸之于数不許濫娶或五旬之外喪偶者譬諸琴絃
朽斷不可續也止許畜一使女整頓衣衾洒掃房室
而已庶他日可嫁而無後悔孀婦如有子者家長當
喻以節義禍福以堅其志常謹其未然之防而絶其

著

意外之虞倘有匱乏照我家規酌定事宜合族俱應
資助不可以衣食之故而使亂其方寸其婦亦要安
命苦守凡事節省朴素以全貞潔之名年少無子并
度其不可守者服闋即命改適勿使自汚若其情愿
守節是為宗族之光妯娌姑嫂當加意恩顧委曲維
持仍令各房親生幼女伴習針指以遂其高縱有小
過亦當優容不許輕慢忌嫉以損其德切戒男僕往
来毋遣娘家過活如此則嫌疑可遠天命可全義理
順而人情合處常處変咸不失其正焉其中又有天
人感應之幾吾子不可不知昔者吾年二十四時生
爾甫五歲爾母患一怯症将危復睜目顧謂吾曰此
子好看管勿使後妻凌虐吾哽咽不能出聲唯于心
中默運曰一陰一陽天地之理一夫一好庶人之分
今不幸而遭中道分離者天也安有逆天而再娶之
理乎詎意一念微忱有以孚諸冥漠不移時爾母既
絶復甦病亦漸愈與吾頭白相守既得盡力於上復
能撫育諸孫可見天道不遠宜深志之併傳於後以
驗吾言之不妄

御臧獲

臧獲者即人家之所謂義男義女也此輩最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在駕馭有方始得其力比如桀驁狡猾者當待之以嚴而使之畏憃愚柔懦者當待之以寬而防其逸有意之過固不可縱而無心之失當以諒原又宜顧管其衣食體惜其勞苦彼必樂為之用而無偷惰走失之虞家主既居尊嚴之地而莅之以莊又不可不畜之以慈昔陶靜節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劉文饒婢污朝衣而神色不異反曰羹爛汝手此皆仁人心量後之殘刻褊急者當以為則至於尊卑貴賤上下等夷各有常分毫髮不可假借若迺名分一紊家一壞法事乖裂雖有純德雅行無足觀矣今人狃於所習不以為然或見義男之有生意而得其帮助者則與之同飡共席貴賤無倫或遇吉凶之禮則容其色服衰冠親踈莫別我既不以義男畜之彼必不以義男自處傲慢侵凌撓竊欺誑越禮犯分靡所不為漸至尾大不掉難以拘束豈知所益者寡而所損多矣吾往、聞見人家寡婦孤兒受制於豪奴悍婢者不可勝数及有狎昵使女而骨肉相殘冠履倒懸而身家蕩覆者皆由不能謹之于始而釀成莫大之禍耳後人當為鑒戒凡畜僮僕使令惟以庸愚篤實者為貴若其忠慎勤能試有成效者則可託以財本使之營運如或配有妻室積有年勞利之所在果能一一無欺秖緣兒女重大願自出居者聽仍量其勞績給與財産緩急有用復可以致其身敢有奸盜悖逆强暴兇惡者不得乗怒鞭笞必須告官懲治發遣歸宗而俊麗虛華者不可一朝居也義女及笄擇其僕之可配者以禮配之俾成夫婦内外各得其人切不可淫亂寵狎而為禽獸之行無可配偶者聊具資装而嫁送之悍潑不可使者放還娘家以杜後患義婦懷妊恐生子多而妨其執事自願淹溺不舉即預為禁止不可因我家之故而害人之命陰受上天之譴所生子女務要均為撫育婚嫁及時不惟擴同仁之量而收臧獲之心抑且恩義兼隆情法無爽上下和平萬亂不作家可久安而身亦長泰脩己治人之道不外乎此

若

故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而先自正其身家主之身正則可以刑一家之人家主之身不正反為一家之人所制吾子孫可不端本澄源保族宜家以膺福祉而使後世知所觀法乎

厚宗族

吾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曰公平生好施與置負郭常稔田千畝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公既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惟以施貧活族之意遺其子而已吾竊高其義而深慕之然所慕者不慕公所置之田而獨慕公所存之心耳田之存否吾不得而知之觀公之心數百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公雖貧終其身功名事業播滿天下子孫繩、濟美世篤忠義皎如日星千古不泯回視邸第之雄聲色之富者不過灼焰一時似流螢之度花底耳吾復有感焉故摭其言以昭示所嚮吾若教子孫踐履其實必曰我無祿賜之入自己口食尚不能周而反教我以周宗族焉其說窮矣但教爾施將貧活族之念存乎其心則文正公所置之田不在吳下而在我之方寸間耳隨處可耕隨時可獲急難所需隨分可給舊穀既散新穀復生、生不已博濟無窮木本水源之思親愛仁義之道油然發於其中而骨肉相殘之害爭奪忿戾之私自然消釋而不能起矣吾幼時因誦其記而得其心操之至今不失凡吾父母之族有寒無衣饑無食病無藥死無棺葬無地或遇患難而不能自存及所居屋壞而無棲止者吾皆躬自節縮隨其力而周卹之所費亦不甚多斗米疋帛盡吾心而已矣吾子孫但能承我之志修我之業不壞我之心田庶後世常可以濟人而不為人所濟

睦鄰里

先王之世比閭族黨之法行百姓知相勸恤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是以歷世長久今之鐸户所宣
太祖高皇帝聖諭曰和睦鄉里者即此道也我子孫務要仰承　欽化凡同鄉共里之人俱合相親相近尊高年敬有德或遇患難死喪相救相卹彼此扶持

不得幸災樂禍傲慢輕薄以啓衆口之憎又不可爭
界奪產鬪訟無休反為身心之累昔者有一隣家屋
瓦俱壞無力營修每一風雨淋漓其子女不能捿息
晝夜悲號吾隔于一壁不忍聞見因出己資為其修
葺彼感激屢以此屋求售吾決意辭謝或曰屋邊之
屋求之不可得者倘使他人有之後悔何及吾曰若
得之則前日之舉是謀也非義也況先人之敝廬足
以庇風雨子孫賢自能充拓如不肖自己所居尚不
可保何悔之有其屋竟歸別隣及有越界而侵吾基
址者吾皆讓之正所謂終身讓畔不失一段但要心
地寬廣耳吾往、見人使心用計謀人之產佔人之
業者不惟殃及子孫而身亦不能安享我家自先世
以來久於其居者常受人負而未嘗負人且教子孫
守禮法不作非為不違背聖訓所以得至今日後人
可不鑒此而益加遜順謙和為一鄉之善族乎

謹置作

人家置產作室成敗禍福所關不可不為之慎但知
所以修身則無咎矣比如修道之道在先正其心作
室之法在先實基本基本實則不傾斜而可久可大
修身以積德為急而作室以聚料為先苟不先聚材
料輕舉妄動則工用無紀措置不得其宜或工未及
半而囊篋已空求賒乞貸債無所償而業復屬諸他
人或以雕鏤粉藻為華以燕樂自適為美至於先後
本末之道烏足以知之哉吾初分析時居室甚隘義
所當修因念我先君在日欲以松楸之域展一墓門
有志未遂而殁吾何敢先以私室為哉其時室為急
墓門為緩吾寧隘陋是甘先其緩而後其急又緣支
分派衍散無所施而後圃隙地可搆書屋數楹為子
孫靜肄之所復思祖宗神主僻在一隅根本未植而
先培枝葉可乎家塾祠堂理應並舉而不逮者十年
凡經營區畫矩度規模無一刻不在其心嚴刈除
厚培築市料飭工無一日不用其力積累既久而誠
意感孚素願一伸而諸祉咸集當柱梁創始之辰天
氣朗清星月輝燦似有鬼神默相祐翼之意及匠氏
告竣卜日之吉奉安木主於祠其日吾子適游黌校
以衣冠拜于堂下造端託始如此其虔吾祖宗之靈

力

亦或歆鑒矣乎嗣是之孫支疊發絃蘭壽康時祀有嚴絃誦得所耕亦先本後末之效驗欤吾既以此業傳子孫可不以治之之道而併傳之乎心訓家規由此而發吾子孫既受斯業復受斯訓當念我成立艱難用意勤苦務宜合氣同心夾持保守畧有損壞即便修葺譬如人有小過速為省改勿使蔓延以虧大節此之謂内外交修之法若徒知作室而不知修身雖穿宅連雲光彩奪目適足以炫世駭俗而於上下何補

戒爭訟

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則知人情有爭訟之端故凡作事必謀其始慎結交明契券守其常分安乎正理能退避含忍而無報復訟端何由而起乎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于我仇、相報蕩産傾家禍貽子孫者由其不能自反恃強挾勢可止而不止耳吾性雖剛褊至于横逆之來能自排遣隱忍抑畏而不敢輕舉一詞者非懼夫力不能勝惟恐身受其辱耳況彼横逆之來決非陽剛君子不過陰險小人勝之不足為榮不勝則所損匪細且訟之在官又所難料多有情雖直而不免見枉理雖直而反受其誣何苦自投足於簾階納身於禍穽耶天地間豈無邪惡妖穢之氣但不廢我修禳之實聽其自消自滅可也萬一人之訟我、無過惡可罪則彼自服其辜我若訐彼之短故為謗毀無實之辭而傚其為誣其罪與之等耳如必不得已而我訟人畧求其直即止不可爭訟到底易曰惕中吉終則凶也昔者先君初喪有一豪家欺我孤弱佔我墳山伐我丘木法所當較因念衰麻擗踊之際豈可與人涉訟乃作一東遺之彼自慚服即歸所佔之地樹固已伐而及時補栽舊業不失我亦得以專理喪事無勾攝踏勘聽審費錢之擾族中有以非禮侵凌殘暴嫉害我者我未嘗敢出一聲惟自責其為義之未盡耳我若借人財物惓、以還並不敢過違期約人或負我、則寬緩處之度其不能償者毀其券而已矣此皆審時量力息訟保身之一端也我子孫俱當觀法務要謙抑謹畏先擴容人

之量凡事忍耐不越禮犯分則一家長幼俱得安樂若乃好剛使氣挾術懷奸造誘主唆黨惡凌善不特自己遭刑而父母妻子各受其累天道昭彰法網嚴密何曾放過一人吁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拯艱危

凡見人在顛沛患難之中不問親疎即思所救以援苟可用力盡意爲之而不求其報縱使力不能勝而哀矜怵惕之念惻然而起者謂之善積善不已則天心降之禎祥而有餘慶若視人疾苦而不知憐乘人危急而擠其利或忌毀成功排抑勝己陷人於穽而圖快一時私忿以殘忍刻薄爲心者謂之惡積惡不已則天必降之菑禍而有餘殃然則善惡之間吉凶禍福所關人豈不知趨避蓋由物欲所蔽不自覺耳吾自有知識以來復得我先君天理之訓雖不能爲善亦不敢爲惡雖不能救人亦不敢害人遇善有所當爲者而未嘗讓人遇人有所可救者而未嘗坐視此在隱微可以要譽不可對人言耳吾子但能觀我平日所行之事則可以見我之一生所存之心苟或見我之心而不能行我之言于事何益要在擴而充之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庶幾戴天履地而無愧

惜物命

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所以明等威謹屠宰而重物命也今人僭侈無節恣意烹煎殊不知一切衆生皆有人性其形聲智力固異於人至於貪生畏死之心與人何異顧過輕易宰殺而不爲念惜者乎我家非歲時祭祀燕享親朋等閑不殺一雞亦未嘗爲自己口腹害一牲命後世子孫當謹守此戒凡生男育女三朝滿月及婚喪慶吊酒禮務從簡省以求多福如小兒嬉戲撲殺蠅蝶之類宜即禁止之不可使縱則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亦不許玩弄禽鳥以荒學業吾幼年嘗躬爨以養父母每傍山采見有螻蟻在地惟恐傷之斧不敢下後我憫風俗頹靡欲乞大整綱維以衛元氣條陳八事時纔起草輒有螻蟻數百集于硯池周圍旋繞心竊異之亦恐有害墨不敢研至暮乃散明旦舉筆又復集之如是者累日稿

成方止自是凡措辭下筆似有神助古稱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吾與爾等雖處韋布奚可以一命微細而不之惜耶

處世務

君子之於世務也不狥物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邃乎宜不違乎道而已矣比如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則當早見其幾高蹈遠引以求異不異則混于流俗而為衆所嫉若乃衆人皆清而我獨污濁又當洗滌身心砥礪修德以求同不同則雖有美質人皆掩鼻而過之然此又要匿德藏名渾厚簡默口不出毀訕之言身不履詭激之行於大同之中而有獨異之操庶乎免於禍患不然雖有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能無隘與不恭之議矣昔司馬徽論人才謂儒士俗士豈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抑不知正誼明道不計功利於當時者非儒士而何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孔子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者伊尹也謂伊孔為不識世務可乎吾以為識世務者不特在於俊傑而又在於學既學矣雖俗士亦可以鑑千古之得失決一時之是非動靜語默咸得其宜出處死生不失其正以之臨大節論大事綽綽然而有餘裕若不學無術縱使俊傑如霍光寇準終不免貽後世之譏吾雖窮居在下於當世之務畧有見聞恐猥瑣不足傳故取古之聖賢處世之法宜於今而契于心者折中之以為訓至於審時度勢通變達權又在各人操持閱歷而自得之非區區言語文字之間所能悉也

立家規

有國者以法度治天下猶以六律正五音規矩成方圓也聖人創制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焉萬世有所持循有家者苟無規則以範後人何以昭示世守令人為子孫計者不過廣田宅積貨財或使之學工商以資其養或教之習舉業以享其榮日夜營為無所不至然而千金之家不數年而傾覆殆盡者何耶良由家法不立侈靡成風無所警戒故耳吾嘗觀夫水矣知源頭先要清澈故因心著訓以閑濬之復思陂塘壩堰之所又不可不為之備一有罅漏不至崩潰涸

竭而不止耳盍懼焉由是紬繹性理諸書攷求冠婚喪祭之儀忠孝勤儉之道與夫日用常行之事參今酌古舉其要刪繁者為何氏家規一帙仍揭其大綱於祠堂兩壁不惟使後人時時省覩知所警畏而我亦因之以得自繩其愆於世道未必無涓埃之補規凡百有餘條與心訓表裡相須不可缺者或曰創制立規聖賢事也子何人敢輕易若此所見得無迂乎吾曰守常襲故拘泥執一或出大言以欺衆者謂之迂若遵聖賢之法立一家之規通乎世俗合乎人情烏得謂之迂哉或又以我為僭而不知我立規之意專以黜浮抑僭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耳蓋吾屢見人家放縱無禮者子孫多不知學驕奢淫泆易與為非不賭博宿娼煉丹作盜則包攬錢糧暴橫不法其父祖兄弟伯叔因循姑息不能禁之於始直待他人告發而聽官府嚴刑峻法以治家已傾矣猶累及妻子貽害親族忝祖宗嗣祀皆不能保正如陂塘壩堰之有罅漏其地方居民資水利以為生者不褰裳濡足以塞之反曰此官塘也此官壩也吾何人敢輕易修舉不免請呈轉達支給官銀估計工料點役差夫動經歲月而壩址水源俱已潰涸勞民傷財事亦晚矣及有旱澇而不知蓄洩吾所以思患預防不能已於言也且吾勤勞一生僅僅了得自己事親奉祭之事既無田宅之可廣亦無貨財之可遺戰兢惕厲如處子之持身始能成此規訓為子孫開無窮不朽之基然識見寡昧計慮愚拙不足以盡工技之良至于耳目心思之力不可不謂之竭耳子孫若體我惓惓之意恪遵敬守服膺勿失固不敢望正五音以宣天地之和倘得依此繩墨以成有用之器亦可以薦馨香于悠久衍慶澤于無疆吾之目亦瞑于九泉而無憾矣

念

明譜系

古所謂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子法今世祿之家或有譜諜常人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雖至親恩尚薄豈能聯屬族人又安知有宗法至撰墓銘敘世系則旁援前代之貴顯以夸其崇或希進避差

私附近時之名達以藉其勢繆妄浮誇竟失其實大本已虧他復何言殊不知天下有貴人無貴族公卿将相常發於畎畝士者之子孫累夕淪落由學與不學在人自致之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於天下傳於後世雖布衣以死猶為萬世所慕不惟尊其身将歸德于其祖而祖益尊族世豈有不著乎者何必趯趯然為欺為誣以啓人之譏誚耶吾家素稱編氓族屬寡鮮烏有譜乘可稽自高祖以上吾不得而知之每欲遡流求源茫無所得徒切朝宗之念而已抑恐後世子孫愈久愈遠而愈失其真以蹈旁援私附之偽不得已勉為之譜以記先世分支分派遷移創始之来處録其所知而畧其所不知庶幾古人闕疑傳信之意然則斯譜之立也有益於家政者八焉蓋譜者宗族之紀綱世系之經緯有徵則書而勸戒昭有急則卹而恩義篤居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定尊卑收渙散俾同宗不致為路人一益也書名位字號出處為作洎賢達慶贈哀輓遺文使後人有所攷據且命名之際不敢犯諱二益也書創守艱難情狀生死年月日時以感發孝子慈孫記憶追慕之心遇忌日則思祭而不敢忘三益也書墓葬所在使知展掃修葺不致侵損迷失四益也書婚配年月及外戚姓氏使知遠近親疎慶弔往来而不斷絶五益也有祠堂而宗法不講則昭穆靡定祔位難排而祭祀無專主祠堂為虛設也宗法非譜不可明既有譜矣而不立宗子則渙漫無託而續書繼述者誰欤譜自我行自我止耳宗子若立則族屬有統而家規可行譜有歸着祠有專守時祭時修不致廢墜六益也其祠堂所在之宅與夫祭田祭器一遵朱子家禮俱應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典賣七益也承繼立嗣昭穆有序豈容紊爭八益也具此八益而吾譜為可傳矣自茲以往惟嫡長子得為宗子與武官襲職同世、相承永守此業吾祖宗之嗣祀或可以綿長矣乎

定版籍

我何氏宅系出仁和自景泰初年曾大父樂錢塘山水之勝始卜築於今之所居歲久室圮而先君重構吾亦增葺焉田地舊在仁和者歷吾祖吾父吾兄

其籍至今尚存錢塘之產隔縣例難過割當時不自
立寄庄展轉收付親識户下以召辦稅賦此固天下
通弊先君乃不自安將我從幼立户當差是故錢塘
之籍自我始所有仁和之業應合改為寄庄痛我兄
故無後而祖户義不忍絕廼以次孫承頂然仁和之
籍已斷而復續者又自我次孫始各有所為而立非
花分也理也勢也自後凡入錢塘之籍者保我祖
宗之室廬祠墓而與族人共之入仁和之籍者管收
粟米麻絲以歸宗子供糧稅粢盛之餘聊可以具一
家饘粥各要仰體祖宗創業艱難同心共濟克儉克
勤以圖嗣續不得各分彼此據為己有以起紛爭後
或宗派繁衍租給不敷亦須量入為出加意節省交
互維持以延世脉有能續置幫補者另計收户仍於
譜內明載某人尚義協助田產若干以垂不朽慎毋
蹈襲時弊以開飛詭之端吾往、見人有田十餘頃
者户內不過數十畝有丁十餘口者户內不過一兩
丁欺隱埋沒恣意為奸不揑詭名分户躲避則冒鄉
宦舉監名色以倖優免遇審粮里差徭收頭解户百

則

我

計彌縫官府何從而知此輩常得脫漏中人之家真
實無偽者户內丁產反多按冊編僉每點繁難重役
十室九空皆緣於此嗚呼偏重不均之患何代無之
今幸
聖天子在上　賢監司守令在位立法均平以甦良
善恩至渥矣但此弊因襲已久蒂固根深鬼沒神出
恐未易清革子孫切不可效尤寧守法以為良民勿
欺公以墮法網如差役可支者協力支之不可支
者明白吐露我之忠赤以冀哀憫得寬一分即受一
分之賜也一應錢粮依限輸納不得侵欺延捱庶門
庭無催科之擾家室有胥慶之休含哺鼓腹于　光
天化日之下與草木同沾雨露使慕善者益知所勸
不亦美乎不亦樂乎

輯經書

夫經書者列聖群賢之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大道也所以公天下而天下尊傳萬世而萬世信顧
子所著區、鄙陋之訓出一人之私見何以謂之心
亦欲傳一家而使子孫之尊且信耶蓋聖賢道理廣

大高遠當童蒙初學時苟不先從家庭日用切要淺近之說而啓發之豈易知得若專教以淺近不使習讀經書則識見庸鄙義理粗疎其間忠孝大節禮義廉耻等事何由而知吾故以舊時所習之書列其次第以便檢閱先學庸語孟易書詩禮記春秋通鑑性理次綱史衍義補文章軌範正宗次東萊博議韓柳歐蘇等文整整籤別彙輯於一樓吾老於其間朝夕展玩而不離遇有所得欣然忘疲似行路而見山川之勝即指示子孫惜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故筆之於書以授之冀其專心致志而復視也吾積書立訓之意固勤豈可謂子孫未必能讀而不教為子孫者又豈可安於市井之見謂聖賢之道為難行而不學各盡其在我所當為者而為之庶幾無悔邵子曰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其書遞傳宗子守掌凡我何氏子孫但得會於斯樓父子兄弟之間自為師友依次講習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童穉先講小學并日記故事暇時令歌誦古文大全鄉校禮輯舊書講畢復置舊處止可作為樣子耳其宜下所讀者各當另備以免殘壞散失不得雜擴異書恠說以為多聞而惑亂心志且藏書不貴多、則無下手處適足以飽蠹魚而填鼠穴也唯習舉業者許讀務時文論表策各有餘篇以為體式先要精熟四書本經通鑑性理為之根本其餘別經及綱目文史但當涉獵搜羅以廣識見而胸襟自然開闊作文務期義理通暢醇正典雅以發明聖賢蘊奧不可過為艱難蹇澁浮巧詭誕之辭而自為奇美仍將我之心訓人各録與一帙令其攻經質史參互講誦要知訓之體備于書而書之用由于學不外乎孝悌忠信禮義廉耻之心而已矣苟能尊信篤行勤勵不息日求其在我所學者有未盡為歉何患乎賢行之不立而聖域之難窺耶

保終始

吾觀萬物之産于世有始必有終、而復始、而復終生、不息與天地同終始者黍稷稻粱草木花果之類是也一始一終、而不復始者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之器是也其黍稷稻粱草木花果栽培灌溉之力固資於人而長養生成之功則受於天地雖芽枯有時豐歉不一而本根具在穀種常存隨冬而歛逐春而舒博施濟衆之仁不已故能與天地同其始終至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則異於是其始也甄鎔陶鑄雕琢造就之功不由天地而由于人其效用也不淪於寒窓陋室則屬之清廟明堂逮其終也或失之剛勁或失之柔脆或失之聲譽太高或之腐汚不振有至千百年而後壞者有纔十餘年而輙毀

失

者有朝成暮敗不能一日存乎世者其中所稟固有不齊抑亦保護愛惜之道有未盡歟保護愛惜之道既盡方可歸之數而已矣人之始終居於二者之間以其受於天地而言則與黍稷稻粱草木花果之類同一生成也苟或栽培灌溉之不勤即稿死以填溝壑求為蒿萊稊稗尚不可得安望其隨時歛舒而博施濟衆者乎以其効用於世而言則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同一造就也苟或保護愛惜之不謹即廢棄於瓦礫塵土之中求置于寒窓陋室尚不可得

安望其砥礪貞潔以歸清廟明堂者乎此理易明人自省自不察耳能知原始反始之要則洞然矣比如父母生我之初懷抱提携推乾就濕鞠育教養劬勞萬千惟恐我有疾病保護愛惜無所不至生成造就之功兼而有之我乃得至今日罔極之恩何從而報因思父母保我之始我當以保父母之終勉強操持猥自修飭惟恐一毫不效以累父母之心養生務竭其力送死克盡其誠我既保其父母之終又以父母保我之道而保其子之始矣為我之子者豈可不以我

保父母之道而保我之終乎爾能保我之終復能保子之始則爾之子孫亦復如是以心感心上下相保而生、之意曷有止息一或違我斯訓保之不堅則敗名喪節立為虀粉會稊稗瓦礫之不如欲求再造其可得乎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反其終而知所以死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吾嘗題其祖墓之門曰戰兢保全歸還天地者即此意耳非若供佛飯僧華彩其殯惑於風水之說遷葬不已內擇自利外求美觀薄事其生偽飾其死虛譽埋文

而後謂之保也故曰君子慎始而敬終光前以裕後

何氏心訓畢

人子心鏡序

人生百年猶如寄寓及至蓋藏始為歸宿則葬禮人子不可不亟講也況父母生人子之身人子葬父母之體報本返始義自深遠然父母生子曲盡愛護曲盡恩養惟恐一念未周一事未善人子葬親亦宜倍加謹孝倍加詳慎不可使有一念未周一事未善慨今之人或停柩而置若罔聞或權厝而竟如安土或貪圖大地積年暴露親骸或妄信時師累歲不扦故櫬相延莫葬数代成風歷久棺顏終湮蔓草與言及此良足慟心余同人俞子允臣性好堪輿備叅機奥四方求指示者日不勝計因而足周峰頂目徧郊原覧茲時弊不禁悚惕讀書之暇輯古人可傳之名言參以己意分為十有二則標為人子心鏡俾天下人知一本之理明登葬之道曉殯殮之法絶謀佔之門所最重者修德以合天地之心行善以廣福慶之路末後規箴地師存心正大種種嘉言堪垂不朽或者謂既枯之骨何裨生人一席之地何關利害似必葬亦不必急地亦不必拘不知孝親之人斷無

不差親之理修德之子斷無不吉祥之地閱是編可以展孝思垂報本而啓無疆之利矣爰付梓人以公之天下後世

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蒲月之望西泠翁魁垣拜題

人子心鏡自序

居恒言孝秖盡生事之道凡可以順承親意者雖旁喆之事勇前不懈也而於死葬之禮獨諱焉不講一遇大故便爾棘手無措自非求之於夙昔之見聞何以制棺何以治喪安能快然無憾令之不知地理者惟俗巫之言是聽以致侵祖塋挖舊穴而混焉不察又或倉卒權厝以圖日後改葬或拘泥宮位而終不能歸土此固不明乎一本相通豈能信風水敦修德求吉地以裕後哉者古人所以殷殷垂誡其文詳且晰也然而古人之文未有全帙是皆各著一論附載於葬書諸集內第尋索既煩後人亦無從翻閱予因留心既久登涉之餘間取諸集而編之凡有關於人子之肯綮與夫葬事之宜行宜止者靡不遠括旁搜選輯成集編目十二則顏曰人子心鏡亦謂凡為人子者展卷而觀當亦瞭然指掌洞悉機宜其心如明鏡然而不至茫昧而無所措況是集也皆出之名公鉅扁余採其不尚文離情真語切者悉為註録俾人仁孝子翻閱之下心意自相投合盖敦厚崇本民之秉彝果能遵此而行則凡為人子者皆知存亡一氣而惟恐幽堂不吉無不思積行尊師以究龍穴砂水如東坡所謂上與孝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況祖考之靈柩寧令其暴露乎庶使人子自愛則不孝不友而越禮干分者未之有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人以孝為本孝以事生事死為本古人之垂誡也彰彰矣予不敢妄參己意以取人訕雖或有一二增删而總不出其軌範止以簡明直捷者為率使人人一覽無遺聊以偹高明之採擇云爾

武林瑞石山人俞希尭允臣氏謹識

一本相通

俞布堯

世疑人死魂升魄降神氣已離故瘞之沉之瘞之露之皆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無不可隨所遇而安焉此不知一本之論也孟夫子所以諄諄辯之而古人亦有應感之說以爲祖考子孫本同一氣故智者卜吉壤能及氣歸骨而靈可福蔭若子孫時切思念可通未返之氣感時奉祀得享已返之靈于是心神感召情意浹洽亡魂得寧生人迪吉斯相須自然之理也赤松子嘗曰瘞地之靈如呼谷中經曰氣感而應鬼福及人且據各處名坟往墓而徵之富貴效驗捷如桴鼓所以然者亦不過一本之感通耳故參母嚙指痛及子心子身滴血滲入親骨若此者孰能使之抑孰能禦之天性一本於此益驗矣說者謂吳人多水瘞閩人多火化而禍福亦相間豈是一本耶殊不知人心統乎氣心通而後氣通火化水瘞心已絶乎氣氣隨心絶應隨氣滅不至於亡者幸矣不觀之繼嗣者乎夫抱養之子其親愛恤若自己出其子蒙恩時切瞻依則心感而氣自通氣通而靈自附所謂前母能蔭後子毋後亦蔭前娘兒是也至僧道嗣續比類可推極而至於草木之蔓藪昆虫之螟蛉亦有可氣肖者況于人乎更推之植物在土俱能成實實熟而落其核必遺復藏于肥饒之地則發榮滋長依然能實焉可見天下何物無本何本不生但天之化育雖同地之肥磽有異藏之肥土則盛藏之磽地則衰故親骸子之根核也子孫親骸之枝葉也卜得肥地則可以達枝卜得磽瘠則適以毀核今孝子慈孫而欲藏祖考之遺體亦當致其誠敬之心擇肥吉之地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本骸得氣餘枝受蔭而子孫又能以精誠相感合自克降神毓秀以種生息之源至于形貌之妍媸以及富貴貧賤賢愚壽夭亦必肖山川之美惡故嵩岳生申尼丘降孔古人曰人之居室得其嘉址挹龍脉之秀受陽明之氣地靈人傑於理斷不爽者人可不思一本而漫云墓域無關於禍福者哉

根宜歸土

世人有喪親者往〻停柩不出出而權厝不葬者間
之則曰未有吉地也又曰貧而未能辦葬具也至于
終身累世不葬遂有藁裡未掩露宿山頭宅兆未
歸雨棲嶺上甚至有棺朽骨散湮沒無存者嗚呼
誰無父母能不惻然隱痛哉人之所貴乎有子孫者
為其能藏親骸也今則不然曷若無子無孫死於道
路猶有仁者見而埋之為人子者肺腸何忍而令親
之魂魄無所依也且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自
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

哀親之未有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人未葬
除喪飲酒作樂於心安乎不安乎吳草廬曰喪不即
舉〻而權厝者年代既遠或子孫參差而人事不齊
或時罹兵亂而水火不測或貧病兼併而勢不能為
以致日怠月忘竟成棄置皆不歸土之故也觀古
人所言極其痛切予亦目擊心傷若論權厝猶之
暴露或有寄放墳主家中暨外姓享堂以為安寧
無患而不知風烟竊發貽害尤甚人子終天之恨
更何能已是以蔡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又

郄封度震傭書營事至于手墮掌穿然後成
禮賢者於葬何如其汲〻也今之人多有數喪而
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者不得
歸土生者不得安寧為子若孫恬然不以為意流
俗之弊莫此為甚按律為仕官者不葬親而居民上
劾奏論罪罷職終身勿齒官法如此其嚴也而庶
民之罪諒冥冥之中亦有所不容今則不勝其責
矣且亦習為固然欲責之而無從矣至有世家大俗
每蹈此轍者或溺於時師是信則終日尋龍探穴

無有窮期師或曰此地可葬雖踰越邑亦匍匐
而從事師或曰此地不可葬雖近在比室之傍百
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遠去致使停柩曠日持久
悖禮傷義無過於此況風水一節神司其柄非
人力所能強也或貧而孤子者更不必有所顧念
稍有可葬之處宜速落土存亡無憾如俟得吉地
而後葬更不知在何時也或子孫衆多者亦不必
論長論幼力或可為者即當以為己任各人盡心
以報罔極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

以災用代者乎彼其於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吾願凡為人子者總期親骨歸土為安則子情亦安也至於貴賤窮通亦當聽之天而已何得日後一日年後一年置親於道傍而甘為天地間一罪人哉吁予於斯人又奚責焉

當知地理

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重親之生也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則死獨可忽乎死不可忽而地理不可不知也尋龍經曰山肥人厚山瘦人薄山清人秀山濁人俗山完人喜山破人悲山伸人壽山縮人低山明人達山暗人迷此理之彰明顯著人固不可不知也則又有山之端方而知人之忠直傾側而知人之奸邪甚而分其窮源大江可知出身之遠近觀其外城內局可知器量之深淺此司馬頭陀之秘傳也由斯推之地理之學無窮而賢人君子亦不易曉然而地之美惡所當研究其理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程子曰卜其宅兆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必安子孫必盛如培植其根而枝葉茂盛也地之惡者反是朱子又曰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祖考之遺體則必知生氣之所在然後天氣降而下覆地氣昇而上載景純所謂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者此也此數言者豈非奉安先靈垂裕後昆之法哉今人或茫昧不知一旦有大故不免倉卒苟且任託之庸師之手幸而得吉地固無論已不幸而置親骸于蟻泉砂礫之間無異委之于壑使親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敗亡之慮殊可畏也經曰失地者雖父母不能為之福得地者即君相不能為之禍故趨吉避凶而顯名厚實者無不繫之於地理也然而地理之精微雖或不能洞悉第取夫陰陽家之名世者一一以辨其真偽分其純雜不使邪術所惑亦人子分內事耳或者曰世人耽溺地理貽暴露之患此風不可長也又曰藉親之遺骸以徼子孫之福於心不可忍也予曰不然以暴露為慮而忽地理者是因噎而廢食也以徼子孫之福為嫌者是不知父子祖孫盛衰一體者也故貪吉地而暴露不

葬者固不可非吉地而昌昧亂葬者尤不可況倒
杖浮針淺深即生死之路偏正實衰盛之關效固應
弦赴響理則千里毫厘誠仁人孝子之不可不知
者然須於平時講明其理庶幾臨時不悞不然
即遇明師亦不能辨晰其為害可勝道哉

風水宜信

堪輿之理人以為術數多拒而不信或以為末節雖
信而不為殊不知風水者英賢豪傑富貴福澤之
所生也其理本坤元俯察所自來非杜撰勉強於其
間者今推其原委自周禮有辨方正位之語詩有相
其陰陽觀其流泉之句即周公之定鼎洛邑也卜瀍
水東澗水西惟洛食則其理為甚明至秦漢有張子
房受黃石公教治國安民未嘗不驗厥後子房傳與
金峰先生下傳與東海郭景純至晉其道始盛唐時
有丘延翰因採藥至泰山遇天人太乙左官真人授
地理秘書時玄宗素好地理延翰作表上此書玄
宗喜甚珍藏瓊林寶庫以為鎮國之寶後因黃巢
兵亂寶庫失守楊筠松竊去此書以救天下貧乏

之上松傳曾文辿辿傳東搏搏傳吳頴頴傳子景
鸞鸞大行於宋封國師無子無賢抱書而葬止一
女配張倅為妻後張倅為處州太守登仕之期泣
謂夫人曰吾聞處州太守多死於任吾死矣夫夫人
曰此必府基不利以致如是可召時師一看是何龍
穴砂水彼時廖瑀應召審得庚酉辛龍作巽向面前
午水當朝夫人曰可作醮楼以避之開門卯酉相公
登仕無恙矣夫人嘆曰莫說天下萬民悞遺風水之
害即處州一府為禍不淺遂開父棺取書傳瑀瑀得
其傳遍行天下歷代相傳理實真切而不可不信也
況風水原是天造地設昔衛靈公卜葬於沙丘掘地
數尺得石槨洗而視之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
之漢有古壙其中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
嗟滕公居此室後果為滕公灌嬰所葬事皆前定抑
豈有不信者乎後漢鍾孫種瓜為業遇三人乞食畢
曰示子葬地當出天子乃令鍾下山百步即是吉地
也鍾去四十步便回顧三人曰子顧太早祇可為王
耳遂化三鶴飛去因葬其處後生權亮休皓等皆為

吳王陶侃微時丁內艱將葬忽失牛遇一老人曰前
崗見一牛眠圩中若葬其地位極人臣又指一山曰
此其次當出二千石侃因尋牛得之遂葬焉以所指
別山與周訪父葬之後為刺史三世為益州牧悉如
其言此皆仙跡名墳確有可信者也又樂平洪士良
同師吳景鸞在婺源官坑嶺經過良渴往山下掬泉
飲之走報師曰此泉異甚當有貴地師往嘗之曰
泉有翰墨香當產大賢因陟巔得其穴遂獻與朱
維甫葬夫人程氏即文公四世祖母也地理符驗不
爽如此孰為風水不可信耶試觀今日富貴利達者
不必登其山而預知其墳之龍真穴的藏風納氣若
幽堂不吉者必是風水下侵其子孫自應衰落安望
興隆凡為人子者當念風水是第一等大事上為親
體安寧之計下保子孫久遠之謀不可不信也

地由修德

子既發明事親之道當知風水之理矣知則當求求
則不可苟也得亦不可倖也其要在修德而已蓋天
道福善禍淫善者獲吉惡者招凶有非智力所能
預為者故古人每以修德為求地之本如德之不修
而徒責效於祖宗父母之枯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謬
其悖理不孝之罪適足以取譴責於造物顧何益哉
我勸求地者先在知人人非天意不遇如求天意先
在修德得天而後得人得人而後得地也然所謂修
德者非奉佛齋僧之謂惟存良心一點勿使喪失而
已良心即天理也心全則理得心存則善生以此省
心則天自錫吉地而後遇明師指授縱不遇其人而
天亦啓盲師之心竅動主人之天機或授讖記或符
夢卜而得之矣今之講究此理者惟修人事以俟天
緣而已嘗見人家求得吉地而後人不蒙其福反見
凶危者何也此非開穴之誤即是立向之差或掘鑿
太過傷龍傷穴或深淺失宜變吉成凶又有已得吉
地復得名師而乃固執己見移穴易向相地者惟務
承順遂致妨誤又或術者險心詭行不能盡術又有
既得吉地葬之盡善而子孫輕信人言輒欲遷改他
姓得之獲福凡此未必盡皆術者之過由不修德之
故也不修德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獲寧有是理哉故

存耕錄云牛眠鶴舉獲奇遇只存方寸地中求又宗
謙父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又曰欲
求滕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管子曰不善之家
得壠穴差又曰積善成慶積惡成殃人實成之天實
因之昔楊筠松得數代執政之佳地於武岡山欲與
龍圖學士李唐卿夜夢二使叱曰地仙莫錯李龍圖
蒞政酷虐死於非命妄與之則汝亦受殃覺怪其異
果十日有飛符取唐卿首級惡報之明驗若此則知
富貴之地天地所秘惜神佛所護持苟非其人昧而
不見見而復失皆天之所主持也天之主持亦本乎
人之善不善也世之得吉地者必有德以膺其福然
後神以吉地畀之神之所以畀吉地者即天之所以
報施善人也是故德者動天之本得地之由也故曰
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有以夫

宜擇地師

魯齋曰求地必先擇良師師非其人為害不淺古
哉言也蓋葬親一事上以盡送終之孝下以為啓後
之謀誠仁人孝子之所重者親之生時身體髮膚皆
當保愛況親之沒也信于庸流而置親于水泉蟻穴
之間伏其體魄不安非特孝道有乖而敗亡立見豈
不深可慮乎故得地非難得師為難得其師不患不
得地也苟師之不擇而漫託於淺見薄識之人真偽
莫辨雖有美地而或扦已失其穴雖得美穴而或葬
又違其法況欲其尋地乎是擇師者又為求地之先
務也然擇良師亦難言矣今夫庸師俗巫徧天下紛
紛競起皆自以為是動輒曰無好地一以此鉗結于
人使世之欲葬親者皇皇無措吾知山川之廣遺珍
之多名師尚有蹟未至者豈無真龍真穴存留以待
名師賢主之福緣者乎俗巫悞人一至於此其間即
有一二卓識者又為貪心所使復為管山人所誘誠
恐利令志昏則指鹿為馬誑烏為鶴而為害尤甚安
得有學有行者而使我擇之哉陸象山曰通天地人
曰儒地師之學雖一藝然要通儒術知地理非通儒
術不能窮理格物以致其極非真傳授不識桀雍纖
妙以書其奧若果通儒術得真傳有德行乃是有
學有行之名師豈有不知地理者乎欲葬親者深宜

致敬盡禮敦請在家屏氣怡顏一聽其指示勿使少
懈以答隆師之報況子孫富貴貧賤壽夭賢愚其權
雖出於天而操其權於地師所謂修人事以俟天者
斷不容輕忽也昔有名師陳軫為黃編修卜葬因地
大不為輕試而黃氏且較量謝禮有失誠意陳師拂
袖而去使流俗漫為開鑿穴向俱悞後陳師再至見
而嘆曰八代公卿無福享翰林一貴不終身惜哉後
永樂九年黃賜果中探花官至編修未幾降謫以
應陳師之課夫得龍失穴福力天淵如今人多有言
餂名師指地而先以穴向探之暗圖省費而自為規
畫者往往有之曷不以黃氏為前鑑焉然而為名師
者亦須本心誠實立端品方即人貴擇師師亦不可
不自擇也

莫圖改葬

嘗攷禮有改葬之服曆須啓攢之日古人未嘗不改
葬也然而人丁蕃盛者不改年代深遠者不改家道
平安者勿改無五不祥併不犯五患者亦不改誠欲
人之慎重也豈有無端無故而輕舉既葬之親輒動
改扦之念乎此必愚人誣信庸師或以富貴動其思
或以禍患惕其衷更有以大地悅其心往往貪痴所
使希圖僥倖殊不知求地者宜辨地之真偽不必拘
地之大小若龍真穴的雖力量淺薄猶能發越揚名
若徒慕大地而不能審其真偽一時誤聽庸師竟圖
改葬致遷已定之骸骨於水泉蟻窟之中求福得禍
豈不重可惜哉試觀世人孰不欲求大地圖富貴何
紛紛營求朝更夕改而富貴兩字百中不一二見何
也蓋大地難識融結亦稀且為鬼神所司其間誠有
王公不能以奪貴貧賤不得以分辭嘗見始為甲
卜終歸乙手有得之不難有謀之不得有已得不扦
繼付庸師而失穴有已扦不葬轉賣別主而致祥或
附近真地不察作為假穴反視真龍或明師得遇不
求忽於輕忽而意欲省費如此者皆冥冥之中有操
柄以主之而人之德不修善不積也所以為人子者
切勿侈心強求一惟厚積陰功自有神明默助若不
修德積善而勉強圖扦不惟不得佳地反泄從前
已葬之氣究何益已甚至有一啓親骸又遇阻塞竟

不免遺暴露之慘者吾恐孝子慈孫當不止其顙之有泚也大抵地無全美若得平穩而無大患者雖小亦能致大楊筠松曰大地難得小易求積累不已成山丘衆墳合力卻成大人說小地出公侯又云是真不必問大小積小成大最為好吉哉斯言如果不得已或水蟻及他患纏繞亦當其輕重緩急須得明師再三商確然後議遷甚不可造次以取凶咎況遷宜小地易於求索小之中儘有富貴之地若圖大則未免擱矣且人之貴賤本乎天命家之盛衰係乎氣數地理實與氣數相符蓋地有此穴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大而變小吉而變凶故鄭氏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主者當衰庸師投懷又曰積善之家未嘗求大改扦及其當興多是天造地設由此觀之莫圖改葬之語豈非千慮之一得歟

勿泥宮位

世俗葬親多不以送終一事為大而專以利後一念為謀如得地安葬乃是人子一生大事已盡於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有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懷私且不辯其龍穴真假惟先論其宮位重輕求全龍虎責備明堂既拘於宮位又惑於堪輿紛紛爭論怠緩因循遂有久暴親棺憒然不顧甚至有終其身而不葬其親者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福蔭或厝親骸於山谷之中或留伏屍於室家之內若此之輩吾不暇責其昏昧之小愆而實有逆天之大罪在焉不知父母之心每以子多為幸今反以子多不葬則不若子少者無房分之爭無久暴之慘而得歸于安土矣是豈父母之初心哉故凡孝子仁人惟認地之真假切勿拘泥宮位地誠龍真穴的而於宮位或有不齊此亦付之子孫福緣而已不可各挾為已之心而置親柩於露宿風吹九泉之靈豈得瞑目乎更不可輕信貪利庸師妄有作為非惟無益且各懷僥倖之心致搆鬩墻之變也且宮位之說非止一端有在龍格分宮位者訣曰金水行龍屬中房太陽星是長房當太陰木星從季位三房應驗可稽詳又有以羅經辯宮位者訣曰入首先明兩節山然其間之應驗亦多不符至今之庸術皆曰

以青龍為長房白虎為小房明堂為中房攷之徃古
更多不合何也有無龍而長房更旺無虎而幼位偏
興龍虎兩無而三房亦發有龍虎均衛而財丁凌替
者所以明師登山尚不輕指要在龍氣旺相穴法真
正并向上收得生旺之水到堂不論三房四房皆得
均興自無偏枯之患若氣衰局小始有不全之事何
論長幼斷不可拘泥妄指也蔡文節公云今人動爭
宮位以致久不塟親何見之謬耶程子云不以奉親
為念而徒以利巳為計非孝子安塟之用心試為千
古不易之至論況有塟後砂水變易而分位之說究
屬虛無今為人子者平日又不講求地理至於臨事
徒以道聽塗言以私廢公致親暴露非逆天之
大罪而何

勿侵祖塋

夫地理之道雖繁而塟乘生氣一言實足以盡其要
故千里來龍入首惟融八尺之穴諺云陰地一線是
也祖塚既巳乘乎一線之氣則其上下四旁皆不能
接其來脉強為安棺非徒無益且又洩祖塚之生
氣驚祖宗體魄其為害豈淺鮮哉世人不察一槩
附塟至有昭穆立穴多者數十塚少者六七塋左穿
右鑿伐其祖穴而壞之仁人孝子之心當如是耶更
有一種不肖子孫窺見祖塋福廕流芳輙謀盜塟
或臨頭或據面或侵腮脅甚而有暮夜倉惶致壞
磚廓震動亡骸若此之輩且不暇論其悖理犯分
忘親逆祖之罪即其盜塟而言祗不過為風水計
耳殊不知塟乘地中一綫而祖墳既有廕騐則真氣
巳自得矣外此皆為邪水死氣盜之又何益乎適足
以漏洩真龍變福為禍斯亦愚之甚焉者也或云
中州之地有一穴十塚者有一塚十柩者侵塟錯亂
莫此為甚而未聞其禍何也蓋中州平洋千里土厚
水深融結廣大雖族塟亦無不可東南山勢雜亂
土薄氣淺脉小穴微安可與中州比也或又云附
塟祖側及父母合塟皆古禮有不可議者而不知
禮貴通變法有經權附塟既侵祖之嫌而合塟亦
無一定之例考文公之祖退翁墓在政和縣父韋齋
先生墓在崇安縣母祝氏夫人墓在建陽崇泰里文

公墓在建陽嘉禾里退翁以前墓皆在徽之婺源去考亭固已甚遠何嘗泥于附近祖塋之說乎噫可見文公先生燭理獨明方不狃于俗論是謂可萬世葬親之法朱子嘗曰穿鑿之處地氣必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又云葬近祖墳殃及兒孫一墳發福九墳受貧古人之言斷非無稽可不深戒歟况人子一生大節亦止此宅兆一事於此而不擇師覓地盡心檢點如徒附祖現成故地草草完結以致日後改更悔之晚矣况若此堪輿家寧無吉扦之所而必於附葬以自相戕賊乎仁人孝子試一思之當悟世俗之非而祖塚亦可保全矣

毋挖舊穴

竊見世人往往買人古塚而再葬之斯何至愚之甚也此種舉動不惟不識地理且傷天理壞本心何也蓋恃勢邀福發他人之塚已不得爲天所祐地何能福之况地理之氣脉舊塚既得難以再興即古墳果有效應其氣亦已過頭安能重新福蔭乎昔賢嘗譏人圖舊塚而希富貴者如求燃於久冷之灰望嗣於鶴髮之婦徒爲空思妄想而已究亦何益之有哉吾嘗見一舊穴雖前已發貴其後子孫不肖鬻之凡三易其主葬二百餘年卒無顯者人但指而言曰此某氏祖塋從塚賣與某氏葬不利又轉售於某某皆不利焉即此可知舊穴無再發之驗矣若論天理從人之親而葬其親伐人之塚而爲已塚忍心害理莫此爲甚經云誅人舊穴最爲凶造物不相容又云爲人難保百年墳挖塚埋親最是凶天道循環應不爽定主人來挖我墳由此觀之圖葬古穴以地理論既在不必以天理論又所不容以本心論亦所不忍人何樂而爲之乎或曰若要富挖古墓此遠代古墓全無形跡可見而扦葬開穴偶與古人心目若合符節者楊公所謂吉地千年重下穴與榮發越又依然乃是無心遇合非圖葬舊穴者比也又有真龍大地前人已葬多墳而正穴猶存者此造化留心於善人者也若强圖舊穴而能獲福者吾未之前聞也故人子求地扦親當先修德如新築幽堂忽然掘見棺骸宜即

掩之不露我之親塟與未塟且不必論則我尚可再
圖彼之骨有主與無主亦不必問則彼誠爲可憫穿
使我從權無遽攘泉下之人使之一旦流離失所
也於此一點良心安知不更有真穴不更得佳地耶
吾勸仁人孝子既得真穴即在傍舊塚亦勿毀之
嘗考鎮江府門内湖廣按察司後俱有舊塚衢州
府堂嘗甬道中有舊塚又休寧縣當廳中尚有古
墓一巨石覆之彼官府廳堂尚且不忌况野外
乎又明興雜記載孝陵之前有孫權墓又鳳陽
陵域禁内有民家墳有司奏請當外徙上諭曰此
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祭掃聽民出入
可徵帝王包涵徧覆氣象度越尋常萬萬矣
人主且然我輩可不戒哉

制棺之式

棺木以沙枋爲上其次栢木杉木又次之然而沙枋
二字祗羨其名耳富貴者競相愛慕以爲非此不
足觀美也一惟高價爲榮所以巧於粧飾獘竇多
端每有數十金者驟加至二三百兩轉瞬間事也

凡牽引偕行與夫在傍一言者皆得分利爲總
之仕宦富翁有何定價究竟沙枋亦不能久遠予
於壬子歲爲人遷柩二具主云一沙枋一杉木皆塟
於磚槨之内僅四十餘年及開槨見杉木者止存朽
木一二根餘化爲泥土沙枋者亦皆毀爛露骨此不
過稍勝於杉如再越一二年同歸于盡而已要知幽
堂不吉多風多水即沙枋亦無所取爾栢木者大
抵獨塊居多世人用之者寡予所見亦偶一有之
且俗云能出屍目此誠大忌不鮮者總不若裏溪
頭段之爲愈也但宜色老而紅赤紋細而堅實取
其木心俟其乾燥即可用也雖富貴亦以此爲佳
其式樣貴於恰好制宜方直頭大足小苟容身
足矣切勿高大徒足飾觀難以安塟蓋穴者千里
來龍一席之地一棺爲正一棺附之棺若高大殊难
開穴太深則傷龍而難於受氣太淺則藏之不固
而慮日後有侵削之患况砌槨尤難若一曠濶空
虛則棺必朽槨亦崩陷并骸骨亦難保也棺始合時
先用真生漆厚調上白生麪塗嵌其間然後推敲

成就雖有鬆隙之處皆為生漆充塞無不泯合矣合就之後內用碗灰與生漆和均灰於其中再用麻絲貼於灰上又加生漆碗灰復灰一次待燥略加砂磨又以黒漆一二次可也其外面合縫處與蓋底亦如內中灰法加以黒漆漆之其頭脚墻上止用金漆二次萬不可用一毫銀硃銀硃乃燒煉之物要見天日若用之硃棺後必開塚見日此必至之數不可不慎也棺內俗用瓦灰猪血調塗加以綿紙或用爛杉麻布亘同兒戲徒滋汙穢有何功力耶又曰瀝青釘環則恐未然盖止堂彭氏曰灌以松脂宜於北方江南用之適為蟻房而釘環亦能引水其水易為腐朽則孝子亦宜知之又一法合縫時先以艌船油灰抿其縫然後敲攏棺內亦以油灰灰之再覆綿紙二三層加以生桐油油之亦甚堅固其外合縫處亦如其內其餘止用清桐油油之二三次可也此法尤為簡便利於貧者然總非預辦不可凡遇父母年老即當竭力為之不得與兄弟分派爭較彼此推延以致倉卒悞事況人生變故不測臨時物價惡倍貽無窮之恨於心忍乎雖有力不足者寧厚於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今人於臨殮時多用泥灰等物并松柴作枕擱足或葵花梗作杖皆生蟲蟻之物切勿聽信山人妄用記之記之棺內單用千張生胚燈草餘皆不用為孝子者所當留意焉

治葬之法

安葬一節人生大事孝子慈孫尤宜究心凡葬時穴中切不可狥俗見以草木炭燃燒而曰煖壙更不可信陰陽山人用松柴二十四根於穴中燒旺而曰發越似火殊不知本有生氣卻被燒毀安能福蔭此楊救貧之所深恨者也至於穴之淺深各從其宜但週圍比棺略寬七八寸用三和土築實之永無崩陷蟲蟻地風發掘之患矣楊救貧之論最忌灰磚惟用栗槨為佳盖以灰為暴厲之物能戕賊地之生氣而磚之為物其性又燥烈亦能沁奪人之脂膏故皆用栗槨況槨字乃木旁則知用木而不用灰磚也明矣此救貧之論雖足千古第今人安得皆有栗槨而用

之然富貴之家何求不得如寒微者即衣棺亦勉強苟就不知有槨何論灰磚至於三和土價廉工省貧富皆得用之昔司馬溫公亦曰板木終於腐爛徒使壙中寬大不能堅固不若不用之為愈也其三和土即家禮所謂灰隔用石灰三十担砂石如黃豆粗者十担黃土四十担以鵓樟葉二担搗爛浸水成汁勝粘勝糯米粥者同石灰砂土拌勻恰好為佳若太濕則粘杵難築太乾則爆散不堅其棺底可用大方磚八塊鋪平俟下棺定向畢將三和土逐漸填於四旁尺許緩緩用杵築之將次寸許再加尺許漸次築起勿令震動柩中人力須齊不可停止止則結皮不相連矣日不能完夜以繼日如不能繼次日須鋤動面皮刷汁加築硜硜有聲錐釘不入為妙餘俱結於頂上封築完固再以好土加高四尺成墳蓋灰得砂而實土得鵓樟水而黏歲久堅結如石其牢固甚於石槨螻蟻盜賊皆不得進嘗閱籍溪先生說用灰葬者後因遷葬親見灰已化石矣此法甚善行之勿疑如用栗槨者當於槨外亦要三和土實之

其底不可築實以栗炭鋪之其上以好土蓋面庶免水蟲樹根之患或欲用磚槨者亦不可草率磚須色青聲響乃燒透者為妙若黃色無聲即不堅矣金井長一丈一尺濶一丈二尺築底鋪大方磚約十六塊或謂槨底砌磚恐絕生氣而不知生氣無堅不透何畏於磚且棺着土易朽使土侵膚人子之心安乎四圍亦用磚疊砌成高三尺二三寸與柩蓋平墻厚一尺用三和土築實平口以防日後樹根蛇雀侵壞中墻隔二槨亦以磚隔之其槨與棺蓋一樣高棺上用栗板蓋之或真老杉木做蓋亦可再用三和土築高三四尺成堆朱紫陽所謂實葬永無客水之患後雖地震亦不能動也萬勿用磚作捲遂式乃古殯法非葬法也往往墓門客水易入槨頂亦致坍毀或再用豆青堅厚石板二大塊合縫蓋上石上築三和土三四尺接連四圍灰槨復以好土成墳庶久遠無虞也如造壽穴穴中須取乾淨好土篩細填實蓋石泯縫臨用時取去之開壙亦不可曠日持久大泄生氣一日半日方可至於所用工人貪利者多尤宜厚

犒相敬勿與瑣瑣計論常有工價薄而責備重使渠怨不絶口豈是求福之理惜小害大不可不知為人子者俱宜預為斟酌料理庶免後悔古人有傭身以葬者今即假貸數金固不至於以身為奴未可輙以貧自諉也

附葬法要略

凡人初喪在七七之中不避年月諸凶星煞但得吉地山開運利便可安葬名為乘凶葬若無力營墳又無子孫者只得大厝當收骨殖速埋名為乘時葬諸凶神煞無避凡人別有緊要事情欲速葬者亦不問諸凶年月星煞一得吉地吉日即時開壙結穴隨葬名走馬葬如五黃在處不得乘凶不然其禍立驗

地師規箴

纖省郡邑人之生而往者古今來不知幾千萬億莫可筭也而得地者代有幾家有幾歲有幾江山笑人碌碌在此一節非地之難而鑑地得明眼人難也造化小兒大忌明眼人漏洩故精研道術者往往秘而不輕授人自與庸師大懸絶也設使槩以與人則推數盈門日不暇給天地亦無許多吉地應編户之求矣惟其不輕授所以明師一遵八觀八阻之法積德未至者天不肯與氣数相衰者勢不可挽子孫澆薄者器不堪受侮慢自賢者教不足施狐疑不决者真不足道奸狡言餂者計不可墮禮意衰薄者勢不可居信疑相半者事不能濟然而明師亦不絶人太甚若審得其可授之人又必遵五感五就之要至誠相感者心不忍負明信相依者情不忍慭任委專心者勢不可却儀敬兩盡者禮不可靳福緣兩臻者分不可辭但吉地鄙華天機不洩故必自尊尤貴三重隨便不觀山惡不誠也無故不妄謁恐自枉也未同不剖真恐不信也至於四勿之語更加謹焉假地勿扦惡家勿獻非緣勿強非人勿傳則知行斯術者當先存心敬畏以俟積德之主君自有因緣遇合不得貪利妄為以犯天譴或曰公卿将相當出地理之家而卒無顯著者何也行術悮人天不佑之昔有白鶴仙示術家十戒一不得謀啓人墳重葬舊穴二不得欲人吉地别為扦葬三不得納交凶人為扦吉地四不

得見人有作輙便訾毀五不得護短同術指凶為吉六不得勸人改葬意圖財賄七不得擾人祖壠將舊作新八不得邀結貴人詭譎傷穴九不得輕意貧賤忽畧妄扦十不得發洩秘藏輕指大地凡為地師者或犯此十戒內欵輕則減筭重則滅門可不慎諸今時葬師動輙作課而不知作課者乃古之明師經扦必留課驗以彰後名務宜文詞據實毋涉怪誕富地斷富貴地斷貴依憑龍穴砂水方為得體顯應相符名揚後世矣若課不依墳驗不符課縱善扦而名亦不赫此明師所當自謹也至于庸流所扦未必盡善即云立課課亦不佳徒貽後人之笑柄反生異日之推敲今之欲為明師者尚其勗諸

人子心鏡終

萊峰先生遺訓　　　推蓬寤語

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多病恐非延齡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後付事至有哽咽不能言者死後却爭競紛紛是誰之咎也及今尚無恙預為此囑紹元方九歲紹節方八歲未知日後長養成人否然不可不為之所者以息爭端云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處兄弟之道須要曉得此理兄弟本同一氣如左右手互相扶持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亦當如此人家兄弟和睦外人亦不敢輕侮古以人筋為喻一筋易折二筋合併急忙難折凡官司戶役之類務要同心恊辦庶可保全辟諸垣墻但倒一堵餘堵相隨而仆此理甚明人弗察耳此所謂理一也又要曉得分殊雖是兄弟各有室家豈得不私其財彼心與我心不甚相遠務要各相體諒財上分明不可一毫占便宜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亦當如此辟如綾羅絹帛必須經緯分明乃成文疋愈精愈細愈覺美好略有稀密便覺邋遢所以凡事均平自然和睦到底官司戶役

之類尤宜加意一有欺心爭競即起古人謂得便宜處失便宜最可玩味一家仁又要一家讓徒仁不能久也識得此意雖分財異産亦可雖同居共爨亦可

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房二所與薄田十餘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且據見在不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議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不是積書又不是積德又近於因果畢竟如何方是在吾子孫思之耳

楊慈湖先生遺書第十七卷有紀先訓一篇嚴陵錢公子寔稱其字字可佩

朱文公年譜附録有童蒙須知從學帖訓子詩三篇不獨童蒙雖吾老年亦當日誦一過可也

許魯齋先生遺書謂文公小學吾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

文清公讀書録胡敬齋居業録吳公廷舉好此二書山行水宿攜以自隨延平先生答問謂上蔡語録於學者日用處極有力

賀仙翁詩云有客来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種則日漸開闢朱文公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不耕則日漸荒蕪朱文公所謂有無限不好處是也吾平生只知負逐世味將此田地一向荒抛雖僥倖富貴無分毫髪受用抱病終身尫羸度日如朽腐之楊終不可以耐風雨不肖過延歲月而已吾子孫享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以吾為鑒庶可以存吾宗祀所謂孝也所謂方寸地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

嘉靖壬戌八月十有九日萊峰書

先生遺訓在壬戌八月而捐館舍乃在甲子七月僅閲再歳耳嗟〻先生留心誠明之學其殆幾乎前知者哉且其語温柔和厚所以訓示子孫者皆身有之碩德生人之坦途也苟人踐斯言則身安德滋極歸福歛而家可長久矣嗟是訓也豈特其子孫當佩服已哉

諸名公跋萊峰先生手簡

此萊峰先生與中條李君相往復辭翰也先生歿中條傷今思昔戚戚有山陽之感乃捃所遺彙而成冊無慮數百言要之才峰峻整霞布雲流遂爲藝林成一種雅語嗟亦奇矣先生平生風節聲稱具在頌口不能殫述此盖鳳毛麟甲特其緒餘耳令人讀之不獨先生之手澤千載長新而中條不沒友之心亦宛乎如其生年矣鳳峰沈愷跋

林樹聲跋

余友萊峰周君喜談理學篤信經傳與余言輙擧濂洛諸大儒語旁引曲證獨未暇及二氏也今觀其與李子中條往反尺牘不下數百幅多玄言梵語及品鑒書畫類鑿鑿有若此者從所好也君博雅清修刻意問學以是善病尤好之不置年未五十已修文地下今牘中所謂生死結縛催玉蟾鉛汞飛走者君自悼也余雅重君覽觀手筆不覺潸然乃若愛其人寶其遺蹟而欲襲藏之以傳也如李子可謂有攷證始終者不獨鑒賞於毫墨間也

莫如忠跋

萊峰周君宅心簡質賦性圓通早涉藝文善談名理每從余遊期相切劘銳志聖學聞若溪有唐一菴先生趋楨過之歸而充然有得嘗手錄儒先格言如明道論仁晦翁論收放心藉溪論易上蔡論進學等篇屬余書銘座右以時規警余未之復而君且病卒矣悲夫今所存手澤與中條李子往復尺牘累數百幅覽其指義自書法詩歌文史圖畫物曲之細委靡不畢究而間出入於二氏又若一切欲屏諸好自托於無爲者異乎余所聞豈君之學其至者固不盡是抑亦良賈深藏令秘弗洩非好奇博雅如李子莫之相發耶大都人情溺玩好者則有逃空之思折群疑者必歸聖學之正則君之志於道也其先後所入之途有可考者余故并著之而因以君手錄格言歸李子俾職焉以識君用心之大者

范惟一跋

往余視學浙中萊峰周子以書寓余索金丹諸書俱余所蓄未心頗訝之迨余轉官河藩便道過家値周子疾特過訊焉周子自謂利名關已勘破獨生死關未透余笑曰三關等耳昔人不愛尺璧而惜寸陰惟圖所不朽者云爾豈未明乎生死之分耶既別去二年周子竟病死余聞而傷之然每念其人篤學好修足以自立可無遺憾年之修短奚較哉中條李子集所貽簡牘並裝為冊可謂能敦久要之誼者一日持以謁余余因叙向所與周子論者歸之

陽衢子夏時跋

嗟乎此吾友萊峰周子之遺筆也周子與李中條相厚善往來尺牘何啻數百幅皆要訣玄說禪論詩評書無一俗態與中條雅重周子之為人且惜其盖世尤珍愛其手迹也遂彙而成冊以圖不朽余覽之不覺隕淚矣周子力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充其志將何以遂不可到獨以多病之故不免為生死章所縛乃採拾仙釋氏之筌言句索而字考之後頗悔借曰取五經及濂洛諸書沉潜諷詠訢訢焉若將有得而志不克終竟以病弱不起嗚呼玉樹已傾餘音猶在誦其詩讀其書不知斯人可乎此固中條君之意君執此累周子之生平則末矣

嘉靖乙丑五月之吉

孫真人千金翼方禁經卷上四十八册

宋朝奉郎守太常少卿充秘閣校理林億等校正

明翰林院檢討國史纂修官王肯堂校

孫雲仍王廷鑑同校

論曰夫清濁未分無間昏曉玄黃肇判乃見溫凉四時伋分降生寒暑三光照爛日景虧盈人稟五常勝理道塞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由此觀之形質既著則痾瘵興焉靜言思之惟無形者可得遠於憂患矣夫天地聖人尚不能無患況如風燭者乎古有調鍼切脉之君嘗藥鍊石之帝憂劳庶類不遑寧處者亦以衆矣自時厥後窮神極智之士抽心盡思之賢相與贊成其業者不可勝紀是以醫方千卷未盡其神故有湯藥焉有鍼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導引焉斯之五法皆救急之術也何者病起無端醫療方品闕闕之內猶有夭枉之哀朝野之中尚致膏肓之疾誠可悲夫方今醫者學不稽古識悟非深各承家技便為洞達自負其長競稱彼短由斯對執卒不能挹其源流也余早慕方技長崇醫道偶逢一法豈恡千金遂使名方異術莫能隱秘但此書也人間皆有而其文零疊不成卷軸縱令有者不過三章兩章既不專精探其至賾終為難備斯之一法體是神秘詳其辭采不近人情故不可得推而曉也但按法施行功效出於意表不有所緝將恐零落今編為兩卷凡二十二篇名曰禁經其於條例後 詳悉博雅君子無或隱焉

持禁齋戒法第一
受禁法第二
雜受禁法第三
禁法大例第四
掌訣法第五
禁鬼客忤氣第六
禁温疫時行第七
禁瘧病第八
禁瘡腫第九 丁瘡附
禁喉痺第十 牙齒哽目痛附
禁産運第十一

持禁齋戒法第一

神僊經曰凡欲學禁先知五戒十善八忌四歸皆能修治此者萬神扶助禁法乃行

五戒者

一曰不殺　二曰不盜　三曰不淫

四曰不妄語　五曰不飲酒嫉妬

十善者

一濟扶苦難　二行道見死人及鳥獸死者皆埋之　三敬重鬼神

四不行殺害起慈愍心　五不憐富憎貧

六心行平等　七不重貴輕賤

八不食酒肉五辛　九不淫聲色

十調和心性不乍嗔乍喜

八忌者

一忌見死屍　二忌見斬血

三忌見產乳　四忌見六畜產

五忌見喪孝哭泣　六忌抱小兒

七忌共女人同床　八忌與雜人論法

四歸者

一不得著穢汚不淨潔衣服即神通不行

二不得惡口咒詛罵詈

三不得共人語詐道稱聖

四不得飲酒食肉殺害無道

又云不得穢處誦禁文

又不得與不信人行禁

又不得向人說禁法

又不得穢汚手執文

又不得與雜人諠戲

又不得輕說神明

又不得嗔打六畜及人不得乘車馬

有犯此滿三事則禁道不能行不犯者其禁大驗

經曰若履域邑汚穢者當用此法方

竹葉拾兩　桃皮　柳白皮各四兩

右三味以水一石二斗煮之一沸去滓浴身百穢消除又辟溫瘴瘡痛此法天仙下游既返之日未嘗不用此方解穢也至於符水咒漱及外舍之近

術皆不及此方若能常用此澡浴者益佳惟不可洗目也

紫微王夫人勅水洗目得清淨法

咒曰濁不穢形死不妨生摩掌㧞目三遍令我長生青龍在吾左白虎在吾右朱雀在吾前玄武在吾後神禁勅水除塵垢急急如律令

一法解穢禁水曰東流之水滑如苔中有主君與三台其甲汚穢蕩除急急如律令

受禁法第二

神僊經曰陽道強堅而易歇陰道微軟而久長聖人閉口萬物可藏迴轉青白改易陰陽應言不言神明相傳應語不語神明相與故萬法閉口藏身之禁法流行五藏神明衆人遊戲而我獨住衆人浩浩而我獨靜衆人言說而我獨嘿此行禁之道畢矣

僊經曰凡受禁之法當先齋戒百日精心不行淫慾惟得清淨沐浴着鮮淨衣口常不出惡言罵詈精思淨念勿生異想一如前章仍更七日之中閉口不共人語乃可受之

正月一日　三月三日　五月五日

七月七日　九月九日

三年之中三遍於此月日受之併一心持齋戒不犯則行禁其驗如神

正月一日受法

正月一日平旦寅時清淨澡漱在無人清淨之處著鮮淨衣不得令人輙見燒衆名香正面向東禹步三匝勿迴轉長跪讀啟度文曰上啟三師神童玉女天醫盧醫一切諸師太上老君諸仙神王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北斗三台諸神仙官屬諸大神王咸知弟子某甲受持符禁之法願濟拔衆生苦難除毒消邪辟却奸惡萬事如勅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

都受禁文曰

想東方木禁在吾肝中　想南方火禁在吾心中

想西方金禁在吾肺中　想北方水禁在吾腎中

想中央土禁在吾脾中

想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天師禁駕無事不苦東王公西王母道吾禁有隨當止急急如太上老

君律令訖還誦所得禁文各三遍禮一十二拜仍更
七日勿共人作一言及悪罵詈等語七日勿洗手
三月三日受法
三月三日平旦寅時至東流水上正面向東立端心
正意讀前啟度文如正月法併啟江河四瀆一切水
官四海大龍王願知弟子某甲受持禁法願大神王
立訖契誦所得禁文各六遍禮九拜
五月五日受法
五月五日正中午時在静處焼香正面向南立讀啟
度文訖誦所得禁文各三遍禮十二拜
七月七日受法
七月七日鷄鳴丑時在静處焼香正面向西立讀啟
度文訖誦所得禁文各三遍禮七拜
九月九日受法
九月九日人定亥時在静處正面向北立盆盛水口
銜刀讀啟度文投香火長跪誦所得禁文各三遍禮
九拜此五日處法用一如正月法惟所向方及拜数不
同耳

太白仙人受法
四月一日齋戒至八日立道場四面懸幡蓋焼香然
燈啟醮五方五帝五方禁師五方呑精噉毒夜叉神
王願知弟子某甲受持禁法呪訖誦所得禁文各三
遍七日齋戒
同力受禁法
候初雷時舉目看雷右手把刀以左手摩之呪曰助
我行禁振聲如雷吼萬毒伏閉氣待雷聲盡訖七日
齋戒不出言一本云候初雷時眼所見物随便把取
唱言聲如雷萬邪怖畏待雷聲盡乃棄之一云口銜刀手
提大斧摩之言口如毒手少毒聲如雷吼云々
神僊王受禁法
候驚初來時仰頭看之以手摸地云口如毒以驚去
不見乃止此等潔浄齋戒一如正月不別乃至七日
不洗手
天帝太一受禁法
初受禁時在寂静無人之處數坐設案焼香正面向
北閉口並足正立左手持刀依式思存青龍在左白

虎在右朱雀在前玄武在後北斗七星覆頭上柄指前次思東治大禁師願持兵萬石趙伏驃騎大將軍蘓平南公八部將軍七十二禁師陳師趙師直符小史直日童子護直今日不得以左為右以前為後若有倒錯即依使者法律例罪之急急如律令如此陰念三遍然後禹步三匝至香火前叩齒三遍咒曰東方青龍銜水來南方赤龍銜水來西方白龍銜水來北方黑龍銜水來中央黃龍銜聚來悉傾杯中三台三台此水非常水洗除天獄地獄三十六獄禁甲身獄淨除之急急如律令三遍咒訖以水洗目并噀四方上下餘水自飲之洗腹內令淨想文讀前啟度文然後長跪誦所得禁文各三遍訖禮四方各再拜即成神驗刀子水盆不得曾經酒肉五辛者

又一法

正月一日東方明星出時洗浴在清淨無人之處白茅為藉置坐設案燒香火井花水洗面目正面東向並足立先舉左手呼青龍次舉右手呼白虎前行呼朱雀後行呼玄武訖依前左手持刀次第思神師曰符禁同法更無別法也若欲符印者以帛若袋子盛挂著左手指向之而擎水盆閉氣禹步依法次第咒請有效也

七星受咒法

正月一日　三月三日　五月五日　七月七日

九月九日

先以香湯洗浴取東流水未經用瓦器盛之以誦所得禁文咒一遍　人自洗浴於曠野無人之處以淨草為席坐以瓦器盛水七盞作七星形北向云謹啟七聖真君弟子某乙願持禁法禁斷邪惡鬼毒之氣救理人民伏願降真氣流布臣身令臣所行符禁應聲除差應手除愈次第飲前件水各少許餘洗手不得手捻不淨之物即有大驗（一云七佛咒法下又有一觀自在咒法今不敢）

黃帝越禁受法

黃帝曰凡受符禁者皆清淨齋潔百日不得近死亡產乳房室三　之中三

正月一日　三月三日　五月五日　七月七日

九月九日

以夜衆星之下置神座設案燒香盆盛水臨刀北面叩齒捻三師目次第思神訖禹步三匝長跪讀啟度文又誦所得禁文各三遍神驗水盆不得用魯盛酒肉五辛者臨欲越時朱書帛素上左手持之捻目陰誦呪之欲行禁時閉氣朱書帛素上右手持之捻目陰誦呪之

雜受禁法第三

正月一日日未出寅時　三月三日寅時

五月五日卯時　七月七日丑時

九月九日寅時一云丑時

正月受一年用　三月受一春用

五月受一夏用　七月受一秋用

九月受一冬用

右年年常依此日受之法不得飲酒食肉五辛蒜薑乳酪酥蜜心如藥王藥上願救護一切衆生不作艱難不求財物但作此心下口即差萬不失一受法用前一日洗以清淨井花水沐浴上下衣服一切鮮淨清齋七日至其日先以井花澡浴漱口燒香禮五方五帝各五拜訖正面向東燒香端立淨器盛井花水置傍誦所得禁文各二七遍訖口含水仰噀五方仍取洗手面訖向東方吸青氣想入口中七吸次向南方吸赤氣次向西方吸白氣次向北方吸黑氣次向中央吸黃氣皆作七吸入腹想訖更禮五方各五拜訖後作兩月持齋戒作得禁想不得作一切諸惡行受訖即成禁法器物不得用魯經盛酒肉五辛者

受禁腫法

古塚北桑樹陰內有艾者五月五日平旦日未出時從塚北向南步取五十四步至艾作禹步北斗七星訖還閉氣將取艾葉拭手使汁入手中七日勿洗手持齋過七日以外即成禁五十四步之中標記使分明一步七尺登取艾時面向西方咒願我此手一切癰腫一切諸毒乃至一切病手著即差作法訖還勿反顧受時以五月四日作齋標記步數亦四日使記先從艾東置甦因此向爲尾向北五十四步作標記五日旦從北向南步作法了齋至十一日止桑樹在塚北從地三尺於塚上生者佳亦於四日在塚東宿

五日旦即作法禹步法閉氣搵固若治病時作想此手作熱鐵叉想前人病如雪手著病即散又治病時當在病人生氣上若病人頭面上有浮腫不得頓治使盡則傷人必當留少許明日更治此法大業六年琅邪郡君縣令孫闊美禮持山善寂道場靈法師所行神驗不傳

受禁瘡法

候驚初來時以紙一張濃點筆於紙上望驚與點驚沒乃止後若瘡病人來向云我患瘡即語我與你治你但去陰押取一點塞壁孔中即愈

又法

正月元日呼午禹時火下將筆閉氣多書紙上作鬼字氣盡乃止瘡病欲發時押取一鬼字與吞之即差

受禁腫都禁法

正月元日東方動時以淨席一領於寂靜無人之地以井花水沐浴漱口三遍手持香炷禮五方五帝君呪願曰弟子某甲今日受天地呪願救一切衆生苦四方各禮三拜訖想取東方青氣入口滿七咽南方赤氣西方白氣北方黑氣中央黃氣等各七咽訖向南東方閉氣誦呪各七遍七日持齋戒呪曰天之所員地之所方受天地符可以長生二十八宿其色亭亭三色變化與符合并急急如律令呪曰無根肉本生無留停大腫如山小腫如粟登高山臨海水旦起生向暮死急急如律令

須紫檀把刀 以刀把按腫上其腫疼痛用前禁文若不疼痛用此禁禁之然此二禁皆是正禁腫文凡是惡腫皆用此二文其大腫日別四五度禁五日差小者當日差

大總禁法

呪曰朝日不良為物所傷上告天公下告地皇地皇夫人教我禁瘡仙人持水玉女持漿一唾止毒二唾止瘡三唾已後平復如常天雷馬鳴瘡亦不驚天雷地動瘡亦不恐皮相連肉相當不疼不痛不腫不膿急急如律令周法以刀子一枚先吸一口水捻並著口中和水噀病上若小兒驚恐當噀地上二三遍訣唾病上以口附近病上誦禁每一遍三唾每七遍一

遍塩水漱口三七遍成一禁也若不差多加遍數取
差為限若百遍不差者此病大重不可救也慎勿與
治

禁時氣病法

頭痛以刀隱痛處噓禁如前縁但有患疼痛處皆用
刀背隱而禁之若金瘡從高墮下六畜狼虎毒蛇所
傷手足卒攣躄凡百一切痛苦不如意處並用此法
禁咒之悉得除愈不可具載男女並得受
論曰此之雜法禁師不能具受大法所以須受輕法
易者約者若受大法此亦不須

禁法大例第四

論曰用禁大例誦禁文不得出聲令耳自聞聲若鬧
之咒即禁法不行行之無益慎之慎之受禁之時不
得令人畜等一切見之見之即不成受法時刀及水
盆皆不得用曾經酒肉五辛者
神仙經曰對治禁萬病擊同類
逢水難土王擊之　逢土難木王擊之　逢刀難陽
精擊之　逢鬼難桃湯擊之　逢虎難五常氣擊之
萬病擊同類對治皆持刀持桃持火持鑑持水持繩
持棄持符持戟持弓持箭持弩持食持坐持粉持意
持神持想持氣持畫持石持土持塩持幡持脂持肉
持血持越持金持玉持印故其法皆禁擊之所須用
禁之法有請有告有祭有害善人即飲食祭之住之惡鬼即赳之卻之有
殺有畏有愛有喜有惡有死有生有住有滅是故對
治用時各各條別
仙經曰用禁有六法一牙齒禁意存氣至牙齒二營
目禁開一目閉一目三意想禁存意以去想諸疾以
除四捻目禁謂手上有一十五目五氣道禁謂吹呼
呵噓嘻呬六存神禁存諸神在以食醮祭之感天靈
氣至又鳴天鼓叩齒是也
凡為人請療疾出門三步咒曰
天殺黃地殺正方千鬼萬神誰復敢藏飛步一及百
鬼滅亡急急如律令
若至人家先當解穢即作五龍水法手持水碗咒曰
東方青龍含水來　南方赤龍含水來
西方白龍含水來　北方黑龍含水來

中央黃龍含水來五方五龍吐水沒殺邪鬼急急
如律令訖叩齒三百遍咒曰神水觧天穢地穢生穢
死穢人穢鬼穢身穢病人之穢速除去之立令清凈
急急如律令三噓三吒以刀右攪三迴以右足跟蹴
地三下含水四方噴之及噴病人上盡令清潔然後
按去思神行禁又存氣至牙齒令住閉一目存意已
去捻目然後用存七星在其項上　龍白虎朱雀玄
武來護身存大神在其前後五星存之腹内吐氣存
如雲擊彼處令如徐行行步法乾坤如此行按即外
邪不入五藏神明自通仍皆須審之萬不失一又法
欲向病人家當須存想作白虎吐火燒病人家屋舍
皆令蕩盡又作龍銜病人身肉令盡還作充滿悅澤
然後用氣急治之欲擊物一一皆如是此令行禁神
明萬物皆神效驗須精審之若噓熱病以冷氣吹之
二七然後禁之若噓冷病以熱氣呵之二七然後禁
之三噓之後行禁禁後三噓乃放之
仙經曰受符禁同法先當修身潔已安魂定魄口勿
妄言潔齋百日可致神仙辟逆惡氣除滅災祥可以
長生

掌訣法第五

天師曰若欲修之先持齋戒一如正月法斷口味絕
房室先取龍骨烏頭附子犀角各一兩以水三斗煮
取一斗遍身澡浴有餘者明日更洗手面訖以盆盛
水燒香禹步三匝口銜刀北面長跪讀前啟度文訖
誦所得禁文三遍一依正月戒忌即成神驗
天師曰得吾法者上士昇仙下士遷官庶人得之益
壽延年父子兄弟不得相傳傳必賢人非賢勿傳殃
及子孫
又受禁法
咒曰女口鳥艾一日誦七遍七日止
凡禁病大例禁一切病先須口嚼楊枝去口中穢氣
訖又嚼鹽乃咒唾之若犯一切口味者即燒牛糞灰
淋取汁飲漱服之此除腹中諸穢并作解穢符水法
還得清凈此是掌訣解穢法也
凡遊行人間有所犯穢者皆亦如之
凡欲行禁者皆須先捻鬼目若與男禁捻左手目若

與女禁即捻右手目
一云男子行禁捻右手目女人行禁捻右手目並逐
四時王相正面向月建正心定意閉氣三捻目左營
目順天道即成禁法用神效左營目者閉左目閉右
目右營目者閉右目閉左目
凡禁訖須解禁法
假令禁虎須存作獅子捻虎目若欲解之還存作虎
一云男當捻右手虎目女當捻左手虎目若欲禁狗
存作虎捻狗目若欲解之還存作狗以此為例貓類
長之皆須倣此
大指第一節是生人蛇虎頭若有惡人侵犯已身罵
詈不止者緩即捻之急即閉氣押之左營目惡人即
怒止也若不止則押喉向官府門亦如之一百步外
預作之乃入官官見不瞋欲禁虎蛇亦依此法即虎
蛇避人入草畏見人也
大指第二節是生人蛇虎喉若惡人罵詈不止與人
爭者閉氣捻之急即押之左營目令彼吃訥不能言
也

第二指第一節是蛇虎目治蛇虎瘡閉氣捻之已身
及他人同若見蛇虎便捻之急即嗔怒而押之
第二指第二節是鬼目欲見鬼去鬼擊鬼皆捻之急
則閉氣押之左營目九氣則鬼神立至矣呼即去吸
即來治病捻之
第二指第三節是生人目欲藏身翳已與人鬬爭及
在深山曠野皆須捻之以伏衆人之言急則閉氣押
之左營目人不見已也
第三指頭甲下是蜂蠍及百鳥飛虫之目若人被蜂
蠍螫捻之七左營目五氣則解之若不差押蠍目及
人天六道并捻掌心即差
第三指第一節是地獄治鬼目若欲禁諸神不令來
去閉目向王閉氣五十息捻之急即左營目押之
第三指第二節下是天獄目欲禁鬼縛鬼却鬼殺鬼
指向王閉氣捻之急則押之左營目若為鬼魅所著
或惡夢魘押之
第三指第三節是鼠目一名天地欲治鬼目若住鬼
定鬼住神皆向王閉氣五十息捏之左營目

第四指次甲下是蚊子蚤虱之目欲除之閉氣捻之
第四指第二節是都監目一名神都目都監者監領
一切諸神都管一切諸鬼欲召鬼神問其意向王閉
氣五十息捻之左營目鬼神立至矣
第四指第三節是禁鬼目一名蛇胎欲行考鬼令鬼
住鬼問鬼捻之閉氣若入山澤畏逢蛇蟒當押蛇胎
令不來見人及已逢亦押之蛇口禁不得開
第五指頭是天心欲求天神向王閉氣押之神自來
奉賽大佳
第五指第一節是游師目
第五指第二節是天師目
第五指第三節是三師目此皆是初學符禁法時向
王閉氣捻之九十息左營目啟請即有神驗
掌中一理是鬼道欲誅符破壙斷鬼魍魎惡氣伏神
樹皆向月建閉氣五十息押之左營目神驗
凡欲咒勅符皆須捻斷鬼道使鬼常敬之掌中一理
一名鬼舍亦名地軸亦名左都監鬼道目欲誅符破
廟除杜公社地或召諸鬼神須有請問及治病并欲
解鬼皆押在都監鬼道目鬼神立至若田野中浪宿
押地軸令鬼賊及神皆不敢近人若入神壇止宿恐
怕不安押鬼舍即不魘夢
掌中一理斜文名食地食地上一文名天文下一文
名入道者入山澤畏逢虎狼向王閉氣押手虎口中
即不來若已逢亦押之令虎狼閉口不開
第四指第一節名左金堂若遠行求財押之萬倍
第三指第一節名玉堂欲求官覓職押之必遂意
第二指第一節亦名玉堂欲求官押之
論曰此常訣直欲閉氣左營目捻之無咒文也禁病
則皆須禹步誦禁文捻而用之急則瞋而押之緩而
捻之禁男用左手禁女用右手禁手之用勿失左右
也
凡禹步法移步左右脚前後不同者
凡欲作法必先取三光氣又禹步然後作法驗矣三
光者日月星禹步者或三步七步九步不定若欲受
三光氣者極晴明日向日兩脚並立先所願事隨意
多少小咒之然後取禹步三步也所欲步時先舉頭

香冕剎開口吸取日光明即閉口塞氣至三步始得
於氣也三步者從立處兩過移兩脚始成一步三步
即是六過移脚也向日光禹步時左脚先移右脚後
移若向月星二光禹步時並右脚先移左脚在後也
但步數不同耳若向星禹步時須滿九步也九步者
向日中三步更足六步耳三三步合九步也星者即
是北斗七星也星中最須慇懃所以須九步也於日
月中或用三步或所用七步也咒願及閉氣方法並
如日中作也受三光氣時日必須明亮好晴日也日
是陽月與星是陰又左是陽右是陰是故受日氣時
左脚先移受月星氣時右脚先移也又向星禹步作
九步時既長久若一氣不得度是以三步作一閉氣
則九步即三過閉氣也咒願亦須三過願之又須識
北斗下三台星男識免獄厄女識免産厄問曰雖云
兩過移兩脚成一步猶未可好其狀云何經曰咒兩
脚正並立先舉左脚進前往次舉右脚就左脚處正
齊並立此猶未一步次第二又先舉左脚進往次舉
右脚就左脚住方始成一步也如此六過雙移兩脚

成三步此是步法也

禁鬼客忤氣第六

咒曰吾上太山府謁拜皇老君教吾却鬼語我神方
上呼玉女收攝不祥登天左契佩戴印章頭戴華蓋
足攝魁剛左呼六甲右呼六丁前皇神後越章神師
誅罰豪強先斬小鬼後殺游光何神敢在何鬼敢當
一鬼一出斬付魁剛急急如律令
一云吾上太山道逢東王父教吾殺鬼語我有神禁
上帝王子捕收飛祥登天左契佩戴印章頭戴華蓋
足躡天剛先殺小鬼後殺游光何神敢作何神敢當
縛汝正身煮汝鑊湯三日一治五日一量門丞收縛
灶君上章吾含天地之氣讀咒殺鬼神之方唾天自
裂唾地自缺唾山自崩唾水自竭唾癰自消唾火自
滅唾邪自走唾鬼自殺急急如律令
又為吾天師祭酒為天地所使身佩乾靈之兵百千
萬億在吾前後羅列左右何神敢住何鬼敢當正神
當住邪鬼速去急急如律令
又六甲六乙邪鬼自出六丙六丁邪鬼入冥六戊六

已邪鬼自止六庚六辛邪鬼自分六壬六癸邪鬼自
死急急如律令

又神師所唾嚴如霜雪唾死百鬼不避豪強當從十
指自出前出封候後出斬頭急急如律令七遍呪之
先呪水噴病人然後呪之欵殺鬼然後下刀不差更
呪看之手十指頭毛出若呪病人時當以單被籠病
人頭更遣兩人捉被單兩頭以遮前病人洗手莫拭
合手胡跪然後呪之

禁溫疫時行第七

禁時氣溫疫病法一日十禁自防難為人施無限也
天封吾以德地封吾以道吾奉天威取地武吾遇石
石爛按癥癥散左達右貫貫骨達體追病所在何邪
敢進進者斬死北斗七星飲汝血叱叱滅手下急急
如律令

禁時氣法亦禁水沐浴身體令爭去溫疫惡鬼
九真行道邪氣敢當元氣洞達百邪消亡伏羲女媧
五疸地主流入四肢主作千病萬病上氣虛寒皆以
風邪鬼所為急按急按滅絕手下急急如律令

出病家門禁法從病家門出去門三步鄉禁閉氣左轉而去然後呪之曰
一畫成湖再畫成海斬汝黃奴老古頭不得追吾天
師祭酒之後急急如律令便以左手畫背後地因去
勿反顧

禁疫鬼文

吾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天地夫人教吾禁名能禁疫
鬼汝從東來名曰狗入人身中倚於心口神師呪汝
汝自走汝從南來名曰羊入人身中倚於肝腸神師
呪汝汝自亡汝從西來名曰鷄入人身中倚於皮神
師呪汝自衰汝從北來名曰蛇入人身中倚於百脉
神師呪汝汝自厄科斗七枚在吾目前口是天門不
得枉開若唾東方甲乙木木折若唾南方丙丁火火
滅若唾西方庚辛金金缺若唾北方壬癸水水竭若
唾中央戊己土土裂六甲六乙疫鬼自出六丙六丁
知鬼姓名六戊六己疫鬼自死六庚六辛知鬼東西
六壬六癸疫鬼自死六亥六戌百鬼速出急急如律
令

禁時氣瘟疫法

東方青温吾肝中之氣南方赤温吾心中之氣西方
白温吾肺中之氣北方黑温吾腎中之氣中央黄温
吾脾中之氣五方五温悉在吾身中不得動作即歸
在實急急如律令

度惡世禁法

東方青帝甲乙君　南方赤帝丙丁君
西方白帝庚辛君　北方黑帝壬癸君
中央黄帝戊己君　千乘萬騎護衛吾身前有萬
石桃湯後有萬隊將軍主斬黄奴之鬼欲近我者吾
祭酒丈長甲毋奇仲語我吾萬厄之中不近我急急
如律令一日十念度惡世也
吾是天師祭酒當為天師軀使頭戴日月北斗五星
吾有乾靈之兵十萬從吾左右前後吾有太上老君
天地父母在吾身中左手持節右手持幢何鬼不從
何神不走何邪不去何鬼敢住急急如律令

禁時氣温疫法

吾頭戴朱雀足履玄武左扶青龍右扶白虎前有萬
石鑊湯後有虎賁猛士天騶甲卒在吾前後黄奴之
鬼去我萬里急急如律令

又禁温疫法　存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逐後禁之

咄汝黄奴老古知吾吾吾初學道出於東方千城萬
仞上紫宮靈鋼百錬之劍利如鋒芒斬殺凶咎梟截
不祥叱汝黄奴老古先出有禮後出斬你叱叱急急
如律令

噤時行頭痛法

南越太公還故鄉壬申之噤自有方神師所噤上白
太一皇天使者督察不祥威若山海噤若雪霜當吾
者死值吾者亡妖精魍魎自受其殃急急如律令

勅水逐鬼法

習習祥祥便生水光直符使者住立水傍真正補虚
邪氣消亡吾左手捉鬼右手持鉞斧斬鬼死急急如
律令

禁噤惡鬼法　禁住亦得

吾從狼毒山中來饑食真珠渴食武都戎鹽一把冷
水一盂口含五毒常與噤居但老君之噤噤殺飛鳧
噤河則竭噤木則折噤左徹右噤表徹裏銅牙鐵齒

嚼鬼兩耳速去千里不得留止急急如律令

禁病勑粉大法禁住亦得

粉在紙中爲神粉舉手以摩體百鬼走出精魅魍魎應聲散走出天皇老教我唾粉腹中踉跳五臟安穩録保三氣道保精神急急如律令

禁温鬼法

天明亭長外都使欵得九卿縛鬼士非子法住左手持刀右手持斧叱黄奴温病之鬼何不走去前出封侯後出斫頭急急如律令

禁瘧病第八

咒瘧鬼法

登高山望海水水中有一龍三頭九尾不食諸物惟食瘧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食之不足差使來索符藥入五臟瘧鬼須屛跡不伏去者縛送與河伯急急如律令　一云登高山望海水天公下捕瘧鬼咄汝不疾去吾家有貴客子名破頭如東山軀如東澤不食五穀但食百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一鬼未足摧捉來索急急如律令

禁瘧病法連年不差治之即愈

若治之須在净處平地以手小指畫地作鬼字口中陰道病人生時年月日姓名以塼覆之勿令知之至三七日不開求差如三七日内開其病還復發若治必須知發時逆前預治勿使患人知之大良若丈夫左手畫之女人右手畫之陰爲之勿使人知静作大驗

禁瘧病法

唾瘧鬼翁字園一作周母字欵大兒蠡長吴小兒如石大女融融炊小女畨子因五道將軍取瘧鬼不得留停速出速去不得停住急急如律令

禁瘧鬼法

南山一神字銅住出門入户口有語捉得瘧鬼大鑊煮

南山一神字長丘早起至家遶門遊捉得瘧鬼斬却頭

南山一神字辟邪銅作髑髏鐵領車斧鑿作齒金剛作牙生吞瘧鬼三萬車北斗七星知汝姓字不得住

家急急如律令
禁瘧鬼法
登高山望海水使螳蜋捕瘧鬼朝時來暮時死暮時
來朝時死捕之不得與同罪急急如律令
禁瘧病法
將狗上山下使入海中有一虫不食五穀只食瘧鬼
朝食三千暮食八百一食不足下符更索速出速去
可得無缺急急如律令
禁瘧病法
日正中時正南立取西北桃枝結項兩手腳㕁遶三
匝中心立刀曰頭上戴九天兩手把九弓兩腳踏九
江腹安四神皆出自然吾生食大育養四神上得精
禁能轉人身蜈蚣蟒蛇止殺汝身并鬼子孫急急如
律令
禁瘧鬼法
先取一平塼令病人在無人處不得見人大從月建
向月破以塼磨地令平以手按塼四角使不動還以
手發塼立在前可塼下書北斗傍置三台外畫孤虛

直取旬孤虛其北斗中畫作小𩲡患人姓名年幾置
下在斗柄中咒曰小鬼字某甲年若干你從台入斗
瘧鬼斷後若患人時頭上先下若非患人時頭下先
下若無逆順平下塼訖若患人日一發以手二七下
打塼若隔日發三七下打塼三日一發以上四七下
打塼訖取塼傍土擁塼即復左手取一把土散塼上
而去慎勿反顧大驗
又以故筆畫六尺方中畫作北斗形皆以北斗相應
其鬼衡必令開門以身左行向斗魁閉氣並足俱前
而立咒曰小鬼吾今出天　入地戶不得從我去住
遂出建上之門急去不得反顧即差三七日不發與
人治患還得此患必用此治敎令患人還發二七日
內發之法
還取患人發以足蹴塼咒曰小鬼你從斗入台瘧疾
還迴即發
勅禁瘧鬼法
書桃枝一尺欲發即用與病人面誦咒文二七遍擊
著頭底天姓張地姓皇星月字長日字紫光南山有

地地中有蟲赤頭黄尾不食五穀只食瘧鬼朝食三千暮食八百少一不足下符請索語你速去即得無殃汝若不去縛送魁剛急急如律令

禁瘡腫第九

先奄腫上閉右目左目營之三匝然後呪之呪曰三乘車四嶽更載癰神棄都市登高山臨海水呂河伯捕癰鬼大腫如斗小腫如粟吾唾一腫百腫屏跡唾汝二七毒自出急急如律令

禁唾癰法

禁唾一遍一度刀割一二三四五六七 指背陰向陽吾朝辰行女媧相逢教我唾癰從甲至乙癰疽速出從乙至丁癰疽不生從丁至癸癰疽皆死青癰赤癰白癰黒癰黄癰血疽肉疽兄弟八人吾皆知汝名徒思割汝汝須急去急急如律令

禁癰腫法

（正面向東以手把刀按其邉令匝以墨點頭重重圍訖然後急唾之即愈）日出東方乍赤乍黄牽牛織女教我唾方若是癰應鉀穿若是痤應鉀碎若是癤應鉀滅若是腫應鉀墮不疼不痛速去速去急急如律令

又法

取東壁土三丸向井東置一丸三呪曰赫赫洞洞日出東方上有崑崙之山下有清冷之泉其甲患其處上有發癰土入井中天公當爛石癰當散七星北斗光織女教我方唾汝急出不得留藏急急如律令（又云三七遍置土井中三九三禁三唾之也）

禁五毒法（禁蛇亦得）

吸東方青毒 南方赤毒 西方白毒 北方黒毒 中央黄毒 天毒地毒水毒火毒霧毒塵毒死生毒百毒之精知汝姓名天毒上昇地毒下藏百毒止息五毒滅亡 須出毒腦破毒腹出毒腸止不止不已拘汝牙 齒吸吸吼吼急急如律令

禁腫法（三七遍）

骨肉皮膚血氣空虚速入江海急去無留大腫如山小腫如粟唾一腫千腫滅急急如律令（滅一作死）

禁腫法

（七重右迴一氣朱書背以右手封之指七遍周於五指右手持禁如法）呪封山山沒封石石爛封湖湖決封火火滅上白東王父西王母教我神方曰刀封汝大腫如山小腫如

米封一腫萬腫死急急如律令先以手按之乆令痛次以金刀按之四邊令散以氣七呵令熱然後急氣七吹令冷陰陽氣定然後却噀之

禁天下大腫法別室中以木板相背令以繩繫定上安一擿一禁一打擿令沒以三七遍

東方青帝攝青精之毒氣南方赤帝攝赤精之毒氣西方白帝攝白精之毒氣北方黑帝攝黑精之毒氣中央黃帝攝黃精之毒氣五方毒氣并及五精內吾腹中天下最尊者莫大於五帝天下最神者莫大於吾精天下大惡者莫過於五毒吾含五帝五精五毒與禁其居其聲如雷禁如風霜經口即死逢禁即亡吾禁東方木木折禁南方火火滅禁西方金金缺禁北方水水竭吾上禁飛鳥落下禁井泉枯竭吾禁一腫百腫滅吾禁盤石開深澗契天架摧地柱折曉停光夜星滅冬變雨夏積雪冷腫熱腫速消滅急急如律令

禁水腫法

咒曰天陽在上人陽在中陰陽在地水送下流唾腫消化急急如律令

太白仙人禁腫法

先向主方三嘘三吹以刀約之以手摇之訖然後三噀之禁曰日出東方雷起西南蝦蟇白兎食月中心嚳月帶月無所不通大腫如山小腫如珠吾唾一腫百腫自除急急如律令

又法

一二三四五六七百腫皆疾出急急如律令

又法

日出東方如懸鼓似白虎吾能唾腫散唾毒爛急急如律令

又法

東方青帝禁駕青毒　南方赤帝禁駕赤毒
西方白帝禁駕白毒　北方黑帝禁駕黑毒
中央黃帝禁駕黃毒
吾有苦口唾十差九急急如律令

禁一切腫法

咒曰吾口如天雷唾山崩唾木折唾金缺唾水竭唾火滅唾鬼殺唾腫滅池中大魚化為鼈雷起西南不

聞其音如大腫如山小腫如氣浮游如米吾唾一腫百腫皆死急急如律令

禁一切腫法

咒曰生在木間邪得來人間石鹽一撮清水一斗故來治腫南山石羊其角如芒左角觝腫右角決腫東海大鳥飛來食腫左翼掠腫右翼裂腫不疼不痛不壞不膿急急如律令

禁癰腫法

先叩齒三七遍急嘿左營目即唾咒曰雷起池中一聽其音月生東盛蟾蜍白兔食月中心榮衛不通結成癰大腫如山小腫如粟唾咒一腫百腫散死急急如律令

又法

日出東方赫赫煌煌威威容容天門亭長來捕癰腫山多石海多龍天門亭長來捕摩得便斬殺莫聞羅一唾當心再唾都愈急急如律令

禁丁腫法一云初得之時逆以禁即除愈當三七遍唾之訖

咒曰日出東方乍赤乍黃天上織女教我唾方丁公丁母元出南方丁公死丁母亡北斗真氣能治丁瘡吾口如天門不可枉張唾山崩唾石裂唾金缺唾火滅唾水竭急急如律令

禁丁瘡法

用水一碗置棗樹南令搏樹以刀子一枚安椀上刀向椒三指漫撮臨著刀刃上胡跪咒曰上啟伏奴將軍伏奴將軍能治丁瘡今是某年月日姓字某甲年若干患其處生丁腫或是浮漚丁或是麻子丁或是雄丁或是雌丁或是羊角丁或是蛇眼丁或是爛丁或是三十六丁或是驅失瘡或是水洗瘡或是刀鐮瘡三頭著體於人不量清淨七寸棗樹下之水洗之伏藏急急如律令

禁丁瘡法先閉氣三遍叩齒三十六通閉氣禁之三七遍即差

東海大神三女郎療丁有神方以藥塗此瘡必使丁公死丁母亡丁男丁女自受殃星滅即愈大吉良過時不去拔送北方急急如律令　一云東海大神三女郎三萬細米簸去糠三稱行搵灸丁瘡云云

禁喉痺第十

吸喉痺父喉痺母喉痺婦喉痺孫天生汝時緣上百
草露誰使汝著人喉裏拘汝牙折汝齒破汝頭破汝
腦神不得動不得留停北斗汝如名吸吸急急如律
令

又法

吸日出陽陽吸爲喉痺腫毒所傷莫癰莫痛吸吸愈
急急如律令

禁牙

用桃枝長一尺二寸正面南向閉氣書曰某州某縣
鄉里女某甲年若干患口中左右若干齒痛三誦訖
埋三路頭以石子蓋之勿反顧南山有一虫名赤松
子不食五穀但食口中齒埋汝三路頭塞汝用石子
埋汝著樹東千年萬歲不得起急急如律令

又禁牙齒法

用一枝杖長三握復取兩指圍艾三炷灸杖頭止柱
牙上咒曰

登高山望海水中有一虫黃頭赤尾不食五穀專食
牙齒吾欲治之握兩指神灸三壯虫死矣急急如律令

禁哽法

南山大虎北山狐狸江中大獺海中鸕鷀某甲得哽
共來吞除急急如律令

又禁哽法

四海蕩蕩滑如苔上五虎四獺三鸕鷀共來食哽速
消除橫者即入順者即出急急如律令

禁目痛法口呵之三七遍然後禁之

日出東方赤如紫陽兒子目痛父母心傷吾口一唾
明見四方百藥千治不如吾湯若唾唾汝汝眼毒消
亡急急如律令

禁目痛法

神師所唾自有方日出東方右陰左陽瞳子生肉瞻
視無光吾能誅罰不避鑊湯唾目三遍還復故常大
吉神師西岳靈方急急如律令

咒禁產運第十一

取蒜七瓣正月一日正面向東令婦人念之一遍夫
亦誦一遍次第丈夫吞蒜一瓣吞麻子七枚便止丈
夫正面向東行誦滿七遍不得見穢惡受持之法不

用見尸喪見即無驗咒曰吾攝大剛遊九州開汝産難故來斬殺不祥衆喜投母子長生相見面不得久停留急急如律令

噤運鬼法丈夫從婦人口中受取婦人從男夫口中受取

天無祿地無柱五騎三龍使九虎押運鬼汝身長少許或在人心肝或在人心肺或在人心脅吾受東海王禁故來追捉汝急急如律令

禁運鬼法

先禹步三匝左手持刀右手持水努目急氣然後噴之曰噤東方青運鬼字青姫年七十南方赤運鬼字赤姫年六十西方白運鬼字白姫年五十北方黑運鬼字黑姫年四十中央黃運鬼字黃姫年三十噤天皇地皇六律九章是公運子鬼未嫁之女頭亂如筐腹脹如筥咆害中良噤汝急出不得留藏汝若不去吾遣張承伯捉汝縛送鑊湯急急如律令一云運子之鬼未嫁之女頭亂如筐腹脹如筥但行人間不見運女噤之還本主速出速出更不見汝張承伯王問驅殺運鬼數萬千速斷因緣東噤無辜惡見運鬼來相呼南噤無極惡見運鬼來相呼噤三寸刀二寸刃先治反支却治噤運太山東門一把葦舉高十丈治運鬼初來如辟蜂不著餘處當眉聚一杯水噤運去須臾不去當自死急急如律令

禁產難法

先禁水一杯與服之乃禁曰天有陰陽地有五行星辰列布日月精明四時變化不失其常骨肉已成四體已強毛髮已就今是生時生遲何望河伯在門司命在庭日月已滿何不早生若男若女司命須汝促出無遲并持胞衣急急如律令

孫真人千金翼方禁經卷上 終

孫真人千金翼方禁經卷下

宋朝奉郎守太常少卿充秘閣校理林億等校正

明翰林院檢討國史纂修官王肯堂重校

孫雲仍王廷鑑重校

禁金瘡第十二

禁蠱毒第十三

禁遁疰第十四

禁邪病第十五

禁惡獸虎狼第十六

禁蛇毒第十七

禁蝎蜂第十八

禁狗鼠第十九

護身禁法第二十

禁賊盜第二十一

呪童子令説鬼姓字第二十二

禁金瘡第十二

禁金瘡法

呪曰吾被百箭瘡無一瘡一人挽弓萬人驚張一箭破於千陣此禁亦是難當急急如律令

又法

正月一日日未出時取四壁下土和酒井花水向東三拜云吾受神禁願大神如是四方各禮訖口含酒水四方悉噀至日中還復如此七日之中鮮潔齋戒不得惡言出口禁金瘡即定法先閉氣噓三遍呵氣七遍唾之曰日出東方惠惠皇皇上告天公下告地皇地皇夫人教我禁瘡吾行步不良與刀相逢斷皮續皮斷肉續肉斷筋續筋斷骨續骨皮皮相著肉肉相當筋筋相連骨骨相承今會百藥不如神師一唾止痛再唾愈瘡北斗七星教我禁瘡南斗六星使瘡不疼不痛不風不膿北斗三台轉星證來急急如律令

唾瘡法

日出東方育育陽陽上白天公下白地王地王有女教我唾瘡皮皮相養肉肉相當令瘡不疼不痛不風不腫連筋續骨肌生肉實急急如律令用王氣唾瘡良便有驗神吉

禁血不止法　三七遍

日出東方乍赤乍黄南斗生瘡北斗止血一唾斷血再唾愈瘡青士怒士却血千里急急如律令

禁瘡斷血法

其甲不良其甲不慎為刀箭木石所傷上告天公下告地皇地皇夫人教我禁瘡一唾止血再唾合瘡兩皮相連兩骨相當新瘡莫痛故瘡莫膿急急如律令

禁金瘡法

吾是天師之子為師之所使執天有剛執天有紀一百二十禁咒吾以受之吾禁此瘡金血須止吾與天地同體令瘡合急急如律令

唾百種瘡法

神師所唾口為雷門唾為霹靂雨公主陰霹靂主陽殘賊結氣唾下消亡急急如律令

禁唾惡瘡毒法

先閉氣三通咒曰神師受告大道最良百藥之長不如吾之膏唾吾仰天唾殺飛鳥唾南山之木木為之折唾北山之石石為之裂唾北方之水水為之竭唾百虫之毒毒自消滅唾百瘡之毒生肌斷血連筋續骨肌生肉實扁鵲盧醫教我禁方三唾何瘡不愈何毒不去天醫神師今在汝處急急如律令

禁水洗瘡法

先左營目三周閉目視瘡中閉氣一息欲止然後禁之咒曰無弱無強為禁所傷清血無流濁血無往一青一黄一柔一剛皮皮相值脉脉相當南方止血北方止瘡東流海水寒熱如湯朝令滄路暮令復故醫王扁鵲藥述有人還喪車起死人不膿不痛知道為真知水為神急急如律令

禁漆著人法

漆翌丹盈漆翌丹盈丹為兄漆為弟汝不漆杯與盂乃漆人肌膚刀来割汝斧来伐汝汝不疾去鹹塩苦醋唾殺汝急急如律令

禁漆著人法三七遍

一云燒故漆器當著漆急唾之赤啡啡漆賢丈夫著車移丙丁使者收攝之不得著人體不得著人皮急急如律令一云妄移移漆賢丈夫著車欒以盂何由得著人皮膚保辜保辜收攝漆賢丈夫急急如律令

禁火燭瘡法

浮陽浮陽火燒東壁東壁窮爛上付河伯還付壬癸
火精毒藏入地千里急急如律令

禁蠱毒第十三

呪蠱毒文

毒父龍盤推毒母龍盤脂毒孫無度毒子龍盤牙若
是蛆蛛蜣蜋還汝本鄉蝦蟇蛇蜥還汝槽櫪今日甲
乙蠱毒須出今日甲寅蠱毒不神今日丙丁蠱毒不
行今日丙午還著本主雖然不死腰脊僂拒急急如
律令

禁蠱毒法

取一赤雄雞滓色左手持雞右手持刀來至病人戶
前去屋溜三步便三聲門尉戶丞其甲病蠱當令速
出急急如律令以雞頭拄病人口中三遍畢以苦酒
二合刺雞冠上血投苦酒中與病人服之即愈

呪魘蠱及解法

天無梁地無柱魘蠱我者還著本主一更魘蠱不能
行一午魘蠱不能語大山昂昂逐殺魅光魅翁死魅
母亡魘蠱大小驅將入鑊湯急急如律令

又呪曰

食鬼將軍摩牙利齒不食餘味止食鬼魅鬼魅鬼九
千九萬戶少一不足下符來取鬼魅速還本主不歸
本主反縛送與急急如律令
又有將軍字屈丘牙形帶劍持鑿出門入戶遠地
遊捉得魅鬼便斫頭又有一神字窮奇頭如破筐髮
強相口如羅披惡神祇不食五穀食魅皮朝食一千
暮食九百一口不足使來便索急急如律令

禁五蠱時氣悉用此

九真斗光道氣并行大寒山熱當送內出最巨吏憂
除烈水火之光宅中凶殃大神丈人入其身形恍惚
無常大道正教真道常行邪氣急藏手下急急如律令

又法呪曰

東方青帝魘人鬼　南方赤帝魘人鬼
西方白帝魘人鬼　北方黑帝魘人鬼
中央黃帝魘人鬼　魘公字阿強魘母字阿防有
人魘我者還令著本鄉誦魘二七魘鬼走出誦魘三

九魔鬼還向本主走若當不走吾語北斗急急如律令

禁遁疰第十四

禁疰法

吾從天南來至北食鹽三斛飲水萬千經江量海手足丘山口含百毒心懷蚰蜒嚥天須轉嚥地陷穿嚥石碎裂嚥火滅烟嚥鬼即死嚥水竭渊

東方之注自名醫入人體中注心根神師咒注注滅門

南方之注自名青入人體中自百脉神師咒注注即易

西方之注自名摇入人體中注脊腰神師咒注注即消

北方之注自名雌入人體中注心脾神師咒注注即移

中央之注自名雄入人體中注十指神師咒注注即死四方之注盡已亡惟我五藏永安强急急如律令

禁注出血法 三七遍急嘆之

東方之注自名羊入人體中主腹腸神師咒注注即亡

南方之注自名狗入人體中主心口神師咒注注即走

西方之注自名雞入人體中主心臍神師咒注注即迷

北方之注自名魚入人體中主六腑神師咒注注即無

中央之注自名雉入人體中主心裏神師咒注注即死

謹告病人身中諸注殃若在心腹及胸腸或在四肢并中央

謹告四方諸關節急送血殃三焦關元下部膀胱若有若無不出者亡速去百年毒神符敕居汝處急急如律令

又方

注父張注母楊注兄靖注弟强注姊姬注妹妻知汝姓字得汝宮商何不遠去住何所望前出封侯後出斫頭前出與賞後出與杖汝今不去住何所望急急

如律令
又禁注法
東方青帝食青色之注　南方赤帝食赤色之注
西方白帝食白色之注　北方黑帝食黑色之注
中央黄帝食黄色之注
五帝之神食十二注北斗七星食一百二十注或食
土公注或食土母注或食土子注或食土婦注或食
土孫注或食土孫婦注或食生人注或食死人注或
食飛尸遁注大注消小注疾急急如律令

又禁注法三七遍
東方青注　南方赤注　西方白注　北方黑注
中央黄注
五方五注何不速去雷公霹靂欲居汝處吾唾山山
崩唾石石裂唾火火滅唾水水竭吾唾五毒逐口消
滅急急如律令
咒注文
吾是太山之子今為太山所使口如天門不敢枉張
唾如毒藥氣如秋霜當吾者死值吾者亡五注之鬼

速出速去不得留藏急急如律令此咒當晨朝日初
出時遣病人淨洗手面向東方至心禮太山訖更以
水洗手至心合掌正西立師當在東正當病人面向
南立以此咒之七遍便愈若不愈者明晨更如是咒
之不過三朝無不愈者
禁唾飛尸入腹急切痛法
請天上飛龍窮奇白虎眼如明星腹如建鼓齊功叩
齒主食惡鬼入食飛尸出食殃鬼人生於天吞氣受
道身形之中非汝所處形中五部各有所主肝為青
龍肺為白虎心為朱雀腎為玄武脾為中府主御四
方上有真人赤城童子下有咸池青腰玉女各守部
界不得留住方名道人教来治汝頭則法天身法北
斗手為魁剛口為金斧主授六甲直神輔汝何鬼不
出何尸不走急急如律令
按摩卒中注忤魍魎法
配陰脉十三陽脉十五二十八脉隨手上下一脉一
通知汝有苦男祥女祥客忤不祥骸骨消散流離道
傍驚恐馳走責人酒漿南山有一人名窮奇不食五

殺但食鬼皮朝食鬼父暮食鬼母食正欲壯後索鬼子急急如律令

禁邪病第十五

凡鬼邪著人或啼或哭或瞋或笑或歌或詠稱先亡姓字令人顛狂有此狀者名曰鬼邪唯須伏鬼遣之乃差治之法正發時使兩人捻左手鬼門鬼市兩人捻右手如左手法鬼門者掌中心是鬼市者腕後厭處是伸五指努手力則厭處是腕後者大指根兩筋中間是一捻之後不得蹔動動鬼出去不得伏鬼又不得太急若太急則捻人力盡力盡即手動手動即鬼出亦不得太緩若太緩復不能制鬼唯須以意消息令緩急得所復使兩人投櫻子刺兩肩井中緩急如鬼門鬼市法以鬼伏為限若不伏稍稍急刺若鬼伏即稍輕刺之若病人是丈夫肥壯者則急刺之量人之強弱消息以意若櫻尖利以布物裹之勿令人傷亦須誦咒必臣伏如狀貌中有似伏狀不復相罵下情求首叩頭求去遣一人捉筆咒師自問鬼之姓名住何州縣鄉里幾年貫屬伴侶幾人又問來意有所須為何事來一依病人口筆寫之若其臣伏叩頭求去不敢更住者且停刺肩井等依此所須備食發遣之須食與食須金銀車馬即采畫人馬像金銀采帛隨其形貌悉盡作之絹帛以白紙作金以梔子染之若是遠來之鬼須給過所者即給之即日早發遣或待後發遣亦得送鬼之時須桃符一板長七寸闊三指綜繩一條長七寸以朱書板上著年號月朔日子鬼之鄉里姓名年幾從人頭數告五道大神河伯將軍上件鬼某甲等在我家中作如此罪過捉獲正身所索之物並已具給發遣速出去不得久停不得久住急急如律令

炬火禁邪法 去百鬼斷萬邪

勅粉火治邪亦可以按摩病人若欲斷邪鬼以勅粉火以一炬火著戶外令病人住外又師捉一炬火作禹步燒粉令病人越火入戶還床以向者一炬送大門外道上去門百步棄之勿反顧師取一盆水著病人戶限內以大刀橫上亦可然燈置病人屋內令晝夜不滅至病差師捉火炬燎病人身上隨多少治病

咒曰
粉良天火赫赫天火爽突千邪萬惡見火者避急急
如律令
咒水噴病人法
先取淨水一器咒三遍吸氣閉目存鬼神怒五氣擊
之咒曰持清持濁持正持水所為物無不消化怒石
石裂怒木木折邪不干正危不入身大道流行攝録
邪精神祇所怒玉石皆化何病不愈何災不斷速出
速出急急如律令

咒水治百病法
先取淨水以器盛之十咒曰
太一之水祖且良擧水向口續神光大陽通膀胱蕩
滌五藏入胞囊脾腎太倉耳目皆明百病除差邪精
消亡急急如律令吃之遍身然後用之
禁惡獸虎狼第十六
夫草野山林行見惡虫但閉右目以左目營之三匝
鬼神見之伏而頭脇著地也
禁虎入山法
吾登行五嶽前置辟邪六駮後從麒麟獅子揚聲哮
吼野獸猛虎聞吾來聲伏地不語若不避吾檄虫殺
汝急急如律令
勅禁虎法
天一太一李耳伯陽教我行符厭伏虎狼虫頭塞耳
伏匿道傍藏身縮氣疾走千里曷氏之子不得中傷
急急如律令
禁蛇毒第十七
三月三日夜向北燒香閉口誦滿三七遍咒曰

日出東方赫赫煌煌報你蛇虫遠逃深藏你若不藏
鸛鵲步剛食你蛇頭吞汝入腸大蛇死小蛇亡急急
如律令
禁蛇法
押蛇頭咒曰寅加卯寅加卯三遍即愈若欲發蛇毒
押蛇尾倒誦之卯加寅卯加寅毒即發劇一注聲右
相押左手自餘皆同
又法
庚寅卯庚寅卯三遍即愈若欲令發云卯寅庚卯寅

庚即發

又法

辰生巳辰生巳蛇毒即止三遍即愈歘令發者云巳生辰巳生辰即發

禁蛇法

一名蛇二曰蟮三名蝮居近野澤南山腹蛇公青蛇母黑蛇公字麒麟蛇母字接肋犀牛角麝香牙鸛鵲嘴野猪牙啄蛇腹腹熟啄蛇頭頭爛蜈蚣頭鴆鳥羽飛走鳴唤何不急攝汝毒還汝本鄉江南畔急急如律令

禁蛇歛毒法

䴉䴉堂堂日沒停光姿曜之鄉唾蛇萬方蛇公字蚰蜒蛇母字彌勒汝從江南來江北言汝何失凖則汝當速歛毒若不收毒吾有鴆鳥舌野猪牙蜈蚣頭何咤沙吾集要藥破汝速出速出歛毒還家急〻如律令

一法

器朱書此符左手把之閉氣唾禁捻目向王為之吾一唾開天門再唾諸黄泉天下有惡毒皆來歸吾前吾今捉汝一唾得千千急急如律令

山鵲蛇　山蚱　山青蛇　澤青蛇

馬蛇　蛇黑似蝎蜥

右六種螫人不死令人殘病咒曰

吾有一切之禁山海傾崩九種惡毒元出南廂今度江北專歘相傷吾受百人之禁惡毒元出南邊今來江北截路傷人吾一禁在後你速攝毒受命千年急急如律令

白䴀蛇　蒿春蛇　赤蛇　黄蛇

水蛇　青蛇

右六種嚙人不傷直禁即差

子蛇　尺八蛇　土蟾蛇　沙蛇

毒刬蛇　白蝪蛇　冈蛇　蟒蛇

右八種蛇人著者須藥治咒曰

道邊一木百尺無枝鳳凰嘴如絲速去速去吾不知急急如律令

禁蠍蜂第十八

禁蝲法　捻蛇目閉氣向王為之

蠮螉神祇八節九枝兄字八節弟字蠍兒公字腐屋草母字爛蒿枝但自攝歛汝毒不出去何為急急如律令

咒蠍法

蹀蹀移移八節九枝公字腐草母字蒿枝緣他離落螫他婦兒何不收毒欸住何為山雞戴勝食汝四肢頭破尾折伏地莫移急急如律令　一云山雞頭戴勝角拉尔腰斷不得動云云

又云蠍虫毒止速收你尾河伯將軍鐵鉗銅指押住腰斷不得動尾急急如律令

禁毒蠍螫人法

先二日齋戒正朝一日日未出時淨潔浴洗手北堂東頭下誦之三七遍咒曰

天有八節地有九枝一非草木二非蒿枝上他床上傷他婦兒速去速去戴勝来追不痛不疼不腫不膿急急如律令

禁蜂毒 捻蜂目左營目閉氣向王為之

東方青毒還東方　南方赤毒還南方

西方白毒還西方　北方黑毒還北方

中央黄毒還中央

黄蜂颻颻黑蜂奕奕王有小女嫁與河伯吾有銅掌鐵指押汝便死汝是小虫何不速去毒陰吾曰大鳥數翅三千八百里不得張口汝應是死急急如律令

禁蜂毒法 捻蜂目左營目向王閇氣為之

兄弟三人走出野大兄名蝮南山上下中兄名蛇走田野小弟名蜂看屋梁堅如尾熱如火二七唾毒當隨急急如律令

禁惡蚝螫人毒法

蛆似蜂著山蓑蚝似蝎著山腹老蚝蚑緣木枝兄弟五人五部知攝　五毒莫令移汝不攝毒瘷汝族急急如律令

禁惡蛇文 一云狐尿刺傷人腫當急閉氣法唾之即愈一七不愈三七愈

日出東方乍赤乍黄𤓰熟離蔓椹熟離桑東家嫱人狗西家好婦嫂況此小虫雄狐毒死雌狐毒亡急急如律令

禁狗鼠第十九

咒曰
日出東方何堂堂狗不名猗名大王皇帝遣汝時令
嚙猴與鼠不令汝嚙人傷若嚙人傷白虎吞汝入腸
急急如律令一云不令汝嚙人傷嚙汝嚙齧汝牙齒敢汝云云

禁狗毒法
大牙狗齒天父李子教我嚥汝毒出乃止
皇帝之神食汝腦髓白虎之精食汝之形嚥汝二七
狗毒便出急急如律令以氣噓呵之捻狗目左營目向王為之

禁狗令不咬人法捻狗目向王閉氣七息七禁之令不咬人
吾口如天門不可枉張舌如拔劍嚥如秋霜北斗照
耀列宿天瘡畢集聲氣正其發陽章牛持形織女侍
傍此之小狗咒之滅亡天狗地狗何不反足歡傷我
者牙折口啞急急如律令一法下文不同令不取

又法
取西廂屋簷下土擣末絹羅之和大苦酒漬作團如
雞子於瘡上摩之咒曰
東方木為折　南方火為滅　西方金為缺
北方水為竭　中央土為絕

吾太上府逢西王母教我禁毒語我神方東狗拔西
狗枝厥民狂狗咬我天公兒急出急出汝若不出莫
使我怒吾能嚥山崩嚥石裂嚥火滅嚥海竭速出速
出急急如律令如此三咒擘泥中見隨狗毛色有驗
又取灶中黃土以水和作泥丸如雞子大摩瘡上隨
犬毛色毒隨面出擘破泥丸明視之瘡痛則又以一
盆水寫屋上以器承水以洗瘡餘水破落地則和為
泥封瘡上擘中必見犬毛色瘡疾不痛也

禁狗文
咒曰汝是小犬惡獸之餘為物有幸得與人居汝命
如泥土精空虛吾以西方白虎咬汝頭汝毒急收急
急如律令
凡向人家先以脚踏門左咒曰
主人某甲家門丞户尉籬落諸神主人有狗黃白不
分師耒莫驚師去莫瞑急急如律令

禁狗不吠人法
黃狗子養你遣防賊捕鼠你何以嚙他東家童男西
家童女吾請黃帝灶君震宮社土付與南山黃班北山

黑虎左脚踏汝頭右脚踏汝肚向暮必來咬殺食汝
狼在汝前虎在汝後三年井底黃泥塞汝口吾禁你
四脚倦不得走右擲不得左擲搦草吾來上床汝亦
莫驚吾出十里汝亦莫起急急如律令
禁鼠令出法
桃枝一枚茅草索一條咒曰
天皇地皇卯酉相當天皇教我壓鼠群侶聚集一處
地皇教我壓鼠群侶聚集一處速出速出莫畏猫犬
莫畏咒咀汝是猫之仇又非猛獸之侶東無明南無
明西無明北無明教我壓鼠失魂精羣羊相將南作一
西目失明呼喚盡集在於中庭急急如律令作此法
時於室中淨掃地穴前遍掃之桃枝以茅草索結杖
中腹以三箇穴立呼之矣
祓越集鼠法
祓越時以香湯浴身洒室中及庭前地訖用三盆三
家漿粉以刀子横著盆上以灰匝之以筆一管去盆
三尺著地所以穴前皆安灰廣一尺上作子字一云
穴上紫字乃咒曰

北斗三台招揺所錄天李目形必歸所屬寄食附人
穿穴我屋胡為樻時飯食欲食急勑鼠王召集眷屬
大鼠小鼠并須來食側立單行澆盪心垢伏罪勿走
汝父小奚汝母巡方汝兄阿持汝弟阿當汝妹僕姜
室家相將歸化座傍周告勑汝莫以舊為常急急如
律令
又去鼠法
鼠必栗兜牛必栗兜蝛蛾必栗兜犯犯必栗兜毋名
必栗兜三喚神來趕
欲避之法悉在華上勿得東西
解放鼠法
日東向曠二里西向曠二里碎萬八里此廣潤耐停
止雞零星穿至颸雞零祿穿至獄汝等此中行勿得
與人相穿鮨當斷汝手足急急如律令
禁鼠耗并食蚕法
咒曰天生萬虫鼠最不良食人五穀啖人蚕桑腹白
背黑毛短尾長跳高三尺自稱土公之王今差黃頭
奴子三百箇猫兒五千頭舍上穴中之鼠此之妖精

咒之立死隨禁破滅伏地不起急急如律令

越百怪法

乾坤定位陰陽化成門丞戶尉侍從交并二十八宿黑白赤青千殃萬怪急收汝形吾知汝姓吾知汝名急須屏跡不得久停違即斬殺萬不得生急急如律令

又咒曰日出東方赤如紫陽百怪妄起損害忠良吾口咒之辟除凶殃怪聞我咒速去他方禍去福來萬惡潛藏急急如律令

護身禁法第二十

咒曰諾諾皋皋左帶三星右帶三牢天翻地覆九道皆塞使汝失心從此迷惑以東為西以南為北人追我者終不可得明星北斗却閉千里六甲反張不避禍殃乘車追我折其轅軸乘馬追我撿其兩目步行追我腫其兩足揚兵追我乃反自伏明星北斗却敵萬里追我者亡覓我者死牽牛織女化為江海急急如律令

又法

太一神人曰凡欲遠行避難若為惡人迫逐危厄之中出門禹步三咒乃去可以消災追我者迷惑五道旋轉倒還惡人欲來侵己者逆而却之咒曰

東方青毒南方赤毒西方白毒北方黑毒中央黃毒五毒之氣令有某甲無道欲來侵吾被太一神符歷行四海乘風駕雲使有限會某甲懷惡逆之心殘賊忠良不肯休止五毒之氣并力收攝付與地官莫令某甲復懷惡心賊害之意應如了命言切切千二百等急急如律令

若逢怨家害人法

先却三步捻生人喉又以左足大指躡地咒曰

北斗星君來滅惡惡斬截怨家某甲頭送上天門急急如太上老君魁剛律令

又法

惡人欲來侵害者先閉氣三噓竊咒勿令人聞咒曰

頭戴朱雀足履玄武左佩青龍右佩白虎吾來到處百惡惡走吾有天丁力士椎殺惡鬼遠迸千里急急如律令

自防身禁咒法

咄其甲左青龍盖章甲寅右白虎監兵甲申頭上朱
雀陵光甲午足下玄武執明甲子脾為貴子中央甲
辰甲戌急急如律令

右此一法凡是學人常以旦夕闇誦令熟莫使聲出
若有縣官口舌軍陣危險厄難之處四方興功起土
殃禍之氣或入他邦未習水土及時行疫癘但以晨
夜數數存念誦之勿忘若弔喪問病臨尸凶禍之家
入門一步誦一遍出門三步誦兩遍皆先叩齒三通
并捻鬼目

又法

凡行山澤晨夜恐怖之處使人鬼惡揔不相忤咒曰
人皆濁我獨清人皆去我獨停人皆極我獨丁人皆
枯我獨榮人皆破我獨成天長地久我與并依文昌
遊心星登太玄星紫庭飲甘露食陽精佩日月體安
寧乘三偏駕羽英堅蔵擇九天仙公以楚形急急如
律令

被人所禁解之法

先捻生人候咒曰

熚熚煌煌天有九柱地有九梁北斗七星為我除殃
青龍在前白虎在後青龍飲汝血白虎吱汝喉頭破
腦裂汝死不擇日急急如律令

被人禁却解之法

噴之行頭及天公亦是吾師坐頭及天公亦是吾師
眠卧及天公亦是吾師却看天師欲作禁吾解千禁
萬惡若有禁吾反自著急急如律令

禁令家和法

南無伽帝伽帝膩伽帝收溜避南無阿乾陀羅呵彌
陀羅灌陀沙婆呵

右此法能令家內有不孝子不順婦女皆孝順用法
取一把土咒三七遍置家大門下又咒一把置中門
下又咒一把置堂門下又咒一把撒在井中又咒一
把置灶額上如是七日內外自然和順但使行禁人
精心咒之又凡人行處不安穩慹有恐怖之事即以
氣噀之便以拒禁咒之曰急令辟惡鬼除制不祥邪
妖消盡魍魎逃亡神符宣流以知妖惡當我者死值
我者亡急急如律令

又法

唖三十六鬼大鬼打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泐呵

凡行經神廟及斷虎狼咒

吾為天地祭酒當為天地頭戴日月身佩北斗急急如律令

禁惡人鬼火法

咒曰吾是玄皇之孫太上之子口含聖真神氣付與東西百鬼隨吾驅使吾東西一唖九木折南向一唖八火滅西向一唖金剛缺北向一唖流水絕道氣流布隨吾所說急急如律令

禁賊盜第二十一

夫欲出行先畫地為壇　居中六尺　庭中六尺置十二辰位身居甲地自呼名某乙今欲出往某處征討時神保佑於我吉昌三言乾大呼青龍下咒曰

六甲九章天員地方四時為行青赤白黃太一為師日月為光禹前開道蚩尤辟兵青龍俠舉白虎承衛熒惑先引辟除不祥北斗誅討除凶去殃五神導我周遊八方當我者死向我者亡欲惡我者先受其殃

吾受北斗之孫今日出行乘青龍出天門入地戶遊陰中履華蓋去寇賊矛楯刀戟弩見我摧伏莫敢當禦急急如律令

禁賊法

唖此惡賊欲來狂圖某者或從東方青帝來或從南方赤帝來或從西方白帝來或從北方黑帝來或從中央黃帝來傷害人者令其任事莫所拔刀自刺拔箭自射吾於四道開通盜賊伏匿五兵摧折蜂蛇莫動大尾辟側百步莫令相傷吾禁五方惡賊伏吾手下不得浪行急急如律令

咒童子令說鬼姓字第二十二

太上老君禁神三呼三吸以取其真

東方青帝木中精　南方赤帝朱雀形

西方白帝白虎神　北方黑帝乘船行

中央黃帝黃龍聲

吾有其禁知天神蓋不自發身歸謝日南施禁火精日北施禁五帝動經吾三禁莫本不來道神名鬼道鬼字蠱道蠱名魅道魅字偷道偷名賊道賊字蒿山

騰蛇下山騰蛇髙山之崎下山之峻或在天上或在
人間河伯将軍五道修羅十二神将登明君天魁君
傳送君小吉君勝光君太一君天剛君大衝君功曹
君大吉君速送速送汝名不得久停急急如律令
禹山天仇九九山使靈國三符國法王國録國二鬼一本如此
右前件取清水半升以刀子攪之誦此呪三七遍與
小兒飲之朱書前件録於小兒膞一作膝下少時召鬼
並来小兒自見一一問之即道所作病所作鬼抄取
姓名發遣如治癲法與過所遣之如上說也
度符啟請神言曰
先上香呪筆曰　以筆指口鳴天鼓
謹請東方青帝老君来下纏吾筆
謹請南方赤帝老君来下纏吾筆
謹請西方白帝老君来下纏吾筆
謹請北方黑帝老君来下纏吾筆
謹請中央黃帝老君来下纏吾筆指天天傾指地地
寧指鬼鬼死指人人生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
請五方水度符言曰

謹請東方青龍真氣入吾水中
謹請南方赤龍真氣入吾水中
謹請西方白龍真氣入吾水中
謹請北方黑龍真氣入吾水中
謹請中央黃龍真氣入吾水中
謹請五方五龍真氣入吾水中吾水非常之水煮桃
作湯吾刀非常之刀七星使傍吾口非常之口內含
魁剛水在江中名曰江水水在井中名曰井水水在
吾椀中名曰請淨神水水在吾口中名曰太上老君
解穢之水吾水噀山山崩噀地地裂噀人人生噀鬼
鬼滅急急如律令
洒水言噓係天師陽平等二十四化真氣臣某弟子
自稱道號某嶽真人某先生以今月今日今時奉為
某家弟子度某符隨符言之
神符度呪曰
日出東方光曜表東行符勅水出於老子老子行符
從吾所使東九夷從符行南八蠻從符起西六戎捉
鬼軍北五狄破鬼營中三秦從符所攝急急收録一

鬼不去斬付北嶽天有三皇地有五嶽其所行符自
有法則非當吾真當符者死值符者亡一鬼不去斬
付鬼剛急急如律令
又曰符主東方木折　南方火滅　西方金缺
北方水竭　中央土裂　符主天清地裂人生鬼滅
急急如律令
噀水三口　度神符主符啟請
謹請虛無直符直事一十六人從吾符行
謹請太清直符直事今歲直符直事今月今日今時
直符直事各三十六人從吾符行保其家弟子三災
度脫急急如律令
噀水三口又曰天員地方六律六章神符燒香災厄
消亡符到奉行急急如律令
禁經上下兩卷二十二篇其間解語鄙野蓋出俗傳
思邈切於教人宜緣其　（今具有云庚戌一家之）
書
孫真人千金翼方禁經下卷終

半菴雜鈔四十九冊
孫真人千金方卷之
養性　居處
按摩　調氣
服食　平脉
五痔　惡疾
附褚氏遺書

神僊通鑑

孫真人備急千金方養性

養性序第一

扁鵲云黄帝説晝夜漏下水百刻凡一刻人百三十五息十刻一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一萬三千五百息人之居世數息之間信哉嗚呼昔人嘆逝何可不為善以自補邪吾常思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十日十夜百二十時百日百夜一千二百時千日千夜一萬二千時萬日萬夜一十二萬時此為三十年若長壽者九十年只得三十六萬時百年之內斯須之間數時之活朝菌蟪蛄不足為喻焉可不自攝養而馳騁六情孜孜汲汲追名逐利千詐萬巧以求虛譽沒齒而無厭故養性者知其如此於名於利若存若亡於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所以沒身不殆也余慨時俗之多僻皆逸放以殞亡聊因暇日粗述養性篇用奬人倫之道好事君子與我同志焉

夫養性者欲所習以成性性自為善不習無不利也性既自善內外百病自然不生禍亂災害亦無由作此養性之大經也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是其義也故養性者不但餌藥餐霞其在兼於百行百行周備雖絕藥餌足以遐年德行不充縱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壽故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此則道德之指也豈假服餌而祈遐年哉聖人所以制藥餌者以救過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歷年而不修一行纏疴沒齒終無悔心此其所以岐和長逝彭跗永歸良有以也嵇康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去為一難喜怒不除為二難聲色不去為三難滋味不絕為四難神慮精散為五難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胷中則信順日躋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之大旨也然或有服膺仁義無甚泰之累者抑亦其亞歟

黄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代異邪將人失之也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

法則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則不然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為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守內病安從來是以其志閑而少欲其心安而不懼其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甘其食美其服

素問作美其食任其服

樂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日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合於道數故皆能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其德全不危也是以人之壽夭在於樽節若消息得所則長生不死恣其情慾則命同朝露也岐伯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也年六十陰痿氣力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同出名異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年老復壯壯者益理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澹之味能縱欲快志得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與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毋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則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毋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則奉藏者少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拆無擾乎陽早卧晚

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
得去寒就温毋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
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則奉生
者少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寒暑燥濕風人
有五臟化為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
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喜怒
不節寒暑失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時攝養故得
免其夭枉也
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
数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
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醼內不出遊外不返
王公得之於上豪傑馳之於下及至生產不時
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々々
氣薄惡血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
之以綿纊爍之以五味胎傷孩病而脆未及堅剛
復縱情欲重々相生病々相孕國無良醫々無
審術姦佐其間過謬常有會有一疾莫能自
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抱朴
子曰或問所謂傷之者豈色欲之間乎答曰亦何
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其在房中上士知之可以延
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若年當少壯而知還陰丹
以補腦采七益於長俗（谷一作）者不服藥物不失一
二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
凌杯以盛湯羽苞之蓄火又且才所不逮而強思
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深憂重恚傷
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汲々所欲傷
也戚々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
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
也跳走喘乏傷也懽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
也積傷至盡々則早亡盡則非道也是以養
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
不久處立不至疲卧不至懊先寒而衣先熱而解
不欲極飢而食々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々不
欲過多飽食過多則結積聚渴飲過多則成
痰澼不欲甚勞不欲甚佚不欲流汗不欲多唾

不欲奔走車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得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欲露臥星月不欲眠中用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故酸多則傷脾苦多則傷肺辛多則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味尅五臟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即覺也謂久即損壽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祛疾閑邪有吐納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佚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抑喜以養陽然後先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養性之理盡於此矣夫欲快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性肆力不勞持久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留連之中氣絕於綺紈之際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性之事哉匪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鑒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者也

魏武與皇甫隆令曰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

隆上疏對曰臣聞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之所貴莫貴於生唐荒無始劫運無窮人生其間忽如電過每一思此罔然心熱生不再來逝不可追何不抑情養性以自保惜今四海垂定太平之際又當須展才布德當由萬年萬年無窮當由修道道甚易知但莫能行臣常聞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壯言人當朝朝服食玉泉琢齒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遍如此者乃名曰練精

嵇康云穰歲多病飢年少疾信哉不虛是以閩中土地俗好儉嗇廚膳餚羞不過菹醬而已其人少病而壽江南嶺表其處餚足海陸鮭餚無所不備土俗多疾而人早夭北方仕子遊宦

至彼遇其豐贍以為福祐所臻是以尊卑長幼恣口食噉夜長醉飽四體熱悶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朞月大小皆病或患霍亂脚氣脹滿或寒熱瘧痢惡核丁腫或癰疽痔漏或偏風猥退不知醫療以至於死凡如此者比肩皆是惟云不習水土都不知病之所由静言思之可為太息者也學者先須識此以自誡慎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宫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惜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於既逝之後夫人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能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一守焉百病却焉年壽延焉

道林養性第二

真人曰雖常服餌而不知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也養性之道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户樞不蠹以其運動故也養性之道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視久聽蓋以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也仍莫強食莫強酒莫強舉重莫憂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懼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勿汲汲於所欲勿悁悁懷忿恨皆損壽命若能不犯者則得長生也故善攝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者養性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事則形勞多語則氣乏多笑則臟傷多愁則心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懽此十二多不除則榮衛失度血氣妄行喪生之本也惟無多無少者幾於道矣是知勿外緣者真人初學道之法也若能如此者可居瘟疫之

中無憂疑矣既屏外緣會須守五神（肝心脾肺腎）從四正（言行坐立）言最不得浮思妄念心想欲事惡邪大起故孔子曰思無邪也常當習黃帝內視法存想思念令見五臟如懸磬五色了了分明勿輟也仍於每旦初起面向午展兩手於膝上心眼觀氣上入頂下達涌泉旦旦如此名曰迎氣常以鼻引氣口吐氣小微吐之不得開口復欲得出氣少入氣多每欲食送氣入腹每欲食氣為主人也凡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心有所憎不用深憎並皆損性傷神亦不用深讚亦不用深毀常須運心於物平等如覺偏頗尋改正之居貧勿謂常貧居富莫謂常富居貧富之中常須守道勿以貧富易志改性識達道理似不能言有大功德勿自矜伐美藥勿離手善言勿離口亂想勿經心常以深心至誠恭敬於物慎勿詐善以悅於人終身為善為人所嫌勿得起恨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以道自平其心道之所在其德不孤勿言行善不得善報以自怨仇居處勿令心

有不足若有不足則自抑之勿令得起人知止足天遺其祿所至之處勿得多求多求則心自疲而志苦若夫人之所以多病當由不能養性平康之日謂言常然縱情恣慾心所欲得則便為之不拘禁忌欺罔幽明無所不作自言適性不知過後一一皆為病本及兩手摸空白汗流出口唱皇天無所逮及皆以（生平粗心）不能自察一至於此但能少時內省身心則自知見行之中皆畏諸痾將知四百四病身手自造本非由天及一朝病發和緩不救方更誹謗醫藥無效神仙無靈故有智之人愛惜性命者當自思念深生恥愧誡勒身心常修善事也至於居處不得綺靡華麗令人貪婪無厭乃患害之源但令雅素淨潔無風雨暑濕為佳衣服器械勿用珍玉金寶增長過失使人煩惱根深廚膳勿使脯肉豐盈常令儉約為佳然後行作鵝王步語作含鐘聲眠作獅子臥（右脚脇著地坐脚也）每日自詠歌云美食須熟嚼生食不粗吞問我居止處大宅總林村胎息守五

臟氣至骨成仙又歌曰日食三箇毒不嚼而自消錦繡為五臟身著糞掃袍修心既平又須慎言語凡言語讀誦常想聲在氣海中（臍下也）每日初入後勿言語讀誦寧待平旦也旦起欲專言善事不欲先計校錢財又食上不得語語而食者常患胷背痛亦不用寢臥多言笑寢不得語言者言五臟如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行不得語若欲語須住脚乃語行語則令人失氣冬至日止可語不可言自言曰言答人曰語言有人来問不可不答自不可發言也仍勿觸冷開口大語為佳言語既慎仍節飲食是以善養性者先飢而食先渴而飲欲數而少不欲頓而多則難消也常欲令如飽中飢飢中飽耳蓋飽則傷肺飢則傷氣鹹則傷筋酸則傷骨故每學淡食食當熟嚼使米脂入腹勿使酒脂入腸人之當食須去煩惱暴數為煩侵觸為惱如食五味必不得暴嗔多令人神驚夜夢飛揚每食不用重肉喜生百病常須少食肉多食飯及少菹

菜并勿食生菜生米小豆陳臭物勿飲濁酒食麪使塞氣孔勿食生肉傷胃一切肉惟須煮爛停冷食之食畢當漱口數過令人牙齒不敗口香熱食訖以冷酢漿漱口者令人口氣常臭作䘌齒病又諸熱食鹹物後不得飲冷酢漿水喜失聲成尸咽凡熱食汗出勿當風發痙頭痛令人目澀多睡每食訖以手摩面及腹令津液通流食畢當行步躊躇計使中數里来行畢使人以粉摩腹上數百遍則食易消大益人令人能飲食無病然後有所修為為快也飽食即卧乃生百病不消成積聚飽食仰卧成氣痞作頭風觸寒来者寒未解食熱食成刺風人不得夜食又云夜勿過醉飽食勿精思為劳苦事有損餘虛損人常須日在巳時食訖則不須飲酒終身無乾嘔勿食父母本命所屬肉令人命不長勿食自己本命所屬肉令人魂魄飛揚勿食一切腦大損人茅屋漏水墮諸脯肉上食之成瘕約暴肉作脯不肯乾者凡乾

字舊本並作干害人祭神肉無故自動食之害
人飲食上蜂行住食之必有毒害人腹內有宿
病勿食陵鯉魚肉害人濕食及酒漿臨上看視
不見人物影者勿食之成卒注若已食腹脹者
急以藥下之每十日一食葵〻滑所以通五臟擁
氣又是菜之主不用合心食之又飲酒不欲使多
多則速吐之為佳勿令至醉即終身百病不除久
飲酒者腐爛腸胃漬髓蒸筋傷神損壽醉
不可以當風向陽令人發狂又不可當風卧不可
令人扇涼皆即得病也醉不可露卧及卧黍穰
中發癩瘡醉不可強食或發癰疽或發瘡或
生瘡醉飽不可以走車馬及跳躑醉不可以接
房醉飽交接小者面皯咳嗽大者傷絕臟脉
損命凡人飢欲坐小便若飽則立小便慎之無
病又忍尿不便膝冷成痺忍大便不出成氣痔
小便勿努令兩足及膝冷大便不用呼氣及強努
令人腰疼、目澀宜任之佳凡遇山水隖中出泉
者不可久居常食作癭病又深陰地冷水

不可飲必作痎瘧飲食以調時慎脫著凡人旦
起著衣反者便著之吉衣光者當户三振之
曰殃去吉濕衣及汗衣皆不可久著令人發瘡
及風瘙大汗能易衣佳不易者急洗之不爾令
人小便不利凡大汗勿偏脫衣喜得偏風半身
不遂春天不可薄衣令人傷寒霍亂食不消
頭痛脫著既時須調寢處凡人卧春夏向東
秋冬向西頭勿北卧及牆北亦勿安牀凡欲眠勿
歌詠不祥起上牀坐先脫左足卧勿當舍脊下
卧訖勿留燈燭令魂魄及六神不安多愁怨人
頭邊勿安火爐日久引火氣頭重目赤睛及鼻
乾夜卧當耳勿有孔吹人即耳聾夏不用露面
卧令人面皮厚喜成癬或作面風冬、夜勿覆頭
得長壽凡人眠勿以脚懸踏高處久成腎水及
損房足冷人每見十步直牆勿順牆卧風利吹
人發癲及體重人汗勿跂牀懸脚久成血痺兩
足重腰疼、又不得晝眠令人失氣卧勿大語損
人氣力暮卧常習閉口口開即失氣且邪惡

從口入久而成消渴及失血色屈膝側卧益人氣力勝正偃卧按孔子不尸卧故曰睡不厭蹴覺不厭舒凡人舒睡則有鬼痛魔邪凡眠先卧心後卧眼人卧一夜當作五度反覆常逐更轉凡人夜魘勿然燈喚之定死無疑闇喚之吉亦不得近前急喚夜夢惡不須說旦以水面東方噀之呪曰惡夢著草木好夢成寶玉即無咎矣又夢之善惡並勿說為吉衣食寢處皆適能順時氣者始盡養生之道故善攝生者無犯日月之忌無失歲時之和須知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晦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暮常護氣也凡氣冬至起於涌泉十一月至膝十二月至股正月至腰名三陽成二月至膊三月至項四月至頂純陽用事陰亦倣此故四月十月不得入房避陰陽純用事之月也每冬至日於北壁下厚鋪草而卧云受元氣每八月一日已後即微火煖足勿令下冷無生意常欲使氣在下不

欲泄於上春凍未泮衣欲下厚上薄養陽收陰繼世長生養陰收陽禍則滅門故云冬時天地氣閉血氣伏藏人不可作勞出汗發泄陽氣有損於人也又云冬日凍腦春秋腦足俱凍此聖人之常法也春欲晏卧早起夏及秋欲侵夜乃卧早起冬欲早卧而晏起皆益人雖云早起莫在雞鳴前雖言晏起莫在日出後凡冬月忽有大熱之時夏月忽有大涼之時皆勿受之人有患天行時氣者皆由犯此也即須調氣息使寒熱平和即免患也每當臘日勿歌舞犯者必凶常於正月寅日燒白髮吉凡寅日剪手甲午日剪足甲又燒白髮吉

居處法第三

凡人居止之室必須周密勿令有細隙致有風氣得入小覺有風勿強忍久坐必須急ゝ避之久居不覺使人中風古來忽得偏風四肢不隨或如角弓反張或失音不語者皆由忽此耳身既中風諸病總集邪氣得便遭此致卒者十

中有九是以大須周密無得輕之慎焉慎焉所
居之室勿塞井及水瀆令人聾盲
凡在家及外行卒逢大飄風暴雨震雷昏暗大
霧此皆是諸龍鬼神行動經過所致宜入室
閉戶燒香靜坐安心以避之待過後乃出不爾
損人或當時雖未苦於後不佳矣又陰霧中亦
不可遠行
凡家中有經像行來先拜之然後拜尊長每
行至則峻坐焉
凡居家不欲數沐浴若沐浴必須密室不得大
熱亦不得大冷皆生百病冬浴不必汗出霢霂沐
浴後不得觸風冷新沐髮訖勿當風勿濕縈髻
勿濕頭卧使人頭風眩悶髮禿面黑齒痛耳聾
頭生白屑飢忌浴飽忌沐沐訖須進少許食飲
乃出夜沐髮不食即卧令人心虛饒汗多夢又
夫妻不用同日沐浴常以晦日浴朔日沐吉凡
炊湯經宿用洗體成癬洗面無光洗脚即疼
痛作甑畦瘡熱泔洗頭冷水灌之作頭風飲水

沐頭亦作頭風時行病新汗解勿冷水洗浴損
心包不能復
凡居家常戒約內外長幼有不快即須早道勿
使隱忍以為無苦過時不知便為重病遂成不
救小有不好即按摩挼捺令百節通利泄其邪
氣凡人無問有事無事常須日別蹋脊背四
肢一度頭項苦令熟蹋即風氣時行不能侵人
此大要妙不可具論
凡人居家及遠行隨身常有熟艾一升備急丸
辟鬼丸生肌藥甘濕藥丁腫藥水銀大黃芒硝
甘草乾薑桂心蜀椒不能更蓄餘藥此等常
不可闕少及一兩卷百一備急藥方并帶辟毒
蛇蜂蝎等藥隨身也
凡人自覺十日已上康健即須灸三數穴以泄
風氣每日必須調氣補瀉按摩導引為佳勿
以康健便為常然常須安不忘危預防諸病
也灸法當須避忌人神人神禁忌法在第二
十九卷中凡畜手力細累春秋皆須與轉瀉

藥一度則不中天行時氣也

按摩法第四

天竺國按摩此是婆羅門法

兩手相捉紐捩如洗手法

兩手淺相叉翻覆向胷

兩手相捉共按脞左右同

以手如挽五石力弓左右同

兩手相重按脞徐徐捩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

作拳却頓此是開胷左右同

如拓石法左右同

以手反搥背上左右同

兩手據地縮身曲脊向上三舉

兩手抱頭宛轉脞上此是抽脅

大坐斜身偏欹如排山左右同

大坐伸兩脚即以一脚向前虛掣手左右同

兩手拒地迴顧此是虎視法左右同

立地反拗身三舉

兩手急相叉以脚踏手中左右同

起立以脚前後虛踏左右同

大坐伸兩脚用當相手勾所申脚著膝中以手按之左右同

右十八勢但是老人日别能依此三徧者一月後百病除行及奔馬補益延年能食眼明輕健不復疲乏

老子按摩法

兩手捺脞左右捩身二七徧

兩手捻脞左右紐肩二七徧

兩手抱頭左右紐腰二七徧

左右挑頭二七徧

兩手托頭三舉之

一手抱頭一手托膝三折左右同

一手托頭一手托膝從下向上三徧左右同

兩手攀頭下向三頓足

兩手相捉頭上過左右三徧

兩手相叉托心前推却挽三徧

兩手相叉著心三徧
曲腕築肋挽肘左右亦三徧
左右挽前後拔各三徧
舒手挽項左右三徧
反手著膝手挽肘覆手著膝上左右亦三徧
手摸肩從上至下使徧左右同
兩手空拳築三徧
兩手相叉反覆攪各七徧
外振手三徧內振三徧覆手振亦三徧
摩紐指三徧
兩手反搖三徧
兩手反叉上下紐肘無數單用十呼
兩手上聳三徧
兩手下頓三徧
兩手相叉頭上過左右申肋十徧
兩手拳反背上掘脊上下亦三徧掘揩之也
兩手反捉上下直脊三徧
覆掌搦腕內外振三徧

覆掌前聳三徧
覆掌兩手相叉交橫三徧
覆掌橫直即聳三徧
若有手患冷從上打至下得熱便休
舒左脚右手承之左手捺脚聳上至下直脚三
徧右手捺脚亦爾
前後捩足三徧
左捩足右捩足各三徧
前後却捩足三徧
直脚三徧
紐䏶三徧
內外振脚三徧
若有脚患冷者打熱便休
紐䏶以意多少頓脚三徧
却直脚三徧
虎據左右紐肩三徧
推天托地左右三徧
左右排山負山拔木各三徧

舒手直前頓申手三徧
舒兩手兩膝亦各三徧
舒脚直反頓申手三徧
捩内脊外脊各三徧

調氣法第五

彭祖曰道不在煩但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煩形勿極而兼之以導引行氣不已亦可得長年千歲不死凡人不可無思當以漸遣除之

彭祖曰和神導氣養道當得密室閉戶安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閉氣於胷膈中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真人也

每旦夕

旦夕者足陰陽轉換之時凡旦五更初煖氣至頻頻眼閉是上生氣至名曰陽息而陰消暮日入後冷氣至凜凜然時乃至牀坐睡倒是

下生氣至名曰陽消而陰息旦五更初煖氣至暮日入後冷氣至常出入天地日月山川河海人畜草木一切萬物體中代謝往来無時休息進退如晝夜之更迭如海水之朝夕是天地消息之道也

面向午展兩手於脚膝上徐徐按捺肢節口吐濁氣鼻引清氣

凡吐者去故氣亦名死氣納者取新氣亦名生故老子經云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綿綿若存時之不勤言口鼻天地之間可以出納陰陽死生之氣也

良久徐徐乃以手左托右托上托下托前托後托瞋目張口叩齒摩眼押頭拔耳挽髮放腰咳嗽發揚振動也雙作隻作反手為之然後掣足仰振數八十九十而止仰下徐徐定心作禪觀之法閉目存思想見空中太和元氣如紫雲成蓋五色分明下入毛際漸漸入頂如雨初晴雲入山透皮入肉至骨至腦漸漸下入腹中四肢五臟

皆受其潤如水滲入地若徹則覺腹中有聲汩
汩然意專思存不得外緣斯須即覺元氣達
於氣海須臾則自達於涌泉則覺身體振動兩
脚踡曲亦令牀坐有聲拉拉然則名一通一通二
通乃至日別得三通五通則身體悅懌面色光輝
鬢毛潤澤耳目精明令人食美氣力強健百病
皆去五年十歲長存不忘得滿千萬通則去仙
不遠矣人身虛無但有遊氣氣息得理即百
病不生若消息失宜即諸痾競起善攝養者
須知調氣方焉調氣方療萬病大患百日生
眉鬚自餘者不足言也

凡調氣之法夜半後日中前氣生得調日中後
夜半前氣死不得調調氣之時則仰臥牀鋪
厚輭枕高下共身平舒手展脚兩手握大拇
指節去身四五寸兩脚相去四五寸數數叩齒飲
玉漿引氣從鼻入腹足則停止有力更取久住
氣悶從口細細吐出盡還從鼻細細引入出氣
一准前法閉口以心中數數令耳不聞恐有誤亂

以

兼以手下籌能至千則去仙不遠矣若天陰霧
惡風猛寒勿取氣也但閉之

若患寒熱及卒患癰疽不問日中疾患未發
前一食間即調如其不得好瘥明日依式更調
之

若患心冷病氣即呼出若熱病氣即吹出若
肺病即噓出若肝病即呵出若脾病即唏出
若腎病即呬出夜半後八十一雞鳴七十二平
旦六十二日出五十四辰時四十五巳時三十六
欲作此法先左右導引三百六十徧病有四種一
冷痺二氣疾三邪風四熱毒若有患者安心調
氣此法無有不瘥也

凡百病不離五臟五臟各有八十一種疾冷熱
風氣計成四百四病事須識其相類善知之
心臟病者體冷熱相法心色赤患者夢中見
人著赤衣持赤刀杖火來怖人療法用呼吹
二氣呼療冷吹治熱
肺臟病者胸背滿脹四肢煩悶相法肺色白患

者喜夢見美女美男詐親附人共相抱持或作父母兄弟妻子療法用噓氣出
肝臟病者憂愁不樂悲思喜頭眼疼痛相法肝色青夢見人著青衣捉青刀杖或師子虎狼來恐怖人療法用呵氣出
脾臟病者體上游風習習徧身痛煩悶相法脾色黃通土色夢或作小兒擊歷人邪猶人或如旋風團團轉治法用唏氣出
腎臟病者體冷陰衰面目惡瘦相法腎色黑夢見黑衣及獸物捉刀杖相怖用呬氣出
冷病者用大呼三十徧細呼十徧呼法鼻中引氣入口中吐氣出當令聲相逐呼字而吐之熱病者用大吹五十徧細吹十徧吹如吹物之吹當使字氣聲似字肺病者用大噓三十徧細噓十徧肝病者用大呵三十徧細呵十徧脾病者用大唏三十徧細唏十徧腎病者用大呬五十徧細呬三十徧此十二種調氣法若有病依此法恭敬用心無有不瘥皆須左右導引三百六十徧然後乃為之

服食法第六 論方

論曰凡人春服小續命湯五劑及諸補散各一劑夏大熱則服腎瀝湯三劑秋服黃耆等丸一兩劑冬服藥酒兩三劑立春日則止此法終身常爾則百病不生矣俗人見淺但知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但識五穀之療飢不知百藥之濟命但解施瀉以生育不能閉固以頤養故有服餌方焉郄愔曰夫欲服食當尋性理所宜審冷煖之適不可見彼得力我便服之初御藥皆先草木次石是為將藥之大較也所謂精粗相代階粗以至精者也夫人從少至長體習五穀卒不可一朝頓遺之凡服藥物為益遲微則無充飢之驗然積年不已方能骨髓填實五穀居然而自斷今人多望朝夕之效求目下之應腑臟未充便以絕粒穀氣始除藥未有用又將御女形神與俗無別以此致弊胡不怪哉服餌大體皆有次第不知其術

者非止交有所損辛亦不得其力故服餌大法必先去三蟲三蟲既去次服草藥好得藥力次服木藥好得力訖次服石藥依此次第乃得遂其藥性庶事安穩可以延齡矣

去三蟲圓方

生地黄汁三斗東向竈葦火煎三沸内清漆二升以荆匕攪之日移一尺内真丹三兩復移一尺内瓜子末三升復移一尺内大黄末三兩微火勿令焦候可丸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濁血下鼻中三十日諸蟲皆下五十日百病愈面色有光澤

又方

漆二升　大黄六兩末　酒一升半

蕪青子三升末

右四味以微火合煎令可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三丸十日濁血下出鼻中三十日蟲皆爛下五十日身光澤一年行及奔馬消息四體安穩乃可服草藥其餘法在三蟲篇中備

述三蟲篇見前第十八卷中

服天門冬方

天門冬曝乾擣下篩食後服方寸匕日三可至十服小兒服尤良與松以若蜜丸服之益善惟多彌佳

又方擣取汁微火煎取五斗下白蜜一斗胡麻炒末二升合煎攪勿息手可丸即止火下大豆黄末和為餅徑三寸厚半寸一服一枚日三百日已上得益此方最上妙包衆方一法釀酒服始傷多無苦多即吐去病也方見第十四卷中蒯道人年近二百而少常告皇甫隆云但取天門冬去心皮切乾之酒服方寸匕日三令人不老補中益氣愈百病也天門冬生奉高山谷在東嶽名淫羊食在中嶽名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在南嶽名百部在北嶽名無不愈在原陸山阜名顛棘雖然處處有之異名其實一也在北陰地者佳取細切烈日乾之久服

令人長生氣力百倍治虛勞絕傷年老衰損羸瘦偏枯不隨風溼不仁冷痺心腹積聚惡瘡癰疽腫癩疾重者周身膿壞鼻柱敗爛服之皮脫蟲出顏色肥白此無所不治亦治陰痿耳聾目暗久服白髮黑齒落生延年益命入水不濡服二百日後恬泰疾損拘急者緩羸劣者強三百日身輕三年走及奔馬又三年心腹痼疾皆去

服地黃方

生地黃五十斤熟擣絞取汁澄去滓微火上煎減過半内白蜜五升棗脂一升攪令相得可丸乃止每服如雞子一枚日三令人肥白

又方地黃十斤細切以醇酒二斗漬三宿出曝乾反復内漬取酒盡止與甘草巴戟天厚朴乾漆覆盆子各一斤擣下篩食後酒服方寸匕日三加至二匕使人老者還少強力無病延年

作熟乾地黃法

採地黃去其鬚須葉及細根擣絞取汁以漬肥者著甑中土若米無在以蓋上蒸之一時出曝燥更内汁中又蒸汁盡止便乾之亦可直切蒸之半日數以酒灑之周而至夕出曝乾可擣蜜丸服之

種地黃法

先擇好地黃赤色虛軟者深耕之臘月逆耕凍地彌好擇肥大好地黃根切長四五分至一二寸許一斛可種一畝二三月種之作畦畔相去一尺生後隨鋤壅數耘之至九月十月視其葉小衰乃掘取一畝得二十許斛擇大根水淨洗其細根乃剪頭尾輩亦洗取之日曝令極燥小胉乃以竹刀切長寸餘許白茅露甑下蒸之密蓋上亦可囊盛土填之從旦至暮當黑不盡黑者明日又擇取蒸之先時已擣其細碎者取汁銅器煎之如薄飴遂以地黃内汁中周

帀出曝乾又内汁盡止率百斤生者令得一二十斤取初八月九月中掘者其根勿令大老強蒸則不消盡有筋脉初以地黄内甑中時先用銅器承其下以好酒淋地黄上令帀汁後下入器中取以併和煎汁佳

黄精膏方

黄精一石去鬚須毛洗令淨潔打碎蒸令好熟壓得汁復煎去上游水得一斗内乾薑末三兩桂心末一兩微火煎看色鬱鬱然欲黄便去火待冷盛不津器中酒五合和服二合常未食前日二服舊皮脫顔色變光花色有異鬢髮更改欲長服者不須和酒内生大豆黄絶穀食之不飢渴長生不老

服烏麻法

取黑皮真檀色者烏麻隨多少水拌令潤勿過溼蒸令氣徧即出曝乾如此九蒸九擣去上皮未食前和水若酒服二方寸匕日三漸漸不飢絶穀久服百病不生常服延年不老

餌栢實方

栢子人二升擣令細淳酒四升漬攪如泥下白蜜二升棗膏三升擣令可丸入乾地黄末白朮末各一升攪和丸如梧子每服三十丸日二服二十日萬病皆愈

餌松子方

七月七日採松子過時即落不可得治服方寸匕日三四一云一服三合百日身輕二百日行五百里絶穀服昇仙渴飲水亦可和脂服之若丸如梧桐子大服十丸

服松脂方

百鍊松脂下篩以蜜和内筩中勿令中風日服如博棊子一枚(博棊長二寸方一寸)日三漸漸月別服一斤不飢延年亦可淳酒和白蜜如餳日服一二兩至半斤凡取松脂老松皮自有聚脂者最第一其根下有傷折處不見

日月者得之名曰陰脂彌良惟衡山東行五百里有大松皆三四十圍乃多脂又法五月刻大松陽面使向下二十四株株可得半升亦煑其老節根處有脂得用仙經云常以三月入衡山之陰取不見日月之松脂鍊而餌之即不召而自來服之百日耐寒暑二百日五臟補益服之五年即見西王母仙經又云諸石所生三百六十五山其可食者滿谷陰懐中松脂耳其谷正從衡山嶺直東四百八十里當横捷正在横嶺東北行過其南入谷五十里窮穴有石城白鶴其東方有大石四十餘丈狀如白松松下二丈有小穴東入山有丹砂可食其南方陰中有大松大三十餘圍有三十餘株不見日月皆可取服之

採松脂法

以日入時破其陰以取其膏破其陽以聚其脂脂膏等分食之可以通神靈鑿其陰陽為孔令方五寸深五寸還以皮掩其孔無令風入風入則不可服以春夏時取之取訖封塞勿泄以泥塗之東北行丹砂穴有陰泉水可飲此弘農車君以元封元年入此山食松脂十六年復下居長安東市在上谷牛頭谷時往来至秦嶺上年常如三十者

鍊松脂法

松脂七斤以桑灰汁一石煑脂三沸接置冷水中凝復煑之凡十徧脂白矣可服今谷在衡州東南攸縣界此松脂與天下松脂不同

餌茯苓方

茯苓十斤去皮酒漬蜜封下十五日出之取服如博棊日三亦可屑服方寸匕凡餌茯苓皆湯煑四五沸或以水漬六七日

茯苓酥方

茯苓五斤灰汁煑十徧漿水煑十徧清水煑十徧

松脂五斤煮如茯苓去每次煮四十徧
白蜜三斤煎令沫盡
生天門冬五斤去心皮曝乾作末
蠟 牛酥各三斤練三十徧
右六味各擣篩以銅器重湯上先內酥次蠟次蜜消訖內藥急攪勿住手務令大均內甆器中蜜封勿令泄氣先一日不食欲不食先須喫好美食令極飽然後絕食即服二兩二十日後服四兩又二十日後八兩細丸之以咽中下為度第二度以四兩為劑二十日後八兩又二十日二兩第三度服以八兩為劑二十日二兩二十日四兩合二百八十日藥成自後服三丸將補不服亦得恒以酥蜜消息之美酒服一升為佳合藥須取四時王相日特忌刑殺厭及四激休廢等日大凶此彭祖法

茯苓膏方千金翼名凝靈膏
茯苓 淨去皮 松脂二十四斤
松子仁 栢子仁各十二斤
右四味皆依法鍊之松栢仁不鍊擣篩白蜜二斗四升內銅器中湯上微火煎一日一夕次第下藥攪令相得微火煎七日七夜上丸如小棗每服七丸日三欲絕穀頓服取飽即得輕身明目不老此方後一本有茯苓酥杏仁酥地黃酥三方然諸本並無又千金翼中已有今更不添錄

服枸杞根方主養性遐齡
枸杞根切一石水一石二斗煮取六斗澄清煎取三升以小麥一斗乾淨擇內汁中漬一宿曝二徃返令汁盡曝乾擣末酒服方寸匕日二一年之中以二月八月各合一劑終身不老

枸杞酒方
枸杞根一百二十斤切以東流水四石煮一日一夜取清汁一石漬麴一如家醞法熟取清貯不津器中內乾地黃末二斤半桂心乾

薑澤瀉蜀椒末各一升商陸末二升以絹袋貯內酒底緊塞口埋入地三尺堅覆上三七日沐浴整衣冠再拜平曉向甲寅地日出處開之其酒赤如金色旦空腹服半升十日萬病皆愈三十日瘢痕滅惡疾人以水一升和酒半升分五服

千金翼又云若欲服石者取河中青白石如棗杏大者二升以水三升煮一沸以此酒半合置中須臾即熟可食

餌雲母水方療萬病

上白雲母二十斤薄擘以露水八斗作湯分半洮洗雲母如此再過又取二斗作湯內芒消十斤以雲母木器中漬之二十日出絹袋盛懸屋上勿使見風日令燥以水漬鹿皮為囊揉挺之從旦至日中乃以細絹下篩滓復揉挺令得好粉五斗餘者棄之取粉一斗內崖蜜二斤攪令如粥內生竹筩中薄削之漆固口埋北垣南崖下入地六尺覆土春夏四十日秋冬三十日出之當如澤為成若洞洞不消者更埋三十日出之先取水一合內藥一合攪和盡服之日三水寒溫盡自在服十日小便當變黃此先療勞氣風疹也二十日腹中寒澼消三十日齲齒除更新生四十日不畏風寒五十日諸病皆愈顏色日少長生神仙吾自驗之所以述録

錬鍾乳粉法

鍾乳一斤不問厚薄但取白淨光色好者即任用非此者不堪用先泥鐵鐺可受四五斗者為竈貯水令滿去口三寸內乳著金銀甕甕中任有用之乃下鐺中令水沒甕上一寸餘即得當令如此勿使出水也微火燒日夜不絕水欲竭即添成煖水每一周時輒易水洗鐺并洮乳七日七夜出之淨洮乾內甕缽中玉椎縛格少著水研之一日一夜急著水攪令大濁澄取濁汁其乳粗者

自然著底作末者即自作濁水出即經宿
澄取其粗著底者准前法研之凡五日五夜
皆細逐水作粉好用澄鍊取曝乾即更於銀
鉢中研之一日候入肉水洗不落者佳
鍾乳散治虛羸不足六十已上人瘦弱不能食
者百病方
上黨人參　石斛　乾薑各三分
鍾乳粉成鍊者三兩
右四味擣下篩三味與乳合和相得均分作
九貼平旦空腹溫淳酒服一貼日午後服一貼
黃昏後服一貼三日後准此服之凡服此藥法
皆三日一劑三日內止用一升半飯一升肉肉
及飯惟爛不得服葱豉問曰何故三日少食
勿得飽也答曰三夜乳在腹中熏補臟腑
若此飽食即推藥出腹所以不得飽食也何
故不得生食由食生故即損傷藥力藥力既
損脂肪亦傷所以不得食生食也何故不得食
葱豉葱豉殺藥故不得食也三日服藥既盡

三日內須作羨食補之任意所便仍不用葱
豉及麵食也三日補訖還須准式服藥如前
盡此一斤乳訖其氣力當自知耳不能具述
一得此法其後服十斤二十斤任意方便可
知也
西嶽真人靈飛散方
雲母粉一斤　茯苓八兩　鍾乳粉
栢子仁　人參千金翼作白朮
續斷　桂心各七兩　菊花十五兩
乾地黃十二兩
右九味為末生天門冬十九斤取汁溲藥內
銅器中蒸一石二斗黍米下米熟曝乾為末
先食飲服方寸匕日一三日力倍五日血脉
充盛七日身輕十日面色悅澤十五日行及
奔馬三十日夜視有光七十日白髮盡落
故齒皆去更取二十一匕白蜜和擣二百杵
丸如桐子大作八十一枚曝乾皆映徹如水
精珠欲令髮齒復生者吞七枚日三服即出

髮未白齒不落者但服盡三百年乃白如前法服已白者餌藥至七百年乃落入山日吞七九絕穀不飢余得此方已來將踰三紀頃面色美而悅之疑而未敢措手積年詢訪屢有好名人曾餌得力遂服之一如方說但能業之不已功不徒棄耳

養性平脈方

隱二

平脈大法第一 論七條

論曰夫脈者醫之大業也既不深究其道何以為醫者哉是以古之哲醫寤寐俯仰不與常人同域造次必於醫顛沛必於醫故能感於鬼神通於天地可以濟衆可以依憑若與常人混其波瀾則庶事隳壞使夫物類將何仰焉由是言之學者必當屏棄俗情凝心於此則和鵲之功因茲可得而致也

經曰診脈之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均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脈經云過此非也）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腑彊弱形之盛衰可以此參互訣生死之分也

又曰平脈者皆於平旦勿食勿語消息體氣設有所作亦如食頃師亦如之既定先診寸口初重指切骨定畢便漸舉指令指不厚不薄與與皮毛相得如三菽之重於輕重之間隨人彊

弱肥瘦以意消進退舉按之宜稱其浮沉諸類
應於四時五行與人五臟相應不爾者以其輕重
相簿尋狀論寒暑得失
凡人禀形氣有中適有躁靜各各不同氣脉
潮動亦各隨其性韻故一呼而脉再至一吸而
脉再至呼吸定息之間復一至合為五至此為平
和中適者也春秋日夜正等無餘分時也其餘
日則其呼而脉至多吸而脉至少或吸而脉至多
呼而脉至少此則不同如冬夏日夜長短之異也
凡氣脉呼吸法晝夜變通傚四時然於呼吸定
息應五至之限無有虧僻猶晷刻與四時有
長短而歲功日數無遺也若人有羸有壯其呼
吸雖相壓過而晝夜息度隨其漏刻是謂呼
吸象晝夜變通傚四時
夫診脉當以意先自消息壓取病人呼吸以自
同而後察其脉數計於定息之限五至者為平
人若有盈縮尋狀論病源之所宜也
問曰何謂三部脉答曰寸關尺也凡人修短不同
其形各異有尺寸分三關之法從肘腕中横文至
掌魚際後文却而十分之而入取九分是為尺從
魚際後文却還度取十分之一則是寸寸十分之而
入取九分之中則寸口也此處其骨自高故云陰
得尺内一寸陽得寸内九分從寸口入却行六分
為關分從關分又入六分為尺分
又曰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
從寸口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
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如天地人為三界寸主
射上焦頭及皮毛竟手上部關主射中焦腹及
腰中部尺主射下焦小腹至足下部此為三部法
象三才天地人頭腹足為三元也夫十二經皆有
動脉獨取寸口以决五臟六腑死生吉凶之候者
何謂也然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
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
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
度周於其身漏水下百刻榮衛行陽二十五
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晬時故五十度而

復會於手太陰太陰者寸口也即五臟六腑之
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人有三百六十脉法三百
六十日也

診五臟脉輕重法第二

初持脉如三菽之重與皮毛相得者肺部
金秋三月庚辛之氣
如六菽之重與血脉相得者心部
火夏三月丙丁之氣
如九菽之重與肌肉相得脾部
土王四季季夏六月戊己之氣
如十二菽之重與筋平者肝部
木春三月甲乙之氣
按之至骨舉之来疾者腎部
水冬三月壬癸之氣
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
象火浮散
浮而短濇者肺也
法金怯濇

腎肝俱沉何以别之然牢而長者肝也
如卉生苗吐頴
按之耎舉指来實者腎也
濡弱如水舉重勝船
脾者中州故其脉在中是陰陽之脉也
千金翼云遅緩而長者脾也

指下形狀第三

浮脉舉之有餘按之不足
浮於指下
沉脉舉之不足按之有餘
重按之乃得
濇脉細而遅往来難且散或一止復来
一曰浮而短一曰短而止或如散
滑脉往来前却流利展轉替替然與數相似
一曰浮中如有力一曰漉漉如欲脱
洪脉極大在指下
一曰浮而大
細脉小大於微常有但細耳微脉極細而輭或

欲絶若有若無

一曰小也一曰手下快一曰薄一曰按之如欲盛也

弦脉舉之無有按之如張弓弦狀

一曰如張刀弦按之不移又曰浮緊弓為弦也

緊脉数如切繩狀

一曰如轉索之無常

遲脉呼吸三至去来極遲

一曰舉之不足按之盡牢一曰按之盡牢舉之無有

散脉去来促急

一曰一息六七至一曰数者進之名

緩脉去来亦遲小駃於遲

一曰浮大而輭陰與陽同著

弱脉極輭而沉細按之欲絶指下

一曰按之乃得舉之即無

動脉見於関上無頭尾大如豆厥厥動搖伏脉

極重指着骨乃得

一曰関上沈不出名曰伏一曰手下裁動一曰按

實

之不足舉之無有

芤脉浮大而輭按之中央空兩邊實

一曰指下無两傍有

輭脉極輭而浮細

一曰按之無有舉之有餘一曰細小如輭千金翼

輭作濡

虗脉遲大而輭按之不足隠指豁豁然空實

脉大而長微彊按之隠指愊愊然

一曰沈浮皆得

促脉来去数時一止結脉往来緩時一止復来

脉結者生代脉来数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

脉代者死散脉大而散散者氣實血虗有表無

裏革脉有似沈伏實大而長微弦

千金翼以革為牢

弦與緊相類輭與弱相類浮與芤相類又曰浮與洪相類　微與濇相類沈與伏相類緩與遲相類又曰輭與遲相類　革與實相類翼作牢與相類　滑與数相類

五臟脉所屬第四

心部在左手関前寸口亦名人迎　肝部在左手関上　腎部在左手関後尺中

肺部在右手関前寸口亦名氣口　脾部在右手関上　腎部在右手関後尺中脉法讃云

肝心出左　脾肺出右　腎與命門
俱出尺部　魂魄穀神　皆見寸口
左主司官　右主司府　左大順男
右大順女　関前一分　人命之主
左為人迎　右為氣口　神門決斷
兩在関後　人無二脉　病死不愈
諸經損減　各隨其部　三陰三陽一云按察陰陽
誰先誰後　陰病治官官藏內也
陽病治府府外也　奇邪所舍
如何捕取　審而知之　針入病愈
脉有三部　陰陽相乘　榮衛氣血
而行人躬　呼吸出入　上下於中
因息遊布　津液流通　隨時動作
倣象形容　春弦秋浮　冬沈夏洪
察色觀脉　大小不同　一時之間
變無經常　尺寸參差　或短或長
上下乖錯　或存或亡　病輒改易
進退低昂　心迷意惑　動失紀綱
願為縷陳　令得分明師曰　子之所問
道之根源　脉有三部　尺寸及関
榮衛流行　不失衡銓　腎沈心洪
肺浮肝弦　此自常經　不失銖分
出入昇降　漏刻周旋　水下二刻
脉一周身　旋復寸口　虛實見焉
變化相乘　陰陽相干　風則浮虛
寒則緊弦　沈潛水畜　支飲急弦
動弦為痛　數洪熱煩　設有不應
知變所緣　三部不同　病各異端
太過可怪　不及亦然　邪不空見
終必有奸　審察表裏　三焦別分
知邪所舍　消息診看　料度腑臟

獨見若神

分別病形狀第五

脉數則在腑遲在臟脉長而弦病在肝

脉經作出於肝

脉小血少病在心

扁鵲云脉大而洪出於心

脉下堅上虛病在脾胃脉滑

一作澀

而微浮病在肺脉大而堅病在腎

扁鵲云小而緊

脉滑者多血少氣脉澀者少血多氣脉大者血氣俱多又云脉來大而堅者血氣俱實脉小者血氣俱少又云脉來細而微者血氣俱虛沈細滑疾者熱遲緊為寒

脉經云洪數滑疾為熱澀遲沈細為寒

脉盛滑緊者病在外熱脉小實而緊者病在內冷脉小弱而澀謂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脉浮滑其人外熱風走刺有飲難治脉沉而緊上焦有熱下寒得冷即便下脉沈而細下焦有寒小便數時苦絞痛下利重脉浮緊且滑直者外熱內冷不得大小便脉洪大緊急病速進在外苦頭發熱癰腫脉細小緊急病速進在中寒為疝瘕積聚腹中刺痛脉沈重而直前絕者病血在腸間脉沈重而中散者因寒食成瘕脉直前而中散絕者病消渴

一云病浸淫瘡

脉沈重前不至寸口徘徊絕者病在肌肉遁尸脉左轉而沈重者氣徵陽在胸中脉右轉出不至寸口者內有肉癥脉累累如貫珠不前至有風寒在大腸伏留不去脉累累如止不至寸口輭者結熱在小腸膜中伏留不去脉直前左右彈者病在血脉中衃血也脉後而左右彈者病在筋骨中也脉前大後小即頭痛目眩脉前小後大即胸滿短氣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上部無脉下部有脉雖困無所苦夫脉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

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
太素作滑
則氣少濇則心痛渾々革々至如涌泉病進而危
弊々綽々其去如弦絶者死短而急者病在上長
而緩者病在下沈而弦急者病在内浮而洪大者
病在外脉實者病在内脉虚者病在外在上為
表在下為裏浮為在表沈為在裏滑為實為
下
又為陽氣裏
數為虚為熱浮為風為虚動為痛為驚沈為
水為實
又為鬼疰
弱為虚為悸遲則為寒濇則少血緩則為虚洪
則為氣
一作熱
緊則為寒弦數為瘧々脉自弦々數多熱弦遲
多寒微則為虚代散則死弦為痛痺
一作浮為風疰

偏弦為飲雙弦則脇下拘急而痛其人濇々惡寒
脉大寒熱在中伏者霍亂安卧脉盛謂之脫血凡
亡汗肺中寒飲冷水欬嗽下利胃中虚冷此等
其脉並緊浮而大者風浮大者中風頭重鼻塞
浮而緩皮膚不仁風寒入肌肉滑而浮散者攤緩
風滑為鬼疰澀而緊痺病浮洪大長者風眩癲
疾大堅疾者癲病弦而鉤脅下如刀刺狀如蜚
尸至困不死緊而急者遁尸洪大者傷寒熱病
浮洪大者傷寒秋吉春成病浮而滑者宿食浮
滑而疾者食不消脾不磨短疾而滑酒病浮而
細滑傷飲遲而濇中寒有癥結駃而緊積聚
有擊痛弦急疝瘕小腹痛又為癖病
一作痺病
遲而滑者脹盛而緊曰脹弦小者寒澼沈而弦
者懸飲内痛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緊而滑
者吐逆小弱而濇胃反遲而緩者有寒微緊而
者有寒沈而遲腹藏有冷病微弱者有寒少氣
實緊胃中有寒苦不能食時々利者難治

一作時〻嘔稽難治
滑数心下結熱盛滑疾胃中有熱緩而滑曰熱中沈而急病傷暑暴發虗熱浮而絶者氣辟大而滑中有短氣浮短者其人肺傷諸氣微少不過一年死法當嗽也沈而数中水冬不治自愈短而数心痛心煩弦而緊脅痛臟傷有瘀血

一作有寒血

沈而滑為下重亦為有脅痛脉来細而滑按之能虗因急持直者僵仆從高墮下病在内微浮秋吉冬成病微数雖甚不成病不可勞浮滑疾緊者以合百病久易愈陽邪来見浮洪陰邪来見沈細水穀来見堅實脉来乍大乍小乍長乍短者為祟脉来洪大嫋〻者祟脉来沈〻澤〻四肢不仁而重土祟脉與肌肉相得久持之至者可下之弦小緊者可下之緊而数寒熱俱發必下乃愈弦遅者宜温藥緊数者可發其汗

三関主對法第六

諸浮諸弦諸沈諸緊諸澀諸滑若在寸口膈以上病頭部若在関上胃以下病腹部若在尺中腎以下病腰脚部平寸口脉主對法寸口脉滑而遅不沈不浮不長不短為無病左右同法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頭痛中手長者曰足脛痛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寸口脉沈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寸口脉沈而弱者曰寒熱及疝瘕小腹痛

熱一作氣又作中

寸口脉沈而弱髮必墮落寸口脉沈而緊苦心下有寒時〻痛有積邪寸口脉沈而滑者胷中有水氣面目腫有微熱為風水寸口脉沈大而滑沈即為血實滑即為氣實血氣相搏入臟即死入腑即愈寸口脉沈胷中短氣寸口脉沈而喘者寒熱寸口脉浮而滑頭中痛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澀尺中亦微而澀故知有滞氣宿食寸口脉弦而緊弦即衛氣不行衛氣不行即悪寒水流走腸間寸口脉緊或浮膈上有寒肺下有水氣脉緊上寸口者中風〻頭痛亦如之

翼云亦為傷寒頭痛
脉弦上寸口者宿食降者頭痛寸口脉弦大婦
人半生漏下男子亡血失精寸口脉微而弱微即惡
寒弱則發熱當發不發骨節疼煩當煩不煩與
極汗出寸口脉微而弱氣血俱虛男子吐血婦人
下血嘔汗出寸口脉動而弱動即為驚弱即為
悸寸口脉緩而遲緩即為虛遲即為寒虛寒相
搏則欲溫食〻冷即咽痛寸口脉遲而緩遲則
為寒緩即為氣寒氣相搏則絞而痛寸口脉遲
而澀遲即為寒澀為少血脉來過寸入魚際者
遺尿脉出魚際逆氣喘息寸口脉但實者心勞寸
口脉潎〻如羹上肥陽氣微連〻如蜘蛛絲陰氣
衰兩手前部陽絕者苦心下寒毒喙中熱寸口
脉偏絕則臂偏不遂其人兩手俱絕者不可治寸
口脉來暫大暫小者陰絡也苦陰風痺應時
自發身洗洗也寸口脉來暫小暫大者陽絡也
苦皮膚病汗出惡寒下部不仁寸口脉浮中風
發熱頭痛宜服桂枝湯葛根湯針風池風府向
火灸身摩治風膏覆令汗出寸口脉緊苦頭痛
是傷寒宜服麻黃湯發汗針眉衝顳顬摩傷
寒膏寸口脉微苦寒為衂宜服五味子湯麻黃
茱萸膏令汗出寸口脉数即為吐以有熱在胃管
熏胷中宜服藥吐之及針胃管服除熱湯若
傷寒七八日至十日熱在中煩滿渴者宜服知母
湯寸口脉洪大胷脇滿宜服生姜湯白薇丸亦
可紫菀湯下之針上管期門章門寸口脉緩皮
膚不仁風寒在肌肉宜服防風湯以藥薄熨之
佳灸諸治風穴寸口脉滑陽實胷中壅滿吐逆
宜服前胡湯針太陽巨闕寫之寸口脉弦心下愊
愊微頭痛心下有水氣宜服甘遂丸針期門寫之
寸口脉弱陽氣虛弱自汗出宜服茯苓湯內補
散將適飲食消息勿極勞針胃管補之寸口脉澀
是胃氣不足宜服乾地黃湯自養調和飲食針
胃管（一作三里）補之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衂血空
虛去血故也宜服竹皮湯黃土湯灸膻中寸口脉
伏胷中逆氣噎塞是諸氣上衝胷中宜服前

胡湯大三建丸針巨闕寫寸口脉沈胷中引脅
痛胷中有水氣宜服澤桼湯針巨闕寫之寸
口脉輭弱自汗出是虛損病宜服乾地黃湯薯蕷
丸内補散牡礪散并粉針大衝補之寸口脉遲上
焦有寒心痛咽酸吐酸水宜服附子湯生姜湯茱
萸丸調和飲食以暖之寸口脉實即生熱在脾
肺嘔逆氣塞虛則生寒在脾胃食不消化熱
即宜服竹葉湯葛根湯寒即茱萸丸生姜湯
寸口脉細發熱嘔吐宜服黃芩龍胆湯吐不止
宜服橘皮桔梗湯灸中府平關脉主對法關上
脉浮而大風在胃中張口肩息心下澹〻食欲嘔
關上脉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心健忘關
上脉滑而大小不均必吐逆是為病方欲来不出
一二日復欲　動其人欲多飲〻即注利如利止
者生不止者死關上脉緊而滑者蚘動關上脉
弦而長大翼作有痛如刀刺之狀在臍左右上下
脉經云有積在臍左右上下
關上脉澀而堅大而實按之不減有力為中焦實

有伏結在脾肺氣塞實熱在胃中關上脉襜〻
大而尺寸細者其人必心腹冷積癥瘕結聚欲
熱飲食關上脉時来時去乍大乍小乍踈乍数
者胃中寒熱羸劣不欲飲食如瘧狀關上脉
浮腹滿不欲食浮為虛滿宜服平胃丸茯苓湯
生姜前胡湯針胃管先瀉後補之關上脉緊心
下苦滿痛脉緊為實宜服茱萸當歸湯又加
大黃二兩佳
脉經云又大黃湯兩治之佳
針巨闕下管瀉之關上脉微胃中冷心下拘急
宜服附子湯生姜湯附子丸針巨闕補之關上脉
数胃中有客熱宜服知母湯丸一作除熱湯針巨
闕上管瀉之關上脉緩不欲食此脾胃氣不足
宜服平胃丸補脾湯又針章門補之關上脉滑胃
中有熱滑為熱實氣滿故不欲食〻即吐逆宜
服朴硝麻黃湯平胃丸
一作宜服紫菀湯人參大平胃丸
針胃管瀉之關上脉弦胃中有冷心下厥逆脉

弦胃氣虛宜服茱萸湯溫調飲食針胃管補
之關上脉弱胃氣虛胃中有客熱脉弱為虛
熱作病且說云有熱不可大攻之熱去即寒起
正宜服竹葉湯針胃管補之關上脉細虛腹滿
宜服生姜湯茱萸蜀椒湯白薇丸針灸三管關
上脉澀血氣逆冷脉澀為血虛宜服乾地黃湯
四補散針足大衝上補之關上脉芤大便去血宜
服生地黃并生竹皮湯灸膈輸若重下去血針
關元甚者服龍骨丸（關元一作巨闕）關上脉伏有水氣
溏泄宜服水銀丸針關元利小便止溏泄便止關
上脉洪胃中熱必煩滿宜服平胃丸針胃管先瀉
後補之關上脉沈心下有冷氣苦滿吞酸宜服白
薇丸茯苓丸附子湯針胃管補之關上脉輭苦
虛冷脾氣弱重下病宜服赤石脂湯女萎丸針
關元補之關上脉遟胃中寒宜服桂枝丸茱萸
湯針胃管補之關上脉實胃中痛宜服梔子湯
茱萸烏頭丸針胃管補之關上脉牢脾胃氣塞
盛熱即腹滿響響宜服紫菀丸瀉脾丸針灸胃管

瀉之平尺脉主對法尺脉浮者客陽在下焦尺脉
弱下焦冷無陽氣上熱衝頭面尺脉弱寸彊胃
絡脉傷尺脉偏滑疾面赤如醉外熱則病尺脉細
微溏泄下冷利

素問云尺寒脉細謂之後泄

尺脉虛小者足脛寒痿痺脚疼尺脉澀下血不
利多汗

素問云尺澀脉滑謂之多汗

尺脉沈而滑者寸白蟲尺脉細而急者筋攣痺
不能行尺脉大者熱在脬中小便赤痛尺脉粗常
熱者謂之熱中腰胯疼小便赤熱尺脉按之不
絕婦人血閉與關相應和滑者男子氣血實婦
人即為姙娠尺脉来而断絕者男子小腹有滯氣
婦人月水不利尺脉俱輭弱內慍熱手足逆冷汗
出尺脉俱沈關上無有者苦心下喘尺脉俱沈關
上若有苦寒心下痛陰中冷脚痺尺脉俱微少
心力不欲言血氣不足其人脚弱短氣尺脉俱
数手足頭面有熱俱遟有寒手足頭面有冷風

尺脉浮下熱風小便難宜瞿麥湯滑石散針橫骨關元瀉之尺脉緊臍下痛宜服當歸湯炙天樞針關元補之尺脉微厥逆小腹中拘急有寒氣宜服小建中湯針氣海尺脉数惡寒臍下熱痛小便赤黄宜服鷄子湯白魚散針橫骨瀉之尺脉緩脚弱下腫一無此四字小便難有餘瀝宜服滑石湯瞿麥散針橫骨瀉之尺脉滑血氣實經脉不利宜服朴硝煎大黄湯下去經血針關元瀉之尺脉弦小腹疼小腹及脚中拘急宜服建中湯當歸湯針氣海瀉之尺脉弱氣少發熱骨煩宜服前胡湯乾地黄茯苓湯針關元補之尺脉澀足脛逆冷小便赤宜服附子四逆湯針足大衝補之尺脉孔下焦虚小便去血宜服竹皮生地黄湯炙丹田關元尺脉伏小腹痛癥瘕水穀不化宜服大平胃丸桔梗丸針關元補之尺脉沈腰背痛宜服腎氣丸針京門補之尺脉輭脚不收風痺一無此五字小便難宜服瞿麥湯白魚散針關元瀉之尺脉牢腹滿陰中急宜服葶藶子茱萸丸針丹田關元中極尺脉遅下焦有寒宜服桂枝丸針氣海關元瀉之尺脉實小腹痛小便不禁宜服當歸湯加大黄一兩利大便針關元補之

五痔第三

論一首　方二十六首　灸法二首

論曰夫五痔者一曰牡痔二曰牝痔三曰脉痔
四曰腸痔五曰血痔牡痔者肛邊如鼠乳時〻
漬膿血出牝痔者肛腫痛生瘡脉痔者肛邊
有瘡癢痛腸痔者肛邊核痛發寒熱血痔
者大便清血隨大便污衣又五痔有氣痔寒溫
勞濕即發蛇蜕皮主之牡痔生肉如鼠乳在
孔中頗出見外妨於更衣鼈甲主之牝痔集驗作酒
痔從孔中起外腫五六日自潰出膿血猬皮主
之腸痔更衣挺出久乃縮母猪左足懸蹄甲主
之脉痔更衣出清血蜂房主之五藥皆下篩
等分隨其病倍其主藥為三分旦以井花水
服半方寸匕病甚者旦暮服之亦可四五服禁
寒冷食猪肉生魚菜房室惟得食乾白肉
病瘥之後百日乃通房內又用藥導下部有
瘡中無瘡內孔中又用野葛燒末刀圭內藥
中服藥五日知二十日若三十日愈痔痛通忌
蓴菜

治五痔衆醫所不能愈者方

秦艽　白芷　厚朴
紫參　亂髮　紫菀各一兩
雷丸　藁本各二兩　石南
䗪蟲各一兩　貫衆三兩　䗪蟲半升
猪後懸蹄十四枚

右十三味合擣下篩以羊髓脂煎和丸如梧
子大空腹飲下十五丸日二若劇者夜一服
四日肛邊癢止八日膿血盡鼠乳悉瘥滿
六十日終身不復發久服益善忌魚猪肉等

槐子圓治燥濕痔痔有雄雌皆主之方

槐子　乾漆　秦艽
吳茱萸根白皮各四兩　白芷
桂心　黄芩　黄芪
白歛　牡礪　龍骨
雷丸　丁香　木香

蒺藜　附子各二两
右十六味為末蜜丸如梧子大飲服二十丸日三
千金翼無白歛深師無黄芪云治苦暴有乾燥腫痛者有崩血無数者有鼠乳附核者腸中煩癢者二五年皆殺人主忌飲酒及作勞犯之即發

小槐實圓治五十年者方
槐子三斤　白糖二斤　礬石　硫黄各一斤　大黄　乾漆　龍骨各十两
右七味四味擣篩其二種石及糖並細切内銅器中一石米下蒸之以綿絞取汁和藥末併手丸如梧子大陰乾酒服二十丸日三稍增至三十丸

槐子酒治同前
槐子二斗　槐東南枝細剉一石　槐東南根細剉三石
右三味内大釜中以十六斛水煮取五斛澄取清更煎取一石六斗炊两斛黍米上麴二十斤釀之攪令調封泥七日酒熟取清飲適性常令小小醉合時更煮滓取汁淘米及洗器不得用水須知此事忌生水故也

又方塗熊胆取瘥止神良一切方皆不及此

又方七月七日多採槐子熟擣取汁内銅器中重綿密蓋著宅中髙門上曝二十日已上煎成如鼠屎大内穀道中日三亦主瘻及百種瘡

又方取生槐白皮十两熟擣丸如彈丸綿裹内下部中此病宜常食萹竹葉及煮羹粥大佳也

又方取鯉魚腸三具以火炙令香綿裹内穀道中一食久蟲當出食魚腸数数易之盡三具瘥一方灸腸令香坐上蟲出經用有効

又方虎頭　犀角
右二味為末和不中水猪脂大如雞子塗瘡上取瘥

治五痔及脱肛方
槐白皮二兩 猪脂半斤 㯃子
桃仁各十枚 巴豆七枚 薫草
辛夷 甘草 白芷各半兩
野葛六銖
右十味㕮咀煎三上三下去滓以綿沾膏塞
孔中日四五過蟲死瘥止癢痛大佳
治五痔方
猬皮方三指大切 熏黃棗大末 熟艾雞子大
右三味穿地作孔調和取便熏之口中熏
黃煙氣出為佳火氣消盡即停三日將
息更熏之凡三度永瘥勿犯風冷羹臛將
補慎猪雞等
又方取槐根煑洗之
又方用桃根煑洗之
猬皮圓治痔方亦治漏
猬皮一具 礬石 當歸
連翹 乾薑 附子
續斷 黃耆各二兩 槐子三兩
乾地黃五兩
右十味為末蜜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五丸
日再加至四十丸
集驗方無礬石地黃
又方治崩中及痔方
猬皮 人參 茯苓
白芷 禹餘糧 乾地黃
槐耳 續斷各三兩 蒲黃
黃耆 當歸 艾葉
橘皮 白歛 甘草各二兩
白馬蹄酒浸一宿熬令黃
牛角鰓各四兩 鰻鱺魚頭二十枚
猪懸蹄甲二十一枚熬
右十九味為末蜜丸如梧子大酒服二十丸
日再稍加
治痔方
右取槐耳赤雞一斤即是槐檽為末飲服

方寸匕日三
又方以蒲黄水服方寸匕日三良妙
外臺云治腸痔每大便常有血者
又方取桑耳作羹空腹飽食之三日食佳
治痔下血及新產漏下方
附子　好礬石各一两
右二味為末白蜜丸如梧子大酒服二丸日
三稍加不過数日便斷百日服之終身不發
崔氏方有乾薑一两
治外痔方亦治惡瘡瘑瘡
真珠　雄黄　雌黄各一两
竹茹三两　猪膏一斤
右五味為末内猪膏中和調又切亂髮半
雞子大和東向煎三上三下髮焦出其痔
先用鹽湯洗拭乾後傅之
治痔下部出膿血有蟲傍生孔竅方
右以槐白皮一檐剉内釜中煮令味極出置
大盆中適寒温坐其中如浴狀蟲悉出冷

又易之不過二三度瘥
治穀道癢痛繞緣腫起裏許欲生肉突出方
大豆三升以水七升急火煮取四升
槐白皮三升　甘草三两
右三味以豆汁煮取二升浸故帛薄之冷則
易日三五度
槐皮膏治穀道癢痛痔瘡方
槐皮　楝實各五两外臺作塵豉
甘草刪繁用蜂房　白芷各二两
當歸三两　桃仁陸十枚　赤小豆二合
右七味㕮咀以成煎猪膏一斤微火煎白芷
色黄膏成取摩瘡上日再并導下部
刪繁方無當歸治腎勞虛或酒醉當風
所損腎藏病所為肛門腫生瘡因酒勞
傷發瀉清血肛門疼痛蜂房膏
治穀道痛方
右用兔絲子熬黄黑和鷄子黄以傅之日
二度

又方取杏人熬令黄擣作脂以傅之

治大便孔卒痛如鳥啄方

右以大小豆各一斗和擣内兩袋中蒸令極熱更互坐之瘥

灸法

又灸五痔便血灸脊中百壯

五痔便血失屎灸回氣百壯穴在脊窮骨上

疥癬第四

論二首　方六十首　灸法四首

論曰凡瘡疥小秦艽散中加烏蛇肉二兩主之黄耆酒中加烏蛇脯一尺亦大效

千金翼云黄耆酒中加烏蛇脯一尺烏頭附子茵芋石南莽草各等分大秦艽散中加之亦有大效小小疥瘙十六味小秦艽散亦相當黄耆酒見第二十四卷中

凡諸疥瘙皆用水銀猪脂研令極細塗之

治凡有瘡疥腰胯手足皆生疵疥者方

栝蔞根四兩　黄連　芎藭

薔薇根　雀李根皮　黄蘗各三兩

苦參　黄耆　黄芩

石龍芮二兩　大黄　當歸

續斷各一兩

右十三味為末蜜丸如梧子以薔薇飲服二十丸日三加至三十丸瘥乃止乾疥白癬勿服

千金翼云所是癰疽皆須服之

治寒熱瘡及風疥諸雜瘡方

千年韭根　好礬石　雄黄

藜蘆　瓜蔕　胡粉各一兩

水銀三分

右七味以柳木研水銀使盡用猪脂一升煮藜蘆韭根瓜蔕三沸去滓内諸藥和調令相得即成以傅之神良

救急方用治癬瘡

蔄茹膏治一切惡瘡疥癬疽漏瘑方

蔄茹　狼牙　青葙

地榆　藜蘆　當歸

萹蓄　羊蹄根各三兩　蛇牀子

白歛各六分　漏蘆二分

右十一味擣以苦酒漬一宿明旦以成煎猪膏四升煎之三上三下膏成絞去滓內後藥如左

雄黃　雌黃　硫黃

礬石　胡粉　松脂各二兩

水銀三兩

右七味細研看水銀散盡即傾前件膏中以十隻筯攪數百徧止用磁器盛貯勿令泄氣煎膏法必微火急即不中用傅藥不可近目及陰先研雄黃等令細候膏小冷即和攪傅之

治疥疽諸瘡方

水銀　胡粉各六分　黃連

黃蘗各八分　姜黃十分　礬石

附子　苦參　蛇床子各三分

右九味水銀胡粉別研如泥餘為末以成煎猪膏合和研令調以傅之

千金翼無姜黃

治久疥癬方

丹砂　雄黃　雌黃刘涓子無

亂髮洗淨　松脂　白蜜各一兩

䕡茹三兩　猪脂二升　巴豆十四枚

右九味先煎髮消盡內松脂蜜三上三下去滓內諸末中更一沸止以傅之

千金翼用蠟不用蜜

又方水銀　礬石一作礜石　黃連一作雄黃

蛇床子各一兩

右四味為末以猪脂七合和攪不見水銀為熟傅之一方加藜蘆一兩又云䕡茹

治諸瘡疥癬久不瘥者方

水銀一斤　臘月猪脂五斤

右二味以鐵器中壘竈用馬通火七日七夜勿住火出之停冷取膏去水銀不妨別用以

膏傳一切瘡無不應手立瘥
千金翼又用水銀粉和猪脂塗之
又方特牛尿　羊蹄根各五升
右二味以牛尿漬羊蹄根一宿日暴乾復內
尿中取盡止作末傳諸瘡
千金翼云和猪脂用更精
又方捘取生烏頭十枚切煮汁洗之瘥
論曰凡諸瘡癬初生時或始痛癢即以種種
單方救之或嚼塩塗之又以穀汁傳之又以蒜
墨和傳之千金翼蒜作酥又以薑黃傳之又
以鯉魚鮓糝傳之又以牛李子汁傳若以此救
不瘥乃以前諸大方治之
治細癬方
蛇牀子　白塩一作白堊　羊蹄根各一升
赤葛根　苦參　菖蒲各半斤
黄連　莽草各三両
右八味㕮咀以水升煑取三升適寒温以洗
身如炊一石米頃為佳澄清後當微温用之
滿三日止
又方羊蹄根於磨石上以苦酒磨之以傳瘡
欲傳先刮瘡以火炙乾後傳四五過
千金翼云擣羊蹄根著磁器中以白蜜和
臨用先刮瘡令傷次以蜜和者傳之如炊一
石米久拭去更以三年大蒜和塗之若刮瘡
處不傷則不瘥
又方羊蹄根五升以桑柴灰汁煑四五沸以洗凡
方中用羊蹄根皆以日未出採之佳
又方菖蒲末五斤以酒五升漬釜中蒸之使味
出先絶酒一日毎服一升或半升
又方用乾荊子燒中央器承兩頭取汁塗之先
刮上令傷次用荊子汁
治癬方
右取煎餅熱搨不限多少日一遍良亦治浸
淫瘡
又方淨洗瘡取醤酺雀屎和傳之瘥止
千金翼云取醤酺和尿和塗之

又方水銀蕪荑和酥傅之
又方日中午擣桃葉汁傅之
又方擣刺薊汁傅服之
又方燒蛇蛻一具酒服
又方服地黄汁佳
又方擣羊蹄根和乳塗之
又方服驢尿良
又方醋煎艾塗之
又方擣莨菪根蜜和傅之
千金翼無根字
治濕癬肥瘡方
右用大麻湝傅之五日瘥
治癬久不瘥者方
右取自死蛇燒作灰猪脂和塗即瘥
灸癬法
日中時灸病處影上三姓灸之咒曰癬中蟲
毛戎戎若欲治待日中
八月八日日出時令病人正當東向戶長跪平

舉兩手持戶兩邊取肩頭小垂際骨解宛
宛中灸之兩火俱下各三壯若七壯十日愈
治小兒癬方
右以蛇牀實擣末和猪脂以傅之
治瘙癢方
右以水銀和胡粉傅之
治身體瘙癢白如癬狀者方
楮子三枚　猪胆一具　塩一升
礬石一兩
右四味以苦酒一升合擣令熟以拭身體日
三
治瀝易方 即癧字
右以三年醋磨烏賊骨先以布摩肉令赤
次傅之
又方醋磨硫黄塗取上
集驗又磨附子硫黄待使熟將卧以布
拭病上乃以藥傅之
又方取塗中先死蜣蜋擣爛塗之當指令熱

封上一宿瘥

又方白歛　熏陸香

右二味揩上作末水服瘥

又方硫黃　雌黃　槲皮燒

蛇蜕一具

右四味各等分擣篩以清漆合和薄塗白處欲塗時先以巴豆半截拭白處皮微破然後傅之不過三兩度

又方硫黃　水銀　礬石

竈墨各等分

右四味擣篩内坩子中以葱葉中涕和研臨卧傅病上

九江散治白癜風及二百六十種大風方

當歸七分　石南六分　附子

躑躅　秦艽　菊花

乾薑　防風　雄黃

麝香　丹砂　斑猫各四两

蜀椒　連翹　鬼箭羽

石長生　知母各八分　鬼臼十一分

人參　王不留行　石斛

天雄　烏頭　獨活

防己　莽草各十二分　水蛭百枚

蜈蚣三枚　䖟蟲　地膽各十枚

右三十味諸蟲皆去足翅熬炙令熟為散以酒服方寸匕日再其病入髮令髮白服之百日愈髮還黑

又方天雄　白歛　黃芩各三两

乾姜四两　附子一两　商陸

躑躅各一升

右七味治下篩酒服五分匕日三

治白癜風

礬石　硫黃

右二味各等分為末酢和傅之

又方平旦以手掉取韭頭露塗之極效

又方以酒服生胡麻油一合日三稍稍加至五合慎生冷猪鷄魚蒜等百日服五斗瘥

又方取羅摩草煑汁拭之亦揩令傷摘白汁
塗之
又方石灰松脂酒主之方見卷末
又方以蛇蜕皮熬摩数百過棄置草中
又方樹空中水洗桂為末唾和塗之日三
又方以水銀数々拭之令熱即消瘥乃止
又方灸左右手中指節去延外宛中三壯未
瘥報之
治凡身諸處白駁漸々長似癬但無瘥方
右取鰻鱺魚脂塗之先揩病上使痛然後
塗之
治皮中紫赤疵痣去黶䵟方
乾漆　雌黄　礬石各三両
雄黄五両　巴豆十五枚　炭皮二斤
右六味治下篩以雞子白和塗故帛貼病
上日二易
治赤疵方
右用墨大蒜鱓血合塗之

治贅疵痣方
雄黄　硫黄　真珠
礬石　巴豆　藺茹
藜蘆各一両
右七味治下篩以真漆合和如泥以塗點病上
須成瘡及去面黯皮中紫不耐漆人不得用
以雞子白和之
去疣目方
以七月七日用大豆一合拭疣目上三遍病
疣人自種豆於南屋東頭第二霤中豆
生四葉以湯沃殺即瘥
又方松栢脂合和塗之一宿失矣
又方石硫黄揩六七遍
又方杏仁燒令黒研膏塗上
又方以猪脂癢處揩之令許少血出即瘥神
驗不可加
又方每月十五日月正中時望月以秃條帚掃
三七遍瘥

足

又方苦酒漬石灰六七日滴取汁點疣上小作疣即落

又方取牛口中涎数塗自落

又方著艾炷疣目上灸之三壯即除

惡疾大風第五

論一首　方十首

論曰惡疾大風有多種不同初得雖遍體無異而眉鬚已落有徧體已壞而眉鬚儼然有諸處不異好人而四肢腹背有頑處重者手十脂已有墮落有患大寒而重衣不暖有尋常患熱不能暫涼有身體枯槁者有津汁常不止者有身體乾癢徹骨搔之白皮如麸手下作瘡者（外臺作辛不作瘡）有瘡痍荼毒重疊而生晝夜苦痛不已者有直置頑鈍不知痛癢者其色亦有多種有青黃赤白黑光明枯暗此候雖種種狀貌不同而難療易療皆在前人不由醫者何則此病一著無問賢愚皆難與語何則口順心違不受醫教直希望藥力不能求己故難療易療屬在前人不関醫藥予嘗手療六百餘人瘥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親自撫養所以深細諳委之姑與共語覺難與語不受入即不須與療終有觸損病既不瘥乃勞而無功也又神仙傳有数十人皆因惡疾而致仙道何者皆由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非止瘥病乃因禍而取福也故余所覩病者其中頗有士大夫乃至有異種名人及遇斯患皆爱戀妻孥繫著心髓不能割捨直望藥力未肯近求諸身若能絶其嗜慾斷其所好非但愈疾因兹亦可自致神仙余嘗問諸病人皆云自作不仁之行久久並為極猥之業於中仍欲更作云為雖有悔言而無悔心但能自新受師教命飡進藥餌何有不除余以貞觀年中將一病士入山教服松脂欲至百日鬚眉皆生由此觀之惟須求之於己不可一仰醫藥者也然有人數年患身體頑痺羞見妻子不告之令知其後病成狀貌分明乃云犯藥卒患此皆自誤然斯

疾雖大療之於微亦可即瘥此疾一得遠者不過十年皆死近者五六歲而亡然病者自謂百年不死深可悲悼一遇斯疾即須斷塩常進松脂一切公私物務釋然皆棄猶如脫屣凡百口味特須斷除漸漸斷穀不交俗事絕乎慶弔幽隱巖谷周年乃瘥瘥後終身慎房事犯之還發茲疾有吉凶二義得之脩善即吉若還同俗類必是凶矣今略述其由致以示後之學者可覽而思焉

蔄豆治惡疾方

右用細粒烏豆擇取摩之皮不落者取三月四月天雄烏豆苗及根淨去土勿洗擣絞取汁漬豆一宿漉出曝乾如此七反始堪服初服三枚漸加至六七枚日一服禁房室猪魚雞蒜畢身毛髮即生犯藥不瘥

岐伯神聖散治萬病癰疽癩疥癬風痿骨肉疽敗百節痛眉毛髮落身體淫淫躍躍痛癢目痛眥爛耳聾齒齲痔瘻

天雄 附子 茵芋外臺作茵草

躑躅 細辛 烏頭

石南 乾薑各一两 蜀椒

防風 菖蒲各二两 白朮

獨活各三两

右十三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勿增之

狼毒散治惡疾方

狼毒 秦艽各等分

右二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五十日愈

又方煉松脂投冷水中二十遍蜜丸服二丸遇飢即服之日三鼻柱斷離者二百日服之瘥斷塩及雜食房室又天門冬酒服百日愈石灰酒主生毛髮眉鬚去大風方

石灰一石拌水和溼蒸令氣足

松脂成煉十斤為末

上麴一斗二升 黍米一石

右四味先於大鍋内炒石灰以木札著灰中火
出為度以枸杞根剉五斗水一石五升煮取九
斗去滓以淋石灰三遍澄清以石灰汁和漬麹
用汁多少一如醸酒法訖封四七日開服常令
酒氣相及為度百無所忌不得觸風其米泔
及飯糟一事已上不得使人畜犬鼠食之令
深埋却此酒九月作二月止恐熱隔上熱者
服後進三五口冷飯壓之婦人不能飲食黄
瘦積年及蓐風不過一石即瘥其松脂末初
酘醸酒攤飯時均散著飯上待飯冷乃投
之此酒飯宜冷不爾即醋宜知之

治大風眉鬢須落赤白癩病八風十二痺筋急
肢節緩弱飛屍遁注水腫癰疽疥癬悪瘡
脚攣手折眼闇洞泄痰飲宿澼寒冷方

麹二十五斤　商陸根二十五斤

馬耳切

右味合於甕中水一斛漬之炊黍米一石
醸如家法使麹米相淹三酘畢密封三七
日開視麹浮酒熟澄清温服三升輕者二
升藥發吐下為佳宜食弱煮飯牛羊鹿
肉羹禁生冷醋滑及猪犬雞魚等

治風身體如蟲行方

右用塩一斗水一石煎減半澄清温洗浴三
四遍并療一切風疰

又方以淳灰汁洗面不過一月

又方以大豆漬飯漿水旦旦温洗面洗頭髮不
淨加少麪勿以水濯之不過十度

又方成煉雄黄松脂各等分蜜和丸如梧桐
子大飲下十丸日三服百日愈慎酒肉塩豉
等

孫真人備急千金方卷終

褚氏遺書敘

黃巢造變從亂群盜發人冢墓掘取金寶遇大穴馬方丈餘中環石十有八片形制如槨其蓋六石題曰有齊褚澄所歸啓蓋棺骨已蛇蟻所穴環石內向文字晩然盜疑兵書移置穴外視之棄去先人偶見讀徹囑鄉鄰慎護明年具舟載歸欲送官以廣其傳遭時兵革不息先人亦不幸遺命畀物終當化去神書理難久藏其以褚石為吾棺槨之實隱則骸骨全褚石武與吾名亦顯淵其能肴詞

墨治刻百本散之餘遵遺戒先人諱廣字叔常清泰二年五月十九日古揚蕭淵序

敘

靖康初金人犯順群盜乘間在處有之去揚城北三十五里陳源橋有蕭家世居其門益貧不能自振矣守一冢甚勤曰吾十二世祖塋父於此吾家冢凡數百世々惟守此耳盜疑其起家者富而厚葬日夕窺之二家語人曰吾十二世祖葬其父明經廣叔常用石刻秘經為槨從治遺命也已而不思其柩有將廢之兆遂勅子孫世守之耳竊者仍故二家因會鄉人啓視之漆棺如新刻石十有九片其一蓋蕭淵序也乃移柩葬居側而舉石於門外有吉蕭得埋寶者遂納石於令予時持鉢將為南嶽之遊過蕭門結葬緣適見其事謾錄諸策以俟能者二季結制前五日衛閎釋義堪書

序

齊褚澄彥道遺書一袠才二千六百二十言發揮人身中造化之秘明白要約殆無餘蘊益沉酣於

內經素問靈樞之旨者也其司馬李主扁鵲倉公之流乎彥道在當時連姻宗室貴富鮮儷而能造詣如此則超出塵表之姿又可想見之也方虛谷選詩謂孫思邈千金方三十六卷每卷藏一仙方在人自求之耳予觀此書亦寓思邈之意淵乎微哉今幸有吾郡賢大守西充馬公汝礪翻刻傳布敘其出處顛晦甚詳吳侯余之置喙邪但若臨席咳嗽使人自不忍下咽遂僭引數語於篇首亦珍愛之癖云

正德元年歲在丙寅清明日資政大夫南京户部尚書致仕秦民悅邦約書

齊侍中領右軍將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褚

澄編

受形

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入為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仰走獸溺死者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

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産女必羸母壯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補羸女先養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

本氣

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一日人身陽氣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肩左腦橫過右腦右肩右臂手指脇足則又子中矣陰氣以午中自右手心通右臂右肩橫過左肩左臂左脇左足外腎右足右脇則又午中矣陽氣所歷充滿周流陰氣上不過腦下遺指趾二氣之行晝夜不息中外必偏一為痰積壅塞則疢疾生焉疢譩醫候統紀浩繁詳其本源痰積虛耳或痰聚上或積留中遏氣之流艱於流轉則上氣逆上下氣鬱下臟腑失常形骸受害醫子氣本衰弱運轉艱遲或有不周血亦偏滯風濕寒暑乘間襲之所生疾疾與痰積同凡人之生熱而汗産而易牛便順利則氣之通也陽虛不能運陰氣無陰氣以生其

陽則陽獨治而為熱陰虛不能運陽氣無陽氣以和其陰則陰獨治而為厥脾以養氣肺以通氣腎以泄氣心以役氣凡臟有五肝獨不與在時為春在常為仁不養不通不泄不役而氣常生心虛則氣入而為蕩肺虛則氣入而為喘肝虛則氣入而目昏腎虛則氣入而腰疼四虛氣入脾獨不與受食不化氣將日微安能有餘以入其虛烏乎茲謂氣之名理與

平脈

脉分兩手〻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手之尺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渾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〻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〻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〻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〻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

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〻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〻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〻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〻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渺之氣也女子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盤同化五穀故胃為脾府而脉從脾同氣通泄故大腸為肺府而脉從肺同主精血故膀光為腎府而脉從腎同感交合故小腸為心府而脉從心同以脉為竅故膽為肝府而脉從肝澄生常後世傳其言而已爾初決其秘發悟後人者非至神乎體脩長者脉疏形侏儒者脉蹙肥人如沉而正沉者愈沉瘦人如浮而正浮者愈浮未燭斯理昌愈衆疾表裏多名呼吸定至抑皆末也世俗並傳茲得畧云爾

津潤

天地定位而水位乎中天地通氣而水氣蒸達土潤膏滋雲興雨降而百物生化人肖天地亦有水

為在上為痰伏皮為血在下為精從毛竅出為汗從腸腹出為瀉從瘡口出為水痰盡死精竭死汗枯死瀉極死水從瘡口出不止乾即死至於血充目則視明充耳則聽聰充四肢則舉動強充肌膚則身色白清則黑去則黃外熱則赤內熱則上蒸喉或下蒸大腸為小竅喉有竅則咳血殺人腸有竅則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止咳血不易塈喉不停物毫髮必咳血滲入喉愈滲愈咳愈咳愈滲飲溲溺則百不一死服寒涼則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

之者其陽和乎

分體

耳目鼻口陰尻竅也臂股指趾肢也雙乳外腎閑也齒髮爪甲餘也枝指旁趾附也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指者常步履夏臟宜涼冬臟宜溫背陰肢末雖夏宜溫胸包心火雖冬難熱熱作腫而竅塞血不行而肢廢餘有消長無疾痛附有疾痛無生死閑有疾痛生死無消長有消長疾痛生死者疣瘤而已

神僊通紀

精血

飲食五味養髓骨肉血肌膚毛髮男子為陽陽中必有陰陰中之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味之秀實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暨其溢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瀝無有不下凡子形肖父母者以其精血嘗於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雖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閭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內敗小便道澁而為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疼愈疼則愈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無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不生或漬而入骨或變而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瀝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神僊通紀

除疾

除疾之道極其候證詢其嗜好察致疾之由來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窮其病矣外病療內上病救下辨病藏之虛實通病藏之母子相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十全上功至焉制劑獨味為上二味次之多品為下酸通骨甘解毒苦去熱鹹導下辛散滞當驗之藥未

驗切戒亟投大勢既去餘勢不宜再藥脩而肥者飲粥豐羸而弱者受藥減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徒有車之功善用藥者蓋有桂之效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世無難治之疾有不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民中絶命斷可識矣

審微

疾有誤涼而得冷證有似是而實非差之毫釐

神僊通紀

損其壽命淳栗經二氣篇曰諸瀉皆為熱諸冷皆為節熱則先涼藏冷則先溫血腹疾篇曰乾痛有時當為蟲產餘刺痛皆变腫傷寒篇曰傷風時疫濕暑痼痰作瘧作疹俱類傷寒時人多瘧宜防為瘧時人多疹宜防作疹春溫夏疫內證先出中濕中暑試以苓朮投之發散劑吐汗下俱至此証號宿疾失導必肢廢嗟乎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别天下之良工哉

辨書

尹彥成問曰五運六氣是知非知曰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志歲月日時遠近耳故以當年為甲子歲冬至為甲子月朔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使歲月日時積一十百千萬亦有條而不紊也配以五行位以五方皆人所為也歲月日時甲子乙丑次第而及天地五行寒暑風雨倉卒而變人嬰所氣疾作於身氣難預期故疾難愈定氣非人為故疾難人測推驗多舛拯救易誤俞扁

神僊通紀

弗議淳華未稽吾未見其是也曰素問之書成於黃岐運氣之宗起於素問將古聖哲妄邪曰尼父刪經三墳猶廢扁鵲盧出盧醫遂多尚有黃岐之醫籍乎後書之託名於聖哲也曰然則書不足信邪曰由漢而上有說無方由漢而下有方無說〻不乖理方不違義雖出後學亦是良師固知君子之言不求貪朽然於武成之策亦取二三曰居今之世為古之工亦有道乎曰師友良醫因言而識變觀省舊典假筌以求魚博涉知病多診識脈變

用達藥則何愧於古人

問子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求男有道乎澄對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為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蚤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

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産皆女者有所産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朞有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

後序

右褚澄遺書一卷初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其書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其書始存今得劉繼先鋟之木而其書始傳亦可謂多幸矣澄字彥道河南陽翟人宋武帝之甥尚書左僕射湛之之子廬江公主之夫齊太宰侍中錄尚書淵之弟仕宋自附馬都尉遍歷清顯仕齊至侍中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卒（南史云永元元年卒悞也）東昏侯立其女為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實永元元年去其卒時已七

十年矣遺書題其贈官豈蕭廣得其槨石考之史傳而附題於前乎初齊高帝愛子豫章王嶷自江陵赴都得疾日臻帝憂形於色乃大赦天下聞澄傳楊淳秘方召澄治立愈帝喜甚擢澄左民尚書以寵之其守吴郡也民有李道念以公事至郡澄遥見謂曰汝有奇疾道念曰某得冷疾五年矣澄胗其脉曰非冷也由多食雞子所致可煮蘇一斗服之即吐物如升許涎裹之動抉涎出視乃一雞雛翅距已具而能走澄曰未也盡服其餘藥從之

凡吐十三枚疾乃瘳其妙皆此類也是書幽眇簡
切多前人所未發而豈徒哉問子篇稱建平王當
是澄之妻之姪景素其生子六郎延齡延年華云
嘉泰元年日南至甘泉寄士丁介跋

褚氏遺書後序

廬州衛武生鄭道出示南齊褚澄遺書凡十篇云
得之先世故書中考之丁介跋尾當是宋嘉泰初
劉繼先印本字畫完好如新金讀之既作而嘆曰
予少時曾於宋史藝文志見有是書目又見三元
延壽居家必用養生纂要諸書引用其說往來京
師嘗徧閱書肆博訪藏書之家求其全本無所得
迄今三十餘禩始獲經目噫古書之罕見於世奚
翅此哉史稱澄善醫術以勤謹見知沒於永明元
年觀是書立論精詣所謂遂於醫而慎於術者非

耶褚氏子孫以其書入石殉葬以為不朽計其用
心勤矣意澄平生所自愛重子孫遵其垂歿之言
而慎藏之歟雖其遺墓不幸為盜所發遺書則幸
因盜以傳也自是蕭廣載其石廣子淵復以納壙
釋義堪錄諸策劉繼先又以入梓更三數人之手
始克流布當時蓋自永明至嘉泰初上下七百二
十餘年至於今又幾何年所著之書久埋而復見
已棄而獲存幾絕而僅有若有神物相之者殆於

汲冢之周書昭陵之蘭帖石室之陰符經佛龕之文苑事相類歐陽子云人之賢者傳遂遠是固然矣要知古今載籍或傳或否皆不可必人未必皆賢言未必皆粹高文鉅冊或散佚無聞片素尺楮或珍襲可考金石有不足恃而或出於破冢敗壁之間子孫有不可託而偶得於牧豎偷兒之手閱於前或彰於後盛行於一時或湮沒於萬世莫不有數存焉耳而物之聚散顯晦固有時哉然而非之書不經之談迂僻怪誕於事無益且不可以

神隱通紀

訓使有識者見之必以覆醬瓿劗帷帳而投之水火也今猶不免加災于木增垢于石重為梧木之費者何限況乎書坊所刻大率類家集以徼時名褒程文以逐時好目以浸廣求如蕭廣葦之嗇古良亦鮮矣金於此尤所浩嘆竊謂是書形氣血脉之說明切簡備庶幾可為衛生之助其平脉篇有曰澄生當後世傳其言而已爾初決其秘發悟後人澄蓋以所得筆之於書與天下後世共之也豈若俚俗醫師規規然因病處方隨證著論以覬幸於萬一者可及哉乃以原本歸鄭生録本刋寘郡之景賢亭其篇第悉因其舊不敢輙有增損并附著重刻之由如此同知涂君成文通判陳君冕成君傳推官許君暘相與割俸贊成之嗚呼疾固尼父所慎醫亦事親者所當知因是書得之難而欲其傳之廣且久必有同區區餘意者庶幾斯文之不泯也

正德元年歲在丙寅春丁後二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直隷廬州府西充馬金致齋甫謹序

神隱通紀

南史澄永光元年卒丁介跋語辨其誤審矣然謂澄適見李道念知有奇疾令煮蘇一斗服之乃瘳按史蘇作蒜斗作升為是豈介偶爾筆誤或別有所據耶世固有舉正史之誤而不自知其誤者亦多矣馬端臨經籍考引益國周公之言曰臣事孝宗奏及文苑英華竝誤不可讀頃嘗屬均倅丁介校正今以時代考之丁倅疑即跋此書者益國博學名世乃以校書屬之介必其識見超絕非流輩

所及引證恐不應有誤姑贅于末簡以俟知者後十有八日金識

神僊通紀仙傳第五十冊

明仙

周尊師傳　周玄真

劉真人傳 二　周顛仙　陳遇

劉基　卓敬

蔡敵　劉偉

徐有貞　岳嵩

唐文　趙元陽

閻蓬頭 二　閭頭陀

王表洞　青丘子

玄符先生　飛神武當山

青谿道人　馬西風

蒲仙　垢仙

夫子李　斗蓬張

玄洲子　郭道士

玉峯老人　周三畏

席生　瞿道人

金竹秀才　翁藏拙

魯雲陽道人傳　陳戴墨傳

仙靈異紀　附　羅念菴先生

[illegible]

神僊通紀

周尊師傳　宋　濂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敎授君歿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龎眉翁頹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滋目不類塵中人挈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鈎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亦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閶元寺沙彌為狐所媚羸瘠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輙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鸖五十四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設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實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脩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鸖有諸玄初曰

鸖

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来凡四十又二若
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復致吾母魂魄乎
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眄作叱
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于童聲音威儀如平生賓與
家人環之以泣初雲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
狎獒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
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
示之自是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
□秘弟子請玄初禜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
辰京師旱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
秉鈞軸乃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
寅設雷壇于治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子江中波濤
遽興玄初坐夜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繞身達旦
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
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
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
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
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

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
情狀于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
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
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
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
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
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
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于治
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為人多內功兼好澤物封
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
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無
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初嘗
搆來鶴軒於丹霞茂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
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為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
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
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
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炁孔
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予盡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

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伕而葉跡能黙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消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子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則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欤抑玄初孝子親一日不見輙懸懸如飢飲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变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欤非欤

周玄真

國朝周玄真字玄初嘉興人年十二入紫虛觀從李太無為道士太無杜道堅弟子也至正戊子来居葑門外報恩院道能以符篆召鶴名所居曰来鶴軒自號鶴林先生雖身寓方外事母至孝其學受靈寶經法於曹谷神又因顧養浩受五雷秘文於步宗浩洪武戊申京師大旱太師李韓公善長迎玄真致雨有應庚戌 上欲問鬼神情狀嗣天師玄真同被召錫宴光祿又明年上召問雷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之間陰陽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雷之天天人相孚同一理爾 上悦壬子三月不雨右丞相汪公廣洋命玄真致禱其應如初乙卯又旱玄真禱亦應冬無雪復 命玄真祈之已未授領神樂觀事玄真平日亦好 建利物嘗造安里橋重構報恩道院修致道觀丹井卒葬于莫月鼎墓次

劉真人傳

宋濂

劉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年術及長游蜀中從靈寶神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海內諸名山年垂五十始入龍虎山為道士自號為真空子尋出主甑和道院依訣鍊鉛汞為丹砂得服之者病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至江南搜訪異人遂以真人應詔召對延閣頗稱旨上恒苦足真人進六甲飛雄丹上吞之瘳復召問曰卿壽幾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顏何童邪對曰亡思亡慮勿撓其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真油油與大化俱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悅賜葡萄酒飲之後每賜飲輒醉醉輒仆地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群臣言以真神仙稱之時有賜予辭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憐其老許之賜以銅簡鐵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旌卿之素志也陛辭上方以金甌飲馬湩亟輟以賜之暨還結八卦庵于琵琶峯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炷時出坐磐石上持鐵笛吹之依稀作鸞鳳鳴間鑿浴池丹井疏水一派入池冷然也二十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陳鍊師與之訣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故今與子醉別爾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真人已側卧而逝矣壽蓋八十又一所傳丹經訣丹方授弟子章希年等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贈凝妙靈應真人矣

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始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矣真人之歿李君存為序其書方君從義又屬余作傳二君精察皆過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為着諸簡牘以俟他日修玄史者

劉真人

劉真人德仁滄州人陡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以老叟乘犢車相過遞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脩身可以化人仍授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甚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于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淨四曰遠勢利安貧賤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為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遍國中且善于劾召之術趙氏為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塋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起火死人共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塋奈一遵世教無術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行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

鄘

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今之世兵戈擾擾希宗能以柔而存希琮卒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為九祖六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勢弊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益其清静寡欲謙讓自守力作而食無求于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足以感召使得之而此失政其亦有以也夫

周顛仙　　　　　　　　高坡異纂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瓢乞食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習知之不甚異也　高皇帝定南昌顛仙謁于道傍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顛仙亦來隱語嫚辭為帝所厭又自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上命以巨缸覆之束蘆炬五尺圍繞缸舉火蘆盡不死益至一束半又不死益至二束半火滅發缸視之烟在缸底若張綿狀顛仙端坐凜然若在冰雪中終不能傷嘗以手劃地成圈曰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蔣山寺中月餘主僧奏顛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顛仙廣步來迎殊無飢色帝具饌於翠微亭召賜同燕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未幾將西征陳友諒問之顛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搖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已而舉杖導帝馬前奮迅疾行為壯士揮戈之勢以示必勝因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謬語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中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求於帝食既整拔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顛仙請天池寺赤腳僧至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腳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顛仙從廬山竹林寺遣送藥來帝強起視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塊令置金盒中揩背上帝如法併服之其夜疾良愈赤腳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仙俱有和篇書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

天眼尊者詩曰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難不肯衣非非想處方出定金輪即位四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一智聲如雷

周顛仙詩曰初見聖主應天基一時風來一時癡逐岸俱來爺一統浩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顏喜大興佛法當此時

帝大喜御製賜赤腳僧曰詩跋足懃事有秋

苦空顛際孰爲傳経消累世寃魂斷幻脫當時業
海愁方廣普闡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
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顛仙人傳
刻石匡廬白鹿昇仙臺是歲洪武二十六年癸酉
九月也　赤脚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
顯早孤出家洪武初居蓮花寺跣足不食五味雲
遊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建昌周顛仙先生　續藏書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
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
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
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
豪據險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
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
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
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
神僊通紀
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
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逆之所告如前
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逆見以手
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三三
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叉叉鄉談中當歌云世上甚
麼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
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
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
仍蠢以多爲説於是製新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

三寸許昌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
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曰顛不已命蒸之初以
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燬之
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
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煆煉之薪盡火消
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
、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
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
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

饑色因盛殽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
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
一室朕每三日一問〻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
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
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
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
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閑
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
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
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
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
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
是諸軍上牽以船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
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
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
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
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

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
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
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
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你行遂複粮而
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
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
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
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
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為民者用心種田後于

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敢宇內至尊于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爾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仙遣其送藥朕

初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二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着胃上磨著金醆子內喫一醆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醆底有丹砂沉墮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

者此何人詩曰即令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録之祖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呂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金陵陳靜誠先生　續藏書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
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
德溧陽縣判父幸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姿稟純粹
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為江東明道
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　高
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群因以書聘之
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
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
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與詢
謀而閒因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蔚然學貫三史
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
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
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為法儻以生
民為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
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歟拱
竢車塵起展素蘊盍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
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不傳甲

辰　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
即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生禮教為首務三授
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
洪武庚戌春常奉　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
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
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
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為諫　上大悦賜
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
以功名閡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
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為救
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令帶刀侍朕對
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　上說賜兼金對
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
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
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公
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中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卒恭由鄉
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端簡曰

上以武功創業頗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斆學博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為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斆壺関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

神僊通紀

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從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亦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為我朝名臣之第一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續藏書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而蜀趙元澤役奇公曰公乃

神僊通紀

受魏玄成目邪非諸葛武矦未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為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撫招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斷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為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橫肆不可制益

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〻受兵且撫且討
冠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召義幹公與之
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而用事
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
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無所指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
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 太祖已下金華定
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

善保境毋為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
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十
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
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
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公後至獨
張目不言 上為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款
及奔鍾山者 上因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
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〻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
納款及奔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

以克敵賞酬公〻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
不拜曰何為奉牧豎者為 上陳天命所在 上感
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
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
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
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
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
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

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
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
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
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
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
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
〻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即帖伏公為移書諸屬
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
因騰書宣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降俄驛召

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為帥奮擊之
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〻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
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
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
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
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觚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
宜先若為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
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
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

神僊通紀

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
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
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筴筭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
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
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
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
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
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為停三日待之而海寧
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

下皆惴〻以　上且有加僇公密奏宜下書罪己以
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中　上特命公讞滯獄
甫決雨隨澍時公寂為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遇諸大典封賞冊
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為之時處
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
五升為額曰令鄉里子孫世〻頌劉伯溫也時左丞
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
適善長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勳且能

神僊通紀

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〻乃為之地邪汝忠
勳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
小木為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
書左丞楊憲復問公〻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
相器又問左（右丞）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
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犁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
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甚
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懊惟庸以大
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守請于

弘文館李士
巳封其祖父
皆永嘉郡公
乃封公開國
輔運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恵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暱之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訴公戚夏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惜公特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鋭欲出塞滅王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不可輕明年大封

功臣 手詔叙公勳伐召赴京命兼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禄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旣歸猶

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為

上陳甌閩事葢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為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淡洋地為自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公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俄代廣洋為右丞相胡上之念公急乃陽為好者以八年正月挾醫來視疾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寖劇

上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為留書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敗、則 上必思我具時可密聞也公為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果敢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見神祠 上禮重之呼先生而不名又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為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人以為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

果復思公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叅
政尋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歳祿五
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
遺孫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
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墓
曾孫祿至景泰中　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
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
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　賜誥曰劉基學為帝
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閒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
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
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
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
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
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
是諭言下廷議皆言　高帝收覽賢豪創造基業一
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
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
後孫廌實嗣之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

世祿廌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褫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
空言或謂後亂孤貧勿充荷負或謂　長陵紹統遂
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
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
宜侑享　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　制曰可公入祀　太廟廡中瑜嗣誠意
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禿翁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晚而　上之
顧寖薄以剛故其不肯為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己
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或
于聞見反以公為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
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于生死大事也迷
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已定公既精曉天文安有
不知己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已死之年僅六十
又五也今觀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
令璉亟上之矣又為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
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　上竟誅惟庸暴
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廌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
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孫
佯閣門使璉與厲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
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為開國功臣第一仲
璟為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
璟也為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
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
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遘事胡
神僊通紀
元專門象數何異嘗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
也子璉有文行云　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
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
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　上急
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技耳而爲足以槩先生與

客

蔡敬　亦樂　　　　　　高坡異纂

蔡敬字士弘别號毅齋上世本昆山人永樂中徙居
北京敬少好遊嘗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
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邏卒交錯於
道無所詰問敬心異之至東徽頭復遇二三客控馬
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携郎君步月至此
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
雄俊擁敬乘之囑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敬始
教耳邊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
異人嘆曰此去地四十里有剛風過此即得上仙恨
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市寺前供帳甚盛
就樹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敬亦不能知也
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
也敬縱觀踪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
諸乘馬還都市而别漏下四方籌耳居數日異人
告别以一木杖贈敬勉敬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
而去敬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歷官員外
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

固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也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遊衢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敵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廚百步觧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遙吐氣嘘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使欲僵仆敵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衆瞬息聲止開門視階砌如掃矣敵嘆服秉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木杖授道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去不復見敵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岳嵩

高坡異纂

祥符縣人高彥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嵩寄居其中無行李僕從亦不知何許人也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校圍其居盡日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房室內有呻吟聲就視之見一人以舊白布衣覆身臥頹壁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絶容貌亦不似嵩餘屋皆無一物乃舍之而去既入暮嵩忽叩彥節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久賴居停恨未有以報就其家求得鐵爛剪半股銅筯一枝置大爐中閉戶獨坐良久從帽簷中出藥一粒栗許投之即啟開出再拜而別彥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高氏之甥周鏞為栢鄉槐水驛丞一日迎官入深山中遙見嵩戴笠持藥橐來鏞猶識之相對勞苦問訊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為丘山偶尋友經此山中倉卒別去已而鏞驚悟嵩顏色不衰欲追之已無及矣彥節者高司勳子業祖也子業有詩紀其事

唐文

高坡異纂

唐文字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文從少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子晚獨生文然性質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口授数十百過令自誦即茫然不能擧一辭城陽君怒日撻之不能進乙卯歳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文魯鈍托以秋將大比請入定林寺温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圍陰蔽數十畝盖勝境也城陽君遣文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文以父命邀敬還初文之從章讀書也寺中也寺故有梓潼像頗著靈異士子多来祈請文旦暮焚香禮拜乞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文獨出坐樹西石床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来意甚閒静文問之女曰子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文不省女又曰今世人所共見七星旁各有一小星文曲旁小星即吾也子即文曲星之精徃者歳在戊申紫微初御世土氣掩耳故子蒙塵下謫今盖八載矣凡貴星有謫者法當夙慧大魁天下位極人臣子孫滿前出入殿陛者多至五六十年少亦不下三四十年但子下謫時值牛女交會之夕潛窺天漢中戲狎之象又愆期五百九十刻被訴於天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魯鈍不出三四年後本性美文亦不省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甚傷吾父子者且必報之矣女子笑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謫塵世將奈彼何哉雖然無庸報也疇昔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矣方子潛窺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子衣渡河天帝知而醜之亦謫塵中天孫謫時執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戀天孫批其頰傷左眉中血流被體併謫牽牛矣特貫索躔牛女度當緩十六年乃發又牽牛法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文曰然則汝為少婦行空山中將何為女曰吾不見子久請於天帝即得下從子矣然山中秋氣早肅子得無寒乎口中吐五色雲手捧雲掣摶之成錦帨長丈餘輝光燦爛覆文身視之目眩忽女子上樹杪文驚異呼寺中人共觀之已不見女子惟見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樂之

聲章備記其事及為常歌刻石寺中

已上皆敬文後長歌石已毀不復能記先大夫遵穀府君為莒守日猶及見其抄本以下並得之

士民相傳

文後果大開悟文名傾海內年二十三前夫人錢氏死明年再娶于清河張氏少文七歲問其生即見神女時也心異之又五年而發解又十年而登進士以使事携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毘陵冰合舟不能進乃舍舟陸行道中見一童子稱牛郎顧自鬻文遂携之以北牛郎事文甚謹文撫之殊厚若其子易其名曰壽安久之自言有家禍請暫歸省文曰而縣尹武元功吾同年友也吾為若致書于尹尹當有以處汝矣遂發書遣歸文夫人在毘陵為文置一妾名玉英甚慧麗冰解偕行至京文亦寵之先是元功為尹政令嚴肅部中有胡氏子名朝者負官緡亡去親戚皆逮繫事連及婦兄成進進曰吾妹尚未有行朝自甲申夏竄歷五年矣奈何事及我辦于縣尹遂判牒付進許其妹別嫁朝歸以書進尹尹初欲脫朝罪或說尹曰朝妻公已判別嫁矣若脫朝朝必求故妻子進是公吐權貴而食牒辭也有二失焉尹以為然遂正朝罪流陝州文之再入朝也又使山東將行時微聞其妾有大竊夫人使訪其親戚還之文行適夫人母死弟幼莫恃以為葬遂携妾還河東思還妾計無由求妾親戚欲得南士人嫁之時朝既流關內間遊河東唐公僮僕中無識朝者朝亦無由見夫人獨媒氏知朝與妾同鄉里卒嫁與之歡會之夕各具鄉邑父母姓名妾即進妹朝前所聘妻也未行者也相向悲泣明日俱至夫人家陳謝願服勤至死文歸因詰壽安者即朝其生以乙丑牛為丑神故小字牛郎妻又果先牛郎一年生朝之初竄時父怒甚以斧傷右肩間痕固在焉乃私嘆天人之際雖若玄穆而兆命不渝章敬石記悉有徵焉文心諱言其事使山東時自毀其石故時罕傳焉

趙元陽

趙元陽名宜真吉之安福人也其先家浚儀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孫其父曰元為安福令因家焉自幼穎敏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習進士業例試入京以病不能赴久不愈夢神人曰汝吾家人何望世貴父遂念從道初師郡之有道曾塵外受清微靈寶諸階雷奧其間文有闕謬必考述訂正又深慕神仙出世之學復師郡之青華山張天全其學本龍虎山全蓬頭得金液內外丹訣實本長春丘真人之道又師李玄一先生其學本乎玉蟾白真人南派之學蓋大道神仙之說自重陽王真人傳之丹陽馬祖七真人道行乎中原海蟾劉真君傳之紫陽道祖道行乎南籓師會南北之學而一之蒲衣馮尊師莫不相與講學探究緒餘嘗遊郡之白鶴山永興觀乃西晉匡山故迹遂結茆以居閒以道法致雷雨度清奧屢有異感聞者越千里走從之洪武初挾弟子西游湘蜀武當諸山還歷龍虎訪漢天師遺迹時四十二代天師冲虛公深嘉禮之欲留不可上清宮之學者多師焉上至贛之雩都紫陽觀以山水勝而止屏世絕慮塵囂靖默而居恬惔自處正一天心雷奧全真還丹之旨多所發揮皆綴拾成書或有詩歌以自適尤好濟人方藥當代名公巨卿莫不尊禮其端行雅操偉度仙風飄飄在人世而不可羈也以洪武壬戌年正月朔旦謝衆曰吾將返吾真自今鑰靜閉以畢吾事慎毋干焉迨五月三日夏至啓關漱浴更衣趺坐呼弟子前適縣尊詔使至樂鳴即書偈曰遁世和光了了緣緣消幻滅獨超然清風遍界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千書畢擲筆於地雷電交飛風雨晦冥師乃脩然而逝明日縣官士庶駭躍觀拜者雲集門人輩請以棺殮肢體屈伸顏色如生殮已汗出周身越二旬葬觀後山之陽久而塚土如新草木不生禽獸不至越百日之餘示夢於其徒遂問與師相別有三箇月耶曰不止一百零五日也復問師見居何處曰見在洞天脩煉甚自清靜初去時于曠野中有一小童曰野猿驚客夢紅日鮮東生瞥然遇了並無魔障此童乃岳府小將也其徒覺而熟記其語以齎考之實一百零

五日矣明年五月三日其徒劉淵然設祀贛之玄妙觀方行奠禮白晝雷電雲雨如其化時師之學問道行造詣極至聞于四方垂于後世今則脩雖云解神則千萬世猶如存見也嗣其法者甚衆其繼承道脉者惟劉淵然而已所謂詩詞歌論若干篇已行于世凡發揮道家論議則見諸法要云

閆蓬頭

王世貞傳曰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袒服履而不襪為人疎眉目豐輔重頷色正紫肌肉充脂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馬藏稱之重可三百觔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啻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缸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膻臊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為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目之閆蓬頭訛為閆頭陀而諸慕道道者咸以爺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知已用是辱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嗜蔬而安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子之金錢則亦寘袖中轉盻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甘果為餉故從者益衆其諸相與誇詡道人不知也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

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
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誑爾也言
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
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為人道其所繇得叩之
以延年沖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隲廣施予勿
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然頗好作有為功德
於太和之均江建武宫弘麗甚又欲於句曲東郭治
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
繡謀於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

神僊通紀

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道人乃薄游金
陵諸公訪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閒過一二
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惟謂余且以
大檀越相擬余怪問之曰欲得公一記而已余謂名觀
不名道人可乎道人曰安可不名道人吾固賴子傳
耳且子已悉我自是積數日輙来来一日輙去惟責
具蔬食毋以鮭肉困迺已公然於飲噉俱減損於昔而
樂逾甚間謂余文成否余曰未也戟手謂子殆不欲
為為之何論日又使其徒相徼迫余怪之不知所以

至十月二十三日日下舂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
徒我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蓐地
坐曰道人不當卧床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人
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曰
我何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
遂瞑趺坐不僵浹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
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
視之葢百日猶若生也道人遊行人間者五十餘年
灼然著聲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語無恒主宿無

神僊通紀

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為主無戀為本無
相為宗其真有道者也
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予
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
而溺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功
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當是時有一身
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閻度其時葢
在嘉靖己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知
不復漫謂我我姑慢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嗟夫洪

崖先生之嗜古器物毛仙翁之嗜名文字吾意竊嘗疑之以問道人今之於人間世若無足攖念者而猶不能忘一身後名固賢於洪崖先生甚不能超毛仙翁之乘而上也猶龍公之畏名甚於畏禍雖然猶知有名者而後畏之是不能忘名也何疑於道人

像賛曰椎其髻跣其足豐其輔皤其腹暴炎旭鑒冰浴一單袷四時服　帝之弄臣天之逸民游戲人間逍遥無垠不涉思惟何況貪嗔留氣衛形離凡合真蛻化為跡舍利為身其無所不之而有所不泯者耶

神僊通紀

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聽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覩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辯其為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

問蓬頭　獪園

問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别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有裙襦無袒服履而不襪為人疎眉目豐輔重頷色正紫肌肉充腯腰腹十圍叩之如銕彭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陰馬藏稱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及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浴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溺缶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羶臊所至驚異目為道人又目之問蓬頭訛為問頭陀或坐不起辭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飽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客食能兼人不擇葷素但嗜蔬而安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亦寘袖中轉眄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甘果為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總管某路乎曰亦某路總管

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為人道其所繇得叩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帷勸人行陰隲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為有功德于太和之均江建鎮武宮弘麗甚又于句曲東郭冶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乃薄游金陵諸公若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聞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褥地坐曰道人不嘗卧床也已覺氣息微始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既知之何問遂瞑趺坐不僵浹旬猶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

四十年出無恒嚮詰無恒言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為主無戀為本無相為宗其真有道者耶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我師誨之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母問時有一女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帷憶吾姓閆度其時蓋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按此傳出琅邪王長公世貞所譔希言節其文以著於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澂語頗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曝兩目視日移時不瞬嚴冬扣凌而浴起用巾拭汗出如蒸每言東去則望西行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足答曰元旦翛然曰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此拜年有何急事即遣去不留其平易如此後希言又問中翰徐汝良對云昔肄習南雍時春官侍郎趙公用賢為諸生祭酒良隨侍郎同送閆蓬頭趁從其篋中檢得羊皮度牒一張上載勝國年

號官銜歲月花押井井可據侍郎推驗非贋
造者因知蓮頭實二百歲已上人也

闍頭陀後生為祁氏子

闍頭陀布言以萬曆辛卯冬化於金陵化之前王日偶行步過急忽腹中爆然有聲頭陀大驚嘆曰嬰兒走矣便詣金陵舊游諸公門各各辭謝云欲上茅山去其日卻往茅山下祁家店句容縣地去句曲三十里上茅山大路也大門樓遥托鉢適門內姑嫂二人駢肩而出頭陀合掌問訊高聲唱曰娘子肯借我一間淨房住乎嫂不答其姑是室女忻然應曰淨房儘有任師父住去也言訖急足還內頭陀相隨而入瞥焉不見姑嫂二人並怪之其夕姑忽稱腹痛產一男兒魁梧殊特父母怒欲殺女并斃其兒見兒異相不忍斃嫂亦從旁苦諫會溧水彭公感夢頭陀來囑急使人物色至祁家得不死今兒已長大神姿端遠見者以令器期之書窓膏燭之費悉出彭氏給焉真空道者說按琅玡王公世貞傳畧云道人末年頗好作有為功德欲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灌之成稻田歲入米三四十石而乾元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于是

渟浮金陵諸公間遇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毛百戶家飯畢乞浴浴已遂瞑趺坐不僵浹旬猶煖氣休休然汗沾鬚若璣三日入龕七日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視之百日若猶生也據琅玕公文如此合于真空道者所述上茅山之言無不驗矣方知托鉢于祈家店者是其飛神而末年閑道種花畢力于句曲乾元之間其有古子頭陀事跡散在仙幻中然此段公案琅玕未之及也

科漂通紀

青丘子　以下擔園

青丘子者不知何所人也俗或呼之為青丘先生隱于武當山遊行天下已久見者終莫測其年代嘉靖間有丹谿生姓王名生好尋名山博採方術有高蹈遐舉之想偶因秋晴游縱誤入一山谷僻處見林壑深秀鳥徑幽委不覺愛翫忘歸遂窮其跡踐丹危履翠險或下或高且數十里隱映若有洞門洞在斷厓絕磵中水流花開風氣如春似非人跡所至徘徊良久忽聞洞中酣睡之聲披榛竊視一白髯老父枕石而卧鼻息如雷狀貌奇古而衣冠杖屨飄囊並仙家裝束生察其非凡也屏息竦立伺其寤急趨下拜老父驚問得入之由具告所以賜胡麻飯與之食謂曰世人不信神仙汝能冒險至此真可教矣然兒之先不聞有七世祖王重陽者乎生曰父母早喪親族凋殘莫知祖先蹤跡矣老父曰吾即王重陽嚞也兒好道以明年八月十五為期待我于西蜀琵琶峰下今日方與南宮列真期會此境騎衛須臾即來汝乃凡夫穢濁未除必遭仙譴可

速尋歸路出去遲則虎狼立至無噍類矣生便叩
謝而出踉蹌下山微聞簫管寥亮雲端疑是羣
仙赴會洞中奔馳不及逾五日始得達家詰之于人
其先代果有重陽尊師道成仙去生則其雲孫也
生自飯洞中胡麻腹常不饑顏色益少轉盼間明
年中秋近矣遂與家絕結行李而渡江然不忘琵琶
峰在蜀中何地憂惶靡寧莫知所届一日忽聞舟
中同伴朗吟七言詩〻中却有此峰名亟問其處
吟者曰此即巫山十二峰之一也生喜不自勝旅懷

頓放有頃舟過巫山下因告舟人脫帆登岸與同
伴各各謝別而去求尋其峰積日始到至中秋前
一日晚露宿峰頭以候仙駕遲明望見淩空跨鶴
而來者白鬚老父也就地瞻仰作禮父見生已先在
笑曰此兒大佳真有心之士哉但汝骨格未就因緣
尚隔一塵今生止可學劒仙之術游戲人間吾非汝
師汝師是青丘子見住武當山中却歸往尋必得
其真傳矣生臨別拜辭曰不審青丘先生居于武
當何峰願先垂告老父曰六株松下一茅菴即其

居也乃辭出山復附他舟入楚纔經信宿已達江
夏尋復抵于襄陽之武當山下負橐獨上緣磴躋
攀日向晚矣忽見岩前蒼松六株果有茆屋數間
在焉烟蘿四合仄徑微通叩其門良久始遇童子
出而延入仰視青丘先生秀髮龐眉倚樹而嘯謂
曰爾祖王重陽使汝来也拜罷趨遣沐浴畢令
佳菴後淨堂中給使堂中有藥鼎高數尺餘周
遭封固紫燄光騰照耀林壑生至第教以守爐
看火添縮薪炭不得擅離妄視而已每晝則

有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應日以爲常生偶問
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對先生已具知之愠怒詬讀
便欲驅逐出門衆皆跪請乃止後遂不敢發問久
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計可六百餘斤分而為二又
析之至七八斤而止移貯大磐石上搗之晝作夜息
漸〻而薄因成鋏片擇甲午丙午諸日鑄成六劍
懸于絕壁之下以飛瀑濺激其上日月之光華燭之
歷經旬朔劍質始柔此六劍各有名目先生畀其一
畀生令童子開其腦後臂間藏之亦亡所苦却令

鬻心七日盡傳擊刺之秘命生往青城山中結茅棲止誠無妄用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為事自干天誅又以其四分授二青童玉女其一自佩於是使生下山生住青城山一年後又却來尋至則室廬如故門戶緘鎖寂無人在問山中道士道士曰青丘先生去且一年矣生慟哭而還忽行過荊南見先生混迹丐者之中乃相隨同去不知其所之也世傳丹谿生鑄劍經僅二十五紙即是青丘所傳之本矣有人曾見此書

玄符先生

玄符先生別署寒陽子自幼出家雲水受神谷子之真傳發明內要凡修身延命之術無不研討窮年累月坐破蒲團乃得氣凝脉住神明洞然後遇智虛子傳受淨明忠孝性宗派頭因此益忝知識應當代補元之任游行人間以度志士然人莫窮其年壽亦不測其住處也嘉靖中有婺人胡清虛者家于樊池號樊池子少為縣小吏故少保績溪公亦憲擁旄浙右權震天下清虛給事幕府傳之使令頗稱敏捷是時鯨波清海宇謐少保頗興髀肉之歎一夕沉醉倚胡床而大言曰世界承平將高鳥盡而良弓藏矣回顧左右獨清虛立于後驚訝曰汝在此耶明日密緘手札半幅敕清虛亟往投錢唐令乃是授意于令使其杖殺清虛令精察人也發緘覽畢納諸袖中瞪視清虛為人端雅閑然顧之遂屏兩傍人吏召而訊曰汝得何罪于幕府今使我杖殺汝矣清虛應對從容顏色不變告令曰實未嘗有毫髮忤犯也豈昨宵醉後之失

言予惟其得聞獲譴死矣因具述以告令令曰是矣汝可速變姓名遠遁不得復還家戀妻子也清虛涕泣拜謝而去明日令入見少保少保問其人在予令曰斃之杖下矣清虛既脫斯難狼狽出城稅居姓游江淮間思尋訪名山遇異人凡數載一亡所遇流離顛沛苦不可堪後聞少保已薨事竣人亡乃復還浙之婺州問其家骨肉淪喪都盡故居已再易主驚顧之際不勝悲悲涼因訪親近之居鄉者暫依棲止偶于觀星臺下見一老人赤脚蓬頭布衣瓢飲詰其鬚鬢髮皆鶴而貌如桃花知是仙流傾心歸向叩之乃即玄符先生矣老人曰我故寒陽子也欲度世間有心人耳汝歸鄉戀戀俗情未除豈可求長生之道哉清虛叩首誠祈願終身為隸于左右老人知其志篤許而留之遂挈入湖平山中草衣精舍不數月間又携之浮蘭江登爛柯山直至閩中尋金粟洞復經廬陵之玉笥山南度庾嶺過襄陽到武當山上止于紫雲回又還廬山大敝游歷數年諸受道要晝夜精思無所不到始得發

明性命歸源之奧所傳皆清淨工夫也數年間有人見玄符先生與樊池子於蜀中兩人如孤雲野鶴容色不改皆云未嘗死也

飛神武當山

裴慶遺事

世知 肅皇之代宜降神仙蘇州裴慶者織機為業因婦有外行棄之行乞夜宿于甜橋巷中一日乞食而還時吳城大雪數尺忽見路傍一處蓮席之上輙無分寸其氣如蒸怪而疑之竊啓視則六七丐者在焉慶便入拜稱曰下界愚民稽首大仙衆丐搖手笑曰子痴矣吾屬乞兒也何知神仙事乎慶再拜叩頭不已伏地如故強乞破甌中殘瀋噉之以舌舐盡歸而身輕如飛攀墻援樹幾欲夌虛直上鄰里聚觀叩以方来禍福休咎言無不驗合郡肅敬如事神明有親故入楚登武當山禮玄君路遇慶下山輙附信物将歸此人上山日也鄰里咸謂慶終日行乞在吳市中又嘗到人家何曾遠出走視儼然方知武當山中相遇是其飛神所至矣又張真人嘗遇之武當山上問姓名答曰我姑蘇裴慶也真人視其足躡虛而行異之至蘇求覔不得慶已在驛夫中矣真人跪請不已乃踞上坐劇談至夜分隱去後夏閣老言再薦比召上来叩慶慶曰陛下賜汝一車斤夏誤斤為金時以為妖妄後乃知夏公當斬故拆其字示之也 世宗皇帝下詔訪求慶一日踞街頭破草鞋疊成小洞方廣丈餘端坐其內扃塞洞門吐火自焚其身吳城居民共見烈焰中裴仙人騎白鶴一隻昇天而去

青谿道人

嘉靖初有青谿道人諱智夫其姓書中稱弘農疑姓楊也善九轉還丹之術自云得南海王神仙手遊祖師之真傳後又受旨于衡山清風子皆不知何時人矣山陰祝生良柱少年嗜黄白之事棄家隱臨安石鏡山下依其母舅高氏以居羽流道者過其門無不留連款接嘗從方士學鍊丹遂鑄鑪鼎爨薪鼓鞴以為黄金咳唾可致積數年而器無制伏工夫下手妙理丹卒不成其後母舅自楚中罷官還祝往謁之偶見敗篋中一鈔本方書糜爛殘缺不滿三十紙其理深玄爐中造化之真機燦然大備印之平日所得亦略相符祝生自幸見所未見也嘗因會客談及獲書之奇座人驚曰願聞其說生曰某母舅高公名尚桂嘗為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尉時京師布令天下縣圖購募妖僧曾廣高公職掌巡捕都御史委之緝獲責期必得一日過遠鄉市鎮上見有全真道人醉倒路傍遂命停車遣人推求廣形面上眉心有黒痣一點今驗之非是令津邏徧身搜摸曾無寸資問之酒家云此道人常日以銀一小錠止重七分買来酒肉湯餅恰彀一日之費其明日亦如之今早誤付兩錠某倍與之飲食以此大醉其鼾如雷高公命左右共呼之而不寤有人于其胸前檢此本乃是虫蝕文字中多眼科方兼畫人眼形于上下方計其数高公不知何書收貯行李因語酒家主人云此全真酒醒便可留住店中往還以半月為期主人唯唯而退高公既去道人亦醒不問亡書之由酒家以官人有令固留之道人云若然則汝出酒殽供我我已無金矣酒家不得已款待如故忽見梁上失去彘肩一肘疑是道人所竊主人翁媪交謫于內道人聞而大怒詬責主人惶恐無地隔一日道人忽腹痛而死尋即臭爛蛆流主人翁媪恨不自勝市櫘儭舉聚集鄰里瘞于鎮南之平岡頭半月後高公奉差還縣道經市鎮召酒家至烈聲罵曰命汝收留全真何為縱之令其使酒亡狀辱我于道上乎主人泣曰飲食湯沐殯瘞

之賚並出明府所賜苦不敢言高公曰昨過大洪山下全真向吾馬前大罵而去遣伍伯捉之追不能及柰何以死相誑主人云現埋此地高公遂召鄰里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鐵肩已腐臭不可近矣即是酒家前所失者方知其託形而去也按其書末云世廟十年劍槎市西弘農青谿道人智譔有彭祖蒸臍方呂仙助容丹造逡巡酒坊神仙延壽丹還少丹打老丸諸方不可盡述其金丹紗訣及歌文多不録〻其詩一首詩曰一粒金丹透泊天黃公姹女結因緣五行制伏分天地八卦昆侖列聖賢造化一團爐內雪乾坤千朶海中蓮世人識得如斯語隨我來朝玉帝前

馬西風

馬西風者不詳何自或云得道仙人也永新彭明府少好道不樂爲縣觧官歸雲水羽流居常滿座一日有花籃魚鼓道士闖入其室彭遽起延坐徵姓名道士曰我馬西風也籍甚道名願承眉宇故來攜瓢耳彭顧左右進茶道士曰貧道從武夷山來攜得旂槍數葉烹方熟請出奉餉取懷中葫芦瀉之香茗二盌甘洌殊常兩人飲罷彭顧左右置酒道士又曰酒亦貧道所有是湘水造成酃醁酒也別注一壺如鶴股傾之不竭搬出葫蘆中有核種種並珍怪之食彭大驚至暮告別固留之不可曰子所交者非吾侶也能從我游請以明晨會于某坊可乎彭許諾道士忽擲盃梁上化爲雙燕飛鳴啾啾衆咸駭視回顧座中已失道士所在矣彭自以得遇真仙大喜過望通夕不寐辨色而興如言訪之道士已先在坊下顧而謂曰子真有心哉趣與俱行行可數十里纔至一幽絕處泉香石翠花媚草靈望見繡幛丹崖高出

天半彭心訝其非世間也忽起家念告道士曰某来時未與妻子言別師能容我暫歸乎道士長息而語曰信哉凡夫之難度也子歸則歸耳何云暫耶彭叩頭遜謝道士出囊中紅霞米二升賜之誡曰煮三粒作湯可療百病勤行施捨慎勿秘惜米盡則子遷化之期也言既瞥然隱去彭乃悵惘還家以此米施人最多靈驗壽至百餘歲米將盡矣呼家人治具邀親昵賓游讌會數日沐浴衣冠與衆辭別俄聞堂中起異香香風習越遂端坐而化

蜿仙

武夷山接筍峰下幔亭塢中有歷朝以来蜿仙共十有四人居民供養藏諸石龕中每歲大旱迎歸其家禱雨立應賽謝畢明日將具簫鼓送還故處則蜿仙夜半自歸塢中石龕不失位次其靈異往往如此

蒲仙

蒲仙者不詳何許人或云即上海高橋朱乞兒也少為人傭保俄辭主人行乞里中冬夏無衣露處人家籬下雨雪不侵取蒲囊五六領連綴而裹其體因呼之為蒲仙嘗在嘉興城東六里街上出入往来不擇淨垢每天將雨輒臨水自浣其蒲囊以是徵驗里中有疾病摘蒲施之煮湯服下立愈或有母患癱瘓往叩蒲仙乞藥便撒溺于地令其刮溺泥煎湯進母如言亦愈衆以為神一日過湖州村落入人家乞

食其人已入山販茶蒲仙在其家食畢因熟卧于簷下氣息如蒸抵暮索筆題蒲仙卧此一日六字于壁間而去及販茶人歸云今日入山遇二虎幾不免踉蹌而還見蒲仙于塢口挾兩貍置于肩而出安得卧此地于後乃悟山中見者是其飛神所挾之貍即二虎也歲餘竟不知所之

垢仙

垢仙者姓劉名黑黑東齊人也萬曆三十年間繇泰
州渡江来游虞山止泊無所衣服滓獘狀若風狂號
為垢仙每行市中群犬競来齧逐俗又呼之為狗僊
矣路遇邑丞導從踣箕相視丞怒命左右執而笞
之衆驅出界遂入姑蘇城坐於北寺前香華橋下晝
暴夜露蓬首穢形見者咸笑焉每風雪連旬市人
慮其已死就視無恙氣汗流蒸然未之深信也太
原相公聞而来訪禮貌甚恭時公方有家事憂不

神僊通紀

能訣詣請問忽高聲叱曰何不速了會　上方特旨
召公再入政府兼敕撫臣勸駕公屢辭不許因從容
質之忽又高聲唱吳歌兩句云朝裡官多壞子法姐
為多郎亂子心自是吳中知有垢仙跡之者衆矣歲
餘忽不復見尋求在齊門外陽涇橋後住太倉最後
到松江黄浦老幼圍繞之便走入蘆花叢裡穴地而
坐委曲隱蔽不火食者經月時時取生魚噉之村民
共以為神華亭朱進士國華方舉于鄉造而請焉
垢仙曰汝是庚戌進士慎勿多言朱叩其道不已曰
吾有弟子方接頭在蘇州城東可就而問也忽一日
無病而卒村民大其屍棺髑髏燒赤大如大毬停
数日有人見其坐泖灘上折蘆一枝掠水而去方接
頭者城東織機人曾出錢施垢仙垢仙授以道要
因委妻子出家相從俱去亦能晝暴赤日夜沒于
水盡得垢仙之術與其徒潘酒保周文秀等七八
人往来雲間俱宿風露中餐霞吸瀣朱進士姜
孝廉諸君共為買地齊女門内造老君廟居之
事在四十二年也　一說垢仙常自稱張明珠誒人

神僊通紀

間事無弗中者催刈北禪寺前麥不信白日間雨
滂爛麥不及收割婁江王夫人卜女娘何祥舉其陽
示之左右毆擊後果生男迎歸園亭供養重門深
鎖忽失所在推求野外復載而還趙祖美門謁選
何官叱曰爾當先做壽官趙三月病卒方驗壽棺之
言渡劉河自沉于水以為死矣停數日復在黄浦灘
上後忽稱病暴亡村民以蘆席裹尸棄之河濱
風雨漂溺不知所之停數日又復在岳王廟前王小
選士騏相從問道多通宗旨竟莫能測嘗呼方

接頭為尭夫而不名方居吳中獅林寺一日殿廊下見空中葉墜拾視之師手筆也悟當行矣急詣上海叅謁撫其身肌滑如脂誤以爪傷血出皆白乳化後有人見之泖上凌波而去

神隱通紀

廣仙

武夷北山有水濂四十里行至山麓攀援而上如在半空逶迤又過水濂道院遙見一龕石罅中訊之道士曰此嘉靖十年廣信府蜺仙也俗呼廣仙其貌清癯肌如腊目如黿皮毛爪髮宛若生者有御史某來訪其處題曰昇高仙

夫子李

夫子李者曲阜縣人傳是故衍聖公也襌封爵于其子遂變姓名入武當山草栖于玉虛宮 穆宗皇帝嘗遣人物色之詔歲給廩粒命中貴人供養于山中今上登位至今恩典不廢一日李忽語中貴人曰吾久留此山糜費 國家資粮無益于事明日往雲南去也中貴人曰師今年老捨此而遠遊不以奏聞于朝可乎曰要行便行安能待王命下耶中貴人陰使道士守之其夕偽病死深相怪歎明日給棺盛殮瘞之于攤木岡（岡形長七十里）後三日有人見李在山下酒家持盃倒飲自云將往雲南怪之問曰師是夫子李耶猶在乎昨傳山中送瘞者何神人也李大笑拏其頰曰少年莫浪說于是潜遁而去衆詣中貴人具言之不信陟岡發棺惟一緉草屨子存焉

神隱通紀

丰蓬張

丰蓬張者隱武當山蠟燭澗修行山中猿猴常采名花異果釀成美醞獻于丰蓬名曰猴酒蘇州山塘吳梅卿入山求道丰蓬賜之一杯醉經三日其後丰蓬過吳昌門從梅卿乞齋梅卿出家醞一罌重七十斤為獻丰蓬曰甚今獨飲不敢累諸君相陪也於是裂去罇泥褰裳而踞其上少頃口呵出氣三口遽起還視其甕空無滴矣

亦稱蒲團張負一蒲團重數十斤上下嶺阪如飛故得名

萊頭張

萊頭張者山東人也故世胄後為裨將棄官雲水喜啖生萊頭俗呼之為萊頭張矣

銅瓢張

銅瓢張者陝西人也未詳氏俗故嘗為右方伯雲游湖海以大銅瓢自隨因而得號

玄洲子

玄洲子姓衛氏莫知其名洛中人也貌奇偉身着破衲頭又自稱一衲道人嘉靖中山陰諸生啓賢為太學生徒家饒資財廣延方術之士道人常過其家時諸學士大殷林居其長郎寢瘵積年衆醫治之皆云不及活道謂人諸生曰吾能起之但惜囊中藥盡止存六分可延六年算耳然吾與語兒溪上一角妓往還情屬謀欲擅之非百金莫辦子為我居其間諸生曰藥能活人足矣慎勿言六年事也遂往告

學士學士曰出百金以延吾兒旦夕之命尚安惜哉趣延道人至深加接遇道人入卧內褰其幃而視之驚曰氣息奄奄元神散矣明日五更且死柰何急索婦人稠乳半杯置案上即于肘後摸一小銀壺盧傾出神藥兩方寸匕色紫而細研其半投入乳中曰服此三分當蹶然而起若下床足不着地再進其半行如飛矣患者鼻端聞此奇香啞然作聲曰莫不有仙人相救乎左右應之曰果仙人藥也急命進強灌入喉以舌舐而盡之有頃見其體在衾中漸能蛇

蜒俄而求食與之薄糜後盡良久遽起坐便欲下床而兩足橋然果不能下于是左右奔告道人更求其半進之方設酒食之具于西廳事前長即忽馮侍者肩直詣廳事謝受更生之恩道士遂留坐中同飲々畢其家出金八十兩繒綵十疋再拜酬贈而去諸生于途中私訊其藥何名道人曰此即仙家九轉大還丹也李少君所謂鉛錫投和而黃金充成刀圭入喉而凋氣立反弊方猶然況其上者諸生曰六年之說然乎曰戲耳此藥固能長生也還家懇請其方道人曰知子好道奈何靳之乃脫下破衲頭拆其背縫中出書一卷標有金字一行曰許旌陽尊師石函記付諸生令于静室齋心三日寫其要訣寫畢收藏如故明日將之語兒溪上因告別諸生後贈道人三十金生雖受其真秘然不能修用後以其書授之玉虛子此道人娶妓為小妻俱入羅浮山中去也

神僊通紀

郭道士

北京神鶴觀道士郭蓮素好道積功累行辛勤有年六十歲時遇一異人至蓮素欲乞長生之訣曰未也更二十年後吾當點化汝今且先尋外護時富平孫尚書方在臺中郭聞名便往詣之尚書許而未之奇也其後蓮素八十歲異人復來曰吾度汝矣究其術皆房中補導名為接命後入西山養大半載出居觀中鬚髮返黑面如二十少年京師人無不驚異尚書便作禮而拜深加敬事得其術一二焉

神僊通紀

郭今尚存

缺九字

王峰老人

王峰老人姓王失其名不知何來嘗僦居京師象房側楚人兵部王員外止之官邸中叩其秘黃白之術最高餘惟以交接補導取精玄牝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數娶小妻並好女輒棄之經歷四方多年人皆奇其不先諸少年嘗搆之以禍長吏械枚繫
知其有術力為之庇得從輕釋流海外官鬻其妻弩郎中陰令補值領去其後郎中為閩南太守挂冠歸吳門曾遣人推求蹤跡老

神僊通紀

人直至吳下郎中益奇待之諸公書幣相屬畧無所受旋亦告別視其襆中不畜一錢也而資斧未嘗困之有所得復散賜與貧窮者然老人多變怪之事能撮土掌中捻之即成銀居京師時過相識人至向地拾小泥塊為丸用紙果好送之曰無他相贈將意而已其人還自邸舍解出泥果泥已变上金光燭一室人家或請老人會同飲食見盤中所飣梧子榛松之類戲裏幾粒以貽親知隨核大小悉化銀珠矣若還貯於盤中後如故噫自

古神仙能煎泥成金未聞有靈幻如此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也王霞子語余云老人每出不持資粮還居京師則飲食居處妻妾僕從皆事豪奢與富人無異不出三年數易其處人以道叩之則曰我無道也世傳其二百五十歲矣長安諸貴人甚尊禮之而不得一言楚人祝石韋受其傳嘗曰王峯老人豈止二百歲乎五十是周秦以上人也王霞子又云此人忽老忽少顏色一日三變早起則枯瘠苦窮餓人少頃則龐髮秀胥常如童子顏色午後則

神僊通紀

轉為美少年可二十左右許人皆以為得老彭補腦還元之術以此見駭于世矣

周三畏　以下詹同

陝西延安府葭州深山中有蓊頭仙人斷粒不食日飲淨水三甌以為常矢溺俱絶間用法水療民間疾苦甚有靈驗其水止取一滴滴入淨瓷罐中攜歸則盈罐矣煮服之應手而愈由此遠近稱神有司上其事于延安開府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數遣官吏入山敦請車騎旁午于途不至最後以裨將往彊之出山既達榆林城時萬曆甲辰冬十月西北極邊地且凍矣衆見仙人氣如蒸而有微汗

視其貌可十六七歲少年身披百結衲頭首戴七星帽以七金鈴綴于帽簷故曰七星又用金圈束其額金鐶貫其耳髮皆黃黑鬈起一如頭陀之狀俗因呼為蓊頭仙人仙人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叙世間賓主禮而已揖罷不登席坐便結跏趺于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暢曉二公大驚幕下賓僚無應對者時有東浙四明人吳一鯨頗稱博洽方客中丞命往質難之仙人與吳生酬論邃古以還六合而外之事吐納如流傾湫倒嶽一鯨聞所未聞中懷悅服

幕下中丞

口屈不能置對衣纓踧注咸謂仙人周游八垓淹貫千古言非孟浪皆為誕章（誕大也出漢書）雖張茂先之博物梁杰公之談奇蔑以尚矣偶論宋史及咸陽冤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日復語及又慟如初座人或徵時事不對叩以國家運數僅答尚綿遠三字餘不肯言是日中丞移仙人于城西玉皇閣外往雖深加欽敬陰使人守之日惟供水三甌他無所須也軍民求法水者絡繹喧填門如霧市俄而法水不給仙人索紅棗代之開府大帥各

送棗二石至遽命置于閣下不須昇上乃召病者登閣取棗仙人出棗于袖中次第給散其下八筐之內空無有矣中丞益奇待之常來恭禮因屏左右私質其姓名年紀仙人默然不得已強應曰姓周晝夜環衛于閣上下者百餘人是夕逸去不知所之衆皆惶懼二公相顧失色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墮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因知三畏是宋朝賢臣相傳秦檜先曾命其勘鞫武穆之獄三畏棄官入山後乃使万

侯蔦羅織而成仙人即三畏之本身也夷考正史
不見其說豈五百六十餘年未嘗死乎後榆林人
服其衆者終身無病爭繪小像龕事于家初仙
人乘白騾而來遂畫乘騾之像焉

席生

席生者號小崇散人不記名字廣平之曲周縣人
也少爲肥鄉張金吾家狎客聖標之先將軍幸之
常令侍飲不離左右忽委妻子出邊關外雲水
數年一日挾兩翦頭胡雛婦張氏不知其奇也家

有讌會童子携銀壺溫酒席生遽奪其壺投諸井
中僮子泣訴于主人舉家詬罵以爲病狂席生曰無
草〻請于爨下索之衆共走爨下布覓無有忽
聽釜中有湯沸聲徐舉其蓋則銀壺宛然湯中
酒已溫矣瀉之不少消滴旋復命左右取酒盛滿
壺中用紙丸塞其壺口去壺蓋倒合席間亦無
涓滴漏出于是遠近驚傳無不大怪異之行厨
諸物水陸畢致以空衣承之而得惟金銀不可取
然一着其手雖鎖鐍櫃中已在懷袖間矣每當月

欽三字 缺三字 缺四字

明之夜輒呼酒大嚼召群鬼舁輿擔篋而出周游名
山不止一處既歸取鬼所擔篋發之出其地土産
之物以餽于　莫測其理也久之復走塞下遇
虜　大戰賴席生陰遣神兵驅虜〻潰
　馬嘉其功署爲京營小將中貴人聞之日
夜誘說逼之傳術生固不肯告中貴人怒因其昔
年有挾胡雛事乃使人上書誣告搆以交通外夷
之罪有司驗無實跡止于遣戍遼陽而已尋遇
赦還北平告親故言當入衡山祝融峰下合軒

轅九鼎丹成然後出自此杳然無聞

瞿道人

戊申年間宰輔妻東王公薦一方士于族姪侍御
家姓瞿籍金華府共稱爲瞿道人常挂花瓢
于肘後及持天台藤杖嬉遊山水間道人有一
刺函中以素紙封絳箋一條于內緘題甚固衆
苦請開之不肯後竊取以視乃是庚戌狀元韓敬
六字其時求仲尚名敬求未有改也觀者咸笑其
狂誕不知韓敬爲何人至庚戌春報會元是韓敬

見者皆以為奇有傾求仲果發狀頭乃始驗其術之神真如芙蓉鏡矣下

金竹秀才

常熟縣湖南金竹秀才字子虛少有拔俗之韻嘗館于李氏其所居枕虞山下時時闢館之後扉登眺徘徊每當月朗風清曼聲長嘯裊裊于雲表而平生絕不喜談人間事衆呼之為痴秀才矣偶過福山劉神廟中道士徐壺隱新搆雲房乞其歌詠磨墨瀋以待濡毫亟命喝題隱壺遂

以壺中日月長五字次第命之金王不停揮立綴五絕語多玄勝詩賞萩林嘉靖三十年間倭亂初平金悵然不樂塵世一夕夢見其前身之所處恍惚舊游便捨妻子出家雲水無不更遊後數年金有相識人居相去里許適從軍之雲間事畢將歸道經三龍山下傍有草庵際暮投宿望見庵主綸巾羽氅振繩床盤膝而坐細視之乃里中金秀才也顏色轉少鬚髯如女青絲因攝衣下拜通鄉里姓名且告其家中消息二郎君亦高邑諸生

矣金笑曰不才之子何足道哉給與錢數十文令詣村店進少酒啗仍求安宿餅人既獲醉飽其夜寢于庵內繩床之側初就寢時見金取其襆中傘張之用兩手搖轉不停如此竟夕似夢非夢耳中但聞海潮洶湧之聲凌晨寤而起視身卻臥于楊子江岸西津渡口推問岸上担夫已是鎮江府東郭門外矣自暮及朝瞬之間萬里莫測其所由是憶昨宵誦經鑾帳蘿之鄉真若夢境乃歎息絕思也視金空中有附書數行寄語

家人云浮蹤浪跡絕無處尋勿更以為念也自是人知金已得仙矣又寂絕數年有人見之于終南山孫太學胤伽記其詩句甚詳茲不備載

翁藏拙

高坡異纂

駱用卿為南海令日有道士翁藏拙從武當來寄居白雲山寺中凡七日一食食必兼數人之物餘六日飲水而已以此為常用卿叩之天文地理脩煉服餌之術無精曉會歲大旱結壇禱雨如期霑足贈以金帛悉不受用卿間以黃白之事為請道士即以足就地蹴泥淖置火中　以銅鐵投之悉化金液出一日用卿方訪翁坐中遽起言適有緊急公文將移新會顧偶忘之道士即請收公及用卿手書納懷中時新會令為徐乾默坐移時探懷中出乾報緘及印信公文俱在焉用卿始大駭異旦暮虔拜請教道士曰君惟地理一事稍可指授若天文則有國禁修煉則剝喪既多且必不能棄人間事無徒自苦也遂攜用卿登山指示龍脉沙水起伏向背之勢其言甚略不久用卿以朝覲至京道士亦去不復至后用卿遂以地理之術名天下嘗至武當物色之竟無知藏拙者

魯雲陽道人傳

徐灝

道人魯雲陽者松江人往來三吳間稱為顛仙云道人身長不五尺背穹若龜面奕奕有神善恢諧跳擲尤能忍穢見人唾地輒舐之或自小遺盥面每浴必後衆人往垢膩滿盤輒啜盡人以為狎其顛而遠其不潔又稱為垢仙癸酉自吳興來樓上舘卓海幢家予聞而訪之見道人方簪花滿椎髻赤脚與市上兒相逐嬉戲出其囊大半屬兒童弄物人或遺之金未嘗却金錢土塊雜投橐中黠者攫取之亦不復惜又好吹洞簫擊劍予請觀之輙欣然為予吹且起舞每導引骨節珊然如空中破竹狀一日坐長橋上伸一足倒掛橋欄觀者錯愕道人吹簫終一曲然後起又嘗自橋躍入水中良久然後出不用巾拭閉息瞑頃膚且燥矣其顛如此然與之正論言有倫次亹亹可聽叩以養生玄秘之旨所示人淺深不同然初不匿問及休咎便張口不語道人為予言將入山為長往計不於西湖韜光庵頂則句曲花山耳是年予入都遂不復見

大津氏曰人以道人茹垢為顛狎末矣道人似非顛者殆有鑒於費長房之憎穢而棄于其師而故矯之與雖然垢淨兩相稍着絲毫于胸中雖有道之士烏能無嘔予住苦于應接問道人何以待之道人曰應之以事不應之以心噫道人似非顛者

吳山重陽菴陳戴墨法師傳

沈子曰聞之古昔傳者傳也當陽沉碑水中太史藏之名山王喬舄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無非以人生石火身世蜉蝣苟有生前之美而不能傳身後之名將無寂莫一時沉淪千載是故無可傳而強為之傳是謂攘聲有可傳而不即為之傳是謂掩美此皆執筆者之咎也今夫丘壑之間塵世之表果有真修一生有聞當世而坐令其滅沒不傳吾烏乎敢予年舞象先君子

神僊通紀

挈居重陽菴下今且七十四矣環山皆琳宮也簪笏之士不知其幾千百輩而道行標表者指不多屈茲特為戴墨陳師作傳以山中人言山中事蓋亦見而知之不可得而掩云按

戴墨尊師乙卯正月二十四誕於仁和之塘棲鎮姓陳氏諱嘉宣詩鄉舊宅世所稱花園陳者是其祖族也師生而疎眉秀頷凝宇不凡性樂靜栖處群兒中已負鶴睨雲霄之致甲子歲方十齡早脫塵囂遠膺冠帔投禮叔鶴林為師於時初通

儒典漸讀道書尤喜親事翰墨善擘窠大書揮洒壺汁不必以霞霄之舊換右軍之經矣時至甲戌師纔弱冠耳道性天悠塵心日損漸爾睨目羽人許意　天后不屑尋常學道僅：熟皆科律仰天德色也於是奮鼓篋更學靈寶大法于善長孫師之門身佩谿落之圖腰垂虎鞶之囊發五岳之金記誦九籥之丹經下赤玉之靈文聚朱陵之真氣行且雲車風馬霓鞭羽蓋可以鼻騰紫府来往赤城寥落重陽六十年来人無不

知其中有戴墨矣夫重陽倚崇阿據林麓竹木繁蔚臺殿蔽虧曾經宋穆陵駐蹕前有韓冉後有梅俞修真格　帝代不乏人嘉隆以後學者不守庚申都忘甲子無復有問道崆峒訪書石室者山頭松葉嶺上白雲都無許長史今矣自有戴墨而神仙金止玉亭真人瓊思霞想去天無須尺五隔道兩塵呼吸可通甘霖立降每當火雲作峰枯蟬喝榔之際塗之人無不仰而雩曰陳戴墨来何暮於是癸未海昌有禱壬辰雲居有禱城隍廟有

何必

禱随往苕溪有禱癸卯辛亥太歲廟連年有禱龍骨長乾馬駿頻滴師之面目黧黑形容枯槁竟如屈大夫作天問時江翻海立以扶起我枯苗其叩九閽謁雨澤若披慈母之帷而如携如取也嗟乎戴墨用是老矣　撫院蕭　朱　范三公　總督趙　劉二公　織造金　胡　艾魏四公屢屢懸扁贈金一曰利澤蒼生一曰靈雨從心一曰功參化育盖實録也至　方伯袁公而下　郡寮嵇張陳孫許諸公　邑大夫何　孟　梁等莫

不稽首壇前為萬民酬惠師之勞若功高有如此者若夫重陽北廡風雨千年金户雖存丹青已剥師以學道之暇六十年中經营締造垂三十年許始於甲申重建真武殿已丑創斗母閣癸巳建玉帝閣　關帝殿此時栖室庖湢并一新焉戊戌重修山大門星宿閣巳亥年重建青衣閣甲辰鼎建　文昌張仙痘神閣迄於壬子歳重建天醫古院并創　觀音大士諸神等殿環山望之亦塵寰咫尺耳師之精力所搆儼然如曾城丹

丘仙靈窟宅與他圖經所載洞天福地潛藏乎幽
詭與區渺不可問者迥乎不同初之幸重陽有戴墨
者今且幸戴墨再造重陽矣重陽可以傳諸不
朽矣廼師猶讓善勿居歸厥功於當事 趙
劉 朱 范諸公及紳士吳戴嚴金姚韓諸位其
有功不伐又如此謙讓噫嘻戴墨亦可以傳諸不
朽矣沈子亦將附驥髮而千里乎沈子書傳畢更
為之論曰名山勝地往往代天誕毓真賢而不能
代人奮興頹圮是人之所能為者非天之所能為

也不知以誕毓之人力為奮興之事而天上誕毓
之意始顯人既傑矣而地靈益為之著山中宰相
陶弘景洞裡真人葛稚川戴墨可與重陽並有
千古

里中二雪老人沈捷頓首拜撰

仙靈紀異

朱 輅

語云褚小不可以懷大綆短不足以汲深予之傳
戴墨也止及其雨暘之利濟雲搆之嵯峨有道
功業誠無以加使世之知戴墨者謂亦可以傳
之無窮矣至其晚遇真人秘授大道朝聞夕可之
樂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真夫人心性間事非他
人所可得而名言也安能使言而信信而傳乎今
戴墨屬續之際二偈始和盤托出并
默菴夫子所秘授者亦無隱焉其兩人唿合處
仙靈一席儼然未散噫嘻究竟予安能傳戴墨
哉幸戴墨自能傳之耳 師語一則戴墨一偈
附録左方 大道坦坦有何隔礙至誠淑世不重
神奇舉世向深處疑難不向淺中領取眉山

豈私隱真傳唯領悟有人耳 戴墨先生多因
歷歷與道合真徵應已見於前篆基永固此
中秘奥吾兩人若有唿合從此了了自如共心性
不朽即以教語印証千萬世當無不可
虛無自然安吾素潔治宮庭如六腑五十八年
已遇師朝聞夕可亦何怖

二雪老人沈捷再筆

康熙甲寅歲蒲月吉旦

羅念庵先生

吉水羅念庵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嘉靖己丑廷試第一時年二十六官至贊善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恭近人皆言其已仙今方士往往自稱遇之錢牧齋曰達夫沒人言其仙去不死數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怪余遇之京口謂余曰念庵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于虞山得無相失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伏策叩門不告姓名而去者之徐存齋所作誌銘及王公時槐所作傳皆云先生以弘治甲子生至嘉靖甲子八月十五卒于松原新第年六十一子世光等葬公于赤石潭山原方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〻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如是則先生考終明〻可據胡相傳仙去者紛〻也誌中又言公嘗遊衡嶽僧楚石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仙學招者作長書拒之今考念庵集中其拒友人書未見而異端論三篇專攻釋教而于道教則勿及夢中贈道士詩曰談道人多知道少閒來漫向問人道見說人生百歲期何事紛〻頭白早衣易走兮至難倒〻得永時成至寶紛〻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除夕云能持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趺坐云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單趺龍虎山云數息知天時度冥心養谷神入山云覆蜕生白非初有懸虱如輪奈久何欠康節觀物吟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運申處起天根則于黃老家內養之說似曾體而行之傳為仙去有由哉 念庵先生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不必能致往〻聞用功語輒生詆訶其弊將多于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為証然以三者皆其一端發見而未即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先生得孟子之意故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斯言出而陽明之學益顯是知念庵先生真得陽明正傳者 朱平涵曰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為工部侍郎攝部事時吏部郎

劉直洲文卿已得羅卧數月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日來就予談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予爲予覓之直淵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僅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以實告曾遍詢皆如之深以爲異始知仙遊去也　野客叢書天寶初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自製序與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朝士自李適以下十七人餞別有作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卒年八十六予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泗者于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自發賣藥如韓康伯近于台州上昇徧于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過之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然觀李白憶賀監詩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則知章寔死矣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詩之類虛實難以深信如此

神僊通紀

黃鶴醉翁傳

文津　陳鑑

黃鶴醉翁者不知何許人嘗戴翠冠披鶴氅侍西王母婉姈之駕月夜遊緱山被酒失三青鳥西王母怒而遣之遯于橘中剖橘得龐眉二叟對奕其一即翁也翁以世人物色已遂携一劍一拂一笛鐵三過岳陽飛越洞庭鄂渚飲于辛嫗樓上久之負酒錢戲取酒核邊黃橋畫鶴一隻遺嫗容至拍手鶴輒下舞去則鶴隱壁嫗用是獲貲鉅萬一日翁來謂嫗曰鶴之償酒足乎嫗笑謝復呼酒既醉自吹鐵笛一闋從壁間招鶴騎去故鄂有黃鶴樓鶴已去千年不復返至今鳳凰集穎之秋翁復浪出人間化爲三十歲男子易翠冠鶴氅爲進賢冠朱衣所騎鶴化爲黃童拂化爲斑管鐵笛化爲鐸獨劍不化耳于是日振鐸樓前落落有声人狎親之窺冠內巾有二毛皆呼翁時從遊弟子千餘人翁悉授以帝王之略不知翁前度神仙再來故處翁好酒而意不在酒每適遙樓上揮毫染翰不下萬言倦則擲筆而卧曰吾醉矣醉矣諸弟子亦曰翁醉矣醉翁之名自

從

此不能沉埋於人間齊宣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屈子謂漁父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舉世皆濁何不掘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翁曰吾不能為淳于髡之醉亦不能為屈子之醒且屈子惟自居于醒而視世醉世是以不容竟懐沙以死醉翁雖不容于世而世無能以死法死之淮視衆人醒我獨醉耳嘗為反騷之言曰吾寧以

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乎寧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西王母聞之憐翁之攡顏于世甚也倚白雲而招之曰爾來前吾自緱山失子東海揚塵已三千年矣吾青鳥已歸而爾黃鶴猶飛冥冥也橘中之奕不可留壁上蹁躚可復見乎醉翁遽然而覺乃携一劍一拂一笛令黃童復化為鶴騎之而長西王母遊

捌輯 14－520

〔清〕徐陶璋等輯

立命編四卷首一卷附一卷格言纂要一卷

清雍正刻本

客有問於予曰立命編所載果報之說果有當於聖賢之旨耶其爲吾儒之所宜道否耶予應之曰善當爲不以邀福而爲惡不可爲不以避禍而不爲假使爲善以邀福福或不至善可怠而止耶不爲惡以避禍禍而適來意外之禍其將以不爲惡之無益而自悔耶禍福之幾聽之外爲善不爲惡之志堅於內而心始純而不雜此自然之理也然其說可以望之君子欲以是律天下之人難矣天下君子少而中才不肖錯出乎其間彼不肖之人陷溺牿亡即歆之以福懼之以禍猶恐其不能爲善不能去惡也矧舍禍福而第言善惡曰爾其爲善爾其毋爲惡其孰從而聽之中才可善可惡者也歆之以福庶幾其向善懼之以禍庶幾其遠于惡不然任其游移于善惡

之介其究必至喪其善流于惡而後已果報之說可以通古聖人立教之窮而以此示勸垂戒轉移人心是亦一道也且是編所載旁搜而遠引者驗之已往確乎可據是即書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說也是即先儒所云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也其編曰立命欲人之盡乎天之所賦而無負吾生之理是即孟子修身以俟之教也然則是編信有關于世道豈可以果報之說非醇儒所尚而忽視之哉客聆予言唯唯而退遂書此以列諸簡端

雍正四年冬十二月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徐陶璋撰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筭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筭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

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筭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卹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

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偽攻訐宗親剛強

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

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減人自益以惡
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
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
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
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
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
所長護已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
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

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
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
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
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
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
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
强取强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遷

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
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鬬合爭訟妄逐朋黨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疏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
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
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衆短尺

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眞採取姦利壓良
爲賤謾驀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
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
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
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
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

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

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

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文昌帝君陰隲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隲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賜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

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荊榛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墻慎獨知於衾影諸惡

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巳。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隲中得來者哉。

立命編目次

凡例十則

奉行心法

文昌降筆記

玉皇寶號

文昌寶誥 附開心得慧神章

太上感應篇全文

帝君陰隲文全文

陰隲文彙輯註案四卷

附梓

文昌帝君降筆戒士子文

又戒士子文

俞淨意先生遇竈神記

袁了凡先生四訓

格言一卷

凡例

孔孟之書性命之書也提撕警覺垂訓萬世其心欲天下之人皆入於善而不爲不善也後世人心陷溺嗜慾叢生惡日長而善日消而性命之淪亡日甚

文昌帝君戚然憫之爰以身示教垂爲陰隲文以勸世凡所言之理卽孔孟所言之理其垂訓之心卽孔孟垂訓之心世之讀陰隲文者卽謂讀孔孟之書可也茲編箋註援据經書以發明勸戒之旨正見 帝君之訓與六經四書互相印合天下讀書好善之士諒不指而非之倘有詆爲援儒入墨者亦弗恤也

陰隲文註案始見雲間顏君生愉所刊丹桂籍詮解精切援證詳明海內奉行已久厥後吳門毛君[redacted]樂善心誠復爲刪補增入格言大同小異仍丹桂籍之名梓以勸世均稱善本是編貲兩刻爲粉本箋註中多採輯之間或量加刪改竊附己意引而伸之自知臆見管窺未必有當願與樂善君子共爲正之

帝君之訓皆聖賢修身立命之要訣茲以立命名編非敢妄更其名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受此陰隲於天卽當各全此陰隲於己誠能奉持寶訓實踐躬行久而不怠則轉禍爲福化凶爲吉雖命由天賦而立之則在我矣

文中每句各有徵事以垂法戒照丹桂籍兩刻底本者。

什之六七間或參互考訂增入數條皆關合本文爲見聞確據其有事本確實而與本文不切合者或事切本文而稍涉疑似者概不敢錄

古來先哲大儒盛事多端其積功累行實蹟相類者美不勝收茲因剞劂艱難未免挂一漏萬不無抱歉凡我同志能廣爲搜輯勷其不逮實有厚望焉

人生無間貴賤智愚惟於財色二字最易昏迷墮入惡道故於勿謀勿淫兩句多爲臚列果報以昭炯鑒雖長篇累幅數見不鮮亦不厭其詳惟願閱此兩條惕然猛省未犯者正可從此進修已犯者斷宜及時改悔庶不負 帝君諄諄勸戒之意云爾

帝君蕉窗十則中有云遇上等人說性理遇下等人說因果士君子讀書明理原不必侈談禍福之報若蚩蚩之民目不識聖賢之書亦與之說性理討精微未有不厭而思卧者矣相對時或爲痛說因果若何得善報若何得惡報俾之悚然動聽亦爲善去惡之一助也

全文中有大綱統冒處有細目條分處有示勸處有示懲處有總結上文處有反覆提醒處皆依照丹桂籍一一指出

徵事之後間錄格言俱關切聖訓本文引伸發明其餘有益身心有關日用者另彙一編附梓卷末以供案頭箴銘

凡錄格言或係先哲或係時賢俱列某姓氏某書名倘失記姓氏書名者用一圈錄起後有用按字者諸同志各抒所見以補註所未及云

積功堂同志謹訂

奉行心法

周穀城曰讀感應篇陰隲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畏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爲煩勿視約束爲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鋼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爲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使人知也可信節昭昭墮行冥冥乎五除徼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減若有所求而爲之將無所求而不爲乎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等古人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斷未有中道而自畫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徼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契於

太上　帝君者吾未之聞也勉行者宜知之

文昌帝君降筆記

文昌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証真位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念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號誦

太上感應篇　陰隲文各一遍以消罪衍遵以修行庶持念

聖號靈篇得以感應自然福祿無量子孫榮昌諸事吉祥

仕宦卿相各宜書記此經一帙日夕瞻視依此修行禮念

玉皇聖號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五十年　天神恭敬名列仙班胡不勉而行之

玉皇寶號

至心皈命禮

太上彌羅無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極無上聖廓落發光明寂寂浩無宗玄範總十方湛寂真常道恢漠大神通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文昌寶誥

至心皈命禮

不驕帝境玉真慶宮現九十八化之行藏顯億千萬種之神異飛鸞開化於在在如意救劫以生生至孝至仁功存乎儒道釋教不驕不樂職盡乎天地水官功德難量威靈莫測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輔元開化主宰司祿職貢舉真君七曲靈應保德弘仁大帝談經演教消劫行化更

生永命天尊

開心得慧神章

九天大帝身披白衣日月照耀乾坤幹隨有能敬者聰明如斯黃老丹元與念合宜五神衛守八聖護持誦之不徹萬神赴機我司大化光道生輝心開茅塞去鈍除迷誦之萬遍文治瓊玫詞源浩浩筆陣風馳九天開化萬章洞微

元皇上令勿稽勿違急急如

元皇上帝律令勅

立命編卷一

積功堂諸同志彙輯
燕山謝瑞龍印送

文昌帝君陰隲文

考化書所載

帝君生於周宣王時姓張名仲即詩所云張仲孝友是也厥後顯於唐改名不改姓諱亞為越中哲人後徙蜀即梓橦居焉倡文教為蜀中宗師及發解隨第春宮　帝君感時事託為方外遊蜀中人慕之建祠清虛觀題曰梓橦君祠有碑記遠近禱之無不靈應今則隨處顯靈人人敬事在士子尤奉之益虔云

【箋註】陰隲文云者　帝君挈洪範篇惟天陰隲下民一

語著之為文垂訓萬世括全文之義於陰隲二字中用以提醒人心使之為善去惡而已洪範註云隲定也天於冥冥中默有以安定之也大學之言明德中庸之言天命論語之言性相近孟子之言性善總無異旨蓋惟皇降衷以來萬善皆備綱常倫理言動事物各有當然之則乃上天於生初賦定斯人者可見人之為善實有生之定理人果能刻刻返觀內省不使汨沒良心以主敬存誠之功為遷善改過之要由一念之善以至念念皆善由一事之善以至事事皆善如是者行之不衰即為修身立命之要訣所謂君子存之者在是初不求福報也然而福亦隨之蓋以人之德定人之福此陰隲中一定之理　帝君以之立訓其心苦其意深矣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此之謂也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

【箋註】帝君於立訓之初開口說出一吾字即是孔孟以身教人一種救世婆心也又指出一身字見得人自有生以後即有此身便當亟思保守此身無負上天生我之意即孔孟教人以修身立命之旨也易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身為士大夫之身君民交責所關尤重故特著於篇首以示立訓之意

帝君歷世事實備載化書言之恐人疑為荒遠令不敢贅然士君子讀書窮理須知聖賢間氣所鍾為斯世斯

民而出日星河嶽精靈不磨當世運剝極將復之秋乘時誕降以覺悟生民或改姓不改名或改名不改姓皆理之可信者也又何疑於　帝君之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耶

未嘗虐民酷吏

【箋註】虐民非必貪賄濫刑流毒一方而始謂之虐也苟身為士大夫不能為民興利除害寓撫字於催科存哀矜於折獄皆謂之虐居官者須端本澄原刻刻以潔己愛民為念方可上對君而下對民至於吏以辦公事供役使凡舞文玩法在所當懲然於精明之中須行以寬厚不得任喜怒恣鞭扑也　帝君首揭以示勸其心非

即天地之心乎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即此意也
[徵事]漢黃霸當武昭時俗吏爭嚴酷而霸獨寬和宣帝
時爲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霸爲擇良吏分部宣布
令百姓咸知恩意吏民見者輒與語察民隱伏相參考
以得實情吏咸稱神明不知所以姦人去他郡盜賊日
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
錄參錄參舊與富民隙遂申核富民父子共殺投屍水
中富民已誣服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曰汝得賄欲
出之耶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又越

旬不決知州亦有言若水終不奪一日若水詣州所屏
人告曰其女奴之父母貪羨富民之家財因其無隙可
乘遂匿其女而傾陷之今得之矣知州遂釋富民父子
富民詣若水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繞垣而哭知州欲
以此奏之朝廷若水辭曰某初心止圖雪寃非圖爵賞
且朝廷聞之如錄參何知州歎服太宗聞其事擢知制
誥進樞密使歷禮部尚書
明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
逐巷隨處詢訪遇一邨樸老農則攜之與俱臥於榻下
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其定三吳賦稅
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
虛語也又嘗閱一死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不安形於愁
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公背手立聽至一處忽
點首曰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公存心仁厚爲國爲民
江南人至今猶德之○昔人有言上官清而刻百姓之
生路絕矣古今清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居官者
其致思焉
崇禎末年吳江縣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而艾士柏兄
士松謀鬻與里豪徐洪爲妻陳氏不知也士松料其志
不可奪先令鄰媼俞姓者托故假宿夜統羣兇啓扉擁
入擄往舟中陳號慟抵死凜不可犯陳之父陳俊訟於
縣縣令章日炌寢閣不行再訟之直指路振飛徐某又

賄其鄉宦飾詞以進反坐陳以罵夫之律搒指批頰縶
之獄中陳飲泣絕粒者三日適司理至開究而出之率
陳氏等入見直指泣訴寃狀隨即持刀自刎血湧仆地
路公急下堂拱揖許以雪寃目乃瞑直指即日拜疏上
聞諸兇輕重抵罪士松徐洪等立斃杖下縣令貶斥至
郡辭任滿船鬼聲次日死矣俞媼不滿三日亦暴死某
鄉宦之妾賄囑托者猝病瘖瘂終其身不能言時有記
傳輓歌無不歎爲異事并驚傳冥報之速如此
語有云嬾僉書勤打吏便是好官然不可以辭害志蓋
嬾僉書者是息訟寧民之意非謂民寃不理也勤打吏
者是謹防胥吏之奸非謂嚴行責罰也有某執此二語

居官歷至郡守。清刻執法。每差役違限一日。責五板。一隸違六日。責三十。竟死杖下。其子幼。聞之驚死。其母慘痛。遂縊死。其後解任歸。止一子。甚鍾愛。忽病。語父曰。渠來追我矣。父問誰。曰不知。渠只言有何大罪。殺我一家三口。言訖而死。嗣遂絕。夫某非故殺。而執法之害。一至於此。嗚呼。可不慎歟。

麻城丁丑進士余士瑺。字繼美。父號泗水。歲貢士。性穎異。初授漢陽學博。擢貴州司理。尋罷歸。任司理時。笞一役至死。而無罪。家居數年。忽見一婦人。担二榼。踵其門。扣曰。妾名杜齋婆。願隨公供侍。從他人俱不見。獨公見之。蓋心知為鬼祟。然居恒所欲。悉如意圖將安之矣。人

有造公門者。公於懷中取珍果給之。隨手輙應。皆杜所運而來也。鄉諸大老聞而異之。每造公。杜俱無所畏避。獨仲子繼美至。杜即避之。公謂杜曰。士瑺不信爾。爾何不一來示以信。杜曰。二郎非善士。妾不願見也。時繼美已登孝廉矣。心憂其父為鬼所憑。年衰而將及不測也。謀所以祛之而不敢白之父。一日。携數僕托以齊安遊。省外戚。徑往泰和謁張眞人。求符水為父解救。悉言其狀。眞人無一言。引至深處。指一碑示繼美。令讀之。繼美讀一過。朗誦不遺。眞人曰予異士當為子察此祟。一日忽閉目者久之。隨謂曰。無庸符水為。茲鬼已去矣。君但歸自知之。繼美未及抵里。其父偶一日行至田莊。杜告之曰。妾貴州某皁役之妻。我夫無罪。爾笞之至死。妾來為夫報讐。促爾命。爾今當數盡。妾亦去矣。不數日。余公無疾。就寢伏枕。忽掩面而死。繼美歸。而始信眞人之言不爽也。桂林學博麻城劉時盛述。事載四照堂集中。

【格言】感應篇箋註曰。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為政之人。事權在手。筆尖所至。死生惟我。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井。事事留心。時時警醒。則庶幾寡過。乃後世長吏有不盡然者。譬如强盜刑所宜加。而有司本欲諱盜。失主偏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强為竊。而失主堅稱焚殺大夥。則因强盜而虐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贓。刑所宜加。乃問官欲出犯

人之罪。而被害証之太堅。則因蠹役而虐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不過責板枷示而已。乃為一己考成。那前補後。剜肉醫瘡。因而嚴刑酷比。致死多命。蚩蚩之民。本無死法。而死刑已及之矣。亦有本人逃避。虐及其父母妻子。朋友親戚。街坊四鄰。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箠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如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必因貧民而虐及富民。又如無罪之人。其始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故。或為勢要所逼。則虐遂及之。又如初入仕途。未能深通律例。恃一己之聰明。弄一時之小巧。揣摹臆斷。三木妄施。遇之者負屈含冤。無可控告。又如官長本無殺人之心。而卑

隷故打重板或打腿灣官長一時忽略往往致死者有之又如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此時審斷公事苟非上智之人刑罰所加鮮不謬亂又如上官衙門貪圖安逸不喜親審止據下吏招詳批定罪名一成難改後雖悔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又如上官不能耐煩一應解審罪犯非不躬親問理止云獄重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葫蘆結案殊不知下司問斷其有司之廉明公直者庶幾可矣倘有性情執拗者有立意深文者有偏聽左右者有限期迫促逼打成招者有情面囑託故入人罪者有私怨小隙乘機下石者有不能聽訟潦草塞責者一時勒取口供便

欲據爲鐵案每解審上官之時不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囑之刑房私下囑之禁子於出監之時囑之原差捕役解子人等於上司提審之日又囑之脅之以必不改口之威懼之以立時致死之語犯人一到法堂刑具在前虎牙在側惟將原問口供背誦如流以祈稍緩須臾而已犯人如此上官不疑止須數行看語絞斬凌遲只在一筆間矣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慣也乍然臨之必有傷慘之情久久習之撻人如擊土石又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嗚呼一芒觸而膚栗一髮拔而色變己身人身寧有二乎古云刑官無後蓋問刑之失有智力所及而明知故違者有智力所不及而草率結案者自古及

今寃報之速莫速於此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總之當權之人握符秉軸有所平反有所昭雪只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而皇天后土實鑒臨之矣

救人之難

[箋註]難是偶遭厄運如水火兵荒疾疫危急旦夕不保之類自古英雄豪傑亦或不免雖其間或由天作或由人召皆不可知但人見之者當生憐憫心多方設法以保救之如所謂不憚焦毛髮濡手足呼之立應爲之恐後也　帝君先之以此見得爲善而不能濟人利物便非聖賢明體達用立人達人之旨況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此心人所皆有即此類推遇人有難豈忍坐視當亟

思所以救之之方或獨爲或共爲或以言勸勉不論有位無位有力無力惟在設法拯救以脫人於厄難即是擴充此不忍之心亦即是聖賢萬物一體之懷不市名不求福其所全陰隲者自大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傳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其斯之謂與

[徵事]順治年間浙西總戎高公山右人忠義性成中年無子買一妾貌甚美始至之夕公聞妾綿衣中簌簌有聲怪問之妾泣而不言公固問之曰妾本舊家女父爲府學秀才也語未畢公即惻然心駭亟出命夫人伴宿細問其故妾乃言其父因人誣陷繫獄獄卒索謝不得已鬻女父自料必死一子尚幼故備書被寃始末縫女

衣中倹子長成命之報仇也公聞之明日清晨即見郡公備言其事其父之冤遂釋即送女還除原價不取外復贈其父二百金又以百金贈女作奩資促之立嫁士族後夫人連生五子俱讀書成名有舉於鄉者遠近傳之以為救難之報如是其不爽云

高郵張百户平生克敦孝友樂行善事一日以公事之淮安事竣欲還在湖堤僱舟遥見一舟浮沉波上有人踞舟背號呼求救張亟出白金十兩呼舟救之至則其子也因候父而來遭風被溺耳張自是行善益力子孫多得貴顯

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筭少定人有

駕筏撈取貲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沉而來將抵岸哀號求救一人利其笥反沉女取笥及開視見一庚帖乃即其所聘妻也衆人知之以其事鳴於官遂治罪嗚呼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道福善禍淫立見當前而人尚不之悔悟哀哉

濟人之急

【箋註】急窮迫也如飢寒剝膚疾病死亡他鄉寥落窮途困苦一時無措之類皆是於此而有以濟之亦不過有無相通緩急相周之義但世風日下人心日漓富厚之子專事封殖不但周急不聞甚至同胞兄弟亦有坐視其困窮而莫之恤者此輩昧却本心迷而不悟間有一

一好義之士人又目之為好名以阻其向善之念不知從此行之久而勿怠即是孟夫子所謂强為善便是陰隲若夫慷慨好施千金一擲止可謂之豪舉而不得謂之濟急惟是目擊一窮迫之事即思竭力扶持傾橐解橐絕無吝惜此念發於至誠不求人知亦弗思福報所以存吾之良心者正從此入手書曰痌瘝乃身敬哉即此意也

【徵事】明費文江西廣信人年逾五十授徒楚之蒲圻二年方歸登岸散步聞婦哭聲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鏹將鬻我以償我去幼兒失哺必死是以悲耳公詢所負曰十三金公曰我同舟皆江右人人捐一金足完爾夫之

事勿悲也返而登舟語同行者皆不應公盡捐束修與之未至家三日粮盡衆鳩價買米公囊已盡衆皆誚之或憐而招食之公不敢飽比至家呼妻曰吾舟中忍飢二日矣速炊飯妻曰專待君歸買米公曰鄰家借妻曰借貸已多專候君歸償之歸而復借可乎公告以故妻曰如此有家常飯可飽也遂往山中掘苦菜煮之得一飽夜夢神謂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明年果生子宏十九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科狀元官至宰輔公生受封吏部右侍郎（按此事別本作符翁事跡元公為符芬未知孰是）

浙有士人館於富家歲暮得束修八兩歸至渡口見有夫婦赴水者士止之夫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行

故相率就死士惻然盡與八金其人泣謝代負擔而歸妻問所有士言遇貧人赴水事妻曰君胡不周之士曰悉與之矣妻亦不怨至除夕妻具鰕酒小飲士口占云紅鰕糟汁煮清酒水來溺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續其句云門鬬金鎖鎖簾捲玉鉤鉤士覺而書案頭族人笑其薄命故爲此語欺人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舉殯嗟歎久之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踞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鉤形吉地也士恍與前夢合但未知爲誰氏地適前與金之人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吾自得金完債今稍溫飽常念未能報德今來此何事士言求葬地指鹿眠處其人曰此吾業

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與之且爲助工營葬數年後士得聯第官至都憲

常州有某翁平日好行善事尤加意於濟困扶危又不欲人知凡在附近訪知人有急者於出門時每袖携銀兩若遇其人即默以紙包棄地亟呼其人拾取之翁即前往不顧如是者行之至老不衰今翁年享期頤子孫貴顯此陰行濟急之事而彼蒼即爲之默佑者也故特誌其事以爲當世勸

浙江有某累舉不第禱於　帝君夜夢　帝君告曰爾弟負官錢箠楚死爾漠然不顧忘手足之情大本已虧尚望登第乎某以弟不肖爲辭　帝君曰爾同邑有朱軾爲塾師歸途遇一欠秋糧者官追廹軾乃以一歲束脩代償之彼路人尚且救濟況爾同胞骨肉乎試將登第爾德有虧終身潦倒矣○按濟急之事總要自根本之地始根本不外孝弟二字人能孝弟自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濟人之急自不待言又須知濟急之道不必盡在捐貲倘我爲貧士或見人向人緩急即從旁吹噓或見人有心周救即竭力贊成皆所以濟急也觀於勸戒數條而濟急其可忽乎哉

憫人之孤

〔箋註〕四窮民中孤居其一所謂幼而無父者也然孤而或有伯叔或有田產尚可依藉若一無所依或爲遺腹

之子或爲襁褓之兒最可痛心飢寒困苦誰爲憐念疾痛疴癢誰爲關切此眞窮而無告者故王者發政施仁尤加意安全而傳釋治平亦必身先恤孤也憫之者不徒有憫之之心而兼有憫之之事恤其飢寒念其疾痛幼則讀書長則婚娶盡心竭力務使之得至於成立然後憫之之事始全竊見世人或托孤於伯叔或托孤於親友受其託者自宜一心撫育以全生而慰死方不負托孤之重而一種喪心之人不但不能撫孤成立反爲之欺其伶仃吞其財產甚至凌虐不堪使孤者含冤莫訴更可憐憫　帝君以身化導而急急於憫孤者正欲人於慈幼中不失此良心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

獨此之謂也
【徵事】王知縣官南昌時一日凌晨見新置一婢堂中執
箒而泣詰其故曰妾本前任陸知縣女父受替去經鄱
陽湖爲賊所害獨留妾一身流轉到此今見舊時堂署
是以悲耳詢之縣吏皆曰然遂語夫人命善撫之適王
有女字鄰邑知縣之子涓日畢禮遽書報之曰近得前
令女年已及笄欲那展一年收拾餘俸以辦奩具擇良
配與女同時出嫁鄰邑知縣報云某有一姪年幾弱冠
請將前令女字吾姪奩具中分之成一段美事也王諾
之出嫁之夕知縣燭下視事忽一人拜庭下驚問之云
予前令陸鴻漸也弱息無依荷蒙盛德爲請 帝廷榮

君三子矣言畢不見後三子果皆登第
順治初年間浙江王孝廉買一僮年十餘歲容貌頗清
秀一日在書館中竊經書讀之聲琅琅然王聞之心異
因細問其父母作何生理僮乃泣而言曰我本某處人
父母皆亡又無兄弟但聞父名某先年曾中過舉人我
因亂後逃散無所依歸願托於公王乃悚然曰此吾故
同年某之子也心甚憫之遂撫爲己子教之讀書甚聰
敏復擇名門女婚配後又分家產與之未幾游庠與己
子同領鄉薦一夕夢同年某拜謝曰能不絕我家血食
不墜我家聲者皆君賜也已得請於 上帝矣後王公
享壽八十餘子孫濟濟皆登仕籍

吉水灘某强佔其孤姪基地造樓二間忽一日大風雷
移其樓於沙渚雷聲震於空地忽見其跪地上披髮而
言曰吾知欺孤罪矣伏地嘔血而卒
信州劉君祥病且死召其弟君祺曰吾死子幼弟爲捍
家財地下決不忘報君祺竟逐兄子吞其產後五年某
友張善祥久客在外遇君祥於途告曰吾子爲弟所害
有書一紙煩公寄去戒勿復然善祥至家始悟其死以
書付其弟弟不信一日方與客宴忽大呼曰兄來也頓
嘔惡血兩手如懸死

容人之過

【箋註】過是無心之失與惡不同雖賢者亦或不免何況

凡人但人於己過則昧而不知即知之或自恕自解且
多自諱至於人過則見之甚明求之甚苛或私訾其失
或面訐其非大廷廣衆輕肆譏彈遂使彼跼蹐不安以
一時之偶悞被終身之惡名毋論在我陰隲有虧即在
彼必有所不甘我既不能容人人亦不能容我銜恨啓
禍皆始於此 帝君仁足有容萬物皆在度內何况人
過然於容之之中自有默爲化導使之悔過自新同歸
於善而後已書曰有容德乃大與此條可互相發明矣
【徵事】劉寬字文饒爲人仁恕雖倉猝未嘗疾言遽色人
失牛就其車認之公不辨解與之後數日其人之牛自
歸因慚愧送還請罪公曰物有相類事因錯悞幸勞見

歸何罪之有其能容如此桓帝徵爲南陽守吏人有過
蒲鞭示辱遷侍中封建鄉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遜謝曰俟歸
當詳覽生復隨馬後大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又不
能引退能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曰某屢求退奈主上
未允耳終無怒色
淮陰强富爲人忠厚謙和不喜議論人短每以好言勸
人時值元日有小人到門逞酒辱罵强公閉口不理家
人鄰里俱不平公曰當此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
之常情若與之較量何小也況俗諺云天子且讓醉漢
爾等當以此言思之是夕夢神告曰汝本積德長者茲

於天賦之辰能忍人所不能忍　上帝嘉之賜汝福壽
子孫貴顯
長洲尤翁開典鋪取悉甚公平又好行積德事里中俱
以善人稱之值除夕有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
遂大聲罵詈適翁在典不與爭即命檢原當得衣幃四
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
拜年用他物無所急自可留也其人默然取衣去是夜
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
翁可詐故來此既不獲則移於他家耳衆皆服翁之雅
量且以爲積德之報云
松江有某早歲遊庠才警敏而性褊急喜爲尖刻之言

又好議論人短見人有微失輒造歌謠以供談笑若遇
人文字概以不通譏之鄉試時與一友同寓　關聖廟
中其友具誠朴訥而文稍遜某一夕廟祝夢至　關聖
前命其速領杯盤袍帽來明日即以所夢告二人某欣
然得意以爲已必中式及放榜其友已中而某被黜某
憤然不平恨主司之不明夜忽夢　關聖呼其名責之
曰汝一生專喜談人過又好造歌謠使其人終身受玷
上帝震怒已極今已減汝壽筭尚望科名乎某因自悔
述其事以戒子孫然已無及矣不一年以惡疾卒
[格言]李臨川見聞雜記云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
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

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
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
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
自明矣

廣行陰隲上格蒼穹

[箋註]天人相感不外一心陰隲自天而定我能一心爲
善亦惟安以居之定以守之亹亹無間不失天所安定
之理所謂不愧於天也天居高而聽卑此中默爲感孚
捷於影響所謂日鑒在茲也然陰隲固貴於行尤貴
於廣隨時隨處一念一事總要刻刻全此陰隲即能契
合天心非另有一心以求感格也上六條是　帝君躬

行陰隲之大綱後聖訓是　帝君勸行陰隲之細目所以廣行上格者悉在於此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之鑒觀不爽人可不努力爲善以仰格天心耶

【徵事】夔州司理楊旬平日常自言曰吾儕讀孔孟書若出而居官不能利澤及人大失聖賢存心之旨及爲司理刻刻以廣行陰隲四字爲念因創行十利益事一居推司當辨明寃枉用刑勿濫二荒年濟飢貴糴賤糶三收棄兒催養俟長大還家四收老幼無倚日給升米五施應驗湯藥救人疾疫六施棺助葬以免暴露七婢女長大給資遣嫁八資助窮旅俾得還鄉九修理橋梁道

路以便人行十戒殺放生以全物命如是行之三年忽一日夢紫衣人告曰汝陰德甚大　上帝錫汝祿壽併錫汝一貴子矣後生子椿弱冠發解狀元及第（宜興吳頭山五十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即此十利益事也其目大同小異吳公欣然從之力行不倦後連舉二子皆高第鄉試中式吳公猶及見之至今科第不絕鼎甲宰輔皆其後裔）

宋紹興間顧其妻張氏一夕夢神告曰汝因前生罪孽未消明早當雷震死及旦果聞雷聲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於是私自易服潛出門外遠立桑樹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　上帝已知特赦汝矣天即開霽

薛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時夢其父同二老人一人半小一人絕小同聲謂藩卿曰你只說中舉人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隲途中又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廣積陰隲以遺子孫玠問父曰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父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如此

蘇州陸在新順治乙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啼哭問其年止九歲姓韓住揚州因過江爲大兵衝散陸即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直至鎮江遍覓韓氏舟還之又一年館於他邑將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中欲相隨陸拒不納婢欲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試金陵途中拾銀一包特持留旅店候失

物者還之是科闈中閱至陸卷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考官既賞其文復異之遂中式

蘇州有一婦人悞將飯水一盂擲於糞船內惶恐無地亟呼舟人與言曰汝糞與人工所值幾何吾悉償之爲吾將此糞棄於大河內其人佯諾徑取銀歸仍將糞澆入田中忽陰雲四起暴雷震死獨婦人竟安然無恙○按此一事轉移即在一念婦人以無心之失而悔罪殊深農人以有心之欺而穢棄五穀宜天之亟移禍於斯人也孰謂天道遠而不可問耶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賜汝以福

【箋註】存心二字是　帝君行善格天之本乃通篇立訓

之旨且歷一十七世此心毫無間斷有如一日是　帝君以身示教喫緊爲人處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自古聖聖相傳只此存心二字存心不外戰兢惕厲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今人處富貴則聲色貨利沉迷不醒處貧賤則憂愁困苦妄想日生所以昏昧放逸失此陰隲有負上天生我之意其棄天褻天實甚天之鑒觀即視其自作之孽以爲降災雖不少寬假然而天心仁愛亦是懲一警百之意但人迷而不悟耳　帝君憫人心之陷溺而躬行化導特指出存心二字以爲世人行善入手處第一著工夫又以賜福二字歆動世人以明感應之理即詩所言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也我輩讀書講學須惺惺不昧做存心二字工夫如聖賢語錄中程子之言主敬朱子之言勤緊收拾張子之言心爲嚴師稍能體會一二收攝此心漸次行去邪思妄想亦漸次退除久之自能成熟便可保全此陰隲我雖無意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徵事〕宋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皆謂當公卿接踵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敎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地公存心如此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順治年間山東王悔菴屢困場屋心甚抑鬱遂成心疾

立命編卷一　十九

一日行山中遇一老僧僧語之曰公得毋有心疾乎王曰有之我年來屢試輒困文章既無憑據天道益茫茫難問矣是以憂憤成疾僧曰公之不第皆從公心地上起公平日讀書自好外面非不醇謹然而妄想塞胸心猿意馬變幻百端都在邪欲上起滅不曾認取光明本體安得遽望科名今後須返觀内照斬除妄想勤修聖賢存心學問不獨疾可愈亦且受福無窮矣王公恍然曰謹受教遂如其言行之靜坐月餘疾忽愈三年後遂登第

〔格言〕陳成卿曰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箋註〕上文　帝君既述自己所行之善以化導斯人又恐人迷不知醒於是垂爲訓戒反覆開示指明爲善路途開口便說出古人爲善獲福之報昭昭不爽用以鼓舞歆動人心垂勸萬世眞修身立命之要訣也自古及今善報多端難以縷述　帝君舉此四條以發端者正以仁民愛物爲士大夫存心第一件要緊事而四條中獨從治獄說起蓋以治獄一事人命所關寧可失出愼毋失入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以爰書之内須常存求其生而不得的念頭即使罪大惡極亦須得情勿喜切不可恣意刑威草菅人命也

立命編卷一　二十

〔徵事〕漢于公爲東海獄吏邑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逼死其母婦不能自辨于公爭之不得孝婦竟被誣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遂雨旣而公門閭壞父老謀治之公曰可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平津侯孫永侶爲御史大夫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箋註〕濟人之事隨遇而行濟人之心由中而發凡人見一可哀可矜之事未有不惻然心傷者然傷之即當思有以濟之但利己之私沉錮胸中遂不能破此慳囊耳

士君子讀書明理應從濟人利物上存心博施濟衆之事人所難能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強恕工夫可以勉而行之也只須亹亹不倦絕去自私自利念頭而於世人則隨在婉曲開導引証因果使之去惡從善果行育德亦是濟人中事福報自是不爽

〔徵事〕宋燕山竇禹鈞素稱長者年三十無子夢祖父告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勤修由是益力於善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二十七喪有不能嫁娶者爲出錢完聚之凡二十八人故舊困窮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鄰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計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於殿側得遺金二錠銀三十兩明旦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而至公細問之對曰父犯大辟徧懇親戚貸與金銀昨暮至此焚香禱祝倉皇失去父罪無可贖矣公即問其數若干驗實還之復贈以己物又有家人盜用錢二百千慮家主罪書契於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遂遠遁公焚其券善撫而嫁之又建書院數十間聚書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成名儒貴顯者甚衆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飾後復夢祖父告曰汝年來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賜汝五子八孫皆榮顯終當充洞天眞人位矣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儀禮部尚書次儼禮

部侍郎三侃左補闕四偁參知政事五僖起居郎公享年八十二談笑而逝八孫皆貴當時馮道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救蟻中狀元之選

〔箋註〕蠢動含靈皆關生命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於孟春之月祭祀則犧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所以山川草木暨鳥獸魚鼈咸若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儒者以仁愛存心常體上天好生之念以愛惜物命則不忍之心盎然流露擴而充之可以見對時育物之氣象矣

〔徵事〕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異僧相之曰小宋當

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年大宋復遇僧於途僧驚問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尋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因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當大魁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大魁郊第二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始信僧言不妄後郊官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鄭公○按蟻微物也救蟻細事也遂以此得大魁不知公之所以大魁者不專在救蟻一事也須識得本原所在蓋公平生必存心仁厚推之以及於物類雖蟻命亦不敢傷其陰隲可知所以有此報也若

徒執救蟻以求福報則是不明乎　帝君之深意而開人妄想之途矣

埋蛇享宰相之榮

[箋註]上言救蟻是愛物之仁此言埋蛇是除害之仁一生一殺異事同心總要識得是濟人利物念頭若從私意起見毋論殺之損福即生之亦非陰隲王者殺一人以活千萬人恩澤何等廣大而於物類之害民者或驅而遠之或殺而除之無非安全生民至意叔敖埋蛇一則曰恐棄母而死再則曰慮爲他人復見存心何等仁孝而在幼時早有卓識自具一種濟世作用宜其佐楚王而成相業也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叔敖已識得此意

[徵事]楚孫叔敖兒時常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比歸憂而不樂母問其故叔敖泣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今吾見之恐棄母而死耳母曰蛇今安在答曰恐後人復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必有厚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爲楚令尹○按物之眞爲人害者方可言爲人除害此念發於至誠絕無假飾倘物無害於人藉口妄殺其爲禍豈淺鮮耶　帝君之言埋蛇作相　太上之言無故打蛇二說皆當敬誦而深思也○以上皆帝君述古示訓可即此類推他端俱不敢贅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箋註]上文既言爲善獲福之驗此又指　種福行善之原福田者種福之田諸福會聚之處不可不種種之必求其廣無窮之福全靠著心地上栽培出來心地不過方寸人若栽培得好福田中收穫自不可限量是心地二字實廣種福田之本心地福田不可認作兩樣下文種種陰隲俱從此做起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正是教人從心地上做工夫處

[徵事]馮商延地師觀祖塋將至忽欲返地師問故曰望見墓上有人踞樹巓盜斫其枝倘吾輩前往恐彼驚跌

致損其命師曰心地如此後自昌大子京果中三元

袁了凡作功過格平日行一事起一念或功或過皆必分別記之務使念念一出於正其所行善事難以悉數又嘗揭一聯於室中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正是刻刻在心地上作遷善改過工夫爲修身立命之本如是者行之數十年遂登進士子孫皆貴顯

湖廣麻城縣金宦里有富民張姓費五百金爲父母築塋龍脉甚佳後張以假命被誣繫獄家貲已罄或爲謀曰金宦覓地未得汝盍以善地爲謝求其白冤張許之託人告宦宦曰物各有主攘生者之居以從其欲必有天殃況奪死者之居以濟其私吾魄能安乎牛眠龍角

總不敢貪伸冤理枉吾宿願耳爲白其冤毫不受謝張舉家感泣金宦忽一夜夢雨垂白夫婦叩謝曰公筭已盡當於到任三月後即終 上帝以不受葬地事更延二紀位至巡撫後果以邊功超陞宣撫壽至八十八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强占爲訟爭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眞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還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閱問其居民則備言其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石棺盡失矣

建州人林某爲人存心刻薄每思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林某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一日林忽病作父言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安有僞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後林闔家俱病死

行時時之方便

箋註方便二字即恕道也已欲方便人亦欲方便當思推己以及人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總是方便此

是隨時可做隨地可做盡人皆當竭力行之不可間斷方得謂行時時之方便正是廣行陰隲處昔夫子告子貢以恕一言爲終身可行即此意也

徵事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徧訪異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問之僧曰積累功德時行方便勿得獨厚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此時時行方便施恩布德者三年往五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有行童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誠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生焦員外員外生子又不肖亦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員外謝歸奉

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
鎮江太守葛繁嘗謂人曰予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人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座間踏子曰且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此時時可行亦人人可行者
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爲念每日袖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即予之日以爲常徧國中知公好善有急必赴雖源源而來弗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燒千餘家時值歲暮公念此被災者何以度歲乃計口出薪米給之約有千金其時行方便如此公享壽八十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一門榮盛○按行方便事俱在下文姑録三則以作榜樣要曉得方便他人處即是方便自己處如之何勿行

格言 陸平泉先生方便十則　濟貧飢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　敬老光景迫桑榆居食須安飽　息爭羣小喜相構調和仗端人　申枉鑒彼覆盆寃周旋脫羅網　憐才美哉後來雋勿惜齒牙推　矜愚昏柔莫欺侮啓翼須勤劬　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急相扶　撫下僮僕皆人子百事從寬大　掩骸白骨雖已朽遊魂實堪哀　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

作種種之陰功

箋註 功者利益及人之謂有功而不使人知則謂之陰即文王之陰行善事也在天曰陰隲在人曰陰功天旣默以定之人亦當默以行之積德累仁我雖有恩於人却使人不知爲我之恩只管默默做將去不望人感不求福報積之數十年天於冥冥中亦自默有以報之或及其身或於其子孫絲毫不爽若在當時不但人不知即天亦若不知方眞謂之陰功古語云陽德之報速而淺陰功之報遲而深世人愼勿以報之遲而遂不講此二字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作陰功者宜奉此二語爲法

徵事 楊旬衆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入試旬夢神告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果中第六次年省試椿自夢神曰題是行仁政而王試日果如其夢中九十六名及殿試奪天下都魁夔州使君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乃告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産惟留下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箇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減爲流罪者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減爲杖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改放者便投一小錢今以旬男奪魁皆平日行善所致也敢捨公門而自安逸哉

常州善士楊君好行陰功不使人知一日偶過里中見一老嫗與一少婦相持而哭其聲甚哀楊君細詰其故老嫗答曰吾子遠出數年不歸又無音信料必不保吾姑媳兩人煢煢無依何以度活與其兩人皆餓死不如遣媳改嫁猶可兩全奈媳戀我甚切終不忍捨彼此不覺傷心故也楊君聞之心甚惻然再三勸慰而歸即默爲忖度代其子作家書一封云來年某月歸先附銀十兩密使人寄至其家其家得銀信不覺喜從天降姑媳完聚如初孰意其子果於來年某月歸與書中所言不爽家中具告以故其子愕然竟不知書從何來銀出何人也楊君之子是年登進士入翰林此條與下濟急條內劉公理順事蹟相類蓋劉公行之於前而楊君效之於後者全人骨肉陰功最大故天報之以福亦彷彿相同

崑山陳古逸舟泊丹陽暮有女子投囊於舟蓋有他約而悞投者女遂掩門而入公開囊視之有數百金仍包好如故及旦見其家有一商人與主人爭毆不已公往詰之商人曰吾千里而來投牙買賣昨晚存銀若干在包裹中托彼收拾又無火盜竟欲圖賴不還如良心何公曰不妨並非主人欲圖賴不還也昨夜有賊踰垣舟人將執之賊因投囊自免遂於舟中取出悉還之兩人感謝不已竟不明言其女公後生子成進士○按陰功事實不可勝述總要在心地上逐漸培植逐漸發生久久行之自然默受利益不期福而福至矣舉此類推憬然生悟

〔格言〕司馬温公云積金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貽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莫若積陰德以貽子孫子孫默受其報而不知

利物利人

〔箋註〕人物並生於天地皆與吾一體相關西銘有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須先明白此旨自然於人物知明處當有許多利澤處正是行方便作陰功第一法門爲下文之綱領中庸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即是利人處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即是利物處

〔徵事〕宋里老陳元植好行善事不特利益及人即禽蟲亦必愛恤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緋衣人長三尺餘謂曰爾本命促以盛於陰德一切物類皆所濟活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晝出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不踰四十 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護爾今已百歲吾辭歸天上瞥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事俱畢逾月無疾而逝

成武馬默知登州宋制沙門島罪人官給糧者三百人多則取投海中默奏神宗言朝廷既貸其死今以溢額而投海有傷皇恩乞查發配年久無過犯者移登州上納之著爲令自此全活無筭默無子一日正晝見絳幘雲帔者挾二男女自天而下曰我奉天符以默移沙門

島罪人事俾續其嗣俄乘雲去遂生男女二人皆聰慧黙仕至都轉運使

保靖州楊某王某錢某三人同一騃懦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亟欲趨避因共推騃懦漢先出當虎不意甫出崖忽崩虎驚而去騃懦漢反得免害三人俱壓死此有意損人之報也

常熟進士王巽儆家有興僕二人一黠一愚黠盜其主之金嫁禍於愚者時進士父子在官其紀綱不察即將愚者送官嚴笞以追其金舉家疑冤而黠者證之甚力愚者竟不自辨夜繫愚者於旗杆下委黠者押視之更深雷震劈旗竿爲兩截黠者立刻殛死滿城聞雷聲甚厲獨愚者寢其旁如弗聞者晨檢黠之室向所失之金猶在愚乃得白時天啓辛酉六月初四也

格言 朱子曰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今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也若士大夫僅不貪官不愛錢無利濟及人終非上天生我之意

修善修福

箋註 善是人所固有之善如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理皆是修善者積德累仁即樂善不倦之意福如尚書之言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是也修福者培其已至種其將來即是廣行陰騭之意要之修福不外修善善乃福之基福爲善之報修

善以體言修福以用言書曰作善降之百祥非修善修福之意歟

徵事 宋趙康靖公常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既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豆瓶亦不用此可謂修善修福者

淮陰陳生任俠不修細行至三十始有悛心萬曆二十四年春患背疽甚篤因念生死晝夜乃是常理何畏之有但可惜不曾做箇好人若天地垂憫賜其再生定要改行從善遂草一悔過文焚告天地是夜二鼓恍夢金甲神人手持金丹三粒云你一念改悔 上帝遣我相救因手摩其背清涼徧體漸以痊可後果修身謹行敦行善事竟享遐筭

格言 中峯祖師嘗語人曰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爲而爲者假今之欲修善修福者須從眞處入手 蘆橋靜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按修善修福本無二理修善正所以修福今 帝君必兼言之者正恐世人無知專言修善則厭倦易生兼言修福則鼓舞樂從也

正直代天行化

箋註　正直之理本之於天即夫子所言人之生也直是也但氣拘物蔽之後不免入於邪曲蚩蚩之氓天欲化之而無由所賴爲士大夫者以我之正化彼之邪以我之直化彼之曲是天之化有不及處我能裁成輔相代天斡旋之孔子之老安友信少懷即代天行化之極功也自此一句起直至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又爲修善修福之條目

徵事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正衣冠呼集子弟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罪實復徐勸諭之遺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是一郡之內風清俗美無竊盜者實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爲一時名士孫羣仕魏爲尚書世世顯達

王烈字彥方爲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與布勸其自新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即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邑中人莫不聞風感化焉

王誥字叔宣家貧訓蒙累取鄉薦每赴省試必夢僧告曰此行徒勞耳君命不應祿位年五十餘又將赴試夢前僧賀曰君訓蒙盡心竭力循循善誘不負彼父母所托　上帝已益君之筭報君以祿是舉必登第引至一官舍指庭所陳古樂器曰君記之後試題果樂調四時和也文已預構果得高第

唐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汾陽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崔中丞寬居第宏侈亟毀之其化人如此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禮義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

明閩中郡守陳某立心愷悌居官正直五旬無子內性頗妒或勸納寵公曰福薄故無子若內不能容而徒苦人女福將愈薄惟爲立嗣計耳郡有林下鄉紳剛正自負望傾朝野但性好色比鄰有三考吏落職身故遺女少艾紳遣媒說合伊母以紳年高不允紳竟賂媒擲聘而訟之於府公訪得其實密令持帖邀新進某生來又密令禮房備花紅及銀二封并樂工轎夫伺候比新生至守下堂禮接云賢契少年高才知家貧尚未娶適某女亦薄宦之後頗端靜爲勢所逼不佞雖有公斷然非

爲士人室恐訟猶未息。故特爲作伐十金代聘儀四金將賀儀。今夕甚吉。即送成婚。撤堂上燈火送歸。母女感泣。合郡稱快。紳雖甚憾之。然吏治甚善。莫可中傷。後仍以卓異擢去。斷訟之夕。夫人夢神抱二孩至云。上帝以爾夫不狥時望。曲諧佳偶。特賜兩子。夫人驚寤。直告郡守。商置側室。但在任未便擇娶。適有故鄉同年陞任。便道來訪。公留署小飲。談及娶妾事。同年喜極。因曰。芝生不擇地。吾有義孫女。容頗端雅。願奉侍箕帚。以應異夢。公尚辭讓不遑。夫人即遣女奴出謝。定約次日致聘。娶歸時。萬曆末年春日也。妻妾雍和。歡如姊妹。至冬兩子並生。合郡忻忭。有繪雙鳳圖以獻者。有繪雙桂圖以獻者。有繪雙芝圖以獻者。

睢州湯潛菴先生名斌。弱冠舉順治已丑進士。官至監司。年三十即致仕歸里。杜門力學。言規行矩。以立誠爲宗。以聖賢爲必可至。鄉里奉之如王彥方。海內敬之如司馬君實。尋膺薦起用。擢爲江南巡撫。莅任正己率屬。以德化民。興學校。毀淫祠。端士習。厚民風。題奬忠孝節義。禁戢奸頑匪類。遇事果斷。折獄明允。於地方利弊。無不興革。每集士民於公所。訓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開誠勸諭。藹若家人父子。聞者莫不感歎悅服。二年之內。不事刑威。而吏民胥化。豪强斂迹。向來作奸犯科肆橫閭里者。皆退然自戢。後內召去。農民爭持農具

塞城門。商人聯舟阻大江。一路舟行。凡遠近村鎮。士民頂香號泣於兩岸者不絕。無賢愚少壯。至今稱頌之。此眞正直化民者也。○按正直代天行化。盡人皆可得爲。如人在里中。或遇子弟醇謹者。則勸之敦孝弟力行善事。或遇浮薄遊蕩者。則諭其父兄使警戒之。即至頑愚無知之輩。亦與之說古今因果報應。反覆以開導之。見人之美。必爲贊成。見人之惡。必爲遏抑。皆是代天行化處。然根本全在自己正直。方感動得人。不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况於人耶。

慈祥爲國救民

【箋註】天地以生物爲心。慈祥者。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

心。自仁慈而不慘刻。嘉祥而多善氣。所謂愛之理是也。爲國救民。不分開說。未有爲國而不救民者。蓋人君立國。務在保民。士人躬居一官。便當思國爾忘家。愛民如子。如書所云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念念救民。正是念念爲國也。書又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可互相証耶。

【徵事】司馬溫公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呼曰。司馬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事。公薨。都民罷市而哭。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此是爲

民即爲國之大者
富弼被謗出守青州讒言不已人爲公危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十七萬公招納之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或言非所以處疑弭謗公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多命哉行之愈力明年河北麥熟衆皆襁負以歸
歐陽崇公名觀爲推官居心慈愛夜秉燭治文書每廢書而歎夫人問之公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時子修方三

歲因指而歎曰術者言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矣後當以吾言告之修既成立其母常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有後也修果以忠正爲宋賢相封其父至崇國公母魏國夫人其瀧岡阡表中云爲善無不報豈自誇哉亦信之於理而已
朱文公爲江西提刑見貧民衣食困乏行社倉法夏受粟於倉冬則計米以償貧民得遂生養又憫貧家子弟無力就學檄所部廣設義學選文行之士歲給廩餼廣收教之縣官課其殿最於是民皆知書風俗大化
虞允文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小民貧無以給故生子多不舉允文憐之爲措置蘆荻稅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於是生子並舉先是允文艱於得孫明年雙誕二孫後拜樞密院使
景泰中徐淮大飢上命王竑巡撫竑至曲盡救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竑不待奏請即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爲之裹糧鬻身者爲之代贖死者給棺更埋葬之然後疏聞上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竑之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雲間顏廷表公諱正字以平景泰甲戌科會魁也初任監察御史繼陞副憲一心以爲國救民爲念耿直不阿同僚鮮洽時四川洞蠻趙鐸反官兵屢進俱陷朝中舉公進勦公膺勅命連戰連北遂默禱於　上帝曰某奉

皇命進勦叛逆以安萬姓非敢黷武若社稷有靈斯民未喪祈天默佑之明晨領兵復進若有神助賊炮自擊公鼓力銳進得平西蜀國奠民安至今祠祀不衰復請公註釋　帝君陰騭文丹桂全籍條分縷晰勸戒詳明其與人爲善之心昭然如揭宜乎海內奉行而見重於幽明也
成化中朝廷好寶翫內侍言宣德朝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內侍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尚書劉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匿之都吏偏檢不得凡三日劉竟不言項笞吏吏曰無矣後事寢項呼吏再詰之劉笑曰三保下西洋時勞

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燬之尚追究有無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爲國救民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爲兵部尚書

蜀郡旱荒有司奏請發米十萬石以賑贍旨下如所請林機爲給事奏曰米數太多道遠難致朝廷遂以半賑之是夜妻王氏恍見朱衣人曰林機逆旨害民 上帝有敕特令滅門因驚悸而醒與夫言之機曰昨入朝有阻穀賑飢之請莫非是事乎自此不安以病回鄉行至福州卒二子繼歿門戶遂絶

明楊鐸嘉興人庚戌進士授吉安推官生平陰騭多以密謀陷致人死又性兇暴斃杖下者極衆嘗白晝坐堂

上見羣鬼索命後病歸每爲羣鬼祟弄病日甚已死復甦家人欣幸鐸曰否否陰司遣暫還示顯報耳寃對滿堂亟供酒肉多予楮錢家人從之方設酒饌於庭中屠兒倪鐸酗而遇之詬曰此何爲也悉取啖焉羣鬼怒謂楊曰姑緩汝死先以倪鐸往楊喜謂倪且代已令人往視則倪以腹痛暴死矣肉未寒也楊即以十金授其家命納棺隨火之乃倪實爲羣鬼所攝法不當死魂歸而屍已灰同羣鬼作厲於楊家爭喫其肉拔其鬚抉其目周身潰爛而死時鄰適有新死者倪鐸附其屍蹶然起立奔至楊家大呼曰我擊殺其少子以抵焚屍之報乃趨入內踣其少子屍遂仆地遠近見聞無不驚怖

格言 陳成卿曰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爲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普願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爲化喻或禁火葬或禁宰牛或禁淫祀及種種殘虐侈費事天未有不厚報之者 顏光衷迪吉錄云爲民父母固宜慈祥愷悌矜慎恤刑即入公門任獄卒者亦須存心正直陰行其善古言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寃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淼危之時扶持一人勝他人方便十分寛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寃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

故枉無舞文弄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便有數千善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繁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德積怨何爲○按爲國救民儒者雖無其責然不可無其志昔范文正公嘗有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人當做秀才時便當以天下爲已任不然雖日讀孔孟之書無益也

忠主孝親

箋註 忠有二項一居官之忠一奴僕之忠孝亦有二項子事父母之孝婦事舅姑之孝忠孝二字是人生立命之本聖賢教人眞實學問必從此做起論語曰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力致身總不外一誠字忠孝之至成聖成賢可動天地可感鬼神如事君而稍有絲毫自欺處即不可言忠事親而稍有絲毫不順處即不可言孝　帝君揭此垂訓是入門第一條正路

徵事 宋呂公誨為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見青衣人授以一丸曰　上帝即日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終時朱明復初登第遇公於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曰我此行侍　上帝南遊不及款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為

司直更有何人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韓魏公作相時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與國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遷於崖山加少保信國公元兵襲之公方飯衆不及戰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元將

張弘範勸公降公曰國亡不能救敢貳其心乎範遣使送燕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辨論侃侃元兵幽之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臨刑南向拜而死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族鼎盛無比

明于謙為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歷兵部尚書適王事多艱寢處朝房經年不返私室國家危而復安卒贈少保諡忠肅享祀至今不衰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也甲申闖賊破京師公從容正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我何

不然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蓋公上公車時曾讀書三忠祠內也公既歿賊登堂而拜下泣者不一三忠祠在中州會館之左○以上皆居官之忠○按臣子遭逢明盛致君澤民簡冊所垂班班可考矣其不幸當國步艱難孤忠莫訴正人君子只求自己心上過得去死生禍福非所知也三代以來自龍比而下如蘇子卿之抗使絕域孔明之盡瘁鞠躬關壯繆之赤膽忠心顏魯公之耄期殉難張許之孤城死守岳武穆之報國捐軀方正學之之死靡他楊椒山之丹心浩氣稽之前代不可悉數今謹錄呂韓諸公事實以風世雖所遭有幸有不幸要皆生為人歿為神不可以尋常福澤之報論也

漢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欲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續雖孩穉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為太子舍人後遷善為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冢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任滿遷九江守後入少室得成上仙

潘翼吳江農家子為黃景融家僮正統初中官奉旨督徵逋稅所到之處稍不如意輒執守令去吳江知縣亦被執時黃景融為稅長與衆人攘臂奪回中官訴於上詔捕景融潘翼願代行景融曰汝悞矣此豈笞杖罪耶翼曰主僕即父子願代死無悔縣官以為不可翼固請從之解至京師竟論死訊掠無完膚終無異詞尋遇赦還見景融相持而哭景融遂以為子死同葬於墓鄉里無不稱歎 以上奴僕之忠

帝君於周初降生吳會間事父母至孝母年六旬疽發於背親為吮疽三日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纊膿乳如米粒乃疽之根骨也母漸安而以病久羸瘵醫曰此痼疾須以人補人肉補其肉庶可平復　帝君因中夜自刲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

爾純孝延爾母壽一紀翌日果愈　帝君年三十六父母俱亡自持畚鍤營葬枕塊墓傍以終三年葬三年後洪水暴發　帝君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并取家藏　元始天尊金像而嚴事之期免水患及水退見墳前溪谷變為高陵廣一里許自是松楸永無恙矣卒後　上帝命主君山後復降生張氏事宣王與尹吉甫為友即詩所謂張仲孝友也今士子日奉　帝君而不知　帝君得成聖果全在孝友特首錄之以為世勸

太和楊黼辭親入蜀訪無際大士途遇老僧問何往黼曰訪無際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黼問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衾倒屣者即是黼遂回及抵家叩門已昏暮矣母喜披衾倒屣出戶黼一見驚悟自此竭力敬親手註孝經數萬言硯滴將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人以為孝感所致

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鱠孝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鱠婦汲水忽見一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乃作鱠進姑聞者歎其孝感後舉孝廉為郡守

李瓚杭州仁和人幼喪父家貧事母至孝後家稍豐孝益至娶妻有子瓚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使婢給事我瓚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有所失母遂不之强母喜食新百方求市不惜倍酬其

直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既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尚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公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怵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問視一如生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侍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

血茹素終身敬兄姊幾於母愛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泉慰安也後官至中書侍郎子祐甫復為賢相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已筭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天來近視即所焚表也末批云鼎臣減筭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果臻上壽鼎臣登第猶及見之
吳江孝子吳璋字廷用年十一而孤母陸氏以節自守永樂癸卯詔選天下孀婦之貞者給事內廷而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陸隨親王封廣東韶州璋既壯棄家訪母附廣船患痢一日百起昏憒中諄諄呼娘不置抵韶母又隨王移江西饒州矣復奔饒日行沙礫間足盡裂臥野寺廊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又中蛇毒仆地復見焦道人至救治乃甦然尚疼不能行也宿孤村寡婦家方登榻而婦自薦公力拒之出門遇大雪憩古廟忽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為母忘軀若是真鐵漢也出餅與噉頓忘飢寒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咨本求見不允乃就府中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請入見母於養膳所母已病篤昏不知子公焚香籲天刲股

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未幾母復病作卒於旅舍乃負骨殖以歸潛置舟中渡江風大作舟將覆舟人搜得其母骨投之江璋躍入江抱母骨浮水上風波頓息同舟者感而救之得歸葬後子洪及孫山俱官至尚書璋卒年八十一贈太僕寺卿世稱全孝翁以後科甲聯綿至今猶盛
雲間顏文瑞字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甫十三即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講女為室氏事翁姑益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就食常以銀錢隱投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

親心四十五年恒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　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舉公孝行公堅却不許

吳江張公諱基字德載號敬堂嘉靖庚子舉人自幼即以孝聞十六歲遊庠父尊江公爲南安府尹隨任讀書晨昏定省無間弱冠即登鄉薦一上公車不第遂慨然曰人生遠事父母而弗克竭力承歡如愛日何遂絕意計偕左右就養先意承志凡衣服飲食必躬親以進每見父簿書鞅掌夜分不寐常從容言曰忠君爲國雖服勤盡瘁固所不辭然願節勞自愛以安王母心未幾父以入覲卒於道公號泣躃踊扶櫬以歸哀毀骨立營葬

畢讀禮杜門痛父之歿事母尤孝謹色養備至未幾亦卒幾不欲生時王母年八十餘無人奉侍公以孫道兼子道朝夕問視不離左右累辭徵辟不就人皆以李令伯稱之後王母疾篤公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月餘歿後喪葬一如人子禮後撫按交章薦公公固辭不出惟以讀書敦孝弟訓其子孫於書無所不窺晚尤邃於易取頤艮二卦作內養功得明心見性之學臨終先示人以期至期無疾趺坐而逝越三日有友來訪云公已逝友不信言吾於某日在某處遇公呼之不應飄然前往今計所遇之日即仙逝之日也衆咸以爲異後追贈翰林院待詔特建專祠在吳邑胥門內春秋享祭又崇

祀鄉賢門人私謚靖孝先生子孫多登科第

○丘鐸葬母鳳鳴山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母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即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

錢塘徐旭齡號敬菴父羽儀館於江右玉山縣鼎革時爲兵所害公聞之號躃嘔血遂孑身往尋父骸涉溪踰嶺艱苦備嘗將至其處夢父告曰汝欲得我骸須問茅十七公訪得其人引至葬處見枯骨纍纍難以識辨公乃呼號滴血方得父骸負歸又遭大風覆溺親入水中

撈取歸家安葬順治辛卯科主司夢神投一孝子卷明日閱徐卷與夢中所見無異遂錄之乙未魁南宮仕至漕憲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親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唱曲以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己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於野即露宿棺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

黃梅洪士高事親孝養備至父友璋病痢侍奉湯餌扶持起臥未嘗解帶衣敝垢穢必躬治之父憐其孝欲其

少安謂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寢留一僕侍我足矣士高佯諾而陰伏父寢旁中夜僕已熟睡父强起下牀力困難支忽一人猝脇父驚曰爾爲誰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父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漸瘳復優游十餘年而卒士高思慕終身壽至九十七里閈稱曰隱德先生子六人皆賢曰亮者尤曲盡孝愛以上皆孝子事○按孝順德也爲人生百行之首必根本既敦而其餘可以相及所以夫子一生行在孝經而其教弟子者必先之以入孝出弟孟子之守先待後亦曰入孝出悌然則欲廣行陰隲修善修福者未有不自孝親始也

江西贑縣民某爲子娶婦而無貲其人爲里役攝用官帑十二金逮繫獄新婦知其事謂其夫曰翁以君婚故罹法君不得爲子妾亦何顏爲君婦夫涕泣無以應妻慨然典其簪釧得八金復遣人告父母兒未製夏衣不願得衣願得金於是湊十二金授其夫其夫不嫺官事走告於叔叔相去數里途遇族之無賴叔備詢其故佯喜復爲之慮曰爾室不虞盜耶曰置我婦枕匣中遂別去無賴叔竟詣姪婦處詭言我是某叔從縣來同爾夫具狀贖爾翁官命取銀銀在枕下匣内婦付之去及夫與叔偕來方知其詐追至其家不復見矣婦悔恨自縊死停柩　關帝廟内三日後夫方寢忽有叩門者聽之其妻音也不敢啓視妻呼曰君勿認我鬼我得神聖力今再生矣夫始開門出果見其妻不勝驚異遂同鄰人秉燭至廟見空棺委地旁塑周將軍刀血淋漓環上挂人頭乃無賴叔也神案上列小匣十二金在焉次日聞於官旌以孝婦出翁於獄并赦其金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性至孝姑年高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晚籲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掩刀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刲時月尚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刲肝一葉當即和羹進姑姑甫嘗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詭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掩小姑覺之詰旦忽有一道人至門以藥命敷刀口藥甫傳進道人忽不見敷之立愈平復如故舉家驚傳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姜天乙著奇孝驚天集以記其事海内競傳之

武進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爲媳媳寧母家順治甲午三月疫氣盛行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適成先得是疾妻及子女凡八人俱伏枕待命錢氏聞信即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女曰翁姑俱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遂隻身就道成在家明聞鬼物相語云諸神皆衛孝婦歸矣

吾等不速避譴不小及婦歸舉家俱得無恙
莒州民家有母老病康熙戊申地震墻屋將仆其子謂妻曰汝速抱兒出妻曰母在牀奚計及子耶共扶母出不及抱子俄而屋盡壞兒竟無恙 以上皆孝婦事

唐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過一日攝至冥冥司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之乃少時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不赦始知不孝之罪不通懺悔也

大觀中羅肇遊太學每以前程祈禱夜夢神曰子已得罪於冥可急歸肇問之曰惟父母不葬耳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

也是年果卒

常熟西北區地方某於康熙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在田插蒔伊母向住女家是日偶歸家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為黍欵留臨去以米幾升送姑隨囑姑速行不得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子便發嗔指米為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携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聲大震此人駭甚囑妻以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至家口含母乳其身已擊死矣

閩有林氏兄弟三人輪供其父長房得妻財而富兩弟甚貧常不能給父飢往長子家時夫婦正午膳魚肉雞黍羅列見父至急撤去其婦即於門首迎住道今日是小叔家供膳何得又來況午飯已過來亦無益其父仰天歎息垂泣而回後長房無端火發舉家悉為灰燼

大業中河南一婦養姑不孝姑兩目俱盲婦以蚯蚓為羹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示兒兒見之號泣將執婦鳴縣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頃之自空墮地衣服手足如故而頭變為白狗言語如常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斥去之時賈耽為節度使令人牽行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媳婦

江陰長涇婦某氏夫死而虐其姑有所頤指恐恐然不敢犯一日婦將遠出計期留米於廚吩姑曰與若食無費婦出門有僧持鉢乞施其鄰與之米不受堅求其姑

廚下米姑曰此絕我老婦命也僧出敝緇衣為質姑以情告我老不堪為媳箠楚僧强納衣攫米而去日暮媳以他故還索米不得叫罵逐姑姑曰僧衣愈百疾特為娘子留也媳罵曰能愈疾可與我試之甫披身遂不可脫須臾生角成老特矣姑急牽其手手仍為人形觀者如堵與之飯不食僅噉生草非姑親飼不食此天啓丙寅年事

常熟有某姓者婦素悍慢罵其姑一日婦方切菜見姑在前即指罵曰恨不得即以此刀斷爾頭言訖俄有黑氣圍其室大雨如注有神入提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擊其婦肩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即死後鄰有請

乩者或叩以婦事神批云彼不孝於姑且有以刀殺老婢一語故得斯報或又問不死之故批云彼夫好打鳥銃婦曾勸止之　上帝以其一念好生故得倖免而警戒之此順治庚子年事

忠主格言　顏光衷曰凡人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著性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這裏囁嚅不前依回首領則殺人以媚人者有之否則模稜首鼠敗壞國事而世界受其蕩軼者有之古來幹世豪傑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萬死一生中來此中得箇定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臣道不一爲宰輔則以格心佐治爲忠爲言官則以諫諍匡弼爲忠爲刑官則以執法平允爲忠爲有司則以愛民勤職爲忠爲武臣則以宣力靖亂爲忠當薦舉司文柄則以爲國得人爲忠事難枚舉務期眞實對君擧心動念全不爲自已身家起見不避豪强不徇情面不惜功名併不求忠直聲譽或委曲濟事而非阿附或執法不回而非矯激只要實有益於國計民生且視吾君眞是爲堯爲舜之君不敢萌菲薄念方是忠敬○人生天地父母之外君恩最大無論居官受爵顯及祖宗榮施妻子以逮三黨莫非君恩即士農工商目不見九重宮闕似無君恩可言然試思平時踐土食毛坐享太平之福伊誰之力耶念及此則擔夫牧豎織婦耕夫處處皆君恩時時皆帝力也

孝親格言　潘仲謀曰人無貴賤却問身從何來自呱啼孩笑以至成立於今幾何年我父母之劬勞辛苦歷歷可溯人子雖竭力奉事常不能如父母之待我況百年迅速能得幾時乃因循玩忽徒歎風木以悲懷對雞豚而隕涕不且遺一生永恨乎故每日間常想父母恩大我不能常有父母則孝心自然感發昔有詩云嬛嬛不孝軀寸寸慈親血烏烏正多情百年空淚竭誦斯言也可以及時盡孝矣○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曰保身四曰養志其間遇有不齊才有各異要在隨分隨力盡所當盡實有一段至誠之意行乎其中終其身至於瞑目無毫髮之遺憾其於孝也庶幾矣○孝道何盡及時爲貴毋使親年日短而悔吾心之未盡毋使子力日裕而傷吾親之不逮爲父母者待子能養時大約五六十歲矣譬如持短燭而行長路奔投旅店尚恐不及況敢逍遙中路哉爲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豈知堂上髮白眼暗之老人又復刪除一日乎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危哉幸未及此速宜孝養○羅氏訓世編云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生冷澹心不可使吾親生煩惱心不可使吾親生驚怖心不可使吾親生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人子而果能知此斯眞體親心者矣○顏光衷曰小不孝之所以習

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爲父母憐憫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常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奉養則便不習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而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而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妒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得出手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作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望高堂而機窒心旣不樂相對則豈有孝念來四曰忘恩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

固常且有憂我而獲拂者以訓迪爲贅耳且有教我而被厭者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周旋吾事而求備者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離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至古怪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亦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養而寄食吾財則又怨親甚且一父一子而爭財囉唣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乃多營幾文財便欲與吾親較

筭耶二曰戀妻子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有美味好衣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寧親之念遂微也不思子爲吾子而我爲誰子親不得有子之樂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固是樂事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子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代勞貽燕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慾火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凄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愛父母之於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侵兢不平或姊妹而計較纖悉護短爭長分曹

伐異相讒蠱而家道睽積嗔怨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常情吁可傷哉○父母之致不孝於子者一曰迂闊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當思古先典型可敬可仰二曰惜財兢兢持籌禁子孫濫用當思爲我作家正是慈心三曰尫弱起止不便扶持惟艱當思養兒待老正在斯時竭力四曰昏耄言語牽纏重聽蹇澀當思我稚時無知無識父母弄爲嚬笑五曰愛憐鍾情少子偏護太甚當思初時亦是這等憐我來倘於此處起一厭心漸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頭猛省○又有前後嫡庶父母或有偏向爲子者亦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直須渣滓全融不存一毫火性比平

常爲子者遜志承歡倍加謹愼自能感格親心轉而憐我倘或感之不能亦惟自盡子道反觀內省思所以感之之方斷不可以親之謬執稍存不平於胸中而自陷不孝之罪也○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愆當克蓋若但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慫恿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此成親之惡者烏得爲孝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托故以違離之或見其卑而借勢以衡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澹尊而不親烏得爲孝更有一種好遊者舍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懽與鄉遠省累月窮年烏得爲孝又有人見爲孝而神見爲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承歡而備物鮮情絕無眞樂及歿之日棺衾盡美哭踊隨常亦無眞哀此神目視之甚明者也又有一時稱孝而不高千古不能滿一心者其人於前弊一無所犯而未聞大道修身盡性之事尚有缺陷終是毀棄遺體莫報親恩爲人子者急宜自省○世間又有父母待孝尤切者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以及婢妾而爲生母凡此愁苦倍甚爲子孫者益當孝倍常兒○人子於父母歿後凡四時奉祀以及忌辰務要備物盡志有愾聞僾見之誠自能一氣相感至於以時祭掃識敬固不待言尤

宜省視冢旁不使野獸穿穴樹根侵入以免積水朽腐之患

敬兄信友

[箋註]兄弟是同氣之分自有一段骨肉至情固結不可解處朋友是異姓之合亦自具一種同心斷金臭味相投合處二者並列五倫爲人生所不可忽者事兄則以敬敬不在虛文而在實意交友則以信信不在一日而在平生毋論意氣忿爭者失事兄之道即外循禮節而或因妯娌之言僮婢之語稍存嫌隙於中亦不得謂之敬兄至於交友毋論酒肉徵逐凶終隙末者失交友之誼即以道義往來而或議論未合動氣求勝已伏不信之根更有約信於生前寒盟於死後者此以死友爲可欺較之負生友爲尤甚皆不得爲信友善事兄者怡怡之中將以誠敬自然情文兼至即書所言克恭厥兄是也善交友者切切偲偲發於至誠自然久要不忘即夫子所言朋友信之是也然而能敬兄信友者必從能孝親中來書曰惟孝友于兄弟詩曰因心則友中庸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此 帝君於忠主孝親之下即繼以敬兄信友要皆修善之大者下文奉眞朝斗等事皆修善之助也

[徵事]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必問曰得毋飢乎少寒必撫其背曰衣

得毋薄乎如此者終其身如一日

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爲生兄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公常書其事以勉人

晉咸寧中大疫庚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時癘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二兄之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旣止家人乃返毗病得痊袞亦無恙

崔孝芬爲人孝義慈厚愛弟無不至相對必溫容撫問臨事肫肫教導惟恐弟之有失弟季暐亦敬事其兄盡

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必孝芬命不命不敢也雞鳴起即往兄所候視凡家中一錢尺布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絕無閒言

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一日謂選曰汝父早歿日夕痛心今幸汝成立所有遺產當與子析籍分爲二吾與子各受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爲八叔固辭選讓益力因析爲八選時年十七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獨物色曰南宮高第惟此少年同輩皆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故許之發榜果高捷由此事觀之選固輕家產而重諸兄弟而叔能敬事其兄生死如一宜乎子孫濟

濟瑞氣滿門也

歐陽池兩兄皆庶出父以池爲嫡欲厚之池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異否舅曰無異馮曰服無異分產獨可異乎舅大悅乃均分之人處財不爭難處嫡庶不爭尤難婦賢若此不更難哉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箸五年兄蕩廢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以供伏臘今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分券焚之授兄筦鑰更出所蓄償兄逋負二千餘緡次年彥霄父子俱登鄉薦聯捷南宮

洪武中有告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弟湜請

行曰弟在其忍使兄受刑律其兄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兄弟爭入獄上聞之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宥而擢用之

蕭修撰與誠弟光祿與潔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爨所營悉出修撰公不以煩光祿諸子婚畢乃爲光祿繕第宅舉其業均畀之光祿謂兄子凡六而已止二子不欲使二人均六人之業辭不受修撰公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讓而弗決請於其母太夫人母命以十之四與光祿乃止後二公俱陟顯仕子孫義讓不衰

廣東黃士俊敦孝弟赴京師途聞兄病篤曰焉可急切

名而緩吾兄乎中途返家親侍湯藥萬曆丙午復往京夢入殿庭拜高皇帝帝曰汝前科歸今科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果狀元及第

夏邑陳世恩萬曆已丑進士官工科給事兄弟三人長孝廉次世恩季弟其少好狎遊日出暮歸以爲常孝廉常作色規止不悛世恩曰徒傷愛無益也每夜躬守戶外候之俟弟入乃手自扃鑰問以寒燠飢飽如是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故態及世恩貴孝廉已卒有小民吳某孝廉側室之弟也一日來省其姊衣服藍縷世恩邀與對食弟自外至私謂兄曰他處飲食之足矣何與同坐世恩曰庶嫂子女俱無少年孀居爲兄守志吾感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對食庸何傷世恩二子陛陛俱進士

天啓間杭城失火延燒無數獨江西一商寓無恙諸救火者見商兀坐危樓手擁千金如雕刻神像狀急往詢之云頃火發煙迷自知莫救坐以待斃恍見朱衣人灑水金甲人環束擁護得不死衆稱異共叩生平作何美事得此奇報商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談及其事曰此予姪也父有五子歿時遺本五百金唯某嫡出居長餘俱庶出有五歲者三歲者拮据廿餘年積有五千金舊年冠婚畢會族分産五分分析一布一箸誓不多得合族義之想公道格天故免火厄聞者皆歎服（以上皆敬兄事）

宋范式少遊太學與河南張劭爲友二人並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某日當拜尊堂至期劭請母殺雞爲黍以俟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約信未必來也劭曰巨卿信士也必來言未畢果至其信如此

侯無可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君或問之顏曰無可能攻吾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與顏易服而出營衣食均所入以給二家顏病徒步千里爲求醫歸死矣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無可鬻衣葬之顏有先世數喪未葬比死以爲憾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後無可官至殿中丞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托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友何故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已之言我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病者獨留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皆空汝何人獨不畏死而敢止此巨伯曰吾特遠看友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而還

明祭酒李時勉忤王振囚於監門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先謁銀臺銀臺懼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上蒙恩並釋師生相信忠義千古

江文輝爲諸生。就臺試。友人馮旋墮水死。同列皆以試
迫。倉皇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罷。人皆以
爲迂。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
千金。囑曰。我死後。我子必敗我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
幾。其子窮迫幾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
至此。其子慚不敢答。德曰。我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
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併告
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登
第。官至尚書。
吳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相好。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

親爲煑粥。負之登厠。日夜數十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
臣同登進士。嘗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
我者獻臣也。以上皆信友事
〔敬兄格言〕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
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
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
居室。一穴則塞。一隙則塗。則無毀頹之慮。如雀鼠不防。
風雨不備。壁陷楹傾。無可救矣。婢僕之爲雀鼠。妻妾之
爲風雨。甚哉。○先輩云。骨肉間但當論情。不可執理。執
理便傷情。傷情即非理矣。○袁氏世範曰。骨肉失懽。有
本至微。而終不可解者。正由失懽之後。各自負氣。不肯

相下焉耳。若有能先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
酬復。豈不漸如平時。○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
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
或有所獻。則轉以與貧者。此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
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試思我貧。父母亦移此
心於我矣。○潘仲謀曰。兄弟乃我身同氣。只此幾人。人
生最爲難得。自父母看來。原是一體。使稍有參商。父母
之心。即愴然不安。故見我兄弟。如見我父母。自有肫然
流通處。且兄弟名曰手足。則彼此護持。痛癢相關。安有
手足而自相攫攘者乎。時念父母生來。本同一體。骨肉
難解。凡意氣忿爭。自不忍加。些小財利。自看得輕了。至

於兄弟乖和。大抵起於婦人。然我與兄弟實一體。婦人
妯娌異姓。牽合在彼。未必通知義理。爲丈夫者。亦不必
講聖賢學問。只當自有主張。須以我化彼。勿使反化於
彼而已。○昔顧涇陽司理處州。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
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
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
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朴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朴若兄。兩
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
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先生喜。
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嗚呼。人孰無良。誠使居
官者能以孝弟化民。多方開導。而居鄉之有物望者。又

能反覆指迷誘掖奬勸又何患俗之不馴而孝友之不覩哉○陳成卿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强為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所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墻至死不相往來者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卹其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槩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不可諫誨而密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苦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蓋高遠之人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昔宋時有張孟仁妻鄭氏名妙安孟義妻徐氏名妙圓妯娌相愛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為己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為己子子亦不知孰為己母家猫為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後宋太宗特旨表其門曰二難以為妯娌師法凡為家長者不可不時以此宣揚化導之

[信友格言] 先儒曰交友之道寧愼毋濫寧嚴毋寬寧淡如水毋甘如蜜寧取眞率毋尚戲謔可以全始全終每見今世之人惟以勢利相交勢盡則交疎利盡則交散交道若此亦可慨矣○或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絶則傷恩不絶則似匿怨而友朱子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友則為匿怨若朋友不善情意是當疎但疎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絶之所謂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也○王陽明曰交友以相下為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養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奬勸意多又曰與朋友講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法昭禪師勸兄弟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杜少陵貧交行云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世之處兄弟朋友者均三復焉

立命編卷二

積功堂[illegible]彙輯

或奉真朝斗

箋註 真者道教之尊稱即儒家真實無妄之謂能全其真則成聖成仙總無二理斗乃中天斗極北極天樞上帝在焉其尊無對北斗神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夭壽之事奉者恭敬崇奉之意朝者朝向禮拜之謂 帝君惟恐人之不為善也各隨其所好以引之而曰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或之一字原是 帝君推而言之曲而誘之之意見能如此亦是顧諟天之明命昭事上帝之一端初未嘗教人沾沾日從事於此也故人能日存

善心日行善事即不必奉真而心未始不真不必朝斗而心未始無斗也否則雖日日奉真日日朝斗神方厭而惡之豈能保而佑之乎詩有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斯真能奉真朝斗者矣讀書明理之士何得妄議此二語為異端耶

徵事 孔子作孝經告成北斗斗中現出神光今稱斗中有孝弟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靄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間善惡左輔右弼之星若人志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寒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日誦斗姥咒一夕朝審為曹石所嗾必欲置之死地命官校繫捺有貞隨行念誦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退殿有貞遂得免死謫戍又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者七時人皆謂斗神之應

荆溪北鄉周孝侯為母病甚向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號其里為感孝墩其孫周子南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祭一日遇一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案而去子南益深敬禮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汝傷我父痛徹骨髓命垂殞可奈何子南曰汝父獲罪於天非我咎也其子

猛省同父望北叩頭悔罪乃安後子南至老無疾談笑而逝

常熟縣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有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平日禮斗極誠方火熾時煙焰環逼窘怖無措惟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人七位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順治丁酉桐城方氏以場事獲譴徙寧古塔闔門朝禮斗姥祈保生還一夕禮斗燈已黑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眷屬跪祝曰某等俱望生還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

釋放歸○按奉真朝斗靈驗事實不可殫述其要總歸一誠誠則邪念日消善心日長自臻感應今吳中士大夫敬信禮拜斗壇盛行一日　帝君忽於乩書示曰爾等皆讀書明理之士平日不能返觀內省躬行孝弟存心於善雖日稱我名號拜我求我吾不因是錫爾福也爾等果能不欺屋漏可對神明雖不拜我求我自於爾乎默佑也爾等亟宜猛省○呂祖曰人嘗以不得見吾為恨雖日見吾而不行吾言於事何益

或拜佛念經

〔箋註〕三教雖殊其源則一總歸於明心見性故孔子為中國之聖人佛是西方之聖人昔吳太宰嚭問孔子孰為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孔子刪述六經以垂教萬世正為堯舜以來歷聖相傳治天下之道不過明人倫敦孝弟欲人去不善以之於善而已佛之教人亦無異旨今世之人智愚各別賢否不同其克自振拔者真能體認儒教做心性功夫口不言佛亦未嘗詆佛而於經典微妙處自能融會貫通固不必拜佛念經也更有一種奉佛之人不識佛教之要徒事禮拜日事口誦毫無益於身心此俗人之所為佛俗僧之所為佛也佛亦何嘗教人拜教人念哉又何嘗教人必去父母棄妻子削髮入空門哉然而　帝君慈悲為念憐憫

陷溺不但為上乘人說法并為下乘人開一方便門故於拜佛念經亦或及之正要人於經之所載凡勸善戒惡處思想自已有是善否無是惡否方為有益此亦示人以求放心之方蓋經之所載大都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上乘之人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下乘之人拜佛念經亦所以求其放心也每見聰明自用之子不明此意才讀幾句書初不識性命為何物即借原道篇以力排佛氏其不獲罪於聖賢者幾希

〔徵事〕武林錢養庶初叅蓮池大師師授以感應篇及陰隲文錢曰此大易過惡揚善之旨而吾儒立命事天之學也遂矢心奉行公車宦轍必攜與俱風波盜賊中屢顯靈異後病劇子昌痘亦危丙夜誦之覺白光如月照耀一室及旦父子俱痊官至憲副有自記靈驗一本

唐天寶中張無為遠歸關閉倦坐橋上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使一人至布政坊取十餘人內二人一則同里王翁一則其妻也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惟無為妻誦金剛經吉神護之不得少頃無為歸見妻猶在誦經誦畢曰汝常不外宿故誦經以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王翁死矣無為懼因以告妻妻即奉長齋誦經愈虔得長壽

歐陽修既登二府病甚夢至一所十人官冕上坐一人曰叅政安得到此宜速返公既出復回問曰君等豈釋

所云十王耶曰然公曰世人飯僧誦經有益乎曰安得無益既寤後病漸痊召子弟曰吾生平以文章名世力詆浮屠今此衰殘忽聞奥義方將研究奈巳老矣汝等勉旃無蹈後悔於是捐酒肉儆聲色令於近寺借華嚴經誦之後安然坐逝

宋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日募於市而蓄其錢於瓶欲以畫觀音像忽鄰火延燒謂其瓶亦盡矣明日泣理故處於燼中得餅略無缺壞而錢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餅皆具工製巧妙巨室王氏請去供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餘歲

宋臨安張公子嘗至一古寺佛無手足請歸莊嚴朝夕

禮拜建炎時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拜佛謂之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至此殺汝奈何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持矛臨井叱張出欲殺之張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曰汝何以知吾姓名張以佛語告其人擲刀於地曰寃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寃何時了然留汝在此恐爲後所傷乃與同行數日而別

李生患大麻瘋三年百藥不效初未病時誦大悲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授藥一丸令服李疑不敢服是夜夢惠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汝因平日以穢柴蒸食觸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因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丸救苦丹緣何不服既寤服之凡七日遍身皮脫去鬚眉再生

富陽馬邦良以太僕卿丁艱過姑蘇至一寺禮佛悲泣不止時有二孝廉揖問曰公亦信佛如是乎公曰佛也而可不信耶佛法利益天人神鬼非善根深厚者不肯敬信反生誹謗故多遭難業海茫茫受苦無量二孝廉俯思久之公曰始吾爲諸生時奉　上帝旨掌五閻王事每一臨案悽慘之狀不忍見悲哀之聲不忍聞千百人中不失人身者指一二屈耳如是作如是受絕無失出失入於其間也言訖涕泗交集一孝廉巳深信一孝廉笑問曰冥間亦有說分上者乎公肅然曰有絕大分

上或觀音或地藏此二菩薩慈光一到則諸苦皆輕我自起座執香以迎之但不似世間要錢耳若素無信根人則萬劫難遇此分上二孝廉謝教而散馬公居官清正忠直不阿一時稱爲神君

長安鷲峰寺萬曆末年住持僧濟舟奉佛欽肅但於酒戒尚未嚴淨一日有人來云有道婆某歿托夢於同伴者曰一生無善望高僧諷法華經一部即得托生矣濟舟因請法華經跪於佛前諷到第五卷天暑渴甚覓冷茶不得遂吸冷酒一口嚥之仍跪佛前完經至次日其人又來云老嫗特令我來相謝昨日經甚好念完四卷滿陰司皆是金光此嫗正將托生忽然一陣酒氣到冥

府自五卷至七卷無非酒以故竟不得力望汝慈悲度誠爲彼誦一部舟聞之毛骨悚然以此嚴持酒戒再不敢犯

太倉王時敏字烟客文肅公錫爵孫也篤奉佛教每昧爽即盥漱禮誦金經自十七歲以來凡七十餘年未嘗少懈一日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寺見六人挑豆六擔黃豆中雜以蠶豆一僧指曰此皆烟客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陸醒以告人咸稱歎不止公生子九次子揆乙未進士八子掞庚戌進士登相位幼子抑丁巳經魁諸孫登科甲歷顯宦者甚多一門榮盛無比

鄞縣史狀元大成號立菴父素積德嘗置一巨盌盛飯供佛後即以盛盞飯有寧波某寺一僧法號大成擕願化盞飯供衆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率以爲常如是有年一日忽見僧大成入户索之不得遂生立菴公即取名大成持胎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

常熟小東門外孀婦張姓奇窮苦守一心念佛行住坐卧不輟後以痢終遺下常服敝裙一條貧無更換病時隨以藉體穢甚棄之河中忽見蓮花五色燦爛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之誠也遂將裙送佛座作帷至今在焉此順治年間事

吳門某舉人過惡雖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病

死數日有鄰人死而復醒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因併述親見某舉人桁楊桎梏質究無數冥司曰即汝淫惡當受油鍋地獄忽鬼卒扛一油鍋至猛火沸煎驅某入鍋某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眞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散解地化白蓮冥司起立謂質究者曰他今有此眞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托生矣究鬼堅質冥司曰嘉興吳某爲惡近因求子爲善待他去轉一輪迴忘此眞言可以處置我今到嘉興訪問吳家果得子否及至果得一子不勝奇異因述其事以醒世觀此知拜佛念經之功雖爲惡者猶可暫脫地獄況爲善者不可成佛作祖耶此康熙初年間事

吳門高某人餽玉佛愛其玉美截爲環後竟坐飛語有口無辨腰斬於市毀謗佛者當以此爲戒

格言 潘仲謀曰人生最忌是妄念最好是敬心吾儒存誠主敬時與天地鬼神爲伍固不必言又有一種習釋氏者教之拜佛念經使他常存敬畏刻刻提醒自然心地清明惡念潛消諸善可作即是極樂世界故存心之功一息不可間斷若不滌除妄想一心齋戒雖日誦彌陀日禮梁懺徒增罪孽與吾儒孔言桀行者何異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是持心至要語

報答四恩

〔箋註〕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所以覆我地所以載我君所以成我親所以生我此四者莫大之恩本無可言報答而今謂之報答者亦並無他道也只在人之一心能存誠主敬起一念惟恐有愧於天地有愧於君親行一事惟恐獲罪於天地獲罪於君親大之燮理陰陽奠安社稷顯揚父母固報答中事小之感戴生成不忘君王孝養二人亦是報答中事總之多行善事廣爲利濟不虛生於世間則不言報而報自在其中矣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又曰元后作民父母蓼莪之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合書與詩觀之則四恩之大眞不知所以爲報也

〔徵事〕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舉事動心必以天地君親爲念嘗曰人若忘此四恩則與禽獸何異凡教子弟及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飄飄若仙至其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淫佚高大門牆後公生子三孫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者三人登仕籍者濟濟

楊起元性至孝受業於父常講至夜深不寐待旦即發揮於文以悅其父又因母多病至五更起即禱於天求愈母病又禱願早登第及吾親見之弱冠即登鄉榜後累試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有差乎即於　文昌帝君前朝夕默禱云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明年即登第

廣行三教

〔箋註〕三教者儒釋道之謂並行於古今久而不磨自非各造其極烏能至是蓋其名雖異而其實則同儒家言遷善改過懲忿窒慾是教人以修身立命之功釋道懼人身之不修命之不立也因指出天堂地獄生死輪迴之說以示人亦祇就福善禍淫之理開以覺悟之門教人以去惡而從善也其一片婆心與吾儒原不相剌謬今儒者爲學誠能明乎身心性命之旨則佛氏之慈仁道家之清淨皆能一以貫之又復即其教中之義明白敷陳委曲開導引伸觸類廣爲流布使人同歸於善則三教之眞傳可以不失而三教之門類亦可以不分豈非一身而廣行三教者乎若習儒而不得其眞毋論其爲名教之罪人抑亦二氏所不取也昔孔子問禮於老聃又稱佛爲西方聖人可見三教流行自孔子時而已然矣

〔徵事〕宋時程一德祖知字義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美行不分三教捐貲刻布冀人警省一夕月晦夢　帝君語曰汝有善心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俱過目不忘後子孫皆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皆其後也

李士謙善爺玄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儒日也。釋月也。道五星也。蓋三教之道。如日月星辰之大明於中天。並行而不悖也。客不能難。服其確論。

袁了凡曰。儒與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所以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獨有一種穢道遊僧。反借出世為入世之謀。殊可痛惘。至若苦行眞修。彼亦各全分內事。吾儒何必詆毀。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弘宣懺悔。尤宜勉勵。

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道何等尊重。童子

一師事我。終身成敗。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悞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為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以為善教之報。

【格言】司馬溫公解禪偈云。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子甘陋巷。孟子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行為百世師。言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業被萬世。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箋註】上文以廣行三教。結完奉貞朝斗之意。以下又就濟急救危諸事。條析言之。力行善事不一。而存心莫先於濟人利物。　帝君躬行倡化。已自言救人之難。濟人之急。而於訓人處。復重言以申明之。更極力以形容之。蓋以急是窮迫。危是危難。更有甚於急者。濟是以我之有。濟人之無。救是解人於倒懸。脫人於水火。更有大於濟者。今魚在涸轍。雀入密羅。雖未至死。已無生路。人之危急。亦猶是耳。見之者。當急為救濟。不容稍緩須臾。如魚之離涸轍而入水。雀之出密羅而入林也。設稍遲其行。至於欲濟無及。欲救不可。是為善不力。比之知善不

為者。其罪更加一等。故凡見種種顛危。可悲可憫之事。當作速救濟。愼勿因循也。周禮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中有云。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仁之政矣。如已溺已飢。皆是濟急救危大處。凡欲行善事者。須先認取不忍之心。設身處地。勇往直前而行之也。

【徵事】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倉皇奔走。狀甚急。公亟呼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賵殮一無所具。故奔走稱貸營辦耳。公憮然。即撤宴席。厚賙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飢公請發倉賑濟郡守皆曰須奏請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今刻不待時矣奏豈能及乎諸君但弗憂有罪我當自坐當日即發賑之所活無數公享壽考子孫皆榮貴

張繡邯鄲人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鄰人生三子俱幼犯徒擬賣其妻繡聞之以為其妻去其子豈能全活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 上帝抱一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刑部尚書

李凝家貧而好善有平陽耿廉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欲產人皆不肯納妻臥草中哭甚哀凝見之留入室中曰

人孰無緩急何必以入室為忌倘產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難保我寧留之而受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後凝非惟無禍抑且百福駢集宋濂太史高其行為傳其事

嘉靖間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山中夜鬼嘯聚一夕聞鬼相語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縊死此地吾得代矣公潛棄田得銀四兩偽作某書寄銀還家父母見書以字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不數月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如初先是婦既不死公又聞鬼語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 上帝已嘉乃心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為禍自是公益努力為善歲飢賑穀遇親戚有急難委曲維持橫逆之加輒反躬自責後官至尚書子孫登科第者累累

曾公亮晉江人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問曰僕因某事攝用官錢吏督之急家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十萬頃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則棄為溝中瘠矣吾為士人孰若與我旁舍生喜議即與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俟我於水門外及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亮之舟已行三日矣女後嫁士人公亮及第至登相位年八十餘卒子孝寬吏部尚書

徽商某萬曆壬午冬見江有一舟被劫舟中人俱裸體

號泣各贈衣食路費內有孝廉七人後六人得登第一為莆田方萬策分巡嘉湖鄉紳屠憲副讌之時商以本盡鬻身屠氏矣方見其侍從呼問曰爾昔年曾於急難濟人乎商曰曾於江西贈失盜者方即出席長揖曰吾恩人也即延至公廨款贈甚厚又柬致同難者各厚贈之商仍歸本地營業卒以富終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歸其母年老家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即歸商南去不忍分離故泣耳劉公急呼僕取家中納糧銀十餘兩代其子作書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不日歸家先寄到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

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為之事與書無二毋問子子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惟合家拜謝天地而已是年劉公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咏知書銀出自公手往謝公不認（以上皆濟急事）

宋益國公周必大監杭州和劑局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應得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可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家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後夢神換帝王頭官至宰相

宋黄汝楫越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楫以金銀埋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空室中得金帛始

放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百金可悉贖其命乃起所埋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楫生五子開闔閑聞閈皆相繼登第

郇公章宇仔鈞蒲城人也仕閩王審知守建州領兵拒南唐遣邊鎬王建封求救二人失期當斬章意未決夫人練氏曰既惜其才何不從寬公然之夫人密令遂遁復使諸子遺之金二人遂奔江南後南唐命查文徽攻建州二人從行時已貴矣建城陷議屠之時郇公卒練氏猶存二人入城厚遺練氏金帛且授一白旗曰植此於門可保無虞練氏舉金帛并旗反之曰妾滿門當死建民何罪非盡赦建民妾不獨生二人請之一城皆免

練氏後封越國夫人子十五人親出者八孫六十人皆貴曾玄位卿相者相踵

王得仁新建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主將欲濫誅脅從以為功王為力辨其枉遇係累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簿籍全活甚衆汀民德之為立生祠名曰忠愛生子一夔狀元及第仕至尚書

仁山毛公未第時與縣令徐公友善徐素嚴厲欲杖殺趙氏五人而非其罪公知其冤值歲為北上令來訪力為白之竟從其請時公貧甚令以為大有所獲而公則毫無所取也五人亦不知所以得釋之故公之陰德大都類此後登第官至侍御

明羅倫礪志聖賢郡守張瑄惜其貧命有司周之謝勿受三十舉于鄉赴禮闈宿山東旅舍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公歎曰去京尚遠費盡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公大怒欲親齎還僕曰如此往返恐悞試期公曰此物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竟還蘇復至其家果緣婢潑盆水釧在水中并棄於地主母笞婢流血婢數尋死夫又詬妻妻憤亦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兩命舉家感激街鄰觀者如堵無不稱歎即以鼎元期之公至京已二月初四矣倉皇投卷是年果狀元及第

萬曆丙申吳閶門外失火無賴乘勢搶奪村民徐愈偶入城有老嫗提一篋付愈令守視擲篋於地盡金銀聲也嫗去愈心知其悞守視惟謹火熄啼號追索之音不絶於耳獨不見嫗愈偏訪還之人有笑愈者愈曰人不幸盡付灰燼得此尚可存活我掩取以絶其命心不忍也是夜未歸其妻夢金甲神降其家言汝夫妻命薄祿將盡汝夫作善事特增壽算後世得富貴勉之妻醒愈叩門歸矣後果如神言

吳楓山常遊江山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覔救活有二十餘人吳興火災又出金覔人撲救叩頭籲天風反火滅夢神告曰汝眞心救人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

眞州一巨商至杭有挾異術者名曰鬼眼謂商曰公大富翁也惜中秋前三日當死商懼即歸至楊子江見一婦大哭欲投水問之答曰妾夫作小經紀以五十緡作本度活今夫出妾偶遺失舉家待哺無措妾必被夫箠死故寧自沉商歎曰吾苦厄於數彼自夭其生哀哉因贈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別親友待盡過期無恙復之杭風阻舟於贈錢處見婦襁負兒拜謝曰自蒙恩救數日即產此兒母子二人感恩沒齒商至杭復見鬼眼驚曰公在耶細視之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不特延年更有大福後果驗（以上皆救危事）

〔格言〕迪吉錄云凡救人性命所費無幾特飽暖者不知飢寒之苦耳如丐者緣飢得病病不能求乞則飢愈甚此不過三四升調護之累日便能求趂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早救尤妙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百命矣千金之子粒十掐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嗇一焉足救千命矣雖若輩或有前生業障所致然仁人君子正宜觸目傷心借此警惕早生憐憫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正宜設身處此痛苦何如今幸得自足只思享豐席盛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文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横災或令我家業頓盡悔之何及可見些少福分亦

是天地庇之豈一吝惜能致然哉一旦無常止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至明直不思量到耳○按濟急救危諸事隨人可行隨力可行亦隨時可行隨地可行不得諉曰我貧無力弗能爲也

矜孤恤寡

〔箋註〕孤寡二者列於窮民無告之中最爲困苦最足傷心矜之恤之隨我之力盡我之事飲食教誨俾孤者得以成立照顧周全俾寡者完其美節其在親近者固當矜恤即屬在疎遠亦不得膜外視之書曰不虐無告此即矜之恤之之謂也

徵事蜀漢張裔成都人少與楊恭友善恭卒遺孤未及數歲裔迎恭母事之爲恭子娶婦買田宅與之人重其義後爲益州太守

葉夢得爲許昌令值大水災京西尤甚流民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夢得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十餘萬口惟遺棄小兒無由得活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以自養左右曰人固所願但患既長或來識認去耳夢得乃爲立法凡災傷棄兒父母不得復取夫既棄不育親恩已絶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又爲載籍記數貧者給米以爲哺兒之資事定按籍計三千八百餘兒

後官至尚書左丞封侯子懋爲轉運使

宋馬涓父中年無子買妾理髮必引匿馬公怪之對曰妾父本守某官不幸死矣去家遠無力圖歸故鬻妾今猶未經月約髮實素帛姑以絳綵蒙上不欲公見耳公即日訪其母厚贈以金帛送之歸是夕夢一羽衣曰天賜爾子流慶涓涓明年生子遂名涓後廷試第一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珖攜家自仁興來依之無何士珖病卒有母妻與幼子擇之父子爲辦喪事厚遺其母與妻又命小吏趙汴護送歸家汴反命士珖忽憑之曰某不善攝生壯年早逝荷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流離失所之苦陰君以此重公將福公矣後擇之果陟顯位子孫昌大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熟視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吾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爲毬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爲憫惻即命家人爲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求婿更俟一年別爲我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並嫁許氏瑾因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

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　上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爲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于朝

金陵杜環父一元有友常允恭以官沒九江其母年老無歸來訪一元時一元已死環見大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常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坐拜之勅家人事如母母性褊急少不愜即怒詬環輒順之奉彌謹及有疾親爲侍藥卒爲殯葬歲時祭其墓人咸稱其高義後環歷官太常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即以己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孝養異常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危篤霖請所托尉托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泣拜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力請於帝令為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指呼狀將抵荊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公果以小合貯米為糜粥之需呼之曰合名之曰穎及長深仁篤孝官至大理寺丞

溧陽狄某為雲南定遠縣令縣有富翁死其婦擁數萬金叔垂涎而訟之私囑狄曰所追得者中分之狄因拘婦嚴刑拷訊追四萬金叔與狄分有之婦抱恨而死後

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忽不見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而死五子七孫皆患團魚疽相繼而死其叔亦以暴疾卒

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屬縣一富翁死妻存因爭家財告官王拘婦窘辱百計搜求聞有金酒器索之婦一一從命皆其所親信之人過付復慮事後有詞將婦因死後在建寧路知事一日其所親信之人偶道經和義坊下忽見前婦以手撲其面驚懼歸報被撲處隨手患瘡不三日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戴椶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取王知事忽不見知事先患疔瘡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回文便去對證遂囑付家事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穿衣帽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到了言訖而死

方城翟固與富民周姓為鄰周姓父子俱亡止遺老嫗幼孫翟謀買其產與之半價即佔踞其房產不一年寇犯唐州翟氏合門屠殺而嫗與孫以徙居鄉村得免後見翟氏無人遂復歸舊業

敬老憐貧

【箋註】敬禮高年王道所重況壽為五福之首齒居達尊之一亨之必非無因無論其為富貴貧賤皆當敬禮者也語云敬老得老殆非無自老者凡諸父諸舅以及他人之老者皆是敬之或有不同總要人存一不敢侮慢念夫子曰老者安之不言敬而敬自在其中矣至於貧者身居困乏謀生無策或俯仰無資或公私交迫情形實為可憫憐者周其不足恕其愆尤不徒作口頭歎息也更有一種貧不受人憐者學道之士介節自甘傲骨獨存在我須隱存一憐之念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真善於憐貧而廣行陰騭者也夫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即憐貧之謂與

【徵事】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徙居焉夜

步月至一處聞老嫗哭甚哀公問故嫗曰百年居址一旦訣別是以悲耳問其居止五百緡所售者公曰彼以貧故至此既戀戀何忍使之失所也即取券焚之令勿徙此敬老憐貧之大過人者

元周司平生敬前輩老人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得濟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言一舟當覆內有周不同在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爾舟中有其人否徧詢無有得周司曰是矣司字少旁直則不同也吾等不皆賴周君乎於是衆皆謝之

華亭李登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子以償租李惻然曰爾以疾不能治田非爾過也我雖貧尚

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乎亟取租銀去贖爾子歸其人曰兒賣已成豈許贖也李曰我貧人且讓爾租富室大家亦知積德我當為爾言之遂與同往主人高其義許之父子感泣日夕禱祝李君于康熙甲子乙丑遂聯捷

楊億以弱冠中殿元與前輩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老楊輕侮之周曰君莫侮吾老老終輪到君朱搖手曰莫與莫與免為人侮後楊果未及三十而卒

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箋註]飢寒切膚道路尤甚或值嚴寒雨雪或逢日暮途窮衣不蔽體食不充飢即性命難保今曰措衣食以周之似為有餘之人說不知既謂之措即有設法處置意故有餘者固當破慳即稍可勉力與貧而無力者俱要留心作倡設法廣為布施其陰騭尤為不小曰道路自一室而外遠近皆是最人所易忽者仁人之心隨力施捨敝衣草履剩飯殘羹皆可作眼前功德慎勿以其疎而弗親而遂漠不關心也傳曰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仁人君子亦宜存是心焉可矣

[徵事]富弼鎮青州河決見八州流民無食勸民出粟十餘萬斛以濟殍者又括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遠近授糧使歸活者五十萬衆公位至宰相

馮琦號琢菴父為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醒向因無子禱於神夜夢神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為爾子後生公遂名琦少年穎發二十八入中秘三十六陪點相位

蕭逵漢陽人無子嘉靖甲辰楚大荒出粟濟飢粟盡復捐千金易粟濟之一夕妻戴氏夢數百人牽裾而跪又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為君嗣所以報凶歲活命恩也後生二子長良有次良譽逵欲取人所借諸券付之火戴氏從容言曰伯氏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無索償足矣萬曆庚辰良有居第一良譽亦高第逵享壽考

置義莊贍族名曰景范二子復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
雙鳳之謠
吳門某家富性不喜施捨最惡僧道登門募緣一日忽
有一道人登門向某言曰君家於幾月內有大災願公
布施一齋告公禳法某不之信叱咤而去道人甫出門
忽不見後不數月被火延燒屋宇家私盡成灰燼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箋註]古來葬埋之禮始於孝子仁人今推是心以及於
人所謂惻隱之心擴而充之者是也屍骸暴露慘傷莫
甚其眞暴露者原不常有或貧而無力遲至四五日尚
不殮者亦謂之暴露見者惻然心傷以棺槨施之或自

施或勸同志共襄施之死者得安生者亦慰功莫大焉
禮經有云文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即此意也

[徵事]唐厲玄渡汀偶見婦屍心憐收葬夜夢至一所山
深月明遙聞吹笙聲甚善忽有美人在林下咏云紫府
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
笙題即用夢中語竟以是獲第

唐郭元震讀書太學家僮齎錢四十萬至會有衰衣者
叩門以五世未葬求助元震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
至中書門下封代國公

宋唐玨會金兵發趙氏諸陵委骨草莽玨聞痛憤急貨
家具得銀置酒集衆少年慷慨告以大義誓共收遺骸
掩之默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兵退籍傳其事義聲震動
吳越然貧困自若耳一日晝坐忽見黃衣持牒至引到
一宮闕前有冕者坐殿上曰謝君掩骸當有以報君受
命本貧且無妻無子今忠義動天錫汝以貴家女子三
人田三頃玨拜謝而醒然未知驗否踰年有袁治中來
訪重加敬禮叩其家貧未娶袁即爲奏聞賜娶故國公
女即食故國公田三百畝後生三子

元豐中李純之三任成都漕司掩骼埋胔仁愛著稱小
吏徐熙頗好善純之專任之熙不負所委曲成其美未
幾熙卒時金花街民王彬病入冥司見朱紫官名熙語
曰適天符下李純之葬骨有功更與知成都一任汝亦

贊助有力賜一子及第元祐三年純之加寶文閣學士
仍知成都徐熙子適果登高第

浮梁甯崇禮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贍以錢米享
高壽没後托夢於家人丁貴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
濟人之急坐此陰功慶延子孫汝說與十四郎謙光明
年秋試必發解自此接續科甲不絕矣次年謙光果首
薦自此後無虛榜

羅循吉水人官副使宦游見一寺有七棺捐棒命僧瘞
之其子洪先廷對第一

趙秋宇子武好施捨鄰人李元度母死貧無以殮與二
牛貲葬焉他日秋夜行見一老嫗與金一瓶曰子能葬

我是以相贈子五十後當富貴幸善示我子元度也後秋果獲顯官

進士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中崇禎壬午鄉榜順治辛卯昌祚一夕夢數吏執柬請會登堂與朱衣官行禮畢見丹墀跪數百人皆大言曰我等俱受伊祖深德者昌祚中壬辰進士累官大理正卿

新安進士某當新第後適族人有買地造墳一事求某代為主持某即鳴官恐嚇侵佔旁塋迫令發掘幾棺其人含冤莫訴後某不數日即得暴疾有羣鬼憑之言曰我等與爾何仇發掘百年骸骨暴露至此今已得訴冥司矣亟同往對質言畢即死未幾子亦相繼而歿 按

施棺與發掘設心原截然不同而天之報施亦截然兩樣只在一忍一不忍辨之而已

家富提攜親戚

[箋註]嘗聞富者衆之怨非衆之欲怨富者也乃富者自取怨耳家既富厚則望澤者必多苟徒專利自殖一毫不肯破慳不特刻薄減算即同舟皆敵國矣提攜者提挈扶持大之助其成立以及婚嫁喪葬等事皆有以資之小之益其資本凡借貸那移亦須看破幾分如此則親戚之屬無弗戴德感恩矣又何怨之有此雖為家富者言然在我苟無財力亦須以心力提携之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夫鄰里鄉黨尚有相周之義而况於親戚耶

[徵事]范文正公既貴置田數百畝為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子弟曰我宗族甚衆於我雖有親疎自我祖視之均是子孫且祖宗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凡有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莊子孫累至輔相此事人人所當師法

吉水解開家素富親族婚喪力乏者必濟之有告急者即赴湯蹈火亦不惜嘗曰人孰不欲厚積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積善遺子孫而暇金玉乎哉二子綸縉皆成進士貴顯

費黃鎮江人家計饒足歲歉鄉里親故求貸者無不立應至來歲或來償曰周人不足理之常也悉辭弗受衆心感激合力造一橋以祈天祐善人名曰祐善橋其孫誾成化間會元及第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綿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買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居顯位

梅麟常州人生平重義慷慨好施中年無子嗜善益篤親戚有窮乏者輒周之里黨之中咸以仁人長者頌之

後生二子長曰恒次曰鼎家業巨萬壽七十餘○按人當貧困時每思慷慨好義及一旦家擁厚貲則又錙銖必較好義之念頓忘此皆識力不堅定而嗜慾之移人實甚也

格言 鄭氏規範云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理勢然也子孫當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恃勢凌轢以忝厥祖更於缺食之際揆其貧者月給穀六斗直至秋成住給其不能婚嫁者助之無所歸者量撥房屋以居之更立義塚一所使不得用火葬無地者聽埋其中

歲饑賑濟鄰朋

箋註 此亦主家富者言飢荒之歲貧乏之人性命倒懸有餘之家坐視不救不惟存心殘忍抑且為衆所惡恐在己之富亦不能保出粟賑濟則鄰里朋友受惠不淺而己之造福亦無窮上言提携親戚此言賑濟鄰朋亦由親及疎之意但親戚有緩急雖豐歲亦當提携則歲飢更不待言至於鄰朋不能遍為提携若歲飢則賑濟斷不容緩合二句觀之可見施恩之序亦見用財之宜詩云洽比其鄰傳曰朋友有通財之誼皆賑濟之意也至於廣行陰德立法濟人則惠之所及又不止在一鄉一里矣

徵事 眉山蘇公仲杲遇歲荒賣田以賑其鄉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由是祖業凋落迫於飢寒而好施之心不倦生子洵孫軾轍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遭歲飢典鬻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濟之夜夢神告曰汝濟人無我 上帝鑒之矣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李士謙為開封參軍值歲飢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飢人無以償公對衆焚券又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飢復竭家資施粥活人萬計死者埋之無數或曰子陰德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己知之今

子已知何足為德後謙享壽百歲子孫皆貴顯

延平府沙縣人祝某以染坊起家遇歲荒為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明絕倫少年赴試榜將發途中夢馳報狀元一大旗書四字曰施粥之報榜開其子果首薦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園中露一石甃啓視皆白金也祥曰此造化根胡可輕取仍掩之人無知者逾二十年歲大飢民不聊生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啓視依然日取數錠糴米散貧全活甚多銀盡乃已及嫁女惟荊布遺之藏中之銀錙銖無犯子純夫發解官至翰林

魏時舉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家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貴因發廩貨糶惟取時價之半嘗語客曰

凶歲之半價即豐歲之全價雖少取之而不為損族人
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多賴以濟後子收節官
至尚書謚文貞

嘉善縣唐姓有水田百畝父子竭力種作餘米生放出
入公平算利甚恕鄉人甚德之萬曆十六年亢旱獨唐
因土低有收次年插蒔時鄉農聚謀曰米貴家家閉糴
誰肯稱貸與人唐公雖厚德奈我等舊負未償何顏再
借莫如照時價算銀作本或肯濟我衆以告唐唐曰天
時亢旱十禾九敗我幸無恙敢重價以自豐殖乎穀之
貴賤無常今以貴價取去日後年豐穀賤田中所出有
限爾等何以踐約只照常借米還米可也衆皆懽呼頌
義次年大水淹沒比鄰青苗俱為魚所食竟無有入翁
田者苗盛長有秋無不以為盛德之報

饒州段廿八積穀數十倉值歲大飢欲索高價官遣吏
借賑許諾次早見飢民候集悔不肯發衆方喧噪乃與
家人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火大作焚其所貯殆盡
段亦震死

開封府有一富民蓄穀數千石值歲荒家家絕糧閉糴
不糶私謂所親曰數百金難買此儉歲俟穀價十分騰
高乃出糶益富明年流賊破其家席捲一空

吳郡富翁某有米二千餘石值歲大旱米價騰貴至二
兩四錢尚閉糴必欲俟二兩六錢方出糶忽一日雷震

廒房啓米視之皆火焦氣不可食人以為忍心貪利之
報此康熙二十年間事

格言 陳成卿曰財有大利大害積而能散以為行善之
資則種福無量其報彌遲其息彌倍若以為驕奢之藉
徒知自奉不思濟人享福太盡因之減算豈非禍殃或
有逢迎勢要則多費不惜而宗族朋友鄰里飢不為賑
急不為周甚有同胞手足亦聽其舉火不給者是以炎
涼之態而倒厚薄之衡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不
獨人怨之天亦怨之昔陶朱公以屢積屢散故千古以
富歸之苟徒饕餮無厭安知人不自散而天且陰為散
之與○顏光衷曰何曾石崇之富極矣使以施德行仁
不令功德半天下哉馬援嘗云富者貴能施濟否則守
財虜耳古來佐命大勳安知非施濟所致○敦行録曰
前輩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
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
十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貧人兩歲食者有矣奈何擁
肥自恃半錢不與乎寇萊公以綾帛賞妓詩云一曲笙
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
梭織得成又云風凍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
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字愷切引而伸之
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矣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箋註】人心以公平為主。帝王治天下。必曰謹權量者。正為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耳。今之人只思利己。專講占便宜。用斗則大入小出。用秤則重入輕出。不知所得有限。所損無窮。不是利己。乃是害己。不是占便宜處。乃是大吃虧處。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凡損人利己者。尚其戒之。

【徵事】李珏。廣陵江陽人。父販糴為業。以老故。使珏主其事。人有糴者。即授之升斗。令其自量。不計貴賤。每斗惟取息數文。以贍父母。淡泊無求。衣食自足。父謂之曰。貿易規利。人之常情。吾生平不易升斗。自以為公矣。汝令人自量。誠不可及。然而生計不匱。豈非默助耶。珏年至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李珏出制淮南。珏以犯諱。改名寬。李相下車數月。夢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首列李珏字。長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自石壁。珏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珏追旦遍訪。得遂與致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寬辭不知。珏問不已。寬具以販糴對。珏歎不已。寬壽百歲餘。卒三日。棺忽開。視之。蟬蛻去矣。

信州周才美娶媳賢而有才。令理家政。付以斗秤各兩等。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媳不悅。請求去。曰。翁所為大傷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肖。必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故不敢順翁以逆天。才美感悟曰。汝言是。今但用

其一樣者。媳曰。用此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媳曰。今當以前之用出者用入。前之用入者用出。以酬過取之數。才美欣然許之。後媳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萬曆間。揚州有一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其子曰。我平生起家在此一秤。子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則倒水銀於頭。秤入則倒水銀於尾。入重出輕。所以致富。當善藏之。子心以為不然。父死後。子即將秤燒燬。烟中化出一龍去。未幾。子之兩兒皆死。因痛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喪二子。天道有知。其如是乎。歎畢。憑几而寐。夢至一衙門。主者諭之曰。汝父之富。由前生種德所至。若今生亦如是。則子孫昌大無比矣。奈欺心造業。獲罪於天。故遣破耗二星。使為爾子。即日敗爾家產。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欺心之報。今爾能焚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鑒汝誠心。因將破耗二星取回。即日降福德二星以光爾後。汝當益加勉力為善。毋得怨尤。醒時一一記之。為善益力。三年之內。果生二子。皆登進士。子孫繁盛。

儀正縣金翁開典舖於鎮。嘉靖初。江寇橫發。劫掠富家殆遍。獨金翁無恙。有司頗疑其與盜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劫金姓。云幾次往劫。見屋上金甲神無數。故不敢犯。官猶未信。呼地鄰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遠。且訪知親

鄰之老而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息。夏則免暑衣息。歲以爲常。想天祐善人。明神擁護耳。令大嘉獎。直指聞之。爲旌其門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斗斛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武進東鄉顧家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後雷火震其居。劈碎其牀。震死二犬。有神降于庭曰。此夾斗之警也。姑以犬代死耳。此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事。

天啓辛酉二月初三。雷震蕩口華家堂柱。分爲四。而屋不圮。升斗秤斛。悉震粉碎。人以爲貪利之警。

瑞州李九不義而富。一日雷電繞室。失去斗秤。後得之鐔中。衆怪鐔口小。而斗秤入其中。蓋出入不均。故天警之耳。　按斗秤小事也。輕出重入。微利也。不知肩挑步擔之徒。覓些子利以養父母妻子。而我乃用此以貪小便宜。彼何以堪。況由此類推。日向刻薄處用心。貪小便宜者。必遭大奇禍也。即如吳門金閶。商賈輻輳。百貨俱集。其間人之取利甚巧。握算甚精。起家亦易。然不數年

間必遭回祿。蕩然灰燼。天道好還。理固然也。可不戒哉。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箋註〕天下之最難養者。莫如奴僕。而最可憐者。亦莫如奴僕。所以有個寬恕之道。寬者輕其督責。恕者原其愚拙。若備責苛求。皆是刻薄寡恩之事。與寬恕二字相反。備謂求其全。責謂懲其過。苛求謂吹毛求疵。打罵兼施之類。世人不知。往往刻於待奴僕。殊不思古人有云。奴僕亦人子。形體欲惡與我相同。所少者錢耳。苟能以此存心。待之自然寬恕。然亦非縱其逸樂怠惰之謂也。恤其飢寒。均其勞逸。杜其侵欺。警其淫惰。而無心之過犯。則恕之。朱夫子有云。莊以莅之。慈以畜之。則自得寬恕之道矣。玩豈宜二字。正要人自己思量出宜寬恕的道理來。書曰。與人不求備。況奴僕乎。

〔徵事〕漢劉寬盛服將朝。婢以肉羹餉之。失手污朝衣。公慰之曰。羹熱得毋爛汝手耶。一無所責。

韓魏公嘗夜作書。令僮持燭于旁。僮偶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不動聲色。公歷相四朝。爲宋社稷臣。其度量寬恕如此。

戶部尚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婦寶之。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

左額宛然赤痕也早年遂登進士仕至戶部尚書夫奴
僕犯罪之大者莫如殺其子此事尚以無心恕之則公
平日存心之寬厚可知宜其生貴子而享福報也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晨起詣廚親視煮
粥一釜遍使僮僕婢女食之始令服役其子東山先生
告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
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守吳興夫
人於郡圃種苧躬紡績爲衣時年八十矣平居首飾止
於銀衣止於絹四子三女悉自乳有勸募乳母者夫人
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忍乎哉誠齋父子極貴家居椽
舍如田舍翁無所增飾其仁厚樸素惜福如此

沈心松夫人袁氏待下寬仁一日夫人置酒桌上僕悞
覆之惶恐請罪夫人曰汝只無心後事當仔細千粒米
不成一滴酒也有小僮持盤入盡覆盌於廚下其母責
之夫人曰孩子偶失手非故意何責焉但勿留碎盌傷
人足可也夫人之姪了凡目覩其事嘗曰予於婢僕有
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噫婦人陰性最慘夫人
寬以馭下若此亦賢矣哉
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一塊隨氣上下既絕復
甦謂其妻曰我到冥司爲一奴所訟不可解以我約束
太過遂至斃今腹中塊乃小奴爲祟妻曰小奴卑下何
敢如此簡易曰世間有貴賤冥司則一也冥司查簿尚

應五年壽而甦越五年塊復脹而卒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妒虐縛婢擊其
腦婢號呼曰居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苦毒何甚婢竟
死李氏即病見婢索命頭面生疽晝夜哀號腦潰而死
【格言】陳確修曰此輩惟無智慧故爲奴僕若亦有智慧
則不爲下賤矣以此存心自然不至苛求○先輩云奴
僕以乏財故委身於人業已指揮惟命矣又從而忍之
辱之責所不堪使窮愁無訴試設身處之使我投入窮
胎得免此景耶又曰今人已子珍惜如珠義男女等土
芥鞭撻已子膏粱肥甘義男女等麤惡飢餓已子綺紈
錦繡義男女等破衲寒凍彼亦父母所生也何不公至

是乎昔有賣兒女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
當自愛不比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
緣如未斷還望夢來歸味此情形當爲淚下○袁氏世
範曰奴僕下人天性愚暗作事多乖又性多忘囑之以
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戾輕於抵對
所以易遭箠楚然或失手致於不測者多矣凡爲家長
者須諒其愚蠢寬以處之多教誨省嗔怒主人胸中亦
覺安樂即或過犯當懲萬不可遽施鞭打惟徐徐責問
得解便已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每多狠急之性暴
忍殘刻不知道理其責備下人尤非丈夫比爲家長者
平日須以寬待奴僕之理諭之化其苛求戒其打罵家

中子弟尤不許擅行打罵有事當告家長奴僕既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飢寒宿臥處當留心看顧冬之風寒夏之蚊暑切須檢點○馭下者苛虐固所不忍而縱肆尤所不宜每見顯貴之家豪奴悍僕尊如帝天出則怒馬鮮衣入則呼盧浮白或賓客踵門而坐不爲禮或親戚相訪而拒不爲通使强者奮怒而行弱者飲恨而去甚至借端生事倚勢詐財爲之主者絕不聞知而衆叛親離友讐人怨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種奴僕更宜時時覺察約束不得概以寬恕二字了事也

印造經文

箋註經文者大抵指三教訓典而言四書五經皆聖賢

日用常行之道即釋道二家經典亦屬明心見性之言聖賢言性理釋道言因果智愚皆可感悟印造者不論先聖格言與仙佛訓語皆當刊布流傳不止醒一時一人之迷誤且可開天下萬世之愚蒙陰功廣博食報無窮有力者刊施無力者書錄當各自奮勉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即此意也

徵事楊琛黃巖人見友刊刻經文布施發心助刻一板甲午春夢神告曰已排君三甲第十七名後舉進士果三甲第十七及閱所刻經琛在第三冊第十七板琛益心異之遂終身助刻不倦

南直進士沈球因妻項氏有孕多病發心刻感應篇三月庚申工人捧板至門項氏即產一男母子俱慶

休寧方時可家貧多病遇一異人曰子貧而無子壽止三十六欲求清福須種善根時可勉力刻感應篇陰隲文印施刻半病即減半刻竣病全愈生二子後皆貴竟壽考終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感應篇陰隲文廣施以薄宦未果其子汪源遵先志自已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捐貲印至萬部施散源夢父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昇天堂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已名登善籍矣

武功縣西有寺積佛經一大藏有六生讀書其中時冬

月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心非之而不敢言一則狀元康海也一夕海夢三官排衙六生前跪中坐者曰佛聖人也何得取經燒炕斷四生皆絕後復問燒洗面水者曰何敢乃爾對曰只一次斷曰雖一次可乎革其前程末顧海汝何不言對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違長者耳斷曰今姑恕汝汝得志可扶持法門驚覺遂書其事於書末後數年督學考試五生皆被黜六月瘟疫行四生門戶皆死絕洗面生作教讀老人嘉靖七年亦餓死

創修寺院

箋註釋家爲寺道家爲院皆所以供養神明敬奉三寶

者古來帝王設立庠序學校重在明倫唐宋以來亦勅建寺院導人爲善以佐儒教所不逮法像莊嚴俗人見之生敬生畏亦是格頑之妙道不得指爲異端而斥之也夫廣大慈仁聰明正直故能成佛成神君子朝乾夕惕當存洋洋如在之意以檢束其身心雖暗室屋漏之中時若仙佛鬼神羅列森布況寺院供奉法像神佛之所憑依乎創者鼎新建造修者整理坍頹均大有功正是廣行三教之意或謂如狄梁公之毀淫祠何如曰梁公之毀毀其淫原未嘗毀其正也夫神之不能有正而無邪猶人之不能有賢而無愚也若淫昏之祠爲民俗害則當曉以大義毀其淫像崇祀正神如睢州湯公舉動誰曰不宜又烏得而創修之哉禮記有云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然則寺院之創修亦爲民祈福之意云耳世之目爲異端者胡不思之

徵事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僧曰我後日當修此寺及公爲西帥僧使其徒謁之公無助但贈書一封徒甚怏然及歸僧啓書云殿後有金一窖僧如言發之果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此修寺餘銀復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合其數

嘉定司空龔弘弘治中知兗州府府有嶽廟素靈異每夜聞鞭扑聲甚厲弘晨往謁無所見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見弘如其言須臾門啓有冕旒如王者五人出迎敬禮如賓旁見一僧熾炭炙其背曰此某寺僧曾募貲不修建寺故受此罰問可解乎曰速悔可免弘辭歸使偵僧果疽發背幾死告之故僧懼傾貲修建乃得愈

嘉興包信之才高不第偶至一寺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取囊中十金授寺僧速令修造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細布四疋新衣七件與之曰但得菩薩無恙吾即裸裎何傷僧曰捨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工完同父宿寺中父夢伽藍神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生子汴孫檉芳皆登第

洞庭西湖寺爲鄉顯陸某奪作爲書院且將佛面黃金盡剝去已而顯者病痒至刮見骨而死 ○按釋道二教歷代不廢垂經文立寺院原爲覺世醒迷而設若讀書談道之士果能遵孔孟之教身體力行自與釋道之理暗相契合韓文公原道篇自是崇正學至論但今人無韓公學問而徒借其說以指斥二教亦見其惑也

捨藥材以拯疾苦

箋註 人生惟疾病爲最苦療之必須藥材天地生之神農嘗之載之方書以救疾病此天地拯人之疾苦也但物之生有多寡地有遠近價有貴賤富者何求不得貧者無可控告以致病莫能愈實可憐憫所賴仁人長者力有可爲覓應驗良方修合丸散開設藥局以濟貧人

廣行方便陰功甚大在醫家力能為此更妙倘有未逮則醫不計利請必速往以慰病者呻吟之苦此眞所謂半積陰功半養生也禮曰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孟子曰疾病相扶持蓋大道之行視人猶己自夫貨力為己而於人之疾苦有漠然視之者矣

徵事　許叔微常以登科為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不受其直後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盧喝六作五絽與中登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錄升第五上乃陳祖言下乃樓材也

丁彦文以藥材起家三十無子發心將藥材施捨救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後益施捨無倦雖貴重之味拯人疾苦毫無吝色一日販藥渡海風波大作同行三十七舟無一不覆獨丁舟安然無恙將抵岸衆人見丁舟下有神龍擁護廣施二十餘年家益富後天應登第彦文親受誥封享壽八十有九無疾而逝

張彦明善醫貧者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速往不計遠近嘗雪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張曰彼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圍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皆貴顯

金穰縣王叟善醫病者求請立至不以童僕自隨貧家病雖極寒暑再三往不憚病愈不索謝治藥不如法不以授人夫婦年八十餘子四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子孫俱有貴者

滑世昌鄂縣人為都統醫官專以救人為念嘗言醫家乘病迫取人財與盜賊迫人於險同罪凡有危症來邀者無論雨雪夜深必立趨視攜藥籠以行惟恐投藥稍遲悞人性命一夕夢城隍神來訪言此處即有火災君家亦當受厄　上帝念君用心仁慈多所濟活勅我救汝一家人口屋宇器物雖失當不至於凍餒少頃市果失火滑方迫烈燄中忽有壯夫數十輩排火而至趣其家人登輿行六七里許止一將臺旁空屋內相視如呆莫知所以黎明往視所居一帶悉為灰矣遍搜燼中得銀百兩始悟不至凍餒之說後居城內醫業復振家計日充子孫累世大富

嘉靖初一醫人販當歸至京時價湧貴其人私念藥貴若此必照時價則醫人不肯多用病者豈能速安遂遍訪市藥者減價售之更許從容取償合京無不頌德期年之後一中貴病諸醫無効其人往投一劑而愈中貴感切以大宅一所并器皿贈之約值千金夜夢老翁謂曰此非汝命中有乃當歸之報也

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金岑以假方授之不効後岑為虎所食遺一囊於道上吏拾得之乃眞方也

段承務精醫術一富人病段曰我能療之非五十縑不可病者許其半拂衣而去後如數酬之復以五十金爲藥資求益至二百金始爲治方數劑即瘥載所獲而歸夢朱衣者曰上帝以爾貪取厚賂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醒覺脊痛令人視之儼如捶痕未幾遂卒觀此則知捨藥材以救人者　上帝之眷顧可知矣

施茶水以解渴煩

[箋註]道路行人長途口渴得茶水不啻甘露冬夏皆有利益冬則施以薑湯夏則施以茶水所費無多人皆可勉而爲之孟子曰渴者易爲飲又曰渴者甘飲當奔走煩躁正易飲甘飲之時或茶或水有以解之方便之功甚大

[徵事]楊伯雍好施義漿累年不倦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石子曰種此可生美玉兼得美妻雍受而種之後果得白璧一雙餘皆化爲錢不計其數里中有徐氏女不肯嫁人曰能具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雍即具送徐大駭遂嫁之生十子皆位至卿相雍享年九十無疾而終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於暑月施茶冬月施薑湯又日作粉團施人一道人食之三年見其心誠乃謂之曰吾無以爲報有一吉地爲汝家先人葬之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指葬之初世即九人登第累代簪纓不絕至今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奈家貧力乏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薑湯夏月辦涼水以解道路煩渴後遭兵亂圍困絕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蕉上生一甘露舉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飢餓兵退家中少長俱安然無恙

杭州有一賣菜子事母頗孝一日途遇濟顛禪師師索其芥菜一擔歸告母母曰此行僧也可即負去至山門即命其和乾泥打合爲丸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以此藥賣之每丸止許得銀一錢歸可不賣菜矣復歸告母母曰師言恒不謬汝姑往之及至廣東果痢疫延門服者即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不復賣菜一同伴亦負芥菜一擔求師師曰此子前生好施茶水濟路途煩渴沐其惠者今生俱以一錢報之故命其往收此果以養親汝前生從未施捨叫汝從何處收耶

山東王某其家向有一井里中數十家咸取汲之主心甚不悅乃拒不與汲里中人皆以遠汲爲苦一夕夢神責曰汝祖父以一井公人獨至汝拒人以自私今削汝祿籍矣亟宜自悔不然將涸爾井汝家亦不能獨享其利矣驚覺遂深自畏懼與人復汲

或買物而放生

[箋註]物指禽獸蟲魚之類凡一切生命皆是物命雖微

其貪生畏死則一試看豬羊就刀砧蝦蟹就鍋釜百般痛苦有口難言何異人犯大辟求活無路乎況　上帝以好生爲德即昆蟲草木均不忍其死故傷生者恒多慘報令人每言古昔聖賢何嘗以放生爲訓獨不思成湯之網開三面月令之無殺孩蟲夫子之不綱不射宿獨非好生之所及乎孟夫子有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但人不明於親親仁民之道而徒講愛惜物命則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矣此又不可不辨人果能擴充此不忍之心由親親推之以及於愛物隨其所見買物放生無論物類之報恩種種不一而上天之錫福亦歷歷無遺矣

徵事黃魯直謂蘇子瞻曰某適到市橋見生鵞繫足在地哀鳴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買而放之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今日我家常膳買魚數觔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之愀然歎息

李進勍以之河市魚爲業一夕宿三山浦月色如晝進勍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則魚也悉放諸江囑曰諸魚既通佛性他日我若困苦敢乞方便由是改業販賣荻薪數年間作大筏載薪於金陵貨之江中值大風簰筏一時漂散惟進勍足下如有所履乃颭竹數竿若有物拽之以行者得棲洲渚更已深矣愁悶洒淚忽見荻叢中有光進勍以手摸之獲金二觔袖入懷中俄見一白衣人向波心湧立謂曰朝來得存性命且獲多金乃汝昔日所放諸魚各來報恩也明早當有舟至可安穩達岸矣言訖不見進勍自是爲善益力

長洲韓太史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之取有時枵腹掃及數里又途見攩網所遺螺螄等物必拾投水中丁卯年太史赴試夢神告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林官至一品後仕遷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凡人貧而無力買者當效此也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夢眞人言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陶秘而不言後放榜果有名乃思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獨歸於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

太湖之間村民惟事屠罟獨沈文寶家闔門好善用銀買放所活禽魚無數衆笑其迂沈樂爲不倦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放生修善外餘排門並插之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染疫死者過半

獨沈全家獲免

萬曆間。盱眙有商某乘驢北上。執鞭者隨其後。見二鴉爭枝墜地。執鞭者偶攫取得一。商曰。是不足當一臠。何用。可放之。吾以一臠給汝可乎。曰然。發裹而露金。驢夫欲謀之。抵暮至前途僻寂處。遂推商於深穽。用鞭靶橫截於上。竊裹而去。明發。鴉噪縣堂。若有所訴。縣令異之。遣健卒隨之往。鴉向穽哀鳴。卒取鞭撈取屍出。氣尚未絕。後漸甦。鴉復導卒往執鞭者家。其人方歸。金尚未發。見鞭色沮。捕至縣堂吐實。問罪。以金歸商。

萬曆間。紹興府有一商。於路中見二人肩兩筐蝌蚪適市。心甚惻然。購以放生。一僕解腰纏。肩蝌蚪二人見金

頗饒。忽生盜心。乃設計曰。放生極是美事。但此處淺水。放之無益。前有深淵。放生地也。隨之往。遂引至曠野無人處。將主僕三人謀死。劫金去。忽有金華守張佐治莅任。經過其地。見蝌蚪無數夾道。皆昂首鳴噪不已。張心異之。下車步視。蝌蚪跳躍為前導。張隨之以行。至一田間。見三屍疊焉。張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即命以湯灌之。遂得活。張問之。曰吾某商也。即備述其事。張命急捕之。人金皆得。囑其守石崑玉訊之。吐實。俱問死罪。而金歸商。

青浦朱公字三泉。順治庚寅至澱山。買一大黿放之。以小銀牌繫其尾為誌。丁酉歲孫諱袞字秩公入秀水泮。歸由澱山道。見一大黿尾有銀牌。迎舟相向作踴躍狀。歸告父漢雄公。始知庚寅故事。癸卯科秩公發鄉薦。丙辰捷南宮。由中書為平樂令。偉績賢聲滿於江右。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牙行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閒步。過長安橋。見賣犬肉者縛一犬至。客問其價。買放之。犬即隨客不離。數日後。客僱船往江陰。發賣棉花。有銀三百兩。為祝家一僕竊見。即與船戶合謀。以酒醉客。用蒲包紮緊。投入水中而去。此犬即跳上岸。跑入村家。哀鳴不已。若招集人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水中。銜起蒲包。村人解視。客尚未死。因救醒。送往祝家。僕與船戶尚未歸也。祝某藏客。俟僕與船歸。獲住解縣。即正典刑。

康熙庚戌二月。鎮江京口一徽商。附漁船至瓜洲。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中有整銀。不覺露眼。漁人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驀以大網裹商投之江中。網順流而下。至守汛地處。汛兵忽見網內巨魚浮空。竟來取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汛兵詰其故。立拘漁人。解至將軍府戮之。銀仍歸商。

格言 陳薦夫廣放生論云。世人放生。多刻定時日。廣贖生命。射利之夫。因而網羅釣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為放也。不如耳目所及。隨買隨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多鑿池置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豫且之

綱旋作校人之羮是以放爲殺也不如江河林沼隨地縱放使得浩然長往是謂放無常處抑物且宜放何況於人或遇冤困莫救或厄盜賊水火或遭疾病顛危或營求失利而忘生或逋負莫償而欲死此能資以物力開以生路較之放物命者其造福不尤倍蓰乎

或持齋而戒殺

〔箋註〕買物放生是一件事持齋戒殺是兩件事然兩句合來皆是誘人爲善之術全此不忍之念而已玩兩或字帝君原非沾沾教人著意於此也仁人君子涵養得此心純是不忍念頭不必持齋而善念自無不長不必戒殺而殺機自然不萌今爲下等人說法須從持齋

戒殺放生做起亦是爲善之一法持者堅守不移戒者永不再犯能持能戒則滿腔子中無非善意不忍之心時刻流露便是爲聖爲賢工夫夫子齋必變食孟子言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持齋戒殺之一證也

〔徵事〕宋眞宗祀汾陰見一羊縛於道旁怪而問之對曰今日尚膳用是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又如宋仁宗嘗對羣臣曰朕思得羊羔蒸食羣臣曰何不令有司辦之帝曰朕乃偶思食之耳慮爲定例故寧忍一時之欲不忍啓無窮之殺羣臣咸呼萬歲吁帝王尚且如此造福衆人可不戒哉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太祖曰自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費值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閫戚里必相視倣京城翠羽價必高小民徒知逐利傷生漸廣實汝之罪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蘇東坡曰予少不喜殺生近始得斷有餽我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即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怖苦

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刺指痛甚因念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腮剖腹斷尾刮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溪中自是不復傷一物享壽九十有八

宜興陳信素戒殺生虔奉斗齋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

衣數人以物分於人家信曰何我家不及黃衣者曰此瘟疫也信曰我家何故獨可不及黃衣者曰汝家三代不殺生故免此厄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言畢俱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

蔡襄未第時每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求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覺而異之詢於廚中有黃鶉數十放之夜復夢老人曰君好生之德聞於　上帝已命君高爵矣後舉進士

婺州陳嶸有姻家送一羊租戶以一豬償租嶸欲元日

待客殺之。其弟岠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引至一衙門。見官府升堂。案上有三簿。一曰放生。一曰殺生。一曰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岠某日救一羊一豬。今岠書字。岠曰。雖勸卒殺。不敢冒功。旁有一黑衣一白衣者向岠拜曰。當時荷蒙救援。雖令兄不從。然其罪在我。君之恩不可忘也。書字畢乃醒。以告兄。因而一門戒殺。子孫富貴。

吳兆興。北京人。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停船京口馬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云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是夕兆興夢一三眼多手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矣。將來正有好處。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彼若從汝言。尚有一年壽。明日彼該喉疾而死。覺來驚駭。及天明即去。生理相忘其夢。至晚歸船。聞其家有哭聲。詢之。則殺雞者死矣。問其病。曰喉疾也。兆興駭報應之速。刊其事以勸人。

南京有舉人某。其家巨富。善食肉。每食必數觔。日宰三四豬以宴客。忽一夕夢城隍謂曰。汝多殺不戒。當令汝變為豬。舉人不信。且浪言曰。城隍管甚閒事。豬殺何罪。卒不戒。越半載暴死。既殮。聞棺中有聲。家人疑其復生。啓視之。尸已變為豬矣。此事江南士競傳之。

蕪湖第一酒家。累貲數千。而所殺生命不可勝數。人勸改業。弗聽。其子年二十。患肝疾。頭不能仰。痛楚呼號二載。忽一日見有無數雞鴨索命。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欠縮。如雞鴨被殺之狀。死時遍身血痕。皆雞爪跡。不一年。家遭回祿。產業蕩然。一門盡死于疫。

泰州安定鎮姓韓者。自幼屠豬。一日忽自煎百沸湯。傾滿宰豬盆。以身就浴。妻立阻不得。遂入盆中。展轉皮膚潰爛。不知痛楚。且自拔其髮。舉以示妻曰。這豬頭還有毛。人不買也。遂死。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手股間忽生一癰。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

蘇州閶門外南城有某。性喜食蛇。常向乞人買蛇煮食。數年來食蛇不計其數。忽一日有乞人足穿朱履賣蛇。某見之。即呼至門。揀一條買之。與錢一百。某甚得意。以為此蛇甚好。而價又甚賤。其籃內尚有三條。欲盡買之。急往尋。忽不見。明日煮蛇食後。遍身發癢。瘡孔無數。孔內俱有細蛇。隨血流出。月餘潰爛而死。

蘇州有某僧。善治食品。尤喜食團魚。將活團魚放在鍋內。鍋蓋上穿一小孔。俟湯滾時。即停火。團魚在內跳躍。於孔中伸頭欲出。即將蔥酒醬油灌入口中。如是者數次。俟其喫足時。然後煮食之。一日庵內失火。僧於樓上掀開椽瓦。頭雖伸出。身竟燒死。人以為煮團魚之報。

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張某者。以宰雞鵞為業。一生積置房屋數間。腴田二十餘畝。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雷雨大作忽滿室烟火將伊宰牲器具并匣中田房戶契盡行震碎吸投河中越數日張亦卒

金見星自述云康熙甲子誓戒殺生戊辰秋因長男維城患瘧家中祈禱殺雞兒病中常見雞為祟病遂久不愈已巳兒年十歲十月初七出痘頭面不起藥中連用蚯蚓至十四晚間悞信醫者殺雞蒸汁發痘名鳳凰膏兒飲一口即臥倒至半夜忽醒言滿房蚯蚓索命蒙文昌帝君抱見 玉帝諭令後勿復犯戒因放歸但恍惚聞神語昨晚之汁不吃則生若吃則死十五夜分兒復言有鴿子促我去蓋所殺之雞小而黑形如鴿子兒不知昨晚所飲是雞汁也至十九日兒竟歿用以誌戒而復犯之報

格言 錢開少廣仁品序曰仁品之輯原不止為戒殺放生實欲學者由淺入深因事見道世固未有不忍於物而忍於君父骨肉則生生一念未始非忠臣孝子義夫順婦之法門也○蓮池七戒之二云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已身始誕之辰乃父母危急之日也正宜戒殺持齋廣行善事庶使先亡考妣稍慰陰靈現在椿萱增延福壽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上貽戚於親下不利於己 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況嬰孩始生不為積福而反殺生造業亦太愚矣

舉步常看蟲蟻

箋註 此與下禁火句皆承上放生戒殺推廣言之蓋人於物命之大者猶知戒謹或不忍殺至於蟲蟻之微人所易忽舉步之間每不及察今曰舉步常看蟲蟻則其不忍之心無一物不繫之於懷無一時不凜之為戒也常者時刻照顧之謂時時照顧尚有誤傷況於隨足而蹈耶推古人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心以為心則於蟲蟻之命自不忍傷矣

徵事 宋真宗在宮中凡便溺時必照顧蟲蟻遇見則違而過之不忍踐也慈心及物故享祚長久帝王且然況庸人乎今人便溺隨地自肆致傷蟲蟻積而計之獲罪非小甚至無知僮婢將熱水潑地蟲蟻多傷為家主者宜禁止之

胡僖字伯安蘭谿人生平全活龜蚌鼈螺之類無算當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將搆火燒之僖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力止之亟還故居迨入試搆三義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殆有神助公知為蟻報自後益刻刻存活蟲蟻好行戒殺事官至觀察

昔有一比丘入定中見其徒小沙彌七日當死因告曰

父母思汝汝可暫回過八日再來欲其死於家也不意八日後果來比丘異焉復入定觀之乃知沙彌歸於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水不得入以此延壽一紀○按宋郊以救蟻而中狀元沙彌以救蟻而得延壽此皆發於一念之誠誠則能格天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王五京師酒保當釀酒時每有蒼蠅投溺五輒救起置灰器中令濕乾飛去全活無數後遭冤陷官議置之死執筆欲判蠅輒成羣集其筆端逐去復來不得下筆乃知此人有枉爲出其獄

彭和尚性惡螻蟻火燒湯潑不勝數及病篤螻蟻滿牀

上周匝其身因遷於別靜室將石灰周繞之又自空飛來卒爲所害及死口眼耳鼻皆滿觀者如市因而一方共以爲戒

杭州一婦某氏惡蟻循行廚竈輒燒之又常以石灰填蚯蚓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婦偶出外歸見牀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羣蟻與蚯蚓攢嘬無縫而死○按蟲蟻微命愚夫愚婦不知愛惜每多戕害宜曲說因果以警惕之至於童稚無知喜撲羽族戲踐昆蟲以爲玩弄之具爲父師者亟宜禁止以培植其仁厚之天眞則殘忍不生亦蒙養之一助也

禁火莫燒山林

箋註山林草莽之地皆禽獸百蟲棲集之所若縱火燒之傷害無萬生靈豈不上干天怒不知者每借益之焚山澤農家之燒草壅田強爲之解殊不思大禹治水時欲爲天下興利除害不得不縱此一炬水土既平之後不聞又有焚山澤者也禮記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故焚林而獵與竭澤而漁聖王必爲嚴禁近見鄉村無知小兒每於荒野田畔戲放野火父兄家長不可不爲痛戒

徵事河南潘樫好焚林而獵入山見一母猿射之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旁大號而死潘見之深自悔罪終身不獵并力行戒殺等

事享年九十餘

唐屈突仲任好焚林恣獵殺害無數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謂仲任曰汝孽無比何法可救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明法者曰必得受殺者肯乃可盡誘之曰任殺命無算今竊割其肉無益於爾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而諸類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瀝其血一盆徧灑之諸類憤食其血乃姑許因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罪如是數年乃卒

唐汾州獵戶摩兒一日與其子師保相繼而死比鄰有祁隴威者病死復甦曰冥司見摩兒與師保父子在湯

漢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隴威問其故曰生前以火燒山林故受此罪

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焚獵殺害甚多後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羣獸烏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命將盡惟存一束黑骨而已

高陽許憲爲餘杭縣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放火大獵忽有白虀從屋後出命以火圍之風吹反燒其面焦頭爛額而斃憲亦以事免官

熊山一叟家裕無嗣偶猛虎爲患叟以草木叢茂之故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十里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即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跳躍狂呼流涎仆地復甦向父云爾放火燒山傷及萬萬物命我名雖汝子實汝仇家語畢而逝是夜被火舉家成灰

點夜燈以照人行

【箋註】往來行人當月色昏暗之夜或更兼雨雪泥濘必有燈以照之方免躑躅難行之苦經云人點夜燈上界視之其光如電故人遂名天燈又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以其普照行人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蝦可免網罟則不特濟人并可澤物易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夫不明爲入地之象則其昏暗可知照之以燈其爲利益無窮矣

【徵事】宋王榮家頗厚因無子力行善事嘗建天燈於要路每月黑則點照行人又設小燈百枚遇黑夜行人無燈者則給之天雨則捨草履雨傘如是數年連生二子聰明穎異皆成進士

吳郡丘繼周爲邑庠生樂善好施凡宗族鄉黨姻戚知交無不沾其惠者每於昏夜施點燈燭以便人往來久而不倦後享遐齡崇祀鄉賢子近義孫士芳曾孫之蕃相繼登科克世其家

陳覺一年之內闔門盡遭雙瞽醫禱兼行無效一日遇一異僧語之曰汝一生以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願改過自新以求療治之法僧曰永點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即奉行不倦并勸里中共施點照三年之內始終如一日一門俱不藥而愈來年瘟疫遍及獨陳覺里中俱得安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箋註】河津渡口非船不行有以濟之此能於不便之處力行方便者也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江浦巨津橋梁斷絕雖舟楫固自不少然窮途孤客以及貧苦之人囊中羞澀欲渡不能恐有日暮途窮之苦今設一濟渡之舟僱一忠厚之人貧窮者不索一文有錢者亦不計多寡永久行之此真所謂利涉大川慈航普渡者也○自欲廣福田以下至此歷舉爲善之事諄諄以示勸

徵事 宋蕭振溫州平陽縣人家居浙江生平好行善事見江濱過客有漂溺患因造巨舟募工以濟人人頌其德名其地曰蕭家渡後登第爲成都太守

海南倫公文敘父好造舟渡人施茶濟渴力行種種善事至老不倦後生公狀元及第三孫皆貴顯

方世隆好造渡船以濟人後生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戰敗爲賊兵所追至一巨河無渡正倉皇間忽有老人以舟渡之路問此地安得有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路疑之既濟忽不見路遂對天拜謝追兵不得渡而返

高郵羅州判賦性仁慈弘治初運河未開河中大風船多漂溺羅每俟風作必率役人夫甲等集艇以爲救援之計他日一舟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之人皆死救活者惟一少年至岸視之乃羅之子也自鄉來省親而附此舟父子感泣拜謝天地報施之不爽如此

蜀人徐宗仁鄉有兩石橋夾江水勢湍急渡者溺死甚多因船小觸之即碎宗仁乃造巨舟兩頭皆以鐵裹之命僕人有力者撐渡得免覆溺患忽有道人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今有陰德可延又夢至一府見緇衣鬼三四百執卷王前言徐宗仁濟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曰汝陽數當盡因造船功大今延壽三紀及覺因異而記之後益樂善好施壽果復延三紀

立命編卷三

積功堂諸同志彙輯

勿登山而網禽鳥

箋註 上言蟲蟻且要照顧況禽鳥尤其大而有知覺者山林爲禽鳥所棲火焚固所不忍網羅亦害生靈登山張網俾之死於不及覺迫於無可逃其忍心與焚林一般必推夫子弋不射宿之心以待物可以得愛物之仁矣○自此至勿恃富豪而欺窮困歷言戒惡之條苦口爲天下人示懲也

徵事 楊寶弘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地取歸置梁上又爲蟲蛇所嚙乃移置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哀鳴繞寶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乃王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今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清白著名

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見有持竿取鳥者命折其竿戒即改業作禁捕鳥詩以示一邑邑人化之子弟不敢畜禽鳥

鎭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愈

然一雀莫滅也范如言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足其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歎曰以吾一人而殘物命至百造孽深矣吾寧死安忍爲此乃開籠悉放之夫歸怒責其妻曰想汝不欲生耶妻亦不悔已而病愈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娠生子子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滅刻畫

李紀善彈射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後園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爲巨荊所傷死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與汝何負必欲殺之汝本厚祿遐年以殺生多今削盡矣

韓金常熟人彈射飛鳥以爲生計暑月納涼坐廟門檻

上因取箭鏃刮耳中垢風吹門轉攻擊其鏃洞貫兩耳號痛而絕

翁六錢塘松盛坊人以網鳥爲生每遇春夏木茂便取網張弓登山入林獲鳥雀回作羹與鄰人共食後忽中風不能語兩目俱盲惟咿唔作禽鳥聲右臂拳曲如鳥折翅狀如是一二年作鳥鳴墮地而死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姓名善用鳥銃四十無子忽產一兒頭角端正因此悔改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偶因膳師乏餌復將鳥銃打鳥日復一日其子忽患痘症徧身紫泡醫者不解皮肉焦爛每一毛孔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數哀號痛哭而死其父相繼病亦如之陸善長親見述

雲間東門有錢姓者好養諸鳥康熙十三年十月忽得病竟自嚙其肉吐滿卧室自剜其腎舉以示人三日作百鳥之聲而卒鄰里駭之觀者如市今之好養鳥者可以知所鑒矣

顧氏家僮吳其松郡東郊人也平日好以銃打鳥一日與人戲偶傷一指忽然遍身毛孔內出血如鳥被打之狀而死此康熙十七年三月初八事也

勿臨水而毒魚鰕

〔箋註〕魚鰕之物雖供人常膳但取之有節不得濫用網罟毒藥俾無遺種以傷天地之和也禮記曰餧獸之藥

毋出九門先王愛物之仁如此是以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子之釣而不綱即帝君垂戒勿毒之意也

〔徵事〕郎暉性愛物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魚鼈鰕蛤大小俱斃公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少全數百千生命耳享壽九十子孫貴盛

李景文好生凡魚鰕活者盡畜之池後悞服丹砂煩躁幾死投浸池中魚鰕徧體吮喻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李沖元夢一皁衣嫗曰妾腹有五千子妾生則五千子俱生妾死則五千子俱死幸貸一命及旦人饋一大鯉

沖元巽之曰入夢者此也即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際得珠遂致大富享高壽子孫蕃衍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以捕魚爲業後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如炙煮自言但見火車燒身萬魚攢食其肉經數日乍死乍生親戚勸作功德遂塑觀音像兩尊合家奉齋寫經數百卷超度水族乃瘥

宋曹州西界陳君徒從幼捕魚爲業後得病若爲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惟以魚網蓋身其痛稍止後被村人盜去網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秀州人陳五善製乾鰍人爭買之後得病跳躑牀上痛旬日遍體潰爛其妻乃言夫平日製鰍之法甚慘令其病宛然如死鰍狀○按凡人經營貿易術業甚多凡有關殺生害命者切宜戒之觀於製乾鰍之報可以惕矣

格言戒殺文云魚子不經鹽三年猶可活人能戒殺極妙倘必不可得勿傷其子輕輕取出放淨瓦上日中略一照即投入水中至螺之生子九十有九味不甚美且傷人人何忍一箸而死億萬命也

勿宰耕牛

箋註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歆故牛爲特牲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牛雖君公猶不敢輕殺况庶民乎且牛有大功於人耕田戽水牽車碾磨種種勞苦人奈何托言老而無用而忍心殺之也歷觀格言所載殺牛者固多慘報即食牛者亦有罪愆况宰牛之禁

本朝設有令典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宰牛文遍賜羣臣頒行天下人能戒之不特陰功浩大抑且不悖　王章矣

徵事海南倫公文敘好行善事一日見里人顧紀將殺一子母牛牛啣刀以蹄躅入泥中公買放之夜夢神告曰汝父捨舟施茶貴積爾身爾又積德宜益昌爾後後公果狀元及第生三子亦皆登第

台州仙居人李田子國瑞夢一人推車過門滿載書卷瑞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姓名也揖而求觀徧覽無已名獨有李遂夫三字車人指曰此非爾名乎李佯拜曰然車人曰此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不食宜父子登科醒即更名遂夫後父子果相繼登第

金陵朱之蕃未第時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倘能永戒可屬汝矣覺語其父父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自悞耶明夜父夢亦如是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三名

嘉靖二年胡公鐸任福建布政宴侍郎林公俊林忽昏睡久之覺語衆曰適童子召我至一殿侍衛甚嚴語俊

曰此獄也殺牛食牛者皆因此其獄中人手足皆穿大
釘忽逢祖尚書公聰出殿呼俊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
正公也我爲屬官因爾殺牛五百故召汝俊曰未嘗殺
牛祖曰以爾爲官不禁宰牛俊曰曾出榜禁牛祖喜曰
得毋失檢乎急命檢卷土地呈俊禁牛榜俄而降諭增
壽一紀

蕭寺丞震溫州人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
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强之至蜀蜀以主帥莅
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三行
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犗烙鐵攢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
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曰乞增一永

字於上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神復告曰
汝有陰隲不但免夭可望期頤後果享壽九十餘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請太守及郡僚至牀上
叩首曰某至陰府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既而憫之謂曰
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
爲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衆以爲妄語佯許之過三日
復報司理死郡守大驚名僚屬共持此戒遂立一簿於
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
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
余泣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
門籍至云是戒食牛姓名主者起視大喜曰不但再生
且延壽六紀太守與衆俱受福矣後司理年至百歲

隆慶癸未禮部會試舉人葛楚輔與江陰顧待問連號
試後顧絕早來見曰我見春榜矣葛驚問顧曰昨夜夢
到仙府見榜末有顧待問字而墨塗去叩所以一冥官
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迫間傍一人曰盍禱之我
即謝過自今以後不敢再食冥官喜取筆復註某姓名
因借榜細觀覺而忘去獨能記君名蓋又在我之下也
發榜果皆得第二人自是不復食牛

李鎰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
功浩大六字更画一牛在傍至揭榜果與楊同登因叩
其前代陰隲事楊曰我家惟三代不殺生不食牛

翟楫五十無子繪大士像祈禱甚虔妻方姙夢白衣婦
人送子有一牛橫隔其中欲抱不得生子不育語夫曰
君性好牛肉得毋爲是耶夫誓不食後再夢送兒至無
橫隔其中者抱之遂得男

楊立齋微時夢新城隍到任賞善罰惡見一囚即同里
某人也自幼宰牛復數日楊讀書胥山中晨起忽見屠
牛者父子陰魂俱帶鐵枷血肉淋漓一健卒驅行問之
卒曰以宰牛罪押入無間地獄

紹興初建州甌寧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宰牛
所殺甚多後買一牛於野外跨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忽
髀髀如縶不可動蓋已連牛背與皮合爲一體竟不能

脫人鞭牛婦體亦痛其家人羣往野中與人徧觀其得減罪經數日而婦與牛皆死子孫自是改業

滁州人來安屠牛爲生每教其子用刀欲世其業一日市歸晝寢於牀子持牛刀斷其首里人執而詰之子泣曰當下刀時只見是牛不見是父因見牛眠學父刀法故陷茲極刑萬死何辭

餘杭溪塘朱某屠狗爲業後被火已跳出復投入爲火所燎急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繞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煿有聲一家皆燼

化渡莊某好食犬遇犬輒殺幷以市犬後作犬吠數日而死

嘉定南門吳某盜一犬將殺之右手持刀左手握犬嘴忽另有一犬銜門而入咬吳左手吳痛手鬆其被擒之犬跳躍而起即噬吳腎立斃見者無不駭咤此康熙七年六月間事

吳江西門外姓陳者以狗肉爲常餌親自搏殺者不計其數康熙廿九年七月間病在牀喊有羣犬攢噬呼人急救叫痛非常如是三晝夜即遶牀匍匐作狗吠而死死後頸內現一繩痕如結狗圈聞見者莫不悚然

因瀆村有一人性嗜犬一生殺犬無算妻子四五人三年內皆死康熙三十年間其人亦死舁棺火化羣犬數十叢吠衆皆驚駭其屍烈火不燼明日其弟往收骸骨已被羣犬啣去無存矣○按犬有功有義非凡畜可比其利益於人與牛相等故殺之食之者其罪亦與殺牛食牛同經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今觀殺犬報應之慘如此人奈何以口腹之欲而甘造彌天之孽耶茲因宰牛之戒而類及之普願犯戒者之翻然知悔也

勿棄字紙

箋註伏羲一畫開天蒼頡因而作字所以啓天地之文而闢聖賢之精義者太古時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而文義因以興焉是字之所係甚重故載諸經

傳流傳不朽賢智者因之以上達愚魯者因之聰明貧賤者以之富貴農商賴爲生活之計孰不有資於字跡則片紙隻字實爲上天所珍重而世人所當敬惜者也帝君有勉惜之諭大藏有勸惜之文咨嗟誥誡痛切詳明近見世人知所敬惜者已十之二三矣然讀書明理之士不但當惜於既有字之後尤當惜於未有字之先不可任意書寫或塗墻壁或書廢紙或隨寫隨焚用以吃煙踐蹋紙灰皆在輕棄之列不可不察至於婦人女子或將聖賢書貯針線換錢物或將字紙剪花樣包什物點火照糊窗覆瓿棄褻勿顧甚而市井之徒寫詩句於爆竹列刻記於鞋襪種種罪愆難以枚舉在彼或屬

無知正賴讀書君子曲爲曉諭未必言之而皆不聽也
昔有丁生請仙呂祖降乩極言吳下除夕以石灰印門
寫字踐踏大干天怒則知惜字之功爲不小矣

[徵事]　帝君曰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
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晒燒
之一夕夢　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
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
門戶未幾果生男遂命名曾狀元及第爲賢宰相　又
曰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孟
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
後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林葬字紙而一身榮顯既
能顧惜陰報豈無○此係　文昌化書節錄出　帝君
既親列勸懲諄切示人矣今復贅因果數條於後願世
之君子勿以爲陳言而忽視之

嘉定許潛壺諱自俊前癸酉科鄉試入闈因倦假寐夢
號房前掛拾字竹筐一隻竹箱一柄筐內光燄瞧然傍
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
科果中式康熙庚戌會魁

楊慧兒九歲善屬文經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偶腹瀉
起覓便桶不得遂將殘紙藉於牀前便之因黑夜悞入
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書籍皆茫然不省拈題構思胸中
如有物礙不復成一字矣竟至廢業卒以病夭

槎溪朱寧約字士豐留意八法銳進未艾康熙乙丑二
月以微疾卒其友羣集哭之忽甦云吾壽該四十二以
平日勤於學字隨意焚燒散棄其灰不知珍惜陰司錄
爲過減去五年故今三十七卽當終也幸諸君識此事
錄以示人勿輕忽字紙灰也言訖仍逝

何吉素不惜字紙常以之抹桌糊窗有人勸諭之反笑
以爲迂一日抹桌後卽投於地家僮竟埽入廁越七日
忽雷火大作吉與家僮皆震死吉背上有不敬聖賢穢
褻字紙八字此崇禎十一年六月事也

康熙元年五月金陵牛市馬回子家一日方宴客忽有
雷火繞室衆賓皆慴伏股慄震死馬妾於樓上腹首俱
碎有手製新履幾雙碎裂於前其中字紙片斷糜折蓋
此婦平日常以字紙襯入鞵底內故受天誅如是

康熙八年閒仁和舊馬頭有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
厚但少養宦家不知敬惜字紙忽一日夜夢攝至公府
殿宇森嚴榜曰　文昌殿由門升至堂見堂上懸一牌
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敬人
忽一人喝曰知未遂驚覺方知悔過述夢勸人惜已晚
矣未幾卒○按今人皆知敬惜字紙矣但恐徒結惜字
之會以名不以實或以穢手翻書作字全無敬心明知
故犯其罪更甚

[格言]周霖公惜字正詮十二則云　下筆有關人性命

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有悞人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下筆屬人閨閫陰事及離拆婚姻者此字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活計者此字當惜。下筆凌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唆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下筆顛倒人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下筆作淫詞閨謠兼托詩讖訕人者此字當惜。下筆觸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按此十二則言藥石字字箴銘凡我同志宜各書一通於座右○字紙固宜敬惜而五穀尤生人養命之原自嘉

種誕降以後農夫耕作粒粒皆從辛苦中來若輕忽散棄大干天怒今因字紙而類及之附錄果報於後

順天府吏沈判司累世敬奉元帝一夕夢帝謂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奈何聽奴婢狼戾全不覺察數日大厄至矣夢覺入廚下視之果然沈因令家人盡出泛湖約以湖上相候家人出乃盡取溝中棄飯淘淨加椒菜爲炊以待家人日晚候沈不至怒歸餒甚爭取食之不知爲棄飯也數日後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無恙

康熙四年松江居民袁太葵因端午節剖魚腸拌飯飼貓次日穢氣蒸發其家僮張某棄之悞入墻外厠中太葵母負擔糞者掃除訖本日下午太葵子病少頃太葵亦寒熱大作祭禳不愈初八日太葵夢入一山見二仙人弈中有一長頭大腹者意謂此必壽星從旁觀之良久忽見長頭者回顧怒以手指太葵足不能移步定立良久見一童子至云衆仙畢集請二仙往二仙將行復以手畫太葵太葵足乃動遂甦初九日病未愈又夢趙元壇至曰奉　上帝命汝不敬五穀執汝赴審太葵曰吾生平無過惡拋棄五穀實係不知此家僮張某所爲神曰罪坐家長遂隨行途遇一人執旗至曰已赦矣元壇曰吾奉　上帝勘問無以復命帶往家堂神審理遂回家堂神曰袁某生平燒香好善此事實係不知且所

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已發奈何袁拜求再四若雷部已發張某必仍遭天誅元壇曰汝母妻人等入我鞭下可免元壇舉鞭袁與母妻子女及張某者俱從鞭下過元壇乃去家堂神曰汝生平早晚在神位前燒香甚善但汝鄰佑俱到神前取火反生褻瀆以後不必燒香言訖乃甦是日微雨雷聲繞屋竟日但不甚震張某是日亦昏迷如醉薄暮乃醒袁太葵自述

勿謀人之財產

〔箋註〕財是錢財產是田房之類謀者心懷不良而設計以圖之也人生貧富各有天命奈世人不察見他人之財或巧計圈絷或毒手殺人見他人之產或恃勢强佔

或多方陰謀以圖方圓殊不思物各有主奪人所有增己所無費盡心機謀之亦未遂即倖而得遂一身未必能享子孫未必能保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出爾反爾報施之理昭昭不爽良可畏懼中庸有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聖賢之訓明白示人奈何人終不之覺悟也

徵事楊溥蒲州人父商淮揚爲人忠信不欺一日有陝客以千金寄翁處三年不返翁攜回家將金埋花盆中植時卉在上道人訪之本人已死止有一子翁呼其子至指花盆謂曰此汝父所寄也其子不敢取翁曰此係爾家物千金在焉何必辭其子感泣攜金去後生子溥官至太師爲一代名臣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

張孝基爲富人壻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乞丐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故態盡以家財還之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遇旌旗騶御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海寧郭天生至杭州探親時天啓辛酉六月二十七日適杭城大火天生夜立於路忽見一婢同婦擡一皮箱驚慌中悞認郭爲親付其看管而去久不至郭爲守至天明見婦與婢號哭而來郭問其故即舉箱還之婦與婢叩謝而去時郭年十九歲歸患危症忽夢攝至陰府見王者命吏查簿吏曰郭年止十九歲當雷殛死近六月內有還箱善事合延壽回陽一夜方甦郭果壽考

歷城尹氏某家貧賣糕爲生一日息柳陰客有啖糕者會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而馳馬去之遺囊焉尹舉之弗勝知其金也密徙而覆之夜昏埋其金於土植柳爲記客故山西大商行賈以萬計乃以虧本收其餘僅五百金圖歸家失之不敢復見父母妻子遂流丐於越數年柳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仍賣糕客據地而慟尹氏詢之客語以故尹氏詢所遺金數與前數合謂客曰無慟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復慟據地請曰奈何

有是惟公取之與我餘可耳尹氏不可中分之亦不可曰我誠貧也豈不可全掇之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拜謝而去尹夜夢神謂曰汝陰德厚矣當貽汝以貴子彌月而生子旻舉進士爲吏部侍郎

袁柳莊之友有一童子美而多智袁相之謂不利於主友不得已遣之童子寄宿廟中一夕未睡見牆角有破衲裹金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念曰我命薄爲人奴僕又被主逐若取此財天益不容矣遂坐而守之旦有婦人號泣而來云夫犯罪當死賣產借貸以獻某指揮可以免死今若不得吾夫婦之命休矣童子問其數多少皆合即付還婦人欲分謝不受婦念童子之恩徧以告人

指揮聞而異焉育於家年老無子遂子之襲職後歸拜其主主怪袁相之不中侯袁至仍使素服捧茶袁一見驚曰此故某人耶今三品武官矣有何陰德而形神頓異如此童子語以故始知袁相之神而還金之為積德也（以上皆勿謀人財事）

屠漸山其子孟元一鄰人負其債以屋基及小塋立契準還孟元亦長者曰爾欲賣房與墳另酬汝價前銀不取可也遂照契出銀並債券與之漸山歸鄰人來訪述其子厚德謝之公驚曰爾房既賣今何居曰移其所公遂呼孟元取前契還之且為增築墳墓戒家人曰世世無相犯也今墳尚在屋傍無恙漸山子孫多登科第（此一條是勿謀人產事）

永嘉徐輝賈販為業常在丹陽貸一大商錢一千貫未及償而商死無人來索輝遂侵之後生一子聰俊異常輝愛之八歲而病名醫市藥費不勝計久之貲財耗盡而病不愈一日忽語所親老尼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汝復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公貸我錢千餘貫幸吾死不償今來取之耳言訖遂絕

中州金相携貲往金陵市絹舟人窺貲殺相投於江乃賣舟買屋住岸上遂成富室後生一子甚鍾愛稍長欲謀殺其父至年二十殺機益急父不解求神降乩得詩曰八月西風何太惡揚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自把心頭摸此人心知其故乃以家事盡付其子而自行丐他處

蘭如賓居芝川店有茶客王蘭持錢數百萬至其家偶臥疾如賓殺之取其財生一男名曰玉童憐愛殊甚及長輕肥酒博無所不至忽暴死如賓痛心葬具極厚每忌日必飯僧追薦適有僧求食党姓者一女迎門曰芝川店蘭如賓因亡子飯僧何不往僧曰何以知之女曰其亡子是我前身僧駭異往蘭家告之如賓同妻往見女不出党父母强之女曰但告曰汝子身存及歿所費王蘭財盡否彼聞此自去矣父母以告如賓驚愕徑去父母怪問女曰兒前身茶客王蘭也有錢數百萬客其家因病殺我取財我死訴　上帝願為彼子耗之彼今財已盡如賓亦不久矣未幾如賓死

山東有兩人同賈各懷金以往一黠一愚黠者紿愚者醉之刺其腹投海中忽狂風反流移屍沙上為土人所埋黠者紿其家云已往天津矣一日黠者弟婦忽為厲所憑口稱云我某賈也為某殺攫予金置牀下稱冤稱苦聲聞閭里間不能掩愚賈婦來察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且訴聞於官鞫之告如初令取金金依然在遺索屍屍亦在爰書成婦方甦竟不知所說何事

萬曆間蘇州城東少年金某落魄京師因得疾遇同鄉賈人憐而拯之為延醫調治病痊相隨不去賈見金敏

給可任簿籍管鑰悉付其手行販至涿州金忽將賈擠
於急流挈其千金還蘇一朝驟富幸無知者值定慧寺
以中元作盂蘭會千衆羣集金某同一少年往觀甫入
寺金見賈已先在即發狂大叫作賈人語曰何處不尋
汝却在此急趨僧厨操刀自屠剖腹出腸而死其夜賈
人子夢父來述報寃顛末明日直詣金索其所挈簿籍
貲財封識尚存鄰里推驗無差盡還其家
文昌化書曰漢水之源孝婦楊靚巾衣冠之後也適寒
士雍有章有章早折靚中誓不他適姑老且病媒妁日
至靚中曰人所慕色與財耳妾家素貧可無大過今媒
言不已意以妾年齒未衰血氣尚盛身無惡疾耳妾豈

忍棄曉年姑忘結髮夫革面事他人乎乃斷髮喪面以
婦工自給如是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有盜乘其
出踰墻啓鑰盡攜所蓄靚中不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
與邑里正神康朝王欲治之適曾予來褒中就以報予
遣陰兵執盜於市舉所竊歷告於人曰此節孝婦楊某
物也當還之已而自嚼十指盡而死
建昌府熊氏有子羅德家貧未娶熊遂改嫁江潮得銀
數兩為德娶章氏德晨出夜歸枕席各異久之章疑問
焉德告以母既失矣何頻相對章即脫簪珥簡衣物令
德持以取母德喜奔告母天晚因留宿不意江潮前子
江實匿牀後聽之夜托德名叩門入內簡取諸物且求
雲雨章不識其詐從之少頃遂攜所有遁去及天明德
回章方知受騙頓足泣曰財物小者耳奈失身何值德
他出遂自縊死德具棺殮舁至郊外忽雷電大雨黑氣
蔽天德驚走避雨傍舍俄雨止見江實震死手捧簪珥
衣服跪棺前背書姦賊江實四字棺木碎裂章氏立道
旁見德問曰余何以至此德語其事相與痛哭扶歸而
江潮亦感泣攜熊氏與德同居矣
玉山縣橫封窑王氏有子為邑庠生母死乘凶納婦約
以七晝方成夫婦生宿柩旁婦別寢他所夜聞叩門聲
婢以告婦以郎至欲納之婢解其意即放入登榻同寢
五鼓遁去曰恐外人知罪我不孝也閱數日乃問嫁貲

幾何婦曰金簪珥半觔准衣銀八十兩咸在小箱內五
鼓遂攜箱而去不復來迨七晝生置酒與婦成禮問及
嫁貲婦曰前已告汝矣生皆言不知婦方知為賊所騙
頓足大哭誓不復生即歸寧泣告父母曰吾身為賊所
破夫縱不言何以自容不如死父母泣慰之不聽是夕
遂縊死會葬生亦來引棺至墓方掩土雷電奔馳攝一
人跪棺前則生之堂兄也手捧金珥及銀跪而死屍隨
破爛一邑皆為驚動此正德九年事也
丁湜少俊爽酷好賭父責不改逐之遂遊京師入太學
南省捷奏有相士謂曰君氣貌極佳即書壁曰今年狀
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賭如平時同榜二蜀士多貲湜

設法延賭得錢六百萬又遇術士驚曰君氣色大非昔比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曰然悉以反之可乎相者曰既發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還其所得是科徐鐸魁湜果居第六

崇禎間蓟鎮戍軍歸其鄉登州索取軍資寓於族家有族某見其橐金二兩遂邀飲肆中極醉誘至僻地殺之投屍於江而取其橐明日屍逆浮至族家門前須臾一婦忽作戍軍語某實殺我金尚在煙櫃中衆縛某搜烟櫃果得金方欲鳴官婦先至縣庭言狀衆縛某至訊之得實乃抵罪死婦始甦秀水御史姚思仁親其事

順治癸卯七月進士盧紘任江蘇糧道有屬邑解到餉銀二百四十餘兩紘偶臥病未歸帑付該管漕糧掾張瑞昌暫存笥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啓篋視之蕩然矣驚詢守宅人咸謂曾啓户而入者張僕吴勤獨臥户側者曹僕陳美隨發捕員訊之拷掠備至竟夕未得情次日又窮詰至再終不得張掾訴之城隍又訴之南莊五仙十七日五仙忽附乩突入署週圍環繞視之無言而出少頃同房掾曹璘正冠伏枕厲聲呼曰喚張瑞昌來衆往視之乃五仙語也張至即與語曰爾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璘實不知賢於初十日丑時盜銀持歸欲授伊父將銀百兩置大門靠擬適璘父出賢倉皇却走有菜傭吴茂歇涼户外竊見挈之以歸詎意非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幼孩亦以痘殤吴茂且患疫相繼以歿總以取不義之財故死亡相踵也其五十兩一封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又九十兩現藏樓下牀底可令曹璘押陸賢歸速取之衆閧然欲將陸賢究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吃飯不知飢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我因此事難明來一剖判可打轎去多拜上大叅公言畢曹乃睡少間復作土語云吾姓沈本縣人乃城隍西班頭南莊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查此銀已換桑皮紙包亟取之不可遲今我弟兄們雖做城隍皁隸所好不過杯中而已曹遂甦茫然不知所以衆述以告曹心不平

乃挑燈作揭亦欲訴於神疑衆爲有意相詆也次早起欲謁廟後方領賢歸取銀以白誣罔忽又伏枕呼曰吾乃城隍也爲昨事往拜南莊道經此見曹璘方臥借他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璘並不知即吴勤陳美却是一段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丫鬟陳美乃廝役毛家將銀一兩三錢置桌上小廝盜去害丫鬟逼打至十九歲身死因孽重一世變猪二世變狗吴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滚水泡之所以有此一樁孽報陳美孽輕今所受不過吊打吴勤孽重倍受極刑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兩今不應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追賠冤冤相報無已

時矣故令陳美吳勤與之說明從此各消怨恨又喚孫瑞陳天霖說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皁隸沈卿來查察見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璘速取單來果於箱中取出兩椽訴稱口述南莊之言並無冤他言語隨命判官取筆消此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並女兒其其與他何干都寫單上存銀九十兩陸賢藏牀下上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竊去三兩止存八十七兩速歸取宜遲則又散矣幽冥之中纖毫不爽陸賢自有報應今不必計較大叅公乃忠直好官祇因憂鬱致有此恙虧他平素奉齋從今漸霍然矣又囑付衆椽在公門中正好行方便做好人凡人行不好的事害了人那在

實有是事只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有孫椽因喪子請問天死係何業緣後尚可得子否神云死的那是你兒子乃是僧人轉劫你前生爲娼妓勾引此僧奸宿耗其貲財故有此報凡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子也不難只在這點不壞便有了衆許酬謝神云我乃一縣主豈爲飮食來此說一明白我今回縣矣曹乃醒衆皆驚愕璘次日即歸從牀下索之果於瓦下得二封開視俱是堊塊曹益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忽有紅衣人語云但將去見盧老爺自然明白持至署開封視之乃銀較兌果八十七兩事載大叅公四照堂集

江陰青陽鎮康熙十四年大旱一家素貧無力求救謂妻曰田荒租重不能生矣妻曰尚可救乎夫曰口食不給何以募工妻曰我每日煮飯必取出乾米一把積三年已滿兩大罈以此募工可乎夫視之喜極四更即出募工妻起煮飯米已失去蓋其米藏於牀下鄰人聞其語已穿壁盜去妻憤甚遂投繯夫率衆歸叩門不應及入妻已懸梁矣夫不解尋飯尋米俱不得衆歎息而去越三日雷雨大作鄰人兩手執米頭戴米罈震死當街罈口鎖頸頭不能出遠近駭異其妻復生（以上皆謀人財之報）

湖廣盛某險惡而富人號黑心欲造堂樓五間苦地窄浼人與鄰張姓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扳張張誣服而

死於獄妻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天暑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爾設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驚倒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蕩盡家業亦死

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鄰人鄭氏之產以爲園圃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乃死人皆以此子爲鄭氏後身

湖濵大淒一貧民有急將屋數間暫抵富室吳某所得不過什之一後數年吳竟佔之里泉五六人受吳賄威

勒絕契立逐之出貧民哀懇不許也遂無歸漂泊蘇松間臨行垂涕曰我㥘冤無訴必有以報爾等尋竟恨死康熙辛未七月吳某忽患危疾見鬼判數輩黑面獰獰怒目執戟示以硃牌上書城隍司為謀產事速拘正犯吳某并居間某某等赴審吳某驚懼哀呼竟日死妻子數人亦隨死里梟五六人皆患症如吳不數日相繼盡死死時俱自吐口供云彼已訴之城隍矣所見鬼狀與吳無異是月鄰人夜臥時聞羣鬼呼嘯馳逐有鎖索哀號聲（以上皆謀人產之報）

【格言】朱子家訓云凡人當賣產時必不得已彼為富不仁者窺其窘迫陽拒而陰勾之以重折其價自以為得計不知天道好還彼蒼已默奪之矣○昔丁惠公有一進士門生好以刻薄謀產貽書曰產業將貽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寬厚斯可垂之久遠若以產業為冤業非惟為子孫作牛馬直為子孫作蛇蝎耳戒之又作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門生慚服觀此一書一詩真聖賢明理之言可作修齊寶訓又聞公平日置產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每置一業必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況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勿應觀其立心制行如此知非徒托之空言也人當盡以為法

勿妒人之技能

【箋註】天之生才不易故凡才能技藝之人均為上天所愛惜人當仰體天心以愛惜之如達而在上當為國家薦舉人才甄拔寒士即窮而在下或見人有好詩文佳子弟以至有一材一藝者皆當獎勸提攜極力表揚俾得有成如秦誓所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方合　上帝憐才之意而廣行陰騭者也獨有一種妒嫉之人見人技能惟恐其與已相形百般傾軋百般挫抑擠之穽而下之石然後快心大則妨賢病國小則毀人成功總皆起於妒之一念豈如天道好還損人適以自損徒傷心術自取禍災所當警惕而深戒也

【徵事】杜正獻聞人之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之善稱揚不已韓忠獻聞人一小善必斂手曰琦所不及三君子者皆休休有容好援引人才名位皆隆子孫貴顯

穆修以詩著名嘗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問為誰左右以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進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之妒心如此宜其死無葬地也

郭尚書贄初作賦即有名同學李勉深妒之潛加謗毀由是連上不中其後贄竟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贄聞之亟命親厚者

召還俾復就選得第。

朱少傅平涵公曰有二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之夕一生忌同經生才高密取其筆嚙其毫端明日入試取筆盡秃不可用矣慟哭欲出忽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亟寫驚醒視筆依然精好及既完則仍秃筆也交卷出遇嚙穎生問曰佳卷得意否對曰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嚙穎生貼出秃筆生中魁選聯捷

省士劉生與同里徐生結省課在棘闈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己乃佯擠人叢中墮之於地紿徐曰已失矣徐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

格言 伊川先生云與人相處但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勿淫人之妻女

箋註 諸惡業中惟淫邪為最大然亦最為人所易犯文人才士自逞風流往往於此失足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蓋好色人之所欲欲心一動邪念頓興或遇紅顏妖冶目送眉挑不覺魂飛魄散飄入羅刹鬼國矣當此須認得清識得破卽朱夫子所言夢覺關也更須立地起念卽立地一刀割斷著不得一些游移容不得一毫流戀毅然不動卽朱夫子所言人鬼關也勿字煞甚有力須打破此二關人字又須看得廣不特戶外為人卽僕婦使女皆是總之非我夫婦卽是他人妻女若肆其邪淫不但使彼一身蒙垢并使彼祖父含羞子孫受辱其造孽何可勝言昔有人被攝至陰司醒述閻君殿上對曰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速報録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今且未論到因果先作一推己及人想設使自己妻女而為人引誘吾不知其情甘乎否也如此則淫心頓釋而因果亦可不言矣況淫邪一事明係殺身之路烏可以瞬息之歡娛蹈不測之慘禍乎若必曰壽筭於此增除功名於此予奪則彼又以為渺而難知矣況乎增除予奪又絲毫不爽哉蓋淫念多則善念必少淫念少則善念自多是以淫念全消者五

福中獲其三福曰壽曰康寧曰考終命淫念常起者必有疾病之困凶短折之殃人奈何迷而不悟也語曰色不迷人人自迷信哉○今人往往為一情字所誤不知情之一字天與我為忠孝友悌仁民愛物用也正用之為聖賢邪用之為禽獸可不慎與

徵事 宣德中曹文忠公鼐以歲貢改授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女欲就公公曰處子可犯乎奮筆書曹鼐不可於片紙燒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大廷對策忽飄一紙墜几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羅城使程元賓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

美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親封鎖於一室明日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節鉞公曰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而逝諸子皆顯宦簪纓不絕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力學砥行嘗館一宦家宦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間子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次年宦室設醮道士拜章久不起尋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名否答曰未見名但見馬前綵旗上一對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華果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唐皐少時讀書燈下有鄰女調之將紙窗掐破公補訖題一聯云掐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匾左右懸二燈書所題二語異而詰問後果大魁天下

林茂先信州人既領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家富翁之妻厭其夫不學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拒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可污我婦慚而退茂先次科登第三子亦皆登第

羅文毅公倫會試過蘇州夜夢范文正公謁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遜不敢當公曰子某年某樓之事已感動太清矣羅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某樓或者其應此

乎來年廷試果狀元及第

湖州歸安沈桐字觀頤家貧族兄遜州有道望遠近信服有一姻家孀婦欲延師因薦觀頤孀婦禮遇甚厚忽一夜私奔焉頤峻拒之次日辭歸婦恐事泄備禮敦請浼遜州促之數次不赴屢詰其故終不言次年觀頤同其姪節甫舉於鄉又同登進士官至福建巡撫

陸公容太倉人天順三年應試南京寓處有一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辭以疾約期後夜女退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廿四登進士

天順間浙人某生讀書山中一日歸途遇雨前有光武

廟往避之先有少婦在焉某生不得已進退兩難抵暮雨益猛勢不能行遂各面壁而坐雞鳴雨止某生先行婦歸感其盛德以告夫夫亦儒生竟以瓜李之嫌出之後鄉薦某生與婦夫同門謁房師師云初閱子卷不愜意欲棄之卽有光騰案上如是者再子其有陰德乎某生曰平生並無陰德止有某年於某廟中避雨一事遂以始末告之師曰此眞莫大陰德也前程正未可量同年某出相謝曰避雨婦卽拙荊也非年兄言之拙荊負屈終身矣遂迎妻歸次年某生登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享壽考

謝遷少館於毘陵某家有女乘父母出奔公公曰汝為

女子未嫁而敗之是自污也亦將使父母夫族何以爲人厲色拒之女亦慚服次日束裝去後大魁天下居相位子丕登第仕至侍郎

歸安茅鹿門名坤少遊學餘姚師事錢應揚錢有美婢一夕至書室呼猫公厲聲曰汝女子何至此呼猫婢笑曰我非尋小猫乃尋大茅爾公正色曰父命我遠出讀書若犯汝何顏見父且何顏對若主婢慚恨而去遂至後園投井幸水涸救之得不死主急令婢他適公登嘉靖戊戌第官至副使壽九十歲子孫科第不絕

汪一清漳庠生嘉靖末年遇亂被獲見賊執一婦至乃同學友妻也因紿賊曰此吾妹請無污以待贖否則吾

與妹俱碎首若曹何利賊幷汪與婦閉一室中晨夕相對月餘不起邪念後得贖歸同學且拜且泣曰達旦之義僅見於君矣一清後膺顯擢

冒起宗讀書稍暇莊誦太上感應篇輒有孳孳意途遇美色不窺萬曆戊午鄉試闈中自覺神助遂領鄉薦次年增註感應篇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故於見他色美一條廣載報應佐繕寫者南昌羅憲嶽也辛酉羅入泮戊辰新正羅忽夢羽流三人一翁中立二少年侍老者出一冊令左立朗誦一遍羅愕然曰此冒君所註感應篇見他色美全註也誦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試咏一詩即咏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

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醒即致書詳述夢中詩於起宗子曰尊公捷南宮無疑矣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悞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是年冒果高捷八月歸省見出羅君書冒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十月望冒過舊友陳宗九齋頭閱類書云唐禮部放榜姓名稀僻者號榜花冒姓實應之云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襲蔭指揮繫獄趙知其寃力出之指揮感極無報請以女奉箕帚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强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畢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吾二十年

前事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雲間陸樹聲字平泉辛丑北上郡守王公夢見城隍庭下衆保陸樹聲爲善士因名其外父李生問其平生作何善事對曰他不及知惟於邪色不苟已而登會榜第一子彦章亦爲進士

會稽陶文僖大臨年十七赴省試有鄰女夜奔公公力却之次早遂遷寓未幾聯捷榜眼及第官至大宗伯

浙有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子取被爲師發汗悞捲母襖一隻隨師牀下師徒皆不知指揮見之疑其妻有染入問妻妻不服指揮遣婢詭以妻命邀師而已持刀伺其後俟其門啓即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相

拾師忿曰暮夜相招何事叱其婢不肯開門指揮復强其妻親往師復固拒曰某蒙東翁相延豈以冥冥隨行誓不亂門終不啟明日欲辭去指揮謝之曰先生真君子也始述其事謝罪師是年登第後居顯爵

餘干醫生陳某善岐黃有貧士病怯幾危陳治之得愈後薄暮偶過其廬因留之宿貧士之母命其媳伴陳宿以報德中夜媳就之陳曰不可不可媳終不肯退陳坐以待旦連書不可二字於桌上最後幾不能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至旦乃去後陳之子省試主司閱其文欲棄之忽聞空中呼云不可復閱又棄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又閱又欲棄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呼不已主司異而錄之及榜出細問乃知其子復登進士

何澄以醫著名同郡孫某久病不愈召澄數次其妻引澄密說良人久病典賣將盡願以此身酬藥之價澄正色曰娘子胡爲及此但安心勿憂當爲盡心療治苟以此相污不惟使我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其妻慚感而退澄因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主者曰汝行醫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　上帝敕賜汝一官錢五萬未幾東宮得疾召澄醫一服而愈賜官賜錢俱與夢合

陝西袁公值闖賊亂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娶妾生子適有人賣一婦與銀三十兩婦至家背燈而坐哭不已公詰之婦曰我無他故止以家中貧餓難忍夫欲求死妾故賣身以活之念平日夫婦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痛耳公惻然不忍犯與婦各坐竟夜次日送還其夫除身價不取外另贈百二十金令之治生夫婦泣拜而受乃相議曰袁公如此厚恩何以報之當覓一閨女送與袁公生子屢求未得偶至揚州遇數人領一童賣貌甚清俊彼夫私計我未得女子先買此童伏事袁公何不可因問身價幾何曰每歲一兩童十二歲遂出十二金買之渡江送至公宅公諦視之則其子也父子抱頭痛哭已而大笑

項希憲原名德棻夢已爲辛卯鄉科以污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名次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廿九名已未會試第二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爲二甲第五合鼎甲計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俱用白紙殿榜獨用黃也

吳受茲爲楚令壬午入闈校士首得歐陽生卷掄魁臨發榜因一語傷政府遂易之即歐陽生同邑士也其士來見吳公曰君有佳兆否士曰其父夢魁星送亞魁匾額入歐陽家竈神出迎被逢首婦力挽之乃移至吾家吳公曰君試偕之來叩其故則與鄰婦私通婦爲夫所

殺生偉免後歐陽生洗心改行登順治甲午鄉榜然已過十二年矣（此與上一條可為改過自新者勸）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忽魂自頂出懇求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　孔聖繼謁　文昌註名祿籍查其年月日湯某買舟詣如皐舟人少女美姿善謔欲就湯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伺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即甦後登辛丑進士

蔡崑陽諱啓僔德清人登鄉薦尚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妾妾至垂淚不止公問故妾曰夫以負營債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曰我為爾了此事我今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謂曰我姑不汝較但繳券即付金卒亦遑遽感動交券辭金公命轎舁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為贈命其夫作生理後夫人即舉子康熙庚戌公狀元及第

豫章有一乳共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些微得失皆相同三十一歲兄弟科舉至省鄰婦孀而麗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戒其弟曰我已堅拒恐爾貌相同若挑爾慎勿作損德事弟佯諾竟與婦通婦不知其為弟也彼此情稔因與婦約曰我得科名必娶爾及放榜兄入彀弟下第矣弟復誑婦曰我且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乏資斧為言婦傾橐付之春兄復登甲婦朝夕盼望音問杳然鬱鬱成疾陰以書貽兄而婦殂矣兄得書驚詰弟弟俛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殤而兄子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子孫稱全祉焉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從其師丘某居京邸鄰有一美女二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盍禱焉遂禱之是夜陸夢與師俱為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祿位吏檢簿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丘某下無有神曰陸某奏聞　上帝削其祿籍丘某抽腸方醒而丘忽絞腸痧死矣後仲錫貧賤終身○按淫惡之事為師者宜危言禁止切責其徒乃反從而導之又教之禱於神明亦思此為何事而可告之神明乎出此言時已知其死不旋踵矣陸生削鼎元之祿籍卒以貧賤終身亦可惜而可畏也夫

李登十八發解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叩帝君　帝君命吏持籍示之李登生時　上帝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居相位壽八十餘緣發解後私窺鄰女事雖未諧而設心不良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屋基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邸中淫一良婦鄭氏又遲十年今復盜鄰人室女

爲惡不悛已盡削祿籍今死期至矣尚望貴乎師以告登未幾登憤鬱而卒

貴溪某生屢試輒困求張真人表奏查天榜神告曰此人分當科名以盜孀故奪起語生生曰無之遂申牒自辨神復批曰雖無其事實有其心生愧悔莫及蓋少時見孀美偶動一念故也夫淫念一起最干天怒此雖見他人之妻女尚不可動念況分屬人倫而起此邪心耶其削去科名宜矣

張安國有文無行淫一處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仆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爲粉

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慚憤而卒

江寧庠生郭某己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爲汝某年月日在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汝家一婢爲汝收用而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我苦勸之婢拂鬱難解以此除君名矣

南京一應試生美丰姿旅邸對門有宦宅女見之屬意焉生懼累陰德不敢窺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拒不往同寓一生竊知之乃冒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俱殺之後放榜不去生已中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

支某嘉善諸生康熙己酉春科試歸謂友顧某曰吾神魂恍惚似有祟憑欲依僧某以懺宿業顧曰可乃偕僧往視之忽發狂曰吾含冤三世今始得汝僧問有何仇恨曰吾前生是其屬將姓姚名洙他係勳戚姓徐名鵬妻少艾著吾領兵出征陷於死地圖占我妻妻自刎一家骨肉星散他後死於忠義我未得報再世爲高僧又不得報第三世爲宰相有政績福祿神護之仍不得報今世又該有科名候三十餘年近因渠有惡業削去文昌籍纔得下手言時恨怒不已顧曰冤愆宜解不宜結曰我恨難釋不相饒也支竟顛躓而死

雲間呂某世家子也縱任淫慾其女婢嫁人恒多污壞

成疾者後子女死喪殆盡以官事破家屢受官刑中年備極困苦寒無衣飢無食屋無苫蓋疾病無看視者死之日棺槨無措蛆蟲遍體見者無不慘然

鳳陽諸生汪某家有小池植荷從未得花康熙己酉將往句容錄遺忽放一枝則並蒂蓮也父母喜甚晚間生以酒戲調其婢於房婦弗禁遂私焉晨起視花則已折矣詢之即此婢也父母悵甚生夢謁　文昌帝君已名已登天榜　帝君忽勾去涕泣拜禱三次逐下心知不祥業已束裝怏怏就道時簡文宗錄取甚公鳳陽府學遺才舊額三名赴試僅有三人而生獨黜三次大收卒不錄垂涕而歸

宜興有染店婦極美木商某見而貪之借染名戲餌百端終不可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賄賂上下百端窘辱以冀其從婦家虔奉趙元壇拜禱哭訴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方十日商入山販木叢林中突出黑虎噬商頭去

宜興有二人幼年相善壯而一豐一窶窶子妻甚美豐子設謀謂有富家可投生計窶子感謝豐子具舟并載窶子之妻以行將抵山豐子謂窶子曰留汝妻守舟吾與汝先往引至林中出腰斧斫之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又引入深處擁抱求淫忽虎出林間噬豐子去婦驚走以夫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有人哭來駭以為鬼也至則其夫相持大哭各道其故轉悲為喜歸於里中

滁陽王某與鄰婦通好有偕奔之約而尚慮夫追及婦竟以計殺其夫王聞大駭即獨身逃至江山縣相遠七十里以為可脫禍矣飢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王問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王驚知寃鬼相隨難以脫禍未幾緝捕追至獲之男婦俱服上刑

格言 袁了凡遏淫說云諸惡孽中惟淫孽為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孽由此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為萬惡首也然而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學士文人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豔何心顧盼輒視為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托以夙因邂逅便神為天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為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即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平生之名利皆虛陰則削祿減年一世之榮華喪盡大則虧體辱親鄉閭共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堪嗟甚至敗露觸兇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夫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盍積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而殺其子女矣恥懸着額之間痛纏心骨之內無異挾白刃而刳人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況昔人親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即報於女媳醜聲籍籍污人聽聞至若婢女僕婦尤易行姦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脣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為賤媵後人無知悞行褻狎名為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隨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豔

質敢污佛地致壞清修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種狂癡漁獵男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而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鄙於衆人我亦不齒於正士且若輩惟慕少年頓忘齒誼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稍長者何殊於吾弟吾姪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心因慾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墻彼必乘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娼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鈎餌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況遇屍瘵之婦瘡毒之妓性命莫保形體臭爛生子卒皆不育嗟何及哉顧巫雲楚岫

幻夢方酣誰為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能惕然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視人之妻如己妻之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己女之惡人污此為上也其次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狠忍之說也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瞥地迴光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仁者遂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卜終身之荼毒

甘蹈下愚若此哉第風月場中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顧影慚惶求其守正不染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縱情莫返自取貫盈誠始迷而終悟即災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已也嘗見讀書才士與一切伶俐俊少談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摹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係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孫子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為甚況復含沙噀血玷清白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譏評而無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雖意取譏時或理含警世

而上智難槩中下為多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普望自覺之餘更思覺世吐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章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揶揄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良藥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戒淫說云凡人一生功名事業壽夭窮通皆於少年始其基一切損德之事俱所宜戒而戒淫尤為第一蓋少年血氣未定利害不明苟見可淫便思污辱不思天生配偶原有分定一涉邪徑遂乖倫理精神喪於外驚何能宜爾室家紀筭減於陰司曷以增其福壽

勿唆人之爭訟

【箋註】凡人爭訟果係大讐大怨不得不赴官伸理若鬪毆爭產旁人遇之須反覆開導勸其和解使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則所全實多獨有一種挑唆之人其事本可不爭本可不訟而故爲激烈之語以聳動之遂致被唆者火上添油兵連禍結爭無已時訟無息日而唆者從中取利小則破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造孽不淺須知傾家蕩產皆緣爭訟其始由於不能忍耳孔子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是一朝之忿貴於能忍縱我直而彼曲我强而彼弱我須以能忍勝之愼勿因挑唆之言而結訟不休也顏子犯而不校孟

子言三自反若能遵此訟於何起至於挑訟之人非起於怨即起於貪或陷人而自快其忿或愚人而自利其財造業於今積報於後試觀今之爲訟師者其克享令終寧有幾人耶易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世之好訟者可以悟唆訟者亦可以警矣

【徵事】袁仲誠少業儒鄰有異母弟者以家財欲訟兄袁力諭以手足之情不可有傷和氣終不能解因而傾已產贈其弟使之自給遂息訟伊兄弟俱不知其故鄰人疑其私爲兄曲全者袁亦不明言但甘貧讀書年四十元旦夢人持榜來看袁仲誠名列第二後名多空缺者袁問之答曰由查陰德未完耳後袁果中第二

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蹙覆人酒甕被店家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何曰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難我不敢忘我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即愈即遇一僧疣垂於耳依法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衆遂致富或曰老嫗即鮑姑也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旬日無端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以刀筆餬口中流檣折掠敷墮江而死餘人俱無恙

劉願質疽發背方術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

質令道士告斗是夜夢至一殿下見王者曰汝犯天律告斗難免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館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壞質曰此是弟願立非質也王命吏覆核果然乃免之質愈願立尋疽發背死

黃鑑蘇衛人其父慣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寃獄後鑑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歎天道不公天順復位以係舊臣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禁錮天順疏立時族誅合郡稱快

張某者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窮取民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行至曠野天日晴明忽爲暴雷擊死五臟如剗

格言感應篇箋註曰古語云鷸蚌相持漁翁得利哀此下民愚者本不能訟富者本不願訟强有力者懷好鬭之心而未必有健訟之才險人意在求利則以獄訟搆之片言挑撥相激而成甚而揑造風波代寫虛狀致令家破人亡積年不決蓋訟端息則利孔閉所以樹欲靜而風不寧不至同歸於盡不止也鄭瑄曰今人詞訟到官類多生事說謊被毆便曰遭殺爭財便曰焚劫入家即云抄搶侵界即云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子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恨一槩株連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擾害耗其錢財辱其婦女可以稍洩其憤耳所以反坐之法不可不嚴果涉虛妄斷以其罪罪之使

再無倖免之路庶小民知儆而訟師亦有所顧忌矣松江太守趙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為譬解因而息訟者多矣此實培養元氣之人使民無訟之意也

勿壞人之名利

箋註人生營營碌碌總為名利二字百計圖謀冀得成就正人君子視人名利所在儼如自己一般為之極力維持必使之委曲成就而後已獨有一種忌刻之人中懷嫉妒陰謀傾害遂設計以壞之不知壞人名利者實自壞其身心縱可逞惡於一時斷必受禍於他日此際亟宜自反壞字該得廣或因私讐造謗或以夤緣傾軋或談閨閫或肆雌黃或絕人生計或誘人嫖賭或於富人前說貧者行短或於官長前說賞賚可除之類皆是詩有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信斯言也奚至有壞人名利者耶

徵事謝朓見孔闓粗有文章其所作文每自折簡寫之謂人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吉水羅循會試寓京失去氊褐同舍生不安密訪得之拉循過其舍舉示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相似非吾褐也遂趨歸謂同舍生曰我失物所損無幾彼若污名豈得為士乎生謝不及後生子中狀元即羅念菴也

劉留臺貧時於路中拾金一囊守候不去見一人號泣而來曰八年為商積金一囊醉後於此失去劉核實即還之人皆笑其拙公曰我賦分合貧敢掩人物為已有乎且商辛苦積之吾安坐享之不祥雖極貧終不肯壞人之利也既而登第官至西京留守

錢益者奴隸也其主以謀田不遂令益以稗子撒彼田中益謂妻曰撒則壞人之田不撒則逆主命乃蒸熟稗子以撒之主密使人偵視見已撒矣後益生子美中登進士隨任受封享高壽曾於道士名將批出三十年前蒸稗子事故享此福報

洛陽人毛修少與同社相善後各登仕籍修為棘寺丞

賴同社襄助得轉寺正每與人談謔輒肆口譏評曰某也假學某也無才某也贓私某也鄙吝吹毛求疵全無厚道後爲彈章失寶革職歸過一驛猝遇鬼物而斃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洩言於同經友其人訴於監臨謂蘇與試官有私及定榜第十一名果習易監臨持狀示試官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因於衆前將副卷首名易之既拆號則自副卷而爲正榜者大璋也從正榜而易爲副卷者投訴之人也衆咸稱天道之公而歎造化之巧焉

太倉沙溪鎮有富民沈姓者狠戾不仁鄰田有同坵者必占過其界而奪之鄰家有網罟車犁之類必借而陰壞之慮其侵己之利也且舉債必倍息而入其少子婦獨勸諫焉一日子婦歸寧行未一里忽雷雨大作一龍入其家席捲震蕩子無所遺一家長幼俱震死

晟邨蔣某課命甚驗有王念修者叩之決四十二歲有疾至是年三月王果患病復叩之蔣卜云彼近有損陰隲事病不起矣至八月果歿考其近事果唆人訟破其家又陰損一人壞其圩岸淹沒田百餘畝可見壞人以逞惡者未有不自壞其陰隲者也

勿破人之婚姻

〔箋註〕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事屬天定本非人所可破然而擇配求親必多訪問倘因我一言敗壞良緣其損德實多故凡遇人說及婚姻者總要婉言以聽其自主獨有一種好事之人或說揟貧或說女醜或間之於未合之先或敗之於已合之後遂使將成者不成已成者退悔亦思完人夫婦何等功德破人婚姻何等罪孽此際不可不慎

〔徵事〕鄭叔通聘夏氏女爲妻及登第夏氏病啞衆議別娶叔通曰未啞而定姻既啞而棄之豈理也哉遂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二子皆顯官

宋劉廷式登第其所聘之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某若不娶將何歸遂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進士

唐皐號心菴歙縣人初爲諸生以文謁郡守守見皐來前有金絲燈籠相照守見之而皐不知也守敬重之然未明言其故已而見守忽無燈照守駭曰子近有所作乎當直言無隱皐曰昨有負人錢者鬻妻以償奈無代筆以一金囑皐遂爲作券耳守因出一金語皐曰子速歸及其夫婦未離時誘彼婚書裂碎之皐如守言毀婚書入謝而燈復在矣守大喜因與皐明言其事皐益勵於爲善正德甲戌狀元及第

杜僉事公子某施仁仗義卓有古風同邑貢士朱廷相官至知縣女字富豪朱卒家貧豪爲退婚杜公子聞而

歎曰爲令而貧君子也焉可視其女無歸爲子傑致聘焉夜夢朱謝曰君誼至高已請於　帝得美報矣復贈詩云天上日初長人間春正好傑娶後舉於鄉主司初置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異而錄之

徽州程孝廉臨溪而居有一女子探親過其地失足溪中程遣婦救之命妻與之烘衣留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而不悅曰女宿於外非完女矣令媒灼退婚孝廉親往力諭乃成婚不一年而夫卒遺腹生一子孀婦教之讀書燈下流涕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恩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會試既脫稿忽放聲大哭程孝廉適與同號亟問之少年曰七義頗佳不料燈煤焚卷數

行今無用矣程曰某文猶未就與我謄寫獲雋圖報何如少年許之程遂登第少年詣程寓曰公生平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有何陰德曾憶二十年前救一溺水女子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咎得完婚或者在此一事耶少年伏地拜曰先生我母之恩人也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事以師禮遂通家往來不絕天道好還報施之巧如此

四明葛鼎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而去神見夢於廟祝曰爲我門首築屏墻葛狀元過此必揖令我起立不安廟祝方將鳩工復夢神曰墻不必築葛生代人寫離書不得高第矣葛聞而悔過行善止中

鄉榜官至副使

孫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書秘不以示孫固索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錄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月日不合代寫離書爲上天所譴當削之孫愕然曰有翁媼相詬求離某因爲寫離書不意受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中而孫下第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因問孫所遇人姓名追尋得之夫妻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馳書報孫孫後以太學內舍生免省試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婚姻之事必爲宛轉調護○按婚姻之事理應調護然良家與辱賤爲姻佳人

與拙夫爲配一或悞攀終身怨恨人有問及者此事不可贊成但諉爲不知可也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某因欲出妻商於鄭鄭卽爲作離書既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科會試攜筆入場忘其稿之在內也搜檢者得之以功令故遂枷責示衆併革去舉人

襄陽一漆匠一針工有星家算漆匠之子楊新乃貴人命一日與針工之女聯姻未幾楊新欲應試議婚娶事針工之妻曰楊貧士未知能活妻子否乃以婢代其女

嫁之楊不知也二年楊聯捷選湘鄉令過拜岳家其女嫁非其人見婢爲夫人憤縊死針工止此女見女死亦痛死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其子學日益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江他出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貽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

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箋註】兄弟是天性之親情關手足誼切同胞安有不和之理詩有云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卽此可見天性之親自有不可解至情乃世有一種忍心害理之人往往以一己之私讐離間人之骨肉或無端而造言啓釁或因彼兄弟偶有小怨而搆之同室操戈豈不大損陰德稍知義理之人決不爲此況君子只記人之德不念人之怨或聞兄言弟過則必爲兄曲解弟言兄過則必爲弟曉諭俾之渙然氷釋仍舊和好豈可以私讐而從中搆鬬使之不和耶詩又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則世之

處自己兄弟與處人之兄弟者亦可恍然悟矣

【徵事】宋呂陶令銅梁民龎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於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後愬於陶陶審明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以全骨肉至情弟聽命姊與弟皆感德而去後陶位至中丞

元呂思誠尹景州嘗行部至劉智社民李某訟其弟盜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懽如骨肉李某聞之兄弟皆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孟容次仲達初則兄弟和

好繼則表親楊雲往來其間一日達與雲在酒肆口角雲遂懷忿心適大乾死二子分析後雲譖達於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於爾弟汝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家業不均爭鬬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後忽雙瞽乞於途雷擊而死

浙西米信夫爲人奸狡里中有兄弟因父死爭財米素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由是致富二十年後遭叛案株連結訟到縣見一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訴於府見一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蕩盡信夫妻女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箋註】父子天性。慈孝自然。豈有不睦之事。亦非人所得而使之。不睦者。然而間或有之。或父有偏私。或子有異志。或惑於異母。或間於萋菲。以致父子之間。傷天性之和。不祥甚矣。而無良之人。希圖取利。或於父前言子之短。或於子前稱父之非。兩相搆釁。遂使父子乖離。其造孽有不可勝言者。故於人父子之際。或少有睽隔。必多方勸解。婉言開導。俾得悔悟。依然父愛其子。子孝其父。以全天性之恩。是聖賢大學問處。卽是大積陰功處。愼勿貪些微之利。而造彌天之孽也。記有曰。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斯之謂與。

【徵事】唐安金藏。長信宮樂工也。睿宗爲皇嗣時。有告太子謀不軌者。武后使來俊臣訊之。金藏自剖腹以明皇嗣不反。五臟皆出。流血滿地。后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爾至此耶。亟命醫納其五臟。以桑白皮作線縫之。歷時而甦。竟愈。後官至大將軍。卒配享睿宗廟。

宋韓魏公在英宗朝。一日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獨稱舜爲大孝。政以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劉思文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爲壻。既而謀歸。竊見妻與女兄。皆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資。邇來多事。鬻之僅存其半。適立券。爲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大丈夫爲人壻。逼其家嫁資。而使人母子兄妹有不睦者。竟攜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而八不肯售。乃令人誘其子賭博。遂至傾家。因而徐八父子不睦。憤恨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甚。夢其祖告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因向城隍廟祈禳。見一丐者曰。夜來宿殿上。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池聞之益懼。歸後未幾。一門盡卒。○按父子不睦。旁人善處之。使全天性。陰賊之。使之相殘。

法戒既備列如前矣。又有惑於後妻。異母致膜視其前妻之子。以致父子不睦者。在爲子者。固宜負罪引慝。以感動其親。在爲父者。尤須鑑空衡平。以軫恤其子。不可聽信讒言。自賊其恩。遂致父不父。而子不子也。大抵天下後妻之賢者什一。或居其二三。不賢者什每居其七八。其賢者。慈祥和厚。主持中饋。慶延及於家門。若不賢之流毒。實有令人可畏者。此又爲夫者所不可不知也。萊州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略云。(黑心符繼妻之別名)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恒有扶篚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纏愛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飢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甚者殺夫害

子祭祀絕而門庭蕪危哉今附錄法戒三條於後

元時秦閏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閏夫病篤以前妻之子托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於官連及閏夫前妻之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願弗加於兄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始得其情官歎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於朝赦之而旌表其家（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此爲法）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孔卒再娶李氏虐待五子五子日哭於孔氏之塚忽孔氏自塚出哭撫五子因取子帛襟

題詩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兒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連帥府聞於朝李氏配嶺南

東海徐甲娶妻許氏生一子名鐵臼許亡續娶陳氏凶妒欲殺前子陳氏生一子祝曰汝不殺鐵臼非吾子也因名鐵杵欲以搗臼自是捶打鐵臼無所不至竟被創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復還家登陳氏床厲聲曰我鐵臼也無罪受害我母訴天得天曹符來雪冤責令杵病與我遭苦時同我今停此待之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宛如生時恒在屋梁上住陳跪謝設奠鬼曰餓我令死豈一餐所能酬陳氏夜中竊語鬼云何故說我今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落拉然炳燭照之亦無異焉又罵杵曰爾母子殺我今安坐自快耶當燒汝屋即見火燃煙爛俄頃自滅茅茨無損於時杵六歲體痛腹大鬼屢打之打處青黯月餘而死（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此二條爲戒）

【格言】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兄子弟多有不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聽婦女之言彼此離間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兄子弟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敬父兄不敢望父兄之必慈則情意之間自得和協至於財物尤宜打破富者時分惠於貧不生驕傲貧

者無所求於富不生妒嫉亦何爭之有至於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婦人賦性褊愎其於翁姑妯娌之間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爲快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爲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使人聞知恐適逢議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如此則雖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之要論也人能遵此則父子兄弟之間亦安有不睦不和致令他人搆釁者哉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箋註 凡人居顯要之地，其權勢可以無所不為，若倚此得為之資，以恣其無所不為，大則專權弄國，斥逐忠良，小則乘威迫脅，辱及善士，一旦失權失勢，冰消瓦解，向之受我辱者，今且從而辱我矣。即幸及身而免，然而百年身盡，昔日受辱之善良，其子孫或繼之而發達，而我之子若孫，反至有不堪問者。出爾反爾，往往有之。古來有聖賢學問者，遇亢思惕，履盈防晦，推賢讓能，引進善類，用能長享祿位，垂裕後人也。書有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驕侈一生，不自知其辱及善良矣。又曰：驕盈矜夸，將由惡終。辱及善良，則驕盈矜夸之至，而已之惡亦隱伏於不自知矣。故居權勢者，總要以謙字持之，不獨自己宜歛飭也，又須教訓子弟，勸導親族，嚴御奴僕，斷不可藉我之權勢，而貽害良善也。易有云：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在有權勢者，尤宜警省

徵事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常著敝葛。及士行貴，母取舊時敝葛縫一塊於士行衣袖中，囑曰：汝當盡心為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著敝葛時也

崑山顧履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儉素謙和，折節讀書，全無貴介氣。一日盛服出，有鄉民擔糞，斷綆污其衣，家人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況彼斷綆悞污，豈有意耶？徑反更衣而往。忠厚如此，至今子孫稱盛

常熟嚴文靖公居鄉，途遇一生醉酒詈公，公命輿人趨過。生次日酒醒，造門請罪。公曰：我未嘗出門，子誤矣。大慙而退

嘉禾朱吏侍公國祚，暑月兩公子出門，兩家人張蓋不自歛束，觸小戶店篷，蓋且破損，因與小戶嚷鬧，至不堪處。有頃，適朱公乘軒過，小戶泣訴，公為駐轎，命僕到家呼張蓋二人，併持竹篦至，於小戶門首，責奴三十而去。公由鼎甲躋九列，勢亦赫然，而謙謹如此，絕不自知有權勢也

明徐階號存齋，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有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卓之語，徐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當領朴作

執卷請曰：宗師見教誠當，但顏苦孔卓，實出揚子法言，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傳稱。後徐官至大學士，贈太師，謚文貞，子孫貴顯累世

孝直漢景帝時，為長安令，志性清慎，政聲遠聞。所乘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强索其馬不獲，密構人誣直受贓，下獄。直使人告妻子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汝等幼弱，未能申雪，我死，可將紙筆置棺中，以便奏白。果死獄中，家如所囑。後旬日，帝大會羣臣，直於殿前上表曰：臣少忝官途，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所畜之馬，加臣枉死之刑。上訴

皇天許臣雪寃用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粘狀尾景帝覽表訖忽不見心甚異之詔收梁緯下獄勘詰枉殺孝直及諸欵事事不虛詔將梁緯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直尚書郎時人爲之語曰莫言鬼無形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身孝直訟生人

章惇排沮善類蘇子瞻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追究治之因僦劵甚明乃已後二年惇亦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邵陵王綸鎭郢張纘出鎭湘東綸餞之幕客吳規與座時纘驟貴意氣自得舉杯屬規曰慶汝今日得與此燕

規忍辱而歸其子闘之憤鬱而卒夫婦痛子相繼殞命時人謠曰張纘一杯酒吳氏殺三人纘旋被誅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所居則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立乃執數人送東城御史詢詰之對曰某等總被倪尚書悞却曰尚書若何對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起立必使人諭止之曰與爾等同鄕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某等無知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致逢彼之怒也御史善其言悉皆遣之

浙省府判王某素倚勢殘忍有一庫吏侵官鏹無以爲償乃拘其妻女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貲納官後府判子

孫亦每爲娼天道如此可不鑒哉

【格言】范魯公示從子杲詩云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世位重才不克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氷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踪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士人任職居官有權有勢行一善勝人百千萬善作一惡勝人百千萬惡正所謂高源之水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語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不趁當權時建功業以報朝廷廣惠澤以拯百姓積陰德以貽子孫而反倚此凌人則功名富貴爲時有幾一朝失足便墮泥犂莫謂進賢冠皆福報也

○按辱字須看得明白不但刑威叱咤之謂辱卽遇之

不以禮接之不以道皆是善良是存天理守本分的人斷不肯依權附勢又最易於取辱殊不知有權勢之人亦皆由先世善良積德所致則今日之善良焉知不爲異日之富貴其可辱乎　帝君以勿辱垂訓正欲有權勢者嘗存善良之心以待善良則得矣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箋註】上文權勢指貴者言此則爲富者言凡人處富而能謙謹自恃若十難一二每見驟富之子豪强自恃遇有窮困人到門往往厭絕之拒而不見否則見而踈慢之甚且從而欺侮之徒恃一朝之富豪忘却昔年之窮困矣更有世富之家無益之費千金一擲至於窮困之

人不但漠不知恤。且加欺辱。徒恃現在之富豪。并不慮將來之窮困矣。殊不思聚散何常。循環有數。倏富倏貧。總不可料。富豪何可恃。窮困亦何可欺也。子貢曰。富而無驕。夫子曰。富而好禮。禮曰。小人富斯驕。驕斯亂。處富者能去其驕心。而勉於好禮。則欺窮困之念自不生矣。

徵事 梅侍郎衢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中官爲梗。一日有一中官餽公豚蹄。乞公追負。公卽烹蹄。召中官飲。并召負債者至前詞之。負者訴以貧。公叱之曰。富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官見之。意似惻然。公復呼來。蹙額曰。我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我旣爲汝父母官。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愈泣。中官亦泣。辭不願償。爲毀劵。負者泣謝而去。嗟嗟。世之恃富欺貧者。特未念其鬻妻賣子哭別情形耳。

畢昶貲甲於邑。惟以智籠愚人。鄉鄰以產售之。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後復使人陰鉤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契。則曰。銀實不便。期以他日來取。及取時。又或以色銀。或以米物湊與之。而更高其值。比原約之數。十不得六七矣。後長子以人命繫獄。次子以淫賭傾家。作乞丐。

康熙己巳冬。七莊浜金某素强梁。恃兄弟衆。欺鄰李某孱弱。因爭一厠。糾羣弟毆李。李忿投水。遂成癇。其兄訟之官。金竟以賄免。李因狂奔客死。壬申金忽病。自言李某已訴之陰司。來追我矣。且李氏祖父俱在。必無逭也。言訖死。

立命編卷四

積功堂諸同志彙輯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箋註】勸善戒惡之條上文既詳言之矣。至此又舉勸戒所未盡者叮嚀而備悉之。善人即有德行之人。德行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與廣行陰隲之事。凡人修德砥行。皆自己身心內事。然相觀而善。必取資於良友。況人之善惡皆成於習。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故交友之間不可不擇。茍得有德行之善人。日與之薰陶漸染。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身心之內。其助我者不少。孔子教弟子以親仁。又教子貢以事賢友仁。皆所以助德行於身心也。

【徵事】黃憲字叔度。世貧賤。年十四。荀淑遇而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心復萌。

明金洲。涑州人。生平惟師事鹿城魏恭簡公。而友郗布賢。夏敦夫。王純甫。嘗曰。寧無偶。不可與匪人為緣。既貴。其塾師病。奉侍百日無倦容。仕知永康。改國學助教。

馮開之性謙和。樂親正人。李齋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必虛懷順受。或告之曰。子日親善士。聞善言。砥德勵行。天必相之。未有不發者。丁丑會試。遂升冕天下。

【格言】朱夫子與長子受之書曰。交遊之間。最當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百無所失。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陳眉公與諸友登塔絕頂。謂友曰。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子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賴諸君子慫慂。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子提撕警醒。跬步一差。易至傾跌。只此是做向上人榜樣也。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箋註】上言善人不可不親近。即夫子見善如不及之意。此言惡人不可不遠避。即夫子見不善如探湯之意。杜。杜絕也。眉睫。眉目轉瞬之間。言近而速也。凡人與惡人相近。不但名節敗壞。且有禍患及身。惡人所指甚廣。在朝則有竊權弄勢。近之。或以黨惡被誅。在官則有城狐社鼠。依之。或因事敗罹禍。以至閭巷之小人。偶與比暱。則設心制行。日流於匪僻。而禍患且隨之矣。故遠避之者。遠之如荊棘。避之如虎狼。不但全自己名節。亦所以遠禍也。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非即遠避惡人之意歟。

〔徵事〕晉劉惔與王濛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以餐。甚盛。惔却之。濛曰。聊與充虛。何峻拒耶。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其方正遠禍如此。

唐郭子儀病。百官踵候。姬妾滿前。不避。盧杞至。子儀悉屏去之。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陋。心險。左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明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時公望甚隆。宦者王振柄國。備綵緞羊酒。求公書。欲以致公。公辭其餽。爲書程子四箴。竟不往見。振不能害也。公爲祭酒一十八年。名壽俱高。

臨安胡秘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也。

有李某者。星家爲推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禍。是日李他出。適負薪者悞勾其衣。衣敝。李意殊忿。已而念星家言。霽色舍之去。負薪者歸。是夕暴卒。不能發難端。

尹穡少有名譽。及爲官。偶附湯思退。毀張魏公。遂除諫議。士論始薄之。及貶竄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至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舉此爲士大夫之戒。

雍澹石宇野王。性敏多能。而貧甚。人皆畏避之。稱爲耗神。不利人家。偶造一病者及訟者。其二家病者死。訟者敗。人遂歸怨。待之如讎。會二人博。而雍坐。負者旁。負者毆之幾斃。遇一友道其苦。其友大笑。飲之酒。贈以巾履。乃其友生平無病。忽病劇幾殆。於是人皆以不見親就爲幸。

〔格言〕楊忠愍公西曹遺筆付二子云。你兩箇年幼。恐油滑的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遠了

他。揀著老成忠厚肯學好肯讀書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蔣齊良云。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伸。稍薄則爲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疎。包容退讓。寧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或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不止也。○人之相與。善人易遠。惡人易親。善人方正難合。惡人甘醴易投。倘一失足匪人。相導以淫邪。相長以傲僻。舉止談吐。無非奸佞浮薄樣子。有不日流汗下者乎。此處尤宜警惕。

常須隱惡揚善

箋註中庸引夫子稱舜之大知曰隱惡而揚善。此承上察邇言說。夫於言之善者惡者。尚且隱之揚之。況於行事乎。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帝君又恐人疾惡太甚。至於暴揚人惡。故又繼之曰隱惡揚善。玩常須二字。見得要時時加意。刻刻警省也。大凡遇人有一惡言惡行。在所當隱。有一善言善行。在所當揚。不必論到陰隲。說到口業也。大禹聞善則拜。夫子惡稱人惡。隱惡揚善之心。千古聖人先後同揆。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辨博弘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又漢馬援戒子姪曰。

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也。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世之蔽人善揚人短者。可不知所反哉。

徵事明太祖嘗召宋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待詔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不令竟其說。孫震孟。中壬戌狀元。名行俱隆。

徐文貞公諱階。歸里宴集親故。一人取金杯匿於帽。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醉酣潦倒。杯帽俱墜。公隱然加帽於其首。併納杯於袖中。扶拽使歸。終不洩。

彭季長有金釧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衆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衆服其德。公享高壽。子孫俱貴顯。

蘇州俞少保父開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家人見而窘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偷兒得免窘辱而去。

程皓性端方渾厚。不談人短。每於朋儕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俟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談。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天下稱盛德長者。必舉程公。官刑部

郎中。

宋緇雲未貴時。元旦夙興出門。見大鬼數輩。猙獰異狀。叱問之。答曰。我等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因問我家有之乎。曰。君家三世隱惡揚善。子孫當顯門戶。我輩何敢入。

萬曆間江陰修縣志。兩生與纂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二婦事平平無奇。遂削之。已而過城隍廟。見有兩婦人至神前。城隍降階迎升階。訴云。我等一生苦節。事載縣志。今某生不訪氏行表揚。反將氏名削去。神曰。兩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其錄籍。兩生聞之。即跪訴曰。一時悞筆。願即改之。兩婦忽不見。不久兩生並卒。

祝期生為人輕薄好談人短反脣譏誚口過百端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間作者五七次痛苦切至竟至舌枯而死

江南已卯科鄉試一生七草俱完見一女子按其卷曰與我寫談人閨閫四字生知為鬼物也喊驚同號衆往視之絕無形影及衆散去女復來曰必與我寫此四字生不肯女曰不寫由你即將卷擲之於地生以為卷必污損及拾視毫無損壞遂謄完七義逐篇磨對至第七義結語則已易談人閨閫四字矣生愕然乃以指拭唾沫磨洗之而卷已破及細視之仍是自己結語此同號友目擊傳述者

江南壬午科鄉試頭場貼出一卷洪字七號添註塗抹下寫談人閨閫五十三事初宋撫軍監臨見一女子蓬首而趨後一冠帶官人隨之恍惚聞聲曰在洪字七號及貼出即此號也噫士人口語之禍可不懼哉

格言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以動人為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者欣慕而效法○呂叔簡曰論理要精詳論事要愷切論人須帶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遠禍蓋以養人體面而留其掩飾之路觸其悔悟之機亦天地含蓄之氣也○李臨川云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節孝溫夫人云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同旅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不可口是心非

箋註　言出於口而實根於心必須心口如一方謂之君子即是聖賢存誠學問然而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獨有一種口是心非之人口裏說的是君子而心却違背與口不相應莫可測度此則如鬼如蜮奸險之甚者也如與人相交當面贊揚背後詆毀亦謂之口是心非易曰庸言必信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總要誠實不欺方謂之真君子慎勿作口頭君子而心藏

小人也

徵事　劉器之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後嘗自言得於溫公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溫公亦言器之平生只是一箇誠字顛撲不破當時田夫野叟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何以感人至此亦曰惟誠而已

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急

少有忤意輙傷之人號爲李猫後竄死於崖

蔡元度對人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閒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义後亦不得其死

庚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真君判曰庚道季生平爲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無一善功罪惡已極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

萬曆乙卯孝感民劉尚賢張明時相友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笋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祭畢共飲劉置毒盞中已令張飲矣張預藏腰斧乘劉飲而斫之劉死張少頃亦死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剪礙道之荊榛

〔箋註〕剪剪去也荊榛皆有刺之木生於道旁不便行人清晨昏夜或草屨徒步或肩挑奔走或老幼病瞽皆不免有鉤衣傾跌刺傷之患見之者與爲剪除亦行方便之一事詩有云楚楚者茨言抽其棘礙黍稷則抽之礙道路則剪之同一意也其事雖小然仁人之用心不以大者爲可諉亦不以小者爲可忽隨其所在凡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莫不竭力爲之此雖一舉手之勞而人之蒙其福者多矣昔單襄公假道於陳道茀不可行謂棄先王之法制然則荊榛滿路觸足傷人剪而去之不有合於先王之訓歟

〔徵事〕臨川縣民周士元入山采茶被荊棘鉤衣傾跌於地刺入肉流血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即忍痛掙起將荊棘用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致大富

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荊棘輙斬去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聾啞二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醒後聾啞忽瘥寺衆咸驚奇之

除當途之瓦石

〔箋註〕瓦石當途不便行走禮記曰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當途而有瓦石亦即是障塞處除而去之與剪荊榛之事同一行方便念頭非必曰行此便有福報也總之人能隨時隨處常存方便之心廣行方便之事則善量自此無窮矣

〔徵事〕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塗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後生一子聰穎過人弱冠登科

江右萬拙菴常語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一石礙人行去之亦是子衣成進士公享遐齡受榮封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途次瓦片磚塊必去之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本促以念切利人錫爾期頤後至九十九令子孫選地樹基無疾而逝

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絕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道路之瓦石已多應增壽二紀遂命還魂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後壽至九十一無病而終子孫以賢良著○按剪荆榛除瓦石細事也亦不費錢功德也此固人人可行亦非定以為善事而行之也但人苟能從此等事存心則方便之

念積而為陰騭之事所以盡人者在此所以格天者亦在此或躬享遐齡或子孫貴顯豈虛語哉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箋註凡路之不平者總謂之崎嶇不專指山路言崎嶇之路已屬難行況經數百年之久則斷壞必多行人必有險阻之患經久不修必費用浩繁故因循畏阻耳得一有大力者修而平之濟人之功實是無量倘或不能亦須設法募衆以成之由是以推凡平易之路設有坍壞亟宜隨時隨處修理其所全實多矣詩曰周道如砥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崎嶇險阻之處修之使平正坦易凡往來人騎無入於坎窞之虞洵為不朽功德況

夏令曰九月除道傳曰雨畢而除道王政因時務為修飭 帝君之言其有關於經國者歟

徵事宋辛仲甫知彭州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無所依甫築為平坦課民植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名為左補闕人因名為補闕柳

范文正公在興化海水為患田不可耕乃築堤於通泰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便行路歲享其利仁人之功大矣

明殷都嘉定人知夷陵楚蜀之界羣山插天徑纔容足而下臨不測之險蹙行者魂怖都乃鑿山為道者九千丈開闢險隘為坦途又蜀之鹽禁嚴販者嘗以小舟乘

風雨夜出峽少不戒人舟俱沒都因出示步擔易米律所不禁民遂無溺死者後為職方郎中

孫肇貧而好學處友忠誠見一巖道坍壞已久有心修築無力興工不得遂志抱歉而卒後子承休由歲薦任廣文竭一生資力以完父志工成後夢父謂曰汝修築巖道不特善成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 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因此亦得昇去矣後果簪纓不絕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故隸驚問之曰我充東嶽役夫承牒拘七十二人汝亦與焉因與汝舊不忍相逼汝歸急辦家事我於他處攝人一月後即至矣琪歸告諸子且曰我有三事某五喪未舉某女二十未嫁某路歷年傾

把未修因出囊錢命子急營此三事治棺衾俱備至數
月無他異諸子意其爲妄後除夕復遇前隷曰向在中
途忽有牒云汝以三善事得免更益壽二十年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
豈圖利已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一百八
十里築堤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
民又均得利後張享年九十有三子孫相繼登科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箋註橋所以濟渡係千萬人來往之處那可少得向所
未有者宜創建今所坍壞者宜修理此與上修路一類
皆人所不易爲之事非有大願力者不能然而有力者

或無其願有願者或無其力其事往往相左今 帝君
以此垂訓惟願有力者當勉其所能爲有願者當倡其
所欲爲或獨建或勸成及其成功獲報自一便來往者
千萬人蒙利賴者千百世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曰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亦王政中一事故修
理橋梁道路
本朝載在令典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士庶人幸弗以修橋
補路徒作種福之說也

徵事唐王仲舒捐寶帶築橋於澹臺湖長三十餘丈以
濟行人名寶帶橋民德之後子孫皆貴顯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洛陽江口風濤時作溺人無
筭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漫難以人力勝乃遺檄海神遣
吏往吏酣睡海厓得回文見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
起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江長
三百六十丈廣丈五尺號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
行者自後行人無患萬民頌德襄至執政子孫貴顯

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常造橋修路布施放生一日家中
失去珠鐶婢懼逃匿城隍廟夜聞九天玄女娘娘至城
隍問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數也我來專欲保全
三家一忠臣魏益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人號爲三
不要一孝子闕疑無以養親不寐親病不寐居喪不寐
人號爲三不寐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功大布施

功大遂呼婢出諭曰速告汝主全家入仙遊縣可免婢
愬以失鐶玄女曰鐶係豕食之此其小者耳婢歸以告
主人殺豕得鐶信之遂全家避焉後賊入城徧掠惟相
戒勿入忠孝兩家餘皆不免此嘉靖壬戌年事

歙縣余永寧以販木爲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
費四千金余欲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
因往彼急賣歸而舉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
工既成其本如故後余享康寧壽考子孫發祥接踵

雲間蔣性中舉進士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瞿湖
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爲石
梁於湖上人皆德之公仕至給諫

垂訓以格人非

〔箋註〕聖賢著書垂訓。無非教人爲善去惡。而其切於日用者。莫如四書大學之正心誠意。中庸之明善誠身。論語之言主忠信。孟子之言修身立命。其所以格人非者。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而垂之爲訓。故能傳諸萬世。與天地同休也。今 帝君以垂訓格人非爲望。其救天下後世之心。至深切矣。蓋人非聖人。不能有是而無非。當私欲錮蔽。沉溺不返之時。幾不知自戾於聖賢矣。忽遇格訓貽垂。危言悚惕。針砭膏肓。未有不憬然思。翻然悟者。書所謂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是也。故人能採集先哲格言。講解善法。評論因果。垂爲訓詞。是使人悔過省愆。改惡從善之一助。若夫立說之餘。能省躬克治。身體力行者。 帝君殆於其人猶有厚望乎

〔徵事〕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諭曰。守寡養孤。奈何置子於法。母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

宋李昌齡。西蜀人。爲光州太守。平反寃獄。特註 太上感應篇。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經旨遂昭明天下。歷官御史中丞。福壽並茂。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抱病勉力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 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回心者衆。特令天醫治汝惡疾。汝壽本止四十。今再延二紀矣。言訖而去。於是服藥漸愈。壽果六十四歲而逝

明秀水孝廉包如賓。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偈。徧傳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逵。發解順天。壻陳萬言領解兩浙。並登進士

有一士人。刊刻善書。流傳當世。一夕夢神告曰。汝刊布訓教。雖不能事事合善。然此書流傳。惡人見而改行。皆汝功也。更能修身精進。當錫汝功名。士人醒後。益勵志不怠。科名優擢

唐蘇成性頑狡。不爲善。每於古訓中所著嘉言懿行。必指爲飾說。見人修善果。必誹笑之。年三十。貧苦。身漸縮

小。遂變爲犬。經歲乃死。

〔格言〕鮑旻殊曰。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增一德行。若勸化得一人爲善。則世上遂多一善人。若勸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上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舌。轉相勸化。以至百千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百千世。如是善根流傳。永遠無盡。雖然垂訓有其本焉。言者。心之聲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順。不然。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嘵嘵焉竊先賢之緒論。忝流輩之指南。豈惟聽者掩耳而過。正犯口是心非之戒耳。古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旨哉斯言

捐貲以成人美

【箋註】人之美事不一有不必假貲財而成者如人方有志為善或願力不堅而我從旁誘掖獎勸以贊成之即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是也至若婚嫁喪葬患難相扶緩急相濟等事其目難以悉舉非貲財不足以成之或我力能資助則亟捐以成之無吝色無悔心或吾力不能資助則勸有力者共勸成之不居功不市名方謂之陰德獲福自是不小

【徵事】范文正公在淮揚有孫秀才索遊資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汲汲如此孫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子非乞客吾補子為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遊資者也文正歎曰貧之累人如此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況其下乎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饑死京師故賣身以活兒女公即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乃來張欣然去郭得辨雪調淮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即還前婚券復以二百金助郭到任張泣拜而去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為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問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為念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查道未第時嘗遊湘漢間適有錢十萬途遇故人以嫁女事需錢甚迫道即傾囊與之絕無吝色○按捐貲以成人美事實大約見於救難濟急者居多古人盛事不可勝收前已摭拾數條茲不敢多贅總之遇人美事即當竭力贊成或我勸人或人勸我須得聖賢與人為善之量不必侈談福報也

作事須循天理

【箋註】事指人日用所為之事循是依而弗違也天理是天所賦之正理即所謂陰騭也但人於旦晝所為漸至梏亡凡事竟不依著天理而行不依天理便人欲橫決矣古語云勿作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凡事上行不去心上過不去者平旦清明豈無覺悟須於此認取源頭凡所為之事無問大小皆除卻私利念頭即是依著天理昔范文正公曰學者去得一計功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人能循天理則仰不愧俯不怍又豈有事上行不去心上過不去者哉程夫子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

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可見循天理三字無一時一
事不存此心便可到聖賢地位矣可不勉哉

〔徵事〕唐魏徵為僕射假寐閣中糸隨二吏簾外閒評一
曰我等官職悉由此翁一曰總由天徵聞之即作書付
言此翁者送銓部欲與一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
心痛乃倩言由天者往投銓部問其姓名即補為近職
徵怪而問之具以實告益信由天之說不妄

張莊簡公悅致仕家居有巡按門生造訪廳屋僅三間
而烟炊逼近入拜師母見布衣敝服親操烹飪止一老
婢老蒼頭使用巡按問曰老師左右止此或不足使令
公曰食指多則費用多費用多則不能無求於人不能

無求則為所不當為者有之古人無為所不為無欲所
不欲皆從省事耐勞始巡按深拜服其教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公曰我自
少來日有所為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
必達但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
至見之行事耳

蘇黃門凡日中所為之事夜必記之於紙人問其故曰
總之為事必循天理不敢記者不敢為也

查道出按部從者摘路旁佳棗以獻道挂錢於樹而去
此事甚細可知查公之無事不循天理矣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循天理課兒力耕僅給衣
食每日必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飡菜粥清福何在
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幸一家骨肉不致
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張文規為英州司理貞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
胡達朱圭張運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抗
拒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縣縣令吳邈盡取
圭達以下十二人送獄鍛鍊備至皆誣服圭運死獄中
府事下司理文規察因詞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
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追盜殺人杖背餘皆等第杖
脊而已圭運無罪案結未幾吳邈嘔血死文規後遷臨
川丞忽感疾沉困聞人呼曰英州下文書既出視之有

公吏三四輩與俱至一大官府見殿上垂簾聞聲乃審
問吳邈事也文規一以實對王者曰此事吾已詳知必
須卿至結證貴審實耳吳邈作事素不循天理冥司一
一還他着實罪報遙見吳邈枷杻簾前朱圭張運立其
旁吏抱文書出紙尾示文規有添一紀三字文規後以
通直郎致仕年七十八矣夢羽衣人來曰向添一紀公
在英州嘗斷婦人曾氏斬罪降作絞又壽半紀年八十
三卒

陳良謨登科後正德己卯與同年北上至王家渡俄聞
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陳家僮陳薄責家僮諭遣土人
去一同年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

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者嘖嘖稱其才能其人亦揚揚自得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著矣陳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肆虐百姓竟以考察謫爲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死

仰思忠精堪輿爲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下山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鬻三舉子逆天悖理當有陰禍仰醒托以他故歸顯者尋以爭地構訟未葬而卒家遂貧落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我欲注門籍幾日西谿問其故曰近有湖廣差當避之西谿曰湖廣非險遠

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遂稱病註門籍纔數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遂得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悵恨觀此則知陰謀之無用而天理之彰明矣

〔格言〕李九我嘗與友談曰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柱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悖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人生世上穿衣喫飯骨肉相依種種生人之樂豈人能自致哉皆天恩也人生壽夭貴賤貧富得失

豈人力能强哉皆天命也人能步步依天理行天自不負人但須認得眞體得切耳斷不可違理以獲罪於天也○福壽全書云對天可說方開口怕人知事勿萌心

出言要順人心

〔箋註〕聖賢之學不外言行二者上言作事行也作事不可背天理矣出言之際其可肆口妄談不順人心乎人心指同然理義之良心即天理也順非曲意順人之順乃順天合理之順人心本有同然之理我能順乎理以出言則教人爲善戒人爲惡皆出於公而非私出於誠而無僞矣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能順人心則豈有四者

之患哉程夫子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讀此益知出言之不可不順人心矣

〔徵事〕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窮盡道理乃已是是非非皆順人心將終預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文正公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安然而逝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惟是尋常日用因事指點雖終日談學而無講學

之名後証仙階

道士章齊一出言好嘲笑人後病見一神曰汝口孽重矣遂自嚼其舌吐盡而死

張獻若好譏人短雖至戚亦不免正德乙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頞流血不止舌出數寸而死

【格言】李自中曰往日羅先生常誡予曰學者大病是言語輕發吾平生痛加檢點工夫未言審量而後發既言又必迴思所言蓋不切近者不敢言不着實者不敢言抑尤恐吾心未盡浪為美言是即聖人所謂不忠信也只此一事終身兢兢不能無失故曰修辭立誠所以居業○楊忠愍公西曹遺筆付子云見人之善則對人稱

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曰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彼則感恩者聞之而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曰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怒即解○先儒曰攻人之惡無太嚴要思其堪受處教人以善無過高當原其可從處○節孝溫夫人云貧人勿說大話婦人勿說漢話愚人勿說乖話薄福人勿說滿話職業人勿說閒話

見先哲於羹墻

【箋註】先哲即先聖先賢羹墻之間先哲何嘗具在一心效法聖賢念茲在茲如或見之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墻正此之謂人能刻刻以聖賢為心則我之心即是聖賢之心行住坐臥常使此心惺惺不昧聖賢雖往心源相接千古同符此真能見先哲於羹墻者也詩所謂陟降日監孔子所謂參前倚衡非此意耶

【徵事】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嘗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為伍後舉進士第一為名臣大儒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遊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

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撻矣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問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誠敬後子孫世享榮名

1

顧悌每得父書必拜跪而讀之逐句應諾後子孫繁盛無比

吳門有先輩名宿某每與諸生講書雖盛暑必衣冠整肅盥手焚香然後宣講其平日教人之法不徒尚舉業先從不妄言不苟行做起四方從遊者甚眾

【格言】潘仲謀曰讀書貴靜養每日問澄神默坐將淫邪雜念竭力屏去使一毫不動令心中嘗如止水然後將

聖賢書旨細心體驗玩味方能有得蓋心惟清虛然後可以研理塵垢既淨則真光自露也又曰讀書貴勤勿令間斷每日須有一定課程行住坐臥當念念在此方能有成

慎獨知於衾影

〔箋註〕獨知即朱子所謂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慎即戒慎恐懼之意要曉得獨知之知不論智愚賢不肖皆具此有覺之真即如無良之人其胸中所起惡念自己未嘗不知但爲利欲所迷其始不知禁遏遂至匪僻日滋良心日消矣然而獨知之知自在也一旦悔悟原可自新此際須斬得斷忍得住即是慎字工夫起手

處吾輩讀書談道日講誠意章如何慎獨天命章如何慎獨不可空談過去正須從暗室屋漏中時時返觀刻刻內省真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從此兢兢戒謹閑邪存誠即未能到聖賢學問地位然藉此收攝身心不敢忽於衾影亦庶幾得寡過之一法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其此之謂與

〔徵事〕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爲關西孔子漢戚中郎將鄧騭聞而辟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却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不受而去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陰司冥官曰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令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淫奔從志力拒之上帝勅聶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已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皆登第

明徐晞字公孟起家吏胥存心愷悌不欺暗室少爲吏時人奉財必問所從來言出諸已若十或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有戍絕勾丁而悞及求脫貧無可餽乃邀公飲於家命麗色妻侑觴而夫出避之徐公絕裾走輙夜具文移脫免不使知以市德又有富室謀鄉人産誣以人命不勝拷掠自引服徐憐之密導

其訴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實爲白其冤而釋之後遇其人於常熟邀至家與妻泣拜設雞黍適舉杯而主人逸公問故妻泣曰感君恩不能圖報今夕以鄙陋侍君公大驚曰鬼神昭列使徐晞爲是耶速覓爾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也婦呼夫還達旦而別永樂中由佐貳累遷兵部員外正統初陞兵部尚書位躋九列清儉若寒士

董大參朴居家適按楚御史公門生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經旨寄公公發書即取焚之不以示子曰對衾影不安子固積學者後仍中式

隆慶間荆州府推官魏某偶往夷陵簡勘人命道經某

鎮鄉官徐少卿名宗者家奉　文昌帝君靈甚忽示夢曰明日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可預識之遲明探之果然宗具衣冠欵謁甚勤魏去夷陵不數日宗復夢帝君曰可怪魏推官受賄百金故出人罪令死者含冤上帝削其祿籍宗詫異遣人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母艱後補濟南推官尋陞戶部主事卒於京邸

〔格言〕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蔡元定被貶貽書　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范陽張氏曰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兇荒扎瘥皆在於此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愼其獨○李端純曰一念之當於理安於心氣象間自覺光明正直鄰鬼室而無恐一念之違於理昧於心氣象間自覺幽昏虛怯對有道而多慚孟子以浩然之氣爲集義所生學者可取而自驗也○自警編云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要在愼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著力○無事便思有雜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點到得從有入無方是學問得力處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箋註〕此二句是總結上文勸戒之意蓋惡之事不一難以言盡而以諸字該之善之事亦不一難以言盡而以衆字該之須知　帝君反覆叮嚀諄諄開導總要人隨處存心自飲食起居以至一言一動皆是爲善過惡時候積久純熟雖入於聖賢無難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登者攀躋艱難之謂蓋善念初生必有物以惑其心善行將成時有物以掣其肘善緣將滿或有物以敗其功若非勇猛精進鮮有不退阻者善念一退惡念即生此際須認得清拿得住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今之人做得一件善事遺了九件甚而所行之善小所作之惡大爲善於人所見之處有限爲惡於人所不見之處無窮且勤於始者或怠於終皆宜刻刻警惕莫者禁止之詞奉者敬謹之謂不敢作惡自當勉力行善易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正與此二句互相印合人能將此二句竭力做去便得全篇隂隲文大旨矣

〔徵事〕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

廖德明朱夫子高弟少時曾夢一人題其謁刺云宣義郎廖後登第果授是職思及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行朱夫子諭之曰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劒止能爲劒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

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言定也今汝赴官惟起心之處動念之時先當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為芥蔕德明頓釋所疑拜而受教後果官至侍郎

江陰張畏巖博學工文屢試見擯一日大罵試官責其不明傍有一道士顧而笑之張移怒曰子何笑我道士曰子文必不佳張曰汝何知之道士曰我雖不知文但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子心氣如此其文可知張遂俯首求教道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接物謙和推己度人自可命中張如其言事無大小見善必為越兩年丁

卯遂得高第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上糧訖去布政司取通關忽夢縣令至省城南門謂糧戶曰爾且跟我入會議府因隨之繼而一省府縣官皆在大同平陽太原三知府上坐澤潞汾沁遼五知州前席其餘州縣以次列坐茶畢俄有符使賫文書至案曰此山西新舉人榜也一官開而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行方便至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尊父命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逼死二人中坐者打一叉至四十一名縣官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備中坐者又叉至五十九

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中坐又大叉糧戶醒而記之次日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揭榜果然餘皆如夢由是觀之人果何為而作惡果何憚而不行善哉

楊起元曰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無諂中年後神遊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事不爽洪素與潘靈公祝石林善潘祝皆積學不第洪以之問學聖居一二日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祝尚未癸未潘果中洪又令為祝稽之學聖曰天榜未定至戊子十月又命之學聖曰己丑榜有名雖然尚有那移揭曉乃定蓋冥中論人善惡不止月旦評平生為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惡其穢平

生為不善能猛省痛改神即鑒其馨至科第專屬文昌雖其祖父善惡皆比較去取故吾能知祝公有分而不知所定也祝至己丑乃第

山東某生赴省鄉試臨場之夕其僕忽死暫閉一室出場歸僕已甦曰我與巡兵相識得隨入貢院耳聞家主已填中第幾名且見中者皆有紅旗家主亦然同舍生妄信之因置酒為賀其僕自以報喜之功欲求家主中後為之娶妻生漫應曰汝欲何若者即娶對門之女何如蓋其女頗有姿色僕謙讓不敢生曰吾中後何懼其不送納乎明晨臨二場僕又死甦而有怒色曰家主不中矣驚叩其故曰見官府點名簿至第幾名即家主也

忽云某未中時已萌造惡之端令吏改塡趙某家主入場已不見紅旗同舍生咸疑惑未定榜發第幾名果趙某也房師賫原卷送生七篇圓滿不意第三場爲燈煤落檯燒去半葉不可呈堂抽落卷補之生懊恨不已萊陽宋荔裳先生口述生爲先生同里故諱其名

秀水屠戶潘琪平日無惡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我死在地獄閻君曰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故受者方苦作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爲可憫今潘琪罪孽已極著令暫還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我宣淫之報自砍其手足曰此我屠宰衆生之報自剖腹剜心提出臟腑曰此我陰險殘賊之報遠近喧傳觀者如市

格言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而別求妙解也○陳省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袁了凡曰吾輩平日辛勤刻苦爲子孫創業者死來都用不着所可恃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於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冒起宗曰人欲遷善先思改過人思改過先戒護短凡人護短初念或畏人譏彈或徐圖改易眼前雖彌縫得

好心上還打點不過迨遷延不改然後認非爲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是以病入膏肓竟不可救且護短不獨在自己一身如祖父而護子孫之短勢宦而護奴僕之短官府而護吏胥之短種種皆是不知此輩所作過惡皆因我而起不能防檢反養成之吾不知其爲禍將何如也

永無惡曜加臨

箋註 以下數語結言行善獲福之驗用以鼓舞人心也惡曜即從我心惡念所起所以感應篇曰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此惡曜所以加臨也若使我心無一惡念惡曜自然遠避安得加臨傳曰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譬如太陽一出冰雪自然消化魑魅魍魎安能逢之禮記曰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是惡曜不臨之說也今人筭命言某年某月星辰不利人只須力行善事自可化災爲祥非別有他術以禳解也但人爲善時切不可作求福想董子有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只盡人以合天一心做去非憑空妄想希冀之謂下吉神句亦然

徵事 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寢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百姓怨苦者萬衆一人禳之安能勝萬口之怨乎公欲禳災莫如修德景公如晏子之言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即隱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百姓必死子韋曰天高聽卑無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三其必有動於天矣是夕熒惑即不復見

洛陽令李果嚴毅清正吏民畏之有劉兼過其境夜聞户外鬼語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往他縣血食開户視之寂然無迹

陳信敏公鎰家世積德公微時有善行吳郡尊經閣素有鬼妖公避暑道山亭夜深月朗微寐見羣妖共飲一鬼卒嗅公曰此人骨香可作脯其上坐者叱曰行善相

公也吾輩豈可相犯即散去

江陰門軍張旺恨一仇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有画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行少頃旺回則皆青衣童子擎旛蓋前導詰旦往問其故旺曰我恨一人不能已始本欲焚其室繼而默念寃寃相報將無已時故止吳因告以所見旺遂猛然回首棄家入山修道遂證道果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於雞鳴時礪刃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之頃刻復回則見有金冠玉佩數十人擎旛幢相隨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無恙因詰其去來之故曰始之往也恨極欲殺之既而思其妻子何尤更有老母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翁賀之曰子必有後祿一念之間神明已鑒之矣

張乖崖諱詠為人正大無私未第時一日與高士傅霖晏於郊外夜飲劇談是時一方大疫其夕病者皆愈人聞諸鬼相語曰且避二公去也

吳郡韓襄毅公雍少時讀書府學之尊經閣夜半突有儀衛至設席閣中邀公首座公見冠帶者五人侍從者不類衙役疑之行酒用金臺盞韓執其一至曉不釋手五人命輟席去口中稱尚書韓爺公益疑次日以酒器訪於閭胥間適有一富家女病夜待茶筵即今俗所婿太母娘娘者是也是晚失去臺盞一副公造謁以所收

者示之恰是所失者公述夜來怪事富家述女病之由且云五郎神即日來娶女女將亡奈何公詢其女尚未受聘曰汝家以女許我為配我能救之富家欣然從命公用硃砂書字一行云韓雍之妻命貼在此女之臂又寫一幅云韓雍在此黏於門首越三日黃昏時候遠近見燈火轎傘至富家門靡然而返報曰為韓尚書取作正室矣由是女病霍然後歸韓封二品夫人

崇德姜應兆為人謹厚素惡酒絕滴不嘗教授里中從之者衆一日偶出途遇里父醉而扶之覺袖有金便生貪痴欺其昏取之里父既醉不虞是姜夕有門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人推門如欲進狀曰主人虧行竊人

財寶。上帝以其素謹未忍遽殛姑使我來爲彼孽爾。語已寂然門徒心駭不敢揚言次日姜忽思酒自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未及半年所竊之金悉還酒債產業廢盡形容羸瘦不能自支猶耽麴蘗勢難禁遏家人哭諫置若充耳一日入酒肆有肆女奔姜姜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以致顛沛至此人生幾何豈容再悞隨堅拒不就夜夢神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故來耗汝昨有善事。帝勅我還矣及旦厭酒如初生徒復聚家業漸盈以壽終。

常有吉神擁護

箋註 吉神擁護者吉祥之神羣從護衛也惡曜吉神總視人心一念以爲轉移人果能去惡從善惡曜既不加臨吉神自然擁護感應篇又曰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則爲善之人神必陰扶而默佑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意眷念善人吉神敢不奉命而擁護哉

徵事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至曰仙官名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實爲 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得還後棄官學道得證仙果

韓魏公移師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報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時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假截上流水爲之立淺

祝乾壽爲崑山令有善政未嘗枉一人遠近稱之嘉靖時倭犯吳中圍崑山城五十餘日乾壽撫循守禦無不備至倭寇攻西門已入闉堵乾壽當矢石立樓櫓欲急發樓上板堅不可動忽有持斧至者自稱唐聖連發二板雜下火具壓以巨石倭死者甚衆遂退城不得陷乾壽求持斧者賞之不得其人土著人曰唐時有卜將軍名聖者葬城西南隅求其跡果然遂立祠土山後乾壽官至憲司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一巨人持鎗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開毫無所失及明晨見一木鎗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爲異未幾入廟燒香見廟神手中正失一鎗

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婦失目棄官居家日夜禱謝忽有書生踵門曰我乃太白星官 上帝以子誠心好道遣我下降爲子療疾乃於宅內鑿井取水滌之遂愈

格言 邵康節曰心之起也果其在善是善之端已兆善之基已立盈乎懷想者必皆溫和仁厚之氣溫和仁厚之氣蓄於中即休徵也休則祥祥則吉而吉神之應如響焉心之起也或者在惡是惡之機已動而惡之徵已闞充乎胸臆者必皆乖戾殺伐之氣乖戾殺伐之氣存

於內即咎徵也咎則沴沴則凶而凶神之應如響焉是可知去惡從善之君子自然鬼神守護呵禁不祥亦以吾心之神通天地之神而已○潘從先曰爲人祝頌者必曰迓休必曰迎祉凡休祉之集如祥麟之布趾雖鳳之來儀惟藹然和易吉康斯迪樂只君子所以福履將之也若接之以峭刻之意觸之以暴怒之容不啻驚去千里矣詩傳云黃流不注於瓦缶福澤不降於淫人若之何以傲很忿戾妄欲解禍而求福哉

近報則在自已

【箋註】近報二字似宜兼善惡言然玩上下文語氣則專指善報言觀於善報則惡報不言可知人生爲善原非以望報然天道無親嘗與善人善有大小則報有遠近近報是及身之報如躬膺祿位五福全備庭除清吉遇難呈祥之類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已所謂君子修之吉是也若於受福之日益加積德累仁貽訓子孫則又將移近報而爲遠報矣惠迪則吉孰謂天道不可信耶

【徵事】紹興府學生韓弘儒年四十八歲除夕妻金氏夢其亡姑語曰吾子明年重九大限已不能過金恐傷夫意秘不敢言惟虔禱白衣大士祈爲夫延齡韓子新春赴館主婦即其表姊也進謁見老婢數人從容與姊曰女大須嫁幸使及時得偶祝吾姊壽比南山姊悅而從之一月內俱成婚清明歸訪一宦裔見几上多新傾銀

艴然正色曰兄生長富貴正宜輕財樹德奈何貪小利爲此刻薄事且如兄意欲九折而銀工暗爲侵漁使者又於中取利極好僅得八五小户以色銀入市市者定故抑其色極公僅肯筭八成兄得益甚微人受損甚大在人祇損利在兄即損德筭來損於兄者更大宦裔悵然誓弗再傾端午歸途次飯店見一宦僕手持錦袍講息人命百般把持一語不合杯盤盡傾遂急趨出韓尾其後至僻巷見奴手裂紅袍韓知其將以激怒主人也隨往謁其主撫膺垂涕詳述始末指天設誓宦素服其剛直責奴而遣之七夕前主人宴師坐有鄉紳自誇清正言其親冒勢爭産批一揭與被害人到官受責其族冒勢與事批一揭與受害人到官受罰衆賓齊聲讚歎韓徵哂曰禁止冒勢固盛德事然親情族誼亦不可傷何如溫言受稟詳訊曲直直在親族則理諭進稟者使早屈服曲在親族則理諭借勢者急爲講解如是乃不造業於疏遠亦不結怨於親族庶得其平耳鄉紳斂容稱善九月初門下士中式者五人詣館謁韓韓訓曰賢契已進一階宜益修身積德以祈上達切勿輕言納寵以傷糟糠之情切勿疎遠故舊以致窮交之憾切勿多收僕從以啓生事之漸切勿過爲奢費以開妄取之端諸生唯唯受教是夜婦夢白衣大士告曰　上帝嘉爾夫數次良言造福廣大命天曹司註壽二紀韓自館歸

婦述前後兩夢韓自是益以勸戒為務後由明經為縣
令高年致仕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
兩於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
風覆舟人溺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將銀
救人遂呼漁人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
得一人問之即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廿三日
事因還銀一事而子即免於死天道昭昭報誠近矣本文專言善報下附錄惡報二條以示炯戒

萬曆間京口張姓者有文名試七次不得進學因祈夢
文昌夢 帝君怒視曰天罰至矣尚望泮乎爾憶十五
年中豪富相延東脡殊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歷
五家皆為改作文字欺誑父兄遂悞其子弟終身今爾
資用頗裕猶不思服食所從來聚徒館舍羣習樗蒲為
師者當如是乎張不敢答遂覺因禁不出戶方圖自改
一日社友過訪送不數武見其徒洶洶至報曰某生因
賭而鬭為某生擊死矣張株連訟庭刑辱不堪財盡悒
悒而死

蘇州韓菑齋有傭書人病疫既愈云土地攝去寫冊冊
充棟十餘人晝夜不停書皆人家竈神所報凡善惡鉅
細舉日舉時雖飲饌食品以至牀幃謔浪之語靡不具
載土地削其瑣者以報縣城隍縣城隍呈之郡郡上東

嶽東嶽奏 上帝至 帝前惟大節而已 帝以歲終
決賞罰遞至土地施行竈神原報仍封鈐而存之俟人
死後對勘註銷竊記長洲庠生某在友人家作知者樂
水一節題為同輩稱賞作妄想心我富貴娶鄰家女某
作妾至三鼓忘睡其妻促之臥乃含茶大罵之神於此
事硃批一行著於正月十七到松陵凍餓傭及期訪之
生赴姻家看梅舟至通津橋觸巡江使者客皆執生以
青衿免縛至吳江始釋之果凍餓焉

遠報則在兒孫

〔箋註〕此遠報亦專指善報言凡人立心行事隨在廣行
陰隲日積月累善愈大則其報愈遠積厚流長子子孫
孫光大前業如篇中所云于公之高大門閭竇氏之簪
纓濟美皆是但為善二字甚難一有望報之念此念已
屬不誠便不可言善總要真心實意隨時隨事將此篇
寶訓勉力奉行然後可言積德吾之行善在不見不聞
之地而天之報善却在共見共聞之中易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孟子云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非即
遠報之謂耶

〔徵事〕宋宋登為塾師盡心誘掖凡入其門下省先規以
德行後課以文藝酷暑嚴寒訓講不懈一時弟子學成
名立者甚衆熙寧九年神宗方第進士時登長子縮業
為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弟續及二子皆一榜進

士上顧而笑王恭從旁贊曰此其父至誠教授所致也。上悅特賜錦幣旌之。聞此及上句京口張姓一條遠近善惡之報絲毫不爽世之為塾師者可以知所法戒矣。

明貫文富巴縣人也。有德行。任俠好義。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伺遺金處不得其人。因密藏之。妻子亦不令知。雖極貧窶毫釐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歎於遺金之地。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封還之。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為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治裝也。後文富子以鄉薦令鄱陽。孫爽由進士叅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户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為户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啓甲戌進士。屢世簪纓皆在江西。人皆以為還金之報。學士王文恪公有還金傳。方伯桂紹龍有世德傳。人豔稱之。

馮商壯歲無子。如京師買一妾。成券償金矣。問所自。涕泣不能言。固問之。曰父因綱運負欠。鬻妾以償。心傷離析。爾公聞。亟還其父。焚券不問取值。既歸家。妻問妾何在。具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憂無兒。居數月。妻孕將誕之晨。里人皆夢鼓吹喧填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子。即馮京也。中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明商輅父為嚴州府吏。存心好善。陰德甚多。勸吏人守法不可害人。吏多感化。諸縣解囚到府。每委曲全活。一夕太守望見吏舍光燄燭天。疑有火災。亟遣人問之。云商某已生一子。太守異之。因語其父曰。此子將來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蓋送至其家。後連中三元。

平山縣令湯聘。辛丑進士。一日死去。親見大士與言。往昔功名祿壽生來便定。近者人間善惡冊籍。一日一報。一月一造。來世報。後日報。兒孫報。俱不及待。目前所作善惡。轉瞬便報。如某氏子本該長壽。因其合家不惜五穀字紙。忽然短折。某處人本該登科。因近日所行不端。遂削祿籍。又有幾人力行善事。俟其功行圓滿。即降大福。併子孫登第。湯公約記三四人名。後一一皆驗。

格言　迪吉錄云。或問修士每多坎軻。凶頑或考終命。是有不報之善惡矣。應之曰。世無數百年之人。而造物有未即結之案。純善純惡之人既少。而可善可惡之機最圓。故有種善未熟而死者矣。有積惡未稔而斃者矣。有隱德隱慝。獨甚獨眞。而冥司覈之。世人不解者矣。其善惡也。非人耳目前之善惡也。則以為不報也。其報也。非人耳目前之報也。則又以為不報也。欒黶之汰。報在書也。欒盈之死。報在黶。顛之倒之。其變多矣。則又以為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誅鬼誅。同是一痛。而世不之忖也。則又以為不報也。若李林甫秦檜諸人。豈僅一生

畢其惡乎。故古稱天公最有耐性。在人亦當有忍心。譬猶貸券於人。責償在後。其所限之歲月日時有異焉耳。夫一世二世。至於三四五世。是天地償限之大數也。報遲則息必倍焉。且以人視之則久遠。天視之直旦暮耳。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

【箋註】福者祥之驗。祥者福之兆。在詩則曰千祿百福。在書則曰作善降之百祥。總之百福千祥。極言為善之報。無福不降。無祥不集。此理之必然而無可疑者。用以歆動斯人為善之心。以堅其勇猛精進之念。勿吝財而中止。勿畏譏而自疑。勿狃於便安。勿牽於私欲。勿半途而自廢。勿小成而自足。勿因事大而畏難。勿因善小而忽

略。勿以事冗而退諉。勿矜惜名節而不救患難。勿勉於昭昭而墮於冥冥。勿勉於動作而忽於語言。勿徒見空談而不務實行。勿持於常而忽於暫。勿勤於始而怠於終。勿避嫌。勿避怨。勿圖報。勿務名。凡遇一切善事。必須歡喜奉行。委曲成就而後已。行之日久。則福不期臻而自臻。祥不期集而自集矣。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先聖曰。為善者天必報之以福。不信而可憑耶。

【徵事】陸居士名賀。力學躬行。先世治藥以贍生。至居士生五子。乃令次子九敘治藥肆。餘皆授之學。長九思。訓勉諸弟。諄諄以禮義德行為先。又其次九韶。學問淵粹篤實。又其次九齡。與其弟講學鵝湖。世號梭山先生。最幼曰九淵。世稱象山先生。一時有五九居士之目。門以內尊卑大小。紀法肅然。而忠敬樂易。孝弟仁愛之風。被鄉閭而達天下。福祥並萃。世共稱之。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科率郡縣賦等出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子而家甚富。聞官司嚴督。貧戶難輸。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代納。縣令遂調夫輦。運空其庫七間。因之埽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屋間錢復堆滿。皆紅麻為貫。每五緡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或有解之者曰。聞青州麻氏至富。豈神運至此耶。劉密使人訪之。果然。劉即差人於麻。請具舟車運回。麻謝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德。今

復往取。違天逆理。劉曰。我既輸錢助國。豈當更有之耶。盡散施貧民。助修橋路。家益富。子貴顯。

徽州葉元贊。媳李氏。侍舅姑極孝。家貧。已雖飢寒。凡遇飲食。不敢少嘗。以奉舅姑。舅姑病。貧不能延醫。虔禱天地。願以身代。適三官巡察奏聞　上帝。增舅姑壽一紀。賜錢八十萬。注名祿籍。子孫俱賜顯官。一日門未啓。忽見廳上金玉滿堂。後果百福千祥。子孫榮盛無比。

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箋註】文以廣行陰騭起。仍以陰騭二字結。又作一反振語。用以垂訓萬世。喚醒斯人。俾讀是文者自思自反。見上文所言種種福報。非無因而至。皆廣行陰騭。上格蒼

穹之效也凡讀書明敏之子高談闊論輙曰孔孟之書終身用之不盡矣必更看感應篇陰隲文耶不知孔孟之書何嘗有一言不從陰隲二字中發明出來誠能讀孔孟書遵孔孟教行孔孟行則在在皆陰隲而立命之學在是矣即不讀感應篇陰隲文亦可今 帝君以陰隲文垂訓而以百福千祥歆動人心與中庸言大德之必得祿位名壽總無二理然而孔子有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人只須一心在陰隲上做工夫則不期福而福自至若必欲借此以祈福則又非 帝君垂訓之旨矣

[徵事]虔州王汝弼言行不苟里稱端士其東村劉良西邨何士賢祖父俱積德崇寧辛未兩姓各生一子俱穎異過人延汝弼為師良與士賢家資富饒不能善承先志務為刻剝政和辛卯二子俱死是秋汝弼忽為冥司攝去二日復甦語妻子曰吾入一城府見主者曰汝陝西乾州王汝弼乎曰乃江西虔州王汝弼也因閱其簿曰悞矣汝壽且遠命緑衣神送還忽憶劉何二子之亡請其故主者曰二子左輔右弼也天曹錄其兩家祖先陰德大昌厥後不意劉良何士賢處心行事悉反其先世天曹怒使奪其子併將盡奪其家資苟能悔罪二子當復生王因呼劉何詳告之劉何咸涕泣悔過由此抑已濟人大改前失乙未復各生一子劉名兆祥何名應文仍延汝弼訓之及長同登紹興癸丑進士後汝弼卒兆祥使安南應文使嶺北俱遇汝弼於道騶騎赫奕叩之曰 上帝以我為儒清潔立心正直命我總理刑賞世人有善則錄奏之受天之慶有惡亦錄奏之受天之譴子其勗諸後二子遇於朝語及遇汝弼得勸戒之詞皆脗合

宋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為汝陰獄吏八節之日懇啓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為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為何父政和閭家居有老嫗來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須臾雨止老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隲又治獄平恕 上帝賜汝策出諸懷中凡九百餘策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榮顯一如老嫗所言

姚三韭本姓卞博學工詩文館於某氏有女恒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臙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即托他事辭去或以詩贊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能猜卞不受且力辨其無此事其子諶曾孫錫皆登高第卞享高壽躬膺封誥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之乃素所識也曰汝以貧至此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囑令改行從善誓以不言夫人常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乃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甚哀其人頗有善行或

疑其爲昔日偷兒蓋愧而改行者也公膺壽考子孫俱登顯秩封誥盈庭

沈少叅名寵宣城人卜一穴地師歎美不置及啓土內有舊葬遺棺地師欲棄之水寵曰不忍地師曰失此吉地豈可復得盍更擇地埋之寵又曰不忍命急掩之復恐後有發之者爲立碑以誌焉是夜夢峩冠博帶者謝曰君施德於不報當送狀元爲嗣明年生懋學弱冠登科丁丑病不能應試將歸夢一人告曰君今當大發姑力疾入塲得題若有神助果中式又以病不能赴廷試又夢前言君且大魁天下懋學謝曰屢蒙見教君是何人曰君不知我尊公當自知之果狀元及第

南陽李文達公祖爲商載棉花貨湖湘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金買花在邸舍遭火無遺三商撫胸大慟欲自盡李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還汝何必如是即取金盡與之垂橐而歸三商德公遍禱神廟是時公方在途家中即夢二緋衣神稱公隂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穎悟絕人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間登相位

太倉州吏顧佐嘗以送官至城外賣餅江家時江被讐誣盜下獄佐知其寃爲訴之官得釋江夫婦感之無以爲報有女年十七甚美携至佐家曰願以此女爲妾佐瞿然曰吾豈望報耶堅却不納其後江益貧鬻女於商久之佐考滿赴京撥其侍郎衙門辦事一日佐以事至侍郎私寓值侍郎他出佐坐堂檻候之其夫人偶出佐亟趨避夫人一見即令召之佐惶恐跪堦下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佐愕然夫人曰我乃賣餅女也鬻之商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副室尋繼正室每恨無由報德侍郎歸夫人語之侍郎曰仁人也竟疏上其事明孝宗以佐爲禮部主事後至顯官子孫累世富貴

明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隂隲一日縣宰撻囚血流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顏後楊生二子長守陳次守阯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憲長俱爲名臣

雲南嚴恭肅公清其父瑛好義樂施積功累行久而不怠後舉恭肅性魯鈍父曰予行善而生子不慧奈何夜夢神摩其頂而針焉即過目成誦長成進士歷官冢宰孫似祖亦尚書

古來積隂隲而獲福報者不可勝數若漢之鄧禹累世寵貴公爵二人封侯者二十九人大將軍以下十一人餘爵祿不可勝數唐之郭子儀七子八壻俱列顯秩子孫榮貴宋之曹彬征討不妄殺一人子孫富貴不絕韓

琦布德行仁全活民命數百萬五子俱列顯官孫曾昌
熾無比此皆載在史冊昭昭可考人所共信者也
于鐵樵曰余同年江南某公有明經叔家富而貪性復
淫虐然才能絕人最善交結要路兼以文章聲氣取重
衣冠人不知其惡也後暴卒卒後半年其友周某亦暴
卒一晝夜而甦言見明經某徧身枷鎖略無完膚呼周
泣曰惟君知我家事我哀懇冥王邀君代傳一信我生
前積業如山死後一一受報悔無及也惟有一二可改
之事及今改之雖無救於大事尚可減我業報萬一我
盤算重利逼人寫借票幾十紙用計陷害逼人寫田地
墳屋幾十紙俱在臥室某箱中可一一檢還本人强佔

人家子女幾人俱在家中可還其家杖斃僮婢幾人骸
骨俱埋後園可棺斂而葬之則異痛極苦略免須臾爲
畜爲獸略少幾轉併祈致語吾子家中金帛雖多與彼
毫不相干財產一日不盡禍患一日不消速速廣覓善
緣布施都盡雖無益於我尚有益於彼不信可誌我言
某月某日吾家某莊當回祿也遂一一語其子還契遣
婢葬骨已行而散財則未能也至某日其莊果被焚此
康熙甲寅七月間事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嗚呼善惡之
報如影隨形可不懼哉可不鑒哉
潘從先曰齠齡時從師在湖濱玩友家其族兄號見田
者見屠家宰豬刮去皮毛有恭白起三宗此沉淪鬼獄

中偶遣一方作冢以彰業報其千餘年來除受生屠戮
外必不絕刀山劍樹之苦未知何日可結長平一案也
又癸卯同吳文偉寓西湖偶述一近事有耕犂爲暴雷
震死一士人過之口占二語云不向人間除惡業徧於
田內打耕牛言訖陰雲復起更翻屍牛而擊之裂膚作
字云此是唐朝李林甫三世爲娼七世牛而今絕矣由
今計之其受生現世所報約略三百餘年耳外此陰府
嚴刑拷掠剉鋸炮煎之類殆未有虛日併求暫假爲娼
與牛而不可得者惡業之難逃天網固如此哉
[格言]陳良謨曰一作一止皆有定數然轉移禍福又在
於人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

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
爲而爲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
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是以古今陰德感應之
事昭然不誣蓋天心既格數即隨之而轉如國之刑賞
法制一定不易苟人臣眞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既讁
而名回臨刑而賜赦俄頃間喜怒頓殊何不可挽回哉
○廸吉錄云或問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答曰無
爲者佳矣雖然恐托言無爲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
而實行不至君子無取焉且引人爲善不妨示以所獲
勉强學問則德日進作之不已乃成君子顧其用意何
如耳夫所惡於意者爲其覬報也覬報而不至怠將及

焉若時時刻刻主善爲師退托不生倦勤不作則與行法俟命何異亦何惡於意哉○又曰一起信心夫廸吉逆凶聖人已斷之矣而世乃指順逆之少爽者憒然不信謂爲善未必獲報爲惡未必蒙災斷自己種子滅他人善根是心何心哉見此者正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一囑勤修夫爲善未有二三其念而得報者以一杯水救一車薪遂謂善不必爲怠翫復生不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乎正當喫緊修持勇猛不懈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詔我方不辜負善緣不然悠悠忽忽日復一日人生能得幾時待我徐徐積累恐無常猝至嗟何及矣○一重養心管子云喜

氣迎人親於兄弟怒氣迎人慘於戈兵南華亦云兵莫慘於志而鏌鎁爲下由此言之志氣之間於物未有所濟而含和飲醇固已捷若桴鼓昔禹稷佐堯舜定天下水民而致居之飢民而致飽之功德浩大卒享天下數百年而吾夫子以尼山布衣一籌未展空言何施獨是老安少懷之心勤懇至死竟得與南面者比功絜德師祀萬世則心之具萬善也人但能涵養本原冲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思孝遇物便思仁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盎滿虛空界其福德又何可思議哉此爲善之第一切務也○一貴堅永夫善有近報有遠報蒲柳之質朝種夕發松柏

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後獲千萬年之用方有虞之未遇也竭力耕作鰥身愁苦幾不得比於庸夫有周之未王也失官遠竄至公劉太王時且幾發矣而強敵侵陵東馳西逐幾不得比於庸諸侯令此時善根不固息阻退悔則大任不降而八百不王矣故積善而弱者福之胎也履險而貞者德之辨也風霜摧折之下勁節挺然定力自是不同一發則蟠天際地流播無疆矣久矣夫造物之默以勘人也○一重流傳書記所在即屬善緣秘而不流必有天殃功過格以善書傳一人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貴人大豪傑大力量者當千善重刻印施流傳廣播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

時提醒令人耳而目之及農工商賈田夫閨婦牧豎村童相與聞說善惡果報無不動色驚心翻然變化則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矣昔孫思邈刊千金方書成仙去周箎爲人說感應篇脫饑饉籍公善之德豈有量哉

立命編卷四終

梓潼帝君降筆戒士子文

聰明正直而依仁寧無所擇寛厚忠信而好義是用相仍故憑有感之精衷曲示無聲之教化咨爾有衆聽予格言蓋聞富貴在天得失有命知之者安於自然而罔或控告昧之者貪於必得而有所祈求或謂精神交而夢寐通或謂祭祀豐而神祇格宮殿樓觀務碧瓦之翬飛陛戟廟廊誇朱欄之雕翠從兹末務失其本眞不知進退存亡係彼三班四屬行藏用舍考之五部六臺既有司存豈容計取然不可一拘於前定又不可迷昧於進修故修身勵行者天必降之百祥而反道敗德者神亦奪其五福理所若者人弗知之是故運數㝠符而反

受其殃災星顯照而或蒙其吉造化以之倚伏神明由是乘除凡厥儒流恭行教法汝等毋欺天遠毋謂神幽毋言暗室可欺毋道明庭不畏毋凌孤寡毋侮老成毋取不義之財毋淫非已之色毋厚結他人而親戚岐路或義交異姓而兄弟鬩牆毋恃已長毋攻人短毋好逸樂毋縱遊畋毋負才名毋挾官貴毋厚仙釋而薄於父母毋敬鬼神而慢於師資苟有負於我言斷不逃於天憲故生平俊彥者累困於場屋一旦精明者遽登於鄉書皆有因緣固非造次世之腹誹心謗者往往得以藉口人之面譽背毀者悠悠姑以欺心彼司文衡而豈得以私此權祿籍而故先有取濟濟多士天其或者臨之

巍巍成功我則是之取爾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又戒士子文

今歲取士不止一端要在得人以副衆望一以陰功孝行爲上次以處已謙和爲賢苦學者則酬其勞才高者則遂其志傲忽者未免黜落輕薄者姑示勸懲文章假之以定其去留神明司之以公其予奪人不自省明示訓言嘗謂惟士無能苦學爲能居貧未富成名卽富士無分於貴賤人切在於勤勞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不可謂前定而不思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怠操修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身雖曰儒徒爲儒服之觀美不敬天地不信神明狎侮老

成輕慢前輩違逆父母而逸樂度日凌忽師長而放蕩無時試不遂則罪有司之不公榜初張則謂庸流之濫得責人者不能於責已議人者乃所以議天或恃已之見而遏人之能或衒已之長而攻人之短或矜所學而忽略一世或恃一解而輕視衆人立身不正則以曖昧貪饕爲能用心不剛則以機巧變詐爲勝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奪彼予此而弗恤人言面譽背毀而求苟合於人口是心非而絕不容於物外貌雖慈祥徒巧言而美語中情多很暴好潛賊而陰謀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不和其室而淫非已之色捨已田芸人田失云多矣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與鄉薦者自謂志得意滿

不復進修入省闈者則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恃才傲物挾長欺孤常交貴結援而每誇等流以隻字片文而蔑無同輩在市井則和合貿易以覬其所得過州縣則鬬合爭訟以滿其所求不忠不孝甘心冒法而喜為非禮非仁直情徑行而不顧游畋無度博弈廢時躭飲而自喪其神逞威而乃敗於德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況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稍無成直歸於命運纔有力專務於禱祈不知天憲之難逃深恐人心之易惑出處語默之際天必察之進退予奪之間神所司者豈容倖取不可計求茍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騰之不遂適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顏色每見儒冠之後自恃名族多有驕矜神明公取專激勵於輕薄之流天道左旋用奬予於淳樸之士若能自悟晦跡韜光望欲有成勞心苦志曲盡陰功之事務存忠孝之心返乎上古淳朴之風無流末劫偷薄之俗自然詩禮傳家科名復舊謙和處已氣象如初天不負人人宜力學凡為士者各宜戒之

俞淨意先生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為諸生試輒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多哭兒女故兩目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夜與瞽妻一女共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扣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皁服之士鬚半蒼長揖就座口稱姓張自遠路而歸聞君舉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生平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為張誦之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予聞冥冥之中纖善必錄余與同社諸生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即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房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旋汚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一二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見放生君隨班

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於朋談慣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然以簡厚自居我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跡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卽遙遙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眞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尚然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

上帝命日遊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紀但於私

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妒嫉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仇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謂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遍地荊棘痴痴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

邊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去行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懇懇勤勤使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卽進公內室公急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卽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浮沉因於家堂所供

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善念眞純善力精進倘有絲粟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寶號

一百聲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傍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而且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卽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曆登極之二年甲戌會試天下張江陵爲首輔撤闈後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學萬曆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偶謁內

官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兒諸四方爲已嗣以娛老者内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少時悞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瘃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迸流子亦啼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竈神幷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

袁了凡先生四訓

立命之學

予童年喪父老母命棄舉業學醫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予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予敬而禮之語予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卽進學矣何不讀書予告以故曰我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有何處可棲止乎予引之歸家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悉驗予遂起讀書之念孔爲予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予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

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予備錄而謹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次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卽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予場中備卷歎曰五策卽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巳巳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

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予曰我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是箇凡夫予問其故曰人生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

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兩得是求有益於得者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兩失故無益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也凡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才智陵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善怒宜無子者

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百育之根予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善飲爍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卽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然無後者德至薄也汝旣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養

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信得及否予偉其言拜而受敎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簿善則記數惡

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呪以期必驗語予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神鬼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染從此念頭不動初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學而先曰夭壽不貳夫夭與壽至二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夭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二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二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夭壽不二然後可以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到此地位纖塵不動求卽無求不離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卽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呪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之義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勵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庚午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

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遂起求子念頭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原名天啓後中天啓乙丑進士）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就家回向訖復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行善事一萬條及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予在任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篇晨起坐堂置案桌上所行善惡纖悉畢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善事不多輒嚬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善可行何時得滿忽夜夢見一神人予告以善事難完之苦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予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予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禪師曰善心眞切卽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予遂捐俸就五臺回向之孔先生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禱是歲竟無恙今六十八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我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爾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

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貧寠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便躭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眞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

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論至精矣善有眞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善豈知造業枉費苦心招殃愈烈可懼也何謂眞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峰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峰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峰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

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峰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迹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其次則取有守廉潔者至於言高而行不逮者則以爲惡而棄之人情大抵然也然自聖人觀之則狂者行不掩言最所深取其次則狷者有所不爲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之而必以爲德之賊矣是世人之善惡分

明與聖人相反一私纏胸黑白倒置推此一端則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世人之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若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卽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

之法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之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永久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言之耳

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踰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我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値歲荒民窮白晝攫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幾亂矣然此公之心本衞家財非以行善也而一方之民獲安其惠溥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矣其以善

心而行惡事者此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此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譬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施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我前施錢二文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眞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者也鍾離授丹於呂仙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

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我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則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内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雖施黃金萬鎰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昔衞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筯而已索秤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筯者反重仲達因問小軸

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
諫之此疏稾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
而能有如是之力官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
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
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
難克處克將去夫子告樊遲爲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
舒翁捨二年僅得之束脩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
鄲張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
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
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
凡有財有勢者其作福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

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
言其綱大略有十竊爲種德之事第一與人爲善第二
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
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
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
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
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
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其
耕稼與陶皆然夫以舜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
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我輩處末
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

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
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
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豔
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
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
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事善
行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
則善惡懸絕判如黑白之相反故孟子曰君子之所以
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禮
又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
心耳人有親疏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我

同胞皆我一體孰非當愛當敬者蓋愛敬衆人卽是愛
敬聖賢循物無違而能通衆人之志卽是能通聖賢之
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我合愛合
敬而安一世之人卽是爲聖賢而安之也況古之聖賢
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悲而成正覺大學一明明德於
天下舍天下則我亦無明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
之在石抵擲則瓦礫追琢則珪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
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
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之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
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
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

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常不能自完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我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痌瘝之在躬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我從而捨之內以破我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强勉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財成民物何以脫塵解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

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天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上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職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我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夫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聞殺見殺與自養而殺者苟有仁心必不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繇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悞傷足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厚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改過之法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憶而談其過禍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

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瞙容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躭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愧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機關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我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我

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我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凜凜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謂善終者謂一念猛厲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滌幽則沉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畏第三要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我須奮然振作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疑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

改如春氷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强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殘物命以使之仇我恨我於無

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我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燄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我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眞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靜纔動卽覺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証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仇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理無窮

盡改過豈有盡時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我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顚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悞

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卽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斂容大變其少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

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接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瞇目時有一道者在旁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爲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

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即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個轉變始得張曰命既不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

科試錄奈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校須陰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處處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

盡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格言纂要

敦倫　　積功堂[illegible]志彙輯

吳草廬曰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常以父母為心而已矣父母憂而憂父母喜而喜行必不拈辱言必不拈忿其順必足以事長其忠必足以事君一瞬息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過矣一毫髮事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為庶人之孝而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使一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為心是忘其身所從來者又何能知所謹守哉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命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即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真西山曰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寒燠抑搔痾癢視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故陟岵鴇羽諸詩幽憂憤歎甚者呼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也每讀斯語足令游子悽愧征人感泣而凡在家者亦宜勉矣

陳仲醇曰世之宦游者多矣銜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盼望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昔洪浩熙寧中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悞庭幃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貴篋中猶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烏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前二詩重可念也

袁氏世範曰高年之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錢財微利喜受衣服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兒童玩狎子孫若能順適其意不難盡致其歡

史測曰人子事親必正其家人而後吾親可得而事也傳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父母其順後人德薄正之最難乃有攀姻高門以為榮幸不知富貴之女鮮有不驕奢惰慢者彼且惟意是恣安能令其和同協一由此家庭之間傷害倫理者多矣其時為丈夫者決絕之而不能調停之而不得手足疑貳毛裏乖離情有必至勢所固然不幾進退惟谷哉

格言纂要　敦倫　二

彙纂功過格曰。傳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夫毀傷之端有二。或冒於刑辱。或汩於嗜慾。皆足以虧親體。貽親憂。雖然刑辱之患。雖愚者亦知保而慎焉。若嗜慾之禍。雖智者不免躭而溺焉。故就其精細而言。則尤以制慾爲重。未有能制慾者。而虞其或及於刑辱也。

王浚川曰。或謂君子事親之道。非富貴不足以盡之乎。曰。玉粲錦衣而愛敬未至。如親之不樂何。心敬詞婉而色愉愉。雖蔬食水飲。懽也。君子亦貴乎悅親而已。富貴者。所遇一時。非由乎我者也。孰能必得之。庶人之孝。勤四體而通神明。豈必藉軒冕哉。

袁氏世範曰。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

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暱於私愛。亦爲子者實有不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洽。親意久而自回。毋徒怨天尤人。付之無可奈何也。

又曰。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有時忽略。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則猜嫌有種。氣色間自有齟齬。縱百般調娛。終不能恬如無事時也。處此者須渣滓全融。倍加謹慎。有仁心之親。自然轉而憐我。若其無仁心者。感之不能。況可觸之。亦惟自盡子道。以無陷於忤逆斯已耳。若一意見親不是。火性堆胷。消遣不能。擺脫不下。必將有遏抑不住之時。微根不除。遂致橫決。吾恐其時責親者輕。而爲子之罪。莫可逭也。

沈龍江曰。世俗有父子異居者。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父母之身也。乃忍分爾我。析匕箸。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使我當食。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甘旨。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爲細故。

蔡君謨曰。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存。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燕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

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沈龍江曰。人子一生大事。亦止此送終一事。於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相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爲長子者。力能獨辦。便當以爲己任。不必更求衆子。衆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爲己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己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且於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言也。

蘇氏鄉儀曰。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

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人者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為人聽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親救卹之類其餘請謁聚會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人亦諒之

張仲嘉曰今多有為嫁娶慶賀請事冒禁忘哀釋服從吉者而且公然於柬帖中直書從吉二字因而華服燕飲悖典禮蔑王章肆然無忌真可痛哭流涕者矣

方遜志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寬節也故枕塊寢苫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菽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之能喪者寡矣

朱在菴曰今人葬親多惑於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既葬多疑屢行起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止求不為風水所侵不為蟲蟻所蝕不為耕犂所及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溝池如是足矣豈以親之骸骨為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房分之說兄弟終年牽制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房分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遇名利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為人子者獨能帖然於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下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念之總之葬親之志惟在於誠庚子輿者吉水人父歿於蜀子輿扶柩歸路經灩澦時秋水方壯子輿仰天大哭水忽退減二十餘丈安流南下及渡水壯如舊誠之所格如此矣念既誠何患事之不舉乎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之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墐之耶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也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是不可不擇也

又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信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

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兄自以已意取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於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張仲嘉曰將舉殯之夜正人子不忍離其親故終夜哀痛悲號世乃有演戲鬧材以哀爲樂背禮傷教莫此爲甚維風君子當苦論痛止之令全孝道司馬溫公論居喪禮俗之壞有曰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鄙野愚夫悖情違禮乃至於此

金孝章曰今日之俗莫𡚁於喪事用浮屠以彼所費不貲了無益於死者何如自盡其心於附身附棺之間乎

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者也今人不明禮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疎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

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胡振安曰吾邑節孝朱先生曰人家兄弟常作二想則無不爲友兄恭弟矣二想者何當養生送死時應作譬如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産受業時應作譬如父母多生一子想此至論也獨今人以兄弟多人之故而於爲父母用財則互相推諉當爲者不爲至使父母生失養死不葬而不顧及受父母之財則互相爭競不當爲者亦爲往往富者破家貧者愈貧而亦不顧噫當父母生子時多生一子則多增一喜懷謂蕃衍之可慶也今若此則多生一子即增一禍害不如不生之爲愈也言及此其亦可痛也夫抑又有情意疎落兄弟經年會面亦稀者此雖無兄弟之患而鮮兄弟之樂吾亦甚爲惜之

袁氏世範曰有兄弟不和而致爭訟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辭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苟積久之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

又曰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

亦不能泰然葢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免其背後評議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雖有間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我所親

又曰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葢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過矣不若隨即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悞耳此其見小耳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據我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不致形於言徵於色此所謂善處忍者

呂叔簡曰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限之情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禁此二害其家不和睦者鮮矣

彙纂功過格曰父母家貧子衆婚嫁不能均一相繼竭力於長大之子以下諸季恒茫然莫措彼已娶者何以自安若自謂當得於諸弟妹漫無致念一體之情安在

胡振安曰長兄之於幼弟猶父之於子也或親老或親歿而下有幼弟則衣食之事固在長兄其從師娶婦授產三者亦當任之就三者之中從師娶婦所不必言至授產一節往往酌量而與不能與己子爲同然人重謀生爲長兄者誠能以親心爲己心即親無所授已所營產

不惜割以畀之則友也而孝兼盡矣至於兄弟早世所遺孤寡尤當矜恤既不幸不能於兄弟致其情庶於此而致其情且此煢煢者我不盡力撫存我不嫁娶成立又將誰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吾輩用心皆當如是寧有門以內之孤寡而反膜外視之乎由親而始則莫切於此矣

袁氏世範曰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令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諭之俟其自化則胷中泰然矣欲事事爭其曲直終無了義

聞鐘集曰治國易齊家難葢朝廷之法可以行於百姓獨不能行於一家故不得不委曲處之委曲二字眞處家之善術也昧此者家難頻作骨肉成仇達人當不如是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悅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悅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徐尚公曰世人動言婦女寡識性格難轉姑且由他皆於費氣是正所謂養安樂禍者也夫身爲家主家之中事無巨細咸當有以整齊之乃可以成家而無敗德妻室所以爲我內助者先不能整齊其妻則所云齊家者更何能齊之有葢凡戶內事男子之關心者少婦人之經

理者多苟妻室而不合於道將逐處皆滋過端父母失順兄弟寡歡親友不洽子女乏教婢僕離心倫誼乖傷綱紀廢墜家且不成其家率由一人之爲禍敗也謂可塞聰掩明而聽之乎

彙纂功過格曰婦女所以不敬順者雖女子質性之劣亦由男子有以養成之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幼孩凡爲丈夫者須先事事諭之以理不可溺於牀第之愛尤不可輕信其言禮義與情愛兼至加以躬行化導雖極頑劣者久之德性自純

又曰欲家庭之整齊道惟嚴於正身而又當因端善誘日漸月深薰蒸浸漬之既久有不期而化者若不揆事情動輒詬責必爲頑鈍爲怨憾爲離絕家庭之變有不可言者雖罪在婦人而養之無方處之無術爲丈夫者正不能免於責備也

袁氏世範曰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體不可不謹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辨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端幼而責之以謹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以是非分別則棄取有常而長可無爲惡之患矣

曹氏家規曰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使性撒威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道必先躬行仁義謹守禮法以率其下切宜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使儼然人望而畏之其下皆須嚴恭祗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使閨門之內有公府之嚴方爲禮法之家有不從化者不可遽生暴怒恐傷和氣但當反躬自責其下悔改即止不治如終不省然後責罰之

顏光衷曰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放縱多揜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況貴人則進見有時稱功誦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失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能擁庇其子是惟留心采訪或庶幾焉若怨惡人言大非情矣

諸晉三曰子孫不肖莫只嗔恨子孫當自刻責其己畢竟有得罪於天人之處故冥冥償其報也此先輩至論然亦有實生福德之子孫而子孫自以縱欲壞之子孫之罪誠不赦矣乃吾終欲責諸爲父者其諭教培養之功若何其不究心也故欲期子孫之嘉美首重積德次重立訓二者兼施方於爲父之道無纖毫欠闕

薛文清公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世人不明諸此往往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陽明先生客座私祝曰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遂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類戒之戒之

侯仲兼曰子弟自八九歲方有知識以至於未曾婚配此數年內關防極宜留意蓋恐情竇一開潰決難遏不特品行攸係兼且性命可憂父兄力苟能爲必當延師在家勿使寄學他人之室請師務擇端嚴方正之人蓋不

方正者非果慮其有苟行即語言意氣子弟之觀聽存焉不痛絕夫風流艷麗性情即引而蕩矣乃若同窗之友本求相長有益而不知其陷害實深常有嚴師所不及察者又或狡童誘引以致褻穢難言凡此皆當防慎

莆田洪氏條訓有云父兄當早晚叮嚀告誡一惟師長之言是聽則子弟自無過舉而師道亦尊嚴矣若見子弟之不善即咎及其師輕生議論徒起子弟不誠之心且并其身同陷於罪惡而不知矣

柴文伯曰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置之不問行事如

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袖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忍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袁氏世範曰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時便議婚姻大抵男欲得偶女欲得託若論目前悔必在後蓋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固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壻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很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由之以興可不戒哉

又曰人家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

子女何如如我子凡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生他事如我女不如彼子萬一不和卒爲所棄此亦不可不慎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一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慢其舅姑者養成驕惰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施愚山戒溺女歌曰勸君莫溺女溺女傷天性男女皆我兒貧富有定分若云養女致家貧生兒豈必皆怡親浪

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等埃塵更兼兄弟多嫡庶同室操戈越與秦豪華不少貴公子覆宗滅族空酸辛若云舉女礙生兒後先遲速誰能知當堦玉樹多先折老蚌雙珠不厭遲好生戒殺天帝喜墮胎殺卵神明悲試看貽謀惟積善竇氏燕山桂五枝有女莫愁難遣嫁裙布荊釵是佳話婚不論財禮義存擇婚安貧免牽罣漫憂養女玷家聲為兒娶婦亦關情淫先百惡爾先戒不種孽根孽不生富者殺女轉蕭條忍心聚斂家暗消盜賊天災與訟獄任君百計總難逃貧者殺女終不富家無擔石身無褲男耕女織衣食豐何如骨肉圖完聚殺女求兒兒不來暮年孤獨始悲哀不如有女送終去猶

免白骨委蒿萊贖人妻女救人殃陰騭纏綿後必昌若還多女竟無男前生債主今生償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子仁人有後惡人亡桂折蘭摧疾如矢勸君莫殺女殺女還殺妻生殄嬰孩死索命冥間纏繞多悲悽勸君莫殺女殺女還自殺孽冤相報幾時休轉劫投胎定夭札孺子入井尚堪憐如何摘女葬黃泉及笄往嫁尚垂淚何忍懷中輒相棄古往今來多殺機可憐習俗不知非人命關天況骨肉莫待回首淚沾衣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遠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非可以漠視者也

張一棟曰同宗一本之義雖甚疏遠宜講敦睦曾晤勿疎休戚與共豈惟理所固然實亦情不容已古道淪喪浮俗澆漓往往於有勢力者則日趨其門親近如炎貧而賤者則略無相卹冷淡如冰薄惡之風吾輩宜深戒之凡於宗族不分貧富貴賤歲時必登拜其門其相見之時尊卑自有定禮尊者毋過為俯屈卑者勿稍有驕恃其途間相遇必拱立道旁急趨而揖有問則對無問則俟尊長行後而後行其冠婚喪祭之期必躬自致請使

之必聞或有喪不能舉婚不能娶俯仰無賴者量力助之其有遺棄孤幼尤所當念必使之得所至於母黨妻黨亦然但施有序而惠及有等也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疏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黃庭堅與從弟書曰每思昆弟間多有困頓貧乏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仕宦者豈己力哉皆是祖宗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宜深念之

程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湖廣劉漫塘每月朔治湯餅會族人曰今日會飲善相勸過相規或有事牴牾者彼此一見自相忘於杯酒間耳故其族人累世敦睦

曹月川輯録鄭氏家規首重祠堂曰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修理完固灑埽潔淨嚴加鎖閉非祭謁毋褻入尤不許將一應閑雜器物於內寄放及令頭畜入內違者不孝蓋若是其謹嚴也

方正學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無胥訟無犯國法無虐細民無博弈無鬬爭無學歌舞以蕩俗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無鬻子無大過不黜妻勿爲奴隸以辱先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

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卹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婣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屢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戒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王氏家訓曰祭田所以奉先亦以睦族宦達及有力者宜留意焉每年除辦祭完粮外扣筭多寡悉以周給最急則孤兒寡母其女之無依者其餘最貧次貧酌而給之而勸戒亦行於其中孝弟篤學敦朴力農者厚卹焉遊惰則殺矣治家無法孝弟有虧者又殺矣幷明示以殺之之故其大犯家規者靳勿與俟其改過日給之

陽羨何公論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穉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効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者乎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命運亦乖則周之量己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

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義學義塚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

彭澤王氏宗講約云每會周咨族人有身家難處之事內外難處之人即對衆請教衆隨所見與細心商確凡可解免其患難裨益其身心者無不具告乃見家人一體之意又問族中某人有某善行即對衆稱揚兼書之紀善簿以共相效法又聞某人有某過亦委曲開諭令省悟改圖不可面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恩不掩義若有顯過爲鄉里共知衆便救正無避嫌姑息以長其惡

又曰族人聚會時必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賙恤今人酒肉餽遺每施於外親近鄰家温能還報之人即往來不厭其頻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甑裏塵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閭或雞骨而支牀第淒風苦雨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偢倸縱同門共巷尚且置若罔聞何況住居相隔者乎偶經道過門亦必佯爲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胡拜之曰予爲族誼也族誼果如是乎

爲學

王塘南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發心之初便須立此大志願有此大志願然後能量包宇宙度越古今終日乾乾務欲充滿此志願則必念念無滲漏事事無愆違滿腔惻隱之心貫徹於天地萬物無少虧闕乃爲盡性之實功此聖門求仁之學也

朱子曰爲學須要剛毅勇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筋骨劉念臺家塾規云雞鳴後神初醒便須打點一日予勿當不使間過於此憤然發箇志氣曰吾欲云云當作何云云轉眼青山落紅日又蹉過一日矣

王陽明曰人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也志立而學半矣

程明道曰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尹和靖曰凡學問切忌間斷便不是學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朱子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得一个間斷吳康齋曰古人讀書必須專心致志不出戶庭如此痛下工夫三五年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如或作或輟一暴十

寔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若有所見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方是又曰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
又曰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

謝上蔡語錄或問有言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先生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須切記此語
顏黃門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固須早學勿失機候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荒置便至廢蕪矣然人有以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故荀卿五十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悟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爲愚耳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李謙菴曰昔人云日行一善事日聞一善言庶不虛過一日欲聞善言者何蓋將以反觀而實踐之如其未能則必刻意勵行以求合於其言如是乃爲眞能聽納善言者若徒嘉歎之稱述之何異飄風浮雲之過耳目雖日聞善言亦何用哉
陳幾亭曰有一定之識事理當前是非如視出乎日學力之所至不待擬議而後得之有徐出之識事變倏來一時未能斷深思而後得之有取資之識雖深思未必得也合衆人之心思其間必有一當者擇其是而從之此三者在衆人固然在聖人亦然惟能取於衆能竭其心思所以爲聖人耳

胡敬齋曰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常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
程伊川曰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又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

為利清濁雖是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陳幾亭戒子曰。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為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辨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為貴。以黙想為功。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逐時記寫參考。既了。旋即勾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朱子曰。某常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卻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說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卻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又曰。心須令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人之精神。習久自成。若勤緊收拾。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又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又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

呂叔簡曰。心不堅確。志不奮揚。力不勇猛。而欲徙義改過。雖千悔萬悔。竟無補於分毫。

自敬編曰。古人讀書。不是要中舉中進士。求富貴。須當門戶。要多讀書。曉道理。通達時務。成就好人。到他日行修名立。得志為官。便要與朝廷理政事。與百姓興利除害。建德立功。所以初學時。就要教他走這條正經門路。不然。素無積學操守。一朝利祿及身。不為貪污殘忍。即假手左右。其不喪身滅名者鮮矣。

薛文清曰。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鄒東廓曰。科舉為累。正是世俗通病。陽明先生所謂人只被三年纏繞了一生。往往患得患失。戚戚然不能以終日。非卓有定志。以尊德樂義為事者。將不能免於此病矣。近語同志。謂爵位之得失。其權在天。德義之得失。其權在我。天執其權而欲奪之。非愚則妄。我執其權而自怠之。非暴則棄矣。今之汲汲科第。以必得為累者。將無欲奪天之權乎。席嘯濱曰。昔有士夫紛紛逐逐。日求進取之不暇。其所親謂之曰。還應讓老蒼做些主。便好。當時以為妙語。觀彼之銳志名位。求且必得者。直可以無造物。噫。造物豈果倒持太阿而授之柄者耶。

呂叔簡曰。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足。惟恐

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為此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為學為政之得眞味者席文興曰今則不然學者本分事在求薦舉仕者本分事在求陞遷夫然上安得有政事下安得有學問

張橫渠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已自私則一而已朱子亦謂辨

義利是學者切已工夫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曾錯用工夫

羅念菴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有以小人相毀者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常為也而顧以怒焉怒而不出於偽是小人之不可為而利之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為也而顧以喜焉喜而不出於偽是君子之不可不為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為而我之所喻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為而我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夫喜怒之於毀譽若彼而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乎

張鄧西訓子曰汝兄弟須去靜處細思一番幸荷天地覆載父母養育生長衣冠之族遭逢太平之世肢體俱無虧缺田宅稍有憑依各具做好人會讀書的資質這皆是天地父母莫大之恩將何事酬報萬一只有卓然立志努力向前必要做箇頂天立地好人要做好人又不可在外面裝飾須從心地上用功朝朝暮暮操存此心時時顧諟不令放逸即如一家之中須是家主惺惺靈靈整整齊齊端坐堂上不容閒雜人入門方成箇家當心為一身之主常存不舍則一切物欲烏得而引之日

積月累庶幾心地光明動作中節不問窮達不論大小所行皆是好事始得成箇好人生死受用皆在於此若心無所主而使聲色貨利入而奪我主位則動靜云為皆是賊作主邪僻放恣何所不至即使偶得名位適足為長欲導淫作過損德之資在一方則遺臭一方在一日則苟生一日上辱祖宗下毒子孫其害不可勝言矣

來道之曰悔過者要尋過之起頭遷善者要尋善之著落

呂叔簡曰慎言動於妻子僕隷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箇工夫便密了

又曰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慎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

所接也

又曰一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辨以飾非者果何為也

朱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

王少湖曰學者須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方是學問若平日雖說得至臨時卻打不過則亦無貴乎學問矣今略舉數端言之如處大拂逆無忿怒意處大變故無驚亂意處大困窮無憂悶意處甚卑賤見甚顯達者無沮喪意處大紛雜大煩勞無厭惡意處大貴顯當衆人大崇敬無自喜自滿意見甚微賤甚相狎者無輕褻意處幽獨之地無自肆意聲色貨利滿前無動心意凡此皆是於人情所甚難處打得過也夫所謂無意者乃是併其意而無之非但無其事而已自非平日學問大本原明白主宰立得定涵養工夫深豈能一旦如此若不從學問中研磨培養出來縱得其一二亦只是天資美禁得耐得非真有所見真有所得但可謂之暗合必不能如心體上琢磨出來者此中瑩然極其潔淨也

呂叔簡曰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方正者無乖拂之失沉默者無陰險之術誠篤者無椎魯之累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敏練者無輕浮之狀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耿天臺曰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嘿得意氣正當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當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

薛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伊川先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渡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劉震川曰伊川云浪渡歲月四字人當時刻省察念衣食所自來耕夫織婦何等艱苦安坐享之作何消受博弈之類不肖者為之固無足論矣每見後生子弟不士不民鮮衣美食寫數行不整齊之字習幾句調聲口之詩自負於雅人韻士出遇同儕或三或五詼諧談論明窗淨几之下不覺倏過一日何嘗有一毫利益人處如此等流舉日皆是遍天下皆浪度歲月之人而欲求天下之治烏可得乎

修身

王少湖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乃學者每日用功最切要事終身競業惟此二者若遷善不敏僅守一善以自足豈能日新日進集衆善於厥躬改過不勇過常在身豈能洗淨舊愆立於脫然之境良可惜也

明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宮室飲食男女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已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行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國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林君復曰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陳幾亭曰憂勤惕厲四字反之便是般樂怠傲大聖大賢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般樂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火鑄就亦爲憂勤斷續無成亦爲般樂非第此也四民温衣飽食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般樂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

鄭清之曰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

徐學謨曰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范文正公嘗言我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方得熟睡無復愧恥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翼纂功過格曰人能存心敬畏如此何敢以無用之身妄享過人之福耶

或問人之處己當以何爲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凌登名璧疏曰惜錙銖似纖嗇久之不覺日益損毫毛似

無損久之不覺日消謂片言隻語爲無傷終成大隙謂才高年少爲可恃後悔難追此圖大於細之道也當急遽時應以安閒則措置妥當忿怒時抑以禮義則心氣和平勢順力便人縱意處還須却步榮名厚利人得意處莫生羨心此圖難於易之道也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甚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鄒南皐曰人之於事有欲則繁無欲則簡人之處事有欲則難無欲則易人之觀人有欲則昏無欲則明人之待人有欲則僞無欲則眞欲之利害介然如此

程明道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勞曾三曰人之病根只在無恒余見一種人讀書無恒作事無恒交遊無恒好尚喜怒無恒此種人必無成就必無結果大約非極貧則極夭余所見多矣難乎有恒人而無恒孔子每每致歎豈無故乎

馮時可曰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偶讀顏氏家訓惓惓以少欲知足爲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即子孫福澤亦不可强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第苟無損善業不必富厚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臧何用不適

洪自誠曰天地有無窮的力量然一日纔到午後便急忙晦冥以蓄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來便急忙收斂以養來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幾何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智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矣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崇修指要曰世間好事或謂必富貴而後可爲此特無志於善者故云然耳自朝而出夕而入以至漏盡雞鳴清夜自捫之際何時無善苟以善在錢財則歷山耕夫陋巷貧士將不得升聞帝側而冠四科之選矣設一日不富貴難道甘作一惡人耶

呂叔簡曰古之士民各安其業策勵精神點檢心事晝之所爲夜而思之又思明日之所爲君子汲汲其德小人汲汲其業日累月進旦興宴息不敢有一息怠慢之氣夫是以士無惰德民無怠行夫是以家給人足道明德積身用康强不罹於禍今也不然百畝之家不親力作一命之士不治常業浪談邪議聚笑覓歡耽心耳目之玩騁情遊戲之樂身衣綺縠口厭芻豢志溺驕佚懵然不知日用之所爲而其室家土田百物往來之費又足以荒志而養其淫消耗年華妄費日用噫是亦名爲人也無惑乎後艱之踵至也

趙次山公訓孫雲崖公曰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

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

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顚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

何淡所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予嘗悼夫世之徇財者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大夫多以富爲諱爭自洗濯以免公議及予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

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

檜榆子曰富貴其何常哉藉富貴以積德可也藉富貴以造孽不可也德積則富貴延長孽積而富貴忽謝去矣余邑往往有方盛而忽衰者可鑒也世人一得富貴氣勢赫奕凌轢鄉閭摧攫孤窮日以宮室田園貨寶金珠子女玉帛橫集胸中計必滿其谿壑而後爲快嗟乎谿壑未滿而殃孽已滿矣然後上帝禍之鬼神殛之促算絶延乃始仰天賽神號呼求免焉無及矣

鮑曼殊曰財之爲物能千變萬化以悅人使之各暢其欲各遂其求試以一人之身言之戚族得之而加親賓友得之而加密妻得之而加和子得之而加順人之視此眞若必不可得已者於是乎求財之心無竅不鑽取財之事無微不括感應篇於此事不啻十數致意而末又提出橫取人財及取非義之財兩段與枉殺人並重嗟乎莊誦聖經危哉斯言痛哉斯人也太上若曰汝之取財以奉身也不知死亦及之矣身既不有何有於財汝之取財以養家口也不知妻子家口且因之而致死喪矣妻子家口既不有又何有於財嘻亦可憐矣亦可悟矣人雖至巧或能取其所無而天固無心偏能耗其所有諺所謂前門逐猿後門失鹿耗敗之來有不知其然者金玉既不可恃罪孽徒以積身不誠大愚惑哉

冒啓宗曰予每見權貴之門及暴富之室不肖子孫淫蕩恣癖或身未死而產已暗鬻他家或骨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一銖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又大半皆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由當日逞威挾勢逼勒牢籠以成巨富始而耗人後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正好蓋此謂也

高景逸曰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折福殃留子孫若能須臾堅忍便是終身受用又見世人非分得財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資人笑話悲夫若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豈不泰然自得乎

又曰財色二字落脚便成禽獸是其一生從未點染最得力最高潔處雖寒潭皎月天際瓊花無以過也他人既已受汚譬如垢服須用幾許清水洗滌視原來潔淨者猶恐少留垢痕是故見欲而亡心異於禽獸者何幾心與欲戰雌雄未可知也靜而澄之感而簡之或庶乎

施愚山書誡子弟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今舉世習不爲怪者則挾妓姦婢二事可爲心痛夫昵狎邪者謂風流雅事既酬以金淫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娼矣予在京師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爲孝廉種也人皆笑目爲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臧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

分固應爾。不知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主為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弟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為娼優臧獲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胤。自我而亂。或淪為娼。降為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況淫為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多致閨範內亂。吾願後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陳幾亭曰。俗諺有現世報三字。此在人事已無足疑。惟於

天道或有難信者。然積誠所透。實有其事。如丁清惠改亭翁童子時。鄉人大疫。公每出則病者聞鬼云。丁御史來矣。皆潛避。公自稔其異。未强仕。果入御史臺郎子。告歸不出者十四年。迨起南大理寺寺丞。乃復仕。累擢操江都御史。人疑都御史猶御史也。其止是乎。已遷少司空。未北上。又遷南大司空。時年七十矣。又二十一年乃終。存問者三。公年四十五。夢入鬼錄。明歲大飢。決志蠲糧濟鄉人。所活不下數萬。又為操江時。常寬活數千百人。其他實政濟民。自邑宰至司空。不可枚記。此爵此壽。詎非活人現報乎。他人不信命者多經營。而信命者多坐聽。不如公之力善遠矣。公因謂吾數已定。而力善不

衰。彼豈能自必其挽回造化耶。豈有覬於挽回而後為善耶。命可轉。亦為善。不可轉。亦為善。故其志常定。心常安矣。

張鄭西訓子曰。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做大官。大功業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即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何等落寞。甘受虀粥惡衣之困。一味只知讀書向學。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凡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過前。一毫不入其心。這皆是貧苦中養就來的。如今難道教你們尋箇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只守布帛菽粟之分。存心讀書。與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便是苦了。這不由得他

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箇好人。不然後來苦至禍至。恐難禁也。

先正有云。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妒嫉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掤扯之計。又云。諱貧者死於貧。勝心使之也。又云。貧不貌富。可以長貧。近世士。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振拔。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又云。世人只為體面二字。百事勉强。身心為之罷勞。名行為之隳裂。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

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奢侈則愈促矣貪奢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節儉則愈長矣且儉之一字不止惜福兼以成德昔大禹至聖其懋德處在克儉於家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不過以驕奢失之故伊尹戒之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歷觀古來帝王無不以躬行節儉而興以奢華靡麗而亡況士庶之家乎每見單寒之士習知艱難從辛苦中發達者甚多富貴之家享用已極一旦父兄失勢舊日綺紈

俊麗子弟到此田地不覺癡呆懵懂一無所堪甚至衣敝食蔬而驕奢性格仍在其苦更甚於常人故狼狽有不可勝言者然則世之欲成就已德與成就子孫者其可以儉爲小節而忽之乎

高景逸曰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做箇君子不然空汙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屠緯眞曰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享大位而顚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人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耳目聰明手足强健則恨命不如力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天上矣故安分知足者昌貪求無已者殃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賈文宿曰上壽不過百歲世之所云却病者咸曰薄滋味節淫慾寡言語戒嗔怒保形鍊氣如是數者而已然此猶治表之術也予之所謂却病者却吾心之病焉耳蓋人心本自定靜本自泰然何病之有惟遇貨財則思爭奪遇功名則思擠排遇勢燄則思趨附遇睚眦則思報復遇患難則思推避未遂則心病於患得既遂則心病於患失以是日攻於心則病日入於膏肓雖有外之所

養終不勝其內之所擾此扁鵲所以望而走焉者壽焉得不促苟欲治病先治其心一切榮辱得喪俱不足爲吾心累即小之而疾病不以疾病累其心大之而生死不以生死累其心使清明之氣常在吾躬將見心日以廣體日以胖不期壽而壽益增矣

翁子安曰不矜細行動成惡習畧舉其最微者如翻亂人書籍不歸本所如以唾涕穢惡及爪甲污染輒塗抹門壁桌椅等如涕唾彈洒不擇地甚或污及同行坐人如飲食以齒餘置器中如以骨甲皮核等輒縱橫擲地下如著木屐及釘鞋等踏人室中兼踢檻壁如托熟輒入人退居私室如移動人室中什物如戲匿人書籍玩器

等物如臨人几案輒取筆塗寫於紙及几硯以上數端
雖威儀之末習慣者恬不爲怪然貽累取憎正復不淺
全德始於謹微可不戒哉
王耐軒曰東坡言人心真不可放縱閒散既久纔有毫髮
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陶侃豪傑之士朝運百甓於
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内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
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高景逸曰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
不好人眼前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

治家

朱文公家訓曰爲人黎明即起洒埽庭除要内外整潔既
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可思農夫辛
苦半絲半縷當念織女拮据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
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
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羞珍勿營華屋勿謀良田
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門之福奴僕勿
用俊美妻妾切忌艷粧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
雖愚詩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莫
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勿佔便宜見
貧苦親鄰當加溫卹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
見銷亡兄弟叔姪要分多潤寡長幼内外宜法肅詞嚴
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
女擇賢壻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
生諂容最可恥也見貧窮而作驕態賤莫甚焉好爭訟
不但破家先虧品行多言語必有差失且取厭憎毋恃
勢力而凌逼孤寡毋貪口腹而恣殺生靈乖張自是後
悔必多懶惰自甘終無成就狎暱惡少久必受累屈忍
老成急可相倚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
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宜平心再想施惠莫求
報受恩不可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豈可久遊毋矜已
長毋形人短隨處方便以成人立意仁慈則寬厚人有

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便囊橐無餘每多安樂讀書志在聖賢非徒科第為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為人若此庶幾近焉

陸梭山家制曰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逐年增置倉廩一分為祭祀之用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

十三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脩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宗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又曰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翫好曰爭訟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為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

破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前所言以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譏世人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計也

陳氏家規服用推仁作家三條其服用曰一每日佐膳葵菽瓜菹腐羹麪餅之類其大常也歲入克給則年逾六

十者日得飲酒三日一修旨甘餘衆則五日一飲酒十日一食肉老者異饌毋得饞口苟歲入不足更當思節省焉一歲時慶節惟端午中秋及除夕得循俗例特設酒肴少者拜獻長者因得舉家列燕以爲歡娛苟歲入不足則罷廢之一每年製衣只尚布素有逐年一製者有隔年一製者有三四年一製者總視家長所服爲準或冬或夏家長製衣必遍及舉家均平一體一賓至設肴大賓無踰八簋常賓以五簋爲盛以三簋爲率其熟識至戚往來一簋雅潔亦足表誠無多肴也其推仁曰一門内之人或有疾病無論長幼賢愚必當爲留心療治醫藥有費毋靳惜焉一每當除夕家長得以歲計贏

餘合一家長幼酌量而賞賚之令其私貯以備疾病時旨甘調養之需蓋常膳定規恐病者之情難抑姑聽其自便爲安也一里黨疴癢疾痛我子孫當深念之彼不自給況望其饋送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一里黨及莊佃或有缺乏量出穀借之後催原穀歸還勿收其息一子孫苟成家有道量力寬餘周給宗族里黨之外凡如修造橋路施藥施衣施茶之類皆當以時爲之一戒殺亦以廣仁除時祭及享燕大賓外槩不得殺牲其作家曰一作家以力耕田廣積穀爲主務本節用其敬志之一有田早輸官稅毋煩督催毋少拖欠一作家不可恃偶得之財不必盡悖理傷義總飄忽不可爲常

甚足亂畫一整齊規模一稔歲之入必準備凶荒餘一餘三古人長慮不可失也一或頻遇荒歉不足於用但當力務節省合家口糧不妨酌減切不可舉債戒之戒之一耕種之外紡績爲重婦女不輸值中饋非有生産疾病畢集織紝堂各課以功其有分外精工勤敏者量加賞予以昭鼓勸無故不至者重罰之遇俗節則與假一日一園圃種植必取有益日用者異果奇花雖可易錢不可使出我家按此三條所列行寬仁於紀律之中當家遵而守之也

張氏家訓曰男女習業當務正經有益之事男業之正經者首則讀次則耕此本業也其他或醫或卜或算法特

難其精皆足爲世用至若星相之事俯仰求人吾不願子孫爲之矣何若耕田治圃之切實可守哉乃有爲琴棋雜藝及雕鏤異巧之事冀以餬口馳名此治世之蠹民聖王所必禁我子孫有艷心爲此者以不孝論女業之正經者如蠶績紡織紃紝以及中饋之事乃人世所資給室家所必需不能者不可爲婦也至纂組刺繡及凡花巧之爲導人以華靡者我所深惡戒之禁之尤可異者女子而或習琴棋詩畫以自標許此大不祥之事苟違吾訓爲父母爲夫主者容任之合族得加誅斥

顔氏庭聞遺述云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寬恭立德故得邀福祐於天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務以己所行

者切實教訓子孫斯可以傳業於不替不然自家知義理行方便至子弟習成性氣頤指驕人且以老人家為迂闊儇捷尖巧為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洒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喫緊也又云將興之家禮必可觀放脫之彥敗不踰時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為善教也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寧有極哉

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沾脣壯者許少飲若至沉酗喧呶必箠奉賓客惟務誠朴勿強以酒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今人於童年子弟輒喜其善酒其亦不講於家教矣

沈龍江先生垂涕衷言曰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尚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裕而近年來乃人人有衣冠榮身有良田美宅貲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豈非祖宗陰德神明扶佑積仁累善餘慶所貽顧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勿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尚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廈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

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即神祐可延家聲不墜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殖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亦借勢以助惡乃遂使鰥寡孤獨忍氣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兀兀勞心自矜謀略夫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潰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既窘迫猶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恐悞及於陷穽因明示以周行杞人過計何妨越人坐視則忍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無他戚之也其謂子哉

許相卿曰子弟質性拙鈍莫將舉業躭悞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大都教子只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渠做好官席文輿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不早為決擇必致進退失據做成一生無用之人豈非父兄悞之

袁君載曰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致於饑寒富貴子弟躭酒色好博弈異衣服飾輿馬羣小為伍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也

又曰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踈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細過指爲大惡或遇親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慈孝兩得矣

李端純曰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苟略有照管不及則情事輒多扞格不能合一家爲一體而欲望其帖然齊一安可得也

倪正父曰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其爲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名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和下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有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爲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

周坦然曰吉祥之宅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內童不出內戶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何氏曰僕雖自幼家生者亦不宜令入卧房使知篋笥所在若以爲小而不禁長

大不可制矣或遣餽送於出嫁之女止令中堂奉其所尊不可徑入內室與女私受即無私慮亦失規矩又不可使之訊問消息萬一搬唆是非反致構結兩家之怨

王氏家訓曰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鄉里之忿爭皆此流構之也抑有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袁氏世範曰家不和由於婦搆其原又多出婢妾蓋此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長爲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讎而彼始揚揚得意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戚族故舊皆失歡而良善佃僕反致譴責矣

許台仲曰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勿離竈前女婦日守閨閫躬督紡織至老勿踰中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遊山玩湖賽神燒香出露體面即非士族家法子孫必泣諫之丈夫必痛遏之

胡振安曰君子細民各有所務要不外乎日用常行乃有創爲邪教以惑人者如白蓮天主大乘無爲以及鍊汞燒茅摩臍過氣聚衆燒香男女混雜等類欺罔神明誑誘愚俗誠聖世所不容王法所必誅也而人咸信之者蓋人心多愚最易惑以禍福一爲所惑因而生盜生奸

甚則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者。豈不哀哉。沃起鳳曰：近日奸徒聚衆，借名說法，漁色賺財，固該萬磔。而爲其所惑者，聽其家之婦女源源入菴觀寺院，以致宣淫醜露，傷風敗化，惡得盡無罪哉。主風教者苟能亟爲禁戒之，亦正俗之一助也。

呂介孺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女之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誡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閫教之不可少者。

陳氏家規：一曰女子自幼便加嚴訓，使知三從四德之理。貞靜專一之道，務必敦素雅潔，毋事華飾，違者罰其母。

一曰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還，違者重罰其母。一曰女子須習正經女工，如蠶桑、織績、縫紉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禁戒勿爲。已上三則，訓女之道，約畧備矣。

勞曾三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蠧也。凟上下之分，庇子孫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家道正也。故曰家不難於有嚴父，而難於有嚴母；不難於有嚴母，而難於有順父之嚴母。父所振飭，母奉以行，其嚴也，乃所以爲順也。

張烈文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蠧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貞賢，勿貪富利，苟得貧家勤愼之女，彼必安貧守富，孝親和家，尤爲生福之源也。席文輿曰：此事在孤貧之家易，在華盛之族難。但思富貴豈能長保，則擇婦亦無務爲其可上不可下者矣。豈惟擇婦，百事皆然。

女誡曰：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非才明絕異之謂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耻，動靜有法，是曰婦德。婦言非辯口利辭之謂也，擇

辭而說，不道鄙惡，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婦容非顏色美麗之謂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不好戲笑，是謂婦容。婦功非工巧過人之謂也，專心蠶績，劬勞女紅，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凡此四者，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子婦之大德也。

彙纂功過格錄楊忠愍公遺訓曰：應尾婦是儒家女，應箕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教導你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莊誦斯訓，則知婦人一室同居，不可使有高

下相形之處也秦定叟復推廣之曰妯娌不和皆起於相形而相形之處有不止於富貴者或姣好而多態或寢陋而無姿則美惡之相形也或聰慧而多能或質朴而無用此愚智之相形也或已雖差等而夫壻遠若天壤或伯仲無慚而子女忽分優劣或親戚敗類受意外之譏彈或舅姑嚮往起非常之嫉妒凡此相形之處莫非釁孽之由此妯娌所以難和愚謂苟能佩椒山公之訓必將體悉周至處處用心何至有乖張不合之患哉

閨訓載劉元佐母雖貴日織絹一疋此正敬姜所云不敢淫心舍力也淫心舍力四字最好此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旨同人之一心不可不用有事則心有所托不至遊思妄想邪侈放僻無事則如不繫之猿無所不至心淫而能持身者少矣故聖賢深以為病也常見富貴之家婦人尤習驕逸所以疾病事故種種百出劉母織絹自是有德有福之基先輩賢匹往往如此

又云服業則度有常習勤則起必早主母貪安何以率衆房門晏起豈復成家顧驕侈者多慣慣也嬉笑優閒盡室毫無程準荒耽宴飲經宵漫作流連及其起也日已三竿帳黑甜之未足時將近午倚羅幃而欠伸飴蜜脂膏厭飫於牀第之上蒼頭臧獲呑飢於廚竈之間挽靈蛇之髻又復移時畫張敞之眉不難竟日嗚呼即此淫逸之風豈無淪亡之報

閨訓云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之職當在中饋主酒食為正務也近見縉紳之家婦女多不親庖廚高居深拱盡托下人以致婢嫗相結為奸殽饌多滋作偽客來終日杳然於承筐之將盤列滿筵不堪為下箸之處家人多紛骨之爭上客無朶頤之樂便丈夫踧踖以羞顏良朋笑譏而裹足夫貧家絜以薦馨蘋藻之微亦且嘉其有禮富者慢於肅容儀文之具誰復恕其不恭婦職既廢廣傳懶惰之名內政無聞自同豢養之實吾甚鄙之吾且憂之矣

陸氏新婦譜曰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家雖富厚常要安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繒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彼夫粉白黛綠者乃列屋閒居妒寵負恃者之所為若操持家政正經主母豈復用心於斯惟當衣裳整潔櫛沐清鮮仍常存淡雅朴素之意所謂大家舉止也冶容誨淫聖人固戒之矣

又曰聲音者性情之標也婦人賢不賢早分於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聲低者為賢高即不雅矣言寡者為賢多即失體矣又曰婦人居家第一要聲音柔婉若阿翁出外堂無賓客只與姑言亦不可響須是舒徐平婉若阿翁在家及堂有賓客即要極輕俗所云打啞樂是也聲尚不可聞況喜笑怒罵乎

張鳳翼曰男子即身不沾祿於兄弟叔姪間有得科甲者

亦足爲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爲宗攀援異姓貴人爲戚雖傾家而不惜婦人即身不生育苟妾媵產子亦足以延宗祀乃有生妒心者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諭之者

于靜之曰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笫間譖浪不根之語一入婦人之耳彼執爲終身欛柄欺壓凌制有所由來乃知閨閫中自有畏途禍門不弟外人齒頰

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吝耳

倪正父曰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

樂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趙清獻勤儉箴曰人生天地間衣食誰不欲已力不營運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極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早恥辱儉用勝求人奢侈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飢不愁無粟女若攻紡織寒不慮無服勿謂長少年光陰如轉軸男長婚事逼女大嫁亦促雙親老將至百費相繼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努力奮經營愼勿憚勞碌

寶善堂崇儉論其略云禮義生於富足今人不能行善往往以貧窮之故所以貧窮害於不勤而尤害於不儉管子曰姦邪之所生生於不足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無度又曰民無餘積其禁必不止夫欲民之有餘積其源在生其流在用源有盡而流無窮就天下之人言生者十一用則盡人而難免也就一人之身言生者無幾時用則雖死而未了也就人情之大凡言生之念易於自阻用則愈侈而愈廣無所終極也極勤之効不敵不儉所謂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則儉之尤要於勤可知已且生物之豐歉由天人力有所難強則生或不可必也用物之多少由人天變不難預備惟儉則可自主也曾子固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甚矣儉之不可不重講也

倪正父曰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

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以遺不肖子孫爲酒色貲不智也

又曰人生所食者三一曰福二曰勞心三曰勞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至於身自營創高者勞心下者勞力然勞心力而獲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不勞心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貲財既盡無能免餓莩者多矣

羅念菴戒弟邃夫曰節儉有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況吾輩哉知守分即他日處

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足其衣食令免飢寒元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相加吾身危矣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爽之廉恥不喪始名為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為同氣不忍之心乃吾生機然非才力有餘即惻隱不可全前日在舟見汝以米濟溺者吾甚慶喜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滅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羌澹菴曰雖位至三公祿享萬鍾而吾之所以訓子女者必儉凡衣食禮儀皆仍寒士之素可以養德可以養福可以垂永久而閨闈之中尤時加提警然後能慎節以相成勿耽閒靜忘料理使為善無資家產落則家聲亦因之不振好修君子豈可置不問哉又曰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遠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許台仲曰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侈張慶賀過飾婚喪妓樂聲容沸騰傾動光映門戶勝絕鄉邦則是花開矣夫無德而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子孫有是亟為斂抑差緩傾敗

袁氏世範曰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家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杜祁公每向門下以生事有無為問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管許文正公曰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主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

何東山曰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濁婦女以布衣禦寒則堅苦其志若香薰羅綺則淫蕩其心

司馬文正與姪帖曰光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此皆祖考餘慶家門厚福致茲忝竊誠為多幸然光素無才能加以衰老久在沉散絕望顯榮一朝升擢出人意表舉朝之人悉非舊識逆見忌嫉者何可勝數而獨以愚直之

性處於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是以受命以來有懼而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推讓伏弱於人不得恃賴我聲勢作不公不法攪擾官司侵陵小民使爲鄉人所厭苦則我之禍皆起於汝輩也且當共愛惜我身若危則汝輩亦不如人也

屠緯眞曰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闊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厭心內滿厭氣外盈已不勝其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爲之謟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傾家喪

身絕祀顧反不如椎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橫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繫又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旁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於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亢蕩其粗鄙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愼無輕獎一語之俊愼無妄誇是乃眞能愛其子弟者也

袁氏世範曰人家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置於法何益衣服過美之爲禍至此又嘗見醫書曰凡小兒皆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多患驚風痰熱之疾若父母恣其食肉及諸厚味必助火益陽消竭陰氣鮮不爲患其有痘方出而發紫泡以死者何哉正以厚味積熱觸其相火故耳飲食過美之爲禍至此觀此兩說則知誠愛其子女者安可無遠慮耶

高忠憲家訓曰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由於此

陳成卿曰宦僕激怒其主輒借壞體面三字或碎其燈籠或毀其水牌以爲小人尊大凌蔑家主夫小民畏勢惜身誰敢輒得罪宦家主人若稍精明此亦何難洞晰

沈文端文雅社約曰鄉宦或好省事而僕從務喜多事惟

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況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鄉人豈能堪哉吾兩手兩目旣不能徧戢之乃猶招延之不已豈不益自苦哉故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則益不可何也彼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行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所宜處也

處世

武林何公士明論待人接物之規曰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爲卑幼者修飾畏懼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来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伸稍薄則爲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内則踈包容退讓寧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絶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怨不至中傷不止耳

王陽明答門人書云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又曰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其道或過於嫉惡或傷於激憤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君子之過

呂叔簡曰處人不可任已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已見要悉事之理又曰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人可寡過我可寡怨又曰處事要事事安貼處人要人人得所譬之握髮理絲一莖有緩急便不停當

利瑪竇曰以詐待友初若可以籠人久而詐露反爲友怨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爲友敬服矣又曰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吾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自處於疏也

鄒南皐曰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不嚴修身媚世者也賊身而未嘗有益於世媚世而未必不害其身

胡敬齋曰處事應物不可徇己偏好須省察當爲與不當爲當理與不當理又曰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又曰事事有一定道理須要見得明養得熟應酬之際方無滯礙

鄭善夫經世要談曰防身當若禦敵一跌則全軍敗沒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教人以善而外揚之則仇

胡師蘇曰親族鄰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童僕之嚷鬧言語之有觸忤行事之有錯誤其勢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不必詳責於人只知反求於已方能久處若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吾恐相報終無了時勢必不能兩存

又曰人有求於吾力能應則應之如不能當和顏巽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可疾言怒色拒之太嚴亦不可托故延展令其失望

又曰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

又曰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以久處矣

又曰人之奉承我誇譽我必反而思之果有好處猶宜退讓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侮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悞而人未加察我惟自責自修而已

徐尚公曰君子處世苟以阿世固所不爲輒以忤世亦當知謹須內矜嚴而外溫惠不可率意徑行至於招怨名禍世法之術雖與道學異趨然君子接於人之方未始非世法所從出嘗觀古人於方嚴之中自有圓通之用絕不苟同而泯其違忤之迹誠可云應酬得善道也

徐養齋曰人非我安能盡如我意凡吾一言一行亦有不自當於意者乃以是深責於人惑矣是以君子貴恕也

又曰人居高顯則思卑下之艱難居飽暖則思飢寒之困阸居安逸則思勞瘁之當休居明哲則思愚暗之可恕力可及而及之求可通而通之亦成己成物之道也

朱在菴曰待人接物之時須是處富貴之地悉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思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體悉患難的景況處旁觀之地原諒局內的苦心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又言忠恕二字吾一生用不盡何敢須臾離也

龐順陽曰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凡所欲爲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可不畏乎

薛近泉曰易發難制忿心爲甚忿心一熾無緣制過則致相詈相毆相讎惟知爭小利而不思有大害爭虛氣而不思有實禍告訐爲能而不思含忍退讓爲賢或因尺地而賣數十畝以爭或因百錢之虧而用數千貫以爭豈知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識破此

意聽人和解以其必忍氣於吏胥者移之以忍鄉戚以其必賂費於門隸者移之以讓友鄰則省財省力心身安寧人亦信服比之忿爭鬬訟拘囚苦楚荒廢本業亡身及親者相去一何遠哉如或事關利害不得已求直於官幸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鄉戚友鄰之義留有餘不盡之情切不可逞力求勝致有損傷則直反為曲冤反被罪又有桀黠之徒挾其小慧逞其機巧人本不爭而挑哄之使爭人本不訟而煽激之使訟何提刑詩所謂引人平地破家產他在旁邊冷眼看兩競力疲多顧息中人未了又經官是也

高景逸曰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死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無累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若彼無罪而妄凌辱之尤為非理

洪自誠曰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

袁氏世範曰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辨至於百無一是朝夕以此相凌極為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夏忠靖原吉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為不可吾少時遇犯我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不與人校何嘗不自學來

戚南塘曰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在

又曰一富人性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者以百計當以一百一十為平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入吾用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之地假之顏色溫我話言體其甘苦乃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數以事累

高景逸曰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呂叔簡曰飯休不嚼就嚥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語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邵康節訓子伯溫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

劍埽集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陳幾亭曰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

陳玉壘曰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涉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於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為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嚬一笑俱慎之可也

何垣曰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

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子贊也過莫子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勃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保長年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王陽明曰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憤嫉圮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亦無益矣又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已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先輩云見人須化一氣字浮氣客氣腐氣道學氣一概消除方爲眞學問勞曾三曰人不可無道心不可作道貌人不可有世情亦不可忽世情夫通世情者道貌尚不可作況其爲矜傲乎又曰凡人病根在於傲之一字種種惡業俱是傲然不肯相下之心所致也禹之戒曰無若丹朱傲只一傲字便是萬惡種子古來洒埽應對奉几侍立不過要消除子弟之雄心猛氣使之鞭向入微

歷觀聖賢無不欿然若虛惟恐稍有上人之意夫子所云慮以下人正與人接物之要語也彙纂功過格曰儘有並不傲氣而好上人之心隱伏於中或負其家勢之隆或負其才幹之異內念自尊即一柬帖稱呼而謙遜殊有難色此亦俗情之甚不可解者也傲氣其易見者勘到好上人之意則敬謹功夫益深矣

彙纂功過格曰先儒論人與禽獸之別惟此禮文爲重檢束稍弛即流於傲慢蕩逸不成人類蓋若是其嚴之也今按忽略儀文其端有二一則因其卑賤不致謙恭是爲輕人一則過託相知無所矜慎是爲慢已要之輕人都由慢已而出且對相知而簡忽往往不能保其交之善終未始非所以輕人也昔稱文中子居家雖孩孺不狎其使人也雖僮僕必斂容

袁氏世範曰凡人行已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歉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以君子而偶罹其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名致之耳

羌澹菴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已不是萬善之門劃若根關若門心和氣平解脫冤憎可以成身可以順親可以庇子孫

呂叔簡曰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

為人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為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為人恭我也

又曰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吾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又曰手段不可太闊太闊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又曰只有一箇耐煩心天下何事不了得天下何人不能處

薛文清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勿之信矣又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端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先正有云凡人燕會交接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處世之善術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又云凡夫客次與坐席不能遍識常宜自處卑下最不可妄談時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之名或於其親知前及其短行必貽怒遭禍也至於忿怒戲謔之中尤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祖父之為人蓋我或一時激言諧語而人之怨之已深入骨髓矣

又云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恐有醜者在其中議論有礙於彼則彼不言而心自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謂我有意而言之也

王耐軒曰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貧也窮也皆命也非告人可脫

呂叔簡曰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使及聞之也尚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為者雖實過也吾為掩之

又曰一友與人爭予語之曰於十分之中君有一分不是否友曰我難說無一二分子曰且將這一二分都沒了

纔好責人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皆言也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怨者或已敗君之謀矣

高景逸曰言語最要謹慎交遊最要審擇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人不如少識一人若是賢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難得知人實難耳語云要做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又曰見過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禍常見己過常向吉中

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横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陳幾亭曰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所以不答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浸消

又曰朋友有隙能解解之不能解聽之慎毋述彼此之言致鄰於讒人之搆

先正云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聞鐘集曰孔子云仁者壽古銘云恭則壽此是實理每見龎眉鶴髮之人必有温恭簡重慈愛謙遜之色反此者往往而夭故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關冥冥中所以償之者毫釐不爽思之思之

薛敬軒曰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又曰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王崇慶曰惟義理微如秋毫故心不可麤惟義理昭如日星故心不可昧惟義理坦如道路故心不可險

耿天臺曰紛擾中常有寧靜意思進步中常有退讓意思窘迫中常有優裕意思濃釅中常有簡淡意思拂逆中常有快活意思順適中常有警惕意思此非知道者不能也蓋知道則雖景態萬變乎前而吾自有真常者在

沈龍江論交際之道曰禮尚往來雖本人情君子有施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不必過責望於人近聞鄉俗之人有一桃一李必求相稱者甚爲可鄙世豈有操券以行禮者乎惟受人之施力能爲報而自處鄙薄失禮者亦無怪乎人之責之也

李文節曰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真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寧令人怪毋令人笑

沈龍江曰人家稍能度日卽不務本業到處人情三錢五錢時常湊辦其爲苦累十倍征徭得之艱難費之倏忽亦何愚也曹靖修家規有云親姻餽送切不可過奢防其難繼歷觀前賢之論則知嫌微薄者固爲俗腸懼人之嫌而勉强徇俗者亦非明識

袁氏世範曰凡親戚有假貸者不如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終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必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而强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

於交怨而後已且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以命窮計拙而折耗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我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憾於我縱不滿其欲而怨亦不至如責償時之甚也

侯仲兼曰師之尊隆至與天地君親並誠以其造之成之之功與生之養之者不殊也故受人子弟之托儼然稱師便當不憚苦心不惜費力愼毋貪安自在循名亡實夫爲經師非徒搬詞衍調之謂也務將聖賢道理切實講貫要令實得於心其與日用言行相關者尤須隨時隨事親切指點使書理觸處爛熟可由心得而見諸躬行則爲文亦必無游詞蒙混之病也此謂文章關乎心術非由經師啓導之功乎爲蒙師非僅句讀課誦之謂也務期弟子儀容端雅性情敦實諸凡坐立有度書冊有所應對有文總不可令一毫苟略誦讀之際一字一句必須分明響亮覺其吃力寧使息聲停誦萬勿使當誦放心精神收攝則神智心開是故爲蒙師者其任尤難直當全無作爲目注耳聽師之心常在弟子則弟子之心亦常在於書自見教專而功易又須於課讀之暇常舉忠信儉勤之語與之講解令其記習蓋從弟子時

造就根基到長工夫自易此蒙師之功未嘗不與經師同重耳師道淩夷於今爲甚人既不重夫師而師亦未嘗自爲可重大槩誠心少而忽略多羣以之爲餬口資生之謀而忘其爲淑人教學之責是深可悼歎也

彙纂功過格錄李成之自號一樗子性沉靜簡默終日端坐接人則怡然溫厚與諸生講解懇懇詳辨莫其有得而後已嘗曰人之性質敏鈍不齊有聞言即解者有再四言而未曉者教者於不即曉之人不耐紆緩躁火勃生益難入矣要當因其所蔽反覆開剔逐層揭之言則諄詳義歸要約正於此見苦心妙用若專喜敏者以爲快順程子有言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耶

張纘孫誡人作淫詞其略曰今世文家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蕩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日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兒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舍性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我輩既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

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途賣賦則何不取古今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逞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況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況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特悞人兼亦自悞我甚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戒作爲淫詞并好觀淫書喜談淫事者

彙纂功過格曰人類之所以資養而得生者惟賴農夫以給之故農之事最貴農之功最宏乃浮薄者流豐衣美食全不念其所自出見霑體塗足之人輒若卑微無足重輕亦曾反思一已戴天履地比農人孰爲有功乎故不爲農者皆當有憫農之情重農之念苟無所以惠及於農者而安享其食其何能自安也而矧敢輕之哉

吳仲植曰天下皆知農之可貴不知農更可美貴者貴其有利於世美者美其無惡於身蓋人之惡生於妄求又生於逸遊農無妄求之惡固已而克免逸遊之惡者尤無如農無論其三時在田勤苦不已即服田之暇必有所爲或索綯治屨或舂揄米穀或佐其婦紡織風雨寒暑無間蓋其念慮只知有室家相聚饔飧是謀心有所係而不分筋骸亦有所束而不散緩無待有心爲善而一日之間惡自無有此爲農之深可美也舍農而外有如士無聖賢工夫則何時非暇逸放縱之時非淫慾橫生卽濫管雜務或爲樗蒲或爲飲食會實以其閒暇無事有不能自禁也至若商賈之流宜非無所事事者然終是忙時少而暇時多吾見列肆者嘗支頤瞌睡流覽淫書或博弈消遣羣聚戲謔談論短長探刺時事神蕩心馳閒則必然安能若農之凝聚無他營也故近善少惡惟農最眞醇可美昔有激言者曰今天下不致人類滅絕者賴此幾百耕田之農在天地間庶幾眞氣常留耳以吾思之實非矯語願以此告天下之輕農者

胡振安曰陰功有萬而救人爲第一倘值水旱奇荒三空四盡百萬生靈嗷嗷就斃仁人君子當此苟可自全性命卽當傾財救濟而一人之力有限須約實有善心者廣爲勸募設法賑給庶幾轉溝壑爲衽席此在大家殷戶首當倡率者也

彙纂功過格曰凡士夫居鄉以其勢力可爲必當留意於備荒之策勸率同志倡始捐粟畫立規條開達當事實心實力躬爲任之期於絲毫無弊利及無窮而事取易舉效期實濟此其法莫精於朱子社倉之法但後世言社倉者要藉小民零星捐輸則渙而難合朱子創法之時亦從王太守借貸六百石而後得以行之今只須有勢力士夫十數人共矢善願亦得五六百石數則朱子之法無難遵倣而行也朱子自敘云乾道戊子余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時大飢余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直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近境人情大

震藏粟亦且竭則以書請於府知府徐公即以粟六百石泝溪來余率鄉人迎受之飢民以次受粟遂無飢亂歡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束手就擒及秋王公淮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無煩前運之勞余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積新陳未接雖樂歲或稱貸豪右而官粟積無用將紅腐願歲一斂藏收息什二即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廣積蓄即不欲者勿强歲少飢則弛半息大飢則盡蠲之著爲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年已將原米六百石還府其現管三千一百石則累年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余與鄉官士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佐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擇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濕惡還者有罰朱子自言數年來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蓋其成之也亦不易矣

又曰昔人論賑濟之法設糜最下而席文襄救江南大飢特主賑粥謂給散銀米必須編審詳確杜絕弊端飢民命在旦夕豈能懸待設粥則所賑皆貧民爲救飢急着是可見最下者亦有當用之時非可一律拘矣愚見蓋有兩說賑米者各里分賑先立主賑二人徧募里中紳士素封捐貲糴米家詢戶稽分極貧次貧二等極貧者日米八合父母同之妻子減半次貧者各減半先一日計口注票親付其家次晨集某處挨號給之但向給斗升曾子固嘗極言其害莫若稱其家口給兩月糧令歸治本業無妨生理此賑米不易之法也賑粥者聚而待哺沴氣薰蒸更防變生意外莫若用粥擔每擔用白米五六升煮粥盛以有蓋桶外備小籃貯碗十隻筯十雙鹽菜少許挑擔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者令其列坐人給一餐食畢即借附近人家盆水滌器以便後食者約每擔可食五六十人十擔便可食五六百人得逐里逐巷每日舉行無設廠聚人之弊有隨時廣濟之實此賑粥莫便之法也如四月後炎天不可用粥不拘秈米麥豆磨粉爲蒸餅湯糰之類照散粥法分給亦甚便也

李謙菴述沈先生之言曰嗚呼世事何其參差不齊哉吾每當賓筵醉飽箸不能下主人仍薦珍無已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且有飢餓死者吾冬裘夏葛重疊在笥猶欲製新衣徇時尚貧人多衣不蔽體夏無帳則蚊毒

剝膚冬無被則寒威刺骨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求池臺花竹之玩貧人則草屋坍頹暑蒸濕處上雨旁風無可趨避吾握扇涼陰擁爐暖閣時而卧簟時而舉觴猶患天時之不樂貧人則赤日煎熬朔風擊射靡停操作莫憚艱劬皮膚爲之剝換手足爲之開裂吾平居無恙藥餌不絕猶欲覓仙方求丹術貧人得病有求一二劑之藥而力不能辦竟至於不起者吾夫妻子女和樂團圞猶欲買姬媵置童僕供使令貧人路窮無計至有捐性命割骨肉之歡者吾給用寬然猶務多積厚蓄爲百年虞乏匱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貧人丐一錢以延旦夕之命

不免於艴然作色者吾陳陳相因朽敗狼籍貧人有待吾鼠攘之餘而不可得者何世事參差不齊一至於此吾今爲貧人緩頰非槩以傾貲賑飢之類強人情之不欲惟捐所無用以化爲有用則亦何妨爲之如飲食而至於殘剩委棄曷若少節省之以惠及於嗷嗷待哺之人衣而敝之篋笥與無衣同曷若使寒顫噤齒之流得以叨被其一二抑多積厚蓄終身不盡用以貽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未必能享用何如及吾身而施之得當者爲善用也

居官

彙纂功過格曰居官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大節慎則無誤勤則能理昔人所謂居官三字箴也有貴其剛毅無私者亦由清而致有貴其謙抑不肆者亦由慎而致有貴其關防不漏者亦由勤而致則斯三言可以該矣舍此亦何能爲政也哉

敦行錄曰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慎大忽小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又曰居官之法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

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天下以無事安靜爲福勿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條陳利害變亂成法

文昌帝君曰士之居官以忠爲先今世賄賂公行侵民膏血自肥身家扼人嗾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決一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寃業福力盡時果報昭彰故顯官子弟多不振勢宦之家多破殘

朱子曰仕宦須是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明完卽勾之未完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

來斯行曰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敦行錄曰宰相上佐天子理萬物下率羣僚事一人厥任

重矣故大者在格君心之非要者在爲天下得人

又曰天地與我大權要將使之救濟天下利澤蒼生也若能以公心仁德行之身家不顧飢溺猶已則爲伊周之名世爲郭汾陽韓魏公之勳德寵冠一時名垂萬禩矣雖然權重震世福厚危身猶有不勝卑抑之慮焉蓋手握利器不死帶傷望日之月由虧入晦其勢然也太上勇退其次小心其次歛權此際宜時時内省

呂叔簡曰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人焉而共一事互相濟則事無不成互有主則事無不敗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勢均則

不相下無忌憚而各行其胸臆三軍之事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斷一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薛方山紀述曰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妒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已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矣

信陽子卓錄云人臣諫君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斯其言得行而上下均蒙其福也

敦行錄曰主司衡文須公明詳愼搜羅眞才以答朝廷求賢之意苟或不公濫取匪人則源流相傳貽禍無窮且師弟相對如賈何道義之有亦足羞也不明則魚目類珠不詳則校閱不周不愼則磨勘取咎是四者缺一不可而不公之罪尤犯神人之怒干重辟之條又曰主司試思當年讀書之苦今日君命之重將來前程之遠則良心自然萌動可無受賄賣士之獘矣

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安危係焉不可不愼也苟能仁以存心知以決事勇以鼓氣嚴以馭下將道備矣

餘冬序錄曰爲治之道必先除獘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獘以解懸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眞

知利獘之詳確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未得其法則獘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廣詢博訪取決賢知不專一已之見求通輿論之公如古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薛文清曰立法之初貴乎叅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獘則播告之既立之後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或立法之初不能叅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來道之曰興利除害皆當以漸興利太急恐失萬全之計

除害太急易生不肖之心

或問子韶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呂叔簡曰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箇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晦翁曰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眞西山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勿施若罪所當懲而槩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贓吏稱長厚矣如捃摭疑似以入人贓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槩貸之是縱奸也

信陽子卓錄云刑之加人死者不能復生斷者不能復屬良可哀也欲廢法以爲寬則縱有罪虐無辜矣欲執法以爲明則老吏深文罪莫大焉亦曰持其平得其情使死者與我俱無憾而已

敦行錄曰刑官之大罪有五一曰執已見殺人二曰殺人以媚人三曰受賄曲法四曰不明誤殺五曰從旁莫救五者之罪不公甚於不明以其故犯也至於救人亦自有術吾平日公愼既足服人臨時引律最確見理極眞又遜以出之而人可救矣否則爭之而已昔于公治獄只以一爭盡其心吾何爲獨不然哉

祥刑錄曰刑官衙門要嚴肅居官要有風力此夫人而知之者也然所謂嚴肅者須要人人奉法衙門無弊能肅門以內人而後謂之嚴肅若一味嚴刑峻法使下邑小民望之爲雷電鬼神而衙役老奸因以爲利即寃民有無限隱情莫由得訴也此可謂之嚴肅乎所謂風力者須要採訪得眞斷不使樸質者頂缸審鞫得情斷不使豪惡者漏網方謂之風力若暴虐恣性不論賢否善惡一味威陵刑酷使下邑小民手足無措此可謂之風力乎故刑廳之訣第一要寬寬於門禁則小民投訴無不通之隱情寬於詞色則人得盡言無隔礙之微曖迫其情眞事確始主持一定不移不使賢否倒置奸惡脫逃卽是眞風力蓋衙門本自尊嚴又加之以威厲則小民訴狀不敢投寃情不敢訴衙門老惡從中討錢作弊有不可言者此刑官第一緊要也

敦行錄曰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主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循吏功德比宰相似小而更密似賒而更急也大約教化爲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以馭民亟於楊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胡大初曰縣令與民最親廉勤最爲緊要欲廉莫若崇儉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涖

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已之財。欲勤。莫若清心。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家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落自戕。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俟來日。此廉勤之大略也。他猶有可言者。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节。子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相接。或恐有往來結托之嫌。吏民婦女。勿令其出入織紝貿易。恐或有交通關節之謗。

又曰。爲令者視事之初。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詣學萛謁之餘。便當延見衿佩。假以辭色。將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屈已求見。置酒登筵。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傚。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曰勸農桑。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諭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令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寃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

吏卒禁訶。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消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設鑼縣門之外。俾自叩擊。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愛民之要。尤在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懞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體察。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

呂叔簡曰。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纔說官好做。便不是做好官的人。席文輿曰。職固有輕重。事固有繁簡。但纔說好做。便滿腔是玩易之心。此則無一可耳。

朱文公主泉州同安簿。日與寮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其答范宗伯書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過矣。

棺榆子曰。仁可加於小民。而不可遺於官屬。官屬亦有勞勩。不當苛求之。禮可隆於司府。而不可略於卑官。卑官亦通朝籍。何可傲視之。仁本徧覆無遺。禮蓋敬而無失。

居上者體此循此。庶幾乎罪過寡矣
汪素民曰。寮屬之卑下者。誠不可不體恤之。然稍或假之
以權。恐致擾害於民。固當嚴為防範也。高忠憲公曰。佐
貳之虐民。卽令之虐民。可無懼乎
陸文安公與楊守書曰。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獘宿蠹。殆
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蟊賊。吏胥
居府廷司文案。留宿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喜
慍。以日月淹速。嘗吾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
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
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佐證於黨中。
以實僞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

之人。一旦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
接吾目。塗巷之言。不聞吾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
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
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能為之牽制。以格吾
施行。吾斷之速。則文踈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其詳。
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常有
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
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
佘中丞治譜曰。吏書騷擾。科索全憑牌票。有司硃押牌票。
都不經心。堆疊多張。總稱未完前件。用印判日。中間言
語重輕。任其亂寫。事體緩急。任其報票。紅單一出。打點

卽來。遂意則將票停擱。不足則再三寫催。有司何嘗查
某事曾催幾次。某票有無回銷哉。今宜將一切前件。到
日分急中緩三等。為三袖摺。責令該房自限某事何日
可完。卽註摺上。難完者許其稟官。易完者照限督催。分
別既明。方准出票。有司每日看摺勾銷前件。一事完卽
勾一事。違限計日加責。是官斧而吏鑿也。彼且辦事不
暇。何敢愚我以行私哉。又曰。凡次日應申文書。應行牌
票。與夫一切應簽押應標判用印者。俱要頭一日申時
候晚堂事畢傳進。每房各用護書別之。每一文票實寫
承行書手姓名。吩咐用浮帖。將應行之故寫帖在本文
本票上。某處該小押。某處該點。某處該印一顆。應正印。

應斜半印。背印。一一用小紅簽帖寫明白。本官先期在
衙中。將粘貼原故詳看。應簽押者簽押。應標者標。應用
印者印。文書歸各封筒。票歸護書。次日隨官傳出後堂。
其有理可疑及標印規矩未知當否者。不印不標。次早
坐後堂。照承行姓名摘問。凡理不應行。有獘者責懲。講
得是。仍該行者與該行。而尚未標印待問者。一同補印
補標。如此則清晨卽可坐大堂。文書既無隱獘。官府又
有神明之誦。伺候者又服其敏速。此新官第一宜知者。
鄭昨非曰。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
生釁。故往往以為國興利之說。慫恿官長。增丁衆餉稅
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

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稍有禁縶皆得望風索騙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僚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如是而不得其平者多矣

晦翁先生曰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被殺者之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方定之曰男女之别在位者所宜慎故婦人而健訟者未可輕聽也婦人而被告者未可輕拘也

殷棠川曰凡官長居民上當爲民捍患恤災若水旱頻仍不爲請命反急催科不能救援反行敲朴其意曰功令可畏不得不如是者所以全功名也嗟乎功可取也下不可虐也縱不畏百姓之怨咨亦不畏子孫之受報乎

陸宣公論徵收迫促之弊曰蠶事方殷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懲責既嚴下吏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值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旬月之異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用急迫重傷疲人

高忠憲公曰久逋帶徵徒飽吏胥皁快耳每見官府出一番牌票吏胥得一番牌錢皁快持牌到民間但索牌錢不索逋賦卽官府嚴拿欠戶欠戶亦但出杖錢雇人受杖耳民間費無限之錢而于國家之賦有何益哉

張江陵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現年錢糧一併催徵也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餒妻子流離現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積逋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現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所減又是將來帶徵況頭緒煩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給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隱適各增谿壑之貪甚至蒙昧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與其敲朴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使其戴上之仁哉

胡敬齋曰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恒產與敎化不行既遊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飢寒所逼鮮不爲盜又曰歷觀爲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爲之强者爲强盜弱者爲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效勤爲先也

眞西山官隆興有勸農文曰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於玆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亦文具而已矣近者約束十條亦旣禁止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弟子當敎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鬬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躭酒是喪生之漸凡此數事爲害至深有一於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徧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丘文莊有言曰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泥陳迹宜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爲主各隨地勢爲大溝廣一丈以上者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達於大溝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者委曲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爲之小溝令業田者爲之細溝則人各自爲於其田每歲正月官遣役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巡視不使淤塞不惟霖雨不能爲害而亢旱亦得以灌漑矣

康濟譜曰障捍水湮全在岸塍岸塍多令業田者修築然人情恒慳一時小費不顧異日大患須計田授役助以公費旣務高廣其當衝而易潰者尤須堅固而又歲修之俾勿壞則水潦有備沮洳可並沃壤苟徒理河道而於岸塍漫不加意則雖得之於河而終失之於隄是岸塍又水利之最切者也

黃懋中曰賑飢之法往往吏緣爲奸貧者未必報報者未必給其報而給者又未必貧有司擅賑濟之名而貧者未沾實惠請就里中推一二大姓任以賑事有司第不時單車臨視稍立賞罰科條以勸戒之蓋大姓受役有九利習知貧戶多寡不至漏冒利一給散近在里中得免奔走與留滯之苦利二披籍而姓名穀米之數易於查勘利三且以鄰里之誼不至淆雜損耗利四貧民素服大姓即有缺漏易於自鳴利五食糜各於其方不至羣聚喧雜穢惡蒸而成癘利六大姓熟識近鄰不至攫奪因可弭盜利七分縣官之勞利八吏不能爲奸利九又凶荒薦飢民聚爲盜少者百人多者千人率指高廩爲外府鋤耰白梃望屋而食甚則譟呼晝剽莫敢誰何亟宜下令諭以朝廷詔旨但恤貧民不宥亂民凡爲亂首者戮無赦昔周官大司徒荒政十二自散利薄征以至去幾舍禁率皆寬大之令而獨於除盜賊加嚴蓋以勞民易與爲奸培嘉穀者去稂莠勢不可不急也

顏光衷論救荒法有未然之策。如務本節用。裕農儲粟。此等規畫不必言矣。有將然之策。謂如水旱穀種既沒。飢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荳數千石。貸民使布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糙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糶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預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若飢饉已成。流殍並作。雖擲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廒。虧損課利。所傷大矣。又有已然之策。則分正與權。正策一曰開倉賑貸。

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糶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令飢民營工得食。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鄉村幽僻。富戶既稀。拯救亦缺。此間亦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莫若計其地之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張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塲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糴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獘。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可

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粮可化數日之粮。甚簡甚便。此二策均可行。糶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於多米地方循環糴糶。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抑之則閉糶。而民愈急。勢愈嚚。其亂可立待。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民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於棄子有收。强糴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所必至者矣。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

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採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

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高忠憲公憲約條件云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各家自造倉厫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戶多少以二分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憑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王文恪公曰朝廷嘗蠲免荒數而有司不奉德音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恩按不均之歎其弊真堪扼腕官府即實心奉行而一人察識豈能勝蔽欺之衆則有法焉早定畫一之規揭示各邑鄉邨使愚夫皆可與知胥吏雖有神姦不及措手矣

陸道威曰清丈田畝極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即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里胥作弊一則豪强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翁行之於漳泉剛峰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豈惟安石方田即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峰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峰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爲人上者不可不知也

魏莊渠公答王郡守曰來諭禁奢靡息爭訟誠今日對病之藥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率以儉共成禮俗以爲民表富民能節儉好禮者勞之擇其租分尤不率教者或使卹其宗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焉小民庶其風動乎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遊山燒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爲之厲禁犯則峻治之

佘中丞治譜曰諸生即有一二不肖須爲衆人惜體面切不可窘辱太過波及父兄妻子此不惟全斯文之體面收一時之人心亦可觀我輩心行諸生爲他人言事此是無恥若父兄子弟之事亦是至情州縣亦須委曲凡事從寬諸生之父非大故不可加刑亦培植斯文之一事也又曰諸生少有進取之望必自愛惜其出入衙門武斷鄉曲脅制有司者非日暮塗窮之人則惡少不知一字者既不事詩書無心進取但三五成羣打街罵巷捏造歌謠習以成風宜當堂面試如文理不通將始末事情同原作申詳學憲涇渭清士風益以振耳

魏莊渠公諭民文曰禁止師巫邪術國有明條今有等愚民自稱師長火居道士師公師婆童子之類大開壇場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僞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或燒香施茶或降神跳鬼修齋則動費銀錢設醮必喧騰閭巷暗損民財明違國法甚至妖言怪術蠱毒採生興鬼道以亂皇風奪民心以妨正教弊固成於舊習法實

在所難容。爾等愚民。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且如師
巫之家。亦有災禍病死。既是敬奉鬼神。何以不能救護。
士夫之家。不祀外鬼邪神。多有富貴福壽。若說求神可
以祈福免禍。則貧者盡死。富者長生。此理甚明。以所易
曉。今幸政化一新。汝四民合行庶人祭先祖之禮。毋得
因仍獘習。取罪招刑。禁約之後。師長火居道士。師公師
婆。聖子尼姑。及無牒僧道各項邪術人等。各赴府縣自
首。各歸原籍。另求生理買賣。故違者拿問。如律治罪。
佘中丞治譜曰。一切事雖極重大。皆易訊審。惟事關强盜。
得情最難。蓋强盜鐵口。非用刑不吐。而一味用刑。箠楚
之下。何求不得。强盜未必輸情。仇扳之民。往往怕刑屈

認。覆盆黑天者有之。問官於此。切戒性氣。或雖非粗心
浮氣。而心事纏胸。苦不耐煩。切勿遽審。若非細心耐煩。
輒使嚴刑。嚴刑所供。必多自罔。問官又不知落筆附案
之害。據彼信口一篇。我卽信手胡寫一單。招房利於害
人。粘連附卷。用印鈐合。因而虎捕持票下鄉。口稱拿盜。
誰家不害。誰敢嚮邇。此單一印粘卷。有姓名人。便謂之
卷盜。就令他日辨出。身家妻子。必不保矣。故凡審盜之
日。先在衙中彙輯各犯節略。擇其情較眞而狀較惡者。
隔別衆犯。先拷之。拷之之法。既不可不用夾。又不可狠
用夾。如彼不認。及認而不像。務要時緊時鬆。緊之以迫
其吐。鬆之以誘其言。反覆折問。如有隙可入。有端可揣。

有情節可據。便須耐煩。著意加工細拷。得此一人的是
眞盜。然後再拷夥黨。一總幾人。夥黨姓名。既得。然後逐
名拷其年紀。拷其狀貌。拷其住址。拷其何人主謀。何人
爲首。何人在外把風。何人入門明火。及劫殺傷人等項。
供寫畢。又從中抽問。或從後倒問。翻來覆去。一毫不差。
此是眞正情節無疑。再吊諸犯對審。果的。此等單方可
同審語印過附卷。若覆答差謬。此中必有仇扳之人。或
有眞夥未出。情節未眞者。或再拷此盜。或別拷供眞之
盜。俟的而後存之。切不可遽以參差供單。胡亂附卷。如
此訊盜。眞盜出。假盜盡可釋放。除惡安民。一舉兩得矣。
感應篇箋註云。捕盜一案。獘惡多端。蓋不止捕役之爲奸

也。堂堂官府。須令光明。然後可以戢抑奸宄。何可身自
犯之。如緝獲全完功也。乃不審眞僞虛實。惟圖緝獲如
數。以不礙陞轉。遂有訪覓竊盜。嚴刑逼供。以充强盜之
數者。亦有指劫張之盜。改爲劫李者。亦有彼案獲賊。卽
賄買彼處官捕。逼令强盜供招。此案亦曾打劫。以圖註
銷前件。供招冊內。某人卽某人。有一人而數卽者。此中
嚴刑逼勒。不知凡幾。究竟眞盜不獲。桃僵李代矣。更有
大案限迫。官捕畏比。無可如何。强拿外方無告乞兒。奇
刑酷炙。勒取口供。且懼以異日改供。卽刻要處死。以致
申解上官。犯人供吐如流。全不聲冤。以祈稍緩須臾者。
更有路逢孤客。竟行斬首。詭稱於某處某村途逢某盜。

執械相拒卽行殺死者更有覔無主屍骸强稱之曰某
盜行至某處身故上官無計可考止憑州縣印結印結
以爲是不得不爲之申報開復故常有數年旣死之盜
忽而復生翻致不敢上聞此又督緝中之噴飯者也
陳幾亭曰無辜干連惟訪犯最衆曰羽翼曰干証往往至
數十人其眞助虐者乘此兼治之懲往戒來良不爲過
其餘廷訊旣確之後卽與省發悉免起解俾四民各得
復業此大方便也不然驅此衆人隨彼首惡困長途糜
時日賠裹糧受公差之折挫其寃累可勝道哉在干証
爲自討煩惱在被害爲雪上加霜若訪犯至確猶且懲
少而累多倘訪犯在可操可縱閒是罪者未足懲而累

者疾首蹙額矣潘郡伯默菴云州縣權最重此類悉與
省發每事止以數人起解不惟便百姓亦省上臺讞閱
之煩上臺必多其斷勿嫌其專必以爲功不以爲罪利
民獲上而安其身三善備焉蓋其守曹州時躬自爲之
故言之親切有味吾邑頗多盜一爲應捕不肯擒二爲
鄰里不肯報不肯擒之故可以默喻不敢報之故則因
擒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屢集公庭面相質証又
同解各衙門空結盜仇滋累無已故不敢報合於報聞
之日立面審確給賞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
上司有賞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省發之
爲利默助於消弭者

顏壯其曰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
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
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
汁簇攢酷打踹門破屋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
官長獨謂屍場一檢足以辨寃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
鯨呑虎噬已至此也此獘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
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
旣難槩置不理但據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而不以藥
首自縊投水而不以自縊投水首者擬問如律務在懲
一警百張榜告諭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
明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朋無

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朱蓼菴曰假命圖賴南俗更甚余令烏程時痛懲此弊另
發人命狀格直書時日情詞不許卽用叅語刁字狀後
印成正面反面左旁右旁四屍傷單令告人自填其上
傳鼓投進不拘時刻余卽刻親至屍所照詞訊問照圖
簡驗並不批委寮佐假手吏卒果係眞傷依律定罪若
係誣罔卽加痛責至於投水自縊跌悞等類則原情分
別押令卽埋以斷抄詐拖累之苦雖遇感暑隆冬山僻
水窪亦不少避少遲故二年之內並無以人命來告者
王泰宁曰殺人之獄謀故者少鬬毆者多而鬬毆之律重
在保辜謂以毆傷之人責付毆者調理醫療照律立限

限滿之日定罪發落蓋毆傷者之親屬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死以爲索詐財物之地而毆人者惟恐其死要巳命抵償則凡可以生全之者無所不至是一件相打公事活得兩人性命乃律之良法美意也每見有司官員凡遇此等狀詞多視爲末務不卽拘審爲之相驗傷痕卽巳相驗亦不責付被告調理恣原告之所爲故被傷者十死八九又曰凡有鬬毆傷重者地方卽時首報若陳告者已至而地方未報卽重責之人命屍親不是父兄伯叔便是弟姪妻子被毆之日卽自解衣眼同見証要見被毆之人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被某人用何兇器毆打某處現今某處斜傷長若干闊若干某處員傷橫若干圍若干青色紅色有腫無腫曾否皮開骨裂某某見証卽照狀式告官官審地方果係重傷卽不許擡擡到城恐破傷處中風致殞卽時親行疋馬減從督同折傷科醫士攜帶合用膏散詣彼相驗登記傷痕令醫敷貼整理限以保辜日期責令兇犯領至家中調治案候在官又簡驗死屍最須仔細往往簡官嫌其凶穢不肯近屍犯人杻鎖跪棚多不同看惟有屍親仵作喝報屍傷或多增分寸亂報青紅間有犯人與屍親爭傷而簡官竟不經目止執筆爲仵作謄錄耳今須照狀式告簡官照辜狀原供傷痕依法簡驗平時常讀洗寃等錄臨期務須親驗致命等傷稍有疑似卽加覆審耐煩一刻卽可爲他日干連人等全活數命果係裝誣明立文案以杜後端果係眞犯卽取供招以塞求請仍嚴責吏仵眼同原被干証取四不扶同甘結定招擬罪更須萬分詳愼務使情節明白此心灼然確據庶生死兩不含寃亦省後來屢駁屢勘躭延屢歲苦累多人耳

朱卓月曰驛站之苦人所共知舖兵之苦忽而不問十里一舖設以傳遞文書今則不然官過則打鑼扶轎又爲跟役擔物甚至家眷過背負孩子夜則照火把又有夜行鈌伴勒之長送前差未巳後差踵至雖馬牛亦不勝其驅策遞公文又有按時按刻之稽乙酉年曾有福州撫軍移文與余嵌塡時刻下舖不接遂自地頭十三站竟達漳南赴鎭投文隨斃於路余命掩埋恤之已無及矣非閩一省天下盡然願秉傳者共憫之

高忠憲公曰體恤舖行於得民心最捷卽如辦酒一事碗碟出於舖戶狼籍不堪若發公費置買器用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使民安堵又憲約有云上司舖陳往往借用當舖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爲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無令移用以至鈌少嗚呼公之用心何其纖悉俱周歟爲守令者當知所以節節推之其爲仁恩難量矣

捌輯 14－714

〔明〕朱得之通義

列子八卷

明嘉靖浩然齋刻本

列子通義自序

列子書八篇。雜記以闡大道者蓋出從禦冠之徒。記憶其師門之言行與其誦古者。如大小戴之禮記也。意者莊子時。此書尚未出。故周聞而述之。以見前輩作聖之功。有若此者。其未以為然者。多不述也。史遷亦謂列子無書。故不立傳。或疑昔人但謂此書非出一手。而今云然。得無有所據乎。曰此書篇章畧經攛次。定于劉向。既而郭子玄、張處度、殷敬順、林希逸輩註釋多門。存疑非一。以今考之。其為章也百有二十。載列子言行者。僅二十二條。皆稱子列子。其非禦寇自為可知矣。如湯問、力命、楊朱三篇。斷然別傳之書。而類聚於此。無疑也。其間如樵鹿之夢。謂惟黃帝、孔丘能辨覺夢。今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莊子稱魯國之儒一人。是與孔子同時矣。

列子　序　一

列在莊前。故莊內篇多引其事。即曰世無孔丘。則其世之相後遠矣。書不出於禦寇。此亦一證。然非嘗聞其言論。得其心之彷彿者。又不能為此述也。夫禦寇者。聖哲之徒也。據籍所載。義有未純。故愚謂非列子自為也。諸凡釋者。隨文生解。雜以推測。至於文義之綱條目。毋貫。尚多無倫。使後世因而疑訛。及於列子此虛明洞照者。所以不能忘情也。愚今所通之義。率所見也。非有所授也。深造者觀之。未必無得失。然於洗心之功。隱微獨覺之指。視他籍頗為不汎。凡未領會者。厝之以俟他日。或見列子者而請决也。考索名物。多仍其舊。而釋詁字句。時贅爭自得。求夫理通而自慊耳。其立言初意。然不然。不論也。學者誠有得於言意之表。而法其為己知幾之功。則世之先後。與其言之所從出。自不屑於多辯。而逐塊之技庶幾其脫然也。

列子　序　二

雖然得於辭而後可以通其意斯籍也其文則紀事者也而因事以明道也道不容言也惟解縛而道自存忘言而性自見故其放言譎詭彷彿不羈而各全其天之指則固縱橫馳驟而不失猶造父之御穎人之斲也其指性命之道出於自然至矣故凡起心起意起知者皆人也非天也學也者學於無朕無言之地而有名有形者皆縛也苟知其意與予欲無言者等也則大道之明不待余之贅疣矣

嘉靖甲子夏四月既望靖江朱得之序

列子新書舊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讐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

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東晉光祿勲張湛謂閑其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稀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賫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楊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其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時示旨歸多稱其言恐被序意見此書之不可不貴也至日治身貴於肆任非知幾之言也其言外之意則貴自然順性猶曰故皆以利爲本人惟不知性之本中本和而順之故以嗜慾爲性此肆任之說所以出也劉向謂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者猶孟子謂齊東野語非法度之言乎不然非惟不知立言之意抑亦不知君子之實矣二君固敬信此書者言猶若此他又何望

舊序 終

讀列評

列文王伯雜見乃其所謂縱口之言不衡絲搆者故於天心民命之幾微精彩時或爛然於溫厚之中如問關尹至人潛行與列子自序得於老商氏者殊非秦漢以來文章可比而病忘一篇尤爲絕唱

尼父不語怪力亂神非謂無其事也語之而不以爲然者衆也此書多神奇之事蓋曰自有知其然者也後死者體聖哲之所匡直辯齊氏之所誚尚隨其所値而會心焉則所以條理其身心主張乎世道者有餘師矣豈必千載之下重爲善治眞儒惜哉

列莊二籍盛於後學甚多務詞章者可以倣步驟好談論者可以資聞見耽名利者可以廣襟度求長生者可以堅形骸志道德者可以理心性其柰世之不求覩見不求自得而隨聲附和何

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忠恕之道也辯學術

之邪正、宗依之準也、惟誦古訓有得於欲
速見小韙韙驩虞謀利計功之說、則此籍
之過、邪正之辯、庶乎其有稽也、

或曰、老列莊三子之書可無也、曰、何也、舉業
不命題也、曰、嘻、文以闡道、明天心也、故曰、
不關世教、雖工無益、西漢以來、汗牛充棟、
曾有三子之見乎、曾涉三子之津梁否乎、
一籍中雖或有一二語相似、不過剽掠誇
張要非自得、今之舉業尊孔也、孔之學貴

王賤伯、三子之言於此義背否、荀楊以後、
爲言爲行、有涉斯義否、不涉斯義而後可
無也、愚嘗謂刪書者、不可見矣、得見續經
者斯可矣、焚書者不欲見矣、得見選文者
斯可矣、

此籍間有差悞、如哉作戎、若作者、然作無、拙
作拱之類、今得意者則爲之明註、不然亦
惟隨文生解、爾讀者亮之、

評止

列子通義總目

列子通義自序
劉向序 附張湛序
讀列評
列子目録
列子通義八篇
刻列子後序

列子者、春秋鄭繆公時人、名禦寇、又名
圄寇、列其姓也、秦政坑焚之後、至漢景
帝時、其書始出、唐天寶初、冊爲沖虛真
人、其書名沖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勑號汶

沖虛至德真人、其書名沖虛至德真經、
即此書也、余原此書之著、必在夢奠兩
楹之後、刪述之澤漸湮、天德王道不明
於天下也、故寄情游戲、以發五經之微
意、惜乎上智清明者不多見、而功效之
風足以蠱惑夫蚩蚩也、是以荒唐迂誕
之詞無或乎不然、所賴者良心未泯、空
監妍媸、一掃成心、不使先入之說秉之
也、則列子之心聲必有
砰然於此籍之外者、

總目

列子目録

天瑞篇卷第一 凡十二章 記列子者六章

列子居鄭

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

列子適衛食於道 見莊子

孔子遊於泰山

林類底春被裘拾遺穗

子貢倦於學

或謂列子貴虛

粥熊

杞人憂天地崩墜 見莊子

舜問乎丞

齊國氏大富

黃帝篇卷第二 凡二十章 記列子者五章

黃帝即位喜天下戴己

列姑射山

列子師老商氏

列子問關尹

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 見莊子

范氏子華善養私名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

顏回問仲尼濟觴深之淵 與莊子同

孔子觀於呂梁 與莊子同

仲尼適楚見痀僂承蜩 見莊子

趙襄子狩於中山

神巫季咸 與莊子同

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見莊子

楊朱南之沛 見莊子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 見莊子

天下有常勝之道

狀不必童而智童

宋有狙公者愛狙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

惠盎見宋康王

周穆王篇卷第三 凡八章 記列子者二章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西極之南隅有國曰古莽
周之尹氏大治產
鄭人有薪於野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
仲尼篇卷第四 凡十五章記列子者三章 又曰極智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
陳大夫聘魯
商太宰見孔子
子夏問顏回之爲人
列子師壺丘子林
列子學三年心不敢念是非 見莊子
初列子好遊
龍叔謂文摯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
鄭子圃澤多賢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
中山公子牟
堯治天下五十年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
湯問篇卷第五 凡十七章
殷湯問於夏革 莊子引一節
太形王屋二山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
大禹曰
禹治水土迷而失途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
孔子見小兒辯日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
匏巴鼓琴
薛譚學謳於秦青

伯牙善鼓琴
周穆王西巡狩道有工人偃師
甘蠅善射
造父之師泰豆氏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
周穆王大征西戎
力命篇卷第六 凡七章
力謂命曰
北宮子謂西門子

管夷吾鮑叔牙相友甚戚
楊朱之友曰季梁
楊布問曰
齊景公遊於牛山
魏人有東門吳者
楊朱篇卷第七 凡十九章 又曰達生
楊朱遊於魯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
楊朱曰萬物之所異者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
楊朱曰古語有之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
孟孫陽問楊子
楊子曰伯成子高
禽子問楊朱

楊子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公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
楊朱曰豐屋美服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
說符篇卷第八 凡三十二章 訓列子者六章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

關尹謂子列子
嚴恢曰所謂問道者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
列子曰色盛者驕
宋人以玉爲楮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魯施氏有二子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
晉國苦盜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
白公問孔子
趙襄子使子新稺穆子攻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
宋人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
秦穆公謂伯樂
楚莊王問詹何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
孫叔敖疾將死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
楊子之鄰人亡羊
楊朱之弟曰布衣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
邯鄲之民獻鳩於簡子
齊田氏祖於庭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

人有枯梧樹者
人有亡鈇者
白公勝慮亂
昔齊人有欲金者

目録終

列子卷第一　[illegible]

天瑞　此[illegible]言氣[illegible]所資始故曰天瑞　張處度[illegible]細外之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音茂一作無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

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此章論氣機於萬物不即不離事道者知此謂之知道是則授受之旨此其不同衆流而人莫識之故列子上加子者尊敬之義前無此稱書法六義象形會意其爲字有生不窮之機故以爲丈夫之通稱今亦取其道之所宗有繼往開來之義也晦菴稱子思子子程子蓋倣此鄭人而曰居鄭言外見列子非一方之人也圃者列子所治之業非後簡圃潭之謂言其居鄭而業於圃自食其力者久也人無識者同人于野不衒售也女適夫家曰嫁嫁則以彼爲家故曰往無反期也鄭人而嫁於衛身有去就心有揀故笑答以見其去就者時也心實無去就揀擇也往無反期敢有所謁將何以教不聞師之言乎四語猶關尹謂老子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之意不聞壺子之言者謂先生豈不受師之

教今乃無所施教於我而遠往而不反乎列子謂何言哉者言其得於師者授受皆忘言也嘗聞其告伯昏則亦有當以言爲教者問去來而以生死爲答者能見於無生無死則會去來於無迹不以嫁衛爲異而必求以言教也其言曰有生有不生有化有不化此二句是綱不生者能生生二句承上不生不化生者不能不生二句承上有生有化故長生四句足上文以見不息之意歸根於陰陽四時其曰爾者義止於此而無外之詞末即其體而言不生者疑獨恍惚之間不可形容而實有一物其大無外其久無際獨立而無此故曰疑獨此機乾旋坤轉無始無終不隨物化故曰不化者往復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故曰其道不可窮即磅礴而言曰際即流行而言曰道不可終無畔岸也不可窮莫能測也谷神不死六句老子語也今曰黃帝書蓋黃帝繼天啓後之旨老子傳誦者也用之

不動在此章當以天機自然論言其流行不息而未嘗動也故承以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以足初言不生不化之義今之萬物但知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而遂以爲生化形色智力消息皆我之所爲而不知本於不生不化之彼故曰非也生化形色智力消息八字亡言有序言人能知此則風雨霜露無非至教又何必有言生死且不能自有去就豈我之所得爲哉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此承上章陰陽四時之語而申其義蓋原聖人之作易示人以法天之學亦以明認自生自化者之爲非也太易謂之未見氣者皆自形始已後有知而言邈窮其情若果未見氣

又何以得名爲太易乎故曰氣形質具而未分曰易太素爲質之始言物生之初光爭只此一物別無粧飾故以素爲質之始渾淪混沌未分亦無虧欠之稱猶老子所謂渾成也蓋天地生機無聲無臭而變化不窮故謂之易埒者說文埒垗也封邑曰埒猶迹也易變而爲一易無形跡窈冥恍惚不可言變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爾一變爲七鄙見謂七當作三前言氣形質本於太易一變三也後言易變一而終之以天地人一變三也三變九則自然之理今曰一變七七變九上無所承下無所授三誤七無疑也強爲之解就人身而言心發於七竅復有水穀二竅一七九三字可通至於初變復變殊不可通或以陽數解之不知通章之義何所屬也末二句以物該人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

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此言物則不通，神妙萬物也。文勢一節解一節，絕類西漢文字，何則之云？先秦已前無此。

聲氣冼云：非陰則陽，非仁則義，尤非見道之言。陰陽仁義，剛柔之擬，本非天機，且與易傳不同。既日非此則彼，又何以言三才之用之全？不過欲形容卷舒不息，而不覺其詞之誠也。若以六唯字易去三非三則字，文字亦渾厚。此章詞意俱易明，不須多解，惟無爲之職一句解曰：造化殊不知造化者有爲之名，自無而有曰造，自有而無曰化，不可以訓無。蓋萬象皆從一無以爲之主，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待無以生，事之爲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跡，語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是道之全焉。然而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彰光景，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者是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音蹇）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步田反）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音衢）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音呪），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

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音懽），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

筍父竹生青寗青寗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
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黃帝書
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
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
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
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
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
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

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
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
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神入其
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
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
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柔焉體將休焉物
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

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此章言氣機旋運有不得不然亦莫知其所
以然者生生之機皆出於無皆以見生不必
愛死不必憂也莊子引此署删其繁亦有不
當删者若鼃爲鶉羊肝化爲地皐至醯鷄生
乎酒一百三十五字黃帝書至反其極矣二
百九十四字當從此爲許種有幾以下皆申
明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之意形有死
生此虛靈之知未嘗有死生也此一句列子
自許此知常有常明不以死生爲二途也過
養過歡疑其所以傷生者蓋動化生植之理
耳目不可徧及非知性君子不盡其故蓋極
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
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有兄矣鼃即蛙水上
塵垢初生苔曰鼃亦有絲縷相縈之意鼃蠙
之衣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
例多厚故曰衣脫無皮也駒掇之重無皮無

設故曰若脫腐蠸巳上十種皆鼃之變也羊
肝之化以下皆天地間莫測之變如月令雀
爲蛤鷹化鳩之類萬物之始莫知其然此類
必多但人不及見爾亶爰山名出山海經其
上出獸狀若狸而有髮無牡而孕曰類鶂即
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大腰龜鼈
之屬純雌而無雄蜂純雄而無雌思士不妻
而感如今病有夢遺思女不夫而孕蓋翁受
之意專則天地流行之氣適類其身如照卉
而生世自有此等事又如雞鴨之狠無雌人
爲取竈雖天樵皆人心存主庭則感召有不
遠者此亦天地之神化有不容測者如陽燧
取火方珠取水之類后稷之事姜嫄從高辛
之後郊媒以求于其身敬於事心樂於書介
止而無亂震肅而不慢所謂大而疾也介止
承歆震肅承敬只是和祓所謂克禋克祀所
以彌月生子毋無折勞如乎初生皆上帝之
顯其靈也及以初生不薾疑而棄之上帝盖

顯靈異豈謂履巨跡無人道而生子乎且周
公尊祖配天但當頌其德之格天豈應以歆
歆然如有人道之感為言自坐淫慝無忌憚
者乎死歆歆然人道之感姜嫄獨知且不肯
言死後世子孫乃狀其情何不知羞恥乃如
此即為此說者吾知其必獲罪於天也此書
信傳言而不考史遷信此說而不疑遂致後
學因仍外謬臨聖冊聖子於怪異深可惜哉
伊尹事無考莫者天下多故知鄧攸棄子設
有後世者妝而翰之及我
太祖高皇帝得沐國公英之類皆奚不箭草
名肯綮程亦虫名曰馬曰人或亦謂草名但
於下文人久入於機義不相屬大抵萬物變
化不可窮盡之意黃帝書以下則闡明萬物
往來無常皆不得已而然其日終盡乎不知
也道終乎本無始盡乎本不久者蓋謂天地
有終乎有盡乎吾不知其有終有盡也天無
者道中之一物天地之無終盡本於道之

終盡也謂道有終乎道本無始何有終謂道
有盡乎道本不久何有盡此虛靈無體氣為
之體氣行無息復忽變遷而天地以為情者
也人以為有始而且久者以機之出入者觀
之也又云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則予與
彼未嘗生未嘗死之意並明矣謂之我尚何
存則精神亦以歸無為極也變有入無曰化
化則大小積小至久乃見其大人自生至終
無息不變變則漸忘其故俟至後知哉然相
遂昭於耳目者則有此四景故曰大化亦有
往而不返之真此後言情以時還德由之而
盛衰最靈者與蠢然者等矣是故以死為反
其極尤見為有必歸於無則我今之生也必
如髑髏之無知然後得天機之常而道喪遊
歡所以為可悲之道也大抵形骸未死而死
其心則反真在瞬息間爾此章論萬物變化
雖云無方而必終者理也
知無生無死者天德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
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此舉常情以破貪鄙曰善自寬者蓋即事自
況非直見道而忘形者也見道者無入而不

自得又豈待自寬而後樂哉以鹿皮為裘以
索為帶言其貧也樂甚多而舉五端其槩也
且萬物之生適然而已為萬物有何不樂為
婦女將不樂乎不免襁褓能不樂乎用知識
以揀擇俗情也幸天恩之獨厚知本也故曰
善自寬亦所以喻同類者無失自貴之道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
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
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
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倒用字句法）林
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可悔之道也）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此言安分無求無累之樂而答問乃以死生往反優劣爲詞是未徹道之本無彼此去取也子貢之不喻不知生死之不二又不知死之爲息也死生一也今死愈於昔生尚有見於生死之不同故曰得之而不盡此語固所以啓子貢亦所以進林類也惜乎子貢不能問故下章足此意故時西成之後舊藤未謝耕者且拾且歌且歌且行故曰並歌並進張處度曰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之未盡何也蓋對無於有夫彼取此內外不無少異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寘內遊外同於人群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爾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智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此章以身息寓心息身馳例心馳惟聖人一跡兩忘故去就不謬睪宰墳鬲皆形容土一丘也中間如未知生之苦非尼父詞氣[illegible]分心跡爲二殆就子貢所造而言歟死者德之

微言德之純駁皆於死可見也應息伏字逗
楮論定將死言善亦可爲徵至於一死種種
嗜欲種種留戀蕩然無形不體天真其爲德
之徵也又何以加世之與不與俱在事物得
失上見聖人見心不見世故與之所知者息
神去之所知者眩物狂蕩之人形以物役智
譁之士心以物役猶莊子所謂滑僻之行仁
義之操也謂之胥失者逐於照而忘其明也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
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
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
礄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此承上與去之詳而終之也故言致虛之友
因舉不虛之弊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即此意有所貴即不虛故
曰無貴即下文取與之意以虛爲非不知虛
者也欲知虛之爲德非以名言非以有意
得惟靜而已不虛者必有取與有取與則不
靜惟不逐物則神常自居靜而虛矣舞仁義
者播弄仁義以爲術不知虛之爲大道也凡
以得失之心應事則事必至於破毀事至破
毀則求全之機漸生故必播弄仁義之近似
者以掩飾其破毀也播弄仁義則與真誠虛
靜之風背而持矣又何以言復會而通之榮
啓期善自寬林類得之而未盡子貢聞息列
子貴虛四章以意相承通詳髑髏及極之義
善自寬未有得也有得則不待自寬而寬矣
得不盡未知息也知息則全得矣息而不知
虛則與腐無與知虛則不息而息矣此聖
哲御世竭力於其分之所當爲而心則一塵
之不立蓋以成功在
天非我所能與也

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
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
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
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
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
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
而不易也閒不可覺俟至後知

此託往哲悲人役役於世不能知幾因以勉
人及時省身脩德勿安醉夢也粥一作鬻粥
熊即文王之師密者無聲無臭不可覺之謂
智意見也態體態也孔子曰日夜無隙以

是徂張處度曰物與氣爲體體隨氣而遷氣
不暫停物豈守故是故向之形生非今之形
生也俯仰之閒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
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
變化可逃不亦愚乎愚惟奉天時者尚消息
盈虛知與時偕亦無所待亦無所至此常惺
惺者所以異於齊民也損盈成虧皆在寅寅
之中非耳目所及物之成者方自謂成旋已
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早覺者豈以
世之役役撓其澄湛清明之洞然者乎經曰
俟至後知其悲
世之意切矣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
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

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
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
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
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
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
壞其人舍(音釋 下同)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長廬子(笑其理之未徹)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
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

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
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
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
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
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笑其心之未了)聞而笑
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
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
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此承上俟至後知者之昏冥而言反之者又
落將迎也憂者曉者皆知識將迎爲崇之者長
廬子未免於推測列子解之意在言外惟見
已而他無所見斯無忻戚之情君子所以貴
夫道而學之者息息見在老至且不知而況
出位之思乎憂者惑崩墜者惑之矣而不惑者憂其
所惑是積惑彌深也釋然之喜而同歸醉夢大
天之爲物非有質也故不但遠而無所及近
而無所入自地而上與地之中莫非天也故
吾俯仰喘息未始離乎天也謂之積氣亦
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中
況乃氣氣相舉何崩何墜夫渾然未判則天
地一氣萬物一形重濁輕清升降摩盪分而
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皆形氣之顯設者爾
又孰察夫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成不
知毀毀不知成也耶此篇之意以爲天地與
人同壞同一理也吾惟安之而已何致忻戚
於其間哉情無彼此故曰吾何容心蓋喻憂

貪謀食之營營而不知一飲一啄一予一奪
莫非天機之定分也彼一此一言壞不壞各
是一見不能相通下文生死不相知正實此
意以解前惑猶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也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我身非吾有孰有之
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原其初)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
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
可得而有邪

此承上章吾何容心之意述占以揃人道無形不可執也無我無知渾然道矣非文引此烝作丞蓋官職之銜王者近侍四臣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所以輔養君德者丞其一也舜撫世人執有其身厚子貽孫之惑也故夫知心者一問一答以明所有皆同於無也實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爾天逸之氣偏積而成質故有形也氣合而成和故有生稟違而成順故有性有命莫非天地之所委賦然則子孫之為委蛻理可推矣愚推此據一人有生之後而言違而觀之辨大地亦道之委蛻若生機之為和賦界之為順又何疑乎故行處飲食一當任乎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盡明天地造化之無私也縱覩天地之體不過強陽之氣徵何質可以自有

天地且不能自有况吾身乎又何道之可得乎此先哲真切為人警醒解鎖之要訣也後學其知思哉舜之受於堯而禪於禹有天下而不與者其有得於此乎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

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此言術一而效殊公私也心一而境殊天人也知天者人亦天天亦人也承上身且非吾所得有況萬物乎物非我有取以為用非盜而何此章文義惟敝於聞見而不求自得者鮮不成自侮之道向未揣出餘亦易解末及時求一季也沒其先居之財謂併其末盜時

所有之財而費之也天地萬物不相離
有之皆惑者蓋天地者萬物之總稱萬物認而
天地之別名雖各私其身其本根原不相離者
物物皆出於天地天地不離乎萬物苟各認
之以爲自有非惑而何此所謂天地委形非
我有也彼飾愛色貌矜伐智能固爲惑矣甚
至橫認外物以爲己有封植財貨樹立權黨
終身欣玩莫知自悟陋哉故老子曰吾所以
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能不有身又何有於物
用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爲親形骸非親
貨物反爲親乎須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
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何所不盜亦何所盜故
生即天地之一氣身即天地之一物事無公
私情無愛吝自然而已有公私亦盜者言不
惟盜天盜人之爲盜雖見事之有公有私者
此見乃天機也我得有而用之亦盜天機也
亡公私亦盜者既知有見亦盜矣反而觀之
須忘其見乃不爲盜究而論之知忘見之非

盜亦天機也我用之而能忘亦盜天機也惟
公其所公私其所私一任自然不起意見乃
天德也苟知自然之道之爲天德也又孰辨
其公私而循其盜不盜哉故曰三盜既宜三
才既安所以贊化育者忘天忘我率其性而
盡其分也盜與不盜何容于知何容于名嗚
呼知用物爲天地之盜則祿浮於功高爵浪
費皆鬼神所不與不與必奪奪斯危矣沉暴
殄天物乎故曰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

列子卷第一　終

列子卷第二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黃帝 此篇言無爲之極治入無形惟古之至聖似之故舉以爲證然究其端倪本於無我而已無我則誠至而神凝天下之事浮雲電影按翻謂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此語雖未盡自然之義讀者得其意不泥其辭亦庶幾乎記者之旨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性命
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古旱反黴音每昏然
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
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黴昏然五
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
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
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
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
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
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其去齊國幾千萬里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
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
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

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欲上）都無所畏忌（起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不自得）所撻無傷痛（歌利王割截釋迦身體心無瞋恨）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心如太虛）若處牀雲霧不硋（五蓋反）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定也）美惡不滑（音骨）其心山谷不躓其歩神行而已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此敘古聖御世極於無心遺澤入人久而不忘以醒後世作聰明誇智力籠絡把持而卒無成者亦以破務聞見者之自限也意謂雖以黃帝之聖初以有心有爲養身治物徒勞無功反以致疾終至於無心無爲乃得歸於自然上下一若華胥也其日喜戴已憂不治皆言有情嘒然之歎覺昕井也故曰過濫濫也大也已甚也齊心服形言精神凝一不貳充蒲於百骸之內而百骸之護吾神于中如身著衣裳然不親政事順物而不自用也聖人無夢寄言於夢明由無情而得也淮南云四海之極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今日

弇西台北則四海之外矣非必有是地也寄吾身無情之景因志而成者孰非子所謂建德之國法華經之化城意同不知樂生以下至神行而已皆是形容自然之化至道不可以情求一言足以蔽聖德之極致日知而又曰得知如見饌而識其美得則食而飽也其美其飽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告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烏恢反）不愛（隱愛也）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誠）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順）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崩陷）傷人無夭（年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東方朔山海經載之尤詳蓋承上章無所愛憎畏忌之意而形容其無情之化如此吸風飲露吐納之托也心如淵泉沉靜清明也形如處女柔順謹飭也偎求人憐也愛我憐人也畏懼彼怒也怒使人畏也施物與人也惠懷人餽也聚守己之有斂取人之有也仙則無欲而壽聖則德極而治陰陽常調以下言惟天人合德者陰陽順序二儀循度故災害不生萬物暢茂也老子曰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意亦如此非神游八極者不能信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歸家）因閒

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尹生名)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音居)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更)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邪。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

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承上章乘空如履實，山谷不躓其步而言人之脩身，惟言惟行，言行本於意念，今乘言與心而不及行者，行在其中，言亦足以該行也。此列子自叙其功，以語甫觀語人人也，此本以尹生對而往，又起論首序師友，書道者為下文張本也。三年心戒是非之念，口戒利害之言，所謂守口如餅，防意如城，靜默自守，制意緘情，亦有志也，故得一矜言不見棄也。是非利害常情也。五年之後，乃得釋肩於心口之間，無矜吝於懷抱，內外一矣，故得見取而一笑也。至於七年，不見是非利害之形，心寂然而無意，口秩然而無違，引之並坐，蓋許其

比肩也。九年而形化，人我兩忘，百骸不二，此所謂盡二子之道，而能乘風也。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縱心縱口，直而不反也。橫心橫口，往來不亂也。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造其心口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此，則彼此之別，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見哉？曰內外盡矣。夫眼耳鼻口，各有所司。今神凝形廢，應感無待於外，是以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塊然尸居，一適為象風。我之間，亦將何辯？若尹生者，情有其身，列核鄙隘，一體將不能相容，又豈能容於天地之間哉？夫列子之學，其專如此，其銳如此，猶待九年而後安，後學其能然乎？此惟學造列等而後知其言之非虛妄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例）姬（居）
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
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
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
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
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
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物奚自入焉夫

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
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
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問將以明道闡教也亦承上二章乘空之
義在純氣之守而已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
是守純氣之功關尹名喜字公度上自聖哲
下及昆虫不出形聲之屬達而觀之皆物也
靈蠢之技亦何相遠既不相遠人豈独先乎
物我惟人之學道者作乎未形之始而止乎
不化之前由是而不息焉斯得超乎形聲之
外與天為徒非萬物所能伍矣其所居者易

簡之道其所蘊者如環無端莫然無跡也度
者包含之意紀者閱歷萬有之謂言其循偫
泮渙於萬物之間其性不移其氣得養德蓄
其德以通乎萬物之始是其天之所賦守而
不失其神明之區純密無隙外火憂患之類
又何自而入邪神之全於酒者猶免於害全
於天者又可知矣末句莪於天物莫能傷正
繳首二句此一章文義極好意奇氣充理明
詞潤作聖之
機洪於無我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
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逡巡足二分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
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
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言列子所未至以闡深造無我之學且以
戒自滿也莊子引此意同序事之首稱名者
尊其友也引之盈貫開弓滿也左手持弓平
直故措杯水於肘上言其平而不動也鏑箭
鏃鋒也鏑矢言中也沓二矢中也復沓三矢
中也三矢皆鏃鏃相追也方矢弟四矢也復
寓言弟三矢纔去弟四矢已復在弦上言藝
熟而速也此履地面射心專於射猶見於物

故曰是射之射遂巡進而不多之意背逡巡
足二分垂在外言其立危石面向高山背臨
深淵足一分在石二分垂在虛處此非繼氣
之守必見危而不能立矣此而不動於中則
天地萬物高下夷險皆渾然不見有二如此
則無事不可爲是則不射之射也此所以高
深遠大之遇神氣如常而不變也怵然有恂
目之志怵驚恐意恂竄動貌猶曰爾之志怵
然于中者已恂然動於目矣則於中之存主
者其亦不定已乎殆矣夫緩詞也無人於禦
寇友道也故詞氣如此此
前三章見列子之所得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
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
爵之口所偏肥（皮美反又音鄙毀也）晉國黜之游其庭

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
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
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
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
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
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
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
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
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

不眲（女革反）之既而狎侮欺詒擋（音晃反）抌（蒲結反）挨（烏駭反）抌（丁感反）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慍容而
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
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
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
鳥揚於地骪（肌）骨無䂂（毀）范氏之黨以爲偶
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淊隈曰彼中有
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
得珠焉衆眆同疑子華眆令豫肉食衣帛之

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
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
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
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
也子其盲我也（投下不毀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之故）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
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
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
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試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

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證誠無不格也。困於貧而信乎術，猶有爲也；無所爲而率其天德之純然，斯誠也。誠之無二心，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傾心於教而不有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盡力於事而不見可畏也。范氏之徒感於商丘開而興於德，雖遇微賤不敢不敬，誠之成己成物也如此。故仲尼曰小子識之，俾知務誠於己，毋逆億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孶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此言凡事必知幾而後可爲，亦惟後天而奉天時，所以先天而天不違也。前言虎狼鵰鶚之類，後獨言虎者，舉難且大者以該其餘也。喜本順而生，無逆不顯順，故喜怒皆爲逆所犯。虎媚養己之順，達其性，非迎其欲也。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物性固然，人情亦爾。臣之事君，卑之事尊，同室而遇嚚傲，鄉鄰而遇黠猾，皆當鑑此。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

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此言忘外者則無行而不善。得失一蘇而神不專矣。未嘗二宗直貫至謖操。言未嘗見舟未嘗以爲操舟。但率其天能以御物。非以爲物而御之也。莊子引此言外重者卻習不能然。以見志之不可分也。見操舟之可學。是玩其文也。未知沒者自能之故。是未達其實也。輕水忘水。此優劣由於移習。必本於志也。萬物不足以動心。非志道專確者不能。於其所以鑄顏回者至矣。而固凡道與一句。解者多不同。愚謂汝固信其可教之爲輕水。數能之爲忘水矣。至於未嘗見舟而即能操者爲可疑也。蓋沒人之習中視淵若陵云云故也。故下文即摳以喻之。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言忘水以蹈入水不溺之故。莊子引此大義亦同。順物而忘我。則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既曰亡。又曰吾無道。蓋言蹈水本無道。在今日吾亦無所謂道也。齋者。水旋渦而入也。汩者。旋洑而湧出也。安於水曰性者。習以成性也。成乎命。不計利害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禹反）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時間曰承）五六月纍垸（音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其月反）株駒（木名小馬不動之）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莊子無此已後段）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承蜩知起神）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百之外）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不能藏智）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不可親近）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人無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至言去言至爲無爲老子語也此即事以演其義以見孔之信老也莊子引此意同乃所謂達生也承蜩持竿惜蜩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器定也橛株槁枝形之不變也不反不側心之不搖也此言用機而忘機也

偷汝所以謂修汝所事亦欲得忘機乎海上之人一節所以爲上於此者全無機也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以衆人之所同知者爲知不能出於同知之外其智亦淺陋矣狎鷗一段使後之善教事者亦必貴辭數倍而後明今此意在言外者甚多而辭甚簡孰謂列文不及莊哉或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何哉蓋丈人明夫心專一猶能外不累物况自然宜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内忘其心外坦其形是以輕群異類亦無多怪也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夫何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而證反）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

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汝）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身忘物）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礙）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音）語之有暇矣（之時）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

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説

此言入火不焚固至人之能事然不爲已甚者雖能之而能不爲尤見自生民以來所獨盛也火畋曰狩草不剪曰祚藉祚踏草也楢林以火獵也奚火奚石不見巳與物也與商丘開意同和者大同於物亦有達道意言與物爲一體也即刳心去智之實言雖未能亦嘗言之於有暇之時矣或者君聽之不審不記憶爾之文侯大説者信大同於物者與物無礙又聞仲尼能之而能不爲則併仲尼之聖爲不可名者亦信之矣故曰大説刳心去智者刳其嗜欲既開之心去其機械漸長之智也嗜欲之心刳而赤子之心定矣機械之智去而淳樸之德全矣淳樸如赤子死生不入於胸中焉往而非自得哉此所謂大同於物而焚溺之事不必論也張處度曰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

而強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河所不能俛仰同俯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覽顯體中之絶妙處萬不見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游涉木石而不悖駭觸鋒刃而無傷殘獲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誣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毋了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幹淵潜之鯥火游之鼎木藏之虫何者剛柔炎京含有攸宜安於一域則罔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妙合體與陰陽寘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温凉不滯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行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學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後全哉還水

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誠未足怪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懼言禍而避也）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謂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誫（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恢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吾向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音倪）旋之潘（審下同）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委蛇不定）。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一本作頹）靡。因以為波流（[illegible]）。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份（音紛）然而封戎（或作哉）。壹以是終

詳見莊子此內有不同者義亦不遠惟九淵之名此備而莊止前三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蓋莊子約之也吾與汝非但已與列子也蓋言我輩衆人但見其技術未知其術之所由來而遽輕易稱道其神此猶衆雌生卵未得雄為之眞機又孰知卵之為妄耶汝以道

有能所是與人世相抗之物可以校短論長故信季咸為道之至有神巫之名其歆羨叶易援之心隱然於中是以使彼得之而相汝正易機動於此誠應於彼之意九淵之名義見爾雅水有高下夷險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大意地文者如土而絛理不泯也故曰溫灰謂無活動意也天壤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動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淵者幽深玄遠之不可測之意宗者指性指無而言未始出吾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之常與季咸相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動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彼見我如此以為無特然可畏可象之容而有信從之衆是以自疑不能相人慚愧而逃也其曰九淵鯢桓

止水流水濫水沃水氿水雍水汧水肥水未得其情膚齋謂皆修觀之名猶觀音有十二觀也食豕如食人不慢事也亦子之樸以琢而散此言雕琢復樸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魁治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樸之意紛而封哉形容獨以形立也猶曰惟如土塊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如此終身更無他慕故曰壹以是終此篇為季咸而述其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壺子凡十五見而不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厭其頻文正類此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何故）而反。曰。吾驚（懼）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子西反)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

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此段文頗不平易或有)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莊子引此有數字不同奚方而反方字乃同方為朋方以類聚之方十漿五漿云者吾所用漿本須十分而饋漿者先以五分餽我敬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脈人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饋漿之人利薄權輕而猶以漿表敬適將見君不為其所任用乎任用必責效則彼之身勞知盡者我乃代之身入籠絡非吾所願也其為何如汝處已言汝君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貴護而從汝矣戶外之屨滿則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依附之又焉用感動之道耶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於常人爾外既不常內必搖其性人方以為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弟子又莫汝告言必偏蔽是皆戕性之毒藥遠而不悟又何能相誰何而辯其是非也其足列子自述以見其學之所由得也夫列子居鄭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當在業圃之前見饋發而驚其察人之驗已績之功亦深矣而猶人猶以為出異搖本則夫位聖之功必以化而不自知者為說覺乎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音管 浣同)漱巾櫛(音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此言其光輝動人固教而改化也往也露其賢故人敬之雖肝移衜之艳常若有人同之不能忘形也聞教而題人忘之者以其智不衜故樂與同居也夫物之白者以露其皎潔惟白之極者全體溫瑩莫能指稱以乎冒汚而與可見者人之有一德者常有悖ゝ之態惟德之盛者不自滿假故常若不足上句起下句若詩之興體今反此所以為不可數予居聞告蹵然不安容為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家長執席妻執巾櫛言合家皆致之避席避竈則衆皆欲讓之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直實存使人忘脩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人歎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ゝ通上二章見光輝之謂大化之之謂聖猶易同人于宗吝于人于野亨亦以見師友之益有志者不可

不虛其心也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ゝ者貴寵也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前三章言外之意見道無終窮學無止極而此則以自賢明其机也不自賢則學日新而不知自美者有所恃而不脩於行自惡者常抱歉而樂勤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不於天下莫與汝爭能孟子西子蒙不潔章大意與此亦同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衛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存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而已驕盈矜伐神人之所不與虛已循理天下之所樂推持此以往孰能拒之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綱）曰柔（或勝或不勝）不常勝之道曰彊二者宜知（正意先提此）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上古語不言彊弱）彊先不已若者（勝）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伯者心術）先出於已

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柔道）若徒以此任天下（此指柔）（柔道）若徒謂（何也）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物）粥子曰（引證）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此四語[illegible]）積於柔（論）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是前論覺先皆已嘗言之矣）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又證）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允恭克讓貞柔也先勝也自古及今以彊自許者但能勝不若已者而已彼不若已者積柔之久必至漸盛盛則與我為敵如句踐之於吳豈不危哉凡柔者以謙為分內讓之德

畢而不可踰故所勝者皆出於已之上者愛敬人者得人之愛敬所謂受國之垢爲天下主受國之不祥爲天下王故曰無所殆矣以柔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俗如是常勝之道也故曰以此勝一身乃守柔之人也以任天下之事亦此守柔之人也何以其所存者不敢勝物不能任事惟以理自勝其欲以時自任其分爲務是以持已者審應感者無失也粥子即文王之師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余惟此章計效謀安而無無齊之義乃伯術也然其東情惟恐世人以劍彊自負傷天地之和故後引粥子老子之言以致丁寧之意云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依），倚而趣（共）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輔）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此上論智）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此後皆引證）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

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至於）牝牡相偶，毋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亦言然同也）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illegible]）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作蟻）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

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狀智之同曰童義無孛樸童訓以同取易見爾此亦傷今思古因以寓教也庖犧氏至智智未可幾也即人一身而言狀智之同異黄帝與炎帝至以聲致禽獸言狀異而智同下文皆識此義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不世具人之形心若異類而聖人不作遺與漸歷又無以化導之悲夫末止原太古物與人群之故至於帝王之世所以驚駭散亂末世所以隱竄避害者不完言則以用儱敵誠之可悲有不忍言者得意者自開衆雷於不言之中矣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承上文聖人能通異類之情此則言不必聖人能之雖常人愛狙亦能通其情一愛字是根以喻人君能愛民則民歸之如一體也請聖人爲智籠群愚幾用智者具日予聖也莊

子則又以喻莊非無眞之義此則言外悲人之不能自治而治於人也

紀渻所景反子爲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目耳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當未敵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他已無變矣。忘勝負非常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爾。

此亦承上章之意且以養氣之學望人鷄得養氣且自重若此況人乎惟無勝物之心而後物無敵志也聞響而應見影而動猶爲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神氣已壯怒視則志猶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意在外也無變意在內矣望之似木鷄所謂塊然獨以其形立氣全而神縝無心於勝物而物自服故異鷄反走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

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章只是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與莊子說劒篇略相似。四節皆虛正意以待抽繹文法也。惠盎惠施之族。辯矣者。數其言之善也。刺不入。弗敢刺。無刺志。有愛利之心。是爲四累。而上孔墨並稱。蓋當時常談也。孟子闢後。漢唐猶未變。如揚子雲韓退之尚祖述之。至宋儒遂以爲諱矣。太虛其度者。不以一稱爲多少也。楊墨皆後於孔子。此書述楊墨者不一。其非列子之言尤爲可證

列子卷第二　終

列子卷第三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

周穆王

此言有形有跡與幻化夢想皆非眞常達觀者洞而一之所以獨立萬物之表也張處度曰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交爲夢形動爲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故洞監者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者以顯昧爲成驗因遲速而致疑竊竊然簡意於形骸執識生化之本始終無物哉

昔者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

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

㬋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
猶不舍（音釋）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
同游。（此明化人之靈也）王執化人之袪。（音去）騰而上者中天廼止。
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
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
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
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草）焉。王自以居
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

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
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
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
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
昲。（音費）（不知身所在）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
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
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
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音閑）恆疑暫

夫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
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此下敘其窮當身之樂也）
右服驊（華）騮（馬）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𣝗。
主車則造父為御。𦙍𦙍（音泰）為右。次車之
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
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
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
王。具牛馬之湩（乳）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
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

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
遂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
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
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
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音豈）神人哉。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西極猶天子傳云西登
弇山即弇州也化人善為變化幻術者周禮
五府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
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
時食物不知下之據不見其基址也屯雲聚彩
也酒熱則濃寒則清今日未清酒猶熱也言

湞史之頃也葉法善與唐明皇遊王橋即此
類神游而形不動幻術也閒習熟也閒恆疑
變者王之所形常也化之所成變也安常而
疑變不知變化之間常亦變變亦常豈知識
所能彷彿哉王大悅知恆與變之所有皆非
眞也崑崙赤水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
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
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黄帝之宮陸
賈新語云黄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
於其上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
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於昭宮山
海經云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
徒歌曰謡徂死也登遐仙遊不死之謂此節
之意蓋言世外空濶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
之居未足多也人但以耳目所見爲自足所
有爲可夸不知至人視之猶累塊積蘇耳堯
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豈無謂哉夫當身
之樂在釋累適情則登遐之道固孫如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
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
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
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

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憣（翻音）校（絞音）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
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
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
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
哉

此亦承上章化人之神奇言近世亦有七事
也大抵人世幻化之術與造物者死生之理
其技一耳憣校變易也冬雷夏冰飛走走飛
實憣校四時句言其變易陰陽也列子謂其
道密庸如武丁恭默思道三年而得説其功
眞同於幻化由是觀之則五帝三王之功德

或者有神運之方非智力之所能及也此固
表難名之意而所以贊帝王之治者至矣智
勇之力人能也化而成天工也盡其在我而
聽命于天此帝王之所獨知者故曰孰測之
哉竊惟人能究造化之始以通于陰陽之變
則生生化化之機已黙識之是以因物之形
而移之易之以成其幻術倏忽之間有而無
無而有故謂之化老成子深思三月思此也
其術莫傳惟窮數達變乃其用功之方也而
術之傳不傳則存乎人嗟夫老聃尹文之言
猶在也生死幻化一而非二神化之機非達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穆王之遇化人老成子
之學幻術殆中庸
君子所不語者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
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曰死此八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此承上以足夢幻之義夢覺惟神本非二體真妄之名隨人隨俗故下六章歷舉事變以證之周禮有占夢之官曰太卜六者綱也其目之繁人情莫盡感變之所起吉人之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未嘗循本者事至莫識其端也能識所由雖譎怪萬狀而心無所駭惑

變所由皆自吾心為之機也列子原情據理以為載營魄抱一無虧神凝則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則夜無夢寐使誠覺也有感夢即應之而已有何可以語人不知覺之不覺故曰自忘人誠信夢則不達於理者也殊不知覺與夢即物化之往來耳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忘覺不夢為其心無所著不知其人者其覺也如愚無所著於無所著則虛而一其寢也息氣寧神安得有夢大慧杲答向伯恭書云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佛夢金鼓高宗夢說孔子夢奠兩楹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回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惟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用目前境界為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係念神識紛飛為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示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悟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境界為安立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舍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愚按此說與此後四章大義相符故錄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晝夜既無辯何以知旬）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度審故一寒一暑

昬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音婦)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此言方俗之異，證上章真妄之無定，故舉覺夢反用動寢殊性者，各適其安也。夫以不安者為非，意也；非真非也。非既不真，是亦難定，所以君子身隨是非之中，心超是非之外，惟知在我者之昭昭，而不察察於物者之真妄也。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昬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昬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夕)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昬憊而寐。昔昔(夕)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音諳)囈(音詣)呻呼，

啽囈呻呼，並寐語也。

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汝)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如)欲覺夢兼之，豈(逸)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瘥)。

此亦同上章，證覺夢不殊，均非真實之義。又以顯感衰相襲，樂極生哀，為理之常也。尹氏(汝)與役夫夢覺變病，非思慮所及，豈佛氏所謂宿因償報者乎。此等寓言警勸最切，關係風俗非小。役夫之樂非真樂，亦足以自慰；尹氏之苦非真苦，亦足以自累。然則一人之身，真妄莫能指實，況殊方異俗之所習熟者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與樵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

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直得鹿是若之夢眞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音懨)失鹿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禁爭辯訟以獄教者)士師曰若初眞得鹿妄謂之夢眞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眞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薪者)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尊信賢之至矣)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信)士師之言可也

此言事本眞也一屬於疑則似乎夢夢本夢也一涉得失則以爲眞眞亦同上二章皆證夢覺眞妄之非定名也聖人之於覺夢視之不異其辯之也百年皆夢幻恳謂夢覺非眞加夢覺者爲眞知夢覺者非眞忘夢覺爲眞也湛然而寘漠浮游由然而流行坎止何夢何覺故曰聖人無夢下章所謂蕩蕩然不知天地有無是吾之眞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闔室毒(音)之謁史而卜之弗占(告)謁巫而禱之弗禁(止)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試以氣之欲)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秘)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疑詞)顧謂顏回記之

此承上章以明不拘夢覺眞幻皆屬有知有知非天矣必其過境皆忘所忘亦忘而後故吾爲不失也儒生而曰魯隱然見學孔者之務多能也卦兆所占者機動於此誠應於彼

今忘者之心。洎爾同於死灰。聊焉同乎太虛。河機可因而得。情於象數哉。祈禱所請者。有過可改。有善可遷。故可祈以消邪卽變。今也情無疑信。行無聖狂。又何所祈乎。氣血筋骨有所痾苦。則藥石可以消息之。今也心非嗜慾所制。病非寒暑所傷。何因投其醫藥哉。夫大忘者蕩無心應。何由化其心變其應。盖云令其有心。使其能應也。其後遂儒生以其闇知識。猶渾沌氏七竅鑿而亡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意百世之下愚如得之。尚能彷彿。須會乃曰非賜所及。豈以其多聞爲學。與顏子心齋坐忘之功相背而警之乎。抑亦因子貢以警夫後世也。

秦人逢(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音豈)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覆也)一家之迷。(迷者尚少)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

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如子所言皆出知識)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鄭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營同)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此以迷罔之疾翻病忘之案。忘則無知。迷則猶有知。皆所以發明天德之知本自無知。與昏者迷智者之失其本者不同也。其日意之所之天地莫不易位。至言也。其日楊氏告以魯之君子多術藝。正楊朱之徒以多聞病魯之俗也。過老聃而一掃之。其迎世之仁亦懇切矣。一身迷不足以傾一家。不迷者衆則不能致傾覆之禍。今天下皆迷。則以傾覆爲安。不知覆之爲禍矣。故曰孰傾之哉。魯之君子。戚稱仁義。明言是非。猶楊墨聰目。故曰迷之尤也。榮糧者行遠而糧乏則困悴。俟遄歸則資斧尚富。行色如此可以瞬之榮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汝)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音泫)然而泣。指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而不禁。同行者啞(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爾。其人大慚。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初誠而後疑初意專而後意泯也意之變化隨感不一非意則無事也心誠而信之悲故切因欺而惑之悲故微此段總括一篇之義以爲心無素定之見則以妄者爲是而於真者反疑之也

列子卷第三　終

列子卷第四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仲尼

此篇言素位以盡其心實地工夫惟知幾而已知幾則體神而獨運志情而任理所以寂然而玄照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國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

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
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
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
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
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
歌誦書終身不輟

此言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實無情亦
見聖道日新而不已也有言樂天知命之無
憂者言樂天知命者亦有不能不憂者未則
言知憂樂皆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
者不如併憂樂而無之知憂樂之爲憂樂不
知併所知而不知之此意三轉而畢中多寓
言以抑揚之與孟子有不豫色然吾何爲不
豫一段大意相同聖人之無憂衆人不及知
不敢問寄機於問答以發微言宣至理也自
然性稟之謂天窮通分定之謂命今告若一
段是能定內外辯樂等而已未造無可無不
可之堦援琴而歌以辯其師矣獨憂以吝獨
樂之閒皆非顏子待師之常也知詩書禮樂
毋枝於前亂力欲自倀即復自解蓋曰無之
不爲少有之不爲多以見治亂之機不在詩
書禮樂而推任於吾心之有爲無爲耳皆所
以樂後見之害古之中害者于不以無樂爲
樂不以無知爲知任其所樂則性自無樂任
其所知則性自無知故曰無樂無知是真樂
真知此天下之所以自言且因而不流任而
不樂斯所謂不易乎世不求乎名者正革之
何爲之肯也非然淫思等句雖狀子貢之學

列子 浩然齋 道義卷四 二

未得要領實則形容其好
學終聞性與天道之意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
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
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
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
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
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

列子 浩然齋 道義卷四 三 山

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
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
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
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
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
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
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此究言無我之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本稱孔子乃以亢聃之徒發其精蘊見
孔李之同道也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未
易窺擬衆人見其會通之跡因謂之聖耳豈

識所以聖哉下章正此意惟體一忘形者能
言其彷彿故舉亞聖也殄心用形言無心而
隨形雖動用不知其爲動用也殄用之辭示
因應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酬世務莫非形
跡耳其中寂絕而厭寂者固消然而不動也
得聃之道者聃猶自無所得弟子又何所得
邪蓋以得寄名於人兆大道不泯於物情耳
形者心之舍宇耳目者心之戶牖神苟徹焉
則視聽不由戶牖照察不假垣墻矣魯侯之
爲不怪習見之用形而怪耳目易任之作聞
也體合於心四體不言而喻也心合於氣行
慊心而氣自充也氣合於神形神相守而不
離也神合於無蕩蕩其其而忘我也曰神曰
無則無形矣謂之合者返照而知若此者豁
然之慊纖塵不立則無觸不通不知所覺所
知也自知而已知無處所故曰自知魯侯之
恍亦能忘知也笑而不答者理盡義精無可
復言以不答爲答也亦其能言而不言之一

識雖然名分之際非彼此
忘形者不能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
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
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
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
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
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

無禮樂刑政 無爭奪驕矜 無是非矯飾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
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
我哉

上章論聖之用而未及聖之體故此究聖之
所歸也道無終窮聖無極則擬名指象已爲
可知故四第占皆曰弗知惟聖而後能爲
此言也嘿計欺我者不領弗知之玄旨乎任
智勇用才也任仁義施德也善因時順物奉
天而無我也凡文之溥學湯武之吊代堯舜
之揖讓義農之淳樸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
跡而神明之舍固非是而可名也大宰之
駭以世之所謂聖者今皆云不知也孔子動
容者聖無可指也不治不亂等語不歸君不
歸民大同之風上下不見功能也聖與不聖
與疑辭以致推尊不敢指實之意蓋托言於

人所共尊者而加尊之也出於自然歸於無
爲所以蕩蕩無名也即此觀之佛氏之學當
時已傳聞於中國至漢明帝而始得其書也
不然三皇之上又曰西方之人非佛而誰推
其故帝皇之世率性而無性之名遵道而無
道之學至三代之季功利毒人故高潔之士
仰慕虛無而傳其言耳至東漢世道昏亂之
極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泯絕無遺淳樸之
風銷爍殆盡故西方之說得以入中國孔子
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周茂叔曰聖誠而已矣
陽明先生曰心之良知謂之聖誠此三言自
反自忘眞若不可知也人知爲西方之學而
不知爲吾固有之性帝
皇之所善任者皆此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不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欲審友而問於師一舉名三舉字非商之分也非倫理也亦非非門人所記豈以回獨幼而三友皆長乎不然非文體也於名分似亦有乖大抵氣質化盡而後可以言學之至此據

四子之初乎能仁而不能反以生道殺人若反於仁者而至仁者行之此能仁而能反者也不然則失變通之道矣辯而不能訥不得無知之體勇而不能怯未識自勝之功莊而不能同則矜而不能群也四子固不可以易我之所務雖兼四子之長借使欲換吾之所不足亦弗許者以其氣質猶存未盡時中之道也正謂可與立未可與權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

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

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此亦老子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象是故即二子而可以知淳古之風矣日數而不及言多日人來從者多口欲計一二而言不及猶日不可計數也亦微焉朝朝相與辯是一句言亦各與累辯而遠近皆聞也序此將以起下文久不相謁遇若不見之故貌充心虛言心虛則形全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一矣故形無震懾不欺不誡也魄死尸也言似死而非死者也故不可與接此南郭子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形神若不相攝此所以不可與群此列子也此兩節正見列子與

南郭子所以不謁不見也聞同行者擇善觀人者指末行以爲本不欲言不得已而畧與之言也衎衎然和也專近無飾也在坐與尊也狀其傍若無人之意旣指末行者與言乃惟記其狀不記其言即卑直在雄之狀形其言必尚自勝者故不記也駭者駭其居同土木應有是非者未足與道者故疑其與列子初譽之言不同也得意者無言盡知者亦無言此下毎二句解上一層至於無言無知而止南郭子凝寂自然若松若淺惟列子知其蘊會至精於無形至高於不顯是以應其寂與客動止殊貌而謂門人之駭爲妄也其九方皐之相馬乎其尊讓南郭子意在言外列子之旨得意忘言二句盡之矣下分三轉先心之方也盖曰用無言爲言無知爲知是有意也故曰亦言亦知病在一用字再轉則承無字爲病轉作不字不字亦出於有意故曰亦言亦知惟無所不言無所不知是隨

感而應無心於可否則雖言無所言雖知無所知也故曰如斯而已愚故以爲第三轉四亦字文勢直下其意不同盖曰惟無所不言無所不知實無所言無所知也張處度曰夫無言者有言之宗無知者有知之主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非我言也即物而知非我知也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實無所言無所知也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之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與第二卷告章戴者大畧同彼以聞師友之德啓後學之功爲指此則記其篤志而深造故末申言作聖之地只是言行意形之所倚四句形倚指身足履指行心念指意言藏

指口正應上文五體之相知也如斯謂身行心言一如虛明之匣無情而出之則所應之物當然之條理無不燭照而數計也此承上章見列子與南郭子所造同深故無交無言而相信相忘也舊謂前明得性之源柔北而無察此明順心之理無微而不照亦通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開口一初字文勢滾下直至終身不出上加於是二字承載之文法也孔子曰游於藝孟子樂善不倦心無所思物無所誘何適非游游者獨觀恍惚囂囂於世好之者求之也故

日游何所好言不可好也所訛無故者言閱歷流光息息電逝而故吾湛駐往跡無存也但人之游多觀於目之所接我之游則觀於中之變循日觀其微也再言游乎者言游之可好也未有能所其游言人之觀所見訛物而常滯於物我之觀所變故理而無留於心均謂之游而人莫之游益見我之所以好游也同與人同者言其較人已之得失雖觀變亦同於觀所見矣豈可謂與於人彼見所見者物變而觀亦變與觀變而見彼者均謂之訛物物閱於吾前固無往跡不知我之爲生者與化俱御往跡亦不留也故務檢物者失其獨覺之天是以求備於物而不能取足於身也蓋貴列子雖觀變而不忘求備於物則吾中萬物成備者反失之是未得善游之道也列子勇於受教故終身惟務反觀於內神明退藏於密然後覺非日好游者不知游也此不知蓋曰自信能忘其知識之心乃謂之

游備孔子謂仁則吾不知之義游其至乎者許列子能如此可謂善游者也乃復決言意不知所適曰不知所視則無往而非游觀此我之所謂游觀也故我許爾終身不出爲游之至者蓋以必如此而後可謂游之至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

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此章蓋指聖德之全而以爲疾者亦悲世教之不明也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好惡體有利害苟能契萬殊之一本見物我之非真則於有無得失毀譽憂樂之際豈覺其

異哉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妻子不能執僕隸不能狎也背明而去自後向明而望之能見其心於道眼觀物無礙照達人見坦一方人視人身如疏豫五藏六腑具歷如洗正此類也史曰聖人之心有七竅曰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偈謂耳目鼻口七竅之見於外者而其神則根於心以爲六病忘之喻也今人有疾龍叔之病者乎文得文摯者而識之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

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此即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善攝生者無死地之意無所作爲而生天地之道本如此此輩保其天年乃理氣之常非幸也若夫作聰明而趨死者是其俱可死之道也此輩之死名隨身沒亦理氣之常非不幸也齊景公死之日名無得而稱焉齊餓莩後世稱之亦此意觀季梁死楊朱望其門而歌蓋無用而生用道而終者也隨梧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蓋亦用而生用道而天者故哭其不幸也言外見哀樂之中節顏淵死子哭之慟與此皆聖教養萬世之意然非有心爲之也情之所感動與天合耳歌於望門至臨尸則不歌矣哭於撫尸則望門不能歌矣今之見生則哭見死則哭而不察用道得常之何如比比也隸人者見役於物而不能役物者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此泛論物極則反用以教夫優戚滿者當知止養性命者不當耗其神也昔晉骨以辯是非爲能則神勞而心將矣上五事皆然即六根之病以六塵之誘勞於六用也據塩蓮頭曲

以鄉薦尹漢陽歸田數年惟談道德性命而疏於治生人以爲迂藎以爲樂一夕當月晦獨坐幃中燈既滅少頃忽見幃中光如縞日針縫線鄉無不昭然心竊疑之及旦而日昏如此者踰月一見每見後昏益甚五見而目遂盲人皆以爲少年燈窗不恤辛苦所致理或然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

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仕鄭，操兩可之說，作竹書，子產用其書而殺之，孟辯士也。嘗別著書論性命之原、治亂之機，至今猶有傳者。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言舉人，其殆鄧析子之謂歟。伯豐子不應，知其意在譏侮，不欲以言相勝故也。從者越次之言，見師受侮而折其不平，雖曰理直氣壯，終非犯而不校之度，其失均也。木無所取，取其有用者，必爲無能者之所用也。大抵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庶，巧偏智敵，莫能君御，此無相位無能相使之義。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此章以有而不用爲上，有而不負者次之。有而不負則不自欺矣。負其所有者匿長掠物，致立誇明其價，天下事也多矣。有而不用者，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若孔子能之而能不爲是也。長歎者，感其問之切於衷也。退席者，貴貴之義，又以應聘之非分也。其善王之問者，謂懦得力名，將以發有而能忘者之德也。商丘子所告，意在欲不成者爲其易

不攻其難則人無得而稱亦無因而妍斯可
以盡力於所事也欲見所不見欲得所不得
謂吾之神明本無可見可得因知識既闢之
後務於嗜慾而失其清明之體今作作之功
既復其天真之良則恍惚之閒若有所見故
日見所不見擬議之際若有所得故曰得所
不得人所不窺人所不為二句只申言獨知
獨覺之義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承上言既
見與得皆吾所固存豈非易於內諸凡外物
之感由此而應之所謂出其緒餘耶又何難
哉於外無鄰則應之者若由不意人不見其
應之之跡又何由而有名之可稱此商丘子
之所以無能知其力者也負孤負也有力而
不限用力而不盡與過用其力皆孤負其天
賦之力者若以力自
多為負恐非本旨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

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牟之不恤國事孟做古聖不親政事之跡而
不違其意也即此四字則知其所好之賢必

無與於經世之用者公孫龍言固有妄樂正
子輿器識齗躁皆無足取記者之意蓋取公
子牟之虛心也烏號綦衛疑是地名善出弓
矢之精者有意不心者心本虛明無象而惺
惺若有意念一起則滿腔皆所念之事而心
之本體無可見矣有指則不至言見有定指則
定於一而不可前通矣有物不盡者凡無物則
者則物物而不皆物一有其物則止於一物而
不足以盡天下之物矣有影不移者影跡也
髮變通也言物之影隨於物未嘗離此物而
別爲一影惟無影者隨大隨小而可通也猶
治世者有跡以爲守則不能變通矣牟謂說
在攺也則移當釋變一髮引千鈞者物勢相等
則彼此互用而無方一髮固不可引千鈞積
髮之勢力與千鈞既同則千鈞亦可引矣下
篇均髮均懸亦此意白馬非馬形不可以爲
色色不可以爲形也孤犢未嘗有母以有母
則非孤也牟曰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

物者常有此三句反辭者也說在攺也可疑
勢至等也形名離也有母非孤犢也辭龍之
義亦通但龍之七言無與於天德無與於修
爲存之無謂餘竅人之穀道也子輿既疾龍
之妄又增牟之指以愚遂出此鄙慢之語文
勢亦冗弱通篇可删牟好非其賢而稱賢公
子當時風聲不知是非之真者爲之也謂龍
之言爲至言不知言者有意無心等語正當
時處士想像隱晦之言以惑世動衆邀利之
術而乃謂之至言何哉其視關尹子之言爲
何如鄙人私謂有意不心至髮引千鈞之義
如一指障天一絲繫萬斛之舟皆狀此心有
物不虛之情
餘可例推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授受之心皆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願戴己
不願戴己含求賢巽位之意五不知人已皆
忘也正韡韡氣象童謠之意使萬物各得其
所莫非君上之培植盡夫至當之道所謂遂
其有極也凡此豈務知識可以刲物之性哉
亦不過因物付物以順天然之矩度而已堯

之所以爲堯者如此記者乃曰微服出游聞
謠而喜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又豈
不識不知之謂哉不辭而受辭狀
其無心亦因堯典無巽避之語耳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

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狹
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歟跳也精慮也
雖無為而非理也
此章大道之體用明且盡矣其大旨承上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二句歸於無念出於自
然而已上言王道而寓天德此言天德而寓王道在已無居已字指道形物具著其字亦
指道言道無方體因物而顯也道之動也如水順勢就虛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
應而不留也其應如響有感即應不先唱也其道若物者其發用無物不相背也釋氏謂
之般若者此也是故無物非道物不率其自然者有之自然之道何常離於物我此上全
舉道體而言至善若道者以同方熟人言不用耳目非視聽所能得也不用力心非形智

所能得也聽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方所也用之則有可以彌滿六虛廣而不用之時不知
道在何處常言有心求者去道遠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嘗遠近於有心無心哉嘿而得
之自悟也性成之者棄於有生之初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曰能而不
為不知乃真知不能乃真能也發無知言令人發用率於蠢然之資何能有人之情發用
出於悍然之質何能成天下之豐々知此者不遏聚塵積土雖亦無為豈大道順理無為
之謂辛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由無知以知其所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由無能以
能其所能為以不為非果無為由無為以為其所為也以是觀之則注列之學無發之無
為高之無事文之不識孔之無知何以異擬以荒唐近誕者可省也

列子卷之四　終

列子卷之五　彖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湯問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
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
對也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
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
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
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

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
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无極
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朕以是知其无極
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
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
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
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
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

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
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益見無極無盡）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
所不知也（應上）然則天地亦物也（過脈）物有不足故昔
（謂有者之有盡也）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古史 此亦相傳之說以見天人有相爲損益之理實以）
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見天人相損於缺而不能損其全也）
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此等事皆不必窮究者）
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
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此下皆巨細修短同異渺然於宇宙之間雖可辨而不必辨也）
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今日弱水洋）八紘九野之水
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
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
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
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
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
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
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訴（海神）
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
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
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
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
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此有缺文）於是岱輿
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
者巨億計帝憑（音憤）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

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
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
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
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
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莊子無此二字）
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

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
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銘 夷堅聞而志之 傳此又可信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
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䚦 除倚反
俞師曠方夜擿 音惕 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唯黃帝與廣 舊誤作容 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
阿徐以氣聽砰 普耕反 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人能信之否乎 吳

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 柚 碧樹而冬生 為此言者其淮北人未嘗生於吳楚則橘柚為常品不敘其味形性之異矣曰大不倚聞也曰冬生見實然冬也
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 止 實
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
汶 音問 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 結束直言本旨
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 何也
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巨細脩短之

此下六章皆紹古續以傳信也此章初問物之始次及宇次及宙次則舉宇宙問生物之不測而歸之於不識以終篇首所不知之意結語萬物之形與地之氣各各不同莫不稟虛靈以為性不相易者蓋以通塞醇駁物各自全無容假借大小修短榮瘁之分各自充滿無所虧欠所以不能相易也如鼎鑄之經捧菌之生何用吾人為之區別哉此章易不識而華胥明欲寓教以發之區容故此心代衆起疑因以發至人之端罪盡而已三不知無心於知之也但知其無極無盡而已亦借湯以抑夫不能近思切問者之弊乎今夫有此物感之即應者然之謂虛明者知之有此革之所以終以不知不識為哲意者夏革歷世既久聞見以多奇彼不自信以為不能知者因湯問也故極世人所不能為可信者而結言吾何以識則智者當務之為急可知矣非紀以見物理之無窮固非空言論怪以駭世也紀者有條可理有目可綱物外事非之不知無將迎也既謂無極何得有外既謂無盡何得有中日外日中要表裏而互言之也真知其不知不可以智而知也齊州中國也爾雅云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郝竹北户西王母日

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天地含萬物太虛含天地萬物生生不已故曰不窮太虛無際故曰無極張湛度曰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能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嘗識也仍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若夫達人融心化智喆外之玄理窮境徹聽得物外之奇形彼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寓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荒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乎是皆拘短見於當年昧有生於長夢故此書開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然外其夢唱以開視聽之所閉使希其者不覺矜僞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怪之自許故剗所偏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尚異而徒為夸大哉

太形 快行 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

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

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此言志專而力不移鬼神必格無功弗成也吾今中原蕩蕩平平沃野無際非愚公之誠其誰闢之微蔽之誠惟愚而後能不貳帝感其誠誠之久而不變也與商丘開信偽之意相類不謀遷居而謀闢山安其安宅不能容其塞蔽也矣其蔽蔽之難而不容其遷居之易居不可遷而成心不易化也太行山今在河內野王縣王屋洞天今在河東東垣縣指通者向南直通成路也擬名愚公智叟而本其所出日北山日河曲皆所以表誠偽之端也昔人有磨鐵尺欲為針者意亦類此張處度日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固俗士之近心衷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息志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此之典在彼在身之典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際極盡也山海經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杖化為林廣且數千里則執杖者之大又何如是以河渭之水不足以濟其渴也此自古相傳之言不必論其有無可見物理無窮無極非聞見小知可限也言外之意則謂於性體界見光景遂爾起心作意欲諫助長至於熱中爽惑竟無所得流弊燕翳於世之喻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此物有所待者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illegible]）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將迎之類）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此猶上章引古以破見小者。夏革即禹之言而評之，非禹、革之問答也。不待凡八見，丁寧之意深矣。大抵聖人之所通，有形有跡者耳，若非形非跡之可循，非智非識之所存，亦何有於聖，亦何有於智哉。其道自然者，皆取足於吾身，無所資待於外也。其洗滌智巧，超世

出塵，蕩蕩悠悠之謂乎。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去聲限也）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重隴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擔）（垂）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音劣）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生）（成）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因郭公驂之說）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出說遊海而南放於琅琊之南乎）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眾，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即觀禹失塗謬之終北之國周穆王過之至管仲復勸桓公遊云云則亦以遠之可疑證以近之可信也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剮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有烟無火謂之燻自篇首般湯問至此七節當通爲一章其所以開後學之心胸者至矣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兩兒之辯用知識也無關於生業以才華相嫉而相殘者亦小兒之鬬也以余觀之可辯而不辯此孔子之聖所以為不可及也何也辯之盖長其知識也日之小大以遠近也温凉以時候也子丑寅必寒卯辰巳必温午未中必熱酉戌亥必凉温凉相近而寒熱相反歲氣與一日之氣莫不然結語曰孰謂汝多知乎是以知識望孔子也孔子所以不為之決也余今決之孔子之所棄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

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公其措置不存向背好惡於輕重強弱之間則人心悅服自無敵抗之心不論強弱輕重也故曰均天下之至理也何以見至理之在一均今有二人並立於吾前一強一弱一長一短委付之道必量其力稱其材而後予受皆安也連於形猶口以形相連不失輕重則物各無損此義豈惟人哉物莫不然今夫髮之為體細物也以之懸物輕重與髮力相均可也不然髮斯絕矣治國若此事莫不治推之天下可運於一握也鈞弋事與可放而學弋次

惟用心專動手均鈞惟心無雜慮手無輕重皆均之義也夫鈞與弋意在逐物惟均也物猶為之制況自務盡心而不計效者以心感心其有不可得者乎痀僂丈人之承蜩亦此意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止）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illegible]）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illegible]）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形容人之心本能役形而異乎人之以形役心也史記云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者志強性剛明也氣弱質柔懦也性剛明故多慮而足於謀質柔懦故怯懦而寡於斷反之故少慮而傷於專也唐太宗時房謀杜斷亦若此稟之偏也三

國時有華陀者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余嘗於嘉靖癸巳寓白下見此門僑有患胃癰者醫人為其剖腹出胃以線縫其剖瘢踰月而愈此等事古今未嘗絕響但不多見耳或謂恢誕或擬於不可思議以為存而不論者皆所謂臆斷懸度也

匏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

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此與上章連下四段皆紀當時聞見神聖實事而作聖之功各殊其專一者而引伸以通其故則無有不造其極者今議論之與歲甚以質其所造乃備四時五氣之所感[illegible][illegible]之於一歲而存事之文作於萬終之日也其感召之神速非凡庸所能知而推氣機者自有轉移之理如今之符况亦有能反陰精雷雪者但此出於術彼由於誠耳光武滹沱之冰武后上苑之花我太祖後湖之鼠皆氣撥之轉於誠也師曠嘗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鄒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論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生吹律煖之而禾黍滋焉是[illegible]

事也從子之後言其不敢以藝而先於子也此亦言至誠無有不動之意然此借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此則言其與造化相通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信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此因上章鼓琴之精而及歌之善以見工於技者有如此因以警學道者皆可不如古之神聖以造極自期哉韓娥之事與王豹處淇華周杞梁之妻及六國時雍門子名周者以哭謁孟嘗君相類薛譚秦青皆秦之善歌者青述韓娥之事以諭其友蓋以歌可學而精哭不可學而神以見己之不及也學之道之發之者近則忽而遠則求見效而始信無先事之明甫流之昏醉固如此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曲名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名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期之志想象猶吾心也而已吾於何逃聲哉情不能不寓於聲也

此記清耳之聽以發世事無一不通乎人已之意但方寸有物人已分形太虛之體不能

洞照則耳目為之限隔事物滯於方所而廓然者始為并天矣因聲得情與鳥舞魚躍時序易令者同正天地人物本來無異之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進之問曰若汝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明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歎美巧夫顉動五感反其頤則歌合

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戲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班之徒禽滑釐墨之徒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此言木工之巧即本文穆王之歎言人之巧可與造化同功也剖而料之則曰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及言廢而驗之止舉心與口通肝與目通腎與足通而不言肺與鼻通脾與耳通者鼻與耳之良能非他人闚見所及也今醫家以四肢屬脾祖於素問以為脾運五穀氣不充則四肢無力是不體驗筋聯四肢筋主於腎腎為精血之府腎虧則精血不充筋骨無所養故也醫能觀此業亦可以長一格矣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言未敢自許循

就規矩以從事謂不能忘器而從心也班輸之作雲梯可以凌虛俯視墨翟之作木鳶可以飛三日不集其巧極矣若偃師者巧奪天工機通神道勝國時僧一行教順帝作宮漏牌沉於水櫃中候氣至子時則子牌出水丑時則丑牌出水十二時輪轉不亂與天候相符其亦偃師之類歟然聖人之治天下不以技能而惟親賢也親賢必本於好善好善必本於惻隱周道之衰始於穆王其亦有以夫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

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一作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紀昌以氂音毛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此言射之精也牽挺機下之梃隨足上下者也雖末倒眥而不瞬蓋定而視專也亞次也亞學猶云再學也黃帝居空同之上心死形廢神視焦螟如嵩山之阿今虱如車輪紀昌其亦有得於此乎燕地之角勁而長即今之開元弓也朔蓬之簳朔方蓬蒿體直而勻以為矢也剋臂即齧臂猶今之刺字古之雕題也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

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書亦云六馬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

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此言御之精也其詞頗明其訣頗簡良子尚質由其直者使之調句同也矣粗而子精良冶爲裘補繪同全冶衆同也冶雜而衆易爲其精且雜必先其粗且易也冶御之爲訣只在心間體正心爲不間體爲不正豈能近外無餘地而覆不失其常予惟心間體正者過上有常數遲疾有常度於此精而熟之則施於身自無跌足施於御自無覆轍矣窮惟駕車兩服兩驂四馬而已四馬八轡曰六轡者兩驂內轡繫於車式也若四馬二十四蹄則六馬矣是必有誤也

𩥾黑卵以昵嬿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

請其下者孔周乃帰其妻子典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劒來丹再拜受之以帰來丹遂執劒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帰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

支彊彼其厭我哉

三劒皆狀吾之性體其妙用如此蹤授其下以其可見可執也摧魔破慾上智炳於幾先故不見形其次覺而後洗如紅爐點雪以有而無故以宵練爲喻黑卵邪垂來丹申地孔周殷帝童子愚謂皆擬名以寓言也含光承影宵練亦然或謂此皆序其實事以為魘魅之術殊非作者之意矣若然亦何關於世教也讀者幸靈心體之而後見其實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晧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篇極言太虛之廣事物之繁非知識所能盡此復言錕鋙之劒火浣之布率皇子自蔽與蕭叔斥之之言則通篇所載疑以爲誣者皆可斥也愚嘗親見火浣布則錕鋙劒非妄矣世之博聞廣見者必非皇子之流而物外奇踪天機無極又豈得皆蕭叔哉

列子卷之五　終

列子卷之六　　參元朱得之通義

力命　此言天定之分也命者物[illegible]於[illegible]數定於初之謂事雖未驗理固不易為士者苟能安於所遇孔顏之樂在我矣不然終身役役莫知所為或者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愚也惑亦甚矣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三十二而日大誤也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任運而已何制之有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言天地無心而成化辭直言明託者將以使人知命也力謂智謀命謂遭遇舉壽夭等倒置之事以警貪天功為己功者其曰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曰推曰任則曲直之體在物而造化無曲直也但順物之自然隨所遇而賦之耳雖造化亦不自知也而況人乎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讓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四者皆言並仕並農之謂乎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

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

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此與下章皆申明命之制物而非制所謂直而推之曲而任之之實也北宮西門東郭皆擬名以象人心之通塞莫論其人之有無也末句怛字疑是悍字通章大義不煩多釋茙菽爾雅謂之荏菽荏菽即今之大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故曰胡豆詩稱后稷蓺之荏菽疑不待齊桓而後有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

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
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
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
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
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
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用及管夷

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
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
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
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
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

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
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
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
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
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
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

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
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
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
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
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
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
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而成
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上章擬名顯義此則槩實事以證命之自制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可以死而不死謂天罰者猶生執有喪其性眞生則重其罪動則同禽獸故也末句亙之字皆指人事成平寧將迎皆指道猶曰無聲無臭之中成其成平其平寧其寧將其將迎其迎也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既泣又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早）胡能覺（令汝福也）匪祐自天弗孽（禍也）由人我乎（自然而不可知者）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豈能）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將死）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飲過多）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修短）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令之疾司）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

（出則俄非天壽非人也）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訛敝）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皆出於自然）鬻熊語文王曰（引證）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筭之所亡若何（如）老聃（又證）（二老）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應前醫來意）利害不如其已

此言不知命而欲侮命者三醫興見初謂人事次謂稟受終謂適然故曰有制之者又曰不可知制之者亦不可知是則雖天亦不知之矣然而自瘳者可見病與瘳莫非自然醫藥無所與也記者又原理以足安命之意以爲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反常而實非反常彼以壽夭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苟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逆之疑矣引鬻熊老聃語而結之以爲二老蓋言上文種種迎天意揣利害者均歸於無益不如其不迎不揣而聽其自然也迎天意指後一醫揣利害指前二醫前二醫蓋今世之擅醫名而自誇者也由季梁視之皆若孩孺然至其所謂神醫者亦不過優奨之耳若夫天其弗識人胡能覺之意固亦邈然矣其依而瘳也豈醫之所能識哉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道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

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杘（音眉）單（音戰）至嘽（齒然反）咺憋（妨滅反）懯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魚界反）斫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謬伢（口家反）

情露謇極（音棘）凌誶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眛然於俏而不眛然則不駭外

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

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
非知喪自全也自喪也自亡也
楊布之問以知識疑大道亦承上章自然之
義尹居之答無知而任道也謂當識吉人之
言欲布之信也正所謂決語之言能無從乎
今夫欲爲而不得爲欲不爲而又爲之命之
所制孰能知其故故知莫之爲而爲則忘壽
夭矣知自然之道則忘是非矣知嬰兒之心
則忘順逆矣知天命之性則忘安危矣曰命
曰道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足信故曰
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眞矣慈矣眞純誠慈
一而不雜也若能知此則何所去就何所哀
樂又何可爲不可爲哉居若死寂然不動也
動若械隨感即應無思無滯也是其忘己遺
形與造物者遊故不知其爲居不居不知其
爲動不動順情自憮而不猶乎物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殆也墨杘以下人品二十種分作
五類各以二品相反並舉盡豈態矣凡此各
自以爲得殊不知莫非命之使然其成其致
何者爲眞夫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
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待爲成敗之
說是惑也故曰迷其生於循然其循似之際
雖若昧然不可知而其者眞之間理道甚明
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循似之際而有不昧
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禧不足喜非但不駭不
喜并禍福不見忘內外而不分雖背峻坏而
立面際得而行又擒其耳塞其目危之非也
然而其命之在天自有不能容心者則亦不
危矣此校孟于不立嚴嗇之意更加一量其
謂智者愚者得失咎相生言於非人所限也
惟順天而隨特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時其
得失皆無所滯是其全而無喪也然全亦下
可知喪亦不可知無所全喪亦不可知故曰
亦非知全亦非知喪意以全者自全喪者自

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此知命
安時者不容心於彼此得失之間也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
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
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
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
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
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
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
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
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
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
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
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此衆迷戀塵世者之愚以足前四章之義
亦見景公之納善晏子以其君顯之實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
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
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
仕逐勢〻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
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此章言得之本有〻不足為喜失之本無〻不足為憂農商工仕既居其業勢自不能不望得也然得失不能自保同有命焉今而長子豈我之所望特以命非人為所能與移則亦安之而已按張處度謂此篇明萬物有命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

列子　通義卷六　十三

義例相違竊謂未然此篇論力命力亦命也下篇許肆情求天真也天真自然非命乎此書蓋借群聖成功之蹟以解後學守跡之縛非為肆情不學者言也為最上根器為學術所殺者固生也莊子云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者正道德之至也詳符一篇正指楊朱篇之歸宿豈曰義遠縱或義違竊謂成人之美者亦宜曲暢而旁通之也蓋取益者審之

列子卷之六終

列子卷之七　孫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楊朱

此篇言率其自然之性則天真不桎梏脫於無為而聖哲忘於知識也故居方者謂為隱君放言足以起狂悖者之譏訕此固立言者所不辭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予今之通義若不距者正以原其心而距其流也使讀是書者不至無君而已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
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
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

列子　通義卷七　一

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
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〻斯貧為名者必讓
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
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
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
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
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
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

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章首曰人而已矣言天地開萬物並生並育我得爲人與含齒戴髮者同也何乃檢束規矩而求爲善之名乎何言名可取利轉難以名不得利再轉則指出誠僞之異以實名貧僞名富結以實無名名無實歸宿於一僞故曰名者僞而已詞揚而意抑鋒日嬌世之論乃所以貴實而不務名也蕩蕩之世何名何利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全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

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此承上章言名之虛實皆非所尚惟貴適性而已竊以此爲確論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至聖之德何以加此惟當身之樂不能自肆之語似乎縱情而無忌者然其意將以識矯僞貪真者導天下於多事耳苟知生者一氣之暫聚身者一物之暫靈聚者終散靈者終於歸虛顧乃役役以苦其身心遑遑而甘於網罟曾不若飛潛之悠悠樂之坦坦也則適性從天忘物忘世皆可幾矣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溺情於世者，觀此可釋然矣。生死賢愚貴賤倍情所共去就者，不知物外天真，遇無加損。故曰生非所生等。蓋曰吾之謂生，虛靈不泯，非形骸之生也；吾之謂死，情欲厭寒，非形骸之死。賢以自得，非以益時；愚以自守，非以聽濮；貴以全性，非以得爵；賤以得識，非以役乎。故萬物之所同者，非我之所謂也。且趣當生息息見在也，息息見在矣，違他慮。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也若此。

清貞誤善，亦知我罪我之意。如孝以務光法聖之跡，而不得其意，是以束於法，而不自率其天真也。此亦承上章矯世之論。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此言孔門高弟所趨不同，非學之異，學不能變其質之異也。歷山華野之耕，非不逸；簞瓢陋巷之居，非不樂生，各安其業，各盡其心，又何損生累身之有？可在樂生，樂其所居之業也；可在逸身，不以外物役形骸也。故曰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古今皆云子貢為商賈，不知尼父貨殖之指也。尼父本言賜不安天賦之質，為學而務多聞，如賈者貨而殖之，足以比擬彷彿，言多億中，非謂其殖貨也。若曰殖貨，億則屢中，何以相屬？余惜楊子亦安聞見而不察也，故為之一辯。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此因古今異尚文質，誠為之相反，故引古語以發之。楊朱之本意，蓋謂古人用情於有用之時，若虛文浪費，則不用矣。今人生則自私而不能相濟，死則為美觀以欺人，則亦何益之有？此其所以務為我，以為學而復以之望天下也。記曰：之死而致死之，是不仁也；之死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又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誠信者分之所在，不加毫末力之可為，不敢不盡。下章晏平之論，送死存乎所遇，則相捐之義，不若子居之說近於不仁也。楊王孫、皇甫謐倮葬之說，殆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illegible]非春秋已前人也）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遏塞）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

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
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
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
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
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録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
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
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
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

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
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
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黄子曰生死
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管晏不同時此蓋即二子之所尚以寄辯於
内外之重輕耳悲而不閼性適於自然體適
於安閼乎歲修短無容心焉此謂善養其生
者也拘廢虐之主雖久生亦重因累梏耳送
死之豐嗇隨其所遇豈死者之所得謀哉況
已歸矣腐雖妻子亦不能相近厚葬何爲管
晏所尚奢儉不同而同歸於無所作爲不以
世法自約者也仲嘗勸桓公游於北之國而
今言若此意實相背雖日寓言未得言外之
意者不能會而通之或謂父母遺體不可壍

又謂無使土侵膚皆聖人之厚道也平仲云
然豈可垂訓曰謂楷遺體生時事也死不在
我矣無使土侵膚乃道也非文所
能與也喪具稱家之有無是也

子産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
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
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
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
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

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烏果反媠奴坐反者以
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絶交游逃於後
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
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獲而後
已子産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
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其道逆邪
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
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

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産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審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此與盜跖之言大旨相同）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

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

教我哉子産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治內治外固有本末之差而本末非二體也惟真人不見內外而不失於內外此章以嗜慾爲性非知性者也謂之真人以其不矯情飾偽耳只是以解縛爲義而不覺其言之過於抑揚此游説闔押之學所以亂真而惑世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

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産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

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
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
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
其子孫之財焉禽滑釐（墨者）聞之曰端木叔狂人
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道者）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
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
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
足以得此人之心也

此亦以嗜慾爲性者謂其狂者不受檢束也謂其達者無係吝也故爲庸流之所驚駭然者之所取苟得其心則驚也取也皆非其所知也謂以禮教自持者爲君子其亦察學黜聖之意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
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
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且久生（有荒）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
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
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經歷）之矣百年
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

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
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
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
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承上二章而歸於忘死生忘死生廢任也人而忘死生廢任日與天游而已何遲何速

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

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
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
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
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
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
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
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
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
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

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即此可以見學術在當時已不同矣）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禽子墨氏之徒故因楊子[illegible]子高其大禹之道足以治天下故辨難以盡楊子之蘊老聃關尹大禹墨翟正當時借以為門墻者學術之不同初則矯時也矯時而過則不得于時中流弊至於無父無君豈楊墨之本心哉故君子審幾於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蹔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此意屢見於前只明為我之為得此後標榜窮毒放縱等名數演文字耳美惡之歸[illegible]

同也曰暨曰凶向背昭然而結曰同歸於死即衆人之所自委以見釋術之不慎尨然而有志知幾者少也明抑揣揚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汚池鴻鵠高飛不集卑枝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楊朱不能治妻妾亦爲我而寡恩乎法不可加而恩不治此所以不治也能大者不屑小固任質恃材之器而非務學者之言矣然就荅問之間而觀之是誠所謂遁辭倣樊遲學稼章之意也全是戰國辯士之言反求諸已者不然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此亦曠達之懷憐奔競之徒而開喻之於世教不爲無補後學乃置列莊而不讀惜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衞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此承上章惜奔競之愚而示以此身之貴者用物而不役於物則無橫私之弊矣至至之

純公而無私是爲道之至也今以身與物皆爲天下之公則公亦忘矣故曰至至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

極肌肉麤厚筋節𡾊區位反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一錯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房未反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此言習以成性各以爲安非天性之不同也而各以相非誤矣然習於小者必不能以信大習於臨者必不能以知通伊周不作孔孟不傳大道之爲天下晦也又何足怪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

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原世人不忠不義之故由於無厭之性也惟無厭以爲心則雖欲竊忠之名而無忠之實故不足以安君而祇足以危身雖欲襲義以欺人而非誠於義故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害生苟能隨遇自足隨寓盡心雖不求爲忠而君享其佐輔之功雖不求爲義而無妨物之事故無忠義之名而君安物利也曰古之道以見今之不然豪傑生於戰國言多若此大意只欲人修德而不務求名則人己兩忘皞皞如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耶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變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先引二老之語然後推原至理必本於人情之常其開示後世之意切矣惟趨名不已者則守名而累實耳守名累實者名實皆亡其為憂也無時可息猶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也

列子卷之七　終

列子卷之八　豫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說符

天之降祥因於人之作善率其性也非以祈大祥也而祥必至蓋天機之運善則順順則成祥逆則成殃天無意聖亦無意萬古不爽此君子所自信也故言行謹意念守中惟以成己為務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此非後天而奉天時者不足以語此影之枉直隨形猶物之應德在感此自反之準也雖任物而不在我此物各賦物之道也物各賦物物莫不歸焉物莫不歸則我常居先矣故曰持後而處先然則枉直隨形以下壺子之言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

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此承上形影不爽之義而究言之也聖人先知只是謹言慎行知度在我而信從在人故曰度在身稽在人湯武桀紂之興亡可以見古今人心之同然推之上古帝王之興籍以至今世法士賢人之言未有不同者是以君子持身必由乎大道也此章義與孔孟同前此諸篇恢詭闊捭絕不相類其非一家之言信矣記者序此於末篇將以洗夫以自恣爲自然認嗜慾爲真性者之不察使其考古聖循天則而不失人道之常也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語汝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以問道爲求富亦求名爲致富之義皆剌當時有爲而爲者之不察也此言人之貴非在形非在富在得道而已得道者非外有所得慎言慎行成己成物不務利以戕生也問道

叔曰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而最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皆此意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中而不知中則偶然之過耳藝熟之時矢脫於弦意已知其中不中矣此猶知夫發矢也

若關尹之問列子之答則惟吾心自知寧靜中正者無或搖奪彼發不發中不中皆過目之游塵故曰爲國與身亦皆若此察存亡知其中不中也所知者跡也察所以然知其神之一二也所知者幾也察其所以然原其致此存之之故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此正存亡之所以然也老成者歷練既多不敢自滿故可與論世故本人情而率夫大道

也少年自恃其能悖悖於世拒人日遠孰告以善告亦莫之聽故孤立而無輔清明特達之人虛己用人不勞形不耗神其用智推在知賢故老而不衰雖用智發端而神自不亂此所以治國不在於自賢也自賢者反道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反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亦當時尚巧之風行而競巧之人出列子悲世教之漸入纖麗生民之道日失其本也

故一論之亦承自賢必入於智巧之意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後世其知之乎道化智巧其本天淵而背之爲言亦非純王之心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此類春秋策士之言人之不信凡而信耳者大率類此君子之守身也不徒以意氣相親而必以道義爲懽列子之不受粟非但以人言而已求相交接而有餽遺不惟義不及物而驕矜自居之態隱然見於形迹之外其所以餽者特爲不好士一語解其病耳列子豈不知其干昔遂以一飽自德而失安分守身之道哉結以效驗非列子之言也蓋門人記其歸之不苟因以見其先知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

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

氏父子舍（音釋）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遇殊，往往有之。此正命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曰投隙抵時應事屬智，又若智巧足以爭命者，是非列子之言也。術矣，學之爲義，非止一端。學武學文，六行六藝，農工商賈，何適非學。此獨指以文事而歸宿於仁義，是仁義不通於武事也，豈列子之學乎。據其詞而推之，二孟蓋欲補秦衛之所少，而不知從其所好則易入也。使以法干秦，衛干衛，則皆逆矣。此亦警自用而不能因時順變以安身者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不務守己而馳心於責人，則人亦有伺其隙而責之者。況貪鄙成風，圖一逞以得所欲者，四境而皆是也。晉文聽言而歸，從善而還，此其所以霸也。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

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迂儒所敘，將以明恃聰明逞知識之患，亦摸倣魯論道德齊禮有恥且格與子爲政焉

用殺二章之意而爲言者群盜奔秦則非有恥心而不爲盜者革心之化非隨會所及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此與黃帝篇觀于呂梁一章同但後半篇增出先以忠信等語文氣不純詞非志意也識者必知其非列矣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無關大義特表死父之前知耳不以言言者謂以意言也濡趨之患欲之所驅也欲驅而不見目前之患不若制其欲而患可免非樂之也者謂其非樂於濡趨也以爭魚逐獸之心驅之也正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此章全見淮南道應篇若此書在景帝時已出則淮南子必不全錄其文於此尤見非列子之所爲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

人使遽人往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

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

以憂懼之心持勝聞知其必勝矣劍[illegible]自反其德無所於積其持修於德矣此亦後世之敘述即孔子聞而評之又引孔墨爲證且曰不肯豈知孔墨之情者乎通章伯術結口以強爲弱尤非孔門心法矣齊楚越之士夫孔子時遠矣此殆作於秦漢之間乎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左傳以後之言也然於效驗大義則禍倚於福福隱於禍耳事或不經意則膚淺然好行

仁義三世不懈則積德必久而後有報以爲祥者今或以歲月之間一二事之善也欲以自蒲者觀此可以自省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劒迭而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蘭妄也凡人物不知生出之由者謂之蘭蘭子善戲之名蓋宋之方言也雙枝屬脛以木接脚高其身即今之蹈蹺戲也燕戲不知何狀技本無益而君之喜怒失道均無足取記者蓋言均是技也有遇不遇以例人之在世不可以一藝自信而取必於命之或然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蹤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得意者必忘言得情者必忘象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才之不易窺也盛德者之容貌所以若愚非伯樂九方皐又孰從而知之乃有貴乎馬言其術得馬之所以爲貴之道也韓退之曰天下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愚謂均不常有也馬果天下材也雖無樂皐之預知亦因材而可以漸識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身爲天下國家之本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不及家與天下者答所問也不問何以爲治身之道而徒曰善是未有志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此亦可謂治身之善道乎有所爲而爲伯者之術也然聞教而能擇其善以居之庶乎知幾之道矣後世爵高則驕官尊則肆祿厚則淫其能免於三怨者鮮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應退自居道固可久取人所不取則爭妬息矣世守而不失非善擇術者而易得乎至今不失今指何時殆楚越皆亡之後乎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噫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句）明瓊張中反（平聲）兩㩉（他臘反　當作鰈）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

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

實者矣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反怨往者害來發於此

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此章五節牛缺貴德也燕人貴計也虞氏貴富也孟日貴應也𡙎叔貴忠也皆以執所見而不化不得正聽以至人道之常名利之為弊也如此此惟失於學不聞道之故第二節虞氏傳者樓上射明瓊張中反兩榆魚而笑中有晚悞按舊訓凡戲取中爭能皆曰射亦曰投樂曰報釆獲魚也榆字按真經本作魚犬博經作觧比日魚也此言報釆獲中翻得兩魚犬勝而笑也今本作榆魚是多一字也據義榆魚二字或用榆或用魚是也蓋曰明瓊齒五白也射得五白反獲兩魚勝故大笑腐鼠適墜以濕魚虞氏以之擬俠客素狎而忘其驕也牛缺儒以大儒絕其遇盜無憂取死之狀蓋譏迂儒矯情不識時宜也燕人之死執成說以處變不達人情之無常也虞氏之禍皆於驕奢而不覺其聲色態度之凌

人不知謙和恭敬為何物是以同室積怨而戚亡起於肘腋也孟施曰好德之過杜僑叔執慧之尤楊朱之論蓋謂五人者皆以所長加人故曰賢者慎所出愚謂趙宋以前號稱儒者莫不召黨錮之禍由其以道自居以學蔑物其牛缺之類乎虞氏之禍取於無心以其驕傲為當然而不知傍觀者蓋忿忿也此可以為處豐裕者之戒乎居之意以為慮應者天則之不爽也利出實及者散財以得民也謂之若唯請狀其應之速感之無不至也或請曰五人者如何而後可不執成心忘已應物是已如牛缺者日初遇諸君自分必死今得賜生惡乎不吝貨斯身之所致也有身又可以營貨又何憂昔如此言盜或不殺燕人不追則已虞氏在於早謙抑之以謙旌目僑叔二人推恕而已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竪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

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

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此章心都子之言非惟不解孟孫之惑亦不足以定後學之趨也仁義多岐三術皆非操舟鬻渡得失皆非何也非所謂一也不反一必無得也體段猶詩之比興即以小喻大以事喻理一問一荅莫非譬喻而本意寓於言外法華經文體相同不達其況謂之可哀哀其心不通乎道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習常而惟變血氣之屬皆然也知内而不迷外者斯免逐塊之誚君子者知其在我物各賦物何常何變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善者吾性之本體惟知識起而功利迷假善以眩人使利歸諸已此雖善而不善矣子孫曰必慎爲善率其性無所爲而爲一毫便利之私不萌焉斯則慎爲善之旨也其曰行善

而歸於爭蓋謂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者也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者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

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道之在世知之者未必能行因其不能行而遂謂無其道者誣也求其道而不遇其人遂謂無其人者亦誣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相遇觀此可以自勉其遇不遇有天者在豈以不遇而遂廢其倫之道哉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王伯之辯也。事小而關於王政者大，政小而格其君心者多，此說者之所以不廢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哉？且蚊蚋噆（子臘反）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

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親親而仁民，而愛物者，充同體之義也。今以智力故貴之賤之，生之殺之，取之棄之，人也，非天也。萬物並育而不相養，田氏之客其未聞乎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已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乞兒馬醫，世通謂賤，去此就彼，非辱之避，生之愛，惟欲之得也。愛生足欲之是求，又何見於辱不辱哉？又孰知分之一定，而忘其得失哉？恥非其恥者可以鑒此世之安其危而利其災，馬醫類也，自食其力，何事於乞？農工商賈，民之分也，有取有與，均不為辱，本分之外，纔加毫末，不論取與，皆辱之地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妄名以希實，得愚之自誑也。若此齒者，遺棄所紀之歲月也。人生皆夢，此亦其猜乎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初喻不祥，或出真意，因請為薪，見利而忘於嫌之避也。聖人不處疑而成謗，倡以義終以利，伐梧者欲無疑不能也，鄰父欲免疑不能也，是以君子謀道不謀食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古搰字）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ZW 21101000822219

此與上節皆言疑外之爲蔽上則疑無可釋此則疑以眞而釋也有心無心其機之應若此後之君子其無以疑似限人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朱劣反策端有鐵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埳。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白公事已見前慮亂思欲爲亂也此則內著於物者蔽其心之虛靈百骸如腐土與已不相關也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此亦內自於物之蔽嗜慾亂心若此其甚故曰意者萬物所係迷於物亟所向不移則耳目之官皆廢惟君子檢情攝念初也泊然淡定宅也沖然無朕又何萬物能撓於中豈閒口曰昔與今人之不然也豈有感而言乎故思貪鄙之喪廉恥有莫自知者悲夫

列子卷之八 終

鎮江東府藏書